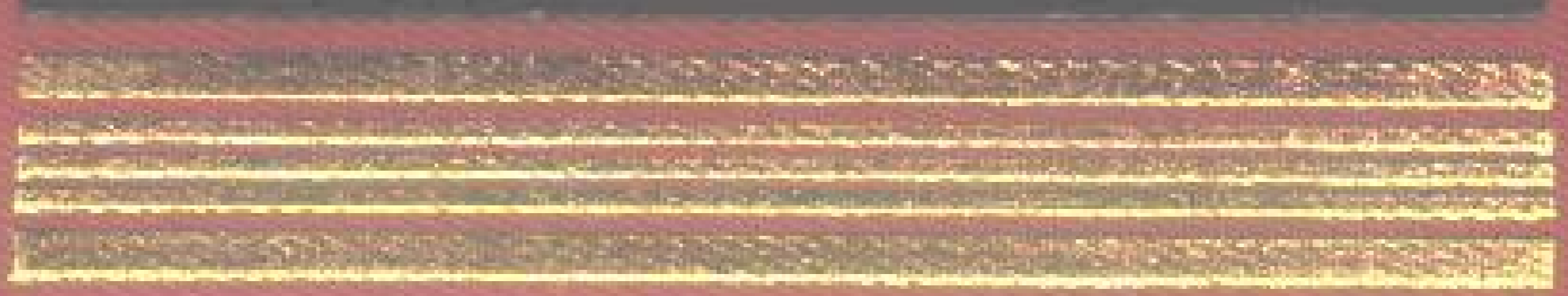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七七·史部·正史類

晉書斠注一百三十卷(卷八十一至卷一百三十) 吳士鑑 劉承幹撰.....一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五卷 [清]畢沅撰.....六五九

2291/07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五十一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

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

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王隱晉書曰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

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轉魏興

太守華陽國志四作廣漢太守魏興王遜案廣漢於益州為近郡故下文云使於郡便之鎮若魏興則相

晉書斟注卷八十一

距較遠傳因遜為魏興惠帝末西南夷叛益州刺史李

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

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

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

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華陽國志十二

日強濟少府成都侯李毅字允剛郡人又卷四曰太

康三年罷益州置南夷以天水李毅為校尉持節統兵

鎮南中太安元年復置益州統牂牁益州朱提合七郡

為刺史加龍驤將軍進封成都縣侯二年于陵承謀反

奉建寧太守巴西馬恢為刺史燒郡偽發毅方疾作力

出軍以救恢及聞其情乃殺恢夷愈強盛破壞郡縣沒

吏民會毅疾甚軍連不利晉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郡

柯牛亦為夷所困虜夷因攻圍州城毅但疾力固孤城

病篤不能戰討時李特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專教

莫至毅上疏陳謝不能式過寇虐疾與事遇使虜游

魂兵毅既單器械窮盡而求救無望生待殄斃若不

垂矜憂乞請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罪若臣已死陳屍

為戮積四年光熙元年春三月毅薨子釗任洛還赴到

解州路塞停住交州文武以毅女秀明達有父才遂奉

領州事秀初適漢嘉太守廣漢王載載將家避地在南

故共推之及以載領南夷龍驤參軍秀獎勵戰討食糧

已盡人但樵草炙鼠為命秀伺夷急緩輒出軍掩破首

尾三年釗乃得達丁喪文武復逼釗領州府事毅故吏

毛孟等詣洛求救至欲自刎懷帝乃下交州使毅助之

以釗為平寇將軍領南夷護軍遣御史趙濤贈毅少府

謚曰威侯案郵屬廣漢郡而光熙元年明年永嘉元年

孟詣京師乃以遜為南夷校尉益州刺史使於郡便之

求刺史華陽國志四曰交

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州刺史吾彥遣子

威遠將軍孟以授之朝廷以廣漢太守魏興王遜為南

夷校尉益州刺史代毅自永嘉元年受除四年乃至案

本傳上文永嘉四年毛孟詣京師始以遜為益州

州刺史此言元年受除四年乃至與史歧異外逼李

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

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為秀才建

益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

弟潛謀殺遜以前建益太守趙混子濤代為刺史事覺

竝誅之華陽國志四曰

殺悅悅弟秦威長周昂合夷叟謀以趙濤父渾昔為建

益有德惠欲殺遜樹濤誅之并殺濤夷晉莫不惶懼

人謂者多使作金刺通名妻尤之日何先清而後濁也

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

中縣公華陽國志四日時荒亂後倉無粟粟無一旅

微厭亂漸亦返善勞來不怠數年克復以五茶饋作夷

昔為亂首圖討之未致罪會夷發夜郎莊王墓遂因

此遂討滅之及討惡獠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官至平

西安南將軍又兼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褒中伯太

興四年遂發病薨案華陽志作平西遜以地勢形便上

安南將軍益州刺史褒中伯與傳異

分牂柯為平夷郡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

分永昌為梁水郡案地理志永昌二年分牂柯立平夷

南廣太守晉武帝分朱提立梁水太守晉成帝分梁水

立皆與傳異詳地理志注明帝紀太安二年已有梁水

太守梁水太守尹奉為益州刺史在成帝時本傳云太安末表以

零陵太守尹奉為益州刺史益州刺史在成帝時本傳云太安末表以

益可證梁水置郡非成帝時矣蓋遜朝其時遜已早卒

郡至成帝時又益以興古之地耳宋州郡志又有西平

太守承嘉五年益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東河陽

太守承嘉五年益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東河陽

太守承嘉五年益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東河陽

太守承嘉五年益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東河陽

太守承嘉五年益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東河陽

太守承嘉五年益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東河陽

太守承嘉五年益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東河陽

太守承嘉五年益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東河陽

晉書卷六十一

三

晉書卷六十一

四

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

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羣帥執崇鞭

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華陽國志四日遜

劍健為太守朱提雷焯流民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

水太守董霸保興古盤南以叛雄量與益州太守李

益州太守董霸保興古盤南以叛雄量與益州太守李

大破之襲不獲水經若水注曰晉明帝太安二年李

等侵越嶲攻不獲水經若水注曰晉明帝太安二年李

戰于堂琅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

事未載年帝紀於太安二年與注作二年與注作二年

帝紀李雄載記遜在州十四年晉書卷六十一

亦均作姚岳怒致卒在位僅十二年傳言遜以姚岳

不窮追李驤盛怒致卒在位僅十二年傳言遜以姚岳

在大興三年與遜之卒本非一時知傳言遜怒甚髮上

冲冠冠為之裂中夜卒數語不特形容過甚亦本無其

事年驤驤驤驤驤驤驤驤驤驤驤驤驤驤驤驤驤驤驤驤

州府事詔除堅為南夷校尉益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

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安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

為益州尹奉為益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

刑緩鈍政不理案一作太安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

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

蔡豹字士宣案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蔡宣師此作士宣

也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

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

清河太守案地理志有安平國無長樂郡石勒載記亦

信都郡安帝改曰安平晉改長樂是晉有長避亂南渡

元帝以為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

初祖述為徐州豹為司馬素易豹至是述為豫州而豹

為徐州俱受征討之寄述甚愧之是時太山太守徐龕

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東晉疆域志

寒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太山叛自

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晉書校

此侯史光之孫也光傳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龕懼求

晉書卷八十一

五

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

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鑿武威將軍侯禮臨淮

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頓頓兵

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鑿固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

辭以外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龕知勒不

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

納勅豹鑿以時進討鑿及劉遐等竝疑憚不相聽從互

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

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夏冒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

士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

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宷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

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

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

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

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為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

進鑿執不聽協又奏免鑿官委豹為前鋒以鑿兵配之

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效豹進據下城欲以逼龕時石

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龕襲取豹輜

重於檀丘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二曰檀城在兗州府東

下縣東南將軍留寵陸黨力戰死之豹既敗將歸謝罪

晉書卷八十一

六

北中郎王舒止之十七史商榷五十日胡寇方至使君

且當攝職為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

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為他難

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

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眾甚

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騎

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眾出彭城

卒於軍案蔡裔附殷浩傳寥寥數語不詳官闕宜以此

矣此修史者之疏也

羊鑿

羊鑿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
充徐二州刺史鑿為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
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鑿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
北討鑿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鑿亦表謂鑿非才不宜
妄使導不納強啟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鑿非
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鑿斬刑元帝詔以鑿太妃外
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為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鑿敦舅
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即位豫討蘇峻以功封
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盾

晉書卷八十一

七

劉盾字承盾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
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開士咸慕之舉賢良辟
司空掾竝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
州刺史王浚留盾表為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
邵續續徒眾寡弱謀降於石勒盾言於續曰夫田單包
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
軍杖精銳之眾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蕢
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强也高祖縞
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
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

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
君言計將安出盾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
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
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文選百辟勸進今上
箋注引晉中興書抗
作元人 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
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盾仍求自
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為丞相參軍累遷尚書吏部
郎盾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
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季龍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
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

晉書卷八十一

八

敦素與盾交甚欽貴之請為右司馬盾知敦有不臣心
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
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
無道百姓患之盾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
為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亂温嶠率眾而下留
盾等守湓口事平以勳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為平南
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盾位任轉高
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
盾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鑿咸云盾非方伯
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浚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

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 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怙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 者尋云可用劉胤此乃温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 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 七百四語林曰劉承允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公皆素... 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王公言神... 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温曰承... 允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 囊皆珍玩正有司奏免胤官... 秋曰江州刺史允自武昌... 與胡父諸賈... 軍與本傳云免官異書始下而胤為郭默所害年四十... 九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位至黃門郎義興太守

晉書注卷六十一

九

桓宣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族子伊三字

桓宣譙國鉅人也祖詡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 濟篤素為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 樊雅自號譙郡太守... 晉書校文四曰據祖述傳平雅各... 官號係劉演所版署非由自限... 據一城眾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 為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 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即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 王含請宣為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述出屯蘆州... 寶應... 日方輿紀要蘆洲在寶應縣東十三里東晉初祖述軍... 於蘆洲或以為即此處誤也案今蘆洲在射陽故城西... 五十七里在晉為射陽境中晉書桓宣傳祖述出屯蘆... 洲述為豫州刺史蘆洲不在射陽案傳文州當作洲

遣參軍殷又詣平雅又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廄... 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 當用之柰何打破又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大... 怒於坐斬又阻兵固守歲餘遂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 述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述述謂宣曰... 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雅若降... 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 祖述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為援前殷又輕薄非豫州... 意今若和解則忠勳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 然更遣猛將...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此在元帝未即位... 以前帝以鎮東大將軍領揚州刺史故稱

晉書注卷六十一

十

東府也其後以京都在刺史不加征東鎮東之... 號而東府之名猶存故揚州治所稱東府城也... 以卿... 烏合之眾憑阻窮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 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述少日... 雅便自詣述述遣雅還撫其眾雅僉謂前數罵辱... 晉書校文... 四曰雅字衍文御覽三引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 晉書作僉謂前數辱罵無雅字... 自守述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即斬異己者遂出降... 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含又遣宣率眾救述未至而賊... 退述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 城也宣以賤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 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勦力以討之而與峻

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
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戎白約求入約
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
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
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一日馬頭山在商城縣南五十里值祖
煥欲襲濫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眾攻宣宣使戎求
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温嶠嶠以戎為參軍賊平
宣居於武昌戎復為劉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為參
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偽許之西陽太守鄧
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

壽縣注卷六十一

十一

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詡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
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
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戎為掾上宣為武昌太守尋
遷監河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
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
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
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東晉疆域志曰義成郡沈志晉
孝武立治襄陽按晉哀帝興寧二年以桓豁監荊州及
揚州之義成桓沖傳督揚州之義成新野二郡今汝谿
與沖所督之義成即陶侃僑立於襄陽者其僑置之地
在荊州其人戶則屬揚州也圖經義成廢郡在光化縣
西北領僑縣四義成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
成下蔡平阿萬年

壽縣注卷六十一

十一

儀或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聞石季
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眾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為
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庾亮
為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為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
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
之亮遣司馬王愨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為地
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
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
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為都督司梁
雍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
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周家祿校勘記曰康帝紀
作竟陵公疑進爵為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
公而傳脫不書也 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
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鳳軍次丹水為
賊所敗翼怒貶宣為建威將軍使移戍岷山水經沔水注曰沔水
又遷岷山東注云山上有桓宣碑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
蠻校尉王愨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為鎮南將軍
南郡太守代愨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
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楊尹中領軍
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御覽二百五十六引晉標中與書作湛隱有武幹

悟簡率世說方正篇注引續晉陽秋簡率作省率為王濛劉惔所知頻參諸

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

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

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

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別將王鑒張蚝等以功

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

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

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

萬袍表千端御覽六百九十三引王隱晉書表作裏伊性謙素雖有大功

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世說方正篇注續晉陽秋曰伊少有才藝

晉書注卷十一

三

又善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世說輕詆

長笛賦敘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

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

為椽邕仰聽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

之至於今御覽一百九十四郡國志曰柯亭一名千秋

亭又名高遷亭稽記曰漢議郎蔡邕避難宿於此亭

仰觀椽竹知有奇響因取爲笛果有異聲又九百六十

二文士傳曰蔡邕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王徽之赴

從東園數第十六可以爲籥取用果有異聲

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

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案世說方正篇作桓子

也輕詆篇注引伏滔長笛賦敘亦作子野與徽之便令

本傳作野王異惟類聚引語林亦作野王

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

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

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

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會稽王道子

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譏諛之計稍行於主

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

隙遂成帝召伊飲讌類聚四十四引語林作孝武祖宴

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遷即吹爲一弄乃放笛

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

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

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

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類聚四十四語

晉書注卷十一

十四

林曰於是召其常吹奴碩賜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

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笛末取堵脚笛然後乃理

調成曲世說任誕篇注續晉陽秋爲君既不易爲臣良

曰伊撫箏節歌怨詩用以爲諫也

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

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

下沾衿書鈔一百一十語林曰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

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

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

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寰宇記一百一十一曰桓伊爲

山之與至一處見有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爲

大湖湖側有敗船

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

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御覽二百五十六引晉中興書作伊隨宜拯撫甚得南土清和

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

烈寰宇記一百六日桓伊家晉護軍將軍江州刺初伊史家在洪州南一十六里石闕存焉俯在道側

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

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

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

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

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輪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

晉書卷六十一

五

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

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

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

徙江夏伺有武勇御覽三百五十七引王隱晉書作吳平內涉江夏便鞍馬弓弩刀楯射獵

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

及為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潯口晉書校

四日張昌傳作潯口觀下別何與同輩柳寶布與合眾

討之不剋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晉書校

劉弘傳有張昌逃於下傳山弘遣軍討斬之轉騎部曲

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

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為潯陽縣

而貫焉讀史方輿紀要七十六日潯陽城其後陳敏作

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晉書作陶侃為江夏郡

守陳敏大舉為逆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為左甄晉

校文四日御覽三百五十七引晉書作右甄陶侃據江口書

傳時侃以兄子與為左甄則伺非左甄甚明據江口

晉書據上有逕字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

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書鈔一百十八王隱晉

賊水城相搏伺左右三人上弩敏恢既平伺以功封亭

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

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荅曰

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

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

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

夏口及陶侃來成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

預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稿曰昔

護頭項亦以護面左傳葉公曾則不見其面是古曾前

覆深也晉書朱伺傳伺用鐵面自衛則連於曾而為鐵

面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御覽四

五引王隱晉書作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於水

並以磊石弓箭雨下所向摧破賊皆拋船上岸

並

晉書卷六十一

六

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御覽四百三十五引王隱晉書作伺身被數十箭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兵便崩退投水死者百數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遣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為督護討聲聲眾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

晉書注卷十一

七

殺牛飲血閻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庾代侃為荊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庾忌屢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澗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庾既而士眾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會時朱軌趙誘李桓率眾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庾因斬之降軌等庾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東晉疆域志曰竟陵縣有揚口壘時杜會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庾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眾心欲誘引官

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庾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會等果馳還庾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會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既入賊舉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

晉書注卷十一

六

遇醫療創小差杜會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荅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飯山讀史方輿紀要七十縣南十里山形如飯亦名飯山時王庾與李桓杜會相持累戰飯山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飯山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璩 宗人德祖 周家祿 校勘記曰按傳璩次穆之目錄孫璩

毛寶字碩真荊陽武人也王敦以為臨湘令敦卒為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

懷疑不從晉書校文四曰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
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
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眾克在和不同有
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耶便宜急追信
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
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為嶠前鋒俱次茄子
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
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
撫等迎之寶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
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

晉書卷六十一

九

其勳上為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淝口陶侃
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願謂
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
屯馬頭山為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眾以宣本是約黨
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
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
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
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
煥撫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讀史方輿紀
關在廬州府無為州巢縣東南四十里東北距和尋召
州含山縣七十里其地有濡須水水口即東關也

歸石頭陶侃温嶠未能破賊侃欲率眾南還寶謂嶠曰
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為南北勢援
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
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
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
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
賊困蹙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
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
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
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

晉書卷六十一

辛

那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
不入鬪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
亮西鎮請為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
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十駕齋養新錄曰案討默
郭默者陶侃非庾亮也默
平與亮司馬王愨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
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
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
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水經江水石季龍惡之
乃遣其子鑒與其將夔安李萇等五萬人來寇晉書校
帝紀作李農此菟字疑譌張貉渡三萬騎攻邾城案成
李農屢見季龍載記也

作張貉石季龍載記上作張賀度寶求救於亮亮以城

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

六千人寶亦溺死城陷寶屍沈江不出戴詳楷作移告

河伯諸神使出寶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

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

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勳加死王事不宜奪

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

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

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

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御覽四百七十九續

晉書注卷十一

三

搜神記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成邾城有一軍人
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色白可愛其使
買取持歸著盆中養之漸大近及尺許其人憐之持
至江邊放水視其游去後邾城遭石虎敗寶奔豫州
既赴江莫不沈溺所養龜人于時被鎧持刀亦同自投
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浮出中流視之
乃是先養白龜甲已長六七尺既送至東岸寶二子穆
出頭視之徐游而去中江猶遺顧者數四焉

之安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

桓温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

庾翼以為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子方之

為建武將軍守襄陽庾翼傳作以方方之年少翼選武

將可信杖者為輔弼乃以穆之為建武司馬俄而翼薨

大將于瓚戴義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

肅等共平之桓温代翼復取為參軍從温平蜀以功賜

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周家祿按勘記曰穆帝紀

督武後進揚威此當作揚武為是除穎川太守隨温平

洛入關温將旋師以謝尙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

陵升平初遷督宜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宜州刺史以桓

温封南郡徙穆之為建安侯復為温太尉參軍加冠軍

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温伐慕容暉使穆之監鑿鉅野百

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温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

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案惠帝紀光熙元年九月進封東

晉書注卷十一

三

石勒故地理志云石季龍分兖州之陳留東燕為洛本

州至是桓温平洛蓋復置東燕郡以穆之為太守也

官如故袁真以壽陽叛温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

太守守歷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

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

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

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苻堅

別將寇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

將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為戍在近畿無復

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苻堅別將圍襄陽詔穆

之就上明受桓冲節度冲使穆之游軍河中穆之始至

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眾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冲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梁州三郡謂巴西梓潼宕渠也見殷仲堪傳以子球為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謚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璩璿璿璿璿最知名

璩字叔璿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為參軍尋遭父憂服闋為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為參軍轉安子珍征虜司馬晉書校文四曰璩璿傳時璿為輔國將軍其為征虜則在安卒後此處征虜字當作璩

晉書卷六十一

璩

輔國淮肥之役苻堅進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宜朔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內史尋代郭銓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元和郡縣圖志三十日陵州在漢即犍為郡之武陽縣之東境晉孝武帝太元中益州刺史毛璩置西城戍以防鹽井又曰陵井者本沛國張道陵所開故以陵為號晉太元中刺史毛璩乃於東西兩山築城置主將防衛之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立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立

使不受命立以桓希為梁州刺史王昇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

立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眾次於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

刺史毛璩忠誠慤亮自桓立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即授上流之任初璩弟宜州

刺史璩卒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立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為立屯

騎校尉誘立使入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立約之等聞立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

晉書卷六十一

璩

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之皆病周家祿校勘記曰下約之詣振偽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眾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為益州屯西陵周家祿校勘記曰桓立傳作屯夷陵為是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於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翼之勳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宜五州軍事行宜都宜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蕃牧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璩為持節監梁秦

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為輔國將軍宜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眾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

晉書卷八十一

璩

任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與巴西陽味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為主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三日晉末毛璩使縱領自徒七百人由涪水下討桓立西人不樂遠征乃逼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一日略城在鹽亭縣西南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棧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姪之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既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棟因勦滅魏書司馬康傳曰徐龍門入殿略取三廂及武庫甲仗時門下軍校並假兼在直吏士駭愕不知所為游擊將軍毛安之先入雲龍門討棟中領軍桓祕將軍殷康止車門入會兵攻之斬五十六級捕獲餘遷右衛將軍御覽二百三十七引定黨死者數百人晉中興書作左衛

晉書卷八十一

美

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遂俱為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勳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為冠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遂為游擊將軍遁為太傅主簿桓立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毆辱俄並為立所殺惟遁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

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為安西司馬沒於魏宋書本傳日修之字敬文為鎮軍諮議右將軍龍驤將軍衛軍司馬南郡太守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安西司馬在虜中多畜妻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年死于虜中子元矯歷宛陵江乘溧陽令南史木傳曰孫惠素仕齊為少府卿

人德祖為寶宗人本書寶傳云榮陽武人地理父祖志陽武屬榮陽南武陽則屬泰山郡宋書誤也

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荊州

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為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陵

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為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

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

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榮陽扶

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之以為龍驤將軍秦

州刺史東晉疆域志曰東秦州為遙立州郡胡三省云

安裕留留字少第二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

祖為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東晉疆域志曰北雍州為

舊唐書卷十一

七

七京兆馮翊扶風咸陽始平東安定從義真還裕以德

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道

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

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勞格讀書雜識曰宋書索虜

河北雍州之京兆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九冠軍將

軍榮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魏書太宗

伯毛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

德武牢為魏所沒水經河水注四曰河水南對王門

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戰經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其

處猶存元和郡縣圖志五曰至宋武帝北平關洛置

州刺史理虎牢魏使奚斤攻宋司州刺史毛德祖經二

十日不克城中傷者無血知德祖次弟疑疑弟辯並有
其乏水潛作地道其穴猶存德祖次弟疑疑弟辯並有
志節疑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
為世所歎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

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御覽

三十五晉中興書曰遐自為塢主攻抄日至冀方比之

無時不戰遐每奮擊直入賊軍陷堅摧銳

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

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聞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

舊唐書卷十一

三

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為下邳內史將軍如

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為塢

主以寇抄為事默降祖逃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

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

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魏地形志曰彭城縣有寒山撫敗走

詔徙遐為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為北中郎將

兖州刺史太盍初自彭城移屯泗口通鑑地理通釋十

遷縣彭縣誌離縣分縣濰南大盍中兖州刺史劉

遐自彭城退屯泗口即此濰南大盍中兖州刺史劉

來流注之水經淮水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

決入之所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楊尹

温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顯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不可因亂為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事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周家祿校勘記曰北中郎將誤衍軍字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為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掩襲遐營迭等逃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龍于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還出於萬眾之中及田防等欲為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晉書卷八十一

鄧嶽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御覽二百七十六荆州記曰鄧遐襄陽人也案遐為嶽子無父子異籍之理蓋陳郡為其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為嶽後竟改名為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為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蓋後遇赦與撫俱出久之司徒

王導命為從事中郎後復為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温嶠遣嶽與督護王愨期鄱陽太守紀睦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眾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前後勳封宜城縣伯咸康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晉書校文四曰帝紀伐夜郎在咸康二年十月非三年且尚有擊與古一事此脫載加督益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子遐嗣

遐字應遠世說黜免篇注引大司馬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温以為參軍數從温征伐元和郡縣圖志

一曰白鹿原在藍田縣西六里晉桓温伐苻健督護鄧遐等奮擊於白鹿原即此地也案温本傳云雄又與將軍桓冲戰白鹿原蓋遐在軍中向隸屬於桓冲故史不著遐之名惟督護與參軍官名互異乃傳聞之譌

冠軍將軍數郡太守世說黜免篇注大司馬號為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御覽六十二盛弘之荆州記曰沔水隈潭極深先有蛟為害鄧遐為襄陽太守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流血丹水勇冠當時於後遂無蛟患又四百三十七異苑曰遐得蛟呪而放也自茲迄今絕無此患案異苑所載與本傳及荆州記互

枋頭之役温既懷恥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世說黜免篇曰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官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尋卒宜康中追贈廬陵太守嶽弟逸字茂山亦破

晉書卷八十一

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
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宋書朱修之傳作義陽父燾以平氏人本書失載縣名

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宋書朱修之傳序世為名

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與益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

桓温表序為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

平子太和中遷兖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

藏匿原鄉山以序為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

之十駕齋養新餘錄曰以孝武紀攷之朱序討平事訖錢步射錢弘等在益康二年十一月非太和也

纂注卷六十一

主

遷兖州益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

州刺史鎮襄陽周家祿校勘記曰益康當作太元十駕

陽在太元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眾圍序序固守

二年三月賊糧將盡率眾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

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一日

行知此處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

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固新築城不遂引退元和

郡縣圖志二十一日寇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元和

肆力來攻果輒而退襄陽縣志中城在縣東邊一處有土

圖志二十一曰襄陽縣志中城在縣東邊一處有土

赤色昔苻丕攻襄陽朱序用道法以硃砂燻之至今土

色有異西北角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

角有夫人城

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

序陷於苻堅十駕齋養新餘錄曰苻丕陷襄陽在太元三年二月非益康也堅殺伯護

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

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為尚書太元

中苻堅南侵謝石率眾距之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

三十萬眾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己兵威序反謂石曰

若堅百萬之眾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

志於是石遣謝珍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眾小

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眾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

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

纂注卷六十一

主

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

共討之又監兖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

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頴

序遣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

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

州軍事孝武帝紀作雍梁秦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

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

荊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

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眾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

與永偽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

勿支首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承破之干太行永

歸上黨時楊楷聚眾數千在湖陝間承敗遣任子詣序

乞降序追承至上黨之白水與承相持二旬水經沁水注曰丹水

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縣故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

東南流歷天井關注云太元十五年晉征虜將軍朱序

破慕容承於太行遣軍至白水去長子百六十里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三曰白水在澤州南三里

遼欲向金墉乃遣遂攻翟釗於石門水經濟水注曰柴

門謂之柴口石門又曰漢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

壘石為門以退渠口謂之石門東晉疆域志曰地形志

柴陽有石門城水經注引戴延之西征記城周三百步

柴陽太守所鎮者也遣參軍趙蕃破

翟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成

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為助序還襄陽會稽

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羌校尉竇衝

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梁州

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眾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

皇甫貞率眾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勳散走序以老病累

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

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案序子謙益州

宋南昌縣侯崇憲太僕金紫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略

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遼豹宣盾服勤於

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驚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

晉書注卷八十一

三

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澶澗覆類玄虬與微鴻雁鼓鞀在

聽兔置有作起起羣英勤茲王略

晉書注卷八十一

三

晉書注卷八十一

晉書附注卷八十二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五十二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世說排調篇注王

著述瑣錄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華陽國志

受學於散騎常侍譙周治尚書二傳銳精史漢聰警敏

識屬文富豔初應州命衛將軍主簿東觀祕書郎散騎

侍郎官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

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

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

其才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武帝之世以壽雖不遠嫌

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書鈔五十七引

中書著出補陽平令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泰始十

作佐郎出補陽平令年壽上表稱平陽侯相此云陽平

合恐誤案華陽志十一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蜀志諸

正作出為平陽侯相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葛亮傳

諸葛氏集目錄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華陽國志十一日華又表令次定諸葛亮故事集為二

十四篇時壽良除著作郎御覽二百三十四引領本郡

亦集故頗不同王隱晉書作大著作領本郡

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隋志正史類陳壽

晉書附注卷八十二

晉書附注卷八十二

之謂壽日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

儀丁虞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

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類聚七十二引

作謂丁梁州日見與作見借三國志攷證五日按丁儀

功內無升堂廟勝之効黨於陳思王冀搖家嗣敢毀骨

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

晉史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同時如徐

幹陳琳阮瑀應璩劉楨吳質邯鄲宿繁欽路粹楊脩皆

無傳益足證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

亦坐被髡世說排調篇注引王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

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世說排調篇注王隱

以愛憎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

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

廣太守華陽國志十一日華表令兼中書郎而壽魏

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

御史治書書鈔六十二日王隱晉書日杜預為鎮南入辭

說晚壽可作治書御史否預對日唯在聖詔即手詔用

壽治書侍御史華陽國志十一日鎮南將軍杜預表為

散騎侍郎詔日昨適用蜀人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

壽良具員耳可以為侍御史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

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

謂壽日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

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

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華陽國志十一

日數歲除太子

中庶子太子傳從後轉輟再兼散騎常侍惠帝謂司空張華曰壽才宜真不足久兼也華表欲登九卿會受誅忠賢排擯壽遂卒格下位望不充其才當時免之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案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

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藝樂日相如自是解家壽是史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

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書鈔一百四王隱晉書曰詔遺更賈紙筆就壽門下寫取三國志案壽遵母遺言葬洛陽竟被貶議壽故即家於洛陽也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華陽國志十一日壽又著古國志五十篇品藻典雅中書監荀勗令張華深愛

之以班固史益都者舊傳十篇隋志雜傳類作陳長壽遷不足方也益都者舊傳十篇益都者舊傳十篇

集類魏名臣奏事亦題陳長壽唐志作陳壽華陽國志十一日益都自建武後蜀郡伯邑太守趙彥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表皆以博學洽聞作巴蜀

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表呈其傳武帝善之又序志後語曰陳君承祚別為者舊始漢及魏煥然可觀魏志十一日陳壽為益都之謫餘文章傳於世華陽國志十一日凡壽所述作

王長文字德叔華陽國志十一作字德儔御覽廣漢郡人也書鈔七十二御覽七百三十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華陽國志十一日父顯字伯元健為太守長文天姿聰警高楊敏議治五經博綜羣籍又日長

王長文字德叔華陽國志十一作字德儔御覽廣漢郡人也書鈔七十二御覽七百三十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華陽國志十一日父顯字伯元健為太守長文天姿聰警高楊敏議治五經博綜羣籍又日長

文才鑒清妙汎愛廣納放蕩闊達不以細宜廉州府辟介為意亦不好臧否人物故時人愛而敬之

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書鈔三王隱晉書曰益州五辟公府再拜皆不就又送別駕

傳辟之長文伴狂不詣郡縣改服逃文數字魏志十一日弱冠州三辟書佐丁時與襄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察孝廉不就遂陽愚嘗絳衣絳帽牽猪過市中訖人與語偽不聞常騎牛周旋郡守初至詣門修敬至問走出請終不還刺史淮南胡耀辟從

事祭酒臥在治齋出板舉秀才長文陽發狂疾後於成步擔走出門齋累遣教請還終不顧還家養母後於成都市中元無躄踞齋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御覽

三十九王隱晉書曰乃於成都賣餅餅踴踴地上齧胡餅刺史知其所居禮送還家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

上筮華陽國志十一日著無名子十三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易元隋志儒家類作丞

相中郎王長元通經二卷案長元為長文之誤御覽五百三引王隱晉書曰著通元經四卷輿地紀勝一百五十四亦云王長文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日楊

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周家祿校勘記曰陸績陸績並引桓譚字君太康中蜀土荒饑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為江源令華陽國志十一日以母欲祿養成益中領蜀郡太守躬有孝子羅偶事親至孝二親將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肉郡察孝廉長文追為立表以旌之宰府辟三司及撫軍大將軍王濬累辟不詣濬薨以故州將軍弔祭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收得盜馬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繁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

蠅節慶所歸就汝上下善相歡樂過節來還當為思他
理羣吏惶遽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有人報
不為惡日不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
敢負王君

親非為身也梁王彤為丞相引為從事中郎在洛出行

輒著白旃小部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華陽國志

將軍梁王彤及諸府並辟長文曰吾從其先命者遂應

形招為從事中書郎諸王公卿慕其名咸與之交賈氏

之誅從彤有功封關內侯再為中書郎除洛陽令長文

見彤曰主者不庶幾奏長文為洛陽令彤笑答曰卿乃

不庶幾非主者也固辭不拜聞益州亂以通經筵得老

登緣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

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時年六十四案本傳

不載拜蜀郡太守蓋拜而未赴即卒於洛也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為偏將軍鎮隴西溥

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場闕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

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

褚碧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啟符大晉應天宜

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緩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

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

除鄱陽內史書鈔七十四引王隱晉書作虞溥

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書鈔七十四王隱晉書虞

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眾善者也情定於內而

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

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

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

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

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

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為

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日御覽

七六百十三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

引作厲學篇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

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溥所習彌

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

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

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

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

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

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

亦顏之倫也又曰割而舍之朽木不知割而不舍金石

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

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

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

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

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

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

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

楊班翰筆伸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因無常人也然積一

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

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

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

至那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

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

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

集于郡庭類聚九十二王隱晉書曰溥勸勵學業雖威

勵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魏志三少帝紀注曰鄒陽內

邵博聞見後錄曰予官長安時或云鄒杜民家有江表

傳因為外臺言之亟委官以取民驚懼焚之世今無此

書矣唐志雜傳類江表傳二卷又雜史類重出五卷隋

經籍志攷證曰按此書逸篇裴松之徵引最多皆述魏

蜀吳事而及文章詩賦數十篇隋志別集類鄒陽太守

志亦作二卷通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元作過江上

志略作三卷

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秘書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

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故不得為嗣雖名出

繼實廢之也五禮通考一百四十七日睦父進為敏兄

雖無子而兄弟之子固不乏人睦以愛憎之私妄將適

此以後長房適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御覽二百

子為幼房後

虞預晉書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

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注莊子隋志道家類司馬彪莊

作十六卷釋文云五十二篇內篇七外篇子注二十一卷通志略

史通六家篇曰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錄其行

代之國語也案隋志雜史類司馬彪九州春秋十卷注

云記漢末事唐志九卷宋志霸史類九卷別史類復出

十卷而十卷之本與隋志合書錄解題五云九州春秋

九卷司馬彪撰漢末州郡之亂司馬彪徐充青荆揚梁益

幽凡盜賊借叛皆紀之隋志九卷徐充青荆揚梁益

以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

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雖既亂則師擊

修之晉宋書故曰亂者對治而言治亂亦曰亂何晏集

節魯太師擊讎雖之聲而首理其亂者由此而言知

夫子反魯正樂亦幸有師擊道源於前也故推為功首

也義蓋如此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

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

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

論眾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

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

漢書隋志正史類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唐志作八

彪威榮緒相承載筆競志五行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

邱惠帝末年卒文選贈山濤詩注滅時年六十餘初譙

榮緒晉書日終於家

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隋志古史類周古史考二十五卷史通模擬篇曰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摺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共大夫李斯又外篇論古今正史曰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今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開元占經一百十六王隱晉書曰中宗詔問王隱曰荆州送兩足虎其欲何為也隱曰案先臣銓傳太康時獻兩足虎因作歌詩以諷銓意以晉金行也金在西方其獸為虎虎有四足猶國有四方無半勢而又見獲將有懷愍之禍也梅

書經卷十二

九

鼎神西晉文紀引王隱晉書太康六年荆州送兩足虎博令王鈞為文全晉文注曰晉地理志歷陽屬淮南博縣屬泰山博望屬南陽兩足虎為南陽所獻疑當作博望今據占經乃王鈞作詩非王鈞為文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晉書校文四祖納傳復見於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此殊嫌詞費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

書經卷十二

十

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艸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御覽二百三十四晉大興起居注曰元帝依故事召陳郡王隱待詔著作單衣介幘朔望朝著作之省諸史改異曰郭璞傳璞為著作佐郎不言召撰晉史史通論贊篇曰王隱曰議書志篇曰王隱後來加以瑞異稱謂篇曰時采新名列成篇題若王晉之士寒儒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浮詞篇曰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叅之利其事相符言之諫矣曲筆篇曰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書事篇曰王隱何法盛之徒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人物篇曰當兩晉殊宅若何積許詢文雅高於揚豫王隱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漏網吞舟史記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編之列傳之中王隱則謂之為紀而在列傳之首也隋經籍志攷證曰按世說方正篇注引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其體不似史中論贊文選謝修下忠貞墓啟注引有士翟湯數語則不稱贊而稱述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有石瑞記精錄魏修之當即史通所謂瑞異其時張掖元石圖指為晉受魏禪之祥故因以題篇數異其時張掖元不瑞記精錄魏修之當即史通所謂瑞異其時張掖元不瑞記精錄魏修之當即史通所謂瑞異其時張掖元不

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

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未作盜寫之

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

共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

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

成初學記二十一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日王隱始成晉

於荆州又江州投庾亮書合入十八卷家貧无紙未成其志遂南遊投陶侃

乃獲其紙墨始書就焉詣關上之史通正史篇曰隱雖

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

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

於家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

為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晉書校文四日以御覽八

引王隱晉書疏之時瑚為長沙王父司馬本書馬隆傳

亦言瑚為父將隆子威為成都王穎將軍為瑚所敗沒

然則此言瑚為穎將其誤明矣王隱語蓋亦以瑚為父將也

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

時上官已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為所害

虞預

虞預字叔宣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

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書鈔六十九引晉中興書會稽虞錄

作好學有文才又七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

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日近或聞

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

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峰至一旦差跌眾鼓交鳴

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

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為主簿預上記

陳時政所失日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

業是輕繇薄斂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元作輕多

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

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

呼為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修加

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

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

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

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

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

減損嚴為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為

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

軍庾亮等薦預召為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

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

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

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

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

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質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為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獎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東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關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

晉書卷八十二

十三

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為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三軍不勝拔卒為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馬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况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即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騎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濩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

之小醜何足不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為防為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羣公博舉於眾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穴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志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况臣得廁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遷祕書丞著作郎書鈔一百四虞預表云祕府中有布紙三萬餘板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愚請四百板付著作

晉書卷八十二

十四

書史寫起居注咸和初夏早詔眾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久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開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積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為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眾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流湏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

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
盛德之君未嘗無旨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闇
言不足採從平王合賜晉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
家太守王舒請為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
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
于家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
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
十餘卷隋志正史類虞預晉書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
誌明帝今殘缺唐志作四十八卷史通外篇曰
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斯會稽典錄二十篇隋志
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類虞預會稽典錄二十四卷史通採撰篇曰郡國之記
諸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士族如江東五僑始自

會稽典錄荀不別加研覆何以詳其是非諸虞傳十
述篇曰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
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隋志別集
預集十卷錄一卷
亡唐志仍著錄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廿二史攷異
二十二日楚
自有傳以例言之當云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廿二
楚之孫而刊去太原中都人一句
異二十二日孫楚傳作恂據此傳恂為潁川太守史攷
遇賊被害而楚傳云恂未仕而早終二文自相矛盾
之晉陽秋則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
為是而名當為恂也
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世說言語篇注引中
與書作博學強識于時
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世說文學篇注引
續晉陽秋作能與

書經卷十一
圭

書經卷十一
圭

劇談相抗者 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
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神覽三百
入十郭子
日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往反精苦客主無閒左右
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毛悉墮落滿餐
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方語孫卿曰公勿作強口馬
我當併卿控孫亦曰卿勿作亢鼻牛我當穿卿頰頰
誰能與卿爭世說文學篇曰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
無以難之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
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
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
孫意已不如此向劉便作二先令孫自敘木理孫應說已語
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先令孫自敘木理孫應說已語
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注引其論略曰聖人知
觀氣不足以及遠變故表圓應於著龜圓應不可為典要
故寄妙述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
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
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
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
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 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
之家貧親老求為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為參
軍庾亮代侃引為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
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閒導亮頗懷疑
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
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開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
亮以盛為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初學記十二晉
中興書曰轉廷
尉著作 會桓溫代翼留盛為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
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眾

皆追遠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
 懷縣侯累遷温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
 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
 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温賤而辭旨放蕩稱州
 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
 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温得盛賤復遣從事重案之
 賦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書鈔
七晉中興書太原孫錄日以祕書監領著作御覽二百
三十四晉中興書曰孫盛歷散騎常侍祕書監常領著
作案本傳失載 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初
為散騎常侍 記十二御覽三百三十三 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
晉中興書曰篤尚好學

書鈔卷六十一

七

春秋晉陽秋書鈔五十七初學記十二晉中興書曰既
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
既編帝紀而月又編帝名以此擬春秋所謂貌同心異
也採撰篇曰安國之述陽秋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
芻蕘鄙說列為竹帛正言而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
斯亦難矣直書篇曰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志心離
龍才略篇曰孫盛干寶文盛為史準的所擬志平典訓
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史傳篇曰孫盛陽秋以約舉為
能魏志陳泰傳注松之案孫盛言諸所改易非別有異
聞自以意製多不如舊凡紀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
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况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十
七史商榷四十三日孫盛雜記東晉事然盛之卒桓温
尚在温死於孝武帝元康元年則孫盛之書大約不過
至海西公或簡文而止矣案隋志編年類孫盛魏氏春
秋二十卷舊唐志誤作魏武春秋又晉陽秋三十二卷
唐志作二十二卷補魏志魏武春秋又魏陽秋異同八
卷譌作孫壽撰魏志武紀注引作孫盛異同雜語及孫
盛異同評又夏侯立呂虔傳蜀志姜維傳世說識鑿

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
 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遠拜謝謂元本請刪改之時
 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
 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
 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廿二史攷異二十
頭事忤桓温諸子私改之故與定本多不 太元中孝武
同枋頭之役在慕容暉時儁已先死久矣 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

書鈔卷六十二

六

兩存釋藏給三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一曰孫盛子潛
書省以慨然遠模前典憲章在昔一代之事輒敢納之
祕閣以貽于後案本傳但言孝武求書不言其子潛上
之蓋有闕略此認即 子潛放潛字齊由為豫章太守殷
 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為諮議參軍
 固辭不就以憂卒世說言語篇曰小時詣庾公公問齊
日齊許由案下文齊莊之對亦 放字齊莊幼稱合慧世
采用世說而於齊由何獨略之 放便自疏名字排調篇注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
 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
 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世說言語篇來上有復
 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

世說言語篇作何不 荅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

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 世說言語篇作聖人生知

對注孫放別傳曰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

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書鈔一百三十八孫放

別傳曰庾公建學校君年最幼入為學生班在諸生后

公問君何獨居后答曰不見船樵乎在后所以正船也

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 世說排調篇作齊

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注引孫放別傳作與

安國何在放荅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太盛有

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

重呼奴父也 世說排調篇作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注

景王陳鍾諸賢 終於長沙相 案世說言語篇注引孫放

相酬無以踰也 別傳亦云卒長沙王相隋

志有國子博士孫放集一卷殘缺注云梁

有十卷亡恐放先為博士而終長沙相也

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 世說排調篇

作祖正案疑梁人 都亭侯父瑩丹楊丞 元和姓纂四誤

避諱改統為正 三日干瑩墓在海 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

作郎 周家祿校勘記曰 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

艸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

必書 十七史商榷五 著為合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

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

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

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列下紀佐命之勳務

以實錄為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

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干寶

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 文選晉紀論

注引何法盛晉書作始以尚書郎 以家貧求補山陰令

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 齊書百官志曰晉

長史干寶撰立官府職儀已具隋志有干寶司徒僕

散騎常侍 書鈔五十七晉中興書大原孫 著晉紀自宣

帝迄于愍帝五十二年凡三十卷 隋志編年類干寶晉

作二十二卷唐志編年類干寶晉紀四十卷正史類又

有干寶晉書二十二卷自是重出史通正史篇曰二十

二卷蓋史議別為一卷矣史通內篇論二體曰晉史有

王虞輔以干紀載言篇曰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邱

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論贊篇曰必擇其善者干寶

范蔚宗裴子野是其最也序例篇曰令升先覺遠述邱

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以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

於斯為盛模擬篇曰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

我某皇帝煩省篇曰令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

傳云邱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

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書事篇曰干

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

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心雕龍史傳篇曰

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文心雕龍史傳篇曰

干寶述紀以 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 文選

審正得敘 論晉武帝革命注何法盛晉 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

書曰評論切中咸稱善之 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

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

喪開幕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
 食與之世說排調篇注孔氏志怪曰其婢伏棺上就視猶媛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實父常致飲食與之御覽五百五十六引續搜神記作父常與之寢接
 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世說排調篇注孔氏志怪
 日平復數年後方卒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
 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
 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三十卷蘇
 簡文房四譜四引干寶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
 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自一貫博訪知古者片紙殘行
 事各異又乏紙筆或書故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
 紙詔答云今賜紙二百枚

搜神記卷之三

三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日之所
 親聞親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
 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
 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
 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
 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
 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
 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
 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
 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

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
 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
 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
 尤焉寶又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
 隋志春秋類干寶春秋左氏函傳義十五卷舊唐志作
 春秋左氏義函傳十六卷馬國翰輯佚書得三節隋志
 有干寶周易注十卷張惠言易義別錄曰今令升之注
 僅存者三十卦而又不完整言文武革紂周公攝成王
 者十有八明姚士粦輯本三卷今人丁杰輯本二卷冊
 府元龜引干寶周易宗塗四卷周易爻義一卷周易元
 品二卷隋志禮類有干寶周官禮注十二卷劉昭續漢
 志注履引之隋書牛宏傳明堂議引周官考工記鄭注
 又云馬融王肅干寶及雜文集皆行於世隋志別集類散
 寶所注與鄭亦異四卷注云梁有五及雜文集皆行於世隋志別集類散
 卷唐志亦作四卷

鄧粲

三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絜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
 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
 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書鈔七十三載
 冲辟處士長沙鄧粲為別駕榮緒晉書曰桓麟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
 備禮書榮感之乃起應行
 學深眾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荅曰足下可
 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
 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
 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卧視事
 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

者乃著元明紀十篇隋志編年類作鄧粲晉紀十一卷注云訖明帝舊唐志又有鄧粲晉陽秋三十二卷隋書志云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略漢魏憲章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典謨注老子並行於世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謝沈

謝沈字行思案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作謝沈字靜思又六十七引晉中興書陳郡謝錄作字行思是靜思誤也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沈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為功曹征

晉書卷八十一

三

北將軍蔡謨版元作為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卽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案御覽二百二十四引晉中興書作謝沈為祠部郎書鈔五十七御覽二百二十四引晉中興書作大著作隋志正史類注亦云祠部郎與傳撰晉書三十餘卷書鈔五十七晉中興會卒時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書鈔五十五卷注云本一百二十二卷唐志作一百二卷案傳言百卷舉成數也彭縣汪文臺有輯本隋志詩類有謝沈毛詩注二十卷毛詩釋義十卷毛詩義疏十卷案義疏疑卽釋義複出隋經籍志攷證曰按沈之外傳無逸篇可疑引舊唐志稱後漢書外傳補州志以隋志注云

本一百二十二卷合唐志卷數計之或外傳二十卷梁七錄所載之本外傳固附本書至隋而外傳軼唐時外傳出而所著述及詩賦文論隋志別集類注云梁有謝沈集十卷亡唐志仍著錄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世說文學篇注續晉陽秋曰少而以博學才情秀逸稱鑿齒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御覽七百四幽明錄曰桓宣武出獵見黃物射之即死是老雄狐臂帶絳綾香囊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荅曰世祀

晉書卷八十二

三

方永書鈔七十三引檀道鸞晉陽秋作命於蜀致星人既至問國家祚運修短之期荅曰世紀方永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日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類聚八十五引晉陽秋標碣作標揭案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類聚八十五引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

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
去意以鑿齒言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

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温出

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世說文學篇曰習鑿齒

未三十便用為荆州治中鑿齒謝茂亦云不遇明公荆

州老從事耳注引續晉陽秋曰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

治中書鈔七十三晉中興書襄陽習錄曰為州治中刺

史桓温連征鑿齒或留所在稱職案治中在別駕之下

本傳不言為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温甚器

遇之書鈔七十三晉中興書習錄曰時清談文章之士

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

還温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世說文學篇作一

以此大忤温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

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

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世說雅量篇注

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

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

學為慕容儁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

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

疾卒高僧傳五曰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年七

歲讀書再覽能誦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

陋不為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啟師求經師與辨意經

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暮歸更求餘者復與成其

光明經一卷減一萬言齋戒如初師執經覆之不差一

字師大敬異之後為受具戒至鄴遇佛圖澄見而嗟歎

與語終日因事澄為師澄講安每覆述疑難鋒起安挫

鏡解紛行有餘力後避難南投襄陽時襄陽習鑿齒鋒

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以致書通好及聞

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

道安時人以為名答秦建元二十一年二月八日無疾

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御覽六百

五十五道安傳曰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

安以為大道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

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

又九百二十七晉書曰習鑿齒詣釋道安值眾僧齊皆

捨鉢飲粥唯道安食不輟齒曰大鵬從南來眾鳥皆載

翼何忽東老鴟胸脯低頭食案今晉書無此文當出十

入家佚史水經沔水注曰檀溪水側有初鑿齒與其二

沙門釋道安寺即溪之名以表寺日也

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履經

陳請温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

世說任誕篇曰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疑為人

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關觀宇內外道陌廣

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溧洲與簡文集友

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

宣武驗以蜀城關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

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注晉陽秋日友字他仁襄

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始仕荆州後以為襄陽太守累

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

所安說薨於益州御覽八百八十三續晉陽秋日襄陽

羅友在桓温府屢以貧乞掾温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

府人有得郡者温為坐別友亦被命至尤晚温問之日

出門於中路遇一鬼大見擲掄日見汝送人作那不見

人送汝作那友始怖終慙出鑿齒為榮陽太守案世說

不覺淹緩温笑而用之出鑿齒為榮陽太守文學篇

作出為衡陽郡注引續晉陽秋亦云衡陽太守元和姓

纂十亦作衡陽是時司州非晉所有本傳榮陽當是衡

陽之

歸與祕書日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

無權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

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

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第 3 版文外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
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十七史商榷五
十日行日字

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
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瓊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

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
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

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况相去
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

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
此是時温銳觀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

晉書卷八十二

三

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

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
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

強也凡五十四卷世說文學篇曰鑿齒史才不常為衡
陽郡於病中作漢晉春秋斥温銳觀之心隋志

注續晉陽秋曰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温銳觀之心隋志
作漢晉陽秋四十七卷兩唐志亦作五十四卷史通論

贊篇曰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稱謂篇曰
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元德直書篇曰當宣景開基曹

馬搆紛或列營謂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
陳壽王隱成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各柄毫而靡述至
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
齒以魏為偽國者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植
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
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諷上若豪士作賦女史獻箴
斯皆短篇小什可率爾而就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

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
濟物議取誠當時求之人情理不當爾
廢於里巷水經汜水注曰汜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
宅北注云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
健為人李安共觀此宅安作宅銘後六十
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及襄陽陷於
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與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

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
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御覽三百七十二
引續晉陽秋作以

其蹇疾裁堪半丁高僧傳五道安傳曰堅謂權翼曰朕
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

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太平廣記二百四十六晉春秋曰
堅見之與語大悅歎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南土
獲士一人半蓋刺其蹇也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
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寰宇記五十三日習鑿齒墓
在修武縣西南太平鄉又一

晉書卷八十二

三

百九日習鑿齒墓在宜春棗木山苻堅之亂隱居萬載

書堂山卒葬于此案本傳上文言以疾歸襄陽似不應
葬于修武更不得葬于宜春樂氏之言臨終上疏曰臣
恐出宋人傳會且兩縣並載適見其誣

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
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沈淪重疾性命難

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
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

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日或問魏武帝功蓋
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

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宜可以同此言哉答曰
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

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
閒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
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
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
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
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
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
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
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
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

晉書卷六十二

三

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
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世說
文學篇注引漢末下有累世二字開作廓定上有大字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
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
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
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
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
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
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
爲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

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魏嘗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
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
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
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
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己孰若杖義
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
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爲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
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
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
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

晉書卷六十二

三

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
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弊於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
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
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
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
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
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
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
推吳楚以爲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眾數之所錄
眾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

堂吳蜀兩統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
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餘年吳
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
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
閭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倪首
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恆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
事而託偽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
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
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
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剪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

稱配天之義然後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剪商異於司
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
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
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
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
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
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
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
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
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子辟強

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

案邈本傳官至驃騎將軍

不言為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

玄為兗州辟從事譙王恬為鎮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祕

書郎典校祕書省

書鈔五十七種道鸞晉陽秋曰孝武好覽文藝敕著作郎徐野民料簡四

部書三萬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

六千卷

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為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尚

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為議廣常以為愧焉

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

宋書本傳曰義熙初奉詔撰車

服雜注隋志亦作車服雜注一卷隋經籍志攷證據左

氏正義初學記諸書所引或作廣車服儀制或作廣車

服注或作廣與服雜注或作廣車服志案隋書禮儀志

一引車服雜記一引徐氏輿服注一引徐氏雜注皆即

此書通典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並引徐氏說

書鈔五十一又引徐廣衣服儀制車服儀制皆此書也

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

宋書本傳諮議下有參

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

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

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立風

聖迹儵為疇古臣等參詳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

於是勅廣撰集焉遷驃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

常侍宋書本傳作散騎常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

晉紀凡四十六卷南史本傳作晉紀四十二卷宋書廣傳亦作四十六卷隋唐志又作四十四卷

五卷世說政事篇引誤作徐廣歷記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

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

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

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

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歔因辭衰老元作乞歸桑

梓宋書本傳曰永初元年詔為中散大夫廣上表乞歸許之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

七十四卒于家宋書本傳曰元嘉二年卒孫志祖讀書

云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編則不止七十四也案與地紀勝四云徐廣墓舊經云在烏程縣北二十八里廣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為姑幕人史言卒於家何廣答禮問行於世宋書本傳

由而葬烏程恐出附會廣答禮問行於世日答禮問

百餘條用於今世隋志禮類有徐廣禮論答問

八卷又十三卷禮答問十一卷又答問四卷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

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

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

於西京聘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

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之

子篤志典墳紹統威藩之脣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

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

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勒

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

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沈祖述前史葺

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

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

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偽

國野民運遭革命流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博勵節摘辭綜理王惡雅

才虞慙惇史干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鉛異聞無紀

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祀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晉書本傳卷八十二

晉書斟注卷八十三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五十三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眾之族子也

御覽二百四十三引晉中興書作榮族子也

會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

世說言語篇注引顧和別傳作祖容

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案此與本傳大異本傳

但言和二歲喪父而不著其父名疑別傳祖當作會祖

父當作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

世說言語篇注顧和別傳曰總角知名族

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

世說言語篇注顧和別傳曰總角知名族

晉書斟注卷八十三

一

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麒麟也必振我族雅量

篇注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御覽二百四十三

引晉中興書作此時宗人球亦有合聞為州別駕榮謂

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辟從事

世說雅量篇曰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月且當朝未入停車

時已被遇游宴集聚略無不同

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螽

御覽九百五十一語林曰刺史周侯已醉著白衫憑兩人

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夷然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曰此

和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御覽九百五十一語林曰周始

見遙過去行數步復又還指顧心問曰此中何顛入謂

所有顧擇螽不輟徐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和嘗詣導

世說

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

世說言語篇

舉正曰案下文有永昌初等語則是時元帝

叶作協讀史

尚未崩安得稱中宗此節當在後誤置於前

保全江表

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瑋璋特達機警

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由是遂知名既而

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

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

明公作輔宜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

導咨嗟稱善

世說規箴篇曰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累遷司徒掾時

東海王冲為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為司馬

和為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宜初王敦請為主

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為揚州請為

別駕

書鈔七十三王丞相集以顧和為別駕教曰護軍

書吳郡顧錄中雖語曰顧和司徒王導以州大政殷屈

為別駕通典三十二王丞相集曰顧和理識清敏劭令

堵古宜得其

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

下脫郎字

司空郗鑒請為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

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賊汗百萬付法議罪

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備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

遷舊章多闕

書鈔五十八御覽六百八十六

而冕旒飾

十六引晉中興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書琬下有珠字

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御覽四百五十三徐廣晉紀曰成帝有乳

母經營艱苦詔假其名號保母博志跋曰按保

母之名見禮內則鄭司農謂安其居處者儀禮喪服總

麻三月為乳母子夏傳日何以總也以名服也鄭注以

為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蓋慈母必父之妾保

母乳母以賤者代母或自有所從之夫王祖金石萃編

日保母之名見禮記保者猶言阿保也故保母亦稱阿

母史記扁鵲傳故濟北王阿母自言內外皆奉詔和獨

足熱而慙注云阿母是王之嫗母也

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擬於戚屬

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

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未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

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

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

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為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

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喻特聽暮出

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

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夏去職居喪以

孝聞既練衛將軍褚哀上疏薦和起為尚書令遣散騎

郎喻旨和每見逼促元本作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

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

體國徇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

補於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又下

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

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

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詳練豈

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

起服闋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涇

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尚

先劾姦賊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包

藏姦猾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案

尚蒙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為國惜體平心聽斷

內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屬者

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

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

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

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

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案汝南王統

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

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

談者莫以為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積替始於

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

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

晉書卷之三十三 三

晉書卷之三十三 四

撓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子滔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將軍世說雅量篇注曰和五子治隗滔履之案既云五子徒左西掾琛字弘璋中散大夫子寶素寶先

袁瓌 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猷 從祖準 準孫耽 耽子質 質子湛 豹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魏志作袁煥隸釋二十七天下碑錄太康縣有魏御史大夫袁煥碑亦作煥世說文學篇注引袁氏世紀云煥魏郎中令任誕篇注引袁氏家傳作中郎令案本傳作煥為煥之謬下文質傳下即作煥祖父並早卒魏志袁煥傳注袁氏世紀曰煥有四子侃字公然寓瓌字宜厚與字公榮準字孝尼未知瓌為何人之孫

書經卷十三

五

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為江淮閒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為丹楊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為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通典一百三袁瓌上表請禁斷招魂葬曰故尚書僕射曹叡沒于寇亂嫡孫肩不得葬屍招魂葬伏惟聖人制禮因情作教故梓周于棺棺周于身然則非身無棺非棺無槨也肩無喪而葬招魂氣于德為愈義于禮為不物監軍王崇太傅司馬劉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案當時招魂葬者不獨東海王越故瓌表請禁斷晉書校文四曰東海王越傳裴妃欲招魂葬元帝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與此異竊謂元帝鎮建郡本裴妃意帝德之甚深葬雖悖禮未必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不得請此傳固實錄也

引為諮議參軍俄為臨川太守敦平為鎮南將軍下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於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樂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為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

書經卷十三

六

屢臻儒林之教漸積庠序之禮有關國學素然墳籍莫啟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元作焉無聞洋洋之美隆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祿大夫謚曰恭子喬嗣

喬字彥叔世說言語蕭注曰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初拜家傳喬字彥升案升與林形近致誤

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為司馬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為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阼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歧路之感楊朱與歎况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權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

書卷八十三 七

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管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眾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為任親杖賢達以納善為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為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眾以為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胷心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派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

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闕觀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為害然勢據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眾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今分為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為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眾各萬餘溫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溫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諡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隋志袁喬論語注十卷又梁有益州刺史袁喬集七卷亡唐志

書卷八十三 八

作袁喬子方平嗣亦以軌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隋志袁山松後漢書

九十五卷注云本一百卷舊唐志作一百二卷新唐志作一百一卷錄一卷隋經籍志攷證曰按沈約宋書禮志引山松漢百官志水經注引山松郡國志史通書志篇言山松有後漢書藝文志若干卷不著名山松情載梁七錄內有後漢書袁氏之志彭汪文臺有輯本 矜情松證以通志當卽袁氏之志彭汪文臺有輯本 矜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 陽秋舊歌上有北人二字 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 辭句婉切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 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 引續晉陽秋作桓宣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 世說任誕篇注裴啟語林曰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

九

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 世說排調篇注續晉陽秋曰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陷被害 世說德行篇曰吳郡陳焦飯遺作郡主簿恆裝一囊每者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卽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案陳遺孝行史不爲之立傳特附見于此東晉疆域志曰滬瀆城御覽稱吳地記袁山松城晉書左將軍袁山松爲吳郡太守隆安五年築此城在滬瀆江邊築耶城圖經晉袁山松築亦名山松城又將軍堰亦山

猷字申甫少與瓊齊名代瓊爲呂令復相繼爲江都由是俱渡江瓊爲丹楊猷爲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歷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 魏志袁渙傳注荀勗九州記曰談州記蓋勗又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取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以世多險故常恬退而不求進蓋因準或作准故譌爲准 注喪服經魏志袁渙世紀曰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隋志袁準喪服經一卷舊唐志作喪服紀新唐傳官至給事中 魏志袁渙傳注荀勗九州記曰泰始中爲準子冲字景玄光祿勳冲子耽 世說任誕篇注袁氏譜曰耽大適謝 妹名女皇適股浩小妹名女正

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傲儻不羈爲士類所稱 世說任誕家傳曰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偶儻不羈有桓温少時異才士人多歸之嗜勝於對飲 魏書 桓温少時

晉書斟注卷八三

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尙有負進思自振之方 世說任誕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注郭子曰桓公擄蒲失數百斛米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 世說任誕篇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難色注郭子曰耽在艱也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卽脫其衰共出門去 遂變服懷布帽 世說任誕篇注郭子曰覺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 世說任債主就 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局曰 世說任誕篇注郭子曰桓撫必慮雉 耽投馬絕叫百萬 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世說任誕篇此句下 採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有傍若無人四字 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

永匡術賈宜等皆峻心腹間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
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
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祚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
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
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幸輔之重請自討之既
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
黜之尋復為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
子質

質字道和宋書袁湛傳曰父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

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

袁湛傳卷十三

內史東陽太守質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為流

俗所重南史袁湛傳曰少與弟豹並為從外時謝混為

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雋離羣頗騫翥湛

恨而不荅自中書令為僕射左光祿大夫晉寧男卒於

官宋書袁湛傳曰義旗建高祖以為鎮軍諮議參軍以

射高祖北伐湛兼大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

畢不拜晉帝陵高祖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十四年卒

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子涓涓子桓補敝案左光

祿大夫乃卒後追贈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隋志丹陽太守袁豹集八卷注

卷案隋志作太守與本傳作尹有經國材為劉裕所知
異江左改太守為尹隋志誤也後為太尉長史丹楊尹卒南史袁湛傳曰豹為御史中
章敘曰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楊尹義
熙九年卒案本傳不言為著作佐郎御史中丞從略豹
子洵洵字安北將軍洵子敬世忠黃門侍郎章字幹里
州刺史安北將軍洵子敬世忠黃門侍郎章字幹里
空昂子君正敬世忠黃門侍郎章字幹里
踐言尚書左僕射憲字德章大將軍安成郡公憲子承
家國子司業敬字子恭散騎常侍敬子元友泌字文洋
司徒左長史泌子芳華觀武陵內史觀子象字緯才侍
中洵字陽源太子左衛率洵揚州秀才洵子象字緯才侍
中書監司徒洵太子左衛率洵揚州秀才洵子象字緯才侍
書袁桑傳以濯為洵兄與南史異宋書袁湛傳曰
洵子幾敬稜凝標敬步兵校尉凝冠軍府主簿

江道從弟湛灌子積

江道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會祖蕤譙郡太守祖允蕪湖

袁湛傳卷十三

令父濟安東參軍道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

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剪茅

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

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為參軍何充復引為驃騎功

曹以家貧求試守為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

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

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為

治中轉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

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道

為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道時羌及丁

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
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眾少於羌
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
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
因其亂隨而擊之御覽三百二十一晉中興書曰乃取
數百雞以長繩連之脚皆繫火一時
驅放以兵過後羣雞駭散一時飛過塹襄遂小敗及桓
並集羌營皆燃因其驚亂縱兵擊之
溫奏廢浩佐吏道遂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
郎長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道上疏曰類聚九
引作諫
鑿北池表御覽四百五十三晉中興書曰道諫以強賊
未滅宜務軍備當存儉約以率羣下案本傳載道疏無
此數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

晉書卷八十三

三

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
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
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
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
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爲勤此自古
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
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
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
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
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

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
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眾經
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
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
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
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
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
沖素刑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立虛守以
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
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尋

晉書卷八十三

古

周孔其爲逍遙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搢紳之秀疇咨以
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咸
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
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
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
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道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將
用寶器道諫日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
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
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立宮始用
寶劍金鳥此蓋太妃罔已之情御覽五百五十二七百
五十七引寶劍金鳥作

內實金烏 鑄周作因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為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艸其制迨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事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為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案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巨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

書聖卷八十三

五

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負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于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案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迨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

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為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己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儀案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

書聖卷八十三

六

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蹟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定迨又陳古義帝乃止迨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類聚三十六 引作逸民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隋志太常江道集 九卷唐志作五卷 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南史江乘之傳曰祖道晉太常父纂給事中乘之字玄叔臨海太守乘之子徽吳令徽子謚字令和 南東海太守謚子介吳令案纂亦道子未知與蔚孰兄孰弟灌字道羣父督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于道州辟主簿舉秀才為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為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

奕為尚書銓敘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為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為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追免之後為祕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為諮議參軍會溫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為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為會稽王道子驃

晉書卷八十三

七

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為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顓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為言績終不為之屈顓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為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為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啟會稽王道子書鈔六十二晉中興書濟陽江錄曰江時元顯專政多行驕橫著惡白日夜開六門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

聞而謂眾曰江績車胤聞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晉書校文曰車胤傳元顯逼令自裁俄朝野悼之而胤卒然則績之卒蓋亦元顯所迫也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世說識鑿篇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鄞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世說識鑿篇作此兒當高成卿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元本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

晉書卷八十三

六

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為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世說識鑿篇注續晉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世說識鑿篇注賞激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益康初以胤為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楊尹王混世說言語篇曰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宏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惠風於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

以肩領國子博士通典五十三車肩上言曰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

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其後年議郊

廟明堂之事肩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

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

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禮志順時乎作從俗乎未志作順民乎

九服咸宜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

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為

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入坐啟以道

子為丞相加殊禮肩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

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實二

三並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

怒而甚嘉肩隆安初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

拜加輔國將軍丹楊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肩

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

肩卒朝廷傷之

殷顛

殷顛字伯通世說輕詆篇曰阿巢故似陳郡人也祖融

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世說輕詆篇曰殷顛庚恆並是

女僧韶適殷歆案歆疑是康字之謬讀史方輿紀要九

十一日湖州府城南一里荻塘相傳晉太守殷康所築

慨田千頃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八百五十九引顛性

殷康為武康縣教御覽四百三十引殷康明慎

顛性

通率有才氣世說德行篇注晉安帝紀曰觀亦少與從

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為南蠻校尉莅職

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顛欲

同舉顛不平之世說德行篇注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

觀仲堪不許世說規箴篇注晉安帝紀曰殷仲堪

舉兵觀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惟當守局而已曰夫

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

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顛怒曰吾進

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

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顛言為非顛見

江績亦以正直為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

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世說德行篇曰初桓南郡楊廣

自樹觀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

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關生之無溫時論以此

多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顛曰兄病殊為可憂顛曰我

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世說規箴篇曰殷顛病困

晉陽之甲往與顛別涕零屬以消息所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與

患顛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幸熟為慮勿以

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立同下顛遂以憂

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顛忠績未融奄焉隕喪

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案本書無叔獻傳

文也隋唐志有聘士殷叔獻集三卷錄一卷安

帝紀與仲文同誅者有殷道叔未知即叔獻否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郟人世說險篇注引雅別傳作雅字茂建東海沂人案魏志王朗

傳作東海郡人本書地理志東海郡下有郟縣無沂縣是以作郟為是魏衛將軍肅之曾

孫也祖隆後將軍魏志王肅傳注晉諸公贊曰虞子康隆仕亦官達為後世所重案隆為肅

子虞之子則雅當為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肅之元孫非曾孫也

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

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楊尹領太子左衛率雅

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世說險篇注晉安帝紀曰雅

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雖在外職侍見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

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

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

書雅注卷十三

三

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

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

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眾魏書司馬廐傳

乘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積弊魏書司馬廐傳

積弊作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

許及中詔用雅眾遂赴雅焉魏書司馬廐傳曰雅素將

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書鈔六十

晉書曰為少傅拜日迅雷大雨注時劉瓛一既至而

雨愈甚雅諮僕射王珣求停不許遂冒雨而拜

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

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

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

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

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

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

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

據形勝之地令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

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

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

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

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

書雅注卷十三

三

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

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世說險篇注晉安帝紀

日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案本傳上文作少傅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

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

黃門次少卿侍中南史王僧孺傳字僧孺會稽人雅祖準

僧孺北中郎諮議參軍又王謙傳謙字仲和雅玄孫祖

慶員外常侍父元閱護軍司馬謙征虜將軍行南兗州

惟不詳何人之子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立風滋扇湯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

清虛骨體蹇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

命山甫獻誠讜而振積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

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
道子殊物之禮車肩沮之無懼心仲堪反常之舉殷覬
折之以正色周家祿校勘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
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
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讜袁子崇儒拯斯積喪道績剛
蹇車殷忠壯瞻言遺直莫之能尙

晉書注卷八十三

三

晉書注卷八十三

晉書注卷八十四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五十四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
清操過人書抄六十五晉中興書曰好學問清操過人
格自負才地高華恆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
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文選
王文憲集序注晉中興書曰謝安石嘗從其父自會稽
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

晉書注卷八十四

十一

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
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世說德行篇曰王恭從會稽還王大夫看之見其坐六尺
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
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問
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
人無其簡率如此起家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
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為祕書丞轉中書郎未
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
為丹楊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御覽二百四十五晉
起居注曰武帝賦社
字以王恭為丹陽尹領詹事恭諫表曰今皇儲始建四
方是式總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簡賢才盡一時之勝
豈臣最庸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
所可叨忝

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世說險險篇注袁氏譜曰
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
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宅罪殺悅於市中既而
朋黨同異之聲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
播於朝野矣

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日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
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書鈔五十一

書太原王錄日王恭常宴于司馬道子室尚書令謝石
為吳歌恭日居端右之重進宰相之坐而効妖俗之音
平石有慚色語一語淮陵內史虞璠子妻裴

氏有服食之術御覽四百二十八引續晉陽秋作淮陵
食絕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

御覽四百二十八引續晉陽秋作司馬道子時人皆為
常延致甚悅其才每與百官飲宴裴亦預焉

書注卷十四

二

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御覽四百

續晉陽秋未聞宰相之坐上有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
恭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二句

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為藩屏乃以恭為都督兗青
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

節鎮京口世說德行篇注恭別傳日出為五州都督蓋

史或異二下邳李以一人領之太元二年以王蘊為徐
州刺史鎮京口謝元為兗州刺史鎮廣陵始分為二州未

也序既移鎮以謝元為兗州刺史鎮廣陵始分為二州未
州之名移於江南恬卒乃以王恭代之安帝即位道子
解徐州其刺史當即恭兼領恭敗以劉牢之代為都督
別除謝珍為徐州刺史珍死司馬元顯鎮徐州元顯為
桓元所害乃以桓脩為徐州刺史鎮京口桓宏為

青州刺史鎮廣陵自是徐青二州刺史隔江分治義熙
初劉裕領徐州刺史治廣陵為南兗州治而二州始
有實土矣王恭出鎮之日晉陵尚屬揚州當云揚州之
牢之傳多揚州按宜加揚州以統晉陵初都督以北為
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

號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徐兗二州都督例以北為
號故有北府之稱如褚裒號征北將軍荀羨都墨

號北中郎將皆卒于鎮范汪號安北將軍亦以病去官此
皆在桓冲諸人之前也孝武宣康元年九月刁彝以

北中郎將鎮廣陵次年正月卒其二月王坦之刁彝以
北將軍徐州刺史年五月卒其月除中軍將軍桓冲為鎮

北中郎府并中軍也刁彝仍前中軍將軍故冲傳云以
加鎮北之號不受鎮北者獨桓冲一人論歷官之年月
則刁最先王次之桓又次之此傳俱倒錯亂以帝紀及

書注卷十四

三

三人傳參攷之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為辭而實惡其名
黑白了然矣

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
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

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
罷朝歎曰榭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世說傷逝篇曰

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榭棟維新便自有黍離之哀
注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

赴山陵故有此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觀相王
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

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
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

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
 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
 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
 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為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
 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
 乃抗表京師曰魏書司馬廩傳曰兖州刺史王恭惡國
 堪剋期同舉王恭表德宗曰國寶身負莫大之罪謹陳
 其狀前荆州刺史王悅國寶同產弟也受任西藩不幸
 致喪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即路慮臺糾察懼於黜免乃
 毀冠改服變為婦人與婢同載入請相王又先帝暴崩
 莫不驚號而國寶醜然了無哀容方犯閭叩扉求行姦
 計欲詐為遺詔矯弄神器彰暴于外莫不聞知護疾二
 昆過於讎敵樹立私黨偏於府朝兵食資儲為私積
 販官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輔國將軍王

舊唐書卷六十四

緒頑凶狂狡人理不齒同惡相成共竊名器自知禍惡
 已盈怨集人鬼規為大逆蕩覆天下昔趙鞅與晉陽之
 甲夷君側之惡臣雖鴛劣敢忘斯義案本傳所載表語
 惟末四句與此相同餘均大異國寶兄愷愉弟忱無名
 悅者悅當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
 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
 犯閭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
 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為己府讒疾二昆甚於讐敵與
 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動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
 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
 潤不行昔趙鞅與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鴛劣敢忘斯義
 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為魏書司馬廩傳曰國寶惶

懼不知所為乃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而歸
 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景帝紀八
 記曰晉王恭為刺史改創西南樓名萬歲恭之初抗表
 樓西北名芙蓉樓樓之最高者至今存焉恭之初抗表
 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廩為吳國內史令
 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廩解軍去職廩怒以兵伐恭恭
 遣劉牢之擊滅之魏書司馬廩傳曰司徒左長史王廩
 徵發吳興諸郡兵國寶既死王恭使廩反於吳廩謂因
 緣事際可大得志乃據吳郡遣子弟率眾擊恭以女為
 真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自上疏自貶詔不許誰王尙
 衛恭遣司馬劉牢之討平之
 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
 簡文三子傳及魏書司馬廩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
 傳多均作密衛上有藩字

舊唐書卷六十四

愉為江州刺史制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
 遣子鴻說恭曰尙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
 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
 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等從之推恭為盟主魏書
 叙傳曰王恭深慮禍難復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司馬
 將庾楷廣州刺史桓玄同會建業玄等響應剋期同
 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
 以斜絹為書內箭箛中合銷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
 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為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
 今無動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
 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

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為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尙之兄弟為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珍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即以卿為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陷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魏書司馬廞傳作牢之斬恭別是日牢之帥顏延弟強送二級於謝珍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醉生瘡御覽三百七十二引晉中興書作不堪久騎兩醉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

晉書卷八十四

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讀史方輿紀要十九日挑湖一音之轉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世說仇隱篇注續之偏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倪塘在上元縣東南二十五里胡氏曰倪塘倪氏所築恭五男及弟爽世說言語篇注謝氏譜曰重女月伯至其弟王貽戶前注貽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案恭五男之名惟愔之名見於謝氏譜爽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

為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為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髮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恭美姿僕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案世說賞譽篇下恭嘗行散至京口恭目恭為嘗被鶴筆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世說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筆裘于時微雪飛于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者之為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

晉書卷八十四

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為我送寄桓南郡者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為立喪庭弔祭焉世說文學篇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注引玄集載其誄敘文多不盡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諡曰忠簡爽贈太常世說文學篇注中興書曰恭事敗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署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為給事中晉書校文四日義熙為安帝建年未字譌案曇亨即上文所云庶兒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義小子也世說排調氏譜作義吳國內初拜侍中代兄準為西中郎將豫州史案義為義之謫

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世說排調篇注引庚氏譜云楷

左衛時會楷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為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為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廿二史攷異二

以西中郎將領豫州刺史鎮歷陽攻南渡以後豫州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姑孰而都督例以西為號桓溫傳詔以西府經表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此稱壽春為西府也此傳云西府北帶寇戎此稱歷陽為西府也劉毅傳西府二局文武盈萬此

稱姑孰為西府也南史謝朓傳為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因事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原無定所但以當則荆州亦有西府之稱矣西府北府原無定所但以當

時軍府之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世說排調號為目耳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世說排調宮百官名曰庚鴻字伯鸞庚世說排調氏譜曰鴻仕至輔國內史以譙王尚之兄弟復握機

壽春注卷十四

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為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楷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為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為玄所誅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義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為征虜將軍世說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作父遁征世以壯勇稱世說文學篇注引續虜將軍世以壯勇稱世說文學篇注引續牢之面紫赤

色鬚目驚人而沈毅多計畫世說文學篇注引續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

元本無晉陵縣字多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及堅將句難南侵堅載記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

軍桓沖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率眾向壽陽以為冲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為彬後繼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

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水經淮水注曰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又北經山碇中謂之硤石十六國疆域志曰下蔡有硤石杜佑曰在今汝陰郡下蔡縣壽春有洛澗

壽春注卷十四

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城

內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屯郵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眾時苻堅子丕據鄴為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

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晉書校文四

作沛郡太守周次田次之亦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

毛璩傳疑帝紀周字為田之譌

中案冀宇記作追慕容垂大軍於董塘董塘當與五橋

澤相近元和郡縣圖志又作黃塘疑董塘即黃塘

之譌見慕容垂趣輜重稍亂為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

垂載記注

獄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御覽七十二引晉中興

超五次會丕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

軍敗微還頃之復為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成彭城復

領太守祆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

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

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

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鄆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

之彭城祆賊司馬徽聚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

討滅之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九日志云徐州東北百二

十里有妖賊司馬徽聚眾於馬頭山劉牢之討平之蓋

年妖賊司馬徽聚眾於馬頭山劉牢之討平之蓋

即此山矣或曰州東北四十里有馬山當是其處時慕

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

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為府司馬領南彭城

內史加輔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廞以牢之領晉陵

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

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為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

晉書卷八十四

十一

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

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

故恭疑而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眾中拜牢之為兄精

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為前鋒行至竹里讀史方輿紀要

在江寧府東北三十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遂代恭

為都督充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世說文學篇注

平王恭轉徐州刺史蓋以刺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

史都督六郡及揚州之晉陵牢之等以自強時楊佺期

位眾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強時楊佺期

桓立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

之眾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

口及孫恩攻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復遣

子敬宣為寶後繼比至曲阿吳郡內史桓謙已棄郡走

牢之乃率眾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興衛將軍謝珍擊賊

屢勝殺傷甚眾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郡諸軍

事時謝珍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眾軍濟

浙江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珍牢之

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眾東征屯上虞分軍

戍諸縣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

裕討之恩復入海水經浙江水注曰始興縣下有小江

恩所築也水經注曰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

晉書卷八十四

十一

士十萬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恩樓船千餘乘風浮海奄至丹徒帥眾數萬

之在山陰魏書司馬徽傳使劉裕自海鹽赴難御覽一百二十八

八徐爰宋書曰恩北走海鹽高祖追而擊之築城於海鹽故治餘詳孫恩傳牢之率大眾而

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口乃

走郁州案當從安帝紀孫恩傳作郁洲御覽又為敬宣

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

桓玄以牢之為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

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眾

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顯所容

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洲桓玄遣何穆說

舊唐書卷六十四

三

牢之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晉中興書作玄至于湖自

遣牢之族舅何暄說曰案穆與陸同音致訛

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勳業

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

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句

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

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

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

漢則往往有之况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今君戰

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

其富貴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晉中興書則身與金石等

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

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策略足以經綸江

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

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降

玄御覽四百六十二引王隱晉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

集陰謀誅之陳法書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

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既敗玄以牢之

為征東將軍會稽太守世說文學篇注續晉陽秋曰牢

之乃歎曰始爾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

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廣陵相高雅

舊唐書卷六十四

三

之魏書桓玄傳曰初敬宣既降隨入東府至是求歸玄

冀牢之受命乃遣之敬宣既至牢之知將不免欲襲

玄眾皆離散乃於班瀆北走讀史方輿紀要二

十日班瀆在江宜府北胡氏曰在新洲西南 欲據江

北以距玄集眾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

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

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而敬

宣先還京口拔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為劉襲所殺

乃自縊而死魏書桓玄傳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

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喪歸丹徒桓玄令斲棺斬首暴

尸於市及劉裕建議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敬宣牢之長子也南史本傳曰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

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為元顯從事中郎南

本傳曰起家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又為桓玄諮議

參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宋書劉敬

宣之慕容德以義熙元年死超以義熙元年嗣位載記

是也桓玄傳亦作高雅之敬宣並奔慕容德夢九士而

服之御覽三十七晉安帝紀曰劉敬宣在鮮卑夢九士

士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輔國將軍

晉陵太守南史本傳曰未武帝平京口手書與諸葛長

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又擊

桓亮苻宏於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周家祿校勘記

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

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與宜朔將軍臧喜西伐敬宣入自

白帝所攻皆剋軍次黃獸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宋書

百里此作黃獸避唐諱也南史作黃武讀史方輿紀要

蜀嘗置戍與偽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瘧疫又以

食盡班師為有司所劾免官南史本傳曰去成都五百

司奏頃之為中軍諮議南史本傳曰武帝伐慕容超除

廣固屢獻規略加冠軍將軍尋遷鎮蠻護軍安豐太

守宋書本傳作遷鎮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會盧循反以冠軍

將軍從大軍南討水經廬江水注云下有磐石可坐數十人冠軍

將軍劉敬宣每登陟焉案南史循平遷左衛將軍散騎

常侍又遷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宋書本傳作北青州尋

改鎮冀州為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宋書本傳曰司馬

賤屬也為敬宣參軍至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乃陰

結同府辟閭道秀及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

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備身刀殺

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猛子等皆斬之子光祖嗣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世說紕漏

譜曰殷師字師子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

祖識父融並有名殷仲堪少好學能清言世說文學篇

堪能清言善屬文殷仲堪少好學能清言世說文學篇

注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賞每云三日不讀

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

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軍謝玄鎮京口請為參軍除尚

書郎不拜玄以為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胡

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

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

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

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招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繫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麕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救其罪以傳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鴉惡鳥也食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袁宇記一百九安城記云晉殷仲堪為安城太守

壽聖卷十四

七

守案本傳失載為安城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世說紕漏篇注引續晉陽秋作仲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世說排調篇注中興書曰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隋志有殷仲堪殷荆州要方一卷顏氏家訓雜藝篇云醫方之事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皇甫謐仲堪則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書鈔六十六晉中興書陳郡殷錄曰為中庶子數得接親御覽二百四十五引作甚相知仲堪父嘗患耳聰世說紕漏篇作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

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世說識鑿篇曰王忱死西鎮未定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荆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愿問公卿咸曰非王自許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乃是亡國之徵又德行篇注晉安帝紀曰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憂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蕃荆州刺史王忱死乃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為廊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

壽聖卷十四

七

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閒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州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三十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宜依歐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歐詈之科正以大

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
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
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
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時朝廷
徵益州刺史郭銓健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
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尙
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
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
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
劍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

晉書注卷八十四

六

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
在岷邛矜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
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
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
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
華陽又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
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
二郡爲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
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
如遂經理乖謬號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

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
三百以助梁州今俘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散資
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
劍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
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
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
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
許焉桓立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
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
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誓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

晉書注卷八十四

五

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
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
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
寔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
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
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
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
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
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
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

之振策豈為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辯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啟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立屈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盤無

羣賢注卷六十四

三

餘肴飯粒落席間世說德行篇作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世說德行篇作勿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世說德行篇爾下有曹字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為寇遠將軍安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立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為盟主共與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偽許恭而實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與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

巴陵魏書司馬融傳作龍驤將軍南郡相楊佺期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

堪乃還初桓立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立

亦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既納立之誘

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顓南郡相

江績等恢顓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顓自遜位

周家祿校勘記曰顓誤顓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

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為朝廷去年

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剋而我去年

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參其霸功於是使

佺期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立次之魏書司馬融傳曰桓立借兵於仲堪亦給

羣賢注卷六十四

三

五千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立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立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一九日橫江在和州東南二十五里直江南采石渡處自昔濟江之津要也庾楷敗奔於立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立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立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迴師屯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眾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立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周家祿曰修當照本傳作脩下後並同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立為江

州佺期為雍州黜仲堪為廣州以桓修為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已眾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豫未決會仲堪弟遙為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遠即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眾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為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為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閒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迴旆祇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軍大義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即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宜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立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魏書桓立傳見與作相與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遙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立使郭銓符宏擊之魏書桓立傳作仲堪遣龍驤將軍殷邁振威將軍劉山民等統眾七千至江西口立聞邁

晉書卷八十四

三

晉書附注 卷八四

至與其黨符承道擊之案邁與通即一人未知邁等敗孰誤承道為宏之字魏人避諱故不稱其名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為廩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眾赴之直濟江擊玄為玄所敗世說尤悔篇注周祇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德齋寶物遺相王龍幸媒尼左右以罪狀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為玄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為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於柞溪水經沔水注曰柞溪水壘南注云當驛路水上有大橋隆安三年桓立襲殷仲堪于江陵仲堪北奔縈于此橋讀史方輿紀要七十八日柞溪在荊州弟子道護參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膏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為診脉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鑿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南史殷鈞傳鈞字季和仲堪五世孫鈞國子祭酒鈞子構渥世說文學篇注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與地紀勝四日殷仲堪墓在長興縣東一里一百步案象之言遂居墓側義旗建與本傳云葬丹徒者異恐出附會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立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刺令案隋志中軍功曹殷曠之集五卷亡與本傳應官異楊佺期

晉書附注卷八十四

三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會祖準太常自

五七

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偽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諸史攷異三日符堅

載記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即其人 佺期沈勇果勁而

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獷麤暴世說德行篇注周祿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 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

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恆

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

領眾屯成固符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

眾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成洛陽符堅將竇衝率

眾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

晉書卷六十四

西

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

陽進號龍驤將軍案類聚六十四御覽九百均引以病楊龍驤洛陽記龍驤即佺期也

改為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周家祿校勘記曰堂邑誤

唐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殷仲堪引為司馬

代江績為南郡相仲堪與桓玄舉眾應王恭庾楷仲堪

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為前

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

乃以佺期代郗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

史案隋志地理類有洛陽圖一卷晉懷州刺史楊佺期撰錢大昕考異謂晉無懷州當是雍州之訛是也

仲堪玄皆有遷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

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為雍州以

郗恢為廣州恢懼玄之來問於眾咸曰佺期來者誰不

勦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為敵既知佺期代己乃謀於南

陽太守閻丘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

入河而佺期為前驅恢眾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

佺期入府斬閻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

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桓玄素不穆佺期

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

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以桓偉為南蠻校尉佺期內懷

忿懼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

晉書卷六十四

圭

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適屯北塞以駐之佺

期勢不獨舉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討佺期先

攻仲堪初仲堪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

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

緣棄城逆走魏書桓玄傳憂佺期不赴乃給之曰比來

收集已有儲矣魏書桓玄傳有儲矣可有數萬人百日糧

佺期信之乃率眾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

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魏書桓玄傳

過時玄在零口佺期與兄廣擊玄魏書桓玄傳使人

亦射之佺期乃退 玄畏佺期之銳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

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殆獲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眾盡沒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從弟尙保孜敬俱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孜敬爲人剽銳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仲堪殺殷

周家祿校勘
記曰顛誤

銳顛誤仲堪不從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

仲堪苦禁乃止及爲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佺期之舊也孜敬愈憤見於辭色宗之參軍劉千期於座面折之因大發怒抽劍刺千期

晉書注卷八十四

三

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尙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慙忠殷楊乃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關其中猗歟羣采道睽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晉書注卷八十四

晉書注卷八十四

三

晉書附注卷八十五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五十五

劉毅 兄邁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御覽五百十二引三十國春秋日安帝時以劉義熙初請毅蕃日汝輩才力勢運足以得志當身爭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等道從吏卒到門輒罵詆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數百步止與白衣數人而進儀衛悉不自隨及至毅敗無不服其先見而劉裕甚敬遇之案如三十國春秋之說是鎮未嘗受光祿大夫也本傳鎮字下亦脫一之字蕃當為毅之昆

晉書附注卷八十五

一

弟行本傳有模邁 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為州二人而蕃作藩 從事桓弘以為中兵參軍屬桓立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立毅討徐州刺史桓修於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立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軍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立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立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出關裕與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色謙

等諸軍一時奔散周家燕校勘記日邑誤色御覽一百規沛郡劉毅東海何無忌潛謀匡復桓謙弟宏以征虜將軍領廣陵以道規為中兵參軍劉毅先亦為宏吏佐遭母憂還京口至是住城北與道規共集義徒高祖託游獵會無忌及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及從弟蕃等同謀城門閉義眾馳入稱有詔齊人呼大風暴起丙辰獲桓謙斬而徇之與桓宏主簿平昌孟昶等帥壯士六千人斬宏于廣陵城因收眾濟江元暹頓上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眾推高祖為盟主移檄京邑遇吳甫之於江乘甫之元暹將也其兵甚銳高祖躬執長刀徑入其陣眾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高祖望賊旗鼓誓眾馳進挺劍指麾光耀如電將士皆莫敢仰視但憑神武爭為先登殊死而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風火並起鉦鼓之音震駭京邑桓謙等諸軍一時土崩案桓修即桓謙徐書毛修之亦作循之或選嫌名桓弘傳作青州刺史徐書作征虜將軍蓋以將軍領刺立既西走裕以毅為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史也

晉書附注卷八十五

二

無忌劉道規躡立立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立戰於崢嶸洲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立眾大潰燒輜重夜走立將郭銓劉雅等襲陷尋陽毅遣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御覽一百二十冠軍將軍劉毅輔國將軍何無忌帥諸軍南討破元大將軍郭銓等于桑落洲案安帝紀桓立傳作建威將軍劉懷肅宋書本傳又言時為劉道規司馬與本書及徐爰書均互異或所歷之官有先後也周家燕校勘記日劉雅即下梁州刺史劉雅也按立傳郭銓劉雅作劉統馬雅郭銓時已歸降當從立傳桓振傳同立傳武威安帝紀立傳俱及立死桓振桓謙復聚眾距毅於靈溪水作建威為是及立死桓振桓謙復聚眾距毅於靈溪水泗水注日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又江水注日江溪之會有靈溪成背阿而江西帶靈溪故成得其名又日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注云桓溫令陳遵造道善于方功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

下依傍劍策 立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為振所敗

略無差矣 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度無

忌以督攝為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其琅邪內

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唯自引咎

時論睦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

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該成大岸孟山

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宋書劉道規劉懷肅傳均

山客水經江水注日沔左有偃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

軍作故曲陵縣也後乃沙羨縣治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一

六日御月城在漢陽府治北六里與魯山城相對形如

步高 六尺眾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眾軍進討未

晉書卷八十五

三

至夏口遇風飄沒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

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

毅躬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擒山客而馮該

遁走宋書劉道規傳作生擒山客山圖案本傳上文孟

軍所擒本傳脫去山圖二字 毅進平巴陵以毅為使持

節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

悅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等諸軍次

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偽將溫楷

振自擊宗之毅因卒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

口水經江水注日江水過江陵而東得豫章口夏水所

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讀史方輿紀要七十八日夏水

在荊州府東南二十五里有夏水口乃推鋒而進遂入

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毅執立黨下範之

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皆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

郟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擊振殺之并

斬偽輔國將軍桓珍毅又攻拔遷陵斬立太守劉叔祖

於臨嶂周家祿校勘記日零陵誤作遷陵案周氏又以

何得與零 其餘擁眾假號以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既平

以毅為撫軍將軍時刁預等作亂屯於湘中毅遣將分

討皆滅之初毅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經從事至

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日弘道為國者

晉書卷八十五

四

理盡於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無

感槩不能隕越故其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

覲然苟存去春鑿駕迴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

燼竄伏威懷寡方文武勞弊微情未申願景悲憤今皇

威遐肅海內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

滋甚眾疾互動如今寢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

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墳庶幾忠孝

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毅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淮

南歷陽廬江安豐堂邑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

軍常侍如故周家祿校勘記日按本傳無為 本府文武

常侍文當云持節將軍如故

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
 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稚反毅遣將討擒之初桓
 立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為盤龍齋毅小字
 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廿二
 異二案宋書武帝紀撫軍將軍劉毅抗表南征
 公與毅書止之似無進拜衛將軍之事或進拜而辭不
 受及何無忌為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
 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內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
 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
 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剋平之
 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
 謂藩曰我有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
 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毅將至建
 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
 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
 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眾皆為賊所虜輜重盈
 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參軍
 羊遂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
 毅乃以遂為諮議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毅
 以喪師乞解任降為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為運政以損益

善書注卷十五 五

為道宋書庾悅傳運時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
 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駭未
 庚悅傳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
 自桓立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
 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
 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
 殊用牧養以息務為大武略以濟事為先兼而領之蓋
 出於權事因藉既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
 揚豫藩屏所倚實為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
 之宜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
 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為國恥況乃
 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
 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邊江百姓遼落加郵亭
 險閼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恆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
 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
 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示有
 所存宋書庾悅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
 合以簡眾費刺史庾悅自臨莅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但
 綱維不革自非綱日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過防可即
 州府干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毅移鎮豫章越稷堂筆
 記曰案悅

善書注卷十五 六

者庚悅也宋書庚悅傳作解悅都督將軍官移鎮豫章
宋書是也移鎮豫章乃悅而非毅悅本以建成將軍兼
督豫州司州等六郡為江州刺史治潯陽毅以其時所
督豫州將軍及所督豫州地險民疲置軍多費奏罷之而悅
遂解豫州軍本江州所屬郡也晉代以來江州刺史移鎮
豫章豫章章本江州所屬郡也晉代以來江州刺史移鎮
得專生殺其大為監皆持節而往以此州刺史兼都督
彼州其權重有至八州十州十六州者而各州仍各有
刺史又其一州所屬之郡亦彼此分制有一州而數人分
督之者并有一郡而數人兼督之者其別有使持節都
督持節督假節監三等悅雖解軍府而刺史如故宋書
下云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也毅本以都督
豫州揚州為豫州刺史鎮姑孰屬太尉府毅於地通
建康雖名藩鎮實執朝權劉裕討盧循以毅知內外留
事又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乃加督江州
荆益秦雍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也豫章在晉
下云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也豫章在晉
悅豫章何其謬也唐人修晉書不明當時官制據凡增

晉書注卷八十五

七

改於前後事語亦不一相檢覈蓋官書之疏史館之陋
向來如是至毅此奏雖銜庚悅舊恨然其言實切事勢
不愧經國故晉書皆全載之毅備經挫辱而此奏尚
稱悅甚有恤隱之誠且僅解其軍府不失以直報怨晉
書謂其褊躁如此則以毅與裕不平而悅為裕黨故遣
宋人歸罪於毅而唐人沿之此又讀史者所當知也遣
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為都督荆益秦雍
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成四郡諸軍事廿二
異二二二日按桓沖稱司州之河東宋書劉道規
傳稱司州之河南則此四州下當脫司州二字 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荆州編
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
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
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為副

劉裕以毅貳于己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很凶戾
履霜日久中間覆敗宜即顯戮晉法含弘復蒙寵授曾
不思愆內訟怨望滋甚賴宰輔藏疾特加遵養遂復推
毅陝西寵榮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惡不
悛志為姦宄陵上虐下縱逸無度既解督任江州非復
所統而輒徙兵眾略取軍資文館詞林六百六十驅斥
舊戍厚樹親黨西府二局文武盈萬悉皆割留曾無片
言肆心恣欲罔顧天朝又與從弟藩遠相影響招聚剽
狡繕甲阻兵外託省疾實規伺隙同惡相濟圖會荆郢
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超蒙殊遇而輕佻躁脫職

晉書注卷八十五

八

為亂階扇動內外連謀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誅
藩混劉裕自率眾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思等率軍至
豫章口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劉毅為荆州刺
高祖紀義熙八年九月公自表討毅王午發自京師遣
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思前襲江陵不言有王弘王
鎮惡及弘本傳俱不言弘預斯役 於江津燔舟而進毅
周家祿校勘記曰蒯思誤蒯思 於江津燔舟而進毅
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
城毅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
城內毅怒不發書而焚之毅冀有外救督士卒力戰眾
知裕至莫有鬪心既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眾乃
散毅自北門單騎而走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去江

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姪皆伏誅
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剛猛沈斷而專肆
很復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
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
甚每覽史籍至蘭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歎以為不可
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和僧施曰昔
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
而事同斯言眾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
去已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
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

晉書注卷八十五

九

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於東府聚擣蒲大擲一判應至數
百萬餘人並黑憤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
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裕惡
之因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荅既而四子俱黑其
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
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
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又頗自嫌事計
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
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會至京口毅時甚屯夔先就府借
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

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
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
求其餘悅又不荅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
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福躁如此

邁字伯羣少有才幹為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立之在江
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立會於仲堪廳事前戲
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立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
立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步堪為之失色
立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立夜遣殺卿我豈能相
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為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
之立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立得志邁詣門稱謁立
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鈎斬祛與邁為
三故知不死立甚喜以為刑獄參軍後為竟陵太守及
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為立所害

晉書注卷八十五

十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
鄉曲之譽桓立引為參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
裕建義與之定謀為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立以功拜輔
國將軍宣城內史于時桓歆聚眾向歷陽長民擊走之
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

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

邳長民遣部將徐珍擊走之進位使持節督青揚二州

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南齊州郡志上

葛長民為青州表請徙青州治京口諸史拾遺曰此時

長民所督者但揚州之晉陵一郡耳當云督青州揚州

之晉陵諸軍事史臣不諳本號及公如故及何無忌為

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眾入衛

京都因表曰妖賊伐船集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隱蔽經

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罪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

之敗劉毅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京都危懼長民勸劉

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魏書司馬叔弼曰裕黨子孟

諸葛長民等勸裕擁德宗渡

江裕不從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未書曰令長民與劉

毅屯于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

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諸史拾遺曰是時豫州寄

治姑孰揚州六郡謂淮南

歷陽安豐廬江堂邑宣及裕討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

事詔以甲杖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

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為百姓所

苦自以多行無禮恆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

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為亂問劉

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

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

輕狡好利固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

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

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今日欲為丹徒

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

剋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入

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幙中

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昨自後拉而殺

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

而死小弟幼民為大司馬參軍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諸

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初長民

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

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荅曰正

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

八百八十五幽明錄曰毛脩之嘗與同宿駭愕不達此

意視之良人告毛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毛曰是

何物長民曰輒共關深自驚懼焉太平廣記三百六十

五行志曰毛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而有

手足不分明莫知其形狀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

而來輒共關深自懼焉太平廣記三百六十引令人以刀懸斫

閒悉見有蛇頭太平廣記三百六十引應刃隱藏去輒復出

御覽八百八十五引幽明錄下有聲十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太平廣記三百

四引可解令移各一處俱遙相喚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

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郟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

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書鈔一百一

日何無忌見祕閣中書勝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義熙起居注

俗悉求賜副詔與一千卷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

章封東海王安帝紀元顯傳均作彥璋以無忌為國中尉加廣武將

軍及桓玄害彥璋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

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

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

善書注卷十五

十三

請莅小縣靖之曰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

為劉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書鈔

一百三類聚五十八御覽五百九十七續晉陽秋日何

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制檄

文母潛登於屏風上窺之既知其劉毅家在京口與無

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

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

天下艸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

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

兵襲京口無忌偽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初

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

之眾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

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捕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

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御覽一百二十

或曰裕等眾力甚弱豈有辨成陛下何慮之甚玄曰劉

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捕一擲百萬

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

王遵承制以無忌為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

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

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

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御覽一百二十八徐

善書注卷十五

十四

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

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

眾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

今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

縱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

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眾亦謂為然道

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

使奉送宗廟主祀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

毅道規破走玄於崢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

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

龍泉桓玄傳作龍洲水經沔水注曰靈溪之東有龍皆

破之既而為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遷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杖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水經漸江水注曰浙江又亭號曰蕭亭何無忌之臨亭也起亭于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尚存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

晉書注卷八十五

十五

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史攷異二十二日按江夏四郡皆屬荆州當云都督江州荆州之江夏云云豫州之西陽云云恐後人妄改之也地理志云舊江州督荆州之竟陵郡及何無忌為刺史表以竟陵去州遠去江陵三百里荆州所立綏安郡人戶入境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郡還荆州又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尋陽人戶雜居並宜建督安帝從之與此傳正合周家祿校勘記曰安帝紀及本傳贊俱作安成一篇之中不宜異文宜作安成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書鈔一百三十八義熙起居注曰盧循新作入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宋書杜慧度傳曰慧度自登高艦與循合無忌將率眾放火箭雉尾炬循眾艦俱然一時散潰晉書校文四曰御覽十五引眾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晉書作鄧芝疑是潛之名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眾迴山壓卵未足為譬然國家

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邪魯成鑿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敗御覽六十引三十國春秋曰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濟江而風急眾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如其天不助舟覆溺何足可怪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晉書注卷八十五

十六

魏書司馬叔傳曰殺江州刺史何無忌於石城寰宇記一百六日何無忌廟在洪州南水路五十里何無忌討盧循握節被害後人傷之故為之立廟又一百二十五日何無忌廟為宋鎮軍將軍徐道覆戰于南昌以兵寡戰沒因共立廟焉讀史方輿紀要八十四日生米潭在南昌府西四里亦曰生米渡晉義熙六年何無忌討盧循與循黨徐道覆相遇握節被害于此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味則重氛載廓及敷政方夏寔播風惠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略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節隕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諡曰忠肅子邕嗣初桓立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立大逆未彰

恐在遠舉事剋濟為難若立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
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遣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算
略攻取為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

檀憑之元和姓纂四曰檀道濟從祖父意之字慶子高

平人也案宋書檀部傳作高平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為

世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

己所生宋書檀部檀道濟傳韶字令孫江州刺史

朗朗子宣明宣明子遜此後檀部傳道濟子獻

史子植案照承伯遵夷邑演植給事黃門侍郎案司徒

從事中郎照太子舍人承伯征北主簿道濟弟也

子孺奉朝請叔道濟與韶傳以道濟為弟者與

善書注卷十五 七

為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桓修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

加孟遠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

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墨經而赴雖才望

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為建武將軍裕

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

晉陵韋叟晉書校文四曰異苑韋叟有相人韋叟謂

而詠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

耳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立將皇甫敷之至羅

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為敷軍所害贈

冀州刺史義熙初詔曰夫旌善紀功有國之通典沒而

不朽節義之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亡身
為國既義敦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古人無以遠
過近者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既
隕身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

不倦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

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御覽七百四十

術人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齋數

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

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

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

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

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為州主簿嘗

見桓立既出立鄙其精神不傳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

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款及立

篡位協贊義謀立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歆寇歷

陽詠之率眾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尋

轉荆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

衣不以貧賤為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為殷

善書注卷十五 六

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尋卒于官詔曰魏
誅之器宇弘劭識局貞隱同獎之誠寔銘王府敷績之
效垂惠在人奄致隕喪惻愴于心可贈太常加散騎常
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
戶謚曰桓弟順之至琅邪內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業莫先
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立僭擅之秋外乏桓文內無
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
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啟之資建大功
若轉圓剪羣兇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鍾斯亦丈夫

晉書注卷八十五

十九

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宋而
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滅自取夷滅無忌挾功
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
震勅敵因機效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
言歟

贊曰劉生剛愎葛侯凶恣患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英
武體茲忠烈捨家殉義忘生存節植實稜威身隕名飛
魏終協契效績揚輝

晉書注卷八十五

晉書注卷八十六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 軌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重華子耀 耀子靈 靈子伯父祚 祚子靈 靈弟玄觀 玄觀子天錫 周家祿校勘記 日總日子寔上無軌字宜刪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
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為太官令 御覽一百二十四
引十六國春秋前
涼錄曰祖烈魏外黃令父溫太官令母隴西辛氏秦魏
張猛龍清頌碑云猛龍魏明帝景初中西中郎將使持
節平西將軍涼州刺史瑛之十世孫又言軌為猛龍八
世祖則瑛為軌之祖溫之父也惟與十六國春秋作烈

晉書注卷八十六

十一

不合未知孰誤似當 御覽一百二十四
引十六國春秋前
以碑文為可信也 軌少明敏好學 御覽一百二十四
引十六國春秋前
涼錄曰軌少 御覽一百二十四
引十六國春秋前
好學明經 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
宜陽女几山 寰宇記五曰女几山九州要記云富祿縣
有女几山八十里居陳留沽酒得道後飛昇
于此山因名之讀史方輿紀要四十 泰始初受叔父錫
入曰女几山在宜陽縣西九十里
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
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
術將軍楊琰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
軍司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拜宮
守舍人太康中為尚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遷散
騎常侍征西 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 御覽一百二
十四引十六
國春秋前涼錄曰陰圖 案釋文敘錄有
保據河西追寶融故事 筮之遇泰之觀 張軌易義御覽

一百二十四崔鴻前涼錄曰軌與京兆杜預龔舒以
所生易遺之軌通易義故有所著釋文僅引齊斧蓋黃
一語乃投笑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

軌才堪御遠永宣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案魏張
頌碑云入世祖軌晉惠帝永宣中使持節安西將軍護

羌校尉涼州刺史碑所敘軌歷官皆與本傳合魏書張
寔傳護羌上亦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

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

汜瑗陰濬為股肱謀主御覽七百三引十六國春秋
前涼錄曰瑗與同郡陳璜宗

配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俸然瑗腹有
逆毛當兵死無後隋志古史類有左將軍陰濬魏紀十

二卷隋經籍志攷證曰按北堂書鈔設官部王隱晉書
日陰濬弱冠州請為治中從事今晉書隱濬傳索襲不

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濬奇而造焉濬晉代人故所撰史
見引於裴松之兩唐志訛作隋通志藝文略同誤然隋

志題左將軍官晉書亦未詳教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
陰安渠長七里右在州西南六里甘泉木上據西涼錄

晉書注卷八十六

二

燉煌太守陰濬於都鄉升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利而
安因以為號案汎汎古字通用陰濬蓋先為太守終於

左將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
軍也

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

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

德量不恆殆其人乎及河閒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

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

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

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

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

祭元作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為
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

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

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

故名卧龍城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注王隱晉書曰

三里醜張氏之世居也又增築四城廂各千步東城

所築也及張氏之世居也又增築四城廂各千步東城

廂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苑園果命曰元武園皆有宮

殿中城內作四時宮隨節游幸并舊城為五街衢相通

二十二門大緒宮殿觀閣采綺妝飾擬中夏也初學記

州郡部喻歸西河記曰姑臧匈奴故曰蓋臧城也城不

方有頭尾兩翅名蓋烏城御覽一百九十三郡初漢末

國志曰涼州卧龍城又云烏城亦名多翅城
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

晉書注卷八十六

三

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

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水經禹貢

所在注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燉煌侯瑾善內學語弟

子曰涼州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至魏嘉平中

武威太守條茂起學舍築闕于此泉水填水造起門

樓與學闕相望泉源徙發重導于此故有靈淵之名也

御覽九百二十二燉煌實錄曰侯瑾字子瑜解鳥語常

出門見白雀與畢雀同行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

小人相與雜案後漢書文苑傳曰侯瑾案漢記撰中
與以後漢皇德記三十卷隋志曰起光武至沖帝至

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

史張輔案惠帝紀作隴西太守韓稚事在永興二年六
職官志有護羌校尉軌少府司馬楊盾言於軌曰今稚逆

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

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
護汎瑗率眾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日今王綱紛撓牧守
宜勦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
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
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
也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遣
軌以帝所賜劔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
如此劔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飭陰
濟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
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鷓若寇賊消鷓若翩翩怖殺人

晉書卷八十六

四

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
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
安萬年御覽五十引十六國春秋作有石如張姑賊又
有立石白點成二十八宿書鈔一百六十崔鴻前涼錄
送立石白點如星成二十八宿又曰張軌時蘭池送立
石大如九白書約中破之中有必字青點白文畫之案
此與武帝紀張掖太守于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
焦勝獻立石乃兩事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
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魏書張寔傳曰軌
行州事閉絕音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
問莫能知者伐軌密使詣京師請尙書侍郎曹祛爲西平太守通鑑
晉紀

考異曰晉春圖爲輔車之勢軌別駕魏晁欲專威福又
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
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
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潛
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御覽三
六王隱晉書曰散煌曹祛上言軌老病更請刺史治中
率數十人皆割耳於盤流血訴枉得停案王書云治中
即楊潛也而不著其名通鑑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
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梁州刺史越
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
魏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

晉書卷八十六

五

軌今日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
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敘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
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
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
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
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盪西夏張鎮兄弟敢肆
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
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案御覽七百三十一引前涼錄云
璠與同郡陳璠宗配疑陳璠
即張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尙安邊而獲戾充國盡
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議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思

為劉陶守闕者千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
 百姓之愛臣軌若早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
 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搔動一方
 尋以子寔為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
 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
 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
 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
 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
 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
 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
 赦州內殊死已下令寔率尹員朱配步騎三萬討祛別
 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
 宜通鑑晉紀注曰石驢山在晉昌郡界祛遣魏晁距戰于黃阪寔詭道出
 浩豐戰于破羌十六國疆域志曰西平郡有黃阪金城郡有破羌故城軌斬祛及
 牙門田鴛遣治中張閫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
 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
 素嘉遜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
 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詔佞誤
 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傅祗
 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

晉書卷八十六

六

五百匹氍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
 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案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建興元年晉愍帝即位於長安遣使拜車騎大將軍與此敘在惠帝時者異開府辟召儀
 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
 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
 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
 之太府主簿馬劭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
 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
 何憚不為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
 關中日主上邁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
 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
 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
 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
 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瑛胡騎二萬駱驛
 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為皇太子遣使拜
 軌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裴苞東羌
 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
 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為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
 苞寔迴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
 之苞奔桑岡塢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曰桑岡塢在秦州西南案屬氏所據之木作柔不作桑

晉書卷八十六

七

十六國疆域 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

授固辭左司馬實濟言於軌曰曲阜周且弗辭營丘齊

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

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

羣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徒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

劄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艸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今

宜悉徙以後絕患周家祿校勘記寔不納儒黨果叛寔

進平之愍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

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

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

段數嫌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上不任衣用弊之甚

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

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

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

辛攀御覽四百九十五前涼錄曰辛攀字懷遠隴西狄

秦雍為之語曰五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魏書

龍一門金友五拜軌又固辭在

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西平郡公

州十三年寢疾魏書張寔傳曰軌年老多疾拜寔撫軍

內有賊與疾仰觀日無能為害終如其言讀史舉正曰

通鑑軌以永寧元年正月為涼州刺史統計之當云十

年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

晉書卷八十六 八

佐成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寔家素棺

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慕朝旨表立子寔為世子

案魏張猛龍清頌碑云七世祖素軌之第三子晉明帝

太監中臨羌都尉平西將軍西海晉昌金城武威四郡

太守高祖鍾口涼州武宣王大祖派時建威將軍武威

太守曾祖璋為涼州武宣王本州治中口口西海口口

二郡太守還朝尚書祠部郎羽林監祖興宗為涼都營

護軍建節將軍饒河黃河二郡太守父生解獨十自素

以下不見史傳蓋寔為長卒年六十諡曰武公建興二

子茂為次子素為三子也年五月軌卒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

日五月己丑寔于正寢年六十葬建陵册贈侍中太尉

謚武公建興二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為郎中御覽一

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 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還

作晉舉秀才除尚書郎

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

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

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御覽一百二十四

涼錄曰長史張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勳西

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遠

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

朕用悼厥心維爾雋劬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

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

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爽上軍士

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池御覽六百八十二前涼錄曰蘭

王璽錙銀光照木外文曰皇帝璽 羣僚上慶稱德寔曰 秦夷與嬰字形略近未知孰誤 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 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 飢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 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荅以筐篚謗言 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 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家 祿校勘記曰 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與軍 承當作丞 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 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眾共之若恆內斷聖心則羣

晉書卷八十六

十

僚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 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 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 將軍王該率眾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 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曰天步厄運禍降晉室京 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 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自 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剪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 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 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

其蟻眾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趙允總戎在外 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等雖赴國難殿而 無效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為降虜仰慙乾 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勳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 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 紫魏書 作寔自稱侍中司空大 都督涼州牧與此異 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 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 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 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 臨出寄命公其勉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

晉書卷八十六

十一

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 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孤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 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 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為人臣寔曰門戶受重 恩自當闔宗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 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 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 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闡前鋒 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 守賈壽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璞等前驅戒璞曰

前造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勅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魏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餐軍泣謂眾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

晉書卷八十六

主

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閼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魏書張寔傳此句下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御覽四百六十五劉恭叔異苑曰晉時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看及惠愨之關關內破浮血丹漂張魏書張寔傳此句下初永嘉初擁眾一方威恩共著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案御覽九百三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及和有都護宗毅宗與宋形近致譌疑卽一人苞張閼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愨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

尊號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南陽王寶開愨帝崩自稱晉王年號建康案保與寶音同致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卽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卽尊位是歲元帝卽位于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愨帝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僕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氏羌皆應之保窘迫遂

晉書附注卷八十六

主

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日縣諸城在伏羌縣東北縣諸魏書五里漢志天水郡有縣諸道後漢省後魏復置縣諸縣水經注縣諸水逕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會保薨其眾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魏書張寔傳險遠作羣疆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讀頗自作轉爲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天梯山在涼州衙然燈懸鏡於山南八十里山路崎嶇層折而上因名

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
帳下閭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通鑑晉紀考異曰晉弘

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

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通鑑

考異曰據晉春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御覽一百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皆懷刀入內斬寔於外寔時年

公頭墜地在位六年六月盜殺西平公張寔距永嘉二

年張軌卒凡七年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御覽一

此作在位六年誤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晉王寶册贈寔大司馬涼

州牧謚元公案本傳上文已云保寔則非晉王册贈明

矣崔氏誤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晉書注卷八十六

十四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

辟從事中郎又薦為散騎侍郎案御覽一百二十四引

又薦為給事黃門侍郎而以散騎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

侍郎屬於下文秦州刺史之下中壘將軍皆不就二

年徵為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

興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

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

數百人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寔

君乃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牧魏書張寔傳作私署

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

西平公誅閻沙等百餘人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為撫軍將軍武威

太守西平公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立寔子駿為世子歲餘茂築

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讀史方輿紀要六十

衛治北遺址尚存武陵人閻會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日何

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會妖妄請殺之茂

曰吾信勞人會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劭

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尙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

且比年已來轉覺眾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

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

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孟羌

護軍陰鑿于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

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汜禕怒曰亡國

晉書注卷八十六

十五

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汜公書生

精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肝食有年矣今

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

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

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石頭城

東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

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

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恩德未結於下

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氏羌烏合之

眾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

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為明公率斃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為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取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氏羌之眾擊曜走之剋復南安劉曜載記曰茂懼遣使稱藩曜署茂使持節假軍事大帥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氏羌校尉涼王魏書張寔傳曰劉曜上隴茂懼而降曜以為太師涼王案本傳不載茂降劉曜之事乃云擊曜走之事正相反恐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修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為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

晉書注卷八十六

六

匡霸之勢退方異境窺我之難也札模曰史記司馬相如傳委瑱握銳漢書酈食其傳握敵好苛禮應劭曰握敵急促之貌韋昭曰握敵小節也案紹意以修臺為不急之小事與韋說必有乘人之規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眾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迤邐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信誘而殺之魏書張寔傳作茂妻弟賈模兄弟謀害茂殺之案如本

傳童諸模於是乘右屏跡威行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眾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十六國疆域志曰秦州統舊郡可考者二增置焉太虛三年卒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一隴西廣武天水太虛三年卒按本紀失書茂之卒通鑑太虛二年五月甲申茂薨據十六國春秋之文臨當得其實案魏書惠帝四年張茂死即太虛二年也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與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晉書校文四曰上言茂卒於太虛二

晉書注卷八十六

七

年通鑑據十六國春秋之文謂卒於太虛二年致茂於太興三年立至太虛三年凡六年與在位五年之文不合三為二私諡曰成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之諡無疑前涼錄曰劉曜遣使贈太宰諡成烈茂無子駿嗣位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隋志別集類云張駿集八卷殘缺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魏書張寔傳作駿少而淫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魏書張寔傳作少年皆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御覽四百二十八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汜禕字休戚涼州人為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勅禕休祖曰君不聞益州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乎禕怒以印繫肘出而就縛禕發印以告從事聞休祖坐不解印擅右長史馬謨等諷淑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禕還居廷令

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
 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
 人拜駿涼州牧涼王御覽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作時
 辛晏阻兵於枹罕魏書張寔傳曰駿譖羣寮于閑豫堂
 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
 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
 安忍凶狂其亡可待柰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
 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
 以旋兵為恥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騰聘于劉曜曜謂之
 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
 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騰曰齊桓
 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
 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尙
 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
 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年按愍帝建興元年歲在癸酉至
 明帝太寧元年癸未止十有一年不當稱十二年且茂
 傳云以太寧三年卒則太寧元年駿尙未嗣位其踐駿
 顯然今據通鑑茂實以太寧二年薨而駿嗣其位仍用
 建興之號則與十二年之數恰合矣此元年亦是二年
 之譌王國維流沙墜簡攷釋曰建興十八年三月十七
 日前涼張氏不用江左紀年據資治通鑑目錄則前涼
 建興之號稱至四十八年此簡書建興十八年亦固其
 所由此觀之此張氏訖駿之世未嘗建駿親耕藉田尋
 元玉海獨謂駿改元太元殆不然矣

晉書注卷八十六

六

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指次之嘉泉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右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案建興
 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
 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
 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鶴尾翅生高舉
 六翮鳳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
 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閔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
 輯等率眾東會韓璞御覽三百三十二引攻討秦州諸
 郡曜遣其將劉楸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日沃干嶺在蘭州西南晉略曰胡
 氏云璞在冀城非也若璞在冀城楸安得至狄道且璞
 又何用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眾數萬藉氏羌之銳宜
 嶺乎璞當在金城辛巖曰我握眾數萬藉氏羌之銳宜
 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
 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
 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
 攻楸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
 金城楸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眾十倍於吾羌
 胡皆叛不為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
 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眾我寡宜以
 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
 眾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

晉書注卷八十六

九

死者二萬餘人御覽三百三十二引十面縛歸罪駿曰六國春秋作三萬餘人

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肩乘勝追奔濟河攻陷令

居入據振武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振武城在莊浪衛東南胡氏曰振武在姑蘇城南廣武西

北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

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

日通鑑晉紀注曰理曹郎中索詢諫曜雖東征肩猶守本險阻路

遙為主人甚易肩若輕騎憑氏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

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

郊外有飢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

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

晉書卷八十六

三

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

馬火浣布羣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

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王國維流沙墜簡附錄曰前涼西域長史

李柏表文一通書稿三通一云尚書臣柏言二云均云

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頓首頓首四云西域長史關內

侯李柏以文例求之實柏上張氏表文也知其為上張

氏表者張駿雖一稱臣於趙又以事晉為名然西域長

史乃其屬官不容自通於晉趙故所上者即張駿或其

子重華也駿初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後稱假涼王

李柏表文乃云上尚書又自稱臣柏者晉書稱駿雖稱

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官僚府寺擬于王者而微異

其名二府官僚莫不稱臣此蓋紀駿稱議者以柏造謀

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

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蘇雍而禹興芮誅

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

罪替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

刑清國富羣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

官魏書張寔傳曰駿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諸祭酒郎

春秋前涼錄曰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如魏武晉文故事

子祭酒案三州當從本傳作二州

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

內皆稱之為王羣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

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

立於緹祿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

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

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

為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為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

納之遂立子重華為世子先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通

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

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氏楊初淳因說曰南

氏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

卷三秦東清許洛埽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

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

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

晉書卷八十六

三

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覆
滔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滔滔言於雄曰寡君使小
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
矜勦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
都市宣示眾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為表忠誠
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
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
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騫
言於雄曰張滔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為人留且
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滔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

齊書卷八十六

三

住須涼滔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恥未
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滔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
吏能傳若不吏所了者則滔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
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
也厚禮遣之謂滔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
帝自娛一方滔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
天人之大恥解眾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
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
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
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

者亦當率眾輔之滔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
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眾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
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
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
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
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為敦煌太守
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
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
在征伐軍無寇歲至駿境內漸平魏書張寔傳曰軌保涼州陰濟之力駿以弟鑿令自殺由是大失人情又使其將楊宣率眾越流

齊書卷八十六

三

沙伐龜茲鄯善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陽開渠長一十五里右源在州南十里引甘泉舊名中渠據西涼錄刺史楊宣移向上流造五石升門堰水溉田人賴其利因以為號北府渠長十五里右源在州東三里甘泉上中河升門為其渠北地每年破壞前涼時刺史楊宣以家粟萬斛買石修理於今不壞其升門壘石作長冊步闊三丈高三丈昔墩煌置南府北府因府以為渠名案宋徽傳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當即此人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者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土馬彊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魏書張寔傳曰而微辨其名車服於旗一如王者書鈔一百三十一引晉中興書作所署一擬王者魏書張寔傳曰其奢儉如此





民以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地理志上曰敦煌晉昌
 勞怨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西域都護張茂以校尉
 王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為沙州秦魏書張寔傳云駿分
 敦煌晉昌高昌西域都護成已校尉王門大護軍三郡
 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是二郡指敦煌
 晉昌高昌而言三營指西域成已王門而言地理志既
 有脫誤且以屬之東界六郡置河州秦地理志上云張
 張茂當從魏書東界六郡置河州茂分與晉金城武
 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為河州魏書張寔傳亦云
 分入郡為河州以其盜戎校尉張瓘為刺史此作六郡
 誤也魏書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一百
 九十七王隱晉書曰涼州牧張駿增築四城箱各千步
 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元武園皆
 有宮殿案如王書所云不備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
 於城南築城也詳上文注

晉書卷八十六

西

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
 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魏書張寔傳秋三月
 居之北曰立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
 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
 和初懼為劉曜所逼使將軍朱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
 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修鄰好及曜攻枹
 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
 于臨洮大為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令居駿遂失河
 南之地讀史舉正曰案上云咸和初遣辛巖等會韓璞
 與此當為一事晉略曰案金城治大河南所屬半在河
 北自金城而南東則隴西西則狄道皆為河南地張氏

自降韓稚得隴西後旋失之至是失金城乃初戊己校
 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及
 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
 衛石門侯和澗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讀史方輿
 侯和澗川甘松俱在洮州衛境案武衛為武衛之謁侯
 和詳存堅載記注周濟音略曰石門無考案襄武縣西
 南四十里有石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
 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
 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
 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菀東
 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

晉書卷八十六

圭

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喻之駿
 納之魏書張寔傳曰又性貪林有圖秦隴意以穀帛付
 田參軍索孚諫曰利不充者薄買田宅又曰駿治石
 昔后稷之播百穀不墾者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
 徙石為田運土殖穀計所損用畝盈百石所收不過三
 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孚為伊吾都尉有石隕於破
 胡樵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處氣上黑如煙煙首
 如赤隄案駿既歲收倍利簿買田宅復欲治石田不納
 索孚之言怒而出之魏書所言較為可信本初建興中
 傳乃謂駿納陰據之諫情事相反恐非實錄初建興中
 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
 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
 遣大使乞為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
 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還西

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為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文館詞林六百六十二覆二帝辭宮幽沒虜廷永言厥艱夙夜慨憤自聞江表屢有事故刻平內難始漸夷秦征伐事大役不再舉是以廟算待期奮力觀釁今羯寇衰弊王略彌振時至理盡天人立應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駿忠勳三代義誠壯烈總帥秦涼為國宣力今遣健步刻同征舉宜令影響相應萬里齊契其先普告遠近征鎮牧守諸軍並令誠嚴須使還進討蕩滌區守以雪國恥其忠臣義士徇功效命必加殊賞以旌勳節御覽六百九十三王隱晉書曰江東賜涼州刺史張駿真金印大袍 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齋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

晉書卷八十六

三

後駿遣參軍翹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孫堂荀爽周易注通用周語蔑棄五刑韋昭注云蔑滅也韓本日案滅蔑字也晉書張駿傳江吳寂蔑以蔑為滅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為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嗚目有年東西遠曠聲援不

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眾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况以荆揚僇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河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敘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為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為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札樸曰竹書西征昆侖丘案禹貢雍州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鄭注崑崙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馬注昆侖在臨羌西漢志金城臨羌縣西有弱水昆侖山本無下此有石室玉堂珠璣鑲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史記秦本紀司馬相如列傳正義引十六國春秋作此山有石室王母堂寰宇記一百五十二引十六國

晉書卷八十六

三

春秋曰刪丹西河名曰弱水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十六國疆域志曰福祿有石室

以神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御覽一百

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二十二年六月薨于

正德前殿魏書張寔傳曰駿既病見鑿為崇遂死御覽

四百述異記曰張駿有疾夢出游觀不識其處甘泉涌

出有一元龜駿張口言曰更九日更有嘉問好消息忽

然而覺自書記之封在簡中人不知也因寢疾經九日

而死晉書校文四曰穆帝紀駿卒於永和二年上推至

太宣二年凡二十三年此云二十二年蓋時年四十私

諡曰文公穆帝追諡曰忠成公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

道策贈大司馬諡忠六國春秋前涼錄曰晉

城公七月葬大陵

重華字泰臨魏書張寔傳作太林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沈毅

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

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御覽一百二十四

右長史任處上重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引十六國春秋作

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救其境內尊其

母嚴氏為太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為王太后

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

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魏書

傳作石虎遺麻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御覽四百七十

秋率眾渡河冲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於是涼州振動

閭時人為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於是涼州振動

重華歸元作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恆禦之恆壁于廣

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

國以兵為彊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

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

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

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一作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

舊名也穰苴之信元木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

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

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

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文心雕龍銘義篇曰

士張駿以為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隋唐志均

有張重華酒泉太守謝艾集案艾蓋由主簿官至太守

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凶類重華

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

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

等重華大悅御覽二百五十九引謝艾密令與楊初曰

今遣舍人孔章特口諭要密將軍可差腹

心人詣致珊瑚報勒香嬰一具遣王以艾為中堅將軍

擢王擢狐疑于將軍父子事得施矣

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

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

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案魏書張寔傳作艾擊斬秋

與此重華封艾為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

譖之乃出為酒泉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

護軍梁式宋矩傳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

誘宛成都尉宋矩宋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

晉書卷八十六

三

晉書卷八十六

五

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
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
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
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
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
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
之始其於王事杖履誓眾豐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
功濟務益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
俄而麻秋進攻枹罕與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
棄外城諸史攷異二日按地理志永益中張軌分西平
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固大夏遂興等縣
晉陽當是晉興之誘案本傳下文亦言遣武城太守張
王擢略地晉興周家祿校勘記曰與衍文
浚曰周家祿校勘記曰宜照地理志作
去矣不可以動眾心宜戎校尉張璩從之御覽三百五
十七前涼錄
日張璩字元玉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
王擢遇於邪岡相距十日璩銜枚密擊大破之由是顯
名案晉略疑璩固守大城秋率眾八萬圍塹數重雲梯
為璩之說非也
寇車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
前涼錄寇車作拋車
應之殺傷秋眾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
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
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修張弘辛挹郭普距之
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燒其攻

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閒攻城略
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虜仇池破
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
長最城在莊浪南東南金
城河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
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
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
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眾距之艾乘輅
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
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御覽四百三十
六引蕭方等三
十國春秋作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
黑契龍騰
從乃下車踞胡牀指摩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
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水經河水注
二引十三州
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
水經圖說殘稿曰張瑁從左南渡河襲麻秋軍後蓋其
地為河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漁俘斬
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為太府
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前已云
封福祿伯此不當云進封恐重
出耳晉書校文四曰此伯字當為邑五千戶帛八千匹
侯之譌及異謂恐重出則不然
麻秋又據枹罕有眾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
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書鈔一百五十一述異記
曰虎遺將軍王擢攻拔武
御械備嫺黠林檎始與進圍枹罕重華遣宋輯率眾
拒之濟河次于金城將決大戰乃日有黑虹下于營中

晉書卷八十六 三

晉書卷八十六 三

案此即張駿傳之揚烈將軍宋朝晉略曰曲柳成抱罕
東北胡三省云曲柳在洪池嶺北紀要駿之云時趙軍
未渡河皆誤廣武武街皆在河北但未越洪池嶺耳略
地必分兵其北略者自至廣武武街西略者自至晉興
曲柳非一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
將一事也為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眾甚盛漸逼京畿君者
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
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籌略小賊不
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
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
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為號令今
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
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
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
破勳勳願急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
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
親萬機開延英又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騫然
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
虛己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
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基奔之間繾綣左右
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
口愚臣所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

晉書附注卷八十六

三

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
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嘉朝
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荅謝然不之改也詔
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御覽
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晉遣使者拜侍中大
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案隋志霸史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晉侍御史喻歸
撰元和姓纂亦作喻姓苑云豫章人廣韻又作論吹劍
錄外集云喻歸撰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
西河記十卷誤上為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為征虜將軍秦
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宗悠晉書校文四曰以苻健載記
宋修亦見上文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
于龍黎擢等大敗晉書校文四曰穆帝紀及苻健載記
日汧縣有龍黎通鑑注稱唐書地理單騎而還弘悠皆
志隴州吳山縣有龍盤府疑即此沒重華痛之素服為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
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
燼游魂取亂侮亡觀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恆步
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
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
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
日孤憤義傷彈劔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
遣使進重華為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

晉書附注卷八十六

三

謀為涼王不肯受詔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重華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魏書張寔傳曰自署丞相涼王領秦雍涼三州牧案此傳下文言重華謀為涼王以沈猛具宜俞歸之言而止與魏書異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蓋蠻夷畜之也假令

晉書附注卷八十六

三

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為比哉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為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眾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微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勅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

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七年十月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策拜子曜靈為世子大赦境內十一月薨于平章殿葬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廿二史攷異二十一顯陵五月涼州牧張駿卒子重華嗣九年十月重華卒子曜靈嗣是重華在位僅八年耳傳云父卒時年十六今攷重華嗣位不及十一年則所載年歲亦不足信案御覽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七年十一月薨是在位未及十一年也惟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曜靈嗣

晉書附注卷八十六

三

魏書張寔傳作自稱大司馬涼州牧讀史舉正曰本傳重華年十六嗣位卒時當為二十三而下又云子曜靈有一誤伯父長宜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為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將長等議以曜靈沖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丞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曜靈為涼宜侯而立祚魏書張寔傳作密說馬氏以曜靈幼弱祚尋使楊秋胡害曜靈於東苑魏書張寔傳曰初重華末年逆行都尉常據諫曰益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出之重華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為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輔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翼世子而祚終殺曜靈焉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

將軍涼州牧涼公御覽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

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閭內媵妾及駿重華

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魏書張寔傳

人相目作涼州人士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御覽

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僭即王位于謙

光殿魏書張寔傳作祚稱涼王晉略曰又立妻辛氏為

非稱王也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

馭戎狄亂華胡羯氏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

保宜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

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

亂華裔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嶽瀆

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

從羣議待埽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

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

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為武

王祖寔為昭王從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

明王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張祚

號高祖晉書追尊軌為武王廟號太宗煇離寔為明王廟

號世祖重華為桓王廟號世祖魏書立妻辛氏為

皇后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立叱干氏為皇后弟天錫為長益王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長益侯子泰和為太子庭堅為建康

晉書卷八十六

三六

王耀靈弟玄觀為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

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

魏書張寔傳曰監殺謝艾於酒泉廢諸神祀山川枯竭

置五部尉司人殺過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縵帛庶人不

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

眾知祚必敗而祚暴虐彌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

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

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

天垂贊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

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一州之眾抗崩天之虜師

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

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

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為本朝之故

今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

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

將和昊率眾伐驪軒戎於南山案驪軒魏志東夷傳注

引魏略作大秦國一號

傳則作犁鞮大敗而還太尉桓温入關王擢時鎮隴

西馳使於祚言温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又慮擢

反噬即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

剋祚益懼大聚眾聲言東征實欲西保敦煌會温還而

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案御覽十一引前

涼錄有奮威將軍

牛霸率騎救張司兵張芳率二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

晉書卷八十六

三七

存健其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實御覽八百七十八

五月雨霜魏書張寔傳作引十六國春秋作

行人東死魏書張寔傳作時鎮袍罕祚惡

其疆遺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

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

利矣祚大怒以鸞託言沮眾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

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魏書張寔傳曰有王鸞者

道祚以妖言惑眾斬之鸞臨刑曰我必敗并陳祚三不

死之後軍敗於外王死於內祚族之時有神降於立武

殿自稱立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

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瑾鎮枹罕為瑾所殺

案魏書張寔傳作祚遣侍中索孚伐瑾疑本傳代字為伐之謬玲等濟河未畢又為瑾

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瑾軍躡之祚眾震懼敦煌人宋混

與弟澄等聚眾以應瑾趙長張瑋等懼罪入閤呼重華

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立觀為主揣等率眾入殿伐

長殺之瑾弟瑀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

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眾披散瑀

嵩率眾入城祚按劍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既失眾

心莫有鬪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

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

收瑾弟瑀及其子嵩等驍騎將軍宋混兄脩素與祚有隙祚疑之混西奔招合夷晉眾至萬餘人還向姑臧混至姑臧祚登神雀觀張瑀張嵩張祚守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內混領軍趙長開宮門以應瑀長馳入殿

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賊賊下觀勞之長奮刺祚中

額奔入萬秋閣為厨士徐黑所殺以庶人禮葬之天錫

即位備禮改葬於愍陵追諡威王封子廷堅為金澤侯

魏書張寔傳曰宋混至姑臧領軍趙長等開宮門應之

入殿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出勞之長以梁刺祚中

額祚奔入為厨士徐黑所殺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

瑾等立重華少子立靖統任案本傳言趙長為易指所

殺張瑀等始入城殺祚十六國春秋及魏書則言趙長

開宮門應宋混以梁刺祚情

事迥異立靖當為立觀之謬

立觀字元安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

六引作元靖魏書既立白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

序紀亦作元靖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

牧西平公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年七歲張瑾至姑臧推

立元靖為大將軍涼王魏書張寔傳作自署使持節大

都督大將軍涼王序紀亦云元靖稱涼王案本書記傳

無稱涼王事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

祚二子以張瑾為衛將軍魏書張寔傳作以瑾為

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

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立觀遣牛霸率

眾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琳又據郡叛霸眾潰單騎而

還瑾先欲征琳以兄珪在琳中為疑琳亦以弟在瑾中

故被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

命琳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

滅一門宜速伐瑾琳將從之瑾遣弟瑀領大眾征琳敗

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瑾應琳旋謂基曰琳

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

基許之瑾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
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瑾兄弟彊盛負其勳力有篡立之
謀魏書張寔傳曰瑾性情惡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紀
人教由是莫有言者瑾與立靖參乘出城城北大橋三
梁俱折瑾惡之乃日散錢帛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
朝不絕思為亂者十室而九東苑大冢上忽有池水城
東大澤地忽為火然廣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
之變瑾謀誅諸宋廢立靖自先立是太白守輔國宋混
與弟澄共討瑾盡夷其屬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
集於姑臧謀討宋氏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
十餘騎奔入南城中令諸營曰張瑾謀逆被太后詔誅
殺魏書張寔傳曰於是宋混率眾誅瑾瑾先殺妻子三
十口乃立觀以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
自殺

晉書卷八十六

罕

節輔政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
泉郡侯輔政魏書張寔傳作立混卒又以澄代之立觀
靖以混為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混卒又以澄代之立觀
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御覽八百七十
志曰前涼御史宋詡房壁中煙出掘而視之別柱煇然
謂謂弟澄曰柱之為字左木右主宋字合木木煇宋破
而主存此災之為者也宜思防之其後張邕誅宋混諸
黨魏書張寔傳曰混病死弟立安代輔政未幾立安司
馬張邕起兵殺立安盡誅宋氏先立觀乃以邕為中護
是謠曰滅宋者田士子邕一名野
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
魏書張寔傳曰邕刑殺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
過差內外復思為亂
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
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

似長寔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
日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
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
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
駒別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
駒繼之又不利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
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
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
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先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
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
地有靈吾不食言邕眾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
於是悉誅邕黨立觀年既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
專掌朝政魏書張寔傳作以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
之號興寔元年駿妻馬氏卒立觀以其庶母郭氏為太
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
伏法魏書張寔傳作郭氏以天錫擅是歲天錫率眾入
禁門潛害立觀宣言暴薨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
等議以靖多難務殷須立長君勸時年十四在位九年
天錫自立天錫遺肅等夜害元靖
私謚曰冲公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
秋前涼錄曰葬平陵謚冲王 孝武帝賜
謚曰敬悼公

晉書卷八十六

罕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天錫母曰劉美人

小名獨活世說言語篇注張資涼州記初字公純嘏入

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立親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

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魏書張寔傳作私署使持節大

涼王遣司馬綸騫廣韻十八淳曰綸又姓奉章請命并送

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為大將軍大都督

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御覽

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涼州牧西平公

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邊

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

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

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

艸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

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符堅

載記廉岐均作敘岐元和姓纂七曰姚秦率略陽四千

家背符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適為監前

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為使持節征東將

軍向左南地理志張軌置晉興郡統縣十有左南縣曉

反爪關諸兩切按此即掌字其義雖關然覆手曰爪即

仰手曰爪矣廣韻掌字音與爪同明係一字孟子母仇

敦煌掌據是也晉書校文四曰常據字傳中凡三見蓋

皆掌據之譌符堅載記及元和姓纂可證據為張氏功

臣其歷官於傳可攷者初為晉興相後官征東將軍而

晉書卷八十六 三

曰姓纂言據封遂興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

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嘏晉書校

純求救於符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文四曰

太和二年帝紀則云猛師敗績存死者十二三天錫乃

還立子大懷為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延興地

水泉湧出柳化為松御覽

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延興地

火生泥中御覽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延興地

火生泥中御覽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延興地

火生泥中御覽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延興地

火生泥中御覽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延興地

火生泥中御覽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延興地

火生泥中御覽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延興地

火生泥中御覽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延興地

火生泥中御覽

晉書卷八十六 三

三

略 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

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

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太平廣

四十六引啟顏錄 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

熙姚萇來寇苻堅載記上作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

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苻堅遣武衛將軍

苟萇等率眾十萬來伐案元和郡縣圖志四十亦作苟

當為毛盛則此傳毛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伯曰

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略也眾以

仍為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苻堅載記上馬達作馬建下同精兵萬

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

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為用

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二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

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

金昌城寰宇記一百五十二倉松縣有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

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伯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

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

內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

左長史馬芮言面縛降秦魏書張寔傳曰初峻時謠曰

劉新婦簾米石新婦炊殺蕪蕪蕪蕪蕪蕪蕪蕪蕪蕪蕪

正拔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

伐涼州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太平廣記二百七十六李

產集異傳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

晉書卷八十六

袍從南來攻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

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三年自軌為涼州至天錫凡九

世七十六年矣御覽六百八十三述異記曰張軌為涼

州刺史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

太元元年為苻氏所滅計七十五年此云七十六誤多

一年意其將簡文咸安元年亦數在內故有此失不知

咸安元年即海西苻堅先為天錫起宅至以為尙書

以爲侍中比部尙書案本傳失載為侍中封歸義侯

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

安等大破苻堅於淮肥天錫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

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其才用其以天錫為

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

域世襲前勞疆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

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

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

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世說言語篇曰至

入言論無不竟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御覽九

五引前涼錄作孝武帝天錫應聲曰桑甚甜甘鴟鴞革

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世說言語篇作桑甚甘香

無嫉心御覽九百五十五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

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

晉書卷八十六

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立時欲招懷四遠
乃用天錫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嘉贈鎮西將軍謚悼公世說言語篇注引中興書又作贈侍中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
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敘世逢多
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
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
延世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規泉知霸者之斯
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

晉書附注卷八十六

三

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縮累葉之珪
組賦絕域之琛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效矣祚以卑
孽陰傾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
諫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讐其竊名卒
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暇微弱竟亡其眾奉身魏闕齒
述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構氛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絕河濱歸誠晉
室美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既縣遠國亦完富
杖順為基蓋天所祐
晉書附注卷八十六

晉書附注卷八十七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五十七

涼武昭王李玄盛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暲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
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李暲傳曰暲為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唐宗室世系表上曰廣生敢字幼卿即中令關內侯生兩字子通兩生丞公
北魏書 廣生長宗字伯禮漁陽丞生君况字叔干一字子期博
士居巴郡太守西夷校尉次公生軌字文逸魏書 軌字

晉書附注卷八十七

魏臨淮太守司農卿軌生隆字彥緒魏書 長安令
積弩將軍生艾北魏書 軌字彥緒
軍魏郡太守生雍字儁熙濟北東莞二郡太守生二子
次曰柔字德遠北地太守柔生弁字季子前涼張駿天
水太守武衛將軍安西亭侯生和字仲堅涼太子侍
講生嵩案如表所載世系嵩實為廣之十六世孫 廣
會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
眾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
遂家焉元和姓纂 一曇生二子崇瓊崇子孫居隴西崇
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李暲傳作廣會
孫仲翔後漢初為將軍案以本傳及姓纂證之西涼錄
會孫為會祖之誤又誤衍一後字唐雲庵將軍李思訓
碑云至信徙於秦克復其任子仲翔討叛羌于狄道子
伯考因家焉與傳文合姓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雍會祖
纂不載信之名藉碑以傳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雍會祖
柔仕晉並歷位郡守魏書 李暲傳曰會祖柔晉相國從
事中郎北地太守案唐宗室世系

表雍濟北東莞二郡太守柔北
地太守與本傳及魏書均合

祖奔仕張軌為武衛將軍
安世亭侯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

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李奔字子完隴西狄道
人也奔木名良又妻姓張駿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

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攻奔以少年立
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於取氏乃賜名曰奔案唐宗室

世系表奔字季子與前涼錄子完異安世作安西與
傳異魏書李嵩傳作祖太張祚武衛將軍太為奔字之

諱父和幼有令名早卒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

令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卒案唐宗室遺腹生玄盛少而
世系表中堅作仲堅世子作太子

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魏書劉昶傳曰李

穿落者親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

自補治呂光太史令郭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

光載記均云

晉書注卷十七

二

磨為散騎常侍太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
常不言為太史令

國士之分家有駟艸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

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

史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孟授職於長廿里

於甘泉郡鄉升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賴因以為號又

日孟廟在州西五里按西涼錄神口神口神口

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

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孟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初難

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磨之

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

于業業以玄盛為安西將軍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

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偕稱涼王其右衛將軍

索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為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

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己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

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

有為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柰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

本邦謂人情附己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

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

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

足繼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

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

晉書注卷十七

三

遣繇覘嗣繇見嗣暗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

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

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為刎頸交

反為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

惡嗣晉書校文四曰據北涼載記至是因勸除之業乃

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

縣為涼興郡十六國疆域志曰按涼興郡張氏已有段

為涼興亦微誤讀史方輿紀要三進玄盛持節都督涼

日涼興在今廢瓜州西北七十里

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

千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
移檄六郡推玄盛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
牧護羌校尉十六國疆域志曰按焉雖領秦涼二州牧
涼郡二增置郡入敦煌涼興晉昌晉興西都林積醜河
隍西平大夏廣武西安武威興張掖酒泉涼宜建康
夏新城據實稽廣 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為庚子追尊
祖弁曰涼景公父和涼簡公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
錄涼王李暠謚父為涼簡公於此立廟國號先王廟其
院周迴三百五十五步高一丈五尺東有一廟是嵩子
譚讓恂等廟周迴三百五十五步高一丈以唐瑤為征東
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
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敦煌石室本沙州

舊唐書卷七

四

茂虔訪於奉常張體順羅振玉跋云今本張條為牧府
北涼錄作張慎誤殆西涼亡而仕北涼者張條為牧府
左長史令狐溢為右長史張林為太府主簿宋繇張謨
為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謨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為
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為武衛將軍晉興太守汜德瑜為
宜遠將軍西郡太守張靖為折衝將軍河隍太守索訓
為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為驛馬護軍大夏太守索
慈為廣武太守陰亮為西安太守令狐赫為武威太守
索術為武興太守諸史攷異三曰按地理志武威西平
馬大夏皆縣名後升為郡下文分中州人五千戶置廣
夏郡廣夏即大夏當避隋諱改案地理志無河隍縣惟
張駿時涼州所統有河隍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
耶此作河隍疑是誤倒

涼興弁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
積穀為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
于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
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
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
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觀之
大悅御覽一百七十六引三十國春秋西涼傳閱武事
集類涼王李暠靖恭堂頌一卷唐志同敦煌石室本沙
州圖經曰西涼錄涼王李暠庚子三年於西門外臨水
起堂以議朝政閱武事今堂其礎之尚存餘並破毀又
本傳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

舊唐書卷七

五

以圖讚所志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西涼錄涼王李
其堂毀除其階尚存其地在子嘉納堂於後園圖讚所志
城東北羅城中今為効穀府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為
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
三國鼎峙鈞天之麻數鍾皇晉高祖闢鴻基景文弘帝
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
馭權臣亂紀懷愍屯遺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
眷言願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
江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為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
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
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周家祿校勘記曰是證
昭茂謚曰成明盛蓋

昭成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開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峴裔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繫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剋隆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眾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厯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

晉書注卷十七 六

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會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安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奔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于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收護羌校尉臣以為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為戎墟五嶽

神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雕肝焦慮不遑立息者也江涼雖遠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唇齒臣雖名未結于天臺量未著于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即事輟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立盛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為眾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

晉書注卷十七 七

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鳴時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為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為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立盛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為益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官徵宋繇為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御覽一百六十五劉劭敦煌實錄曰晉安帝隆安元年涼州牧李暠徵服出城逢虎道邊虎化為人遙呼暠為西涼君因彎弧待之又遙呼暠曰有事告汝無疑也暠知其異投弓於地人乃前曰燉煌空虛不是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涼不如徙酒泉言

訖乃失焉乃移都酒泉十六國疆域志曰拔蒙遜載記
呂隆降興酒泉涼肅二郡叛降李嵩是嵩得酒泉等郡
在呂氏亡後得酒 手令誠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
泉後乃遷都也

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
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
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膺後事付汝等
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遺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
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誠所益也汝
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
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
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

舊唐書卷八十七

八

而後舉眾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偽遠佞諛近
忠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案聽訟訴刑
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疏罰勿
容親耳目人聞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
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
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
忘須臾察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
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
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
况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為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于

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為當隨宜斟酌吾臨莅五年兵難
騷動未得休眾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
垢朝為寇讐夕委心膺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
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
為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
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玄盛從姑梁衰之母
養之其後禿髮儁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襄送敬愛于
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
二萬略地至于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
蒙遜來侵周家祿校勘記曰日本載記
作沮渠字本作且下同至于建康掠三千

舊唐書卷八十七

九

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
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于敦
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磨之寇
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玄
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
人五千戶置廣夏郡十六國疆域志曰五代志會稽郡
在漢玉門縣界圖經西涼置廣夏
郡於廣 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疆域志
至縣 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疆域志
日按此時張掖屬蒙遜武威屬張掖故築城于敦
屬于敦煌城外築城僑置三郡非實土也
煌南子亭以威南虜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古塞城
右周迴州境東在城東卅五里西
在城西十五里南在州城南七里北在州城北五里據
漢書武帝元鼎六年將軍趙破奴出合略之居析酒泉

置燉煌郡此即關土疆立城郭在漢武帝時至西涼王
李暹建初十一年又修以備南羌北虜其城破壞其趾
見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問行奉表曰江山悠
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
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
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虿充
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
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
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艸創倉帑未盈故息
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劍歎憤以日
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
之眾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永望詔旨盡節竭
誠隕越為效又臣州界迴遠勅寇未除當須鎮副為行
留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
羌校尉督攝前軍為臣先驅又敦煌郡大眾股制御西
域管轄萬里為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為寧朔將軍西
夷校尉敦煌太守北史序傳曰讓字士遜案北史序統
傳唐宗室世系表讓為高第第三子
攝岷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閒率先士伍臣總
督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靖續聞立盛既遷酒泉
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
立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刻石頌德既

晉書卷八十七
十

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立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
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
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為白祥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
白狼黑狗黑雉右按西涼
錄涼王庚子五年七月見於燉煌案圖經所言又有黑
狗黑雉不盡皆白祥也特其羣下好為附會以媚其主
耳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
眾瑞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按西涼錄涼王庚子五
年六月燉煌感嘉禾木連理柳樹生楊牧穀之
請史官記其事立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立盛遣
世子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立盛上巳日讎
于曲水命羣寮賦詩而親為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誠
以助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
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
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
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
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
中矣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
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
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立盛乃修敦煌舊塞東西
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
按上文云築城于敦煌南子亭
以威南虜即此事也此文復出立盛以緯世之量當呂
氏之末為羣雄所奉遂啟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

晉書卷八十七
十一

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傳
 植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
 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與於本無稟立元而陶
 衍承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胸既敷
 既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玩禮敦
 經蔑立冕于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
 溺之耦耕穡鴉鳶之籠嚇欽飛鳳于太清杜世競於方
 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奇秀木之陵霜挺修
 榦之青蔥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寄想四老之暉
 光將戡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驥攀瓊枝於玄圃漱
 華泉之漾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于南岡時弗獲影
 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丘衝風沐雨載沈載浮利
 害繽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
 地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圓流遂乃去
 玄覽應世寶孽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
 祕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詵
 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張王積巖梁后墜壑滔風
 杪莽以永喪摺紳淪胥而覆溺呂發燬於閨牆厥構摧
 以傾顛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
 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闕而無煙斯乃百

晉書注卷六十七 三

六之恆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
 雄霸之想聞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無象故覆車接路
 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忪慄遯靡依而靡仰
 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
 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
 弱水以建基躡峴墟以爲壖總奔駟之駭轡接摧轅於
 峻峯崇崖噤噤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紆欽岑榛棘交
 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鴟鴞羣吟挺非我以爲用任至
 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握掌匪矯情而任
 荒乃冥合而一住周家祿校勘 記曰往誤住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
 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雋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射鈎
 與斬袂或脫桔而纓縶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陸
 拔翹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
 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檣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
 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
 之超出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
 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
 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伴徽猷於召武
 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
 風而潤雨疇益既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濟濟隆平御

晉書注卷六十七 三

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於絕代企高山而
景行將建朱旗以啟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
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宜赳赳平
城翼翼上弼恣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游塵於當陽拯
涼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
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餐而忘寐表
略酌於紉素託精誠于白日立盛寢疾願命宋繇曰吾
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
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
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誠危

晉書卷八十七

古

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
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
略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
六國春秋西涼錄曰薨
于恭殿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諡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和元
郡縣圖志四十日西涼武昭
王陵在酒泉縣西十五里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
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
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立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
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府及劉彥
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
表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

江南案恭靖傳云歸于江東爲詔議參軍尋病卒是未
嘗遇害也景事無可攷卽不以令終亦不當云景
等立盛聞而弔之立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

先卒立盛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御覽八百八十
九引西涼武昭

王麟麟頌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北史序傳曰武昭王
十子譚敬讓借恂翻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立盛薨時府寮奉爲大都督大將

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御覽二十四引十六國春
秋西涼錄府寮作左長史

宋繇宋繇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

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僊爲征

虜將軍立盛傳作索仙
案僊仙一字張掖太守且渠蒙遜遣其張掖

晉書卷八十七

五

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遣武衛溫宜等赴之

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眾三萬設伏于蓼泉唐書
地理

志曰甘州張掖郡西北百九十里有祁連山山
北有建康軍軍西百二十里有蓼泉守捉城士業聞

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

里俘斬七千餘級魏書李暹傳曰大破沮渠蒙
遜於解支瀾獲七千餘級明年蒙

遜又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

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都督七

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

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御覽三百二
十二引蕭方

等三十國春秋作從事中郎張顯隋志雜傳類有張顯逸民傳未知卽其人否入歲已來陰陽

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竝
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
法官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寔此之由
主簿汜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
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戒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
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號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
謙德堂陷御覽八百八十六國春秋堂誤作門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謙德堂西涼錄李嵩建以聽政其堂在子城中恭德殿南今並除毀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
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
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

晉書卷七十七

七

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
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
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
守梁熙既為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
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
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
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
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
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
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

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
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
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
卒為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
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
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
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成觀釁
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
俸專擬軍國虛矜下士廣招英雋修秦氏之術以強國

晉書卷七十七

七

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為
前驅納子房之妙筭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
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
之危必不出紀士業並不納士業立四年而宋受禪士
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
傳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魏書李嵩蒙遜南伐乞伏乃起兵攻張掖案傳檀亡於士業嗣位之前二年此時蒙遜所伐為乞伏非禿髮也傳文甚誤
當從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
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
次于都瀆蒙遜自沽壘來距戰於懷城蒙遜載記懷城作壞城魏

書李嵩傳亦作懷敦煌石室... 本沙州圖經作酒泉東懷城... 為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 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 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 勒眾復戰敗于蓼泉為

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 隸新城太守預領羽林... 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 御覽二十四引十六國... 春秋西涼錄作款弟號

騎將軍翻擊虜將軍豫北史序... 預作豫密作宏唐宗... 室世系表上亦作預作宏北史序... 傳曰翻字士舉小... 字武疆和連酒泉晉昌郡太守... 遠左將軍亮字士融右

將軍十六國疆域志曰新城郡蓋... 西奔敦煌蒙遜遂入... 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 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 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 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為

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 夢白頭公衣帽而謂熾... 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 穀十六國春秋西涼錄... 動吹作吹動言訖忽然不見士... 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

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 棄敦煌奔于北山... 御覽... 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 曰恂與西涼錄異北史... 史序傳唐宗室世系表均作第... 五子與西涼錄異北史... 序傳曰恂字如酒泉燉煌太守... 十六國疆域志曰龍

武遣貳師將軍伐大宛至敦煌... 北塞山下今蒙遜以索... 考壽昌漢龍勒縣地北山疑即... 北塞山也

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 巖嶮好殺敦煌石室本沙... 州圖經作緒行... 險大夫人和郡人宋承張弘... 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 作宋承義傳誤脫義字以

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率... 數十騎入于敦煌... 御覽... 一百

晉書斟注 卷八七

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 數十作數元緒東奔涼... 千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上... 有九月二字

興宋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 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 政率眾攻恂敦煌石室本沙... 州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 眾二萬攻之三面起隄以水... 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

為橋潛欲決隄蒙遜勒兵逆... 戰屠其城敦煌石室本沙... 州圖經曰至五... 年春蒙遜率眾二萬功... 敵之燉煌遺恂書論以興... 亡之

運恂不答二月三日起隄以... 水灌城恂使壯士千人連... 板為橋潛欲決隄恂悉為... 蒙遜所擒將佐等勸恂曰... 今水

彌盛東軍來者相繼雖有... 熊武之士決戰無所宜遣... 使... 將軍張弘等開門降恂自... 殺其隄多毀滅惟東面北... 面其趾步存北涼錄魏書... 李嵩傳與圖經略同士... 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 魏書李嵩傳與圖經略同... 士

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 于宋唐宗室世系表上... 弘之崇明崇產崇崇庸崇... 祐重耳字後歸魏為恆農... 太守

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 餘北奔伊吾後歸于魏... 御覽... 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 春秋西涼錄曰後二十... 餘年至

魏太平三年寶至伊吾率... 流人及虜騎南襲敦煌... 據之... 遣使降魏魏以寶為使持... 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 鎮

公承制玉門以西寶寬雅... 有度量甚著成惠於西... 土在... 敦煌三年徙并州刺史... 諡宣公魏書李寶傳曰... 寶字懷

素涼王嵩之孫父翻北史... 序傳曰寶有六子承茂... 輔佐... 公業冲唐宰相世系表... 十二上曰寶子承號姑... 臧房

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 凡二十四年廿二史攷異... 北史武昭王以魏道武天... 興二年立肅宗之孫比... 後主... 以明元太常五年而亡據... 河右凡二十二年較之... 晉史相差三歲攻元盛以... 晉義熙十三年薨年較... 見... 安帝紀又三年而宋受禪... 是歲西涼亡本傳乃云... 士業

立年而宋受禪此所以誤多三年也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參龍之構趾景毫垂統本吞鷲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衰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篲創元天之基疏涓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晉書注卷八十七

三

贊曰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德絕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晉書注卷八十七

晉書注卷八十八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五十八

孝友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暨暨忘劬集苞思菽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

晉書注卷八十八

一

流慟銜索興嗟曠風樹以噴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羆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頰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歡愉之致緬窺緇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邁及

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王偉元之行已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含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華陽國志十一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

亡華陽國志十一日必祖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

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

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華陽國志十一

作日夜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

晉書注卷六十八

二

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華陽國志十一日治春秋

涉機警辨捷辭義響起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為郎

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不華陽國志十一日本郡禮命

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

用有餘民閒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益為人弟

必曰願為吳人兄吳主曰何以為兄必曰為兄供養之日

長吳主及羣臣稱之書鈔六十六王隱晉書日時人稱

其才蜀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

人奉養遂不應命華陽國志十一日大同後征西將軍

相見皆不恣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拒州郡之命獨講

學立旌受生武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

縣偏乃上疏曰臣以險巖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

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

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辛若孤苦至

子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見息外無

暮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

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

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

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

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

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

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

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順則告訴不許

晉書注卷六十八

三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

猶蒙矜卹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矜卹作矜愍況臣孤苦危羸之極

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

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

私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殊私作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

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

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

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棄作廢臣密今年四

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

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

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蜀志楊戲傳注

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蜀志楊戲傳注引華

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儵倖保卒餘年臣生

當隕身蜀志楊戲傳注引華死當結草蜀志楊戲傳注

有臣不勝大馬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

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後劉

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

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

豎刁而盡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

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

晉書卷八十八

四

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詰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

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為温令而憎疾從事嘗

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

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

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華陽國志十一曰徙尚書郎為河

山諸王每過温縣必責求供給吏民患之必至中山王

過縣欲求芻蕘薪蒸必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

供一無煩費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

式歌且舞誅求煩碎所未聞命後諸王過不敢煩隴西

王司馬子舒深敬友之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必去官

為州大中正性方亮不曲意勢位者失荷張指左遷漢

多以為冤自以失分懷怨晉書懷怨作心恨及賜

餞東堂晉書賜餞作賜見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

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

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華陽

論安東將軍胡罷與皇甫士安深善之二子賜與

十一日必六子皆英挺秀逸號曰六龍幼子盛下

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為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

才未行而終華陽國志十一曰長子賜字宗碩州別駕

友昵每書詩往興字雋石蜀志諸葛亮傳注王隱晉書

返雅有新聲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為李雄

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為弘參軍

而不還華陽國志十一曰興太傅參軍案劉弘未為太

傳蓋以弘受東海王節制故誤以為太傅參軍

也尚白弘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

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為之文晉書校文四曰水經

蓋興一名安也甚有辭理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

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荅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

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

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于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

伺彥暫行取蟻蟻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

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

晉書卷八十八

五

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為小中正隋志別集類盛彥集五卷亡案七錄太康中卒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罪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烏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

晉書卷八十八

六

家卒年八十七

王哀

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曰王哀字偉元案哀為哀之諱御覽六百十四引王隱晉書處士傳作王哀北海人祖修有名魏世魏志王修傳曰字叔治為大司農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即中令卒官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魏志王修傳注王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為安東儀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案東關之敗在廢齊王芳之前乃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永甯宮奏有臣儀之名是年王儀尚存何至先有被殺之事潘氏三國志攷證謂王隱所述為失其實是本書蓋承用王

氏之哀少立操尚行己以禮魏志王修傳注御覽三百八十八王隱晉書曰少立

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御覽三百八十八引王隱晉書清亮作博學多能痛父清高三百八十九引王書雅正作韶雅

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

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

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魏志王修傳注漢晉春秋曰哀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

顯名哀以父為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

坐以示不臣於晉也王隱晉書曰父不以命終絕世不

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為務且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

絕墓前有一柏樹哀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

不同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類聚二晉陽

性畏雷及母死每雷輒輒就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曰讀

不反覆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

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哀遂

棄之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曰諸生有密為刈者知舊有

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魏志王

引王隱晉書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

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魏志王修傳注

筆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

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請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

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

晉書卷八十八

七

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魏志王修傳注引王一縣以為

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為必當自達拔

而友之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曰同縣管彥少有男

女各始生便共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魏志王修傳

書後為卒而葬于洛陽哀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哀哀

曰吾薄志畢願山藪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昔嫁姊妹皆

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于洛陽此則

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魏志王修傳注王隱

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魏志王修傳注王隱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

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魏志王修傳注王隱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魏志王修傳注王隱

齊書注卷八十八

稱嫂證之則所指者為哀之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

妻似以從王書作妻為是魏志王修傳注王隱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

邴春魏志王修傳注王隱邴春者根知之後也魏志王修傳注王隱

笈遊學鄉邑僉以為邴原復出魏志王修傳注王隱

家鄉邑僉然以哀以春性險狹慕名魏志王修傳注王隱

為能係其先也魏志王修傳注王隱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魏志王修傳注王隱

無學業流離道外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為人之所行

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魏志王修傳注王隱

晉書曰其當歸於善道不可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

以己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壘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

不能進遂為賊所害魏志王修傳注王隱蓋乃南達泰山郡哀思士不肯去

賊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

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

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

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

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御覽五百五十九鄭緝之東

山十里在山之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德

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

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互五六

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

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御覽五百五十九引

死於所犯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御覽五百

陽記曰孜埋死鹿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

有小墳至今猶存御覽五百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

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

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

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為

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隋志云梁有衛尉張

卷案虞蓋初為太守官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

至衛尉非隋志與傳異

齊書注卷八十八

九

所與不遠千載謹案所領吳宜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成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尙在性行純慤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速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購既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

晉書卷八十八

十一

庾袞字叔衰明穆皇后伯父也案明穆皇后爲庾琛之女琛傳云兄袞在孝友傳元和姓纂六云遜孫琛魏志管宜傳注引庾氏譜云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遜之子庾峻本傳云父道蓋遜字之誤詳峻傳注峻三子琨琮琰琰附峻傳琨琮見世說賞譽篇下注引虞預晉書純傳但言子勇無第二子傳又言純兄弟六人疑袞與琨爲少履勤儉篤學好問峻純之姪惜史無其父之名也事親以孝稱咸宜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輒御覽四百三王隱晉書曰納漿粥扶持如此不捨晝夜周家祿校勘記曰輒當爲輟如此才之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御覽四百三十二引王隱晉書曰以授書勤恪作有格樹籬作治藩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御覽四百三十二王隱晉書曰其人曰今在隱屏先生胡不歸袞揖而延之正席而坐告之日奈何以幽顯易其操乎父亡作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氏繼妻元作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日已食莫敢爲

晉書卷八十八

十二

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摺尙多御覽八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尙多作猶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摺也不曲行不旁摺御覽八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作作既摺焉從者以爲徒摺也摺無旁摺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荆若爲箕箒

御覽五百十二引王隱晉書晉書作王隱晉書晉書作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

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為美欲溫恭朝

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廣翁及翁卒哀

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

者莫不垂涕類聚三十四王隱晉書曰撫柩而號初哀

父誠哀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

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

而不倦哀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

之皆拜其母哀獨不拜準弟微日子不拜吾親何哀曰

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

義至重哀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微歎曰古有亮直之士

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

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

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為異

行元康末穎川太守召為功曹哀服造役之衣杖鋪荷

斧御覽二百六十四引王隱晉書造役作造士杖鋪作杖捶不俟駕而行日請受下

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哀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

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哀自取已車而寢處

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書抄七十七引臧榮緒

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御覽二

四引王隱晉書作非常厚為之禮而遣焉齊王問之唱

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哀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

禹山郡齊讀書志曰庚安保聚圖一卷此書序云大駕

禹山遷長安時元康三年己酉撰保聚壘議二十篇案

問之起兵為惠帝永寧元年帝遷長安為永興三年皆

在元康後且三年為癸丑而非己酉恐展轉傳鈔以致

誤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哀曰孔子云不教而

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

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

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眾曰善今日之主非

君而誰哀默然有閒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

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

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

一心同恤危難眾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

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

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

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及賊至哀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

爨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

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庚異行

乎及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通鑑晉紀曰太安元年穎

川處士庚安問歸期年

晉書卷八十八

主

晉書卷八十八

主

不衣日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

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

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

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

長安哀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

木實餌石菜陳藏器本草引王隱晉書下有得長同保

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袖與之下山中途日

眩瞽墜崖而卒御覽七百四十一王隱晉書日庾哀人

起跌墜崖而死林慮山中塗而眩發倚巖而坐拄杖將

注云即林慮之嶠嶺抱積固也石墜西陞陟屺修上五

里餘崎路中斷四五丈中以木爲橋橋劣得通行亦言

故有偏橋之名矣自上須攀蘿捫葛乃自津剛嶽

巖山頂即庾同保赴哭日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

傷之日庾賢絕崖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

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哀學通詩書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

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

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

碑焉有四子怵茂澤摺在澤生故名澤因摺生故曰摺

御覽八百二十四庾興行興別傳日君妻樂氏生子

澤初君與妻摺而產於澤遂以命之世說仇陳篇注引

桓氏諸桓沖娶穎川庾茂女案澤既以茂後南渡江中

與初爲侍中茂生願安成太守

孫晷

孫晷字文度御覽五百三引晉中興吳國富春人吳伏

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

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貞立非常

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

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

壟畝御覽五百三晉中興書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

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母起居

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

江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

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

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

所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

見人饑寒竝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

者數人恆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

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御覽六

五高士論日孫略略作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

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御覽五百三

作既而刈一鄉鄰感愧莫敢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嶼

擔自送與之

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葉華

尚素與晷同志御覽五百三晉中興書曰時人號為梁少乘伯喜風共安儉約

鴻夫婦濟陽江惇案惇附統傳作陳留人此作濟陽釋文序錄又作河內疑留縣省入濟陽

陽河內則為陸氏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之誤詳惇傳注

侯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別司空何充為揚州檄

晷為主簿司徒蔡謨辟為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

士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書鈔三十

書曰孫晷卒見樹哀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斂有一老泣案此條疑有脫誤

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

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

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

而莫之測也

晉書卷八十八

六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地理

之南史稱琅邪臨沂人晉書校文四曰實臨沂人李闡

縣含碑及顏真卿家廟碑可證案地理志有華縣本漢

本華人而遷臨沂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和

建康志李開顏府君碑曰祖欽給事貞侯顏氏家廟碑

曰欽字公若廣陵含少有操行以孝聞景定建康志李

太守默字靜伯而好古陸親之譽發于勳貫每讀書見

孝友通靈之事輒悽然改容以為人神相與何遠之有

但患人心澆偽兄畿咸孟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

家自絕于神耳晉咸孟二年十二月病死御覽八百八

七搜神記曰晉咸孟中耶顏畿得病就醫張槎使

治死於瑤家晉書校文四曰家人迎喪旒每繞樹而

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御覽八百八十七引搜

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藏耳今當復活

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御覽八百八十

父下有拊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旒乃

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

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尙少乃

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

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

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

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御覽

八十七搜神記曰乃開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

所刮摩皆枯皆傷於是漸漸氣色以絲飲灑口能咽遂

與出之久久飲食稍多能開目視瞻屈伸手足然不與

人相當不能言語飲食猶使人如此者十餘年家人相

供護不復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

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景定建康志李開顏府君

氣以就哈養石崇重合消行御覽八百八十七搜神

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荅曰病者綿味生理未

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

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

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

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

晉書卷八十八

七

簪屨束帶御覽四百十六引晉中興書作必束帶躬親 醫人疏方應須髣地

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

授舍舍開視乃地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

御覽四百十六引晉中興書青鳥作青鴻太平廣記四百五十六引作青鳥 得膽藥成嫂病

即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為太傅參軍

出補閩陽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為參軍過江以舍為

上虞令轉主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為東陽太守東

宮初建舍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書鈔六十六晉中興書曰肅宗

初臨東宮侍臣宜須儒素有行者乃徵舍 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

正歷散騎

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

太守王導問舍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荅曰王師歲

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遊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

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閒欲令戶給人足如

其禮樂俟之明宰舍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

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

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

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

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

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舍舍曰

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

矣不識時務景定建康志李開顏府君碑曰馮懷欲為

阿龍君是王親丈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

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

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舍曰

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

正為甚眾咸服焉郭璞嘗遇舍欲為之筮舍曰年在天

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

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温求婚於舍舍以其盛滿不許

景定建康志李開顏府君碑曰王處明君之外弟為子允之求君女婚桓温君夫人從甥求君小女婚君並不

許日與茂倫于江上相得言及知舊故淚敘情茂倫曰

惟當結一婚姻耳吾豈忘此言温負氣好名若其大成

傾危之道若其口敗也罪及如黨爾家書生為門世無

富貴終不為汝樹禍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口婚嫁

不須貪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荅曰周伯

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卜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

重行實抑絕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

命素棺薄斂諡曰靖鄭樵通志金石略曰建康府有西

府君碑曰及致仕退居長子髦解職視膳中子謙躬率

田桑中外莫不取給閭門靜軌廿餘年九十三薨遺命

素棺薄斂吉凶官飾一無施列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

棺綿斷火將至而滅愈以為瀆誠所感也 景定建康志

碑曰停柩在殯鄰家失火三子抱柩三子髦謙約髦歷

號惶分同灰燼焱烟垂及歎然頓滅

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
聲譽御覽二百十九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君道儀狀嚴
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桓公歎曰顏侍中廟廟之望
喉舌機要又三百八十九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居道
顏之含之子也少慕家業惇於孝行類聚四十八引誤
作顏髦元和姓纂四日含生髦約顏髦字居道引誤
師伯約孫延年延年延年延年延年延年延年延年
字長淵父邵竟陵太守師伯左僕射散騎常侍弟師仲
晉陵太守師叔南康太守師仲子幹南史顏延之傳曰延
之字延年金紫光祿大夫父勰作護軍司馬子竣測
與竣字士遜東揚州刺史竣子辟疆測大司馬錄事參
軍與中書侍郎又顏協傳曰協字子強測大司馬錄事參
遠御史中丞協子之儀之推未知見遠為何人之子孫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
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

書影注卷八十八

三

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
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
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
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
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
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
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
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
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
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

清而不介望之積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
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
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
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
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椽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
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
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
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
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
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

書影注卷八十八

三

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
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
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
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
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
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
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
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
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囂輔
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

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麤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晉書校文四曰元海載記有侍中劉殷諫元海事時爲永嘉元年則殷非沒於聰時明矣新興屬并州地理志言永嘉元年元海僭號并州之地皆爲所有殷以郡守沒胡當在其時載記固不謬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殷恆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而

晉書卷八十八

圭

况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助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己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恆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

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扶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御覽五百十一引三十國春秋作冬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于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斬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晉書附注卷八十八

圭

王談

王談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晉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御覽四百八十二引續晉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鋪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晉書伏草中度既過談

於橋上以錘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
義其孝勇案巖當從巖本傳作嚴列上宥之巖諸子為孫恩所害
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
守孔厥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
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御覽四百十三引蕭廣魏郡黎陽人也父濟孝子傳作字子綱沖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為黃門郎河間王顒執權引為
司馬沖知顒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
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御覽八百

齊書卷八十八

五

五十九引宋躬孝子傳作其姊論之曰汝毀瘠如此必八十四日食百粒糝藜藿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
援多棘刺案類聚八十七引晉書恐偷見人驚走而致
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
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歎然盡以瓜與之
嘗行寄宿逆旅同宿舍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
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
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家問尋求果得之客求還
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仕于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

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
于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為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
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徵甚器重之
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為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郡令
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
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益朔將軍青州
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啟讓刺史靖居海
右不交境外雖歷偽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于官
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
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為榮

齊書卷八十八

五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龔後將軍父阜淮
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
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汁鮮
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
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
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
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
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
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

無復恃枯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蹟清朝哉於是養志
衡門不交人事文選田南樹園激流植接詩注臧榮緒
晉書曰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
推者亦在山則異豈不信乎耽阮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
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
琦惟有一婢便為購贖然不為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
讓但於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
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竝辟命皆不就詔徵
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為撫軍欽其名行召為參軍固
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
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

晉書卷八十八

七

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
褐蔬食恆以述作為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
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吳達

吳達吳興人也宋書達本傳作吳興烏程人御覽四百
十一引晉中興書亦作烏程人案本傳
失載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宋書達本傳作
縣名兄弟及羣從小幼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一說
與書無書鈔七十七歲榮緒晉書曰吳達少田宅合門
大小亡一達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
達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宋書達本傳作埋於村側既而
達疾得瘳御覽四百十一晉中
興書曰親屬皆盡存者唯冬無衣被晝則備賃夜燒磚

雙宋書達本傳作冬無被袴晝則備賃夜則伐木燒
磚御覽四百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夜還燒磚伐木晝
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為之下道暮年成七
基十三棺宋書達本傳未嘗休止作無有倦息書時有
賻贈一無所受宋書達本傳作鄰里慕其志義葬日悉
鄰人夫直葬畢眾悉以施之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
禮禮焉書鈔七十七臧榮緒晉書曰太守張崇義之
禮禮焉其節操為功曹頭以三牒之命羔鴈之禮御
覽四百十一晉中興書曰命補功曹達以門寒固辭不
就讀書勝錄曰宋書達傳曰太守張崇義之三加禮命太
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守則達當傳於宋書明矣唐修晉書在沈約之後卒於
奈何復以之流數乎案宋書張崇下多一之字

晉書卷八十八

七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
是知人倫之本周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滄至素著異才
流勸致其感通合哺申其就養戴昌賞其清韻陸雲嘉
其茂德王哀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柏以應
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許攸少而敏
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
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
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
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亡良
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殷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

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麟扇席而
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其餘羣子並孝養可崇清
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泗涓
柏對槐巢鷹密彥夏庾夙標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
敦彼孝友載光謠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琦
吳道存專洞之德咸摘左言

晉書附注卷八十八

三

晉書附注卷八十八

晉書附注卷八十九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五十九

忠義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
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
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
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
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

晉書附注卷八十九

十

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微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
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姦凶放命戎狄交侵函
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
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
衛難乘輿卞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
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虜張禕引
鳩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
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
忠臣斯之謂也卞壺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
卽敘其行事以為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稽紹

從子舍

稽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初學記

說政事篇注王隱晉書曰稽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又賞譽篇下曰紹清遠雅正又謝幼與曰稽延祖弘雅劭長

魏志王粲傳注曰少知名類聚四十八裴希聲侍中稽侯碑曰少清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事母孝

謹御覽四百二十二威榮緒晉書曰稽紹事母至孝和色使伎之誠後以他人

不如己之至誠也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啟

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稽紹賢佗卻缺宜加

旌命請為祕書郎世說政事篇注山公啟事曰詔選祕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

曉音當成濟也猶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

宜先作祕書郎初學記十二王隱晉書曰紹既如此便可為丞不足

耶也說政事篇注山公啟事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

復為乃發詔徵之起家為祕書丞世說政事篇曰山公

郎也紹咨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

而況人乎注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為清

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

十八山濤啟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祕書丞竹林七賢論

曰紹懼不自容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

解褐故咨之於濤始見稽紹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世說答止篇戎曰

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

深器之每日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

矣沛國戴晞少才智與紹從子舍相友善時人許以

-5 99 35 479" data-label="Text">

遠致紹以為必不成器晞後為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

闕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為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

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為給事黃門

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

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荅及謐誅紹時在省

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

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謐紹駁曰謐號所以垂之不

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

閭蔽自頃禮官協情謐不依本準謐為過宜謐曰繆事

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為侍中惠

帝復昨遂居其職通鑑晉紀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倫

將篡位義陽王威執詔示紹曰聖上

法堯舜之舉卿其然乎紹厲聲曰有死而已終不有二

威怒拔劍而出及惠帝遷于金墉城惟紹固志不從直

于金墉絕不通倫時人皆為之懼案以紹之衛難乘輿

血濺帝服斷無受趙王偽職之事蕭方等之言或為得

實然司馬公通鑑司空張華為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

則二者均不取也欲復其爵紹又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

內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

實為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

貶輩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

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

-5 520 35 900" data-label="Text">

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一元作 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

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固既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危亡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為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願願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動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固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詣固諮事遇固讌會世說方正篇固設幸會召董艾葛旗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固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世說方正篇作送樂器紹推不受固曰今日

晉書卷六十九

四

為歡卿何吝此邪世說方正篇作卿何卻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世說方正篇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料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固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固以為左司馬旬日固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徵為御史中丞未拜復為侍中河閒王頤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

晉書卷六十九

五

王又大駕次于城東又宣言於眾曰今日西討欲誰為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勦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持節平西將軍屬又被執紹復為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為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初學記十七世說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作百官左右皆奔散魏志王粲傳注引晉諸公贊作百官皆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水經蕩水注晉四王起事日惟侍中嵇紹扶帝士將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眾曰受太弟命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斬之血汗帝袂將洗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洗也初學記十七引王隱晉書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遂被害于帝側作遂以見害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閒王頤表贈紹司空進爵為公會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記五十五曰蕩陰縣浣衣里晉侍中嵇紹葬所按鄴中記鄴縣南因名此地為浣衣里吳鑄漢魏六朝志墓金石例曰裴希聲侍中嵇侯碑嵇紹中散子也蕩陰之役遇害考之乃永興元年碑云大安之初與史岐誤又考晉書東海王越路經紹墓刊石表贈或即希聲代東海王撰也此文僅見藝文類聚足以證唐代修晉書之

謝帝乃遣使册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勳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卽位賜諡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于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舍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珍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魏志王粲傳注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翰爲奉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褒德顯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邈

晉書卷六十九

六

在否彌宣貞絜之風義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肩蒸嘗宜遠所以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爲弋陽侯

舍字君道案書鈔五十七引嵇氏世家作字思道抱朴子自敘作稽居道居爲君之謫祖喜

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元和姓纂三曰後漢太子舍人稽蕃子籍作茂齊生舍

舍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

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

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尙主館宇甚盛圖莊周

于室廣集朝士使舍爲之讚舍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

其序曰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坐綸

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枿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真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尙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罔

晉書卷六十九

七

辟爲征西參軍襲爵武昌鄉侯長沙王又召爲驃騎記

室督尙書郎又與成都王穎交戰周家祿校勘穎軍轉記曰又誤又

盛尙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舍言于父曰昔魏武每

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尙書令陳矯以有軍務亦

奏增郎今姦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

居曹理事尙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畫出督戰夜

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乏舍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

有主帥推轂授綬委付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閒

父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懷帝爲撫軍將軍以舍爲從事

中郎書鈔一百三十二稽舍詩序云李方治爲撫軍長史余爲從事中郎當隨撫軍俱發詔見前太僕將

與別進一飲之盡歡天熱露坐有頃 惠帝北征轉中書
雨降遂不張油幔以絳分夕也 侍郎書侍郎書檄雲集初不立草 及蕩陰之敗舍走

歸榮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闕未得應召范

陽王虓為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舍為從事中郎尋授

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為劉喬所破舍奔鎮南將軍劉

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舍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

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

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舍為平越中郎將

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舍領荊州舍性

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勸有隙勸疑舍將為己害夜掩殺

之宋志有補舍南方草木狀今存齊民要術屢引之文

是唐以前作然以為稽合作則非也按晉書忠義傳劉

弘表合為廣州刺史未發弘卒舍素與郭勸有隙夜掩

殺之乃表請洪為參軍遣先行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為廣州

刺史乃表請洪為參軍遣先行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為廣州

是合實未至廣州不得為此書也又案南方草木狀乞

力加一條云劉涓子取以作煎涓子東晉末人遠在舍

後是書非舍時年四十四懷帝即位謚曰憲

王豹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為豫州別駕齊王囧為大

司馬以豹為主簿案文選為宋公修張良廟教注引虞

本傳無東平字囧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囧曰豹聞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

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

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為諱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

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

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

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

傾敗之法尋中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

閒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

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

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

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

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恩情

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為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

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

四海強兵不敢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

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

明公為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

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

賢儁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宜萬國幸甚明公之德

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

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

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賤曰豹書
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丞採察不賜一字之
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祕術不可須
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
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
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
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
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
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
之禍未知所限也至于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

晉書卷八十九

十

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
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喻豈復晏然得全生計
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
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
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
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
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
備行人昔所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
一開其說兩國以宜況豹雖陞大州之綱紀文選爲宋
公修張良
廟教住引虞預晉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
書大州上有故字

輕其言未必否也固今日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
也會長沙王父至于固案上見豹賤謂固曰小子離間
骨肉何不銅馳下打殺固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父言
乃奏豹曰臣忿姦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
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勦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
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
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遭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
聲可躡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爲伯盡出藩王上誣
聖朝鑿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眾心噂喑背憎巧賣兩
端訕上謗下譏內開外遣惡導姦坐生猜嫌昔孔丘匡
魯乃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
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勅都街考竟
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
眾庶冤之俄而固敗

晉書卷八十九

十一

劉沈

劉沈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爲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
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爲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
能進霍原爲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爲當時所
稱齊王囹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
沈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

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顒請留沈為軍司遣席遷代之
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顒遣沈將州兵萬人并
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顒不奉詔沈自領州
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眾長沙王又命沈將武吏四百
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遜言于父曰
晉書校文四曰湖為王隱之兄據隱及馬隆傳字當作
珣珣與音同假此蓋形近致譌原本北堂書鈔十
引隱書又作王胡則脫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
河間宜啟上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
自救此計之良也又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
眾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

舊唐書卷六十九

三

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為先登襲長安顒時頓
于鄭縣之高平亭為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還鎮渭城遣
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沈于好時接戰夔眾敗顒
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沈渡渭而壘顒每遣兵出
關輒不利沈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
而入力戰至顒帳下沈軍來遲顒軍見澹等無繼氣益
倍馮翊太守張輔率眾救顒橫擊之大戰于府門博父
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顒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為之屈
於是見殺沈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
倬廣韻二十三夜至沈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

遁為陳倉令所執沈謂顒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
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
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顒怒鞭之
而後晉斬有識者以顒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
不久也

魏允 焦嵩

魏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魏與
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閭鼎等
立秦王為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為安夷護
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

舊唐書卷六十九

三

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
疋為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即尊位以允為尚書左
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
殷凱趙染數萬眾逼長安通鑑晉紀考異引允擊破之
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青
白城以救之晉書校文四曰愍帝紀作進攻青白城按
則是傳自係實錄案當從聰載記作黃白城詳載記注
讀史舉正曰案黃白城在今三原縣晉北地郡則今之
慶陽府宜州環縣境也路迥勢不相救曜聞而轉寇上
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
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羣賊繞城放

火煙塵蔽天縱反聞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矣允信之眾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眾心然諸將驕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太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爲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

晉書注卷八十九

十四

焦嵩安定人初率眾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所滅

案焦嵩傳未敘其爲安定太守不免疏畧

賈渾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

案京兆郡有杜陵縣無杜縣此當脫一陵字

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

晉書注卷八十九

十五

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為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願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願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願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

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為築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勉族弟賓愍帝時為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為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厓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

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尙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願謂諸盜長日夫仁

義何常盛可失諸君子上當為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為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為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為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嘗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

晉書卷八十九

六

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眾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與譙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于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父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閒出反命俱為父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命為主簿王敦之逆承為敦將魏父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

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為僮豎隨承向武昌父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周家祿校勘記曰憚誤憚因害之

韓階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為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父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父偵人所執又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即日分遣大眾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賤無由

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

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

嗣將斬之書鈔七十三晉中興書曰太守萬嗣不降昌欲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

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

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書鈔七十三晉中興書曰雄對賊三爭乃釋嗣由是

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書鈔七十三晉中興書曰雄親執勞辱又引晉中興書作為州治中別駕自

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書鈔七十三晉中興書曰自以寒門解位

後為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

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

眾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

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父李恆攻之雄勉厲所統

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父所虜意氣

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御覽

四百十七引晉中興書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

作收雄姑孰以檄示焉書鈔一百三鄧粲晉紀曰但雄力弱不能救國之難能扶翼本州匡救國難以此慙恨耳

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

敦憚其辭正釋之眾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

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

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舊唐書卷九十九

三

樂道融

樂道融丹楊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

己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為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

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

道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

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

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

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臣死

為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為許應命而馳襲武昌

敦眾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

舊唐書卷九十九

三

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齋表

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

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印時為敦參軍使印

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

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

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

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虞悺

虞悺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為鄉

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

為治中別駕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書鈔六十八引晉中興書

會稽虞錄作四方人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

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惺為長史未到遭母喪

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惺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

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為禍今敦果為逆謀吾受任一

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眾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

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僞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即戎

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

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惺望對曰王敦居

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

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惺兄弟並受國恩敢不

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

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蕪糧器空竭舟艦

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眾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

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為然乃命惺為長史望為司馬

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

討之望率眾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又來攻

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惺復為父所執將害之子弟

對之號泣惺謂曰人生有死閨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

及王敦平贈惺襄陽太守望榮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

以少牢

沈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眾敗而

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

其後竟殺讎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于非義志欲立勳

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

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

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

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

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

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眾勁父充

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陞沛

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

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哀本

興並眾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

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類以寡制眾

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

昌為名興並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周家祿校勘記

在興並祐率眾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慕容暉

祜奔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神

陸渾

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度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為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為益州刺史

吉挹

晉書卷八十九

三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為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為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眾距之斬七百餘級

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眾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刃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冲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

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温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歸懷著稱所莅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眾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停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眾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參軍史穎近於賊中得還齋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施巫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晉書卷八十九

三

王諒

王諒字幼成丹楊人也少有幹畧為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

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
以諒為交州刺史通鑑晉紀考異曰按永興三年即惠
帝光熙元年也諒傳誤案陶侃傳云
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已在大興之初諒將之
是永興三年確是誤文通鑑則列於永昌元年諒將之
任敦謂曰修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
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
勅從人不得入閭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
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
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剋遂率眾圍諒
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
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斷臂何有

晉書卷六十九

三

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為
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矩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也
以矩為宛成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彧
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
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
不肯主覆宗倫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日義士
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
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
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
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
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丁穆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為順陽
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
堅遣眾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偽朝堅
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
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
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
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
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越故事為立屋宅
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為
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
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
靖厲色曰我甯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

晉書卷六十九

三

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類聚
五語林曰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
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靜答曰在西
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安帝嘉之桓玄請為諮議參軍
見東王公太傅大愧 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

羅企生 讀書勝錄曰宋書胡藩傳外兄羅企生張南齊
讀史舉正云企即仙字志祖案企字見說文呼
堅切然此乃企字之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
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為別
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
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

晉書卷六十九

天

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日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
成世說德行篇注引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
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日世說德
行篇注
引中興書作遵生給之日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
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
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
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
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
書生死上有今日二字願少
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
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

之性世說德行篇注引中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

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

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

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

曰若謝我當釋汝世說德行篇注引中將有所戮先

為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

生世說德行篇注引中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

言荅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

老母玄許之世說德行篇注引中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

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晉陽

晉書卷六十九

天

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

乾而生姦計自傷力劣不能剪滅凶逆世說德行篇注
引中興書

作恨死晚也玄遂害之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書

軍羅企生鮑季禮時年三十七眾咸悼焉先是玄以羔
皆仲堪所親仗也

裘遺企生母胡氏案宋書胡藩傳曰外兄羅企生為仲
堪參軍胡藩當為其母胡氏之姪

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書

張禕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為琅邪王以禕為郎中

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

甕付禕密令鳩帝禕既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生何面

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史臣日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巫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哀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于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推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晉書附注卷八十九

三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晉書附注卷八十九

晉書附注卷九十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六十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實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惇史播其德音良能以為準的有晉

晉書附注卷九十

一

肇茲王業光啟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丕意黎元申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流遯忘反寢以為常劉毅抗賣官之言當時以為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右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莅

職者為身擇利銓綜者為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為西州豪族父為郭汜所害芝綴祿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州思墳籍御二百三十八歲榮緒晉書曰魯芝思墳籍御精稽古自三代之典聖人之微言皆該覽焉郡舉上計吏州辟別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為雍州刺史深敬重

晉書注卷九十

二

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為別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鄭袤薦於司空王朗朗即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軍事行安南太守周家祿校勘記曰地理志無安南郡秦州有南安郡領縣道新興中陶三縣按南安天水同屬秦州故下就近遷尚書郎曹真出督關右又參大司馬軍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開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為司

馬御覽二百三十六歲榮緒晉書曰曹爽芝屢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眾犯門斬關馳出赴爽魏志曹爽傳注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成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悞或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魏志曹爽傳注世語曰宣帝各為其主也宥之俄而起為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魏志曹爽傳注世語曰爽誅擢為御史中丞裴松之曰夏侯湛為芝銘及于寶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為并州刺史與

晉書注卷九十

三

世語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母丘儉平隨例增邑二百戶拜揚武將軍荆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荆州文武以為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戶遷大尚書掌刑理蜀志衛繼傳亦云屢遷拜祝賧劉寬二碑皆有大尚書大尚書者即尚書也常道鄉公即位進爵燧城鄉侯又增邑八百戶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五等建封陰平伯東晉疆域志曰贛榆有陰平城寰宇記晉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為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

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為光祿大夫青鈔五十六晉
錫纒纒纒神纒纒某日光祿大夫魯芝清約餘晉書
不倫賜絹三百疋乃命不令虜希謝可特免也陳仍
嬖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為車騎將軍乃以位
讓芝日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華髮
以禮終始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
從其為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為舉哀
贈贈有加諡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

胡威字伯武魏志胡質傳注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
均作威字伯虎案唐人避諱故改為武
一名魏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魏志質本傳
日字文德世

晉書卷九十九

四

說德行篇注引少與鄉人蔣濟朱積俱知名於江淮間
晉陽秋著作頭
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魏志質本傳
在為荊州刺史之後又質本傳注及類聚遷征東將軍
入十五晉陽秋日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為荊州
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
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案魏志胡質
行篇注引晉陽秋此數語均在既至見父停殿中十餘
受之辭歸之下隨侶作隨旅
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魏志胡質傳注類聚八十五
其絹一匹魏志胡質傳注類聚八十五
為道路糧威曰大人清高秋作威跪日大人清白不密
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
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魏志胡質傳注引晉陽秋
作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

晉書卷九十九

晉書卷九十九

五

先其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
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
而遣之魏志胡質傳注引晉陽秋作陰資裝百餘里要
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自所賜絹
答謝而遣之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陰資裝作陰資
糧後因他信以白質魏志胡質傳注引晉
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川世說德行篇注引晉
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吳
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啟用為吳
典郡注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於是名譽著
氏人中與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於是名譽著
問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
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案魏志胡質傳云
威歷三郡守本傳
祇言為安豐太守餘二郡不詳又質傳注及世說德行
篇注引晉陽秋均作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
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魏志胡質傳注世說
卿下有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魏志胡
引晉陽秋作帝曰以何為不如也對曰臣父清恐人知
說德行篇注引作何以為勝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
臣清恐人不知世說德行篇注類聚五十
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
軍豫州刺史御覽二百四十晉武帝起居注日豫州刺
軍刺史史胡威忠素質直思謀深奧其以威為監
如故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
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
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

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
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
烈子奕嗣奕字次孫仕至平東將軍威弟罷字季象亦
有幹用仕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魏志胡質傳注引晉
陽秋作威弟熊字季
象征南將軍威子奕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傑行垂名
晉書校文四曰罷為安東將軍亦見華陽國志李密傳
攷罷曾為荆州刺史意征南之號當在是時後遷益州
乃轉安東也水經沔水注引胡罷碑亦作征南將軍案
魏志注引作熊
當為罷之譌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縣竹令軫師事譙周
華陽國志十一曰父雄字伯休安漢雜令軫師事譙周
發明高經於譙氏之門案雄蓋歷縣竹安漢雜三縣令

晉書注卷九十一

六

故本傳及常志分舉之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為郡功曹
特未知終於何縣耳 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
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
軍牽弘自之郡華陽國志十一曰鄧艾既破蜀被徵鍾
會進成都時太守南陽張府君不肯出
官軫進曰征西因執鎮西在近必有所遣軍亂之際交
書無常宜避正殿府君即出住下舍會果遣參軍牽宏
為太守數百騎援甲馳馬入郡案遣牽宏
宏者一作鄧艾一作鍾會未知孰是 弘問軫前守所
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俟君
子弘器之命復為功曹軫固辭祭孝廉除建宜令導以
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路遺甚
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

晉書注卷九十一

七

最華陽國志十一曰徙任山陽新城池陽所在有治書
州統郡國七秦州太康三年罷并雍州七年復立統郡
六除雍州之扶風國適得十二郡蓋軫為池陽令正在
太康三年以後七年以前其時秦州與雍州百姓生為
合併故云十二郡也十一當從秦州與雍州百姓生為
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華陽國志十一曰入
為尚書郎每升降超
可觀中朝偉之 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
涪人李驥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
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為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
病卒年五十一華陽國志十一曰遷犍為太守惠愛在
民還為州大中正軫既才學兼該而氣
量侷儻武帝雅識之方用內侍會卒時年五十八
案本傳失載為大中正而卒年與華陽志互異 子毗
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
參太傅軍事及洛陽覆沒毗南渡江王敦表為益州刺
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固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遇
害晉書校文四曰國志毗為益
州刺史主簿早卒與此傳異 毗弟秀字彥穎為羅尚
主簿華陽國志十一曰少子秀字彥穎瑋瑋世號
尚書郎稍遷鎮南軍司
馬益州刺史主簿早卒 州沒為氏賊李驥所得欲用為
司馬秀不受見害毗次子欽舉秀才軫弟烈明政事察
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守開軫
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為太守蜀土榮之後
遷湘東太守為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烈弟良舉秀才
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華陽國志十
一日弟烈字

仲武貞幹敏識平山和粹名譽作幹察孝廉歷平康牛
韓南鄭安陽令王國建首選為郎中令遷衡陽太守兄
軫喪自上求去官以兄子幼弱軫喪願欲扶將靈柩
葬舊墳武帝歎惜軫能用未盡而嘉烈弟意轉拜從官
健為太守又轉湘東少弟良字幼倫亦有當世局分舉
秀才茶陵新都令國王瑄雖郎中令遷零陵建寧太守
兄弟並典州里以為美譚案華陽志既云兄弟並典州
不得云不就也本傳作涪陵志作零陵建寧亦互異

寶允

寶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
郡主簿察孝廉除浩置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
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絜身修己
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
之務也謁者寶允前為浩置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
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
表之拜臨水令克己厲俗改脩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
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志王粲傳曰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案地理志高平縣屬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蓋晉初由山陽改隸高平也魏時辟公府
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
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
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日朕
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

晉書卷九十一

八

雖詔書屢下勅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
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
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
勸今司隸校尉石鑿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
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
普饑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
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
無復能名更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
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
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為司
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
及綺繡錦繡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
吏科檢婦人和服至褻發於路論者以為暮年謬妄由
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為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
太常

晉書卷九十一

九

曹據

曹據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案地理志譙縣屬譙郡晉時雖立譙國然仍當書為譙郡魏志曹休傳曰休子肇為屯騎校尉薨追賜衛將軍子興嗣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注世語曰肇字長思案本傳不言據父之名當即興也據少有孝行好學善
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文選思友人詩注引臧榮緒晉書作篤志好學魏志曹休

傳注書鈔六十九引文士傳作少勵志操博學有才藻
讀史舉正日案據為洛陽令愍懷太子廢宮臣昌禁辭
送被繫賈謐語曹據釋之觀而而行調補臨淄令縣有
為太尉在永嘉三年相距甚遠傳誤
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
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寡婦不勝苦楚
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據到據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
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據行獄愍之日卿等不
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眾
囚皆涕泣日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據悉開獄出之剋日
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據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
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書鈔三十五引曹據傳作
放囚如期並至翰苑新書

晉書卷九十九

十

前集十引臧榮緒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日聖君入為
晉書作至期而還
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
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據使收門士眾官咸
謂不然據日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
寒耳詰之果服御覽十二曹據別傳日據日此非他竊
理可保明必是門士以燎寒驗之而具
服以病去官復為洛陽令及齊王囹輔政據與左思俱
為記室督囹嘗從容問據日天子為賊臣所逼莫有能
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匡振時艱或
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據日蕩平國賊匡復帝祚古
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

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竊預下問敢不盡情
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
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
據等幸甚囹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父以為驃騎
司馬父敗免官因丁母憂惠帝末起為襄城太守時襄
城屢經寇難據綏懷振理旬月剋復永嘉二年高密王
簡鎮襄陽以據為征南司馬文選思友人詩注臧榮緒
晉書日參南國中郎將遷
高密王左司馬案其年流人王迥等聚眾屯冠軍寇掠
傳失載為中郎將
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據督護曠曠姦凶人也謫
據前戰期為後繼既而不至據獨與迥戰于鸞縣軍敗
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晉書卷九十九

十一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厥
甚器之嘗問日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日鄙郡本名義陵
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
全完共議易號傳日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日陵於是名
焉學林日後漢郡國志武陵郡注云先賢傳日晉武陵
太守趙厥問主簿潘京云然則晉書采先賢傳之
語而作潘京傳者也夫采雜記之書而作史不免於誤
矣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京所答者委巷相傳之言
劉昭注續漢志已疑其無所據矣子攷漢志武陵郡本
有義陵縣界而後漢無之蓋光武時所并省其故城想
辰陽縣界因譌為此說耳或前漢武陵郡本治為州所
義陵光武中興乃徙治臨沅故以是實其言乎

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
邢京舉版荅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此
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
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
京仍舉秀才到洛尙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
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
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
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己笑而遣之令過
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
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
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晉書卷九十一

十三

范晷

范晷御覽二百六十四引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
游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爲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
守裴楷雅知之御覽二百五十三王隱晉書曰時薦爲
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長史
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少
府出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氏羌蹈藉田
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
元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稚廣字仲將舉孝廉

除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亾有孫名邁廣負以南
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
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卽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
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
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至數
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稚少知名辟
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丁紹

丁紹字叔倫南陽王模傳紹作邵譙國人也案地理志
郡此作譙國仍據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爲廣平太守
漢魏譙國舊縣名

晉書卷九十一

十三

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
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
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
生爲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官復
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爲都
督留紹啟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
加益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
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爲才足
爲物雄當官莅政每事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
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

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為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為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兌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

晉書卷九十一

十四

伐鄴也穎以智明為折衝將軍參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為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

鄧攸書鈔五十三引晉中興書河東鄧錄誤作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彊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黽池令召為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為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

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書鈔七十六王隱晉書曰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行在其後來斷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是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案書鈔所引誤鄧攸為鄧殷札樸曰古者大帶皆有獸頭盤囊班固與竇將軍箋固於張掖縣受虎頭縵鞞一具東觀漢記鄧攸破諸羌陽金剛鮮卑縵鞞一具虎頭盤囊是也

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為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

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居喪作持重以孝致稱

清和平簡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清和作清慎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

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

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晉書故

晉書卷九十一

十五

日灼然二品不審灼然為何語讀阮瞻傳舉止灼然溫嶠傳舉秀才灼然乃知灼然為當時科日之名阮瞻傳之舉止灼然乃知灼然為當時科日之名阮瞻傳蓋皆字形詞語相涉未覩厥義淺人妄改爾案郝氏所見本蓋誤品為為吳王文學厯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為人轉為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為東中郎將請攸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為耶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為參軍書鈔

一百三十九羊堅等三十國春秋日石勒進攻河東太守鄧悠奔於李鴻陽秋勒以悠為參軍秦悠當作攸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作與語說之坐而飯焉

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書鈔一百三十九羊堅等

止與胡人隣轂胡人失火燒車勒吏遂對以弟婦散發問胡以誣悠悠不與之詳詠聽之晉陽秋日乃日向為

溫酒為辭勒赦之世說德行篇注晉陽秋日乃日向為遺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請勒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驢諸

胡莫不歎息宗敬之書鈔一百三十九羊堅等三十國送之逸以報德焉世說德行篇注晉陽秋石勒過泗水

攸乃斫壞車御覽四百十六晉中興書日勒過泗水攸說德行篇注引王隱晉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

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元和姓纂九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世說德行篇注

惟其有逸民案逸民疑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世說為其弟子綏之小名兩兒盡死不如棄我兒抱弟遺民御

案遺民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世說德行篇注中興書日攸棄兒子朝乘而暮及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暮復及明日

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御覽七百六十二王投李矩借水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為陳郡汝南

太守愍帝徵為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

晉書注卷九十一
去

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遣攸攸

與刁協周顛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為太子中庶子

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書鈔七

王隱晉書作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書鈔三十八

自載糧食書鈔三十八水及去如初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

之書鈔三十八引臧榮緒晉書作數賑貸貧民又三十

晉書作輒出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饑人觀聽

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類聚八十五王

輒出穀攸歎曰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

善不可為也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

錢晉書作悉不受去如初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

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與地

五統雞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與地紀勝五拖作挽樂

晉書注卷九十一
七

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尙
 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爲太常時帝南郊攸病
 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
 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遷尙
 書右僕射明帝成帝紀作左僕射世說咸和元年卒贈
 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不復
 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世說德行篇說是北人
 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世說
 德行篇德行作德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
 業感恨作哀恨世說賞譽篇下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世說賞譽篇下

晉書注卷九十

六

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注晉陽秋弟子綬服
 日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爲有識傷惜
 攸喪三年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書喪三年作齊衰三年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世說
 篇日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注附子隱之小字魏
 志王粲傳日吳質濟陰人也官至振威將軍封列侯注
 魏略日質字季重質別傳日入爲侍中卒諡醜侯質子
 應上書論枉改諡威侯應字溫舒晉尙書應子康字子
 仲知名于時亦至大位元和姓纂二日質六代孫隱之
 案本傳作鄆城人與姓纂同殆隱之先人由濟陰遷濮
 陽惜無可攷應康之後世系 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
 關佚未知卽隱之高曾否 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菽不
 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

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世說
 篇日後遭母童夫人親賓客弔省號踊哀絕注吳
 氏譜日坦之父堅娶東苑籍作童伶女名素姬 家貧
 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恆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
 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至世說德行篇注
 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
 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世說德行篇注引鄭緝每
 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筯爲之悲泣世說德行篇注每聞
 注鄭緝孝子傳日隱之每哭康伯母
 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 旣而謂康伯日汝
 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尙書隱之遂
 階清級世說德行篇注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
 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尙書大吳不免哀

晉書注卷九十

十九

制小吳遂大貴達御覽四百十二 解褐輔國功曹轉參
 晉中興書日因進用之遂情顯
 征虜軍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世說德行篇注日道助
 之字處靖仕至西中郎將功曹類聚二十宗躬孝子傳
 日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葬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
 輒號慟斷絕至 眞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温乞代兄命温
 矜而釋之遂爲温所知賞拜奉朝請尙書郎累遷晉陵
 太守在郡清儉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臧榮緒晉
 書日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布政簡惠書
 鈔三十八晉中興書吳隱之傳日廉潔
 過人類聚九晉安帝紀日隱之性廉操 妻自負薪入爲
 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御覽二百四十七晉
 國子博士 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爲黃門
 爲右衛率 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爲黃門
 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

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

世說德行篇注晉安帝紀作奉祿頌九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

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

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

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世說德行篇注引晉安帝紀

紀朝廷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晉書校

安帝紀隱之為廣州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

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

語其親人日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

乃至泉所酌而飲之書鈔三十八晉中興書吳隱之傳

晉書卷九十一

三

飲此水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

飲之在州清操逾厲世說德行篇注初學記入晉中興

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

自酌貪泉飲之水經未水注曰橫流溪水甚小冬夏不

乾俗亦謂之貪泉注云昔吳隱之挹而不亂貪豈能淪

其真乎蓋亦惡其名也元和郡縣圖志三十四日石門

水一名貪泉出南海縣西三十里平地因賦詩曰古人

卽晉廣州刺史吳隱之飲水賦詩之處

云此水一畝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初學記

中興書作石門有貪泉一飲懷千金書鈔三十八引晉

中興書亦作一飲試使作試令世說德行篇注引晉安

帝紀作一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

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終始不易帳

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

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

友過人祿均九族非己絜素儉愈魚飧夫處可欲之地

而能不改其操饜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

齊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

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

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

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攜家累出欲奔還都為循所得

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

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御覽

九引鍾玩良吏傳作返舟之日唯舟而已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

晉書卷九十一

三

屋六間御覽七百九引鍾玩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

為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

檀席御覽七百九引鍾玩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

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

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恆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

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

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沒常

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為榮初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

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

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辨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沈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寰宇記一百五十七日沈香浦在南海縣西北二十里石門之內昔吳隱之清儉罷郡見妻篋中有沈香一片遂投于此水後人謂之沈香浦亦謂之投香浦子延之復厲清操為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廉慎為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絮敬猶為不替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絮己克勤顏遠之申冤緩獄鄧攸贏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能此焉為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

晉書卷九十一

三

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贊曰猗歟良宰嗣美前賢威同御黠靜若烹鮮唯嘗吳水但挹貪泉人風既偃俗化斯遷

晉書卷九十一

晉書卷九十一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魯藩魏卻秦既抗禮於邦君亦

晉書卷九十一

一

馳聲於海內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場墳藉於埃塵填儒林於坑竅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微烈靡有子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脩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蠶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搢紳之士靡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脩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顛以制度贊惟新

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雖魏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底定區寓又安羣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繼戎朝昏政弛釁起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速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啟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

晉書卷九十一

二

范平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銓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元和姓纂七日明友裔孫馥後漢尚書僕射避董卓亂過江居錢塘縣案林氏謂避董卓亂與本傳云避王莽之亂異明友封平陵侯以坐罪誅在西漢時其子孫未有封銓侯之事疑馥於東漢末封侯范書不列平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表故無從徵攷也平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經典釋文敘錄曰易姚信注十卷吳時舉七錄云十三卷賀邵詳賀循傳注

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袁詔錢塘先賢傳贊引作崇悅吳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錢塘先賢傳贊引作文正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

晉書卷九十一

三

守華陽國志十一曰州刺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咸熙元年舉秀才入為太子中庶子除郎中泰始二年拜立濟陰太守華陽國志十一引文立上疏辭太子中庶子及報文立辭太子中庶子詔案立拜中庶子蓋先辭而後受也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敘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脩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敘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華陽國志十一作皆收其才秀所以援濟殊方華陽國志十一作皆收其方伸敘幽滯也其以立為散騎常侍華陽國志十一作皆收其散騎常侍及止文立辭散騎常侍詔案立拜散騎常侍亦先辭而後受又卷八曰泰始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

復假故蜀大臣名動後五百家蜀故尚書健為程瓊雅
不預厥劇皆依故官號為降 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
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
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
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宜
末卒華陽國志十一曰帝每善其恭慎遷衛尉猶兼都
職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連上表年老乞求解
替還桑梓帝不聽咸宜末帝錄立有懷舊性乃所著章
送葬於蜀使者護喪事郡縣修墳塋當時榮之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華陽國志十一曰凡立章奏集
為十篇詩賦論頌亦數十篇

陳邵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

晉書卷九十一

四

為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案隋志禮類陳邵
周官禮異同評十
二卷注云司空長史舊唐志云陳邵駁蓋即一書經典釋文序
傳立周官論評十三卷陳邵駁蓋即一書經典釋文序
錄引陳邵周禮論序本傳云徵為陳留內史累遷
燕王師不言曾為司空長史未始知隋志何所據也
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曰書鈔五十八引王隱晉
師陳邵清貞潔靜御覽二百二十一引晉
武帝詔黎靜作廉潔
行著邦族篤
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晉書鈔五十八引王隱
晉書耽悅作敦悅
老而
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御覽二百二十一引晉
武帝詔作以敦儒訓
可為
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

虞喜字仲宜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

晉書卷九十一

五

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察
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
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為司空
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室中與
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
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矜
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歲
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
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
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恆舉喜為賢良
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入
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徵歆克闡有自來矣方
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與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
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逸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
傍綜廣深博聞彊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
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
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
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
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
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

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
章穎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
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御覽五百三晉中興書曰永和
中將神太廟應有遷毀尙書郎徐禪
講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
以難渾蓋隋志天文類安天論圖六卷唐又釋毛詩略
察隋志於郭璞毛詩拾遺下注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
隋志儒有毛詩略四卷疑卽此書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
十卷廣林二十四卷後林十卷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
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東平
下當脫陵字濟南則青州部

晉書注卷九十二

六

內故傳云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非兗州之東
平也予向疑地理志濟南郡下有脫簡今檢解系傳及
此傳則濟南有著作縣有東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
平陵縣本書已有明證矣
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
徵博士皆不就魏志王修傳注漢晉春秋曰衰與安貧
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安貧
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
殊塗諸儒是非之議書鈔九十五引王隱晉書紛然互
作命世名儒是非之議論紛然互
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
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
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御覽六百十王隱晉書曰兆以
春秋一經三家殊途互爲讐敵以
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和怨又爲春秋左氏
調人之官乃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

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詰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
隋志春秋類劉兆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又撰周易
唐志作三家集解十一卷馬國翰輯爲一卷御覽
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五百
十引虞般佑高士傳嘗有人著犇騎驢至兆門外曰吾
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
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問君大學比何所作兆荅
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容問之兆說疑畢容曰此易解
耳因爲辯釋疑者是非耳周家祿校勘
記曰耳行文兆別更立意容
一難兆不能對容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容
日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

晉書注卷九十二

七

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
炤耀育臍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兆諸子既無表見何
必更列其名史家徵人譜牒而不加刊削往
往有此失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文選褚
淵碑文
注王隱晉書曰汜勝之穆教九族案汜
勝之見漢書藝文志毓蓋勝之後人客居青州逮毓
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文選奏彈劾整
注王隱晉書曰
青土號其家兒無常主也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
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埽墳壙循行封樹還家則不
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

軍並不就于時青士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
惟毓不蓄門人清淨自守時有好奇慕德者諮詢亦傾
懷開誘以一隅示之合三傳為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
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元和姓纂九曰汜年七十一
卒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濱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為郡
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避
出得免祖邵為魏尚書即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御覽
二十三引王隱晉書作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
苗少孤家貧好學書

舊唐書卷九十一

八

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
依道家著立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
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初學記十七王隱晉書曰弟
患口癰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
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初學記十七王隱晉書
孤寡隱約口腹及與妻子兄弟客居四十餘年田宅鄉
奴婢推之孤姪弟亡臨殯口中有癰潰膿血含去之鄉
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
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初學記十七引王隱遠近咸歸
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
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

其安不永宣二年卒御覽五百五十四引遺命濯巾泔
衣榆棺雜博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
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
為氏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為癡疾泰始初武帝錄
敘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
撰喪服圖行於世唐志禮類及劉元海僭位命為御史
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

舊唐書卷九十一

九

范隆字立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
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勸行路單孤無
總功之親疎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為立祠堂隆
好學脩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
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
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厭陰陽之
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
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
何為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
元海以隆為大鴻臚紀為太常並封公隆死于劉聰之

世聰贈太師

杜夷

杜夷字行齊晉書六十七引杜機字行齊盧江瀟人也世以

儒學稱為郡著姓夷少而恬泊御覽三百八十五杜祭

中異於凡童舉宗奇之年六七歲在縣北郭與小兒輩

為竹馬戲有車行老公停車視之歎曰此有奇相吾恨

不操尚貞素書鈔六十七引晉中居甚貧窘不營產業

見書鈔一百三十四杜祭酒傳曰君曾新作被暖眠不覺

晏起弟子不敢驚君起乃嘆息暖眠使人忘起因著陌

上寒苦之人舉被乞之常眠布被中又一百三十六杜

祭酒傳曰君為家清貧因窮學作屐以資供養之費屐

為實價皆先說其善價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麻圖緯

或誤得多值輒解而還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麻圖緯

靡不畢究寓居汝穎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

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

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越辟並不就懷

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為賢良夷為

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

彥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

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操絕俗思學融通才

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

虛冲淡與俗異軌考槃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之良寶

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讜良謨

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

晉書卷九十一

十

周馥傾心禮接引為參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

自詣夷為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

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賦干木之間齊相曹

參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

懋行絜高尙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蹟刺史忝任不

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吏宣慰郡

可遣一吏縣五吏恆營卹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

勿令闕乏尋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贍之元帝

為丞相教曰今大義積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

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類聚五十三晉中興

鎮東軍司顧榮等薦夷於相國府元帝以為儒林祭處

酒御覽三百三十六引晉中興書作為丞相祭酒

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

夷為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

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

忘言然虛心愿載御覽四百四十四引王正以足下羸

疾故欲相省宜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御覽四百四

晉書作以為國子祭酒夷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

前後十餘表求解不聽

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

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初學記十引晉中興書作

六十七引馮榮緒晉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

晉書卷九十一

十一

謁國有大政恆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楊搢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太宣元年卒

年六十六御覽五百五十五杜祭酒別傳曰君年五十當其終亡安厝先塋布輜車喪儀儉約執引者皆三吳令望及北人賢流案夷贈大鴻臚諡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

焉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

於世隋志道家類杜夷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新唐志誤作三十卷文心雕龍諸子篇云仲長昌言杜夷幽求成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三國志杜畿傳注文選注御覽皆屢引之困學紀聞十亦引一

董景道

三

事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惠帝紀作崧隋志總集類亦作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偽著任子春秋

卷一以刺之弟接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虫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

渭內曜徵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晉書載文四散騎常侍董景道以明經擢為崇文祭酒則董實仕趙云並固辭失實竟以壽終

續成

續成字孝宗上黨人也通鑑晉紀注曰姓譜帝舜七友續號續簡伯有續牙晉大夫狐鞠居食采於後以為氏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

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厯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為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為

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死于

石季龍

三

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元和姓纂十曰石趙有不載太子少保續成案本傳保或有脫略

徐邈

徐邈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東莞徐錄六十五引臧榮緒晉書御覽一百八十三百八十五引徐邈別傳皆曰徐邈字仙民經典釋文尚書音引東莞姑幕人也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按地理志姑幕屬城陽郡蓋南渡後省城陽入東莞也邈與廣兄弟各有傳則篇首敘所居郡縣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

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

口父藻都水使者案康獻褚皇后傳禮志中均有博上徐藻即此人隋志有都水使者徐藻

妻陳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書鈔六十五臧琨集

邈

時雋彥委性端雅御覽三百八十徐邈別傳曰岐嶷即
惠聰悟七歲涉學詩賦成章書鈔五十七晉中興書東
莞徐錄曰少好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
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
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書鈔五十七引晉中
興書東莞徐錄儒學
作禮學太傅謝安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
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
訓御覽二百二十二晉中興書曰在西省撰正五經音
訓隋志五經類有徐邈五經音十卷陸瓌題邈顏
氏家訓音辭篇曰夫體物自有精蘊精蘊謂之好惡人
心自有去取去取謂之好惡此音見於葛洪徐邈錢大
昕養新錄云徐仙民音有不載於釋文者如顏之學大
推所舉毛詩反駁為在邁左傳切核為徒緣是也學者
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書鈔五十八引晉
中興書作直西省前後十

晉書注卷九十一

十四

年每被顧問初學記十一引晉中興書每被作每預輒有獻替多所匡益
甚見寵待書鈔五十八引晉中興書作多所補益初學
所補益烈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
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
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
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
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為尚書令玄為徐
州遊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證據豫章
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
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

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
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
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
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
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
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
人君子而于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
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
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
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
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
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
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
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
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
專掌給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為帝所任使共
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為王國寶所讒
出守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為自安之計
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
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媾之累而奉上

晉書注卷九十一

十五

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嘗詣東府遇眾賓沈酒引滿誼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尙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道子將用為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己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尙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後以邈為前衛率御覽二百四十七晉中興書曰徐邈建元中為太子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宮猶朝

書料注卷九十一

夫

夕入見參綜朝政脩飾文詔拾遺補闕書鈔六十五魏朝榮緒晉書曰朝夕入見將願匡救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邈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謬稟之御覽一百八十九徐邈別傳曰舉世謬承傳為定觸類辨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御覽一百八十九徐邈別傳作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定體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隋志春秋類有

徐邈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唐書本傳義十卷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是邈書成於甯後也馬國翰從注疏北堂書鈔初學記輯為一卷注義二書不能區分矣春秋振王道於無王故始自隱公所感而興又九事九引徐邈穀梁子云滄海橫流則舟航濟其用震風邈陵雨而棟宇竟其功孔廣陶校本以為序文是也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為太常博士祕書郎宋書徐廣同官至廣州刺史晉書校文四曰豁隆安末為太學博士歷官至尙書左丞皆見宋書良吏傳不言官太常疑太常即太豁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為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為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書料注卷九十一

七

孔衍

孔衍字舒元書鈔五十七七十四引晉中興書均作孔演舒又二百四十九引晉中興書作孔演字晉中興書誤作九寅文魏大鴻臚案魏志三少帝紀有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父字元偶為散騎常侍上疏規父毓征南軍司衍少諫至大鴻臚是文字為父之譌規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案御覽八百七十七引孔舒元帝引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御覽二百二十引晉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書鈔五十七晉中興書

草創演經學淵博又練悉舊典通典四十八引孔由是

衍宗廟藏主室論一百三引孔衍禁招魂葬議

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

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問而惡之

乃啟出行為廣陵郡案書鈔七十四引晉中興書作孔

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

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嘗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

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暮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

年五十三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

撰述百餘萬言案隋志春秋類孔衍春秋公羊傳集解

十四卷案隋志春秋類孔衍春秋公羊傳集解

唐志作漢春秋十卷後漢春秋六卷後魏春秋九卷疑

即一書分析之而誤增卷數隋志雜史類孔衍漢書

十卷後漢尚書六卷魏尚書八卷注云梁十卷舊唐志

尚書皆作春秋史通六家篇則云漢尚書後漢尚書魏

尚書二十六卷與七錄所載卷數正符唐志魏上誤增

後字十卷案春秋後國語十卷魏上誤增

國語十卷春秋後國語十卷魏上誤增

子啟廬陵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

譽過之元帝以為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

率卒追贈太僕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案世說德行篇注宣別傳曰陳

留人漢菜蕪長范丹後也釋文序錄云字宣子濟陽人地理志

濟陽屬陳留國是本傳失載縣名

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荅曰不足為痛但受

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

四百十二晉中興書曰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

也案何書作入歲與本傳少尚隱遁世說接逸篇曰范

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加以好學

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眾書與書鈔九十七引晉中

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世說德行篇曰宣潔行

不受減五十四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

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宜可使婦無

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

尉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案世

行篇注引宣別傳作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

經典釋文序錄云東晉員外郎不就隋經籍志亦稱員

外郎范宣本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

傳蓋有脫略

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

之宣又不受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書作羨爰之以宣

爰之為庾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

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

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為高僕誠太儒然且不與易

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

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

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

常以講誦為業御覽五百三引晉中

與書講誦作研講譙國戴逵等皆聞

常以講誦為業

常以講誦為業

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卒著禮易論難案通典九十七引范宣答雷孝清問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制又一百二改葬服議于濟答王濛引范宣曰斬綬既葬則布同於齊綬既練則同大功大祥之後略如總麻禮之次禮也又一百三引范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為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羣言祕要

晉書卷九十一

三

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為黃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為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為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二為侍中再為太子太傅御覽七百六十四引十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二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冉閔又署為光祿大夫時閔拜其子盾為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諛諛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為仇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

言一夫不可忤而況千乎周家祿校勘記曰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誠也閔志在綏撫銳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諛性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徵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諛慚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嗤笑

范弘之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為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御覽九十二引晉中興書作謝萬為尚書令薨案下請諡下文所議均作謝石且石亦非尚書令何書誤也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

晉書卷九十一

三

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一作耳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贖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眾侵食百姓

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眾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
土木思慮殫於機巧執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
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
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
流美於約己自頃風軌陵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
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絺之服諸
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
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
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案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
敗官曰墨宜諡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諡不得因

晉書注卷九十一

三

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敘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
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
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
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
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
照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啟闢爲首咎繇
謦禹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實上收神明之功敢
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蹟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
宜蒙哀顯是以不量輕弱先眾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
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

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
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疆弱與浩年時邈絕世
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
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
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
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
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
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
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
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己思

晉書注卷九十一

三

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
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
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謹言悟主
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
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溫
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
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
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
事正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吏推之情禮義
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

珣以下官議殷浩證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勳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為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為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

晉書卷九十一

三

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疆臣中宗肅祖斂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荅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義節為先殷侯忠貞居

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關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姦雄志達千載此忠貞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己之小惠欲以幙府之輕一作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既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宜其義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溫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

晉書卷九十一

三

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既亡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為其吏于時危懼恆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懷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詞雖亮

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今年四十七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類聚五十

耽學作讓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

也其妻患之類聚五十五引晉書斗儲作升斗類聚

惡蒸餅一顆以充一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

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

遂為通儒類聚五十五引晉書遂作後類聚至慕容暉襲偽號署為國

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暉為苻堅所滅歡死於長

安

晉書卷九十一

三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

範攸歸雖為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宣之清貞

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激

流枕石鏟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闢教斯並通

儒之高尙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參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出莅邊隅

獷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温斯

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天

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炙輠流譽解頤飛辯雅誥弗

淪微言復顯爰及晉代斯風逾闢

晉書卷九十一

晉書卷九十一

三

晉書附注卷九十二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
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
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
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
矣洎姬麻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

晉書附注卷九十二

十一

而齊鶩揚玉軌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
自時已降軌躅同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
張發雕龍於締縵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
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
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
適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
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並
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
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冲江右之才傑曹毗庾
闕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林蒼川冲埒美前脩壘

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應貞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

魏志王粲傳曰汝南

應貞弟璩官至侍中法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璩歷官散
騎常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復為侍中典著作卒追
贈衛尉自漢至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為郡盛族貞善
談論以才學稱

魏志王粲傳注引文章敘錄

夏侯立有盛

名貞詣立立甚重之

魏志王粲傳注引文章敘錄曰正

立嘉玩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為

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

其辭曰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

晉書附注卷九十二

十二

更運應錄受符陶唐既謝天庥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
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飛文以豹變立澤滂流
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鳳
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莫莢載芬率土咸宜人胥
悅欣欣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允貌思其恭在視斯
明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恭惟何味且不顯
無義不經無理不踐行舍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
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澤罔不被化莫不加聲教
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忘遐越常重譯案古常
充物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內和五品外威四賓順案通用

時貢職書鈔八十一引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

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喻於時肆射弓

矢斯具發彼互的文選作五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

墜在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則有失凡厥羣后

無懈于位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

為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顛撰定新禮未

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隋志散騎常侍應貞集

仍唐志弟純純子紹永嘉中至黃門郎為東海王越所

成公綏

晉書注卷九十二

三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案地理志司州下云廢

州頓丘郡下云泰始二年置是東郡廢于是年白馬

縣亦隨之而廢傳言東郡白馬人猶是曹魏郡縣也幼

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飢常晏如

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文選嘯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作辭賦壯麗閑默自守

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

為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書鈔一百五十八類聚

均引烏賦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

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

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為天地賦曰初學記一

天地賦云天地至神難以一言定其稱故體而言之則

言之則曰天地案本傳無此數語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

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

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

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

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

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

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

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氳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

族別羽毛異羣各合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

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初學記一引

成列宿有章三辰燭耀五緯重光初學記一引河漢委

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

轡於中黃眾星回而環極初學記一引招搖運而指方白

獸時據於參伐類聚一引作參井初學記一引青龍垂尾於

心房立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書鈔一百五

引注張作軫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

垣屏駉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翔初學記一引駉驛

行書鈔一百五十五類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

聚一亦引作鴈行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

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

矢黃而國吉祥彗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陞扶桑高于萬仞尋木長于千里崑崙鎮於陰隅赤縣據於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充帶河洛揚有江淮辯方正土經畧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南暨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首蛇軀烏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

齊書注卷十二

五

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彊統羣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毀鍊玉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寥闊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

為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敖世志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文選希作喻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文選跨作跨乃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躊躇步趾文選躊躇作踟躕與踟躕古字通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燥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浮雲於泰清文選浮作游集長風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

齊書注卷十二

六

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滂細而不沈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文選作唱引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驚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入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膠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瀾而奔壯橫

鬱鳴而泊澗唼綠眺而清飛逸氣奮涌繽紛交錯烈烈

颺揚文選烈烈 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

朔文選思作 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

形創聲隨事造山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佛鬱衝流參譚

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中

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颺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

靄之溷濁文選靄 變陰陽於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

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阜蘭

之猗靡陰修竹之蟬蛩乃吟詠而發歎聲騁騁而響連

文選騁騁作騁騁 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縣心滌

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眾

聲繁奏若笳若簫礪硯震隱訇礚啾嘈文選啾 發徵則

隆冬熙烝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

谷風鳴條音均不恆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

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

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部夏與咸池何

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絲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

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

聽尼父忘味而不食文選尼父 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

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文選此

晉書注卷九十二 七

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

博士御覽六百三十二文士傳曰張華薦成公綏曰竊

質資不器之量知深慮明足以妙見研思篤好則仲舒

道世教固逸倫之殊俊指紳之檢式也又一百八十五

臨海記曰章安縣有赤蘭橋世傳成公綏作縣此橋上

安令當在薦徵博士之後 歷祕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

與華受詔並為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

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隋志成公綏集九

殘缺兩店 行於世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

子因為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

御史元和姓纂九曰邱明之後魏左雍為侍御史書鈔

擢為殿中侍御史世說文學篇注思別傳曰父雍起於

筆札多所學練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

博覽名家 思少學鍾胡書書鈔一百二引王隱 及鼓琴

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

勤學書鈔六十九王隱晉書曰左思少好學司徒隴西

傳泰代石鑿為司空王書作司徒或司空之謬又書鈔

緒晉書作少 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世說容止篇注

持儀飾 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為事造齊

都賦一年乃成隋志齊都賦二卷唐志作一卷水經巨

晉書注卷九十二 八

三九百六十九百六十八均引之書鈔復欲賦三都會
 一百二引王隱晉書作一年不出戶牖
 妹芬入宮移家京師書鈔五十七初學記十二王隱晉
 選招隱詩注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
 山詩御覽八百八十四文士傳曰左思初作蜀都賦曰
 鬼彈飛丸以礮礮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世說
 後又改易無此語遂構思十年文選三都賦序注引賦門
 岷邛作嶧蜀
 庭藩涸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
 求爲祕書郎世說文學篇注思別傳曰司空張華辟爲
 祭酒賈誼舉爲祕書郎全晉文注曰賈誼
 大康三年爲賈充世孫至惠帝時用事思之爲祕書郎
 久矣非謠所舉高述林曰李林甫唐六典祕書郎注
 晉起居注云武帝造祕書圖書分爲甲乙景丁四部使
 祕書郎中四人各掌一焉晉書云左太冲爲三都賦自
 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中此所引乃十八家晉書新
 晉書左思傳則刪去中字矣案職官志祕書監屬官但

晉書卷九十三

九

言有丞有郎蓋亦脫去中字及賦成時人未之重世說
 惟初學記引齊職儀有中字及賦成時人未之重世說
 篇曰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
 注思別傳曰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思爲人無吏幹
 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
 自矜故齊人不重也
 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文選三都賦序注引臧榮思
 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世說文學篇曰思乃求詢
 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
 者莫不敏祗讚述焉
 序之曰觀中古以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
 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
 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精緻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
 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賞遠而賤近莫肯用心

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詰亦猶胡
 廣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
 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
 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
 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川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
 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
 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
 詁世說文學篇注思別傳曰皇甫謐西川高士摯仲洽
 名賦序注也凡諸注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
 而云陳留衛瓘是轉刻之誤無疑又曰皇甫高名一經

晉書卷九十三

十

品題聲價十倍摯虞雖宿儒與思同在賈誼二十四友
 中要是倫匹劉逵元康中尙書郎兩入雖蚤遷至侍中衛權
 貴如兄子元康初尙書郎兩入雖蚤遷至侍中衛權
 序注况劉逵在文選名出皇甫下遠甚何必假其名姓今
 皇甫序注劉逵在文選名出皇甫下遠甚何必假其名姓今
 衛臻傳注云權作左思吳都賦序及注序皆非苟作魏志
 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虛穢紙墨不合傳寫如裴此
 說權貴游好名序不嫌空虛而贖於爲注使思自爲何
 至塵穢紙墨別傳道聽塗說無足爲憑晉書集十八家
 舊書兼取小說獨棄別傳不采斯史識也十駕齋養新
 餘錄曰趙王倫傳有黃門侍郎劉逵未審卽其人否案
 水經淄水注文選二十八注均引左思齊都賦注知注
 亦思自撰惟木傳云爲之都序又云皆悅玩爲之訓詁
 與別傳假時人名姓之說不合嚴氏謂別傳失實是也
 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
 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
 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

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文選三都賦序注引賦榮緒晉書作見而咨嗟書鈔一百二引賦書作見而嗟歎世說文學篇曰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名之士榮緒晉書作都邑豪貴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閒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東晉疆域志曰考晉宮閣名無宜春有兩宜都疑字或有誤專意典籍世說文學篇注引思齊王囧命為記室督別傳作記室參軍別傳作記室參軍解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

齊書注卷九十二

十二

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世說言語篇注嵇紹趙至敘曰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世說言語篇注引嵇紹二與母共道旁看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御覽三百八十五引趙至別傳曰答問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世說言語篇注引嵇紹趙至敘曰答問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世說言語篇注引嵇紹趙至敘曰答問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未能榮養世說言語篇注引嵇紹趙至敘曰答問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甚異之御覽三百八十五引趙至別傳年十四詣洛

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世說言語篇注引嵇紹趙至敘作時先君在康日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世說言語篇注引嵇紹趙至敘作時先君在康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世說言語篇注引嵇紹趙至敘曰年十五陽病數年十六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迫得又炙身體十數處世說言語篇注引嵇紹趙至敘曰年十五陽病數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世說言語篇注引嵇紹趙至敘曰年十五陽病數年十六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煥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案傳言至改名在還山陽之後而敘則列於歸山陽之前且一作浚康每日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一作翼必有一誤

齊書注卷九十二

十三

有白起之風矣世說言語篇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臆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注嵇紹趙至敘曰視瞻停諦有白起風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潁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敘離文選趙至與嵇茂齊書注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趙至與嵇茂齊書注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代郡人州辟遠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遠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同故題曰景真而書曰安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謙辭倫好

經迴路造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文選理學權輿日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衢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於玄朔蒂華蕪於修陵周家祿校勘記曰修當作脩長也之脩下極聽修原同表龍章於裸壤奏

晉書卷九十二

十三

韶武於聳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陞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而過征太陽哉曜則情劬而夕惕肆日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嗥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埽穢蕩海夷嶽蹠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丞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

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周家祿校勘記曰當照文選作翺翔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從橫才氣世說

晉書卷九十二

十四

言語篇注嵇紹至敘曰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鬚鬚不多閒詳安諦體若不勝衣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世說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密世說言語篇注嵇紹至敘曰孟元基辟大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世說言語篇注嵇乘親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時年三十七

鄒湛

鄒湛元和姓纂五日魏鄒軌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

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世說排調篇注晉諸公贊曰湛以文義達達條

征南從事中郎深為羊祜所器重入為太子中庶子太

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太守轉太傅楊駿長史遷

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

少府元康末卒案世說排調篇注晉諸公贊所著詩及

論事議二十五首隋志曰梁有鄒湛集三卷為時所重

初湛嘗夢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

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

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

此人來謝子捷字太應通典六十一日國子祭酒鄒湛有

周服案蒙為湛子不弟婦喪為息蒙娶婦拜時蒙有

知與捷孰兄孰弟亦有文才永康中為散騎侍郎及

趙王倫篡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

赦免後為太傅參軍永嘉末卒

棗據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魏

任峻傳注引文士傳父叔偉魏鉅鹿太守案魏志任峻

故事載令曰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祗祗為不朽之事

文士傳曰祗孫據是叔偉為祗之子元和姓纂七日棗

祗為陳留太守生趙趙生據是叔據美容貌善文辭書

偉名趙惟處中當為其弟兄行也據美容貌善文辭書

六十八王隱晉書曰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為山陽令有

棗據通識有文武

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為從事中郎書鈔

八引王隱晉書作太尉中郎棗據文選二十九注軍還

徙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時年五

十餘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隋志曰梁有太子中庶子

志仍著錄類聚三十一引據答阮德遇亂多亡失子腆

字立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為襄城太守魏志任峻傳

嵩兄腆字元方襄城太守亦有文采隋志曰梁有襄陽

太守棗腆集二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類聚三十一

有腆贈石季倫詩案弟嵩字臺產才藝尤美嵩事具木

襄陽當為襄城之謬弟嵩字臺產才藝尤美嵩事具木

隋志有散騎常侍棗嵩集一卷注云梁有二卷錄一卷

亡唐志仍二卷御覽五百八十七文士傳曰棘嵩見陸

雲作逸民賦嵩以為丈夫出身不為孝子則為忠臣必

欲建功立策為國宰輔遂作官人賦以反雲之賦魏志

任峻傳注文士傳曰據子嵩並有才名多所著述案御

覽所引文士傳仍作棘嵩蓋用其本姓也元和姓纂七

云據生腆高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案嵩為王凌之

尚書又監司冀并充諸軍事行安北將為石勒所殺

軍具見後傳此傳特削而不書是也

褚陶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世說賞譽篇上注褚氏家

後弱不好弄少而聰慧世說賞譽篇上注褚氏家

也弱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世

賞譽篇上注褚氏家傳曰作鷗鳥水磴二賦陶嘗謂所

宛陵嚴仲淵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陶嘗謂所

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

補尚書郎世說賞譽篇上注褚氏家傳作吳歸命世

補尚書郎世說賞譽篇上注褚氏家傳作吳歸命世

略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世說賞譽篇注褚氏家傳曰司空張華與陶書曰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案家傳以龍躍二語為與陶書與木傳大異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沈

王沈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沈浮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

晉書注卷九十二

七

之子者出自洄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御覽八百七十一引趣作趨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

奇奮於從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元作危難則聘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據是則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宜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億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繡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器者以泓噲為雅量瓊慧者以淺利

晉書注卷九十二

六

為鎗鎗胎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僕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孝者以籛發為高亮韞蠶者以色厚為篤誠癡焚者以博納為通濟眠眠者以難入為凝清拉荅者有沈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嗆嗆怯畏於謙讓闐茸勇敢於饜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己恆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齶鼻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惜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探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闖其車乘聞

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徒倚於門側時因
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
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
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
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聘韓盧時無狡兔眾塗圯塞投
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
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
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
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
飛暮沈聃周道師巢出德林豐屋蒞家易著明箴人薄

晉書卷九十二

五

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
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
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世說言
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辨初仕吳朝太康中
本州從事舉秀才隋志儒家有蔡洪化清經十卷初學
記二十九引作蔡氏清論御覽八百七十引蔡氏化清
翰曰其書舊列儒家而細玩遺文頗涉元旨又云稱經
蓋擬易而作亦揚子太元類也隋志又云梁有松滋令
蔡洪集二卷錄一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
歎息焉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蜀志諸葛亮傳注引吳大

鴻臚張儼張儼翰有清才善屬文世說譙鑿篇注文士傳
記述佐篇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文選二而縱任不拘時人
十九注今書七志曰張翰文藻新麗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閭門於船中
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
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說
任譙篇曰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閭亭聞弦甚清下
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
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齊王固辟爲
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週知齊王固辟爲
大司馬東曹掾固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
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
無望於時世說譙鑿篇注引文士子善以明防前以智

晉書卷九十二

三

慮後御覽四百八十九榮執其手愴然世說譙鑿篇注
引文士傳慮作感榮執其手愴然世說譙鑿篇注
捉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蘇飲三江水耳十七史商榷五
松江東江也又庾闡傳作揚都賦爲世所重案水
經二十八引江中篇注引庾仲初揚都賦注云今太湖
東南入海爲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
初自撰此事亦見世說文揚都賦又晉書於仲初後次以
曹毗傳有云毗著揚都賦亞於庾闡則揚都賦之出於
闡無疑也鄭氏引此說卽斷之以此別爲三江非職
方之三江然則亦斷非禹貢揚州之三江可知前日
從無以此解禹貢揚州者陸德明釋文始引吳地記曰
松江東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
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此與鄭引庾說同吳地記
晉顧夷傳見隋經籍志夷於晉書無所見當是承襲庾
說其後張守節史記正義於夏木紀引禹貢處卽以此
三集傳謂張守節史記正義於夏木紀引禹貢處卽以此
氏集傳謂張守節史記正義於夏木紀引禹貢處卽以此
又之說謂張守節史記正義於夏木紀引禹貢處卽以此
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

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文選二十九注今書七著首巨賦文多

不載俄而因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

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

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時人貴其曠達世說任誕篇注文士傳曰翰性至孝

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世說識鑿篇注文士傳

以疾終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隋志曰梁有司馬東

仍著錄卷七唐志

庾闡

書目注卷九十三

三

庾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也書鈔一百二引晉中祖輝

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趨捷無

敵御覽三百八十六引晉中興書作西晉人莫敢與校

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御覽三百八

興書作遂暴殺胡勇聞殊俗闡好學九歲能屬文御覽六百二魏氏

九歲能屬文鄉里重之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為樂安長史

在項城永嘉末為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

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類聚七十二引鄉親稱之州舉秀

才元帝為晉王辟之皆不行後為太宰西陽王羨掾累

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出奔郗鑒為司空參軍類聚三

十三載

庾闡為郗車騎蘇峻盟文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

鑒復請為從事中郎尋召為散騎侍郎領大著作書鈔

八類聚四十八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頃之出補

義談者以為宜綜國史於是召為散騎常侍頃之出補

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興二十三載余忝

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

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

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絜

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鏑天驥汗血苟云其雋誰

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率天真不議世疾

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羣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

宙也飛榮洛汭擢潁山東質清浮磬類聚四十引聲若

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為公方

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

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

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

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

而闡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

絲暮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

蕭張艸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

視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日玉折雋才何補夫心非

...

書目注卷九十三

三

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川故能全生奈何蘭膏揚芳漢
庭摧景颺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
世往斯圯書鈔一百二引晉中興書作世吾哀其生未
見其死書鈔一百二引晉中興書作世敢不敬弔寄之淶水後以
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為太伯立碑
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為世所重世說文學篇曰庾闡
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
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為德以亮為潤
云注中興書曰為揚都賦絕倫當時文學篇又曰庾仲
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
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案
吳志孫權傳注水經沔水注世說文學篇注文選月賦
注書鈔類聚初學記年五十四卒諡曰貞所著詩賦銘
御覽均引揚都賦

晉書注卷十一

三

頌十卷隋志給事中庾闡集九卷注云梁行於世子肅
之亦有文藻著稱隋志有湘東太守庾肅之歷給事中
相府記室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曹毗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案世說文學
書作曹毗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
休曾孫與本傳異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
詞賦世說文學篇曰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郡察
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為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
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
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御覽

三百九十六曹毗神女杜蘭香傳曰神女姓杜字蘭香
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風弱大小盡沒香時年三歲西王
母接而養之於崑崙之山於今千歲矣書鈔一百四十一
三曹毗杜蘭香傳云香戒張碩曰不宜露頭食也又十
百四十八杜蘭香傳云香降張碩家輒賈瓦榼酒氣芳
馨去絕不來年餘碩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
驚喜遙往造香見香悲喜亦有悅色言語頃時碩欲登
其車其婢舉并之疑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攬臂
排之於是遂退又八十一杜蘭香傳曰碩問禱祀何如
香曰消摩又八十二杜蘭香傳曰碩問禱祀何如
為消摩又八十二杜蘭香傳曰碩問禱祀何如
七子標標多菜而無他味亦有世間常菜輒有三種色
或甘或紫一物與海蛤相象并有非時菜碩云食之亦
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饑御覽七十五郡國志曰金陵
西浦亦云項口即張碩捕魚遇杜蘭香處也又五百杜
蘭香傳曰晉太康中蘭香降張碩為詩贈碩云縱譽代
摩奴須與就尹善摩奴是香御車奴曾忤其旨是以自
御碩說如此又六百七十六集仙錄曰杜蘭香女仙也
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碩蓋修道者也授以飛化之道

晉書注卷十一

三

留玉簡玉唾孟又黃麟羽帳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
之所有也又九百八十九杜蘭香傳曰碩欲以歸香
三署豫實曰食此可以辟霧露碩食二懷一欲以歸香
日可自食不得持去太平廣記二百七十二杜蘭香別
傳曰蘭香降張碩碩無子取妾妻知無已碩謂香如此
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碩妻患創委頓碩曰妻將
死如何香曰此劍所以治妬創已亦當痊數日之間創
損而妻無妬心遂生數男案那國志言碩遇杜蘭香於
金陵西浦集仙錄則云在洞庭包山二說互異惟碩為
桂陽人曹毗作蘭香傳亦言家在青草湖自當以洞庭
為是不應在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書鈔
金陵相遇也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書鈔
八曹毗五言詩序云余從中書轉為黃門在直多懷作
詩書屏風云爾御覽二百三十七晉中興書曰曹毗為
左衛將軍軍案傳不言為中書黃門及鎮軍大將軍從事
左衛將軍從略當在遷尚書郎之後
中郎下邳太守類聚一百引毗請以名位不至著對儒
以自釋其辭曰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為貴士以藏

器為峻麟以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雋是以蘭生幽澗
 玉輝干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
 虞公潛崇巖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
 和夷跡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
 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楊班抗心則
 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以騰
 廣莫而萋蒨排素薄而青蔥者矣何必以刑禮為己任
 申韓為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
 玄韵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
 迹不希抱麟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
 汎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己以
 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游不踐綽約
 之室趨不希駮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
 覆黃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閒定得失
 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
 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周家祿校勘記曰俗
 衍文對上則是不必
 以合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
 逸駒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羣物以耦
 怨雙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
 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

書卷九十三

三

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為實賓福萌禍胎朝敷榮華
 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立圃蔭瑤林於蓬萊絕世事
 而雋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鯁者矣蒙竊惑焉主人煥耳
 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開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
 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閭風安以瞻殊目
 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塵者循一往
 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
 擢陽艸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
 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
 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二氣
 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五元
 三典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
 漁父擺鉤元作鈞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
 澄于俗波清于川方將舞黃虬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
 流玉醴乎華闈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
 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蠶
 帖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累遷
 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筆十五卷隋志光祿勳曹毗集
 十卷注云梁有十五
 卷錄一卷唐傳於世
 李充

書卷九十三

三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誤作字弘度世說言語篇注引中興書曰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魏志李通傳注晉諸案本傳失載縣名重之弟世說言語篇注中興書曰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廿二史考異二十二日此又一李矩非平陽之李矩也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上曰江夏李氏充少孤御覽七百疑生尚尙生矩案康與尙未可知孰是中興書曰李充母衛氏廷尉展之妹也充少孤母聰明有訓末高宗翰墨志曰衛夫人名鑠字茂游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蘇軾評蘇軾評蘇軾其父墓中柏樹嘗爲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鍾索七百四十九晉中興書曰充又善楷書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

晉書卷九十二
三

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眾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尙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元作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

晉書卷九十二
三

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眾及道者尠不覲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因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旣廣羣塗思通閭實師明匪予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旣敦旣誘乃矯乃厲敦亦旣備矯亦旣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眾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兢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蹟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置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元作

亂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
 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
 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元作千載制亦不
 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
 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
 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行止復禮克己風人司箴
 敬貽君子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
 外出哀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
 世說言語篇曰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
 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
 奔林豈暇擇木案世說作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為
 殷浩與本傳作褚裒異

晉書注卷九十三

充

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書鈔五十七引晉中充刪除
 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為永制文選
 王文憲集序注賦榮緒晉書曰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
 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七錄序云江左草創十不
 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著作佐郎李充頗加刪正因
 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眾篇之名
 總以甲乙為次隋經籍志曰充以勗舊累遷中書侍郎
 備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舊唐
 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舊唐
 家類有李充釋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隋志李
 莊子論二卷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
 十二卷注云梁十五行於世子暉亦有文義多所述作
 卷兩唐志作十四卷行於世子暉亦有文義多所述作
 經典釋文序錄曰暉字長林江夏人東晉太郡太守隋
 志書類題有集解尚書十一卷尚書新釋二卷尚書要
 略二卷兩唐志釋文序錄作注十卷隋志又有李暉
 集十卷錄一卷十七史商榷五十一日案今尚書泰誓

疏力辨漢初只有二十八篇無泰誓後得偽泰誓合為
 二十九篇諸儒多疑之李暉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
 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何由
 為此言思謂泰誓別得之民間既非出孔壁又非伏生
 所傳而其來甚久非偽也皇甫謚見古文尚書卷之
 絕乃別撰古文二十五篇食泰誓文多易撥攢湊成之
 於是後人信之真偽而偽其真謚又并造孔安國傳
 竊計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字讀古文書未必為之傳
 蓋安國早卒僅注論語未暇其他是以史記漢書皆無
 此言藝文志於西漢羣儒著述臚列甚詳毛詩詁訓傳
 不列學官亦復收載安國果作尚書傳有李暉當晉
 故知不但今孔傳是假託而孔實本無傳也李暉當晉
 季世其時偽古文經傳盛行於江左安得尚有其傳
 泰誓此言甚可疑當是皇甫謐偽代孔作其後嫌彼泰
 誓多所不備復擬經傳所引別造三篇兼郡舉孝廉充
 為之傳而初稿流落人間願得以援引耳

袁宏

晉書注卷九十三

羊

袁宏字彥伯世說文學篇注曰侍中猷之孫也父助臨
 汝令書鈔六十九袁氏家傳曰袁助字敬宗為大將軍
 捕虎路入野案此袁助即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文學
 彥伯之父惟敘歷官有異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文學
 篇注引續晉陽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
 歌絕美作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
 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耳與左右微服
 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
 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
 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
 日茂世說文學篇曰袁虎少貧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
 日茂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聞估客船上
 詠詩聲甚為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
 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

要大相賞得注引續晉陽秋秋夜乘月作乘秋佳風月
即升舟與之談論作即遣要迎談話與地紀勝十八日
賞諫亭在牛渚謂向為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
袁宏也亭名以此起家建威將軍安南司馬注引續累
軍事晉陽秋亦云起家建威將軍安南司馬不作西累
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世說文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
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
其才袁虎云當後為東征賦書鈔一百三十八類聚二
今齒舌開得利後為東征賦十七御覽七百七十均引
東征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世說文學
陽秋日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時伏滔先在溫府
南州宏語眾云我決不及桓宣城 時伏滔先在溫府
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荅溫知之甚忿世說文學
晉陽秋作俗密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世說
以啟溫溫甚忿

晉書注卷九十二

三

篇注引續晉陽秋此句上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眾
有又聞此賦有聲一語 後游青山在當塗縣東南三十里
為之懼 輿地紀勝十八日青山在當塗縣東南三十里
說文學篇注引續晉 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
陽秋作眾為危懼 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荅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
既未遑啟世說文學篇注引續 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
乃日君欲為何辭宏即荅云風塵散朗或搜或引身雖
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也溫泣然而止宏
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世說
篇作胡奴誘之狹 家君勳跡如此世說文學篇作君賦
室中臨以白刃先公勳業如是君賦
云何相忽宏窘急荅曰我已盛述尊公世說文學篇作
宏窘感無計便

答我大何乃言無因日精金百汰世說文學篇
道公 斷功以濟時世說文學篇 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為史所
贊胡奴乃止後為三國名臣頌日夫百姓不能自牧故
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
迭隆歷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
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罹不
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
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定
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
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員
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
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
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
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
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
得賢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
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
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
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
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

晉書注卷九十二

三

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過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文選圖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譚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慕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文選無且哲二字文選考異曰

晉書注卷十三

三

晉書五臣並作既明且哲何云是妄人謬加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生所以不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願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

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矚奇則三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譽諤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文選五臣本照作昭李善注作照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紀德顯功雖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為之贊曰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颺扇

晉書注卷十三

三

海二溟揚波蚪獸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川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採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停菊文選停作亭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蹟奇賞要曠一作頤類聚四十五日在躬五引作探蹟奇要隱之彌曜文明暎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靈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著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類聚四十五引動作爰初發迹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慕裏筭無不經疊疊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願嘔連城智能極物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

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尾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節無

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逸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

牆岸高疑類聚四十五引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

蘭翦除荆棘人惡其上世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

雖遇塵霧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恢誕韻

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

忘辭在醒貽荅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

恥人未知德懼若已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玉生雖麗

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暎天下邈哉太初類聚四十五

晉書注卷九十二

壹

哉此為唐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跡

洿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

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愛敬既同文選愛

授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獸門正

言彌啟晉書校文四日二句用左氏傳晏嬰事蓋借指

攷證引文選獸門作師門注云師門軍臨危致命盡其

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靈類聚四十五獨稟

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類聚四十五初九龍盤雅志

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埽雰宗子思

宜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類聚四十五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

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

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公珍殖根不忘中正類聚

五引殖作豈日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

賢恭己久而可敬公衡冲達秉志淵塞媚茲一人臨難

不惑疇昔不造假副鄰國進能微音退不失德六合紛

紆人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助心獨見

披艸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

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甃隔子布

晉書注卷九十二

美

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

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

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才

為世生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

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類聚四十五引體

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類聚四十五引

退忘私位豈無鶴鶴固慎名器伯言譽譽以道佐世出

能勤功入亦獻替謀宜社稷類聚四十五解紛挫銳正

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邈遠類聚四十五神和形檢如

彼白珪質無塵點立行以恆匡主以漸文選立行作立

清不增絮獨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莘莘眾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驥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尙想遐風載揖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從桓温北征作北征賦初學記六御覽二十七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温坐世說文學篇曰公與温時賢共看咸嗟歎之令滔讀其北征賦至間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世說文學篇注引宏集疾作悲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洞作慟

世說文學篇注引宏集

其本至此便改韵珣云此賦

下世說文學篇注引宏集一性作一物乃作實世說文學篇注引晉陽秋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世說文學篇注引晉陽秋今於天下之後移韵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韵一句或爲小勝世說文學篇注引王珣在坐云温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韵當佳日卿思益之宏應聲荅曰感不絕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世說文學篇注引宏集性彊正亮直雖被温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温府府中呼爲袁伏世說龍禮篇曰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彦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日參軍是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

優國士世說輕詆篇作公之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世說言語篇注引續晉陽秋機對作機捷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願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御覽二百十六袁宏與謝僕射書曰聞見擬爲吏部郎不知審爾果當至誠相遇之過初學記二御覽九孫盛晉陽秋曰袁宏爲東郡太守安執宏手授扇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案木傳下文云卒於東陽則此條所引脫一陽字又單道開傳云袁宏爲南海太守木傳失載袁字記九曰仁風樓在州子城北卽晉東郡太守袁宏奉揚仁風之所也與地紀勝十時人歎其率而七日東冶亭在城東八里晉太元中置宏見漢時傳能要焉世說言語篇注續晉陽秋曰合坐

世說言語篇注續晉陽秋

宏見漢時傳

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輿地紀勝七曰袁宏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宏自序曰子嘗讀後漢書煥瑛撰集爲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沈書漢山陽公紀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不能定頗有傳者及竹林名士傳三卷案隋志雜傳類有袁敬仲正而益及竹林名士傳三卷案隋志雜傳類有袁敬仲正而益衛宏故稱敬仲水經清水注引作袁彥伯竹林七賢傳御覽四百四十七引作七賢序世說文學篇云袁彥伯作名士傳成見謝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海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注曰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庚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案如孝標之說是名士傳中分三類故世說注但稱名

士傳王海引中興書目云正始名士傳三卷其中卷竹
林名士三逸上卷增荀彧下卷增阮逸是竹林名士僅
有一卷也宋志又作二卷恐其時已非完書隋志但稱
正始與本傳但稱竹林不及世說注稱名士傳為宏集
也詩賦詠表等雜文凡三百首隋志東陽太守袁宏集
十五卷注云梁有二十
卷錄一卷亡兩唐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
志仍作二十卷秦南史袁湛傳云
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宗人廓之字思度
宏之曾孫父景雋宋淮南太守宗人廓之字思度
守景雋未知為何人之子

伏滔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元和姓纂十日勝七代孫
理高密太守生鳳湛鳳五
代孫儀生大鴻臚策曾孫滔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
按地理志安邱屬東莞郡又云惠帝元康十年置平昌
郡亦不言所領何縣以宋志攷之則安邱平昌東武琅
邪朱虛五縣皆隸平昌也又攷三國志孫禮歷平昌太

晉書注卷十三

完

嘗置平昌郡有才有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
大司馬桓溫引為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
同游從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
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
楚陳蔡之與地寰宇記一百二
十九引作輿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
考烈王都焉寰宇記一百二十九引此下有號曰郢都
城卽烈王所築西南小城卽楚相春申君
黃歇所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為九江劉項之際號曰
居數語東楚爰自戰國至於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
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
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

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而地
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
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字橫於天
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星晨見而王陵首謀周家祿校
勘記曰陵
當作凌下同長彗宵暎而母丘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
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
過七百西援陳許寰宇記一百二
十九引援作接水陸不出千里外有
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
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
御覽一百六十一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
九引箭作管

晉書注卷十三

早

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
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偽寰宇記一百二
十九引貴作多豪
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
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
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疆秦之威內邁陽申之
禍逃死劫殺三世而滅跡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
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
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眾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
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
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

客沈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疆江淮之上
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
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
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
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
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
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
絕滅亡楚當之恃疆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遭
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
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

晉書卷九十二

三

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其下篇曰昔高祖
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
除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剋之害亦
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
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眾矣光武連兵
於肥舒魏祖馳馬於靳苦而盧九之閒流溺兵凶者十
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於矜石仲恭接刃成之於
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豈不勤哉文
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眾外徵四海
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

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焚櫓高壁連塹負戈
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
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
夫生乎深宮長於膏梁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
則其仁義之木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
以制險之居養以眾疆之盛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
之則厭盜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
城僞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閒幸濟之說日交
於側猾詐錮咎之羣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
亂乎況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

晉書卷九十二

三

其俛首就羈不亦迂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
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
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
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
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
伐時脩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
節權不外授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
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興
廢疆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
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壽陽平以功封

聞喜縣侯除永世令温薨征西將軍桓豁引為參軍領
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
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
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世說龍禮篇作百人高
伏滔何在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
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才世說龍禮篇
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隋志梁有光祿大夫
伏系之集十卷錄一卷亡御覽十二引伏系之雪賦類
聚三引伏系之秋懷賦案南史伏曼容傳曼容字公儀
滔之曾孫父滔之宋司空主簿曼容臨海太守子暉字
玄暉給事黃門侍郎暉子挺挺字士
標南臺書侍御史挺邵陵王記室參軍 歷黃門郎侍郎
侍中尚書光祿大夫

晉書卷九十二

三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世說方正篇注羅府君別
人漢竊耒蓋楚熊姓之後啟士羅國曾祖彥臨海太守
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 父綏榮陽太守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
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類聚九
傳作飛來入口含因驚起心胸開如吞物意甚怪之御
覽九百二十八幽明錄曰羅君章二十許都未有意外
屬意學問常晝寢夢得一鳥卵五色 朱氏曰鳥有文彩
雜耀不似人間物夢中因取吞之 汝後必有才章自此後藻思日新類聚九十羅含傳此
語御覽九百二十八幽明錄曰於是弱冠州三辟不就
漸有志向遂勤學讀九經以清才聞 合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為合州將引含為主簿

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
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
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為郡功曹
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御覽二百六十五羅含別
重作鎮方岳搜揚楚楚匪蘭弗刈仍辟 太守謝尚與含
含荆州部從事案庾亮當為庾亮之誤 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
主簿後桓温臨州又補征西參軍御覽四百九十八語
人介與他人相識含正容 温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
日所識已多不煩復爾 温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
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温問所劾事含曰公
謂尚何如人温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

晉書卷九十二

四

一無所問温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廨舍誼擾
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材類聚六十一羅含
誼擾非靜默所處乃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之屋竹
果蔭宇伐木為牀寢宇記一百四十六日羅君章宅在
江陵城西三里 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世說
庾信亦嘗居之 篇注引羅府君別傳類聚六十 温嘗與寮屬譙會含後
一引羅含別傳作晏若有餘 至温問眾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温曰此
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為尚書郎温雅重其才
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温封南郡公
引為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
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

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類聚九十二羅含傳曰舍在家感所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世說方正篇注引羅府君別傳作豈非至行之徵耶類聚六十四引羅含傳作庭中忽自生蘭此德行幽感之應年七十七卒輿地紀勝四日羅含所著文章行於世隋志有中散大夫羅含集三卷唐志同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歷代名畫記曰顧愷之小字虎頭案類聚八十七引世說曰顧凱之為虎頭將軍今本世說無此文或謂今本恐有脫誤然魏晉以來雜號將軍無虎頭之稱疑類聚展轉寫刻乃有此誤也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世說言語篇注愷之道陵遲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為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于世

晉書卷九十二

星

比嵇康琴案世說文學篇作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與本傳異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

六均引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

貴桓温引為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温薨後愷之拜温

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

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

河注海世說言語篇曰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

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為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

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世說

篇作請假還東爾時例不至破冢遭風大敗世說排調

給布帆顧苦求之乃得隆安記曰破冢愷之與仲堪賤日地名破冢真破冢而

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

狀世說言語篇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

下有其上二字世說言語篇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立時與愷之同在仲

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立曰白布

纏根樹旒旒世說排調篇纏根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

鳥復作危語立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

攀枯枝世說排調篇此句下有顧曰井上有一參軍云

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世說排調篇作盲人騎瞎馬夜

半臨深池案此脫夜半二字仲

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世說排調篇因罷愷之每食甘

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世說排調篇尤

善丹青圖寫特妙歷代名畫記曰顧愷之嘗於瓦官寺

愷之論畫一篇皆摹寫要法宣和畫譜一顧愷之有女

史箴圖黃伯思東觀餘論下曰顧長康畫列女傳有蓬

伯玉車形阮元文選樓叢書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

有影宋刻顧愷之畫列女傳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人

以來未之有也已來未有又云卿畫蒼蒼古來未有

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書鈔一百三十四俗

扇作嵇阮都不點睛便送還扇主曰點睛便能語也世

說賞譽篇注引愷之贊山濤又引夷甫畫贊巧藝篇注

云愷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贊歷代名畫記曰著魏晉名

賢畫評量甚多又引愷之論及愷之魏晉勝流畫贊

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

本無關於妙處世說巧藝篇作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

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

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

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世說

篇曰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俊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

毛如有神明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

殊勝未安時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

中世說巧藝篇曰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曰謝云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

名畫記明府無病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畫

記使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

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名畫記作皆其玄乃發其

晉書卷九十二

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

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

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

弄世說文學篇注中興書曰又為吟詠自謂得先賢風

制或請其作洛生詠世說輕詠篇注洛生詠曰何至

作老婢聲世說輕詠篇注洛生詠曰何至

侍書鈔五十八顧愷之拜散騎常侍表云不悟陛下聖

恩所加逮在庸伊登之常伯之列飾以貂璫之暉

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御覽四百九十九引續晉

賢風致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

已御覽四百九十九引續晉陽秋愷之不覺有異遂申

作賡將眠語挺脚人令代焉

且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

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

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以珍之初愷之

在桓温府名畫記曰桓大司馬每請長康常云愷之體

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世說文學篇注引中

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世說文學篇注引

絕癡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隋志通直散騎常侍

梁有二十卷通及啟矇記隋志小學類作啟蒙記三卷

志略作十三卷及啟矇記兩唐志無記字魏志明流紀

注引作行於世

郭澄之

晉書卷九十三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

補尚書郎出為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

裕引為相國參軍從裕北伐御覽七百三異苑曰太原

欲取為輔國諮議澄之不樂後為南康太守盧循反自

廣州長民以其謀先告因騁私惡收澄之以付廷尉將

致大辟夜夢見一神人以烏角如意與之既覺便在其

頭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澄之遂得無他後從入關齋

以自隨忽既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

失所在既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

同次問澄之澄之不荅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

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

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於官

所著文集行於世隋志曰梁有郭澄之集十卷亡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
 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
 之美華林羣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
 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
 太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視而韜
 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裘據之
 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摛屬道邁夙
 備成德稱為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彦伯未能混迹光塵
 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
 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尙擢
 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沈研祕籍踈足下寮
 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充之學箴信清壯也
 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立度學藝優瞻筆削
 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
 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
 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
 通敏延譽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爰豕垂法官徵流音美哉羣彥揚蕤翰林俱諧振
 玉各擅鏘金子安太冲道文綺爛袁庚充愷緝藻霞煥
 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晉書注卷九十二

吳

晉書注卷九十二

晉書注卷九十二

五

晉書附注卷九十三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六十三

外戚

詳觀往誥述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慙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

晉書附注卷九十三

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冲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

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成敗以為外戚篇云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魏志辛毗傳注英傳曰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王文王文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

晉書附注卷九十三

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閒可琇涉學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世說方正篇注晉諸有智筭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公贊曰通濟有才幹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衛與世祖同年相善用任領護各十年贊曰作領護軍太子詹事案本傳不言為太子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詹事從略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恆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閒可否武帝荅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為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琇為左衛將軍封甘露亭

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書鈔六十四御覽二百四十四晉起居注曰太始七年詔曰中護

軍與中領軍皆掌禁兵職典武選宜得堪幹其事者左

衛將軍羊琇有明瞻才具乃志在公共以琇為中護軍

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

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

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世

方正篇曰不坐便去杜請裴追之琇性奢侈費用無復

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書

一百四十八語林曰羊琇冬月釀酒令人抱甕為煖御

覽四百九十三晉朝雜記曰洛下少林木炭正如栗狀

羊琇驕家乃擣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石之

徒共集乃以溫酒炙勢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

豪相矜皆服而效之魏志又喜遊讌以夜續晝

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己其所推

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

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為其致節不惜

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

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宋書禮志五

劉毅奏彈之詔曰羊車雖無制猶非素者所服御覽七

百七十五晉泰元起居注曰司隸校尉劉毅奏護軍羊

琇私用四宏文乘羊車請免官治罪詔如所奏魏志

程偉家狀羊琇所犯狼籍琇即遣家人持銅弩牙首入

重法時人皆謂琇有權智世祖詔免琇官案程偉按狀

當在劉毅奏劾之後故傳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

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既失寵

憤忽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書

五十二引王隱晉書加散騎卒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

常侍下有給吏卒服馬一語

后之親小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

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祕器

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諡曰威

王恂 弟虔 愷

王恂字良夫案魏志王肅傳注引世語作恂字子良大

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魏志王肅傳曰肅字

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成熙中開建恂文義通博在

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為承子恂文義通博在

朝忠正魏志王肅傳注引世語作有通議在朝忠累遷

河南尹書鈔五十八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給事黃

業在朝有幹事之才其以珣魏志王肅傳注曰珣

適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

外內明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魏志王肅傳注曰

日歷河南尹侍中案本傳不言為給事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侍中皆從省略書鈔所引晉起居注恂與何遵同

奉詔為散騎常侍固知為良夫非東晉之王元琳書鈔

既誤為珣後人又誤加字元琳三建立二學崇明五經

字蓋詔中但舉其名不稱其字也魏志王肅傳注曰

魏志王肅傳注引世語崇明高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

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魏志王肅傳注曰

竟以贖魏氏給公卿已下租半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

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

晉書注卷九十三 三

晉書注卷九十三 四

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
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魏志王肅傳注
四十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魏志王肅傳注晉諸公贊
餘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日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

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

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為光祿勳轉尚書卒子士

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為劉聰所害魏志

傳注晉諸公贊曰虔子康隆任亦宦達為後世所

重案士文疑為康之字隆官至後將軍見王雅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書鈔一百十

日帝舅王愷置酒妓女吹笛小失意便令黃門擊箏之

一座改容魏志王肅傳注晉諸公贊曰少有才力而無

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

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

為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石崇傳作後將軍將軍世說

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文選恩倖傳論注王隱晉書

寬又性至豪險魏志王肅傳注晉諸公贊

日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用赤石脂泥

壁石崇與愷將為鳩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

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世說汰侈篇注晉諸公贊曰舊

必殺人愷為口軍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共大如鶩喙

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

街由是眾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

焉及卒諡曰醜

楊文宗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事漢四世為三公文宗為

魏通事郎襲封務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諡

日穆

羊玄之

羊玄之御覽一百三十八臧榮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

瑾之子也玄之初為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

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為

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為名遂憂懼

而卒案陸雲南征賦序云太安二年秋八月奸臣羊玄

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凌逼乘輿天子蒙塵於外云

云雲為穎之右司馬故歸獄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

虞豫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御覽二百二晉中興書曰元敬皇

父不見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拜南陽王文學早

卒御覽二百二晉中興書曰豫太明帝即位追贈散騎

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追贈

豫官以胤襲侯爵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為明帝

所昵並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

忍不問徒肩為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誅
左遷肩為桂陽太守秩中二千石頻徙琅邪廬陵太守
咸康元年卒追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哀在孝友傳琛永嘉初
為建威將軍過江為會稽太守徵為丞相軍諮祭酒卒
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
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
司亮又辭焉亮在列傳

杜乂

杜乂字弘理世說賞譽篇下作杜弘治魏志杜畿成恭
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

姿容有盛名於江左世說賞譽篇下注江左名士傳曰
治標解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義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世

容止篇作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
注江左名士傳曰永和初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
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
眼如點漆相可得方諸衛玠案本傳用世說作右軍語
江左名士傳涉及劉謝又與下文桓彝桓彝亦曰衛玠
語相混蓋當時清談之習傳聞多異耳

無男案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上曰錫字世根為生后而

父終妻裴氏棲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穆封裴氏為高安鄉君邑五百

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為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

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

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

褚裒元和姓纂六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有局量

以幹用稱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下曰漢褚先生少孫裔

晉安東將軍始徙丹徒廣韻十八藥曰碧爾雅云利也

後起之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

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

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碧有舊言於武帝

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

之風世說德行篇注引文字志作與京兆杜乂俱有盛

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

簡穆有器識故為彝所目也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

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世說德行篇恆云裒雖不言

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

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為參軍世說雅量篇曰褚

公於章安令遷太

世說賞譽篇下作杜弘治魏志杜畿

七

世說賞譽篇下注晉陽秋曰裒

八

尉記室參軍注按庚亮啟參佐名哀時直為參軍不掌
記室也案孝標之言與本傳合惟傳不載為章安令且
傳言為都鑿參軍而庚亮參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
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為琅邪王時
將納妃妙選素望詔娉哀女為妃於是出為豫章太守
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
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平洲平元本作半諸史拾遺日洪
誤也元和郡縣志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恆使私童樵採
江州或理半洲亮吉云平洲當作半洲刊寫
書鈔三十八晉中興書日在政雅素每崇清約雖居頃
官恒使私童樵採御覽二百五十六引作茲政貞素頃
之徵為衛將軍領中書令哀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
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為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
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哀總
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日有不祥乎
璞日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
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
以哀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
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哀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
居藩日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
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
勳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
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略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

晉書注卷九十三

九

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己受成垣平心於天下無疑
內示私親之舉疑元作宜周家祿校勘記日按作宜為是無宜猶不宜也朝野失望
所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徐兖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
軍事衛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諸史拾遺日
案宋志元帝
割吳郡海虞縣之北境為東海郡故徐州刺史兼督吳
國承和以後移東海三縣亦寄治京口領徐州者惟督
晉陵不更督吳郡矣寰宇記八十九日丁卯橋在丹徒
城南晉褚裒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為水捆奏請立埭以
丁卯日後人構橋因名又引語林日晉太傅褚裒游于
湖狂風忽起船欲傾褚公已醉乃云此妨人皆無可以
招天譴者惟有孫興公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為揚州錄
多塵埃正當以厭天災
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說哀日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
也世說言語篇日何驃騎薨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
王長史物劉尹同詣褚褚日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
王日此子能言褚因視王日國自有周公注引晉陽
秋日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秉朝政哀自丹徒入
朝案隋志梁有尚書僕射劉遐集五卷亡唐志仍著錄
疑即其人本書劉遐傳云性果敏便弓馬開豁勇壯官
至徐州刺史未為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
尚書似非一人
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哀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
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
疏奏即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及石季龍死哀
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御覽三百五十七異苑日褚裒
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唱言可各
持兩橋復相謂日一人焉直指泗口朝議以哀事任貴
用兩為及敗悉負橋而退
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哀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

晉書注卷九十三

十

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疑進軍下邳
賊即奔潰疑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
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哀率眾三
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哀撫納之甚
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僞相支重郡中二千
餘人歸降穆帝紀徐龕作王龕御覽四百八十七晉中
通何書作王堪與本紀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
合此傳誤王為徐也援哀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哀節度軍次代陂為
石遵將李菟所敗穆帝紀及載記李菟作李農御覽四
百八十七引晉中興書誤作岱陂讀
史方輿紀要三十二
日代陂在滕縣東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為賊所害

晉書卷之三十三

十一

哀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
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帥之責不應引咎逋寇
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
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
師救援會哀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為慕容皝及
苻健之眾所掠死亡咸盡哀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
至京口聞哭聲甚眾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
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太平廣記二百七
十六孔約志怪曰
晉明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即投河以
奉神始太傅褚哀亦好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褚公卒
軍人見公乘此馬矣與地紀勝七
遠近嗟悼吏士哀慕
日褚哀墓在鎮江府城南七里

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穆子歆唐宰相世系
表十二下日
歆二子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秘書監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尙寡欲弱冠知名州府
交辟並不就世說棲逸篇注中興書曰雅好高尙徵聘
傳曰曾祖準高
無所就于時名德皆稱之宋書何尙之
尚不應徵辟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
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
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
塔廟而已世說排調篇注引晉陽秋作準亦徵拜散騎
塔廟而已
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

晉書卷之三十三

十三

晉興縣侯樂鄉君蓋穆章皇后之母何準之妻也
準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世說棲逸篇注引中興書
史何尙之傳亦作恢
三子放恢澄放繼充恢官至南康
太守均作祖恢南康太守早卒恢子元度西陽太守次
叔度太常卿尙書南史何尙之傳尙之父叔度金紫光
書令子儼錄曠偃偃字仲弘吏部尙書儼子有承嘉太守
興太守錄宜都太守錄子求點尙求字子有承嘉太守
點字子儼望子中曉騎將軍昌尙之子敬容字國禮太子
昌尙字儼望子中曉騎將軍昌尙之子敬容字國禮太子
詹事侍中敬容子敬容字國禮太子
中尙之通直常侍案悠之初疑為悠之弟字國禮太子
子願之通直常侍案悠之初疑為悠之弟字國禮太子
寓與願之名字應官均不合則悠之弟字國禮太子
澄字季立與書作澄字子立起家秘書郎轉丞清正

有器望累遷秘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深愛之以為

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太元末琅邪王出居外第妙選師

傳徵拜尚書領琅邪王師安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典

選書鈔五十九引晉起王師如故時澄脚疾固讓特聽

不朝書鈔五十九引晉起居注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

中正及桓玄執政以疾奏免卒于家安帝反正追贈金

紫光祿大夫長子籍早卒次子融元熙中為大司農

王濛 子脩

王濛字仲祖世說品藻篇注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

位尚書世說容止篇注引王氏譜作訥祖默尚書案王

晉書注卷九十三

三

為默孫佑子王氏譜作默不祖佑北軍中候世說言語

誤此傳黯字當為默字之誤長史別傳作祖佐容止篇注

侍案佐為佑之譌又誤作祐惟官名則各舉其一也

父訥新淦令世說容止篇注周侯說王長史父形貌既

作父訥葉縣令又賞譽篇下注王氏譜曰濛父訥娶類

川東宗之文字三壽也案訥蓋歷兩縣令未知孰先孰

後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

有風流美譽虛己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世說言語

王長史別傳曰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

祇隆安記風流美譽作風流標望又賞譽篇下注濛別

傳曰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

不與一面莫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世說

篇下注引濛別喜愠不形於色不修小絮而以清約見

稱世說賞譽篇下注引濛別傳清約作清貧又引別傳

賢顯默之際辭旨善隸書名畫記曰王濛書比虞翼丹

劭令往往有云我嗜酒好肉善畫畫但人有飲食美姿容

美酒精精我何不可也特善清談為時所重世說容止

何其軒軒韶舉注語林曰王仲祖有好儀形嘗覽鏡自

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世說容止篇注引

生如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御覽八百二十八引語林

乃入帽姬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與沛國劉惔

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

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

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世說任誕篇

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導復引匡術弟孝濛

與旌命所加必延俊又辟濛為掾致賤於導曰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

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

以允荅具瞻儀形海內導不荅後出補長山令復為司

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為停罰猶

不就徙中書郎書鈔五十七王濛別傳曰濛為

中書郎四年無對類聚四十八王簡文帝之為會稽王

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

濛温潤恬和桓温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世說品藻

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温

潤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

達阮思曠何如日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日沈沈清便殷
洪遠何如日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日下官才能所及
悉不如諸賢至於於對時一籠單當世亦多所不及
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立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
務無所與讓也而濛性和暢能言理初學記十一御覽
能言名理 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
劉煥號為入室之賓 初學記十一晉中興書曰太宗輔
賓 轉司徒左長史 書鈔五十七引王濛別傳曰又遷為
比肩故也 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
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 御覽四百九十郭子曰王
于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 疾漸篤 御覽
於此乃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 疾漸篤 御覽
三十九語林曰王仲祖病劉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
真長為稱藥苟令則為量水

晉書卷九十三

五

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 御覽二百二晉中
金紫光祿大夫 臨殯劉煥以犀杷塵尾置棺中因慟絕
封晉安縣侯 臨殯劉煥以犀杷塵尾置棺中因慟絕
久之 世說傷逝篇作以犀杷塵尾置棺中注濛別傳曰
過也書鈔一百三十四郭子曰長史病篤寢銜下轉塵
尾視之而歎曰此人曾不滿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
塵尾置之柩中寰宇記九十丹陽記云王仲祖謝安亦
祖墓東南十六里有高亭湖周迴三十餘里 謝安亦
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脩

蘊
脩字敬仁小字荀子 世說文學 明秀有美稱 世說賞譽
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注文 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 世
字志曰脩少有秀令之稱 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 世
文學篇注文字志曰善隸行書書斷曰晉王修善行書
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讚與之王僧虔云敬仁

書殆窮其妙王子敬年十二作賢全論 世說文學篇作
每省之日咄咄逼人 年十六著賢論 隋志梁有濛以示劉煥曰
王修集二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
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
中軍司馬 隋志作驃騎 未拜而卒年二十四 書斷曰升
年二十四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衣帶中攜
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
見此書平生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世說文
所好以入棺 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世說文
文字志曰昔王弼之沒與修同年故修弟熙乃歎曰無
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案此作修弟熙語與本傳異

王遐

晉書卷九十三

六

王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 周家祿校勘記 驃騎將軍述
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益康初追贈特進光
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諡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
之豫章太守 隋志梁有豫章太守王恪集十卷 秩中二
千石欣之弟歎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蘊

王蘊字叔仁 御覽二百四十三引晉中興書作
字仁修輿地紀勝四作字仁叔 孝武定
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
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 書鈔六十類聚四十八王
使時無屈滯草萊自書會下鼓急出日具乃至 每一官
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也
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
輒連狀白之 類聚四十八御覽二百十六引 日某人有

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違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類聚

四十八御覽二百十六引王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

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

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

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

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

御覽二百六十一引晉中興書作賴蘊者士庶詣闕訟

十室而八然後具自表聞朝廷以違科免

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

后父遷光祿大夫

御覽二百四十三晉中興書曰烈宗

將納后訪于公卿僕射安曰王蘊地

望可與國婚定后既立

徵拜金紫光祿大夫

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

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

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

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

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

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頃

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即本軍號加

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

晉書卷九十三 七

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

太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

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

力厯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

入為遣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

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

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

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並

以爽為益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褚爽字弘茂世說識鑿篇注引續小字期生恭思皇后

父也祖哀父歆世說識鑿篇注引續爽少有

令稱世說識鑿篇注引續爽少風氣

累遷中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

世說識鑿篇注引續爽上表稱太

論士作相士為義興太守案通典一百四引太元十九

子名是爽之為太早卒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

子秀之炎之喻之義熙中並厯大官元和姓纂六日爽

侍中生湛之法顯湛之左僕射南史褚裕之傳秀之子

長倩太常秀之子湛之字休立尚書左僕射湛之子彥

同澄彥同司空驎將軍彥同子實蔡實字蔚先左戶

尚書蔡字茂緒太常蔡子向字景政北中郎廬陵王長

晉書卷九十三 六

史向子翔字世舉吏部尚書澄字彥道右軍將軍法顯
常侍炫子燁字士洋湘東王諮議參軍燁字彥緒散騎
子舍人蒙子玠字溫理御史中丞玠子亮尚書殿中侍
郎隨驛騎從事中郎秀之弟淡之字仲原會稽太守裕
之字叔度名與宋武帝同故字行雍州刺史裕之子昭
昭子瑄寂之著作佐郎寂之子履太宰參軍南史裕
之傳日暖寂子績太子舍人績之子球字仲寶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案宋書褚叔度傳炎之亦作淡之喻之亦作裕
是與南史同
是本傳誤也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
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繾綣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
慾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
刑書王愷地即涓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

晉書注卷九十三

九

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既塵清論有戮王猷
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
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
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贊曰託屬丹掖承輝紫宸地既權寵任惟執鈞約乃寡
失驕則陵人覆車遺戒諒足書紳

晉書注卷九十三

晉書注卷九十四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六十四

隱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繫探幽貞遜以成其
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
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恆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
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
之上卷迹鶻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
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渟嶽峙脩至
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迫安排宵而無悶修
身自休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
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仄席幽貞以康神化徵
聘之禮賁於巖穴玉帛之贊委於塗衡故月令曰季春
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
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
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
其高尚之德綴集於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
 之魏志王粲傳注橋康集日錄曰不知何許人無家屬
 於汲郡北山土窟中得之御覽六百六十三道學傳
 曰孫登常止山開穴地而坐類聚四百四十四孫登別傳曰
 當魏末居北山中以石窟為宇水經清水注曰共縣即
 共和郡國志在國北所謂共北山也仙者孫登之所處
 元和郡縣圖志十六日蘇門山在衛縣西北十一里孫
 登所隱阮籍橋夏則編艸為裳冬則被髮自覆九類聚十
 康所造之處
 別傳曰編草自覆阮嗣宗問登而往造焉適見苦蓋被
 髮端坐巖下鼓琴御覽六百六十三道學傳曰冬單衣
 如故又九百九十九引橋康集序作編蒲為裳好讀
 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書鈔一百五十七御覽三
 清淨無為其情志惟如也好讀書彈琴積然自得觀其
 風神若游六合之外者又五百二王隱晉書曰為人無
 言好讀易鼓琴水經清水注竹林七賢傳曰彈一絃琴而五
 和性無志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
 世說棧逸篇注引魏氏春秋作登性無時時游人問所
 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注引橋康集
 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注引橋康集
 目錄作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太平廣
 記九神仙傳日市中乞得錢物轉給貧下更無餘資亦
 不見嘗住宜陽山水經洛水注十五引有作炭人見之
 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水經洛水注炭人見之
 傳說御覽五百二王隱晉書日作炭文帝問之使阮籍
 者忽見有人不語精神不似常人
 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水經洛水注炭人見之
 應籍因大嘯登笑日復作向聲又為嘯求與俱出登不
 肯籍因別去登上峰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振山
 谷籍怪而問作炭人作炭人日故是向人聲籍更求之
 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御覽三百九十二孫登

晉書斟注卷九十四

二

別傳曰嗣宗自下趨進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嘖嘖長
 嘯與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適爾而笑因嘯宗之妙響
 動林壑風氣清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二魏氏春秋日阮
 籍少時嘗游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名有竹實數
 解日林而巳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五帝三王之
 義蘇門生蕭然會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韵響亮蘇
 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嵇康又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
 蘇門生嘯若鸞鳳之音嵇康又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
 終不荅康每歎息將別謂日先生竟無言乎魏志王粲
 春秋日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御覽三
 百九十二晉陽秋日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時不言
 康辭還日先生竟無言乎登日惜哉太平廣記九神仙
 傳日嵇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
 琴之而登登乃日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
 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
 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係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
 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魏志王粲傳
 作君性烈而才儻其能免乎御覽六百六十三引道學
 傳作康才高識寡劣於保身太平廣記九引神仙傳作
 才優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日昔
 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
 嘿者也竟不知所終御覽五百十袁淑真隱傳日蘇門
 日汝將以是終乎哀哉薪者日以是終者我也以是
 終者我也且聖人無懷何其為哀聖人以道德為心不
 以富貴為志因歌二章莫知所終水經穀水注日七里
 瀾有石梁即旅人橋也昔孫登不欲久居洛陽知楊氏
 榮不保終思欲避跡林鄉隱安死揚駿埋之于此橋
 之東駿後尋之矣太平廣記九神仙傳日登乃卒死駿
 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
 董馬坡之鵲黃因寄書與洛下故人

晉書斟注卷九十四

三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書鈔八十七習鑿齒逸民傳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魏書崔玄伯傳曰玄伯清河東武城人玄伯同郡董謏謏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遠海望據玄伯傳則京亦清河人也初為隴西計吏俱至

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御覽五百二王隱晉書曰太始初值魏禪晉遂被髮狂書鈔一百二十七載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建春門外道北有白社董威輦所住也出門三里御覽六百六十二葛洪神仙傳曰瓊瑤寺在建春門外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即中朝時白社董威輦所居處時乞於市類聚七十八神仙傳曰或市乞得殘碎繒絮

結以自覆全帛佳縣則不肯受書鈔一百二十九類聚殘碎繒絮以爲衣號曰百結類聚七十八神仙傳曰得身上藍縷衣不蔽形御覽八百十八引晉陽秋作得殘

舊唐書卷九十四

四

碎絹結以自覆金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帛鞋錦則不肯受

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水經穀陽渠水北則白社故里昔孫子荆會董威輦楚乃貽之于白社謂此矣以同載爲榮故有威輦圖

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荅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願望而逝

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

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

可餐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

至人藏器於靈縕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

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眾人所翫豈合

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鳩隼遠巢咸以欲死晒彼梁魚遂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輦輿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書鈔一百六十引神仙傳曰石千日不食或市乞備作人或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子經日不食或市乞備作人或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著詩終其一日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范范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寢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作逝將抱此元虛歸我寂寞之室

舊唐書卷九十四

五

日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

兄弟御覽四百三十一夏仲御別傳曰與母兄弟居每

採栲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蠅蠅以資養漢有彭

越卽彭蠡崔豹古今注彭蠡小蠅也嶺表錄異彭蠡吳

呼爲越蓋語譌也案古人名多取物名故知彭蠡取義

之越王劍馥謂蠅轉爲越故俗傳會爲越王耳集韻彭

小或作蠅而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

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

畢性命於海濱也統惇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

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作仲御教然使統屬太平之
作色謂之日我安能遂俗低眉下意乎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
汗隆之閒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閒
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周家祿校勘記白汗四市
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御覽五百
不能張兩耳閉塞雙眸俱瞑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
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
敬宜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
麗善歌儂書鈔一百十二引夏仲御別傳仲御徒儂
仲御別傳曰仲御從父家女巫章丹陳珠二人妍又能
姿冶媚清歌妙舞狀若飛仙案珠與珠必有一誤又

晉書卷九十四

六

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閒以絲竹丹珠乃拔刀
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
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日從父閒疾病得瘳大小以為
喜慶欲因其祭祀竝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
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伺儂靈談鬼笑飛觸挑梓酬酢
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
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蟪蝼之氣見君子尚不敢
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抗
愾晉記曰日知錄謂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
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
而卧不復言眾親踉蹌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
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竝至浮
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
車乘來者如雲統竝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
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類聚四御覽三十
御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莫不方軌連軫並
至南浮橋邊被禊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仲御
深奇其節顧相與語此人有此輩穩坐不搖賈公望見之
中安坐者為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荅曰會稽北海閻
計夏仲御書鈔一百二十七引王隱晉史高士傳曰
百三十九引王隱晉史高士傳曰吳人夏丞為孝廉

晉書卷九十四

七

高士夏仲御以母疾將市藥于京師充使問其土地風
隨丞入洛時值禊飲賈充見而訪之俗統日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
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荅
日可書鈔一百三十七引王隱晉史高士傳卿居海濱
隨戲紅子乎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統乃操棹正櫓
作卿居海作何戲習仲御日能戲船耳統乃操折旋中
楫登舟故容止可觀也晉書高士傳統乃操折旋中
流初作鯢鯢躍後作鮪鮪引書鈔一百五十五引夏仲
之引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統乃操折旋中
之狀又九百三十九引王隱晉書統乃操折旋中
形鱗鱗九百三十九引王隱晉書統乃操折旋中
鮪鮪也本草江豚別名鮪魚魏武食制謂之鮪鮪廣

韻鱗鯨魚名亦作鮪又飛鶴首撥獸尾奮長梢而船直
江豚別名天欲風則見飛鶴首撥獸尾奮長梢而船直
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
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
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荅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
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
盡歌卿願能作卿土地閒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
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
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
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
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後漢書本傳曰娥年十四沿

晉書注卷九十四

八

元嘉元年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類聚四御覽三十
一會稽典錄曰女子曹娥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為巫
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波神溺死不得
尸骸又九百七十八乃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投江
而見瓜浮其處即得父屍水經漸江水注曰曹娥父溺死
道南有曹娥碑因父死投水而死年十四哀父尸
不得乃號踊江介因解衣投水視日若值父尸衣當沈
若不植衣當浮江介因解衣投水視日若值父尸衣當沈
度向使外甥鄒子禮為碑文以彰孝烈外孫曹娥
六日後蔡邕過讀碑乃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曹娥
此碑今在上虞縣水濱黃史方輿紀要九十二日曹娥
堰在紹興府東九十里其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
地有曹娥渡及曹娥球 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
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眾人僉曰善統於是足以足叩船
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

陀誰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已下皆恐
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
歌之聲便髮髯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
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
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
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為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
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
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市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
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沖

晉書注卷九十四

九

朱沖字巨容 王隱晉書作字巨融 南安人也少有至行
御覽八百九十八引王 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
隱晉書至行作德行 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
為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 御覽八百
干寶晉紀作其鄰人失犢與沖犢相類 大慙以犢還沖
來取之沖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 御覽八百
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 御
五百十引虞殷傳高士傳八百九 主愧之乃不復為暴
十八引王隱晉書持芻作擔芻 御覽五百十虞殷傳高士
咸宜四年詔補博士 咸宜二年詔曰處士朱沖履行高
潔經學修明 沖稱疾不應尋又沖曰東宮官屬亦宜得
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沖為太子右庶子 御覽五
虞殷傳高士 沖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
傳右作中

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為訓
邑里化之路不拾遺邨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為害卒
以壽終

范粲 子喬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
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彊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眾
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
久之乃應命為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為征
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
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

晉書卷九十四

十

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
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
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涪令頃之轉太
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齊
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周家祿
校勘記
日勸當 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
作勸 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侍中持
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
恆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
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粲

同郡孫和時為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
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
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
病歲以為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
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
所寢之車長子喬

喬字伯孫御覽五百十一引陳
留志作范喬字伯山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

喬首御覽五百十一引陳留志
作祖父馨臨終執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

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
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媒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

晉書卷九十四

十一

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晉書校文四曰據劉氏譜
公榮為沛國人武陟傳
言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彥
該亦沛國人也此云濟陰誤
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
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
學優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
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
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竝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
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
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為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
信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

加敘用深為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沖
 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
 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合章內與安貧樂
 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
 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
 發優論又吏部郎郝隆亦思求海內幽遜之士喬供養
 衡門至於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
 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
 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
 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

讀書注卷九十四

三

為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頽歎曰諸士大夫
 未有所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
 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
 不穢為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為佐著作郎元康初
 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
 度日月星辰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
 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
 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

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御覽十五引王
 日望氣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
 乃長歎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御覽十五王隱晉書曰中書令
 遂不其著述為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
 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
 立名本梁啟超墨經校釋曰勝言墨子著書作辯經以
 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其說甚
 苦獲已齒齟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
 墨之所謂誦墨經者即誦此也墨者何以獨誦此經蓋智
 識之源泉存焉而篇中義訓皆墨學精神所寄也古書
 棄於竹簡傳寫甚難故凡著述者文皆極簡老子僅五

讀書注卷九十四

三

千言墨經不逾六千言孔子作春秋亦義豐而文約而
 微言大義皆在口說蓋以此也又校釋自序曰吾國古
 籍中欲求與今世所謂科學精神相懸契者墨經而已
 矣墨經而巳矣墨子之所以教者曰愛與智天志尚同
 兼愛諸篇墨子言之而弟子述之者什九皆教愛之言
 也經上下兩篇半出墨子自著南北墨者俱誦之或述
 所聞或參己意以為經說則教智之言也經文不逾六
 千言為條百七十有九其於智識之本質智識之淵源
 智識之所以發運用若何而得真若何而墮謬皆析
 之極精而出之極顯於持之而辨名實御事理故每
 標一義訓其觀念皆類異而刻之入與二千年來俗儒之
 理解迥殊別而與今世西方學者所發明往來相印旁
 及數論之墨經殆世界最古名學書之一也惠施公孫
 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孫詒讓墨子閒詁曰經
 精妙簡奧未易宣究其堅白異同之辯則與公孫龍書
 及莊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墨經校釋曰墨
 經與惠施公孫龍一派學說之關係最當明辯施龍輩
 確為別墨其學說確從墨經行出無可疑然斷不能謂

墨經為施龍輩所作蓋施龍輩所祖述者不過墨經中
 一小部分而其說之內容又頗與經異也經上篇並無
 堅白異同牛馬非馬等論雖有數條然其說與經無
 涉而極其簡約是即如後世名家之說也蓋未可知
 說上篇公孫龍之論亦絕少下篇則多矣且其說亦
 與今本公孫龍之論同者八篇六篇則多矣且其說亦
 之徒所為說也細按四篇之文經下或比經上殆即龍
 後其兩經皆墨子著耶抑經之文經下或比經上殆即龍
 斷經則決非出自一人且並未出諸弟子手耶未確
 百數則雖公孫龍之徒所論述者亦在其中固無足怪
 至同則雖公孫龍之徒所論述者亦在其中固無足怪
 等詭僻之說則四篇中固未嘗有也莊子天下篇俱誦
 墨經而倍誦之則四篇中固未嘗有也莊子天下篇俱誦
 相解偶不作之辭相謂謂其同出於墨經而倍誦之則
 甚謂以別墨別墨者言非墨家之正統也夫墨經合義
 應而所推演又或蓋於經指則謂之別墨宜矣梁啟超

晉書注卷九十四

十四

墨子學案曰惠施公孫龍皆所謂名家者流也而其學
 實出於墨莊子天下篇云墨者俱誦墨經而倍誦之則
 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譬以解偶不作之辭相
 應墨經言學過半而施龍辯辭亦多與經出入天下
 篇舉惠施推論十事而歸宿於此要萬物天地一體公
 孫龍亦嘗勸燕昭王偃兵可見兩家皆宗墨學胡適謂
 施龍一派可謂特識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
 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
 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墨子問詁附錄曰當作名
必有形察上疑說形字
 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
 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
 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
 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汗隆名之

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
 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已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
 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

附其章疑者闕之葉翰墨經詁義曰魯勝墨辯注引說
就經其體甚善惜原書已亡今本書
 日經上一篇乃墨翟自著以表其為學之大義立辭之
 通例者也墨子之立義最重故立辭最重類是以上節
 旁行首故明義之重也下節旁行首止明辭之要也非
 攻下日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也夫取篇之日夫
 以故生以理明其類行而後明之所謂以理明者也
 其所生類明其類行而後明之所謂以理明者也
 然則經上之要義可一言以蔽之曰依故明類而已若
 以故言則屬於尚賢尚同諸篇之類者皆兼愛交利之
 為屬於非攻節用諸篇之類者皆別異虧害之為義類
 既明由是非攻節用諸篇之類者皆別異虧害之為義類
 經誦斯實晉魯勝引說就經之舊例至今復明竊不勝

晉書注卷九十四

十五

狂喜而不置矣夫昔人釋墨經者皆拘於勝書名為墨
 辯又誤於莊周以誦墨經者為南方之引說就經亦目為
 下篇但為辯談一科而設因於勝之引說就經亦目為
 不越經說上下大小取四篇而翟之一生精神遂汨夫
 小辯破道之流矣自墨分三科其例既定乃知經實翟
 所自著餘皆為說又知勝之三科其例既定乃知經實翟
 經必編取辯談大小取畢乃事也尚賢以下諸篇固說也
 以經與經說大小取畢乃事也尚賢以下諸篇固說也
 經說上下大小取亦說也備城門以下諸篇亦說也其
 準別者但分科立說各有偏重而已然說書之取擇從事之
 制歸本夫經故子之說每節經文也特立書說義證談
 悉歸本夫經故子之說每節經文也特立書說義證談
 辨例證事物名證三者以證明之也體似新創例實襲
 舊不過昔則即歸今則重光非又采諸眾雜集為刑名
 敢以學期真知規見自夸也
 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墨子問詁附錄
其或與微繼
 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

世說賞譽篇下謝幼與曰董仲道卓犖有致度御覽

榮三百八十八入語林曰董仲道常在客宿與王孫隔共

語同行人曰此人行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

必為亂後果為亂階及謝元化論序作陳留董仲建斯

世說賞譽篇下注引謝元化論序作陳留董仲建斯

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太后升太學堂歎曰

堂也將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

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

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

賞譽

篇下注引謝元化論作大亂斯起御覽五百二引王

隱晉書作天人既滅大亂將至傾危宗廟在其日矣又

六百五十二引干寶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

晉紀作天理之既惑

東北步廣里中地陷

世說賞譽篇下注書鈔七十九引

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

五行志中作白者

十九引王隱晉書石瑞記不能飛下有問之博士不能

對一語世說賞譽篇下注引王書又作博議者不能知

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

魏書崔玄伯傳曰玄伯同

郡董謚父京與同郡崔康

時廣陽霍原等俱

以碩學播名遠海

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

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

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

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敕

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

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為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

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

水經曰馬水注曰涑水又北逕小費東又東逕大費南

注云蓋霍原隱居教授處也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教

授數千人為王浚所害雖千古世懸猶表

二巖之稱既無碑頌竟不知定誰居也

燕王月致羊

酒及劉沈為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為二品司徒不過

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

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

日褒當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

使人問之

類聚八十五引王隱晉書作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尙書郭彰彰素疾琦荅云不識御覽二百三十四引王隱晉書作彰曾琦不附己案邵晉書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稱云御覽引王隱晉書云云琦蓋始終亮節之士也晉書削而不載今攻本傳全用王書原爾失檢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輿地紀勝

書料注卷九十四

六

六十八伍安貧記云晉朝高士伍朝別墅堂下有學書池色微黑今遺跡存焉又曰崇雅寺在武陵東即伍安貧之故居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御覽五百十引故居作好學該博顯命屢加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尙書郎胡濟奏曰案隋志梁有著作郎胡濟集五卷錄一卷唐志仍著錄當即此人蜀志畫和傳注有胡濟字偉度別是一人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衰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尙無虧誠江南之奇才御覽五百十引虞殷巨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御覽五百十引虞殷

佑高士傳此二句下有貴宜聽光顯以獎風尙奏可而于家食近代所崇二語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全晉文注曰案錢神論藝文類聚與晉書各有刪節尙非全篇後幅當有恭毋先生誦貴錢神一段故御覽有黃銅中方叩頭對一段也其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思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御覽八百三十七字曰孔方失之引兄下有弟字

書料注卷九十四

九

則貧弱得之則富昌類聚六十六引富昌作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棨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類聚六十六京邑衣冠疲勞引幽作深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類聚六十六

六引德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閣類聚六十六危可引金作朱

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

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類聚

六引作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發洛中

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己已執我之手抱我終

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

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日軍無財士不來軍

無賞士不往類聚六十六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

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類聚六十六無足而欲

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衰不仕元和姓纂六日晉光祿

大夫魯褒案傳云不仕

而林氏作光莫知其所終

汜騰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

官還家太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

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

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元作之為府司馬騰曰

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

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書鈔三十四御覽二

書任旭傳清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

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

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

狼狽營送御覽二百六十四引晉中興書秀慨然歎曰

任功曹真人也御覽二百六十四引中興書真人作

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

仍舉為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備異

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

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尋天下大

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竝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

迴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為參軍手書

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

召之及為左丞相辟為祭酒竝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

遭母憂於時司空王導啟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

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

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

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苟崧議以為不可太宜

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

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

位至大宗正終於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軼人也少愛山水尙嘉遯御覽五百

高士傳曰文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書鈔一百六

舉有懷隱志林輒旬月志歸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

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御覽六百六十六高洪抱朴

子內篇給本日郭文舉入陸

渾山學道獨能無情意不生也又五百十虞般佑高士

傳曰入陸渾嵩山少室乃隱華陰之崖水經伊水注曰

涓水出陸渾西山即陸渾都也尋郭文之洛陽陷乃步

故居訪胡昭之遺像世去不停莫識所在

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案書鈔一百二十九引晉中

御覽六百九十五引作大辟是書鈔誤也水經漸江水

注云縣南有大壁山郭文自陸渾遷居大辟山本名餘杭山

名由拳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餘杭縣由拳山晉隱

士郭文舉所居鄧牧洞香圖志曰文以晉室亂入餘杭

大瀨山學道太平廣記十四神仙拾遺曰隱餘杭天柱

山或居大壁巖太和真人會降其室授以沖真之道晦

跡潛修世所不知讀史方輿紀要九十大瀨山在餘

杭縣西南十八里山周五十里高六百九十窮谷無人

丈案大辟大壁音同字異大瀨又辟之轉音

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

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恆著鹿裘葛

巾御覽五百二王隱晉書曰依山結廬臨清植穀種麻

取其巖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鹿鹿於菴側御覽
六引晉書大鹿鹿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
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
嗟歎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太平廣記十四神仙拾
前若有所告輿地紀勝二日嗥亭在餘杭縣南五里晉
郭文嘗出市肆貨藥伏虎於此歸晚則虎嗥故曰嗥亭
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
於其室前御覽八百九十二孝子傳曰郭文舉為虎探
遺日自此虎嘗馴擾於左右亦可撫而牽之文舉出山
如犬羊耳或以書策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為擔水而無
致其背上亦負而行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為擔水而無
勅色餘杭令願賜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書鈔一
百二十一

晉書注卷九十四

三

九晉中興書曰縣令願賜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

親近文舉歸贈一無所受願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

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願追遣使者置衣室中

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於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

其名遣人迎之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作大興文不

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水經漸江水注

驃騎王導迎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

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積然踣踞傍若無人温嶠嘗

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日本行學

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而思食

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

不憶故無情御覽五百十引虞般佈高士傳作情由意生意息則無情抱朴子作獨能無情意不
 生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為烏鳥所食
 願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
 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
 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宦身不得安今
 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州之人安能佐世廣記
 十四神仙拾遺曰晉帝問之徵詣闕下問曰先生馴虎
 有術耶對曰自然耳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何
 必術為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警民猶虎也理民
 與馴虎亦何異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案神仙拾遺言
 文與帝問答與本傳作溫嶠導嘗眾賓共集絲竹竝奏
 者異本傳亦不言拜官不就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於時坐者

晉書注卷九十四

三

咸有鈎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
 闕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
 柳下梁躋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
 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
 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御覽五百十
 士傳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御覽
 作餘杭七十引王隱晉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
 書迎置作逆著之以為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
 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
 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

五日終太平廣記十四神仙拾遺曰歸隱鰲亭山得道
 地記其言皆當時識詞其說如蛇也案洞霄圖志引吳
 有金雄記一本書上曰金雄記下曰金雄記隋志識緯類
 引之明周嬰危林考之甚詳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
 祭哭之水經漸江水注曰浙江逕縣左合餘干大溪注
 撰宅東有郭文舉墓晉建武元年驃騎王導迎文置之西
 園文述此而終臨安令改葬之高僧傳七宋餘杭方顯
 寺釋僧詮傳曰晉游臨安縣遇疾甚篤卒縣令阮尚
 之使葬白土山郭文舉墓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
 陳思寶刻叢編引碑錄曰晉郭文舉墓在臨安縣西
 史孔彭立臨安縣碑錄曰晉郭文舉墓在臨安縣西
 郭文舉墓在臨安縣西晉郭文舉墓在臨安縣西
 同不當葬治城寰宇記云郭文舉墓在臨安縣西
 郭氏所云迎置西園也下文云文舉墓在臨安縣西
 說友成道臨安志又言晉郭文舉墓在臨安縣西
 地志云靈耀寺即郭文舉故居蓋游跡偶爾至後人即

晉書注卷九十四

三

以故居名之如葛洪鍊丹井之類依託甚多此唐以後地志所以不足徵信也葛洪庾闡竝為
 作傳贊頌其美云

龔壯

龔壯字子瑋御覽四百八十一五百巴西人也絜己自
 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御覽四百八十
 值惠懷未天下大亂李特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
 為寇壯父叔並為特所害仇及李壽成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
 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
 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眾討
 期果剋之壽猶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李壽載記曰
 聘龔壯為太

師壯固辭華陽國志 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

九日以壯為長史 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九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福流

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 華陽國志九引冀壯上乃

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

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

既不從壯遂稱孽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

研考經典譚思文章 御覽五百三引王隱晉書惟作下

誤作惟 惟譚作覃案本傳蓋承州王書而

與譚耳 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

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道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

晉書卷九十四

孟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 晉書校文四日陋與孟嘉兄弟

目人錢氏攷異會舉其異而未及辨正余按嘉陋為武

昌之陽新入見世說樓逸篇酸醜孟嘉嘉嘉嘉別

傳及陶淵明孟府君傳皆同惟兩傳既言孟氏為武昌

則嘉之外孫所言必不謬意孟氏自宗葬陽新後子孫

遂為士著嘉則復由陽新遷鄙故淵明云然否則一傳

中不應自相矛盾也然則晉史於陋兄弟各別其籍正

其籍審處第以嘉傳江夏鄙人句例之則陋傳不應遺

去陽新但 吳司空宗之曾孫也 陶淵明孟府君傳曰會

著郡名爾 司空宗之曾孫也 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

司空世說賢媛篇注作司徒此作司徒必有一誤 兄嘉

桓温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

籍自娛 世說樓逸篇注袁宏孟處士銘曰少而希古布

覽五百四引晉中 不及世事未曾交游 世說樓逸篇

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

至都時賢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

死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

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

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

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

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 世說

篇注袁宏孟處士銘曰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

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

府以和鼎味温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

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

晉書卷九十四

孟

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相王之命非敢為高

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注論語行於世

案隋志唐志均有孟釐論語注十卷釋文序錄作孟釐

一云孟陋通典一百二引孟陋難孫故事是釐與整皆

陋之 卒以壽終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於吳之嘉興父建

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為操布衣蔬食不

交當世 御覽五百三引王 由是東土竝宗敬焉司徒王

導聞其名辟以為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

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尙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

輕未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於時
高密劉鮪字長魚城陽郡郁字弘文並有高名鮪幼不
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梳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會
孫少有原風救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
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鮪郁並被公卿
薦舉於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鮪
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明蜀朝
譙周傳曰字允南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
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周三子照賢同照子秀秀少而

蜀志譙周傳注引晉陽秋

知天下將亂

靜默不交於世蜀志譙周傳注引晉陽秋知天下將亂
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
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驥驥子壽皆慕
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
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温滅蜀上疏薦之初學記二十晉
中興書曰桓温
上疏薦譙秀曰竊聞巴西譙秀植彩調賦綱備引
貞固抱德肥遯若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積風軌訓
俗幽還仰流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
敕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
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眾人欲代
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

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御覽五百三引晉中興書作翟湯
字長淵又入百十七引何書作道

淵世說棲逸篇曰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共隱於
尋陽注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
案湯蓋南陽人而隱於尋陽者唐人避諱改道淵為道
深惟御覽引何書作長淵恐誤元和姓纂十又誤作翟
陽南史翟法賜傳云尋陽 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世說棲
柴桑人本傳失載縣名 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世說棲
引晉陽秋純素作 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釜
任素仁讓作義讓 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

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於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
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

蜀志法卷九十四

无

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為
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
薦之成帝徵為國子博士湯不起世說棲逸篇注尋陽
記曰初庾亮臨江州
間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
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
赴主簿張立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建元初安西將軍
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湯
所謂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
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為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
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類聚三十六引
庾亮翟徵君贊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

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筆門歆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竝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宋書隱逸傳法賜會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尙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

郭翻

郭翻字長翔御覽五百三引中興書作字道翔又五百五十五引郭翻別傳則作字道祥案祥爲

晉書卷九十四

三

郭翻之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類聚六十五引晉中興書作居貧無業起往古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彊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

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二十四引郭翻別傳作路人取至於三四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類聚二十一引郭於向所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汲爲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於家御覽五百五十五郭翻別傳曰遺

辛謚

晉書卷九十四

三

辛謚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謚少有志尙博學善屬文工艸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御覽五百三引王隱晉書不妄作不接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謚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謚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於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竝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矚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

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
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
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基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人
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
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亨松喬之壽永為世輔豈不
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世說任誕篇注中興書曰劉麟
晉紀作南陽安衆人御覽五百四引晉中興書作一
道民案本傳但作南陽人失書縣名疑避魏書麟字
麟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

晉書卷九十四

三

棲逸篇曰劉麟之高率善史傳御覽四
百十九晉中興書曰麟之少有信義
不修儀操人莫
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邂逅御覽五百四引中興書作志在存道嘗採藥至

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

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御覽三十九盛宏之荆
州記曰衡山有三峰其

一名紫蓋每見有雙白鶴翔其上一峰名遇伐弓人

石困下有石室尋山徑聞室中有諷誦聲

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御覽五
百四引

晉中興書作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

桓沖聞其名請為長史麟之固辭不受世說棲逸篇曰
於時苻堅臨江

荆州刺史桓沖將盡討漢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迎
贈賜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
沖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

在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
麟之然後方遣拂短褐與沖言語父使麟之於內自持
濁酒蔬菜供賓世說棲逸篇注引鄧粲
粲晉紀蔬菜作菹菜沖敕人代麟之斟
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世說棲逸篇注引
鄧粲晉紀從者作

人沖慨然至昏乃退世說棲逸篇曰沖因
陳無用翛然而退麟之雖冠冕

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
造焉居於陽岐在官道之側世說棲逸篇注引鄧粲晉
紀作居陽岐去道斥近在

二百里東晉疆域志曰石首有陽岐人物來往莫不投
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世說棲
逸篇曰

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晉書卷九十四

三

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御覽四百十九引
晉中興書孤姥作

獨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
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

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

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

十餘篇多所啟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

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案

志左將軍陰澹澹魏紀十二卷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有
太守陰澹蓋始為太守終於左將軍也本書索襲傳亦

大守陰澹蓋始為太守終於左將軍也本書索襲傳亦

云太守陰濬請賜此軒巨額楮楮經日忘反出而歎曰
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濬欲行鄉射之禮請
襲爲三老日今四表輯盜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
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
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益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
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
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
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
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
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眾人之所收收眾人之所棄味
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眾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
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
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
常食麤飲水衣褐緇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
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
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
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
於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

晉書卷九十四

三

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
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於永昌乙第其有司
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
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
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
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
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
言了無懼色常卧土牀覆以布被僕寢其中下無茵褥
頰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荅鋪發軻
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積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
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
季龍送以安車蒲輪獨十戶供之高僧傳十佛圖澄傳
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虎謂進日有楊軻者朕
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
膝何匹夫而長轍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
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節于木漢
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履晉世二聖四君共嘉
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
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
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遣十家供給之進還具自
以白澄澄曉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
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
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公孫鳳

晉書卷九十四

三

公孫鳳字子鸞書鈔一百四十三引王隱晉書作孫鳳
 公孫几又五百三引王隱晉書作孫几字祖鸞元和姓纂一誤作公孫鳳
 之九城山谷書鈔一百四十三引王隱晉書九城誤作
 六年上谷人公孫几字祖鸞隱居此山孫鳳隱此山
 公冬衣單布寢處土牀夏則并食於器停令臭敗然後
 食之御覽八百四十八燕書曰夏則併彈琴吟咏陶然
 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
 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勉得與言
 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南
 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
 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
 鄴及見暉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
 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暉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
 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已堅
 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高僧傳五
 日僧頭以偽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與隱士張忠為林
 下之契案皇始元年為穆帝永和七年距永嘉末已四

十年忠蓋久居秦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修導
 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
 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
 地為窟室水經濟水注入車頻秦書曰苻堅時沙門竺
 居瑤瑤山大起殿舍連樓累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
 致稱案高僧傳竺僧朗傳云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
 別立精舍已在張忠卒後與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
 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
 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釜御
 五百三引王隱晉書誤作鑿而為谷又七百
 五十七引前秦錄曰鑿石為釜容六斗四升左右居人
 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

晉書注卷九十四

三

日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
 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
 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
 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
 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御覽七百四十秦
 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
 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
 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
 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
 效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

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
沒於西嶽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高僧傳五竺
僧朗傳曰忠
行至華陰山而卒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
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諡曰安道先生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尉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
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
有喪葬輒杖策弔之御覽五百三引王
隱晉書策作涕路無遠近時有
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
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織

宋織字令艾御覽四百七十四引前涼錄五
百三引王隱晉書均作字令艾敦煌效穀
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
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
好友善御覽四百七十四
引前涼錄顯作永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
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
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尙之士也具威儀鳴饒鼓
造焉御覽五百三引王
隱晉書饒作鐘織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
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而今而後
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

晉書卷九十四

三

尋奇木翁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
實勞我心織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
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
織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
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祚本傳
作泰和以執友禮造之織
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
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
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
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
年八十二諡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
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
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
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
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
四卒御覽五百三引王
隱晉書作年八十諡曰玄德先生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御覽五百二王
隱晉書曰避世
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

晉書卷九十四

三

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立糲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

書影注卷九十四

聖

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綬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作吾入山逃乃出而就徵及深谷之中自東自西安可籠也遂逃入山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作吾入山逃乃出而就徵及祿避罪豈謂隱其行義翻乃害平人乎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苻氏之末略陽王

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脈病三年不豫絕其餐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况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元和姓纂十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聞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而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

書影注卷九十四

聖

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十六國疆域志曰

祈嘉

祈嘉御覽五百三引王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御覽五百三引王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御覽五百三引王貧無衣食為書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

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
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
千餘人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劭先生

瞿劭先生者不得姓名書鈔一百五十七引晉中興書
誤作瞿坑先生不知姓名袁宇
記一百三引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
作瞿劭不誤

文脊山中山有瞿劭因為名焉書鈔一百五十七引
晉中興書作泰元末
御覽五百三引王隱晉書亦作泰和衰宇記一百三引
文脊山一名曷山在益國縣西三十里何法盛晉中興
書曰瞿劭先生住宣城文脊山即其
山也下有廟邑人祀之祈禱有靈 大司馬桓溫嘗往
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書鈔一百五十七
引晉中興書作先

晉書注卷九十四

望

生無被 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
坐石室 滔為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
世說棲逸篇注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
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
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耶中法苑珠林
曰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鎮軍將軍輔之兄子也少
有高操隱於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楞嚴經
嘗置都下白馬寺中寺為鄰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
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畫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
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加驚異寰宇記曰
太平山在餘姚縣東七十里接連天台即敷隱居之
所施宿會稽志曰謝敷宅在會稽五雲門外一里或云
在雲門寺東與 鎮軍郗愔召為主簿世說棲逸篇注引
續晉陽秋作內史
何諱宅相近

柳愔表 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
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
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
得死世說棲逸篇注續晉陽秋曰初月犯少微星一名
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
而交游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御覽七引
孫盛晉陽秋與檀氏續晉陽秋同案海錄碎事一引晉
志月犯少微謝敷卒今天文
志無此文蓋即本傳中語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太平廣記二百十名畫記曰戴
逵譙郡鉅縣人案南史戴逵傳
亦云譙郡鉅人此傳失載 少博學好談論世說雅量篇
注晉安帝紀
縣名且仍書譙郡為譙國 日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真長所知性甚
快暢泰於娛生名畫記曰幼年已聰明好學善屬文能

晉書注卷九十四

望

鼓琴工書畫世說識鑿篇曰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
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
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注續晉陽秋曰逵善圖
畫窮巧丹青名畫記有戴安道南都賦圖郭若虛圖畫
見聞志有戴逵列女仁智 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
圖刻錄有戴逵畫行像

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鏘之詞麗
器妙時人莫不驚歎御覽三百八十四晉中興書曰文
既綺藻器亦妙絕時人莫不驚歎
知其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
章世說巧藝篇曰戴安道就范宣學范所為范讀書
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惟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
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
始重畫注中興書曰逵不遠千里往豫章晉書校文四
日即本畫儒林傳之范 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
王子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

不為王門伶人踰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

而往遠後徙居會稽之剡縣世說棲逸篇曰鄒超每聞

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注續晉陽秋曰隱會稽

稽剡性高絜常以禮度自處世說雅量篇注晉安帝紀

山流者游談者許其通隱屢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曰

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

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

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

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

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

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

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

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

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

失其本則有邑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

至於未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

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

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

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

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闕

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

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

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途雖

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遊

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鄙華內喪

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

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

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

在武丘山遠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

遠遠遯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

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

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

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

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

還剡後王珣為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為國子祭酒加

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書鈔三十三王珣傳作啟云國

子博士戴逵遠概素業近約珣

遠若使紆述儒官發蒙書子必足弘振禮樂御覽五百

四晉中興書曰吳國內史王珣嘗作有別館在武丘山

乃潛往詢山中謝元王珣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

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

日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

晉書卷九十四

書

晉書卷九十四

書

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遠既重幽居之操必

以難進為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

風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起御覽七十五吳錄曰富

吳大帝時有浦通浙江東有大溪注盧口溪波青巖昔

晉徵士散騎侍郎戴勃游此自言山水之極致也又五

百十王僧虔吳地記曰桐廬縣東有大溪九里注盧溪

口南通新安東出富陽青山綠波連霄亘壑昔徵士散

騎常侍戴勃游此自言山水之致極也勃字長雲譙國

鉅人父散騎常侍遠字安道弟子野字散騎常侍國

子祭酒永謙謙祿並高蹈俗外三葉肥遁為海內所

稱又梁典曰戴永字仲若與遠並遁有高名承以父不

仕復循其業辟皆不就宋書戴顓傳曰尋卒

願字仲若父遠兄勃並隱避有高名

尋卒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水經沅水注曰臨沅縣

南有晉徵士漢壽人龔

玄之墓銘太元中車武子立水經注刊誤曰宋本晉書

作龔玄之通志氏族略晉有隱士龔玄之南史有龔玄

蓋希姓也十七史商榷五十一曰舊本作龔元之王世

貞弁州山人四部稿九十三龔婦景喬人墓誌銘龔是

僻姓不學者妄改為龔案本書劉琨傳有上黨太守龔

醉華陽國志八有漢中郡使龔祚西夷司馬龔尼是晉

時龔姓

尚多

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

陋巷御覽四百二十五晉中興書曰玄之州舉秀才公

四晉中興書曰武陵太守孫

放薦元之詔以為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

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精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

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壽亦有德操高尚不仕

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

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

好導養之術御覽九百六晉中興書曰一身子

然無有同產離離之時雅好導養謂仙道

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

數淡終日端拱會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

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御覽九百六晉中

興書曰居長沙臨

湘縣下去家十里於山中立小草屋裁足容身時還家

設小牀獨坐不與人共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至七

十歲恒與

之俱往還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

秀才淡間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梁昭明太子撰傳曰

淵明字元亮或云字

淵明張嶺陶集辨證曰義熙中祭程氏妹稱淵明至元

嘉中對檀道濟曰潛也何敢望賢在晉名淵明在宋名

潛案顏延年作誄文稱有晉徵士陶淵明以文章體例

求之則淵明是名而非字昭明時已有誤以為字者故

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竝以為散騎常侍御覽

五百

己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載賢於

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竝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

府辟不就御覽五百四晉中興書

孝武帝下詔曰夫哲

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繁維之詠巨圍旅束帛

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竝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

府辟不就御覽五百四晉中興書

孝武帝下詔曰夫哲

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繁維之詠巨圍旅束帛

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竝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

府辟不就御覽五百四晉中興書

孝武帝下詔曰夫哲

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繁維之詠巨圍旅束帛

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竝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

府辟不就御覽五百四晉中興書

孝武帝下詔曰夫哲

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繁維之詠巨圍旅束帛

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竝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

府辟不就御覽五百四晉中興書

孝武帝下詔曰夫哲

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繁維之詠巨圍旅束帛

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竝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

府辟不就御覽五百四晉中興書

孝武帝下詔曰夫哲

蘇校勘記曰保傳無茂當在十七人之數盧文弨讀史札記曰宋書陶潛傳百詩徵君之子名詠者辨淵明非侃同乃近代山陽陶潛百詩徵君之子名詠者辨淵明非侃

晉書注卷九十四

吳

云字深明名元亮鄭樵通志中所取者晉書也於首數語反從南史之誤者殊不可解唐人又每稱爲泉明豈

有會意欣然忘食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梁昭明太子撰期在必醉

晉書注卷九十四

吳

沿南史之誤惟道濟往候雖南史誤敘在爲參軍以前而爲州祭酒州召主簿不得遂謂在爲參軍之後也特

已兩年丁謂親朋日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
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入日彭澤
陶潛爲令理此城梁昭明太子撰傳日以爲彭澤令不
以家累自隨送此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
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丁晏陶靖節年譜曰義熙元年元月乙巳爲彭澤令在
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梁昭明太
上有妻子固請種秫案傳文敘此句於爲彭澤令之下
得字喪妻義熙元年四十歲爲彭澤令吳氏年譜則又云靖
節年三十悼亡其繼室爲翟氏然則爲彭澤令時先生
固已積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梁昭明太
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造督郵至縣吏白應東帶見
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

晉書注卷九十四

五

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書鈔七十八晉中興
督郵察縣吏入白當板履而就謁潛曰吾不能爲五斗
米折腰向鄉里小人於是挂冠而去梁昭明太子撰傳
郡遣上有歲終會三字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事
鄉里小人作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解印
去縣作即日解綬去職丁晏陶靖節年譜曰歸去來辭
序仲秋至冬在官入十餘日乙巳歲十一月也時輻
三輔議羅振玉流沙墜簡考釋曰卷中致王督郵之
書凡四其三種王督郵其一稱王卒史皆字彥時應官
雖殊實一人也督郵本漢郡守屬官尹翁歸傳河東二
十入郡分爲兩部置督郵一人此書中既有王督郵復云口
伯進爲東部督郵則亦每部一人晉志郡守督郵復云口
無督郵惟一見於陶潛傳據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
此書知晉制與兩漢正同也
蕪胡不歸宋書作荒蕪既自以心爲形役南史一作以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

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
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文選南史均作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
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文選南史均作歡迎稚子南史
子作弱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宋書盈
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
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
宋書作流榻困學紀聞十三日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
順傳注厄林曰按易林鳩杖扶老衣食百口淵明此語
取易林之意猶引詩友于貽厥之類非以杖即名扶老
也孔光傳曰太后賜太師靈壽杖服虔曰靈壽木名孟
康曰扶老杖也山海經曰龜山多扶竹郭璞曰扶竹也
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西涼雜記曰上林苑有
扶老木十林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扶老三株故南先賢
傳曰蔡順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桔槔歲久欲易之爲在

晉書注卷九十四

五

母生年上不敢一旦忽生扶老藤繞之遂堅固有鳩時
巢其上蓋二種木及竹籐皆堪作杖故威名扶老耳
翹首而遐觀文選南史均作矯首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
游世與我而相遺南史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
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宋書作上春文選
三十六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文選江文通擬陶徵
引歸去來辭作或巾柴車韓流瀾泉日記曰呂延濟云
巾其車也周禮注云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
張景陽七命爾乃巾雲軒與巾柴車同或棹孤舟南史
孤作既窈窕以尋壑尋作窮亦崎嶇而經巨木欣欣
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
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
植杖而芸耔宋書南史文選晨作辰類聚三登東臯以
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頃之徵著作郎不就吳仁傑陶靖節年譜曰義熙十四
年戊午詔除著作郎稱疾不就
讀書齋雜錄曰宋書南史並云義熙未徵為著作佐郎
而詠則云詔徵為著作郎下即云春秋若干以元嘉四
年月日卒今細按之以後著作佐郎徵在義熙之末以著
作郎徵則在宋受命以後實係兩事故官階正佐亦不
同此詠可以補史傳之闕案本傳下文云刺史王弘以
元熙中臨州是徵著作郎在義熙之末矣如北江之說
此文應增一佐字方與既絕州郡親謁其鄉親張野高
宋書南史及顏誄均合既絕州郡親謁其鄉親張野高
傳六釋慧遠傳稱南陽張萊民永樂大典六千三百三
十九江州志曰張野字萊民詮族也徙家柴桑與陶潛

晉書注卷九十四

至

通姻學兼華竺州舉秀才南中郎將功曹州治中後徵
散騎常侍卒不就躬耕樂道號東臯春農入惠遠蓮社
遠之葬謝靈運作銘野序焉年六十九卒有廬山記行
於世世說文學篇注引張野遠法師銘類聚七御覽四
十一陳舜俞廬山記一均引張野廬山及周旋人羊松
記蓮社高賢傳野卒於義熙十四年
齡寵道等吳仁傑陶靖節年譜曰義熙十三年丁巳有
贈羊長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先
生周旋者案下文又云故人龐通之等即採用昭明太
子撰傳疑寵道亦為龐通之謬廣韻元和姓纂均無龐
姓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
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
游觀而已御覽四十一潯陽記曰陶潛栗里今有平石
如砥縱廣丈餘相傳靖節先生醉卧其上在
廬山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
南吳仁傑陶靖節年譜曰恭帝元熙元年己未
稱疾不見是歲王宏為江州刺史梁昭明太子撰傳曰

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
累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
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
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先於半道要之

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
宴窮日梁昭明太子撰傳作欣然便共飲酌弘至亦無
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內摘盈把坐其側久
望見白衣人至乃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御覽六百九十七引續晉陽秋
之語左右為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
彭澤作履九十七引續晉陽秋此句下
有至履下著而不疑一語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
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
舉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
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
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
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
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卧
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
琴一張梁昭明太子撰傳作不解
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絃微不具每朋酒之
會則撫而和之梁昭明太子撰傳作每
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日但識琴中趣
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文選陶徵士
誄注晉中興

晉書注卷九十四

至

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文選陶徵士
誄注晉中興

書曰顏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
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誄文序云元嘉四年
月日卒于尋陽之某里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梁
昭明太子撰傳曰元嘉四年將復命會卒年六十三
號靖節先生十七歲會集所刊附載顏延之作靜君徵士
板及昭明太子所傳皆云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
卒宋書本傳同潛當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也
乃明萬曆丁亥休陽程氏刻附載有張綬說以為先生
辛丑歲游斜川詩言開歲修五若以詩為正則先生
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為年五十迄元嘉四年
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再考宋板陶集游斜川詩自序
辛丑正月五日與二鄰曲游斜川云詩云開歲
倏五十吾生有歸休云云而丑字下注云一作酉字
下注云一作生有歸休云云而丑字下注云一作酉字
萬無疑者據此推之則辛丑歲年方三十七豈五十
斜川詩當為辛酉所作云辛丑者誤也辛酉乃宋高祖
永初二年時先生年五十七亦非五十詩當云開歲
而自序直作辛丑不復存一作酉字乃知宋板之可寶

晉書卷九十四

書

先生於此當國初亡而身已衰老矣故詩又云未知從
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腸縱遙情念彼千載憂且極今朝
樂明日非所求蓋委運待所有文集並行於世隋志宋
盡豈三十七歲語氣邪卷錄一卷舊唐志作五卷唐志
潘集九卷注云梁有五卷錄一卷舊唐志作五卷唐志
略亦作二十卷宋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作十卷通志
二十卷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
道濟時處則振拔鄙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負矣
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艸誠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
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竝滅景而弗追柳禽
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
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間尤愧時幸洛

濱之觀信乎茲言未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
畫象馬炭歎其人龍立虛之號實斯為美餘之數子或
移病而去官或者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
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
葉者矣
贊曰厚秩招累修名順欲確乎羣士超然絕俗養粹巖
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坐高踞

晉書卷九十四

書

晉書附注卷九十五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六十五

藝術

藝術之興出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日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彌成人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眾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

晉書附注卷九十五

一

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授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識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干慮之一失者乎詳觀眾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祕學天文算厯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

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唐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與觀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徒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為歷陽太守

陳敏傳作閔

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問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為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

晉書附注卷九十五

二

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為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周家祿校勘記曰問誤問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為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

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眇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恆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荅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冰旣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時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

晉書卷九十五

三

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旻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玘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世說輕詆篇注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

晉書卷九十五

四

王導傳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計其生年則武帝泰始三年丁亥歲也與本命在申之說不合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治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燥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世說輕詆篇書載洋傳作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燥水火相煎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遜使啟鎮東徙今東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闓闓本傳作丞舉洋治是也爲丞相令史時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眾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

颺乃稱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阼使洋
 擇日洋以為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
 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
 之前當主元本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遊刑入中宮今
 與此同洋曰越王為吳所囚雖當時逐媚實懷怨憤蠡
 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
 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為追越王去國留殃故
 事邪乃從之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今按元帝紀建武
元年三月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以術
推之是月癸未朔辛卯乃月九日也其二十四日丙午
却非即位之日又大興元年三月景辰百寮上尊號是
日即皇帝位以術推之是月丁未朔丙辰則月十日也
三月無丙午日丙午乃二月二十九日與洋所言無一

舊唐書卷九十五 五

合及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為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
 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
 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
 洋為妖白約收洋付刺殺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
 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
 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
 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
 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
 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
 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

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
 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偽棄婦女輜重走
 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
 表洋為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嶮約
 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
 德在南方酉受自刑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辛與
丙合丙祿在己巳為南方 梁在
 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
 在東南雷在軍前為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
 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日知錄曰按瑜卒於建安
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十七史商榷
五十一日吳取關羽周瑜已死洋言妄也 約從之果

舊唐書卷九十五 六

平梁城太宣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
 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
 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為主應者為客辰星若出太白為
 主辰星為客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
 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眾向合
 肥俄而敦死眾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
 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
 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
 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
 反執約兄子濟送於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案

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

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

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御覽三百十八王隱晉書

日祖約為豫州刺史胡騎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

俱攻賊以繩繫鐵鉤擣城樓柱拔壞又作鐵鉤擣

城登梯得上所挽樓城北角行勝三十步壞約始大怖

使戴洋呼孫叔敖伍子胥卿若使胡奴得城當持白酒

寸脯著卿前急令轉風卻賊當上肥牛日中後時傳言

風轉下哺賊退亦不知風偶自轉為能感動

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

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犂左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

角為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

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

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

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冥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

當遠佞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

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槃將兵到廬江其眾盡散約召洋

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

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何可約欲東向歷陽其

眾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於石勒約到歷陽

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

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

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

晉書卷九十五

七

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

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

而溫嶠卒郭默據浚口以叛晉書校文四日默及劉

時向詐作詔宣示內外陶侃參佐亦疑其真使默已先

叛誰信之者此傳所載蓋傳聞之謬帝紀言右將軍郭

默害江州刺史陶侃傳同均可為默無先紀之證默

詰之默誣和即此語默頭顯顯然彼傳解默後默

往尋陽時劉裕鎮尋陽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

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

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在下為

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

客星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

州不得解職肩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遣使君

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船

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

攝提下去咸池為刀兵大殺為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

內大聚骨埋之肩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肩架

府東門洋又曰東為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

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閉門以五十人備守弁以百人

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肩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肩遂為

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為參軍將隨宣往襄陽

晉書卷九十五

八

大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

焚惑守胃昂至今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晉書校文四日

不得云積昂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焚惑以七月退從畢

五百餘日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

鉤繞畢向昂昂畢為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焚

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弘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

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為北方北方當受災

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已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

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

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

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與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
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
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
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
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
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
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
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
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
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

不及九昔吳用王實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遷下秣陵

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

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

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

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邏寶問當在何

時晉書校文四日下文云寶即遣兒婦還武昌上下文

皆記寶遠與庚亮問答此忽雜以毛寶不特與情事不

合且寶遠與庚亮問答此忽雜以毛寶不特與情事不

洋問答于敘事必有脫誤 答曰五十日內其夕又曰

九月建戌朱雀飛鷲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
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
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
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
半時得賊問干為君支為臣丁為征西府亥為邾城功
曹為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
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為貴人
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十駕齋養新

占載於晉書戴洋傳案六壬式以月將加所得時視干
支所加神以決休咎十月月將將在寅寅將加得時
斷位為寅為功曹夜半為子時以寅加子故以寅子
賊之眾寡於占例甲己子午數九乙亥加子故以寅子
寅申數七丁卯酉數六戊辰數五未數八丙辛
云寅數七子數九酉數六戌辰數五未數八丙辛
為丁寄位酉為從魁加於丁丁火剋酉金故云下剋上
甲申旬空午未申酉加於丁丁火剋酉金故云下剋上
也古法有日辰四課而無三傳
史但云洋善風角亦不稱六壬
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

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己亥己為天下亥為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搜神記許賽其牛作許考下有不可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為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晉書卷九十五

十一

韓友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案書鈔一百二十六引王隱以名字合一為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而又脫景字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御覽七百二十一引王隱晉書子林鄧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畫作野豬著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為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郵泥卧上立愈御覽二百五十九引王隱晉書作王睦卒病死已呼魄家

人就友卜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前及卧虎皮馬郵泥登時大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御覽七百二十七引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鬣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窗牖聞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作開視有一二斤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為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一作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壺可復住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歎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殮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鸛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為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為其備至日果有大鸞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

晉書卷九十五

十二

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為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干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案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為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涓于智

涓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作性沈深有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思義少為諸生善易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下有意蓄其左手中指甚惡之四字又八百八十五引王書劉柔誤作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劉來

善書注卷九十五

三

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三寸作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使下有夜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搜神記作在嗥處樹下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必出作畢一人不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而崩作暴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捶拍御覽九百一引王隱

晉書沐猴作獼猴令傍人恆使作聲三日放去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三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涓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日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日君有通靈之思而但為貴人用此君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日君有寒士貧苦多屯蹇可為一卦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日君有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御覽七百二十七引王隱晉書日涓于女子工耶日是也又曰此人已死耶日然君舍東北智日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

善書注卷九十五

四

者便就買以懸此樹御覽一百八十四引王隱晉書作當懸此樹又四百八十四引御覽一百八十四引王隱晉書作當晉中興書亦作新馬鞭御覽一百八十四引王隱晉書作當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太平廣記二百十六獨異志作便就買取懸東北桑樹上無病三年後并得錢數十萬御覽四百八十四引王隱晉書亦作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贖御覽三百五十九引王隱晉書又四百八十四引晉中興書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為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書鈔一百三王隱晉書日應詹其言日衛詹者誰是天倉吳佩莫能學也性深沈常自以周旋萬壽無疆既而皆驗之言短命日辛亥歲天下有專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

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大康末為司馬督元和姓纂
三日消于智為司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

步熊字叔罷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
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為失火熊曰已
為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
未者便縛之御覽七百二十六引王吏如熊言果是耕
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
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已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
為之卜剋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

晉書卷九十五

五

諸生日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御覽
九十四引王隱晉書作熊乃使諸生著其裘南走倫兵
有人告倫倫遣圍之御覽六百九十四引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
悉赴捉之隱晉書作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
為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奔關中
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黨誅之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
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案卦言之卿
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所養雄
雉籠盛置東檐下續搜神記作籠而却後九日景午日

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
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
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
慮命在旦夕笑而荅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
病差何足為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
午日起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
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
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晉書校文四日
且官至司徒左長史亦不愆後占筮轉疎無復此類後
為桓嗣建威參軍

晉書斟注卷九十五

六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
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
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
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
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
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
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墜上白鵝數頭無故
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

魏炤汝陰人也御覽七百二十八錄異傳曰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御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御覽八百十一引錄異傳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傳作欲賣宅者數矣

善書卷九十五

七

撫掌而歎曰妙哉魏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太平廣記二百十六引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國史補遺自有作自藏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御覽七百二十一引錄異傳作青甕又八百一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珞

卜珞御覽六百四十六引前趙錄作卜珞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珞曰然

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珞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珞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珞遂隱於龍門山十六國疆域志曰夏陽縣有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珞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珞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偽位徵為大常時劉琨

善書卷九十五

六

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珞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珞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珞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所敗珞卒先奔為其元帥所殺案劉聰載記珞殺

鮑靚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御覽四十一引羅浮山記作鮑靚字子元上黨人又六百六十三引道學傳作鮑靚字太元又六百六十四引神仙傳云鮑靚字太元琅邪人一說云上黨人漢司徒鮑宣之後案葛洪傳云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立誤以太玄為名而又脫去太字子元蓋太玄之誤洪傳與袁宏羅浮

山記作上黨人者蓋因本傳所謂年五歲語父母云木
是曲陽李家兒遂以為上黨人上黨與曲陽地相近也
惟本傳作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
東海恐誤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
并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觀學兼內外明

天文河洛書 葛洪傳曰玄亦內學道占將來御覽四十
六道學傳曰觀秉性清慧學兼經史修身養性蟻動不
犯聞人之惡如犯家諱人多從受業揚道化物號曰儒

林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太守 御覽七百六十五
南海太守嘗夕飛往羅浮山曉還有小吏晨酒掃忽見
兩鵲飛入小齋吏等擲之墜於地視乃觀之履也文選

五君詠注顧愷之嵇康贊序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
日南海太守鮑觀通靈士也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
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

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觀曰此
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 案王機傳言病觀
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御覽六百六十三道

晉書卷九十五

十九

元年八月二十日步道上京行達龍山見前有一少年
姿容整茂徒行甚徐而去殊疾觀乘名馬密逐數里終
不能及意甚異之及問曰視君似有道者少年答曰我
中山陰長生也又六百六十二葛洪神仙傳曰陰長生
新野人後漢陰皇后之屬籍也少居富貴不好榮利知
馬明生得度世之術乃尋求之遂相見執御者之禮事
之十餘年不解明生曰子真得道矣乃入青城山授以
大清神丹經告別後於平都山仙去又六百六十四老
君傳曰陰長生丹成後於平都山仙去又六百六十四老
但漢興以來四十五人連余為六矣三十人尸解餘並
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世世付之名山於是陰君裂黃
素寫丹經一通函以文石置嵩高山一通黃龍山漆書
之函以青玉置太華山一通黃龍山漆書之函以
白銀著蜀經山一封縑書合為一篇付弟子使世世當
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也又神仙傳曰鮑觀

林身養性年過七十而解去有徐宜者師事觀宜夜聞
觀室有琴聲問焉答曰樵叔夜昔示迷東市而實尸解
耳故之琴聲解脫解脫又六百六十五東鄉序曰昔葛
洪云陰君授鮑觀尸解之法後死埋石于子圖有人發其
棺見一大刀冢左右有人馬之聲遂不敢取案唐志有
趙昇等撰仙人馬君陰君內傳一卷陰君即陰長生

吳猛

吳猛豫章人也 搜神記曰吳猛字世雲御覽四百十四
四引道學傳誤作字世雲世雲字記一百六十六吳真人
宅晉吳猛字世雲晉書世雲字記一百六十六吳真人
人太平廣記十四引世雲字記一百六十六吳真人
雲家於豫章武寧縣案樂氏所引晉書與本傳異未
何家少孝行 孝行不言何家之書太平廣記十四引
之史 真君傳作七歲事父母以孝聞書鈔一百六十
猛別傳曰猛性至孝入山採薪還忽失其九歲妹乃尋
逐十三日踰險絕無飲食於大石巖下息因得眠夏
夢見一老公語之曰君妹當已還驚覺歸妹果在家夏

晉書卷九十五

二十

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 續搜神記曰吳猛
及父母邊時夏月多蚊而終不搖扇云懼蚊去我
龍民人逆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為之感偷遂不犯
御覽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曰吳猛性純孝夏夜在父母
側不敢驅拂蚊蚋 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 寰宇
百六引晉書藝術傳作丁儀不言何家之書御覽六百
六十六太平經曰吳猛年三十邑人丁義士奉道以術
傳之鄉人隱錮為設既去酒在器中不耗道士舒道雲
病猛比年猛長以三皇詩使諷之頓愈書鈔一百六十
吳猛別傳曰猛年長以三皇詩使諷之頓愈書鈔一百六十
開吳猛往遂得發之多有石牒古字弟子莫有曉代不能
亦不言弟子數十人合力舉蓋不動如山猛一手提者猛
無至猛乃策杖南山人石直立水中峻峭千仞猴聚不
能至猛乃策杖南山人石直立水中峻峭千仞猴聚不
十四幽明錄曰王敦召吳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人
故猛進船至大雷見猛行水上從東北還道船弟子問其

握為信御覽八百八十六雷次宗豫章記曰永嘉末有
 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蛇輒吸取吞噓已數百道
 士吳猛與弟子殺蛇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於家
 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起籠去猛語云無苦須太
 平廣記十四引十二真君傳傳及長事南海太守鮑靖
 因語至道靖為觀之謗本傳不言事鮑觀與真君傳異
 因遣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觀者異之搜神記曰吳猛有道術嘗守潯陽參軍周家
 人問之答曰西胡有遺此風者跪道福食呼天求救故
 以止風又一百三十七幽明錄曰王敦近吳猛惡之於
 坐郊然失去龍載船皆不著水又一百三十八豫章記
 視船下有郭璞事載載往南令船勿開戶至宮亭
 下有吳聲如在木杪試竊窺之有龍負船一夕至宮亭
 湖遙豫章矣御覽四十一尋陽記曰王敦誅術士吳猛
 附船日行千里追者但見龍附其船猛令船人閉目人
 聞曳撥林木之聲懼而開目龍知人見遂委舟山頂今
 編底在紫霄峯上又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曰猛嘗還豫
 章後慶大獵四面引火焚天而猛坐草中自若鳥獸依
 附左右火不能及慶大駭因是悔水經廬江注曰吳
 猛經過山神迎猛蓋語曰君王此山近六百餘年符命已
 盡不宜久居非據又贈詩云仰瞻列仙館俯察王神宅
 曠載暢幽懷傾蓋付三益此乃神道之事亦有換轉理
 難詳矣吳猛隱山得道者也太平廣記十四引十二真
 君傳曰將游鍾陵江波浩淼猛庾亮為江州刺史嘗遇
 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御覽六百六十三述異記曰廬山
 俯野而杳不見底晉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將
 弟登與山游覽因過此梁見一翁坐樹下以玉杯承
 甘露與猛猛不可識與猛言若故舊設玉茗相酌又七
 房宇器物不可與猛言若故舊設玉茗相酌又七
 十二尋陽記曰又至一處見數人為猛設玉茗相酌又七

晉書卷九十五

王

竊一貨欲以來示世人梁卽化如指猛使遺寶其梁復
 如故時亮領荆豫江三州刺史問己疾何如猛辭以算盡
 鎮武昌此偏舉江州失之
 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御覽六百六十四道學
 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御覽六百六十四道學
 如生太平廣記十四引十二真君傳曰猛後於西平乘
 白鹿寶車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
 亮疾果不起

幸靈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
 無愠色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性上有立邑里號
 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

晉書卷九十五

王

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太平廣記八
 整理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
 得食豫章記作各得其意牛方食柰何驅之其父愈怒
 日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
 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為建昌令
 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
 而未輸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箸作構作下有訖
 為是洪北江曉讀書齋雜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
 錄則疑箸為箸字之謬
 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
 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豫章記作須與痛甚引靈曰若爾

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眾大驚怪太平廣記八十一引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作龔傳龔字亦當作龔龔詳立之傳注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皇作黃下文同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願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

靈附注卷九十五

三

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來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輳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効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竝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

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太平廣記八十一引百姓奔赴如雲靈救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太平廣記八十一引豫章記作從爾已後章記恭作柔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天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閒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佛圖澄

靈附注卷九十五

四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世說言語篇注澄別傳曰出於敦煌高僧傳十日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廣韻二十陌日帛又姓金石錄曰趙攄圖澄造釋迦像碑唐封演聞見記云內丘縣西古中丘城寺有碑云大和上竺浮圖澄者天竺大國附庸小國王之子也本姓濕此碑即演所見碑當時所立宜得其真又史作佛圖碑作浮少學道妙通之術世說言語篇注圖二字音相近爾道出家爲沙門高僧傳十日少出家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開若符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契無能屈者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高僧傳十日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

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藏

六府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

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世說言語篇注引澄

潛遁草澤間高僧傳十日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

洛陽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

觀世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世說言語篇注引澄別

沙門遇害者甚眾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世說言語

別傳作因勒大將軍郭黑略見勒案默略即黑略之謬

高僧傳十日澄懷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

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黑略每從勒征伐

輒豫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眾智謀而每

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

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

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高僧傳十日勒喜

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澄即取

術為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

鉢盛水燒香呪之高僧傳十取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

色曜日元本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

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

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高

傳十刀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

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

高僧傳十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遁潛避

信作敬

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

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驚曰吾有

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高僧傳十作吾有惡意通夜不

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且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

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

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高僧傳十作

里圍九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勸龍

取水遁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

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泣然微流有一小龍長

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

壑皆滿高僧傳十日澄曰今當勸龍勒字世龍謂澄

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數語水必

可得遁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

乾燥垢如車軌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

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泣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

六寸許隨水而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

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壑皆滿元和郡縣圖志十五曰石

井岡一名龍岡在龍岡縣西北七里岡上有井大如車

輪石勒時天旱沙門佛圖澄於此掘得一死龍長尺餘

積之以水良久乃蘇雨遂大降因名龍岡案元和志所

言與本傳及高僧傳大異蓋當時傳聞不同均不免傳

會也和龍圖澄鮮卑段末波攻勒眾甚盛勒懼問澄澄

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

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日末波如此豈可獲乎高僧傳十

軍行地傾波豈可更遣襲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

獲是公安我解耳

高僧傳卷九十五

圭

高僧傳卷九十五

美

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案王浚段匹碑傳則言末波乘勝追入勒壘門被執

勒勒有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

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

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高僧傳十日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

始入寺門歎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

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

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

谷幼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

胡位也幼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

絮齋七日取麻油合臘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

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眾見一人長大白皙以

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世說言語篇注澄別傳曰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

百里外御覽三百七十幽明錄曰取麻油掌中研之

旗檀而呪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內晃然有異澄問有所

見不日唯見一軍人長大白皙有異望以朱縛其肘高

僧傳十日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

如對面焉亦能令深齋者見又曰澄時以物塗掌觀之

時正生擒曜也廿二史攷異二十勒甚悅遂赴洛距曜

二日今俗傳圓光之術蓋出於此勒甚悅遂赴洛距曜

生擒之高僧傳十日時徐光問澄此旨苦勒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

詣洛城兩陣纒交曜軍大潰曜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

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

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蔥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蔥俄

而石蔥果走高僧傳十作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

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

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高僧傳十作大和尚國中

告必能致福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

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

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眾曰

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世說言語篇注澄別傳曰聽浮圖鈴聲逆知禍

福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於鄴傾心事澄有重

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

書鈔一百四十四田融趙書曰前石有佛圖澄號曰大

和尚有事語乃命大和尚上乘板輦也高僧傳十日乃下

書日和尙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常侍

願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彫輦

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眾

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

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為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

石遊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

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

下書料簡高僧傳十日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

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為道士其

今沙門甚眾或有姦充選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其

著作郎王度奏曰隋志霸史類有王度二石傳二卷注

隋志又有王度二石偽治時事二卷唐志作王度隨越

二石偽事六卷書鈔御覽皆引之史通正史篇曰燕太

傳長史田融宋論作何書序部郭仲產北中郎參軍
王度追撰二石事集為郭都記趙記等書高僧傳十佛
蓋先為著作石虎中書著作郎王度案度佛外國之神非
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高僧傳十作往漢惟聽

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
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

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
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

高僧傳十作偽中書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
令王波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

忝君諸夏高僧傳十作朕生自邊至於饗祀應從本俗
佛是戎神所應兼奉高僧傳十所應兼其夷趙百姓有

樂事佛者高僧傳十作其夷趙百蠻特聽之澄時止鄴
城寺中哀字記五十五日天樂寺石虎因佛圖澄造寺

龍等內有文石香爐即澄所執供養者又有鳴鶴飛
弟子徧於郡國嘗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

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高僧傳十城下有共宿

漳水又東逕梁期城南注云地理風俗記曰襄北五十
里有梁期城故縣也晉惠帝永興元年驃騎王浚遣烏

九渴末逕至梁期候驍水經注釋曰一清按史記項籍
本紀注引張晏說作梁洪案隱曰洪當作梁洪晉入王故
事曰王浚伐鄴前至梁洪案隱曰洪當作梁洪晉入王故
梁期與此作梁基皆音近而誘因洪作梁又形近而誘
索隱以為當作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且各去佐始入
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
懺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尙知汝及澄之所在

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
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高僧傳十邃即馳
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
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

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尙神通儻發吾
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觀季龍謂弟子僧

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
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

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
不住所謀遂差遣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

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
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墜羌伏

中時澄在堂上坐高僧傳十此句下有慘然改容曰郭
公今有厄乃唱云眾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高僧傳十祝

祝願亦須與更日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
願有頃日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墜羌圍中高僧傳

有日字下文後月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
餘下同墜作墜

日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高僧傳十命
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

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溢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

高僧傳卷九十五

三

高僧傳卷九十五

三

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書
十一佛圖澄別傳云石虎時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澄詣

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
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

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
生龍時有得者以獻季龍高僧傳十作忽澄見而歎之

日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
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

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
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喫之高僧傳十久而

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
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

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
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

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執
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

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
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高僧傳十作至八月

別室澄時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
暫入東閣

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
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

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
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

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
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舍怒加慈者尙有六十餘

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
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

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
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

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
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

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
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

啟塋墓於鄴西紫陌高僧傳十趙書曰佛圖澄未亡數
書曰前石有佛圖澄號曰大和尚道法大行終于建武

未葬鄴西紫陌先造生墓已數年矣水經濁漳水注曰
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于水上爲佛圖澄先造生

墓于紫陌建武十五年卒十二月葬焉卽此處也高僧
傳十曰澄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

謬矣元和郡縣圖志十五日佛圖澄墓在滏陽縣西南
十七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高僧傳十作自

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

弟子法祚日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
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日十二月辛巳雷大霖雨問佛圖澄澄日其為我乎至戊子而澄卒高僧傳十日澄遣人與虎辭日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炎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至十悲慟哀號奔赴傾國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春秋一百一十七矣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御覽七百十引二石偽事日佛澄死以澄生所服金杖銀外內著棺中經後冉閔開棺視之不見體骨惟見杖鉢御覽六百九十七趙錄日佛圖澄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是師攜一履西去季龍發其墓惟見一履與一石案二石偽事作冉閔開視與本傳及十六國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春秋均異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晉書卷九十五

三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恆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高僧傳十佛圖澄傳狂者作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高僧傳十佛圖澄傳節作餉案飴當為餉誤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日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高僧傳十佛圖澄傳日慕容儼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為崇迺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葬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

日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戎受立命高僧傳十佛作西絕麻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高僧傳十佛圖澄傳數作歎澄日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宜立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積高僧傳十佛圖澄傳無上句莫能基必四字案此四字恐是衍文且必下脫一字不成句也久遊間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陵雲宇會於虛游閒其所言人莫能曉高僧傳十佛圖澄傳日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籍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高僧傳十佛圖澄傳作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

晉書卷九十五

三

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儼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即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讀書勝錄日晉書校高僧傳之文而不如高僧傳之詳核麻襦傳云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恆着麻襦及元帝嗣位江左以爲天馬之應高僧傳無元帝嗣位二語蓋晉書采自小說也案石勒於成帝成和五年僭號稱趙傳子爲勸從弟虎殺而代之麻襦在石虎時距元帝嗣位久矣不當以爲天馬之應以年代攷之殊非事實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御覽七百五十七引袁彥伯羅浮山疏單作善高僧傳十日單道開姓孟敦煌人法苑珠林二十七日趙沙門單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人隋志雜傳類有康泓道人善道開傳一卷常衣麤褐或贈以縉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高僧傳

傳十日冬袒夏 恆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
溫蓋夜不臥

少高僧傳十日絕穀餗柏實難得復服松柏脂後服
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吸薑椒如此

年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
時從西平來一 元本無 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

行亦及之高僧傳十四日至南安度一童子為至秦州表
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

送到鄴高僧傳十日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常有
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異人合啟聞其年冬

城西沙門法絛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高僧傳十於房
十一月上表送開 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

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菅為禪室常坐其中高僧
傳十 作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 季龍資給甚厚道

編菅為禪室如十斛籬大常坐其中高僧
傳十 十斛籬大常坐其中 季龍資給甚厚道

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詢者道開都不答高僧傳十日
來諮問開都不答迥為說偈云我於一切苦出家為利

世利世須學明學能斷惡山遠極粒難作斯斷食計
幸勿相傳說 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

桂伏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
就療者頗驗 高僧傳十日開能救眼疾時泰公石韜就

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
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

高僧傳十日至石虎太宣元年開與弟升平三年至京
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

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
卒於山舍 法苑珠林二十七引別傳云昇平

卒於山舍法苑珠林二十七引別傳云昇平 勅弟子以
三年往羅浮山以其年七月卒 勅弟子以

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
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

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日法師業行殊羣正當
如蟬蛻耳 高僧傳十日興宣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

善道開口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
都識此道士問之使人憫然其業行殊異當蟬蛻解骨

耳石室中先有甌盛香得便播除不為晉書校文四日
宏傳由吏部郎為東陽郡卒於官不言為南海太守歸

於陳郡縣乃為之贊云高僧傳十日迥為讚曰物
於陳郡縣乃為之贊云 招奇德不孤立遠為讚曰物

於陳郡縣乃為之贊云高僧傳十日迥為讚曰物
於陳郡縣乃為之贊云 招奇德不孤立遠為讚曰物

於陳郡縣乃為之贊云高僧傳十日迥為讚曰物
於陳郡縣乃為之贊云 招奇德不孤立遠為讚曰物

於陳郡縣乃為之贊云高僧傳十日迥為讚曰物
於陳郡縣乃為之贊云 招奇德不孤立遠為讚曰物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祕術泓從父
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

動不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
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憲法政修明虛懷

引納且識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
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鹿鹿待以客禮引為參軍

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指說成敗事皆如言鹿常曰黃
參軍孤之仲翔也及孰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

石季龍攻孰孰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
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孰曰今寇

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孰曰今寇

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孰曰今寇

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孰曰今寇

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孰曰今寇

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
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就益奇
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
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為進謀將軍太
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
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
許敦害其寵詔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
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己易心
慕容暉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恨吾年
過不見耳御覽七百三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太史公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為人

慕容暉卷九十五

三

臣然後為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見殿下昇年九十七天耳案崔鴻作慕容德與本傳作慕容垂異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遊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
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
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
日攻乎異端戒在害己沈濤交翠軒筆記曰戒在害己讀己為夫己氏之己攻乎異端
亦以攻為治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
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
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相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
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
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
公徵女晉書校文四曰前涼錄田覽三弟作田遵又載張斌當舉孝廉夢登竿中天統曰此未字也斌
果停其事亦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
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為火
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
為無門也三周三基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
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統曰棺者職也當
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

慕容暉卷九十五

三

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
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
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梅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平太
廣記二百七十六引劉彥明燉煌錄梅作桶 梅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
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
俄而亦驗焉太平廣記二百七十六引燉煌錄作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肉食矣黃
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
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
未歸而火作索綬夢東有二角書詣綬大角朽敗小角
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

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
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
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腳統曰脚肉被啖為卻字會
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
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
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
書也澹命為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
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
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
開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晉書卷九十五

完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
召詣長安惡其惑眾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
大讎郡察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御覽
九前秦錄曰術士蓋欽苻堅召至長安因讎會以其惑
眾將誅之酒酣將執欽欽化為旋風飛去案蓋欽為孟
欽之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
或有兵眾距戰或前有谿淵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
末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于海島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高僧傳五道安傳作洛陽
人案地理志隴西郡無安

陽縣疑是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高僧傳五道安傳
苻秦所置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
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
者數百人亦皆穴處書鈔一百五十八車頻秦書曰在
其學者人各一石季龍之末棄其徒眾至長安潛隱於
穴遂至數百穴終南山高僧傳五道安傳曰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
隨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高僧傳五道安傳
徵不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
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譬喻狀如戲調言未
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眇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
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
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高僧傳五
道安傳作作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
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為
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
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
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
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
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
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

晉書卷九十五

罕

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日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
 荅日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
 戮死高僧傳五道安傳日及姚萇正害嘉所謂負債者
 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日文及萇死萇子
 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
 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高僧傳五
 人開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辭似讖記事又著拾
 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王海引書日晉王
 梁蕭綺序云本十九卷書後殘缺綺因刪集為十卷續
 談助一日虞羲造王子年拾遺錄郡齋讀書志日晉王
 嘉著書百二十篇載伏羲以來異事前世奇詭
 之說書逸不完梁蕭綺拾綴殘闕輯而敘之

僧涉

晉書卷九十五

聖

僧涉者西域人也御覽十一引前秦錄作涉公不知何
 姓少為沙門苻堅時入長安高僧傳十一日苻堅虛
 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
 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早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
 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高僧傳十一
 歎其異卒於長安高僧傳十一日苻堅此句下有咸
 四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後大旱移時苻堅歎日涉公
 尸骸所在唯有餘骸存焉高僧傳十一日苻堅
 若在豈憂此乎高僧傳十一日苻堅至十七年正月不雨
 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日涉公若在朕豈燥心於雲漢
 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日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

也

郭磨

郭磨西平人也少明式易晉宋書故日古來占易有轉
 盤史記日者傳旋式正其索隱日式即式也占者所用之
 之行上圖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
 云旋式其者筮之狀正其索隱日式即式也占者所用之
 世說文學篇馬季長轉式追康成即此法今術有奇
 門六壬課月將加時旋盤起數豈即古之遺像歟漢藝
 文志有羨門式法隋經籍志有式經一卷六壬式經雜
 占九卷六壬式法卷六卷此則式法與六壬同實異名宋
 書蔡興宗傳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日亥年
 當作公官有太字者不可受也夷蠻傳百濟王餘毗表
 求易林式占太祖並與之是晉宋以後其書猶存故顏
 氏家訓雜藝篇云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
 龍首金匱玉幹變玉歷條珠璣玉賦十許種書討求無
 驗尋亦悔罷又云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仕
 少妄多讀顏氏此論今之奇門六壬書蓋不足觀矣仕

晉書卷九十五

聖

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
 磨筮之磨日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
 祚必終疑乃申約屬縣御覽十九引至十五日鮮卑折
 掘送馬於凝御覽十七引凝怒其非駿幽之內殿鮮卑
 懼而夜遁凝以告磨磨日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苻
 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磨日其祥安在磨日為四
 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
 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於苻堅西歸鄯善王死於
 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磨勸光襲之
 光之左丞呂寶日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

下所問何可僥倖以邀成功磨不可從誤人大事磨曰
若其不捷磨自伏鉄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爲無謀矣
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參帷幄密謀光將伐乞伏
乾歸磨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
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
詰磨磨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
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
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神
驗光以磨爲散騎常侍太常磨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
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呂光載記百姓聞磨起兵

晉書注卷九十五

聖

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磨以爲
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呂光載記作後呂隆降姚
興興以王尙爲涼州刺史終如磨言磨之與光相持也
逃人稱呂統病死磨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
死三日而光死磨嘗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
居之終於禿髮傳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磨性褊酷不
爲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磨以滅
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

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渡蔥嶺龜茲王聞其名郊
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竝
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
其母慧解倍常高僧傳二曰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
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又曰龜茲王聞其棄
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
悟明敏過目必解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鷹法生智于諸
國聘之並不肯行又曰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
名多以父母行又曰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
大義章鳩摩羅什父鳩摩炎母字苾芻故兼取焉大婆
羅門鳩摩羅炎之子也其母須陀洹人什初生圖光
一文僧吉藏嘉祥三論疏曰羅什父本是天竺人爲彼
國相國破遠投龜茲王以妹妻什父爲國相國破投龜
茲本處故云天竺也案吉藏言什父爲國相國破投龜
茲與本傳云辭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
避相位大異

晉書注卷九十五

聖

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
高僧傳二曰誦毗曇旣過師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
授其義卽自通達無幽不暢高僧傳二曰年九歲隨母至
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高僧傳二曰年九歲隨母至
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
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
耶卽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曰見博覽五明
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
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高僧傳二曰博覽五明
莫不畢盡案本傳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
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
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高僧傳二曰時有莎車
人委國請從而爲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須耶利
蘇摩蘇摩才技絕倫專以大乘爲化其兄及諸學者皆

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案本傳用高僧傳而刪節其上
 下文似以大乘為化學者共師屬之難什不知皆指蘇
 摩而言也史臣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高僧傳二日
 失檢往往如是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高僧傳二日
 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之北界於是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
 之能抗高僧傳二日學徒作學宗大乘大義章鳩摩羅什
 學歷國風摩法集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高僧
 之盛雲萃草堂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日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白純日汝國尋衰吾其去矣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應大闡真丹傳之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日必使大
 東土唯爾之力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化流傳雖苦而無恨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俗雖復身當爐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鑊苦而無恨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舊唐書卷九十五

聖

咸伏羅什神傳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
 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
 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
 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
 烏驢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之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日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
 日下來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

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
 戲之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不受辭甚苦至光日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
 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
 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日在此必狼狽宜徒軍隴上光
 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
 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日此凶亡之地不宜
 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
 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日不祥之風
 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高僧
 傳二日

舊唐書卷九十五

聖

日俄而梁謙彭昇相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為
 繼而反尋皆殄滅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主光遣其子纂率眾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
 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日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
 於合黎俄又郭磨起兵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軍輕還復為磨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高僧傳
 溫雅光甚器之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詐詐告資日父不能
 為益徒煩費耳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
 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
 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高僧傳二日留羅什住謂之日方等深

傳曰什出善藏本給行百論二卷大藏經論十五
 卷生經三昧法門經二卷法要解經二卷思惟略
 法入經二卷苦薩河色法一紙久眾經撰雜譬喻二卷
 成實論二十卷均鳩摩羅什譯案出三藏集記與閱藏
 知津所載羅什譯經五有詳略異同故兩存於注內高
 僧傳則云羅什譯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
 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遺教苦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
 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
 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成實十既覽
 住中百十二門諸論三百餘卷並不分晰卷數也
 舊經多有結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
 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高僧傳二作於是興
 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大乘大義章
 鳩摩羅什法師大義日其甘雨所治者融倫影肇淵生
 成叡入子也案高僧傳僧叡有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
 序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序隋眾經目錄
 摩詰大品經序一卷思益經序一卷自在王經序一卷道行
 經序一卷關中出經序一卷大唐內典目錄有僧叡大
 秦眾經目錄一書又高僧傳僧肇有般若無知論不真
 空論物不遷論涅槃無名論維摩經論一卷唐內典日
 錄均作一卷隋眾經目錄有丈六即真論一卷維摩經
 注解五卷長阿含經序一卷宋志通志略有寶藏論三
 卷法苑珠林知傳云三餘通考有肇論四卷通志略有
 為叡所撰羅什規摹莊周之言以著此書物不遷不眞空
 肇撰師羅什規摹莊周之言以著此書物不遷不眞空
 涅槃無知般若無名四論傳錄云肇論四卷姚秦洪
 高僧傳不載其事御選語錄云肇論四卷姚秦洪
 閒大辟乞七日假著寶藏論畢臨刑說偈曰四大元無
 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然此偈非肇
 作也肇為鳩摩羅什高弟秦王姚興命入道遙圖助什
 譯定經論尊禮有加十六國春秋僧肇傳云以姚秦宏
 始十六年卒於長安時晉義熙十年也况典刑之人豈
 有給假著論之理則肇之吉祥滅度信矣朱子沙門
 語類百二十二云至晉時肇法師釋氏之教始興沙門
 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

嘉祥注卷九十五

兗

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
 入管弦為善高僧傳二凡觀國王必有贊德高僧傳二
 王必有讚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
 見佛之儀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
 敷演高僧傳二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
 迦旃子比也高僧傳二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高
 傳二作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
 卷案高僧傳二亦作二卷隋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
 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
 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愆郗須婦人興乃召
 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嘉祥三論疏日什姓天竺
 藏造疏在大業四年謂長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
 猶有其孫是羅什有子之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
 超悟天下其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
 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
 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
 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
 城高僧傳十一日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
 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
 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於孟津河浮木
 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於
 京師後欲往瓜步江向廣陵至彭城經一年許復至京
 師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
 見杳然未期遲有過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

嘉祥注卷九十五

幸

不念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
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別日因法相遇殊
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廣宏明集二十
六僧肇鳩摩摩羅
什法師誄日癸丑之年七月十四日八月十三日高僧傳二日以癸丑年七月十四日卒於長
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然什死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
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
譯經錄中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又
高僧傳殊未盡心作殊未盡伊心案癸丑為弘始十五
年即義熙九年與高僧傳三家之說均異惟僧肇當時
親撰誄文其言較可信也四月十三與八月二十亦異
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
爛高僧傳二
爛作灰

曇霍

晉書卷九十五

三

沙門曇霍者御覽六百五十五引晉書作曇
霍與霍字形相近而譌不知何許
人也禿髮偃檀時從河南來晉書校文四日據霍傳觀
傳云偃髮利鹿狐建和
至平西此云偃檀時誤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般
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
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汗高僧傳十一作人
遺其衣物受而輒
投諸地或放之河中高僧傳十一作行
疾如風力者追之
頃衣自還主一無所汗行步如風雲高僧傳十一作行
疾如風力者追之
恒田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
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高僧傳十一作咸奇其
少時立知其處
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偃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
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己偃檀不能從偃

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
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偃檀
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
及則死偃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高
僧傳十一日至晉義熙三年偃檀爲
勃勃所殺涼土兵亂不知所之

臺產

臺產字國僑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
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學尤善望
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
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

晉書卷九十五

三

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劉曜載記作司馬劉均舉
參軍臺產案劉均官名互
異產蓋先爲均之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
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歔具陳
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
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
之轉太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尙書光祿大夫太子少
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竝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
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曆知有
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途斯則遠見

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既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竝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晉書注卷九十五

聖

晉書注卷九十五

晉書注卷九十六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中華書局影印

列傳第六十六

列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劬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嫫廣隆殷之業大姪大妣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

晉書注卷九十六

斯皆禮極中闡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閭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皆撰錄為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偽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於篇末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謂劉聰妻以下諸人也然僭偽諸國非晉聲教所及其夫既殊而異之其妻又引而近之於義不安竊謂劉聰妻劉氏勒康女符堅妾張氏符登妻毛氏慕容垂妻張氏段豐妻慕容氏呂纂妻楊氏呂紹妻楊氏慕容垂妻國皆當見於載記張天錫妾周氏薛氏李元盛后尹氏

亦當附書本傳惟蘇若蘭陝婦人王廣女三人無可附麗不妨存之卷末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御覽八

引夏侯湛羊太常辛夫人聰朗有才鑒魏志辛毗傳注

傳作衛尉肅侯毗之女聰朗有才鑒引夏侯湛撰傳注

聰朗作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魏志辛

引夏侯湛撰傳作初文帝與陳思王爭辛君知我喜不

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

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

君不可以不威主國不可以不懼宜威而喜何以能久

魏其不昌乎弟傲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

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

呼傲同去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作大將軍司

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

俱去做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

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魏志辛毗

侯湛撰傳作天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

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

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魏志辛毗傳注引

下有一語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

耳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此句下有傲曰然則

語傲曰然則傲無出乎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此句

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

晉書卷九十六

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

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眾而已傲遂出宣帝

果誅爽事定後傲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

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周家祿校勘記

叔子也祐傳云事叔父耽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為

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

有他志也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此及會將行

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

吾家矣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傳作他日見鍾會

事必不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

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

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

濟者其惟仁恕乎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會至蜀

果反琇竟以全歸魏志辛毗傳注引夏侯湛撰祐嘗送錦被

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案祐亦當作

十五夏侯湛羊太常辛夫人傳曰憲英不好華麗祐上

被夫人子綬緣以錦不肯服從外孫胡母揚上夫人錦

反卧之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

於杜氏十八而菱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

晉書卷九十六

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韓亦有淑德傳
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
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為憂懼或曰
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晉書
四日由奈何與之為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
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
有在遂與玄為婚晏等尋亦為宣帝所誅植後為南安
太守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
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
預後果為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

晉書注卷九十六

四

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
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珍穎川人魏太傅絳會孫也父徽黃門
郎世說賢媛篇注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珍之太傅絳之
子駿未知鍾微為何人之子晉人命名均珍數歲能屬
文世說賢媛篇注婦人集曰夫人鍾夫人才其詩賦頌
志行于世隋志梁有司徒王渾妻鍾夫人集五卷亡唐
退思賦又九十二引珍鸞賦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
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
嘗共珍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

珍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世說非
生兒故可參軍謂渾中弟淪也世說排調篇注王氏家
不啻如此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
空穆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
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流涕御覽三百九
十一郭子日淪為晉文王大將軍賦從征壽春遇疾
惜焉人珍女亦有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
欲妻之白珍珍日要令我見之世說賢媛篇曰鍾氏生
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備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日
是誠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御覽四百四十四郭
子日王渾妻鍾生女甚賢明令武子為妹擇嘉婿而未
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獨與母議初不告事走
乃白母日誠是地也自濟合此兵與羣小雜處珍自幃
中察之既而謂濟日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日是珍日

晉書注卷九十六

五

此人材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
世說賢媛篇日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遂止其人數年
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
果亡珍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
世說賢媛篇日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
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
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日嘗見井上取
水舉動容止不失常儀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注郝氏譜日
普字道匡太原襄陽人仕至洛陽太守汝南別傳
日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
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珍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
冠族其通識餘皆此類珍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
不以賤下珍珍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
人之法云世說賢媛篇日東海家內則郝夫
鄭表妻曹氏

鄭羨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表先娶孫氏早亡妙之為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羣娣之閒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表為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表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瘞於黎陽及表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為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

晉書卷九十六 六

愍懷太子妃王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御覽六百六十四內傳曰王晉賢晉王夷甫女也為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於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晉書文四日閭續傳妃後仍歸為太孫太妃傳漏不書史之疏也至南岳魏夫人傳魏紀言妃投河死獲內救得仙道家虛無之言聽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御覽一百四十九王隱晉書曰去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如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初學記十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王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御覽四百三十九引鄧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生命棄之石氏曰柰何使舅之盾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御覽四百三十九鄧氏又曰父希臨終庶子沈生是時漢末大亂希命棄之

鄭休妻石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寰宇記一百九日侃母湛氏百步又一百十日陶侃母慕雷次宗豫章記湛氏豫章新淦人墓在臨川南五十里抱岡山村與地紀勝二十舒元與陶母墓在都昌縣西七里石壁精舍之側唐文粹其北記載家依託謫傳致有新淦形近致謫與地紀勝亦也初侃父丹娉為妾生侃父丹娶新淦湛氏每紡績資給度恭有智算侃別傳曰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母湛氏賢明有法訓

陶侃母湛氏

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晉書卷九十六 七

遺母湛氏封鮮及書責侃世說賢媛篇鮮作鯁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御覽八百六十二引世非惟不能益吾

乃以增吾憂矣都陽孝廉范達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

饋侃本傳作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書鈔一百五十二王隱晉書曰侃母湛撤牀斬蔣淵饒糶糶九手剉給客牛馬密遠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為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各

舊唐書卷九十六

八

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晉書校文四

譌御覽四十二所引前趙錄可證又賈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晉書校文四曰據愍帝紀緯死於辛氏有

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晉紀四百三十九鄧粲人扶取因據地哭從者亦哭曜並殺之案本傳下文言乃自縊而死與鄧紀異本傳不載殺扶取之人似屬疎畧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

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晉書校文與和苞漢趙記同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驥所害驥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驥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宜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驥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袁詔錢塘先賢傳贊引作諸孤

舊唐書卷九十六

九

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浚構逆率眾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錢塘先賢傳贊引作乃盡負其所服環珮以為軍資於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為獨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

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書鈔一百二十九虞溥家記曰泰宣二年詔贈
太夫人譚立養堂於家御覽一百七十六虞氏家記曰
碧紗袍被詔不聽特假百日迎母王導以下皆就拜謁
東歸起養親堂親集會作詩言志
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證曰定夫人御覽
五十五虞氏家記曰譚母太夫人莫宜都郡即世五十
九載改殯修構窀穸靈柩住而莫前羣從咸以喪事有
往無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既定而洪水
出截冢棺擲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羣臣臨之然後
葬此則上聖之遺令載在篇籍遂奉遷神柩權停幕屋
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子給
禮夫人徘徊車謁者送喪
禮儀光備合葬於舊墳

周顛母李氏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顛父浚為安

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

世說賢媛篇作李氏世說賢媛篇作與一
富足而男子不在世說賢媛篇作
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世說賢媛篇作
精事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世說
一篇作密覘之獨見浚因求為妾世說賢媛篇注曰案周
一女子狀貌非常世說賢媛篇注曰案周
女此云為妾耳案本傳與世說大致相同必有本世說
竊謂伯仁昆弟既從母命以李氏為親親故講中諱言
為妾未可即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珍瘁何惜一女
斥其妾也
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顛及嵩
謨而顛等既長絡秀謂之日我屈節為汝家作妾世說
篇屈節上有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
所以二字

惜餘年世說賢媛篇汝下有顛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
為方雅之族世說賢媛篇作伯仁等悉從命中興時顛
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
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世說賢媛篇作
並羅列吾復何憂嵩起日恐不如尊旨世說賢媛篇作
吾前不如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
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周家祿校
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周家祿校
下策耳似嵩小字阿奴未知孰誤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為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

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為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關上書
為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
茂太僕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弼戰
敗御覽四百三十九鄧粲晉紀曰前始興太守尹虞起
兵於巴陵日賊號監軍以討杜弼連戰稍勝遂進
長沙為弼所沒晉書校文四日虞字玉卿見鄧粲晉二
紀均獲三瓶吾彥傳有長沙孝廉尹虞當即其人
女為弼所獲並有國色弼將妻之女日我父二千石終
不能為賊婦有死而已弼並害之案御覽三百八十引

焉與本傳異又四百三十九引
鄧粲晉紀作及虞攻城賊殺之

荀崧小女灌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

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按諸史攷異三日

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假節襄陽太守遷都督荊州

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為杜曾所圍石覽時為襄

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計無從出灌

覽傳作崧為襄城太守覽為平南將軍謀計無從出灌

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

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

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訪即遣

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

也

晉書卷九十六

三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晉書校文四曰道韞名韞安西

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世說言語篇注婦人叔父

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

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世說言語篇曰謝太傅寒雪日

驟公欣然曰白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世說言

雪紛紛何所似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世說言

撒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

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世說賢媛篇作王

亦不惡汝何 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

復有封胡羯末案謝萬傳作羯末世說賢媛不意天壤

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案歆當從謝胡謂謝朗羯謂

謝玄末謂謝川案謝奕傳避諱改淵為泉謝萬傳又皆

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為塵務經心為天分

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

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

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盾自若既聞夫及

諸子已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

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

晉書卷九十六

三

韞日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宜先見殺恩雖毒

虐為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發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

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

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

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瀝徐酬問旨詞理

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

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胷

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

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世說賢媛篇作濟尼

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

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詠頌並傳於世隋志
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
卷類聚五十五引道韞論語贊

劉臻妻陳氏

劉臻妻陳氏者案類聚三十四晉劉臻妻陳氏答舅母
朝具然長往又曰俯悼二弟斯人斯命常可奈何元方
為陳統字隋志梁有陳統集七卷亡蓋陳氏為統之姊
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
朝肇建御覽五百八十八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
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
見之儀初學記四引劉臻妻陳氏進見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
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肩嗣又無基功之親憐
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織數年閒三喪俱舉葬斂既畢
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娉者憐誓不改醮守
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類聚十八湛方生上貞女解曰
弱并出適皮氏未逾半年京殞沒京兄弟三人相尋
凋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肩嗣之繼憐貨其父母之資
躬親機杼之勤數年之閒三喪俱舉四節蒸嘗于今不
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賢良屢聘誓而弗許
守節窮居於今五十餘年矣詳觀之遺烈書于記傳者
或毀髮膚之體以絕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
之志雖操存而身立而形虧寡能兼全其道始於荒
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耳不聞古今之說師心率己
蹈茲四德抑可謂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形管未

晉書注卷九十六

十四

揮令問不彰非所以表
賢崇善激揚貞風者也

孟昶妻周氏

孟昶妻周氏諸史攷異三曰孟昶與宋武帝同謀起義
入晉案元興二年安帝蒙塵劉裕之舉義兵所以討桓
故沈約宋書自序云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
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此乃平允之論乃洪氏
誣周氏以同謀昶弟顥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
初桓玄雅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
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
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
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

晉書注卷九十六

十五

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
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
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
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
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
事之將舉周氏謂顥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
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顥妻
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絲以
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
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立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定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橙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立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案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小劉后字麗華蓋以其姊追封皇后也偽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恆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為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為后將起鸚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勸左右停刑手疏啟曰伏聞將為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鸚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社稷之計夫忠臣之諫豈為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

舊唐書卷九十六

七

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忿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朕比來微風之患喜怒不自山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

舊唐書卷九十六

七

王廣女

王廣女者御覽四百四十和苞漢趙記曰魯陽侯王廣字廣之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為西楊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楊州而廣被殺御覽四百四十漢趙記曰眾避世為蠻梅芳扇動山夷圍廣城陷蠻囚廣案地理志云又置殷衛東梁西河陽北充五州疑西楊乃西河陽之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閤室擊芳不中御覽四百四十漢趙記曰廣女有美色芳引入甚有寵入經一旬王伺芳睡引刀斬芳芳驚起曰何故反

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御覽五百十九引華陽國志以塞大恥辭氣猛厲御覽四百四十引漢趙記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羗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羗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為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為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晉書卷九十六

六

斬康女

斬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斬氏將納斬女為妾斬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污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

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類聚六十九引

旨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四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

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

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

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

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

壽養護之逞時年小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

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

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

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

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

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

無關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

堂置生員百二十人書鈔一百三十二引秦記作書生

引裴景仁前秦記作立講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

宣文君初學記十八引裴景仁前賜侍婢十人周官學

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周家祿校勘記曰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

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苻堅妾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

晉書卷九十六

三

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眾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嗥眾雞夜鳴伏聞廢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與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晉書校文四曰張自殺在姚萇後因壽春之敗載記可證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御覽五百二十前秦錄曰秦州刺史寶滔妻彭城令蘇道之女黃庭堅山谷題跋曰若蘭迴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寶連波連波寶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前秦錄作有才子學

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案吳淑事注引臧榮緒晉書與本傳同唐武后瑛圖序曰滔鎮襄陽絕蘇氏音問與本傳異織錦爲迴文

旋圖詩以贈滔唐武后瑛圖序曰蘇氏因織錦爲迴文五彩相宣縱廣八寸事類賦錦賦注

引臧榮緒晉書贈作寄案御覽五百二十引前秦錄曰織錦製迴文詩以贈夫罪其說特異宛轉循

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唐武后瑛圖序曰織錦賦注

晉書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武后瑛圖序曰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文多不錄

晉書卷九十六

三

苻登妻毛氏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御覽四百三十九前秦錄曰

堅載記有河州刺史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既

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

眾御覽四百三十九前秦錄曰眾寡不敵爲萇所執萇

欲納之御覽四百三十九前秦錄曰毛氏罵曰吾天子后

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

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宜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

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遠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

晉書卷九十六

三

我爲晉獻公平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爲然僞中書令哇遂大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尙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實從之其後麟果作

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

晉書卷九十六

三

其帶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豔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殞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慮齋珍物出外魏書呂光傳齋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魏書呂光傳爾兄弟作即君兄弟相屠作相圖我旦夕作新婦旦夕超慙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

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御覽三百八十國春秋桓作桓又四百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

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

可再乎御覽四百三十九引後涼錄乃自殺時呂紹妻

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為尼御覽三百七十

記曰隱王張美人年色壯豔出家為道又四百三十九

後涼錄曰美人敦煌張氏年十四為沙門情辯有姿色

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

御覽四百三十九後涼錄曰呂隆見而悅之遣中書郎

裴敏說之張氏善言理敏為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曰欽

誓不毀節今逼如此豈非命也遂昇樓自投於地二

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御覽三百七十二涼州記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

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玄盛繼室以再醮之

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玄盛之創業也謀謀

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薨子

士業嗣位尊為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

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

舉闕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

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上魏書李嵩傳

規略四字下文有度德今國雖小足以為政知足不辱

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

戰俟時而動魏書李嵩傳俟時句言猶在耳奈何忘之

不如勉脩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

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

士業不從果為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

對曰李氏為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

手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

死生理之大分何為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

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為臣妾乎若殺我者吾

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為子茂虔娉其女為妻及魏氏

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既而女卒撫

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

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荅曰子孫流

漂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瓊裘鬼也俄

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

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矣使者

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於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

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

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
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騫風埃
脫落名教積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之敷喬屬道
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
之后蹈死不迴僞纂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天
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
喬葉有裕微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
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絜風
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晉書斟注卷九十六

素

晉書斟注卷九十六

晉書斟注卷九十七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六十七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
考義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
而疏疆周家祿校勘記曰疆誤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
裔區分中外其來尙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互立方七
戎六蠻絲西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

晉書斟注卷九十七

一

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
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
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
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
國案晉初四夷見於武帝紀者有扶南林邑大宛焉者
鮮卑匈奴肅慎鄯善大秦龜茲康居奚軒諸國東夷
則自三國五國六國七國八國九國十國以逮二十
國蓋兼本傳夫餘馬韓辰韓肅慎倭人禰離等十國言
之然則專指三韓諸小國非其他備載紀又稱馬韓等十
國攷之本紀不盡符合唐史臣作序未知何據又案王
嘉拾遺記太始十年祖梁國獻蔓金苔祖梁不見於史
疑是譌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
朝化所覃江外而已賅貢之禮於茲殆絕殊風異俗所

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為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於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夫餘國 夫餘國 馬韓 辰韓 肅慎氏 倭人 東夷 神離等十國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慕容廆載記作扶餘後漢書東夷列傳曰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魏書載丁謙後漢書東夷列傳曰夫餘國在玄菟北有弱水魏書載丁謙西凡長春府雙城五常賓州諸廳及伯都訥阿勒楚喀等城皆是新唐書渤海傳以扶餘故地為扶餘府遼史太祖平渤海次扶餘州利涉軍見城上更名為黃龍府今史太祖克黃龍改濟州利涉軍見城上更名為黃龍府今吉林農安縣地遼志通州扶餘王初為隆安府即今哈湯東三省有哈湯蓋落葉層積雨水釀之遂為極深之稽之地必有哈湯蓋落葉層積雨水釀之遂為極深之鳥

晉書卷九十七

泥淖人行輒陷萬無生理故曰弱水非別有一河名弱水也又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夫餘國跨松江盡有吉林西北境今農安縣其都城也云玄菟北千里有正合鮮卑慕容氏居遼水西當云西南與接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魏志東夷傳曰有地宜五穀直五穀不生五果其人強勇魏志東夷傳曰其人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拜爵洗爵揖讓升降其出使乃衣錦屬魏志東夷傳曰出以金銀飾署御覽六百八十一作飾帽魏志東夷傳曰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魏志東夷傳夷傳則作飾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魏志東夷傳傳為奴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魏志東夷傳作有軍事亦蹄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魏志東夷傳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梟無棺魏志東夷傳

傳作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魏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諄引以此人為節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佩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婦人著布面衣去玉佩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婦人著布面衣去玉佩

及貂納美珠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貂納美珠大珠御覽九百七十二廣志曰貂納美珠大

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

未嘗破其王印文稱穰王之印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未嘗破其王印文稱穰王之印

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穰王之子穰王之印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穰王之子穰王之印

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穰王之子穰王之印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穰王之子穰王之印

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穰王之子穰王之印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穰王之子穰王之印

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穰王之子穰王之印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穰王之子穰王之印

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穰王之子穰王之印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穰王之子穰王之印

晉書卷九十七

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魏志東夷傳曰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入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北沃沮一名置溝樓去南沃沮八里百餘帝為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為惡虜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為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龜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袁字記一百七遣詣龜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龜上列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周家祿校勘記曰當照慕龜又更之於路沈與戰大敗之龜眾退羅得復國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龜為高麗所滅爾後每為鹿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見好大王碑爾後每為鹿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

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馬韓

韓種有三一日馬韓二曰辰韓三日弁韓... 韓種有三一日馬韓二曰辰韓三日弁韓... 韓種有三一日馬韓二曰辰韓三日弁韓...

晉書注卷十七

方及明帝二郡滅韓皆指馬韓人自立之... 方及明帝二郡滅韓皆指馬韓人自立之... 方及明帝二郡滅韓皆指馬韓人自立之...

蒲國致利鞠國內路國兒林國朔虛國內卑離國感奚... 蒲國致利鞠國內路國兒林國朔虛國內卑離國感奚...

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但... 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但... 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但...

晉書注卷十七

五

以送葬魏志東夷傳曰牛馬盡於送死... 以送葬魏志東夷傳曰牛馬盡於送死... 以送葬魏志東夷傳曰牛馬盡於送死...

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舞以祭神魏志東夷傳曰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為天君又置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寰宇記一百七十六日晉武帝咸寧中馬韓王來朝案咸寧建元在太康太熙之前本傳先後誤倒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

晉書卷九十七

六

以居之魏志東夷傳曰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辰韓在馬韓東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魏志東夷傳曰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辰韓在馬韓東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韓志東夷傳曰其言語不與馬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魏志東夷傳曰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辰韓在馬韓東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韓志東夷傳曰其言語不與馬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魏志東夷傳曰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辰韓在馬韓東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

晉書卷九十七

七

南今慶尚道南部東萊釜山等地三國志烏丸諸傳地理攷證曰二十四國中辰韓冠首者十有二當為弁韓所屬其餘皆屬辰韓朝鮮人所著三國史記高麗高言朝鮮遺民初居山谷間分為六部稱辰韓六部六部之名一曰閼川楊山二曰突山高墟三曰蔚山珍文四曰茂山大樹五日金山六曰利活山高耶本傳所云始有六合四五萬戶魏志東夷傳曰大國四五千家國者即此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魏志東夷傳曰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次有邑借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其流移之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明其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肥美宜種五穀及稻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可類馬韓寰宇記一百七十二日嫁娶以禮其俗男女有別案據此則辰韓風俗與馬韓男女無別者異矣可類當為不類之誤惟下文兵器亦與之同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句似亦有譌字魏志東夷傳曰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福今辰使扁韓人皆福頭周家祿校勘記曰押當作壓聲之誤喜舞善彈瑟瑟形似筑魏志東夷傳曰俗喜歌舞飲酒有瑟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曰今肅慎國去遼東三千餘里後漢書所謂挹婁者是也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曰今之後漢書非郭所見而此注引後漢書者吳志妃嬪傳云謝承撰後漢書其書說挹婁即古肅慎氏之國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挹婁作挹樓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

記云其地在夫餘國東北可六十日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作在夫餘國東北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作南扶義
引千五百里東及北抵大海後漢書東夷傳列傳地理
攷證曰堯中古肅慎地肅慎周書王會篇作稷慎山
舜大荒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蓋三代以前東北微
大國盡有今吉林省東諸唐地理志附錄賈耽所記
渤海王城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志附錄賈耽所記
城在甯古塔西八十五里上馬蓮河有古遺址尙存惟
漢之抱婁雖爲古肅慎國舊境而本部實在其西攷唐
書渤海傳言高麗滅大氏保婁之東牟山與婁河其
地在吉林東南言高麗滅大氏保婁之東牟山與婁河其
名殆因此水又言以故婁與婁之東牟山與婁河其
奉天東南新設寬甸懷仁諸縣地爲定理安邊二府此
肅慎之一部極是晉書四夷傳地理志攷證曰抱婁後
漢書及三國志魏志言在扶餘後又北里南與北沃沮
接不咸山即長白山惟既在北里南與北沃沮接則當
云扶餘東南非東北矣寇漫在汗山後又北里南與北沃
肅慎攷此部爲北扶餘舊境在今蘇里江一帶至豆
八

舊唐書卷九十七

深爲貴至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
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績
毛以爲布御覽七百八十四肅慎國記曰其畜有馬猪
食其肉坐其皮績猪毛以爲布案本傳承用記放山谷中
其畜有馬猪牛羊而傳云無牛羊恐有誤山海經大荒
北經郭注曰肅慎國穴居無衣衣猪
皮冬以膏塗體厚數分用御風寒 有樹名維常若中
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 山海經海外西經曰
代帝於此取之郭注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無井
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 案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
西當是四字之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 御覽七百
誤又脫去五字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 御覽七百
肅慎國記挾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 御覽七百
九

舊唐書卷九十七

肅慎國記無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
字上有地字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
作禮徑尺餘以蔽前後 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記
將嫁娶 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記 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
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 御覽
八十四引肅慎國記 老者死者其日卽葬之於野交木
下有寡居終身不嫁一句 死者其日卽葬之於野交木
作小棹殺猪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 御覽七百八十四
者卽日便葬于野伐木作小棹殺猪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
貧者數十以爲死者之糧以土覆之繩繫於柳頭出土
上以酒灌醉終繩腐而止無時 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尙
祭祀也 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記 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
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記 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
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 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
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慎國記 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

故雖野處而不相犯御覽七百八十四引肅有石弩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山海經大荒北經郭長四尺勁彊箭以楛為之長尺五寸青石為鏑山海經幾疏曰郭說肅慎本魏志東夷傳但傳本作用楛長尺入寸與郭異御覽七百八十四肅慎國記曰其檀弓三尺之必祈神石利入鐵史記孔子世家注肅慎國東北取共弓四尺強勁弩射四步今之鞞鞞國方有此矣又夏本紀正義括地志曰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皆得之傳聞也蘇軾順濟王廟新獲石弩記曰得古箭鏃鏃鋒而劍脊其廉可刺而其質則石也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弩肅慎氏之物也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甯古塔與肅慎相近木中木變為石即石弩也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弩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

舊唐書卷九十七

十一

賀氏來朝書序云肅慎之命周書王會篇云稷慎大塵孔晁注稷慎肅慎也又大戴禮五帝德篇史記爾後五帝紀並作息慎鄭康成云息慎或謂之肅慎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文帝紀事在魏來貢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於相府文帝紀天子命賜其王倭雞錦罽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案武帝紀咸寧五年十二月肅康初元康為惠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弩元帝紀年八月肅慎獻楛矢石弩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曰晉太興三年平州刺史崔慈遣別駕高會使來獻肅慎氏之弓矢箭鏃有似銅骨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案石案二年肅慎未致其楛矢事在成帝咸和五年方記云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事在成帝咸和五年方六年勒死於八年此傳云通貢於石季龍誤也

達季龍問之荅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黃遵憲日本國南倭北倭屬於燕境史記封禪書云齊威宣王燕昭王皆嘗使人入海至三神山見所謂仙人不死之藥渤海東渡後遂不絕似即今日大木地然彼國尚未通往來也又曰全國四面瀕海統四島而為國所屬小島凡一千八百餘西北隔日本海遙與朝鮮相對北有樺太島隔尼哥勞斯海峽遙與魯西亞相接東北有島或斷或續直與魯西亞之臺灣等處相對長凡五百餘里廣南為琉球與中國之臺灣等處相對長凡五百餘里廣凡三十餘里或至六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日本國志曰上古

舊唐書卷九十七

十二

其在九州者分十九國在四海者分十國漢書地理志倭人分爲百餘國三國志倭人舊邑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驛所通三十國蓋指九州四海之地在日本本紀相符所謂三十國蓋指九州四海之地在日本朝鮮最近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日本國志國王遣使奉貢朝賀於漢使人自稱大夫武帝賜以印綬賜金帛賜朝服賜金銀賜酒賜肉賜布賜綉賜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則古之文身用丹朱不用藍也今倭人好沈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

被髮徒跣袁宇記一百七十四作被髮屈紉日本國志

須比萬葉集間載之延喜式帛意須比八條長二丈五尺廣二幅蓋以蒙全身也故如許長婦人出門蒙單衣

以蔽障全身謂之蒙衣即詩綱也其地温暖俗種禾稻紵

衣儀禮加景隋唐蒙衣之類也

麻而蠶桑織績日本國志曰全國物產有米麥凡農家

又曰自古貴稻逾他穀蓋日本於稻最宜故有千五百

秋瑞穗國之名全國皆食稻飯用瓦釜以米和煮之

無用蒸飯者又曰應神帝三十七年昭禮光造阿知

使臣都加使臣於吳織績求繸織工有兄媛弟媛吳

漢織吳織來於時秦公酒獻繡繡略略時又有手末才伎

晉書卷九十七 三

古時既能土無牛馬袁宇記一百七十四曰無牛馬

習織工矣袁宇記一百七十四曰無牛馬

又有獸如牛名鼠袁宇記一百七十四曰無牛馬

又有大蛇吞此獸袁宇記一百七十四曰無牛馬

又有有木弓竹矢袁宇記一百七十四曰無牛馬

名於天下古以前特重劍雲日國志曰日本之

匠師有屋宇日本國志曰古穴居神武東征有

坂大室均可容數十人始有宮室於地穴各立名柱

以父之伊勢神宮及大嘗祭殿皆如此父母兄弟

息異處食飲用俎豆袁宇記一百七十四作飲食以手

敬亦性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日本國志曰婚娶用

嗜酒袁宇記一百七十四作飲食以手

數有差死有棺無槨封土為冢初喪哭泣不食肉袁宇

親賓就屍歌舞為樂有棺無槨封土作冢日本國志曰

垂仁帝時不識火葬始造石棺帝賜之官後多用石棺平民全用火葬故有棺無槨其制甚薄無大小斂不齊不哀不踊已葬舉家人水澡浴自絜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為

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袁宇記一百七

大人皆四五妻不淫不妬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

其除或兩或三日本國志曰日本古無刑法上古有罪去爪

謂之國罪皆從其輕重徵賸物使請神祇而解之至

應神時始有探湯聽訟之法案國志所言采其家舊以

自彼國舊史似較可信本傳恐出自傳聞也

男子為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為王名曰

卑彌呼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桓靈間國大亂歷年無主

立為王袁宇記一百七十四曰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共

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為法甚嚴正始中

卑彌呼死立其宗女一尊為王後漢書東夷列傳地理

考證曰卑彌呼即神功皇后長足姬其夫仲哀天皇

應神始得嗣位時漢獻帝建安六年凡六十九年卒其子

本國志曰漢初平三年為仲哀帝元年神功皇后氣足

軒親征熊襲卒于軍在位九年皇后氣足長足姬攝位

是為神功皇后在位六十九年

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

見日本國志曰神功皇后四十七年遣大夫難升米詣

魏明帝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所賦男女生口四人女口六人班布匹二匹二丈以到汝

為親魏倭王假金銀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
 撫綏種人勉為孝順故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
 勞今以難升米為奉善中郎將牛利為奉善校尉假銀
 印青綬引見勞使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
 粟屬十張蔣絳五匹細青五匹答汝所獻貢直又
 特賜汝紺地口文錦三匹細班華屬五張白絹五匹
 金入兩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
 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使人知國
 家哀汝故鄭重其後貢聘不絕又命太守弓道遣建中
 賜汝好物也 其後貢聘不絕又命太守弓道遣建中
 校尉梯梯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齋詔賜
 金帛錦綉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詔書恩倭王
 旋復遣使大夫伊聲者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王
 絳青縑綿衣帛布丹木狝短刀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
 中郎將印綬衣帛布丹木狝短刀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
 願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呼素不
 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乃遣塞曹掾史
 張政等因齋黃幢詔書拜假難升米為檄論之其後
 遣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
 三十人貢白珠五十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

舊唐書卷九十七

四 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日本國
 德帝五十八年 倭國使臣大和等入貢 日本國
 晉案本傳失載 晉書校文四曰 安帝義熙九年亦曾入
 貢 魏載 倭國使臣 倭王名讚
 傳漏載 倭國使臣 倭王名讚

裨離等十國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
 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
 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
 去肅慎五萬餘里 御覽七百八十七標目作卑離晉書
 汗即北魏書之豆莫婁外其他均無可攷但大約總在
 黑龍江及俄屬阿模爾等省地所云馬行百二百里
 及去肅慎五萬餘里殊不足信蓋由東三省至北冰海
 不過萬餘里馬行亦不過百日安得如傳所云耶羅振

王高麗好大王碑跋曰碑有王以碑麗不息口語晉書
 東夷傳有裨離等十國疑即碑麗案碑文又有碑利城
 疑亦碑麗 其風俗土壤竝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
 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
 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
 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鈔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
 何龕歸化 武帝紀事在太熙元年二月御覽七百八十
 小口十七萬九千餘人各遣正副使詣護東夷校尉何
 龕上獻方物又標日模盧作摸盧蒲都作滿都繩余作
 縵余案高麗好大王碑有牟婁城疑即模盧國
 婁如一音之轉又有牟婁城疑即模盧國
 西戎 吐谷渾 康居國 焉耆國 龜茲國 大宛國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辟奚 視連 視罷
 樹洛干

舊唐書卷九十七

五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慕容
 二曰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為
 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
 吐谷渾所部即 其父涉 歸 晉書校文四曰宋書作奕分
 今青海等地 宋書吐谷渾傳作 及涉歸卒
 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 宋書吐谷渾傳作 及涉歸卒
 廆嗣位而二部馬闕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
 遠離而令馬闕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關其常性何怒於
 人 宋書吐谷渾傳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 乖別甚異
 氣發動所以致闕闕起於馬而怒及人耶 乖別甚異
 魏書通典作易此聲同而誤 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
 是遂行 御覽五百七十七引前燕錄 廆悔之遣其長史史
 那樓馮 宋書吐谷渾傳御覽五百七 及父時耆舊追還
 十引前燕錄均作乙那樓

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

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啟乎諸君

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

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

吐谷渾傳數百步作三百步御覽五百七十引前樓馮

燕錄作輒悲鳴西奔衝突山谷如是者十餘輩

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干鹿追思

之作阿干之歌御覽五百七十前燕錄曰鹿以孔懷之

號以為輦後大曲水經河水注二釋氏西域記曰牢蘭

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阿干水經注

刊誤曰全氏云阿步干鮮卑語也慕容鹿作阿干之歌

蓋胡俗稱其兄曰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省也今蘭

州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置阿干縣皆以

阿干之歌得名阿干水至今利民曰博惠渠又有沃干

嶺亦阿干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

弟俱當享國廐及會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

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水經河水注二引十三州志曰

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馳而創居于此史記秦

始皇本紀正義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水經注圖說殘

稿曰今自烏喇特旗西北兩札爾諸山迤東歷茂明安

旗四子部落旗南接歸化城諸山皆古陰山侯應所請

陰山東西千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袁宇記一百八

餘里是也而西止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

于袍罕宋書吐谷渾傳曰自袍罕以東千餘里暨甘松

數千里西至河南南界昇城龍澗自洮水西南極白蘭

晉書卷九十七

七

西北至叱利模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

徒南界那鄂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

漢書南三百里中地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

草編是龍鬚而無樵柴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

驃作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

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羆羅

之號羅為冠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辨髮縈後綴以珠貝其

婚姻富家厚出聘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羣母兄亡妻

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斂富

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

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羆牛西北

雜種謂之為阿柴虜或號為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

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御覽四百八十二前燕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

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倣儻不羣嘗慷慨謂其下曰大

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

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窺窮山隔在殊俗

八十二引前燕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

與麋鹿同羣死作羶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

平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

不恤為羌酋姜聰所刺

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

拔泥宋書吐谷渾傳作絕

豎子刺吾

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

三年宋書吐谷渾傳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御覽四百八十八

二引前燕錄作長子業

葉延年十歲其父為羌酋姜聰所害每日縛草為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

日姜聰諸將已屠鱸之矣宋書吐谷渾傳汝何為如此葉

延泣日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讐御覽四百八十二引

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宋書吐谷渾傳作三日北

史葉延亦不食長而沈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麻司

舊唐書卷九十七

十六

馬薄洛鄰日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

母所生延日自義皇以來符命立象昭言著見而卿等

面牆何其鄙哉語日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日禮

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於

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

三十三晉書校文四日宋書作四十三按葉延年十歲

嗣位在位二十三年正合三十三之數宋書四

字顯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案符堅載記作辟奚宋書

魏書北史均同是辟為碎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

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為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

長史鍾惡地恐為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日昔鄭莊公秦

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況今三孽竝驕必為社稷

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先君有

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日吾王

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

奚自投於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日臣昨夢先王告臣云

三弟將為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

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日吾禍滅同生何以見

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

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

舊唐書卷九十七

十九

嗣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為白蘭王視連幼廉慎

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

地進日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眾養以五味娛以

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

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

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網維

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

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

泣日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

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
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為中
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
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宋書吐谷渾傳有二子長曰
視羆少曰烏紇堤魏書外國傳作視熊為視連之弟宋書吐谷渾傳亦作視羆烏紇堤作烏

紇堤廣韻二
仙亦作熊
視羆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塞苞曰廣韻
包二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
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
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為何如苞曰大王之

晉書卷九十七

三

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眾赴
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為使持節都督龍涸已西諸軍
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
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
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凶寡人承
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
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
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
陽妄自尊大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
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疆初猶結

好後竟遣眾擊之視羆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
三十三卒宋書吐谷渾傳作視羆子樹洛干年少傳位
於烏紇堤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懦弱耽酒淫色不恤國
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
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於南涼遂卒於胡
國通鑑晉紀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羆之子樹洛干
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
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
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莫何川即宋書夷貊傳之慕賀川通鑑晉紀注曰莫何川

晉書卷九十七

三

在西傾山東北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莫何川在青
海東南今稱謨和爾布拉克赤水在其東即烏蘭布拉
克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
部眾庶樂業號為戊寅可汗沙疆雜種莫不歸附通鑑
注引段國曰臧滄之說遼河郡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
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之若
人委精練於地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回數百里挑水
出強臺山東北逕吐谷渾中自挑強南北三百里中地
樵柴謂之強川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
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
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為何如
眾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
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周家祿校勘記

日按乾歸載記赤水敗降 乾歸拜為平狄將軍赤水都
 作吐谷渾支統阿若干 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為捕虜將軍層城都尉 水經河水
 入東北流逕洮陽會城北注沙州記曰強城東北三
 百里北流逕洮陽會城北注沙州記曰強城東北三
 後屢為乞伏熾盤所破 當照下一律作熾盤 又保白
 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盤聞其死
 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
 嗣其後世嗣不絕 宋書吐谷渾傳曰吐谷渾葉延始以
 拓土至龍個平康少帝景平中詔封煥河公太祖元嘉
 三年又詔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弟慕璜立七年詔封
 隴西公遣軍擊乞伏茂叢據有其地是歲赫連定為索
 虜所攻擁秦戶口十餘萬西次罕開欲向涼州璜距擊
 大破之生擒定燾遣使求慕璜以定與之九年進爵隴
 西王弟慕延平東將軍兄樹格干子拾寅平北將軍慕

璜死弟慕延立封隴西王十六年改封河南王十九年
 拓跋燾擊慕延大破之西奔白蘭因攻破于闐國慕延
 死拾寅自立封河南王東破索虜太宗泰始三年進號
 征西大將軍五年弟拾虔為平西將軍金城公案如
 宋書所言阿豺弟慕璜及慕延為次繼立當均在樹格
 干之後慕延死後即云世子拾虔又為拾寅之弟此傳
 於樹格干以拾寅作拾虔誤阿豺載阿豺慕璜延
 亦樹格干之弟魏書外傳以慕璜為阿豺子慕利
 延璜為慕璜叔與宋書異又寰宇記一百五十五云
 晉永平拜阿柴為安西將軍又疑為宋景
 平之誤惟本書四夷傳云謂之為阿柴虜或後來阿柴
 時之名稱史臣追敘之非
 出于吐谷渾初起時也

焉耆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與烏
 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 漢書西域傳曰南至尉犁
 百里北與烏孫接徐松

書西域傳補注曰班超傳超自龜茲討焉耆兵到尉犁
 尉犁後至焉耆是尉犁在南又曰烏孫之東境止此水
 經河水注二日城居四百里水經注圖說殘棄日後漢書西
 域傳焉耆四面有山今喀喇沙爾城東海內周匝其
 城此注言城居四水之中今喀喇沙爾城東海內周匝其
 東傳地理攷證曰焉耆為今喀喇沙爾城東海內周匝其
 斯騰伯西南下開都河東岸烏孫在伊犁南特克斯河
 濱按晉書凡言西去某地其意 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
 不過其俗丈夫剪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
 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武

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猥胡之女 通典
 九十二 姪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日會立之為世子會少
 猶作槍

璜死弟慕延立封隴西王十六年改封河南王十九年
 拓跋燾擊慕延大破之西奔白蘭因攻破于闐國慕延
 死拾寅自立封河南王東破索虜太宗泰始三年進號
 征西大將軍五年弟拾虔為平西將軍金城公案如
 宋書所言阿豺弟慕璜及慕延為次繼立當均在樹格
 干之後慕延死後即云世子拾虔又為拾寅之弟此傳
 於樹格干以拾寅作拾虔誤阿豺載阿豺慕璜延
 亦樹格干之弟魏書外傳以慕璜為阿豺子慕利
 延璜為慕璜叔與宋書異又寰宇記一百五十五云
 晉永平拜阿柴為安西將軍又疑為宋景
 平之誤惟本書四夷傳云謂之為阿柴虜或後來阿柴
 時之名稱史臣追敘之非
 出于吐谷渾初起時也

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
 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
 遣子熙歸本國為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蔥嶺以
 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於外為龜茲國人羅
 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 寰宇記一百八 率
 眾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
 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為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
 里熙又率眾先要之於遮留谷 水經河水二日敦薨之
 水經注圖說殘稿日植進屯鐵門即所謂鐵關谷矣晉
 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日鐵門即水經注鐵關谷今喀喇
 沙爾西南百餘里有兩山對峙成峽凡三十里河經植
 其中其北口有大石嶺即鐵門其南口即遮留谷也

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
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
犁熙率羣下四萬人肉袒降於宣呂光討西域復降於
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漢書西域傳曰龜
茲城王治延城通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漢書西域傳曰龜
茲城王治延城通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漢書西域傳曰龜
茲城王治延城通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漢書西域傳曰龜
茲城王治延城通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漢書西域傳曰龜
茲城王治延城通

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漢書西域傳曰大
宛國王治貴山城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漢書西域傳曰大
宛國王治貴山城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漢書西域傳曰大
宛國王治貴山城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漢書西域傳曰大
宛國王治貴山城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漢書西域傳曰大
宛國王治貴山城

誤至大宛大宛乃送之康大小七十餘城漢書西
居康大小七十餘城漢書西
居康大小七十餘城漢書西
居康大小七十餘城漢書西
居康大小七十餘城漢書西

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
居蘇薤城治漢書西域傳曰康居有城蘇薤城其王
或曰法沙日劫蘇薤城居獨莫水南康居小蘇薤城
地有鐵門山左右嶮峭石色如鐵案此在錫爾河及
晉書四夷傳西域地理攷證曰康居見漢書此在錫
海北境粟弋西史地攷證曰康居伊列南俄國黑海
列伊國近時音蓋漢晉時伊列南俄國黑海諸地
壽傳言伊列不在烏孫境內漢大宛如得二國北擊
可都賴水書觀蘇薤城在今塔拉斯河濱至卑閣城
於蘇薤水書觀蘇薤城在今塔拉斯河濱至卑閣城
城塔什干故康居折蘇薤城之西也
日猶時故康居折蘇薤城之西也
者舌者拓枝居折蘇薤城之西也
不過數百里傳云可攷當時蓋仍指舊都卑閣城言
指新都蘇薤城也又攷當時蓋仍指舊都卑閣城言
所據立國號曰悅般四裔年表稱為白匈奴康居本游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地東南西南北各數千
里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大秦國一號犁鞞在安息條
支西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
風利之西海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
俗謂之西海北至烏丹城其國又有一大渡海西有
乃過西國下直北至烏丹城其國又有一大渡海西有
城陸道直北行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國又有一大渡
之鳥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國又有一大渡
大海六日乃到賢王曰賢王曰賢王曰賢王曰賢王曰賢王

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地東南西南北各數千
里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大秦國一號犁鞞在安息條
支西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
風利之西海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
俗謂之西海北至烏丹城其國又有一大渡海西有
乃過西國下直北至烏丹城其國又有一大渡海西有
城陸道直北行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國又有一大渡
之鳥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國又有一大渡
大海六日乃到賢王曰賢王曰賢王曰賢王曰賢王曰賢王

大宛國

大宛國在葱嶺之西其地東南西南北各數千里
其地多不詳之通典長九百九十三尺外國曰從
國巨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九百九十三尺外國曰從
記曰拂蘇國有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西枕行
海亞速海海即黑海疑即古之澤散漢書西域傳曰
國亞速海海即黑海疑即古之澤散漢書西域傳曰
攻證曰犁鞞之名前書僅附見於烏弋山離傳至桓
延熹九年其王安敦遣使獻馬於漢書西域傳曰
以歐州一統獨有羅馬故中國人取大秦為比非
邦所自號也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大秦西
羅馬其本號也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大秦西
非北三洲諸地迨漢之末國當其盛時兼有歐亞西
典之權外則蠻族有侵陵之患自晉武太康五年地
而羅馬帝始漸平定但未幾於此為四軍之敗扈除
當時情形固無從詳悉也西海傳注魏略曰其城周
海西界故曰有城邑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其城周
在兩海之西有城邑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其城周
百餘里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其城周
方八十里素此說與本傳異寰宇記一百八十四日城
東面有一大門高二丈飾以黃金大門三層第一門
之樓臺懸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吋金即圓
輒落鏗然有聲金人即應聲屋宇皆以珊瑚為椽栴琉
引唱以記日時毫釐無失
琉璃為牆壁御覽八百八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
有五色頗麗紅綠紫紅紫十種琉璃又元中記曰大秦國
三杜環經行記曰琉璃最貴通典一百九十九水精為柱礎
東夷傳注魏略曰作水精為柱礎又引大秦記作水精
引南州異物志略略作水精為柱礎又引大秦記作水精
為瓦寰宇記一百八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
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王有
平日之一宮聽事終而復始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王有
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至日暮一宮不宿明復至一宮五
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若國有災異輒更立
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為決理

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其國無常主國中
 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爲王有官曹簿領注魏志東夷傳
 而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其國無常主國中
 領作而文字習胡略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其國無常主國中
 文書而文字習胡略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其國無常主國中
 旌旗之屬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其國無常主國中
 州後漢書西域傳曰從安息陸路繞海北行出海西至
 郵一亭置如中國從安息陸路繞海北行出海西至
 道不羣則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魏志東夷傳
 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木中國一別也
 廣韻七歌駝下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御覽
 九百一外國紀錄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御覽
 及一丈五尺御覽長臂長好騎駝其土多出金玉寶物
 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大秦國山出九色玉石又八百八魏略曰
 十一魏略曰大秦國山出九色玉石又八百八魏略曰
 大秦國多馬瑙又明珠御覽八百二魏略曰大秦國出
 日大秦國多車渠明珠御覽八百二魏略曰大秦國出
 十四作大具有夜光璧駭雞犀抱林子日通天犀有一
 羣雞中雞欲啄米輒驚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
 去故南人名爲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
 錦縷屬魏志東夷傳注魏略曰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
 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細布言用水羊
 屬皆好其色又曰黃白黑綠紫紅絳金縷繡雜色綾
 種布能五布特布發陸布布色九色布下布羅得布巴
 金塗布能五布特布發陸布布色九色布下布羅得布巴
 則布度六布特布發陸布布色九色布下布羅得布巴
 御覽六百九十六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以金銀爲
 絡帶又入百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爲胡綾以金銀爲
 雜色綾其色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爲胡綾以金銀爲
 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
 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

晉書斟注卷九十七 五

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齋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魏志
 傳注引魏略作故往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
 來者希到其國中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
 入海船人日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
 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
 使貢獻

南蠻 扶南 周家祿校勘記曰 林邑扶南下皆宜照篇日補國字

林邑國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水經溫水注林邑記曰阿賁浦
 四十里處荒涼之微表國越裳之疆南秦漢象郡之象
 林縣也東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晉書
 四夷傳地理攷證曰林邑即越南所都富春則馬援鑄
 地古爲越裳漢置日南郡象林縣晉改林邑

晉書斟注卷九十七 五

柱之處也梁書夷貊傳曰林邑南界水步道百餘里有
 德也水經溫水注三十六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
 樹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
 以之流寓號曰馬留世稱橫六百里又林邑記云銅柱山
 日馬援開境置此縣縱橫六百里又林邑記云銅柱山
 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嶺東臨大海屈瓊道地理記又
 云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存疑東丁謙梁書夷貊傳地
 理攷證曰林邑二百餘里在今南折平定省境知所樹銅柱
 北距林邑二百餘里在今南折平定省境知所樹銅柱
 在廣義去南海三千里水經溫水注交州外域記曰從
 里南界去南海三千里水經溫水注交州外域記曰從
 城故西捲縣也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
 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
 子逸立水經溫水注林邑記曰後去象林林邑之號建
 區有子名達攻其縣殺令自號爲王值世亂離林邑遂
 立後乃襲代傳位子孫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

與之鄰接進侵壽治以為疆界自區遠以後國無文史
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裔滅絕無復種裔外孫范熊代
立人情樂推後能死子逸立案水經注引林邑記作區
遠與本傳作區屬新昌郡初學記其俗皆開北戶以向
八引南征麟八屬新昌郡初學記其俗皆開北戶以向
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建水經注水注林邑記曰區粟
此影以開北戶以向日之南故以此名郡較也北辰星
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之南故以此名郡較也北辰星
在日南張重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曰南郡北向視日
重耳今于風有雲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實日亦俱出
東耳至于風有雲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實日亦俱出
西耳至于風有雲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實日亦俱出
平地而彌逸非復行路之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
九嶺而彌逸非復行路之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
字記在表北景五月五日表將灌安南府三千北里佛
以日在表北景五月五日表將灌安南府三千北里佛
國遂于其國五月五日表將灌安南府三千北里佛
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北字或單為之

晉書注卷九十七

三

御覽九百六十三林邑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山習水
記曰由梧堪為屋梁柱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山習水
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
為美徒水經溫水注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與焉民好
薄日自使人黑積習成常以黑為美離駭所謂玄國貴
矣寰宇記一百七十六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
女賤男同姓為婚婦先娉婿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
合縫如井欄寰宇記一百七十六日男女皆橫幅首戴
寶花居喪剪髮謂之孝燔尸中野謂之葬寰宇記一百
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兩盛尸鼓舞
于道從舉至水次焚之收餘骨王則納金罌中枕之于
海有官者以銅沈之於海庶人以瓦送之其王服天冠
干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其王服天冠
被纓絡寰宇記一百七十六日其王戴金花冠形如章

為幡旗則王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
者之飾也案寰宇記一百七十六至武帝太康中始
來不朝中國作吳時通使與木傳異居注曰林邑王
來貢獻書鈔一百三十六晉武帝起居注曰林邑王
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臨鑿聚七邑王然然然然
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御覽七百三十三交州雜事
太康四年臨邑王范熊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
唾壺各二口又七百五十八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
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紫水精唾壺各二口
七范熊所獻青白石各一口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
王范熊所獻青白石各一口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
泰始四年扶南林邑各遣使來獻是始於太康也
太康四年扶南林邑各遣使來獻是始於太康也
本傳上五年范熊死子逸在位未久如康以前而作
康二年范逸死子逸在位未久如康以前而作
邑王正為范熊交州雜事不誤也本傳則敘次失檢耳
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六咸康起居注曰詔臨儲

晉書注卷九十七

三

林邑王使主范柳所貢物多絳纒是其所珍可籌量增
賜御覽八百九十九引萬歲歷曰成帝咸康六年林邑王
獻象一知跪拜案成帝紀咸康間無林邑來貢事蓋史
有闕略范柳或是范推之誤梁書南史均作咸康三年
水經溫水注引林邑記
則云逸死于咸康六年
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推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
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
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
知其神乃懷之周家祿校勘記曰文日南西卷縣夷帥
篇者宜照吐谷揮目錄下補子目體例方為一篇月為
傳寰宇記一百七十六均作范推南史夷帥傳作范幼
案南史作幼與梁書作稚同義是推乃稚之誤水經溫
水注江東舊事曰范文本揚州人少被掠為奴賣墮交
州林邑記曰有范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推奴也文為
奴時山澗牧羊于澗中得兩鯉魚二及引書

藏挾歸規欲私食... 遂自立為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已者納之不從者絕其食... 信之使為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

晉書注卷九十七

入于王大幸愛經十餘年... 殺之遂納之國人不從... 板五上重層閣二丈上起甄牆一丈開方隙孔甄上倚板

丈上起甄牆一丈開方隙孔甄上倚板... 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眾四五萬人... 若上皇之民矣縣南有文狼究下流逕通晉書地道記

晉書注卷九十七

三年文率其眾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 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為界... 分界初徵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易而交州刺

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

夷貊傳作姜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大半又伐船

調枹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

地戢死絕繼以謝擢梁書夷貊傳作侵刻如初及覽至

郡又耽荒於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既而文還林邑是

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於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

襲九真害士卒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廣之

兵伐文於盧容為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晉書校

梁書林邑傳桓溫遣灌遠帥兵討之佛嬰城固守遂合

峻盛兵於前遂率勁卒七百自後踰入佛嬰驚走追至

林邑佛乃請降請與此傳所載互異以水經溫水

篇注攻之則永和五年滕駿自盧容敗後退次九真更

治兵文被創死子佛立峻與刺史楊平復進兵破之與

盟而還然則晉討林邑前敗後勝本有二役此傳僅記

一役遂致互不相異實則各有漏略當合觀之

具乃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合率眾伐之佛懼請

降合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宣康中遣使貢獻案孝武帝

年三月林邑王范熊遣使獻方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

物宣康中則未載林邑貢獻

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眾交州遂致虛弱而林

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水經溫水注林邑記曰義

造九真水口與林邑王范胡達戰擒斬胡達二子虜獲

百餘人胡達遁五月慧度自九真水歷都粟浦復襲九

真長圍跨山重柵斷浦象前鋒接刃城下連日交戰

金盤碗及金鉦等物安帝紀義熙十三年六月癸亥林

義熙起居注曰詔林邑王范明達獻金盤碗七百六十

自副又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明達獻金盤碗七百六十

王范明達獻金鋼指環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水經溫水注竺枝扶南記曰

通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曰扶南古名扶南國北史

謂其國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方較合蓋即今暹羅

日扶南無時所都蓋在暹羅北境在海大灣中十一吳

時外國傳曰扶南東有暹羅海中有大江西南齊書夷

日齊書夷貊傳曰扶南東有暹羅海中有大江西南齊

東埔塞地大江入海語似有誤南史作有大江廣

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

御覽七百八十六外國傳曰扶南人最大居舍寰宇記

長八尺編其葉以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御覽七

覆屋國人亦為閣居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御覽七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隅有人如獸身黑若漆齒白如

以沙自覆時或屯聚猪犬雞雜糝豕人形無踰六畜

質質直傳曰扶南人好布施不為寇盜以耕種為務

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外國傳曰扶南人悉著

鉤絡食器多以銀為之類聚八十三扶南傳曰毗貢賦

以金銀珠香御覽七百六十九異苑曰扶南國治生皆

所屆欲減金數船主便作幻詐使船底折折狀欲倫亦

滯海中進退不動眾入惶怖還請賽船底折折狀欲倫亦

有書記府庫無牢獄鞭杖惟以採湯捧鑽沒水為信先

使沐浴齋戒乃令以手內湯或捧熱鎖或沒水中無罪者不爛不焦不犯罪者即驗也叔... 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 河水注竺枝扶南記曰林楊國去金... 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 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 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 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 載舶入海混潰且詣神祠得弓... 其南有激國有鬼神字混潰... 扶南之先女人為主名柳葉... 神入海混潰晨入廟於神樹下...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國自立為... 之左右大臣皆號為崑崙又外... 一去十餘日又曰扶南人若戶... 升詣神廟乞神辨盜者以米著... 中奴婢分合嚙之盜者口中血... 口即敗從日南至微外悉爾又... 國昔混潰初載賈人大船入海... 十九尺頭尾似魚皆以鐵鑄露... 六尺及箭各一從頭至尾約有... 檣如一行則用長槳坐尾則用... 聲如柳葉當是誤倒混潰混潰... 而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 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 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 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 疑沮因舉兵攻併之乃選子孫... 盤况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 蔓况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 蔓况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

晉書斟注 卷九七

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 大王開國十餘自立地五六千... 姊子旃因篡篡自立詐金生而... 名長在人間至年二十乃結國... 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類聚九... 南王盤况少而雄桀聞山林有... 乘騎諸國聞而伏之及九十一... 扶南王范尋以鐵為關雜假距... 始初遣使貢獻武帝紀泰始四... 紀大康七年扶南等二十一... 國遣使來獻八年又來獻... 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 北狄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 連九夷西距六戎御覽八百引晉中興... 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於前史前漢... 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 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 但言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 遣長樂衛尉尉高昌侯董忠等送單于出朔方雜鹿塞... 降城在五原郡邊界雜鹿塞在朔方... 渾縣西北不得竟謂之割并州北界也於是匈奴五千... 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 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繒絹錢... 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

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
 滋孱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
 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
 眾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
 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
 於太原故茲氏縣十七史商榷五十一曰此漢縣也因
 縣已改併故稱故縣案劉元海載記
 作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右部都尉可六千餘
 茲氏是置都尉在晉初非魏末也
 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
 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
 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
 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
 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
 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植持節
 討之植素有志略以猛眾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
 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洛陽
 伽藍
 記三日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下案武
 帝紀咸寧三年西北雜夷及鮮卑匈奴內附其來朝當
 即是在是年本傳上文言泰始七年單于猛叛武帝遣婁
 侯何植討之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即繼之曰於
 是匈奴震服蓋猛既被殺其後單于必其後稍因忿恨
 來入朝正在泰始之後咸寧初年也
 殺害長史周家祿校勘記
 曰長吏誤長史漸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
 上疏曰戎狄疆廣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

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
 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
 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
 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徒
 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
 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
 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
 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
 奴胡都大博及菱莎胡等寰宇記一百九
 十二菱莎胡各率種類大
 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
 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
 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
 降并貢其方物帝竝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
 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寰宇記一百九
 十二引作烏檀
 赤勒種捍蛭種寰宇記一百九
 十二引作捍蛭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
 菱莎種秃童種勃蔑種寰宇記一百九十二
 引童作重蔑作茂羌渠種賀
 賴種鍾跋種寰宇記一百九
 十二引跋作跋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
 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
 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
 右奕蠡王漢書匈奴傳曰道左右賢王左右谷
 蠡王案奕蠡當即谷蠡譯音之譌左於陸

1 冊 7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3 卷 19

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漢書匈奴傳曰其大臣皆世官有呼衍氏蘭氏其後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案呼延氏則呼衍氏卜氏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毋倪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

晉書卷九十七

聖

郝散攻上黨殺長吏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史臣曰夫宵形稟氣周家祿校勘記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獷者為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羸劉之際匈奴最彊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外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

接帳連鞬充郊掩旬既而沸脣成俗鳴鏑為羣振鴟鸞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偽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眾掩西羌之舊宇網疎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夙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遽夭於姜聰高節不羣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熊矯矯蘊經時之略洛干童幼早擅英規未聘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渾庖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鹿盾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晉書斟注卷九十七

聖

贊曰述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積運克昌其緒寔資忠訓

晉書斟注卷九十七

晉書附注卷九十八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六十八

王敦

沈充 周家祿校勘記曰 沈充本篇有日此宜刪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

聖賢羣輔錄下 曰王敦覽孫基

第二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

世說家爽篇曰王 大將軍眉目高明

疎率學通左氏注晉陽秋曰

尚武帝女襄城公主 世說 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鑿裁

舞陽公主字修禕

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

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

晉書附注卷九十八

一

笛小失聲前愷便毆殺之

世說沈愷篇曰石崇每宴客 燕集常令美人行酒王丞相

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疆至於沈

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

注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

敦問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

吹笛人有小忘君夫問使黃門階下打殺之案世說

言是石崇與本傳異惟德音記則亦云為王愷事

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

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

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

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

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

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世說識鑿篇墜均作食注漢晉春 秋日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于太

傳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及太子遷許昌詔 樹之江外肆是豪強之心是賊之也

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

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沈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

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為兖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

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固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

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

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

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

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眾

初學記十御覽 中興書曰天下大亂敦將還臺悉以公主嫁時侍婢百 餘人配給將士金寶一時棄捐御覽四百七十七語林

日大將軍王敦尚武帝女此主特所重愛遣送王倍諸

屋主既亡人就王乞始猶分物與之後乞者多遂指庫

以施 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

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

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

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

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

就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

以敦為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

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

心翼戴以隆中 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

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弼作亂荆州刺史周顛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弼讀史舉正曰案訪而敦進住豫章為諸軍繼援及侃傳時為尋陽太守破弼敦上侃為荆州刺史既而侃為弼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為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減弼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楊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弼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為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

晉書卷九十八

三

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為曾所殺晉書校文四曰元帝紀敦為江州牧在大興元年四月其遣軌誘等伐曾在建武元年八月此傳敘進江州牧在討杜曾前與紀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荆州牧先後互異敦上疏曰敦煌石室本晉紀曰五月王敦讓荆州牧侍中欲受刺史而已敦內體豺狼之性而外飾詐為鷓鴣以眩或謂當世自少及長終不以財位為言布衣疎食車服羸青語輒以簡約為首故世日以高師明素既為江州刺史復并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領荆州恐時猜嫌乃上疏曰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為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

肇建漸振宏綱敦煌石室本晉紀引疏曰自昔已來王命紀鬲榮成疆侯往以威劉未振因而漸抗茲糾制御四方案晉紀所引較本傳為詳往段匹碑遣使效忠節向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斬明等為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閒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問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

晉書卷九十八

四

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誹指撻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廝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必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儁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輒送所加侍中貂蟬并官省職人居儉約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帝優詔不許敦煌石室本晉紀曰庚戌告使持節侍中都督江陽驩作荆湘

交廣六州諸軍事大將軍荆州牧領江州刺史漢安侯
得表所陳聞之公德為世表勲無與貳故特加授以崇
固典惟復冲讓送貂蟬又辭牧號親攬之日情用恨
然昔伊尹不辭阿衡之號呂望不讓太師之位方賴弘
猷混同無外豈得固執以違往命今又固辭州牧聽為
勅謂者僕射壹如前詔稱朕意焉又固辭州牧聽為

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閒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
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已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
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
方闢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
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
眄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疎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
為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

晉書卷九十八

五

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味進獨犯龍鱗
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
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
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
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
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
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
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
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為刺史兼居重
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誦宜省錄尚書杖

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
優備者以臣聞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于導加輔
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
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

周勃得罪固圜然終為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
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
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
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
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
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

晉書卷九十八

六

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淡口不言財色既素有
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閩外手控疆兵羣從貴顯
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
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
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鈔
一百三十五引語林作便以如意擊
珊瑚壺壺世說豪爽篇壺邊作壺口及湘州刺史甘卓
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頌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
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
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

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

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

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

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

寵魏書司馬擣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

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

為參軍十七史商榷五十一日黃散晉魏已來未有此

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

自為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

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

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

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

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

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

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

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為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

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

誣弘恭石顯未足為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

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

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

晉書卷九十八

七

同討姦孽魏書司馬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

則眾望厭服魏書司馬皇祚復隆隗首朝懸

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遊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

之勳殷道復昌魏書司馬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一語漢武雄略

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剋

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

詢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

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眾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

臣以閭蔽豫奉微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

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

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

不覺胃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

之重察臣前後所啟柰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

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元本石之幾元本不俟終日

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魏

司馬魏書司馬敦又移告州郡以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

沈充為大都督護東吳諸軍魏書司馬帝大怒下詔曰王

才協魏書司馬敦黨附宜加誅戮魏書司馬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魏書司馬

見四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

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

晉書卷九十八

八

含時為光祿勳叛奔於敦魏書司馬獻傳作獻光祿勳
歸于敦至石頭魏書司馬獻傳曰敦使司馬楊朗等入
武昌敦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
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為東
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
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
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
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為孝注劉
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眾曰太子子道有虧欲
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婚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眾多未易可剋不如攻
 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
 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石
 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

晉書注卷九十八

九

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
 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若思
 害之以敦為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
 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偽讓不受還屯武昌多
 害忠良寵樹親戚魏書司馬獻傳曰於是改易百官及
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
朝行暮改或
百日半年
 以兄含為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
 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
 郎將敦又自督益益二州及帝崩太宣元年敦諷朝廷
 徵己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
 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

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齋牛酒犒勞敦稱
 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為司徒敦自為揚州牧敦
 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嶽牧悉出
 其門徙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
 為荊州彬為江州遂為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
 不齒御覽四百二十八郭子曰王含為廬江貪強狠藉
善廬江人咸稱之時何充為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
江人所聞異於此又四百九十二郭子曰敦默然傍人
為之反側充曼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為
然神意自若
謀主魏書司馬獻傳曰所寵沈充
錢鳳等所言必用所語必死
 諸葛瑤鄧嶽周撫李
 恆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

晉書注卷九十八

十

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
 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
 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世說談鑿篇注晉陽秋曰應字
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為嗣
 及敦病甚拜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魏書司馬獻傳副
疾踰年故召含
還欲屬以後事
 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
 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
 我死之後莫若解眾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
 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
 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
 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

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
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尙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
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
蕪湖察其營壘讀史舉正曰案本紀作于湖爲又屢遣是時敦屯于湖未嘗在蕪湖也
大臣訊問其起居遷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合
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楊尹欲使覘伺朝廷嶠
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
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
首居心替以道翼讚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內或外
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
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霽拳兵
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
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
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
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
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
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
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
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
羈背賢任惡錢鳳登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惡誣罔忠良

晉書卷九十八

十一

周嵩亮直謹言致禍周札周蕤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
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
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
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
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
無所顧忌擅錄治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闕神器社
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
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
督尹嶠建威將軍趙盾武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
遂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奪威將軍瞻精銳二萬
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盾護軍
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壺驍騎將軍艾驎騎將
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羨被練
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
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
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
素著功臣之胃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
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
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
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

晉書卷九十八

十二

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
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
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
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認書朕不負信
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
病轉篤不能御眾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眾三萬向京
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
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尙未南郊何得稱天
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
溫嶠以誅姦臣爲名含至江宜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

晉書附注卷九十八

十三

大將軍因篤縣縣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
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
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
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
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
八命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姦細不逞之計當還武
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
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
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
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

人懷不宥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
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
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
開關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
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
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
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
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恆
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其勳力非徒
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

晉書附注卷九十八

十四

矣導雖不武情在宜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
首窳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
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
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
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
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
反手用之卽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
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
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
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怛也含不答帝遣中軍

司馬曹澤等擊合于越城合軍敗敦聞怒曰魏書司馬

開康死軍不獲濟怒日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

魏書司馬敬傳衰矣作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

度微兄弟作羣從中語參軍呂寶日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

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

羊鑒及子應日魏書司馬敬傳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

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

噓之類聚九十四引晉陽秋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

書司馬敬傳均作噓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

魏書司馬敬傳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

見刁協甘卓為崇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

應祕不發喪初學記二十二晉建武敦死祕不發喪賊水南北渡及官壘柵皆

重鎧浴鐵都督應與諸葛瑤等恆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眾

司馬敬傳作萬餘人至與合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日今舉大事而

天子已扼其喉情離眾沮鋒推勢控持疑猶豫必致禍

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一

湖即元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眾軍之力十道俱進

眾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

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於吳合

復率眾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

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魏書司馬敬傳周光作周

撫弟見撫本傳通鑑晉紀考異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日

引晉春秋作戴淵弟長斬鳳

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

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踞而刑之敦

充首同日懸于南柝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

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日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

然腹以照市王凌餽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

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

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

為可聽私葬於義為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合父

子乘單船奔荆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世說識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合欲投

王舒舒為荆州合語應日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

汝欲歸之應日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

抗同吳此非常人所行及觀衰危必與怒荆州守文

豈能作意表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合父子于

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

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

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

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

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

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

人世說家爽篇曰自言知打鼓吹帝命取鼓與之於坐
注或曰教嘗坐武昌釣臺間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
一棹小異教以扇柄撞几日可恨應侍側日不然此是
同與槌使視之云船人入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
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教也
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
皆麗服藻飾
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
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
傲然世說沈修篇作神色
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
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
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
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

晉書注卷九十八

七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袁字記九
十四日前
溪在武康縣西一百步前溪者古永安縣前之溪也
邑人沈充家於此溪樂府有前溪曲則充之所製也
敦
引為參軍
世說雅量篇曰褚公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
以充為車騎將軍吳國內史御覽七百六十六述異記
日武康徐氏病瘧乃呼晉車騎將軍沈充隋志云梁有
吳興太守沈充集二卷七案本傳
充因薦同郡錢鳳鳳
不言為縣令太守將軍蓋從略也
字世儀敦以為鎧曹參軍
世說假請篇注晉陽秋日鳳
好利為敦
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
盞曹參軍
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為敦
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
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

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
 歌曰徂風騰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
 長歎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
 敦遣其鄉人沈顧諭充許以為司空充謂顧曰三司具
 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
 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顧曰不然舍忠與順
 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
 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弒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
 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內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
 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

晉書注卷九十八

十八

實乎朝廷坦誠願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
 始况見機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世說規箴篇注引
晉陽秋作充率眾
就王
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
世說規箴篇注書鈔
豎均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
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
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
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壁膺圖預定
於兵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
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

密契彌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動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豫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與晉陽之甲纏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勳力用能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桓温

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暮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

晉書卷九十八

十九

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紀曰桓温才氣雄偉恢爽必非常故父彝字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温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温備温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温豪爽有風槩世說言語篇注桓温氣爲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嶠所知温眼如紫石棱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世說容止篇作鬚如反蝟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孫仲謀司馬宜王一流人選尙南康長公主御覽一百五十二晉中興書曰南康宣公主與拜男明帝長女庚后所生初封迷安縣主適桓温

駙馬都尉襲爵萬室男除琅邪太守讀史舉正曰案琅邪故爲屬當準本內史累遷徐州刺史温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益濟之事翼嘗薦温於明帝讀史舉正曰案翼傳作成帝爲是則明帝時尙少日桓温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未得薦温也

卒以温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世說識鑿篇曰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國客自代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温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注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爲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爲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晉書校文四曰荆梁只二州不得云四州穆帝紀作都督荆司益雍梁六州諸軍事當得其真

晉書卷九十八

三

此傳疑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温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眾西伐御覽八百七十七晉陽秋曰桓獨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修短星入蜀聞有善星入招致之三宮氣候決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送補一正錢五時康獻太后臨朝温將發上疏而行世說言語干與之秋曰温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温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書鈔一百七十七晉紀曰諸葛亮於漢中積石武伐蜀望之以爲常山蛇勢也袁宇記一百四十八日八陣圖在奉節縣西南七里荆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指下平嶺上週迴四百八十八丈中有諸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悉然若布縱橫相當

中開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
或為人所散亂及為夏水所沒冬水退復依然如故八
陣圖下東西三里有積水西一百步南廣四步
積上有鹽泉井五日以木為桶昔常取鹽即時抄鹽冬
出夏沒御覽三百一盛宏之荆州記曰魚復縣鹽井以
百石積平曠望四遠諸葛孔明積石為壘方數
日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復敗自後漢識見者並莫
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為常山勢水經江注曰
江水又東逕永安宮南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積平
曠望兼川陸注云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南石積平
石為之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
滅殆盡三國志攷證六月八陣圖有四一在廣都之八
陣鄉一在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魚復永安宮南
江灘水上六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魚復永安宮南
亦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一在益州城南南門外
所引晉紀謂在漢中不合地勢漢中八陣圖即元和志
謂在西縣東南十里者是西縣本漢沔陽地也文武皆
方輿紀要六十九日八陣積在夔州府城南

晉書卷九十八

三

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
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
楚等禦之福退走温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眾散自開
道歸成都勢於是悉眾與温戰于笮橋文選薦譙元彦表注引何法盛
晉書作勢出軍戰于笮橋水經江水注曰笮橋出縣
道亦曰綿鹿縣之玉壘山注云縣即汶山郡治劉備之
所置也渡江有笮橋又曰成都縣西南兩江有七橋直
西門鄉江上曰冲治橋西南曰石牛門曰市橋大城南門
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夷星橋下曰笮橋又從
冲治橋北折曰長昇橋水經注釋三十三日自冲治橋
至長昇橋為七橋寰宇記曰笮橋亦名夷里橋而下又
有笮橋即夷里橋之目笮橋以竹索為名笮橋以汶江
一名笮橋水受氏參軍龔護戰沒眾懼欲退而鼓吏誤
注故分而為二
鳴進鼓於是攻之勢眾大潰温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

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李勢載記作燒其大城
諸史拾遺曰案自成都
至葭萌程途遙遠豈止九十里其將鄧嵩皆堅勸勢降
若云一夜行九十里亦無謂
乃面縛輿櫬請命世說識鑿篇注温別傳曰初朝廷以
以憂懼而温直指成都李勢而縛元和姓纂七日何氏
姓苑云答氏蜀人也晉中興書桓温將答堅案答堅為
李氏之將温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温停蜀三旬舉賢旌
非温將也
善世說豪爽篇曰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
巴蜀指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
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偽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
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
王瑜李勢載記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
蜀之良也並以爲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
隗文等反温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

晉書卷九十八

三

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温欲率眾北征先上疏
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
己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
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
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
昌眾四五萬殷浩慮爲温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
幡住温軍內外噂喑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温
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出世說言語篇曰簡文作撫軍
議在前宣武不温即迴軍還鎮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
得已而先之
欲北堵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晃書周

蘇校勘記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
日昱誤見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
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聞蔽忝
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
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
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宜處前後表陳于今歷
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
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
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譏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
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
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德信於

晉書卷九十八

三

遇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
彭之繫而反閒起於胷心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
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
垂定晉之遺黎鶴立南望赴義之眾慷慨即路元凶之
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
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
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
位太尉御覽二百七引晉中興書作授侍中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
修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
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

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
自浙川以征關中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一日均水在浙川縣東源出內鄉縣熊耳山經廢順陽縣西有白石山南臨均水其入沔處亦曰均口亦曰均口浙水在浙川縣西南三十里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
攻上洛獲苻健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

子生弟雄眾數萬屯曉柳愁思捷以距溫安帝紀青泥載記曉柳作堯柳苻健載記作堯柳城愁思捷堆堆古通此誤曉柳為堯水經注刊誤曰長安志云劉谷水一名泥水方輿紀要云晉永和十年桓溫伐秦破青泥是也水經渭水注十九引土地記云藍田縣有曉柳地名曉柳道通荆州元和郡縣圖志一藍田縣縣理城即曉柳城也俗亦謂之青泥城桓溫伐苻健使將軍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即其處也案傳作郭敬元和志作薛珍當即一人而姓名傳謫也傳作子生穆帝紀云溫及苻堅子

晉書卷九十八

三

長戰健載記云健遣子萇率雄菁等不云遣生疑萇與生皆預是役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曉柳城今藍田縣洽青泥城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眾乃散雄又與將軍桓沖戰白鹿原類聚九十四引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穆帝紀苻雄悉眾及桓溫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為沖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勳勳退次女媧堡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載記作羸卒六千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日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為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魏書司馬勳傳曰是歲大饑溫軍入懸磬健深溝堅壁清野待溫溫軍食盡乃退初溫次灃上其部將振

武將軍順陽太守薛珍勸溫進逼城溫弗從珍以傷
師獨濟頗有所獲溫退珍乃還放言於眾且矜其銳而
咎溫之持重溫忿殺之御覽三百九晉中興書曰苻健
以五千人守長安小城時運道艱難而關中大饑溫率
眾帝使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

宣帝劉琨之傳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
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潛

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

理衣冠又呼婢問御覽三百九十六引語林作婢云面

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

似恨雌溫於是褰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母孔

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

晉書卷九十八 主

綬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

八至軺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修復園陵移都洛

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

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

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

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瓊

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廿二史劄異二十二日溫少時

亂瓊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大興三年立懷德縣

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洲上求割丹陽

之江乘縣境立郡則溫所治之瓊邪在江南北伐何容取

道江南耶推其致誤乃因庾信枯樹賦有昔年移柳依

依漢南之語遂疑金城為漢南地耳不知賦家寓言多

非其實即以此賦言之殷仲文為東陽太守在桓元事
敗之後而篇末乃言桓大司馬聞而歎曰豈非子虛亡
是之談乎此事出世說言語 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
篇但云北征本無江陵字 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

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

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

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世說輕詆篇作桓公慄 頗聞

劉景升有千斤大牛世說輕詆篇注劉鎮南銘曰表字

將軍荆州刺史 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

一羸特魏武入荆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

世說輕詆篇曰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卒于 師次伊水

時莫不稱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

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

追之不及遂奔平陽御覽三百九晉中興書曰姚襄來

歸勅前鋒小卻當拜伏路左溫答曰我自修復中原敬

展山陵無豫君事欲來相迫何復求御于是方軌齊進

襄率驍勇萬餘人距水前戰類聚六幽明錄曰桓溫北

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遜曰不見得襄而有大功見襄走

入大元中問曰大元是何等也答曰有溫屯故太極殿

為丹野北為太元必西北走也果如言 溫屯故太極殿

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世說言語篇注桓溫別傳

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

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閒遣西陽太守滕駿

出黃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帖義陽太守胡

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溫還軍之後司豫青
充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
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
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
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旣至休
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
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旣
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立明之德
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盡
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仁雲羅混綱四裔

晉書卷九十八

七

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
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
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
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况辰極旣迴眾星斯仰本源
旣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
知滅亡之無日勢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
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尙於應機矧如
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旣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
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
經始立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

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
疆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楊越虜屈以待龍
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
也而喪亂縹緲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
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
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
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
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
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
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旣修網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

晉書卷九十八

七

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
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眾人所疑伏
願陛下決立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
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旣就此功旣成則陛下盛勳比隆
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塞裳赴
鏖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
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
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
處分委之高筭但河洛正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
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遠罷都督溫表

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温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入於其事案御覽二百三引桓温集略表其二一段文甚繁不備錄本傳於七事皆節采數語而御覽所引僅詳於其二餘亦未嘗徵引也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案宜為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道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温入參朝政温上疏曰方攘除羣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眾共濟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遠離宮省二十餘載釋鞬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願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宜州始服懸兵漢川成禦彌廣加疆蠻盤互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宋本無神華痛字

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昱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疎鈍並開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收圍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宜方隅詔不許復徵温温至赭圻元和郡縣志一百八日戰烏山在南陵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臨大江本名孤圻山昔桓温於赭圻討賊屯兵山下夜中羣鳥鳴賊謂官軍已至一詔又使尙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温於涿州桓沖伏滔傳均作涿州御覽六十九山謙之丹陽記曰江

宜縣南二十五里有列洲晉簡文帝為相時會桓温處又曰烈洲在縣西南輿地志云烈亭吳舊津所也內有小水堪泊船商客多停避烈風故以名焉亦曰漂洲洲上有山山形似栗伏滔北征賦謂之烈洲 議征討事温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温性儉每譙惟下七莫梓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覲非望世說尤梅陽秋曰桓温既以雄武專朝任或卧對親寮日為爾寂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於音迹或卧對親寮日為爾寂寂魏書司馬叡傳作卧對親寮將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日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世說賞譽篇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巨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

晉書卷九十八

三

晉書卷九十八

三

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御覽三百九十五幽

以刀自破腹出五藏次兩足及斬頭手有尼云公若作

頃浴竟温問向窺見尼何得自殘毀如此

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眾北伐平北將軍

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温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

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

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暉將慕容忠獲之

水經泗水注曰泗水又東逕湖陵城東南注云昔桓温

之北入也范曄擒慕容忠于此案前漢湖陵縣後漢改

為湖陸本書地理志誤作陸湖湖進次金鄉時亢旱水

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

濟水注曰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鉅野薛訓

播歷澤西北又北逕關鄉城西又北與濟瀆合自諸迄

于北口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温以太和四年率眾北

入掘渠通濟至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

功自洪口以上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元和郡縣

圖志十日桓水在中都縣西入十里晉桓温進軍北次

金鄉鑿鉅野三百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以是桓

鑿故曰桓水亦曰桓河又曰桓公溝源出任城縣理西

四十里萌山下宋武帝北征記曰桓公宣武以太和

四年率眾平趙魏時遣冠軍將軍毛彪生鑿此溝號曰

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

于襄邑魏書司馬叡傳作垂以温軍敗績死者三萬人

温甚恥之歸罪於真表廢為庶人真怨温誣己據壽陽

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暉魏書司馬叡傳曰温歸罪袁

真除名削爵收節傳真子雙

之等殺梁國內史朱憲真據壽陽以叛真諸子兄弟阻

兵自守招誘陸城戍將陳郡太守朱輔數千人遣參軍

曇亮通慕容暉又遣使西降苻

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

犒温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温于涂中詔以温世子給

事熙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

布千匹錢百萬温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

未宜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温

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

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暉苻堅並遣軍援瑾

温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書鈔六十九晉

遣參軍畢智護竺瑤伐鮮卑案

竺橋即竺瑤瑤與瑤形近而誤時暉軍已至瑤等與戰

於武丘破之温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温

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鑿張蚝等率兵以救瑾

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温遣桓伊及弟子

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魏書司馬叙傳曰溫悉眾北伐冀成陵奪之勢及枋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頭奔敗知民望之已去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魏書司馬叙傳曰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溫既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十萬絹

二萬匹布十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

事乃爾世說排調篇驚下有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世說排調篇驚下有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世說排調篇驚下有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

明世郭璞為識曰隋書薛道衡傳曰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當亦出於識文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

日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為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

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為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

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

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

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表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為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為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魏書司馬叙傳曰與溫書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熒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之

晉書注卷九十八

三

晉書注卷九十八

三

訓當何以宜濟也國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事家計一託於公日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啟嗣嗚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疆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為宜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願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

禪位於己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
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
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勅云
事大司馬如事吾令荅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
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眾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
安徵温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温讓不受
及温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勳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
患其無敬又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
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
外懷懼温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

晉書注卷九十八

姜

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
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眾莫之知但見
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言
肥短續搜神記作荅涓為肥短黑色形甚醜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
既為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
游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為崇因而遇
疾續搜神記作公云吾見之亦如此意惡之還州遂病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
姑孰遂寢疾不起御覽四百五郭子曰桓大司馬病篤謝公省病從東門入桓遙矚而歎日
吾門中不久諷朝廷加己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復見如此客諷朝廷加己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
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案密緩九錫之事謝安傳作王

坦之王彪之傳及魏書司馬徽傳作彪之時年六十二
世說言語篇注引晉安帝紀亦作王彪之
皇太后與帝臨於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袞冕之服又朝
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蠟五百
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
故事御覽五百五十六謝綽宋拾遺記曰桓温葬姑孰處令後代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輶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優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冲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温知己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冲更失時

晉書注卷九十八

姜

望所以息謀温六子熙濟韵韵當作款詳下文注禕偉立熙字伯道初為世子御覽六百三十四襄陽耆舊傳曰桓温長子實之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始可以後亡况修競乎世說捷悟篇注曰石頭桓退小字中興書曰退字伯道温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案熙退二字字體略近未知孰誤襄陽耆舊傳又作字則不可解矣後以才弱使冲領其眾及温病熙與叔祕謀殺冲冲知之徙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世說賢媛篇注亮字景真大司馬温之孫父韵字叔道賜爵臨賀公世濟給事中叔父立恭逆見誅韵字叔道賜爵臨賀公說政事篇注曰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諱曰歆字叔道温弟三子仕至尚書案韵當是歆之諱傳不言官尚書從略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為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

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西昌侯案御覽二百引晉中興書作封侯為西昌公未知孰誤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立嗣爵別有傳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鄆人廿二史及異二十二日嘉不預

故附溫傳之末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吳志三嗣

當改入文苑空孟仁卒注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木名宗避結

字易焉世說識鑿篇注嘉別傳曰曾祖父宗吳司空父

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案問當從世說識

問對曰還傳當問吏世說識鑿篇注引嘉別傳亮舉塵尾

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書

晉書注卷九十八

三

七十三御覽二百六十五孟嘉別傳云庾亮拔嘉為勸

學從事亮盛修學教高選儒官嘉值尚德之舉嘉為勸

定郎不拜為刺史謝承別駕褚哀時為豫章太守正

旦朝亮哀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哀問

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世說識鑿篇作問孟亮曰

在坐卿但自覓哀歷觀指嘉世說識鑿篇作褚謂亮曰

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哀得嘉奇嘉為哀

所得世說識鑿篇又於嘉之見賞乃益器焉後為征西桓

溫參軍溫甚重之類聚四引孟嘉傳溫甚重九月九日

溫燕龍山寮佐畢集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八日龍山在

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書鈔一百五十五類聚四引

孟嘉別傳寮佐均作參僚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六日龍

山在太平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

之覺溫使左右勿言類聚四引孟嘉傳左欲觀其舉止

嘉良久如廁世說識鑿篇注引嘉別傳溫令取還之命

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

坐嗟歎陶淵明孟府君傳曰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

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嘉好酣飲世說識鑿篇注

不容思文詞超卓四坐歎之嘉好酣飲引嘉別傳作嘉

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

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

十三卒于家孟府君傳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

夙標令譽時旣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

略乃踰越險阻截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

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

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

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

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覷周鼎復欲立奇

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

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

晉書注卷九十八

美

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禪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
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
不悖哉斯寶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
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濱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勳迹既陵
上志亦無君罪浮泥瘖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內侮
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晉書斟注卷九十九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六十九

桓立

桓立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
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
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類聚一御覽五續晉
陽秋曰桓立庶母馬氏本袁與之妓也與同列薛氏郭氏夏夜同出月下有銅盆水在其側見一流星墜盆中驚喜共視星如二寸火珠於水底罔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應之於是薛郭更以瓢酌接取並不

晉書斟注卷九十九

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續搜神記曰袁與在豫州遣女伎紀陵阿薛阿郭阿馬三奴與桓宣武若

有感遂有娠及生立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
世說任誕篇注異苑曰立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
兒生有奇難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丈復言為神靈
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好媪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
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
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立頭曰
此汝家之故吏也立因涕淚覆面眾竝異之世說風惠
聲勸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己坐日靈寶成人當以
此坐還之鞠愛過於所生任誕篇注晉安帝紀曰立哀
樂遇人每歡戚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
發未嘗不至嗚咽
善屬文世說文學篇注晉安帝紀常負其才地以雄豪

自處魏書桓玄傳作志氣不倫欲以雄豪自許眾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

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温有不臣之跡故折

立兄弟而為素官魏書桓玄傳不臣作陵虐折作抑太元末出補義興

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

為五湖長通鑑晉紀注虞翻曰太湖有五湖隔湖挑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小支俱連

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幸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滬

湖就太湖而五湖善長謂長塘湖射湖貴湖隔湖與太

湖而五吳中志謂貫湖遊湖棄官歸國自以元勳之門

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

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

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

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竊號之寇

繫頸北闕園陵修復大恥載雪飲馬灞滻懸旌趙魏勤

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

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

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昔太甲雖迷商祚無憂

昌邑雖昏樊無三孽因茲而言晉室之機危於殷漢先

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既往蒙謗清時聖世明王

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啟嫌謗

之塗開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剋平

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

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

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飭食於陛下一門實奇功也自

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以臣之

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顏可

以尸饗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

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

帝於立宮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錄舊勳竊望少垂愷

梯覆蓋之恩疏寢不報立世說文學篇曰桓南郡與殷荆

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

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安紀曰立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荆州仲堪終日談

輟論不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

王恭有憂國之言立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

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

與王緒相為表裏其所迴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

地正情為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

為先帝所拔起居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有思

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觀為荆州家

祿校勸記曰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

安出立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

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

王恭宜與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眾順
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
事既行桓文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
仲堪及立匡正朝廷魏書桓立傳曰會恭使亦上相送於中路約同大舉並抗表起兵
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立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
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立督交廣二
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立受命不行
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
之兄弟立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立五
千人與楊佺期俱為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於臨川立
遣偏將軍追獲之立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
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於立軍既而詔以
立為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於尋陽
共相結約推立為盟主立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
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
相和解初立在荆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
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為盟主
立逾自矜重佺期為人驕悍常自謂承藉華胄江表莫
比而立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於壇所襲立仲
堪惡佺期兄弟虓勇恐剋立之後復為己害苦禁之於

晉書卷九十九

四

是各奉詔還鎮立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
是屯於夏口隆安中詔加立都督荊州四郡通鑑注詳
立為江州刺史其加督四郡當是
江夏竟陵隨義陽也荆湘以兄偉為輔國將軍
南蠻校尉仲堪慮立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為援初立既
與仲堪佺期有隙桓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
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立佺期甚忿懼會姚興
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立仲
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
從弟適屯於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
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
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
軍佺期弟孜敬先為江夏相立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
為諮議參軍立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
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
金墉使仲堪收揚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
兩全之既得立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河而行不得一
人入江也立乃止後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
竭立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
之所鎮路經夏口立聲云朝廷遣佺期為己前鋒乃授
以江夏之眾晉書校文曰日佺期之佺字即郭銓之銓字因前敘立襲佺期事轉致誤遂以銓

晉書卷九十九

五

為倫並多一期字耳殷仲堪傳使郭銓等使督諸軍擊敗各軍於江西口即銓為玄前鋒之證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魏書桓玄傳別與桓偉違

遠不知所為乃自齋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魏書桓玄傳仲堪慰喻遣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

至巴陵仲堪遣眾距之為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

道距之佳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佳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佳期敗走還襄陽仲

堪出奔鄧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佳期獲之廣為人所縛

齊書卷九十九

七

送玄並殺之魏書桓玄傳與殷仲堪書曰今當入河計若其不爾便當率軍入江案玄作此書仲堪聞佳期死

當在仲堪自襄陽來而未奔鄧城之時仲堪聞佳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玄令害之殷

堪傳作為玄追兵所獲通令自殺死於柞溪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

刺史假節以桓脩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入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為

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

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眾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

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為江

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戍淝口移沮漳蠻二千戶於江南立

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東晉疆域志曰綏安郡

安德陽綏寧諸史攷異三曰按地理志桓溫又分南郡立武寧郡地理志無綏安郡何無思傳義熙二年遷都

督江荆二州八郡軍事有綏安郡當即立也案元和郡縣志四年桓溫卒已二十餘年是又置諸郡丞詔

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利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禱祥以為己瑞初庾楷既

奔於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為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立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己乃密

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為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為太傅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

孫恩未滅必未違討已可得蓄力養眾觀釁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

略威名振於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

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眾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魏書桓玄傳曰

口乃建牙傳檄日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表經為宵征

之服絃驚於股憂之時窮色於罔極之日劫略王國寶
妓妾一朝空房此其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相王有疾
情無棟懼幸災擅命揚州甚投遂乃父子同錄比肩連
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惡聲無
聞佞譽日至萬機之事委之厥國典朝政紛紜滯亂
又諷旨尚書使普敬錄公錄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自
尊貴遂梓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珍民之後已為都督
親則刺史於宜降之日輒加崇進弱冠之年古借逆未
幸相懲惡已甚者取妾之僭殆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為
有若斯之甚者取妾之僭殆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為
媒人長史為迎容駭駭發發同長秋宿所無君之心
觸事而發入日觀佛略人子至人家宿所無君之心
封造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以忽有支解之刑喜怒
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以四歲孽子與
東海之封吳與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實
由比登居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遊亦孫泰延其
駕泰承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既多加之以苦
發樂屬枉濫者眾驅逐徙撥死叛殆盡改號元興以為
已瑞莽之符命於斯九著否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不
呢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實在斯會三軍文武憤踊即路

晉書卷九十九

九

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立既失人情而與師犯
順魏書桓立傳作立亦失慮眾不為用恆有迴旆之計
魏書桓立傳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魏書桓立傳
迴旆作迴旆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魏書桓立傳
乃其將吏亦振庚楷謀泄收繫之至姑孰魏書桓立傳
又克使其將馮該符宏皇甫敷索元等世說傷逝篇注
歷陽使將人父緒散騎常侍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
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索氏譜曰元字
牢之遣子敬宣詣立降立至新亭元顯自潰立入京師
書鈔一百三十晉安帝紀云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
桓立至京師誓不絕於音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
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已
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

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
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立表列
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於安城郡害元顯於市
於是立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郎毛泰弟游擊將軍
遂太傅參軍荀逵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道
譙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楊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
長史王誕案隋志總集類有王誕太傅主簿毛逵等於
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於道以兄偉為安西將軍
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為左僕射加中軍將軍
領選脩為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石生為前將軍江州
刺史長史卞範之為建武將軍丹楊尹王謐為中書令
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為大亨立讓丞相自署太尉魏書
傳作立讓丞相荆江徐三州及錄尚領平西將軍豫州
書事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
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增班劍為六十人案魏書
此句下有甲仗二百人五字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
於前二百人外又增二百人也
奏不名魏書桓立立將出居姑孰訪之於眾王謐對曰
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
本以公且為心立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
山池文選南州桓公九井作詩注引何法盛莫不壯麗
桓立錄及魏書桓立傳均作大築府第
乃出鎮焉既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

晉書卷九十九

九

諂焉小事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
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備賢君子
之道粗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損宰輔豪奢縱
欲眾務繁興魏書桓玄傳曰政令屢改橋修肆欲於是

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玄令賑貸之百姓散
在江湖採枵魏書桓玄傳曰大賦三吳富室以賑饑民
者甚眾三吳戶口減半會稽則十三四臨海永嘉死內
散殆盡諸舊富室皆衣羅縠佩金玉相守閉門而死
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

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
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

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皆半之之黨北府舊將也

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宣朔將軍高雅之半之子敬宜竝
奔慕容德玄諷朝廷以己平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
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戶平仲堪佷期功

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
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賜兄子俊周家祿

日俊當作降為西道縣公又發詔為桓溫諱有姓名同
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二年玄

詐表請平姚興魏書桓玄傳曰又表請自率又諷朝廷
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為大言既不克行魏書桓

辦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
載服玩及書畫等物魏書桓玄傳作先作征行服玩并
帝紀曰桓元尤愛珍寶或諫之魏書桓玄傳曰或諫曰
常玩弄珠玉不離於手今日之行必有征無戰
不煩復有制運玄曰書畫服玩既宜恆在左右且兵凶

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眾咸笑之是歲玄兄偉
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
玄以玄脩兄弟職居內外周家祿校勘記曰玄衍文謂

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西中郎將
荆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
既而收淚盡歡玄所親仗唯偉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

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

之等又共催促之魏書桓玄傳曰初玄常以其父王業
及昌明死便有四方之計既克建業無復居下之心及
偉死慮一己單危益欲速成大業卞範之徒既慮事
成且幸其利於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

加殊禮以桓謙為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王謏散
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胤中書令加桓脩散騎常侍

撫軍大將軍周家祿校勘記曰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
數百人又矯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

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為楚王揚州牧
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

已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魏書桓立傳曰於是

殷仲文等並已撰集策命矣遣司徒王謐授相立屢僞國印發光祿大夫武陵王司馬遵投楚王璽策

讓詔遣百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鑿與魏書桓立傳敦勸

作親幸乃受命矯詔贈父温為楚王南康公主為楚王敦喻

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為尙書世說品藻篇注劉瑾集序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

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材力才遠為中領軍王歷尙書太常卿隋唐志均有劉瑾集

叔為太常殷叔文為左衛皇甫敷為右衛凡眾官合六十餘人為楚官屬立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

府新野人庾仄聞立受九錫安帝紀作南陽太守庾仄乃起義兵襲

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眾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

晉書卷九十九 十三

廟南蠻參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

為內應仄本仲堪黨桓偉既死石康未至故乘閒而發

江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

州刺史以討仄為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

陽仄眾散奔姚興彬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

亂起兵遣收之立徙亮於衡陽誅其同謀桓與等立僞

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立又上表固請

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立好逞僞辭塵穢簡牘皆此

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

除清明使眾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

誠相國至德故事為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

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立以

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

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

人名為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

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

珠玉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

己猶難逼奪之皆捕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

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諸譽逆忤讞

晉書卷九十九 十三

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立矯制加其冕十有

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

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縣妃為王后世

子為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立乃多斥朝

臣為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

璽禪位於己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

主於琅邪廟初立恐帝不肯為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

臨川王寶請帝自為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

立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立僞位文選解尙書表注晉中興書曰立到姑孰

朝臣立僞讓朝臣固請立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篡

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榜
為文告天皇后帝云晉帝欽若景運敬順明命以命于
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以興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
承天理物必由一統竝聖不可以二君非賢不可以無
王故世換五帝鼎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勳烈晉自中
葉仍世多故海西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廓宥之功升明
黜陟之勳微禹之德左社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
釁基亂鍾於隆安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
見棄時班義情理感胡能無慨投袂勉清之勞阿衡撥
亂之績皆仰憑先德遺愛之利立何功焉屬當理運之

晉書卷九十九

十四

會猥集樂推之數以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
始託王公之上誠仰藉洪基德漸有由夕惕祗懷罔知
攸厝君位不可以久虛人神不可以乏饗是用敢不奉
以欽恭大禮敬簡良辰升壇受禱告類上帝以永綏眾
望式孚萬邦惟明靈是饗乃下書曰夫三才相資天人
所以成功理由一統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
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
考宣武王聖德高邁誕啟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
閒屯險弗克負荷仰瞻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
時來之會用獲除姦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荐臻

麻數唯既典章唐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
朕躬惟德不敏辭不獲命稽若令典遂升壇燎于南郊
受終于文祖思覃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於是大赦
改元永始賜天下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
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
也初出偽詔改年為建始右丞王悠之曰魏書桓玄傳
作左丞王納
之建始趙王倫偽號也又改為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
之歲魏書桓玄傳作復
同王莽始貴之年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又
下書曰夫三恪作寶有自來矣爰暨漢魏咸建疆宇晉
氏欽若麻數禪位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以南

晉書卷九十九

十五

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為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遷
帝居尋陽即陳留王處鄴宮故事降永安皇后為零陵
君琅邪王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尊其
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廟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
為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為宜都縣王豁孫稚玉為
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為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為
醴陵縣王贈沖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
事以孫胤襲爵為吏部尚書沖次子謙為揚州刺史新
安郡王謙弟脩為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欽臨賀縣
王薛富陽縣王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溶襲

爵為輔國將軍洛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謚為武昌公班
劔二十人卞範之為臨汝公殷仲文為東興公馮該為
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為縣公長沙為臨湘縣公廬陵
為巴丘縣公各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
觀陽皆降封百戶公侯之號加故周家祿校勘又普進
諸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綬為中書令崇
桓謙母庾氏為宣城太妃加殊禮給以輦乘號溫墓曰
永崇陵寰宇記一百五曰司馬陵晉司馬桓玄墓立僞
十一里青置守衛四十人立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旂旗
陽東北隅儀飾皆傾偃書鈔一百五十六晉中興書曰旂旗不立
儀飾皆傾偃
晉書卷九十九
日酷寒魏書桓玄傳曰旂旗服章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及小會于西堂設
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為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
色羽葆旒蘇案魏書桓玄傳作施金額流蘇額
與顏流與旒形近致譌當從魏書羣臣竊
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僂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
龍有悔者也書鈔一百二十一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
月立臨聽訟觀閱囚徒通鑑晉紀注曰洛都華林園北
有聽訟觀本平望觀也魏明帝
以刑獄天下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聽之大罪無輕
和三年更名聽訟觀建康做洛都之制亦置之罪無輕
重多被原放有干與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自以水德壬辰臘子祖改尚書都官郎為賊曹又增置
五校三將及彊弩積射武衛官世說言語篇曰桓玄既
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

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
問何以知答曰潘岳秋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萬
直散騎之省立咨嗟稱善注引劉謙之晉元興三年立
紀作參軍劉簡之之言潘岳秋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萬
直散騎之省立咨嗟稱善注引劉謙之晉元興三年立
之永始二年也尚書答春蒐字誤為春蒐凡所關署皆
被降黜立大綱不理而糾擿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
氏為皇后將修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
及宮殿諸門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外城正南
日宣陽門宣陽之東日平昌門皆為三
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昇之書鈔一百四
十引晉中興
書更造作欲造昇之作舉之性性好畋遊魏書桓玄傳以
魏書桓玄傳昇之作舉之體大不堪乘馬又作徘徊與施轉關令迴動無滯既不
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
晉書卷九十九
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理得申道
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
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
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
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
遠矣玄會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
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魏書桓玄傳曰迎
溫神主進于太廟郊廟
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
長也魏書桓玄傳曰慢祖
忘親時人知其不承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魏書
桓玄
傳廣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宴御覽五
百六十

二語林曰桓立不立忌日政唯至亡時一哭而已暮服

之內不廢音樂立出遊水門魏書桓立傳水門作水南

蓋夜澇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

樓上層墜地立自篡盜之後騎奢荒侈魏書桓立傳日

恤時事奏案停遊獵無度世說規箴篇曰桓南郡好獵

中旌旗蔽野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

行陳不整麋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東桓道恭立之族

也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腹中立

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土會當被縛手不能芒也

立自此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

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魏書桓

自用令史制度亂出主司奉答不暇晨夜游獵文武因

乏直侍之官皆繫馬省中休下之吏留供土木之役

禁內謹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

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魏書桓立傳朝士勞瘁百於

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

斬桓弘於廣陵河內太守辛扈興弘農太守王元德振

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為內應至期裕遣周

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立立震駭即殺扈興等安

穆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

里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竹里山在句容縣北六十

里元和王塗所經途甚傾險行者號為翻車峴山開有長

湖高下深阻舊說云似洛陽金谷宋武帝初起自京口

至江乘破桓立將吳甫之於竹里移檄京師即此處也

立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

究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脩

遣頓巨太守吳市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

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

首立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為狀勝之法御

四百八十六晉中興書曰桓元聞義軍起斬其二將志

慮窘塞與臧道士推算敷厥勝之術魏書桓立傳曰立

與巫術道士為厭勝之法案二將即上文之吳甫之皇

甫乃問眾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魏書桓立傳作黃

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立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御覽七

四引王隱晉書作神何為怒民何對曰移晉宗廟飄泊

為怨魏書桓立傳作民怨何然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

失所御覽七百七十四引王

王隱晉書輩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立愈忿懼使

桓謙何澹之屯東陵魏書桓立傳使桓謙何澹之屯

東陵在江寧府下範之屯覆舟山西眾合二萬以距義

軍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覆舟山在上元縣東北一

範之屯覆舟山西足地形如覆舟故名初桓立作亂使十

高祖率義師食畢棄其餘糧裕至蔣山元和郡縣圖

鍾山在上元縣東北八里按輿地志古金陵山也邑

縣之名皆由此而立吳大帝時蔣子文發神異於此封

山曰蔣山使羸弱貫油帳登山分張旗幟數道竝前

立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立益憂惶遣武衛將

軍庾嶺之配以精卒宋書武帝紀作武騎將軍庾嶺之

精卒下有

利器二字御覽三百二十副授諸軍於時東北風急義

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謀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

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躬先

立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濟出南

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魏書桓立傳具船相與

南奔初立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

又入羽林立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立不暇答直

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書抄一百四

百五十九引晉安帝紀飯均作粥咽不能下昇時年數

水經江水注引王韶之云亦作粥咽不能下昇時年數

歲魏書桓立傳作抱立胸而撫之立悲不自勝劉裕以

晉書卷九十九

三

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立

誅立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立至尋陽江州刺

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

昶之備乘與法服以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立舟旌旗與

資之收略二千餘人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立於是逼乘

與西上安帝紀事在元興三年三月御覽一百桓欽聚

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立於道作起居

注敘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筭無遺策諸將違

節度以致虧喪魏書桓立傳非戰之罪於是不遠與羣

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魏書桓立傳作不暇謀

議軍事惟誦述寫傳之

立至江陵石康納之張慢屋於城南署置百官以卜範

之為尙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魏書桓立傳作以下

仲文為徐州於是大修舟師會未三旬眾且二萬樓船

器械甚盛謂其羣黨日卿等竝清塗案魏書桓立傳謂

升字本傳誤脫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

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立以奔敗之後懼

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魏書桓立傳此句下人多離怨

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埽平荆雍一

匡宗室聲被八荒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為威

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立怒

日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

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

以恩也立左右稱立為桓詔桓盾諫曰案御覽五百九

書作桓徹蓋宋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為稱謂也漢魏之

人避諱改字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苻堅為苻詔耳願陛下稽古

帝則令萬世可法立曰此事已行今宜勅罷之更為不

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荆州郡守以立播越或遣使

通表有匪宜之辭立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

晉書校文四立遣遊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

日乃字衍安帝紀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

作庾稚

晉書卷九十九

三

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眾至弋陽為龍驤將軍胡
 譚所破振單騎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潛之
 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立率舟艦二百發江陵御
 一百二十入徐爰宋書曰冠軍將軍劉毅輔國將軍何
 無忌帥諸軍南討破元大將軍郭銓等于桑落洲元棄
 眾復挾天使苻宏羊僧壽為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為
 子西走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
 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
 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
 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為唱端之主劉毅兄為陛下
 所誅竝不可說也輒當申聖旨於何無忌立曰卿使若
 有功當以吳興相叙放遂受使人無忌軍魏詠之破桓
 欽於歷陽諸葛長民又敗欽於芍陂欽單馬渡淮毅率
 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立戰於崢嶸洲於時義軍
 數千立兵甚盛而立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
 眾莫有關心魏書桓立傳樣作裝其眾作其兵人義軍乘風縱火書鈔一百十八
 晉中興書曰大戰至日中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立眾大潰燒輜重夜遁
 郭銓歸降立故將劉統馮雅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
 城劉毅傳劉統馮雅毅造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立留
 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立艦求出別船
 收集散軍因叛立奉二后奔於夏口立入江陵城馮該

晉書卷九十九

三

勸使更下戰魏書桓立傳曰桓立留德宗妻子巴陵殷
 遂與德宗妻歸于建鄴立入江陵城南平太守馮該立
 勸立更戰御覽三百二十三引晉中興書誤作馮該立
 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
 行立乘馬出城魏書桓立傳曰夜中處分將發城內已
 北御覽三百二十三晉中興至門左右於閭中斫之不
 書曰人情崩阻不可復合
 中前後相殺交橫魏書桓立傳交橫立僅得至船魏書
 傳曰立既下船於是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
 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
 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魏書桓立傳作有
 眾二百璩弟子修之案御覽一百二十八引徐爰宋書
 作循之與桓修作桓循同疑避嫌
 名為立屯騎校尉誘立以入蜀立從之達枚回洲安帝
 魏書桓立傳曰遂與石康等折江而上達枚回
 洲御覽一百二十八引徐爰宋書作枚回洲為洲之
 誘水經江水篇曰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北有洲號
 曰枚迴洲水經注釋三十四改作枚迴引全氏曰或云
 枚江所迴繞故亦曰枚迴寰宇記一百四十六曰枚迴
 洲在江陵城西六十里荆州志云自籍州次東大洲
 有三名城首曰枚迴盛弘之記以為村名舊云是梅槐
 合生成樹故謂之梅槐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七日枚回
 州在荆州恬與祐之迎擊立矢下如雨立嬖人丁仙期
 府西北萬蓋等以身蔽立竝中數十箭而死立被箭其子昇輒
 拔去之類聚三十三俗說曰桓立寵丁仙期朝賢論事賓
 客聚集桓在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
 寵而謹約不敢為非立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御覽
 七百五十八引俗說誤作丁牛期水經江水篇曰又南
 過江陵縣南注云江水自此而分而為南北江也北江
 有故鄉洲元興之末桓立西奔毛祐之與參軍費恬射

晉書卷九十九

三

第 27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立於此洲立子昇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注水經江水

六歲魏書桓立傳抽刀立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

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

十六又斬石康及潘等五級庾嶺之戰死昇云我是豫

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初立在宮中恆覺

不安若為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

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具周家錄

日冠萎疑及立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

八旬矣水經注曰盛弘之曰縣城在舊治沮中後

依洲自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修

日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立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其

以充百數借號數句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矣其

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

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

居太府桓謙亦聚眾沮中為立舉哀立喪庭偽諡為武

悼皇帝毅等傳送立首梟於大桁御覽一百二十八徐

傳作梟于朱雀門立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等攻桓

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洲皆破之水經注曰又南過

此兩分而為南北江也北江有故鄉洲下有龍洲洲東

有龍洲又云龍里洲始自枚迺下迄于此長七十餘里

亦曰江津成南對馬頭岸義軍乘勝競進振該等距

戰於靈溪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七日靈溪在荆州府東

晉書卷九十九

水無泉源上承歙水南流注江江溪之會有靈溪皮背

阿而江西帶靈溪亦曰零水其入江之口謂之零口

道規等敗績死沒者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甲

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江夏相張暢之高

平太守劉懷肅攻何潛之於西塞磯破之寰宇記一百

縣西塞山按江夏風俗記云高一百里在州西水路二

百九十二里峻峭橫江袁宏東征賦云洛西塞之峻峭

又江表傳云劉勳敗于彭澤走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

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偽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桓石

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江

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偽鎮東將軍馮

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宋書劉懷肅傳

城作會輔國將軍桓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

攻偃月壘無忌與檀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

叫聲動山谷自辰及午二城俱潰馮該散走生擒山客

毅等平巴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

之為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熙元

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襄陽破偽雍州刺

史桓蔚無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

宗之率眾於柞溪破偽武賁中郎溫楷進至紀南振自

擊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

馮該軍推鋒而前即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

晉書卷九十九

謙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免桓胤一人桓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苻宏寇安成廬陵劉敬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謙何潛之温楷等奔於姚興桓振與宏出自潁城襲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偽輔國將軍桓珍殺於臨鄆斬偽零陵太守劉叔祖桓亮苻宏復出寇湘中害郡守長吏檀祗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斬亮於益陽世說賢媛篇注引續長沙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案彌其餘擁眾假號皆討或書作弥故誤作珍又改為珍也其餘擁眾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桓胤及諸黨與於新安諸郡三年東陽太守

晉書注卷九十九

主

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建桓胤為嗣曹靖之桓石松下承之劉延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桓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之眾多應之謙至枝江荊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桓石綬桓氏遂滅石傳作傅歆之晉書校文四曰北史魏延與中大陽蠻首桓謙以入萬落內屬誕字天生桓立子也是則桓氏實未滅

卞範之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世說龍禮篇注曰卞之文章錄曰範之祖卞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太元中自案宛句為宛句之誤

丹楊丞為始安太守桓立少與之遊及立為江州引為長史魏書桓立傳曰立大論功嘗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相案傳不言為南郡相從略委以心膺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魏書桓立傳曰小事則決於左僕射及丹楊尹卞範之後立將為篡亂以範之為丹楊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為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立僭位以範之為侍中班劍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即範之文也立既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命元勳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傲慢眾咸畏嫉之義軍起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為劉毅所敗隨立西走立又以範之為尚書僕射立為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在側立平斬於江陵

晉書注卷九十九

主

殷仲文

殷仲文南蠻校尉觀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為驃騎參軍甚相賞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為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立與朝廷有隙立之姊仲文之妻元和郡縣志二十八日九井山在當塗縣南一十里殷仲文九日從桓温登九井山賦詩即此山也案仲文疑而問之左遷新安文之妻為立姊則仲文乃温之婿疑而問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立雖為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立平京師便棄郡投焉立甚悅之以為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立

將為亂使總領詔命以為侍中領左衛將軍立九錫仲
文之辭也初立篡位入宮其牀忽陷世說言語篇作御
八十引十六國春秋曰桓元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
德深厚地不能載立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
器服窮極綺麗後房伎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
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立為劉裕所敗隨立西走
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
義軍而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
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
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

晉書卷九十九

五

臣實非所敢譬昔桓立之代誠復驅逼者眾至如微臣
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
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味偽封錫文篡事曾無
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
邪會鎮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仁一戮於微
命文選考異曰音義云仲文臣作申三驅於大信既惠
抒按文義當從五臣抒與紆同文選令作全文選考
忘進退是以僂俛從事自同令人異曰何云全晉書謀
令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
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

乃心慕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眾至大司馬府府中
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世說勳免篇無
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
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守
世說勳免篇朝政上有何衡二字注晉安帝紀曰殷仲
文歸高祖以其衡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為鎮軍長
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
之所附也今此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果徒信安案晉
安帝紀為宋初人撰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
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
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
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

晉書卷九十九

五

關孔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情志梁有相國主
一卷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
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
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為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
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世說勳免
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太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御覽九
百三十四廣五行記曰晉安帝義熙末年殷仲文年十
三父亡家有大怪有蛇長丈或戴其堂屋或拔其炊
釜置地家人棄舍奔散惟仲文安居喪如故然仲文後竟
為宋高祖所戮晉書校文四曰安帝義熙三年紀與仲
文同誅者尚有晉陵太守殷道叔以宋書武帝紀證之
蓋亦仲文弟也此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但及叔文不備晉安帝紀曰仲文嘗照鏡不見頭而
世說勳免篇注晉安帝紀曰仲文嘗照鏡不見頭而
難及書鈔一百二十六引宋武紀殷仲文在東陽照鏡

不見頭句日而就戮案今宋書武紀無此文疑出徐爰
宋書袁宇記九十四曰殷仲文墓晉吏部尚書在長興
縣東三十二里案本傳但云轉尚仲文善屬文為世所
重世說文學篇注續晉陽秋曰仲文著文數十謝靈運
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案世說文學篇作亮款日
與本傳異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桓立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
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冤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
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
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酬營縱
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大羊稱兵內侮天長
喪亂凶力實繁踰年之閒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
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
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卽戮更延墜麻復振積
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闕于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
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麻表其祥形雲立石
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後后之心副樂推
之望若桓立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
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凶德信順未孚姦回是則肆逆遷
鼎憑威縱慝違天虐人覆宗珍國

晉書附注卷九十九

三

晉書附注卷九十九

晉書附注卷九十九

三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七十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頌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都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柏一作伯根起於東萊之愷縣彌率家僮從之柏根以為長史柏根死聚徒海渚

晉書附注卷一百

為苟純所敗讀史舉正曰案此在永嘉元年十二月誤入引兵寇青徐間亡入長廣

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兖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眾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材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眾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

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通鑑晉紀考異曰按

十六國春秋靈為王讚所逐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

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

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

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

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

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

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

臨漳讀史舉正曰下又云與攻鄴文複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

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於

晉書附注卷一百

高都長平開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

軍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鎮東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

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

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紀安北作征北懷帝遣北中郎將

裴憲次白馬討彌讀史方輿紀要十六日白馬廢縣今滑縣治春秋時衛之曹邑也車

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大陽討元

海晉書校文四曰元海遠在平陽次大陽豈能討其罪疑當為劉聰之諺時聰圍浹儀故使曹武討之也帝

紀可武部將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害眾軍皆退聰渡

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暉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

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

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
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
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

讀史舉正曰案地理志陳縣屬梁國

無陳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充因破越軍彌後

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

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

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

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

於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

晉書注卷一百

三

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

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

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

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為慮縱將軍阻兵

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

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

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

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

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各子

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眾東屯項關

通鑑晉紀

出日項縣有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己怨之至是嫌隙遂

構劉暉說彌遣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為鎮

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

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

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為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

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彌謂勒曰

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

下不足定也

諸史拾遺曰此語又見石勒載記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暉

又勸彌徵曹嶷藉其眾以誅勒於是彌使暉詣青州令

曹嶷引兵會己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為勒游

晉書注卷一百

四

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暉彌未之知勒伏兵

襲彌殺之并其眾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

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

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

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

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

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

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

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為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

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

去郡八十里水經漢水注曰漢水過江夏安陸縣西又南逕石巖山北寰宇記一百三十二荆州

記云安陸縣南十五里有石巖山北臨鄖水讀史方輿紀要七十六日石巖山在德安府西八十里山有石巖

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為李辰

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為所破昌徒眾日多遂來攻郡

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

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元和姓纂二十五德因字下云晉鎮南將軍王歆騎

督國滿討張昌於隨郡案林氏以靳滿為國滿不知何據恐有誤大戰滿敗走昌得其

器械據有江夏即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

縣吏上沈遇於江夏昌名之為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

為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為劉尼稱漢後以昌為相國

昌兄味為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巖中

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為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其傍

眾鳥羣集詐云鳳皇降水經漢水注曰漢水又南逕石巖上注云昔張昌作亂于其下

籠絲鳳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

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

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圖反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

羣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河閒一時姦起豎牙旗鳴

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眾至三萬皆以絳科頭搢之以

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偃

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偃蕤密將宗室北奔

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

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偃等不豫妖逆

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

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

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

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其將軍黃林為

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

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桓

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眾

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別率

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偽置守長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

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

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桀盜小人而無禁制但

以劫掠為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宣朔將軍領南蠻校

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眾討

昌於竟陵諸史攷異三日按劉弘傳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桓為義軍都護牙門將

皮初為都戰帥累戰破昌破昌破之職官志領軍護軍屬官有長史

劉長史也案蒯桓蒯桓必有一誤劉喬又遣將軍李楊

晉書注卷一百 五

晉書注卷一百 六

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
降萬計昌乃沈竄于下雋山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昌及沈案即上文正沈也
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並夷三族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郡廉吏補尚書倉
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
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
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
敏為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
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

晉書注卷一百

七

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眾其勢
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眾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
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
眾十倍敏以少擊眾每戰皆剋遂至揚州迴討徐州賊
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為廣陵相時惠帝幸長
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
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
制起敏為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於敏曰將軍建
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勳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
寡敵眾外無疆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侶隻身挺立雄略

從橫擢奇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
光赫於揚楚攻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無虧敵自滅
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
遊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欲姦盜終圖不軌將
軍孫吳之術既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
想割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經執戈來卹國難天子
遠巡鑾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勳力王
輅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
運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
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甘

晉書注卷一百

八

卓自洛至案卓傳云為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是卓此時已非吳王常侍亦非自洛至也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
敏為揚州刺史書鈔一百三十三引述異記稱陳敏為江夏太守案本傳不言為太守當在拜
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將軍郡守榮
並偽從之敏為息娶卓女遂相為表裏揚州刺史劉機
丹楊太守王廣等周家祿校勘記曰惠帝紀顧榮傳皆作丹楊太守王廣皆棄官奔走敏弟和知顧榮等
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和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
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諸郡遂
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己為都督江東軍事大司

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
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竝
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遣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
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
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
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
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
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
恥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况吳會仁
人竝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

晉書注卷一百

九

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
不食莽朝魯連赴海恥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干載遙
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
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
賴先主承運雄謀天挺尙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
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
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
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穴六品下才欲躡桓
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
巫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

輿東軒行卽紫館百寮巫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謨潛運
帷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
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
渚威震丹楊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
寇隔津音符道闕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
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
情所素重彥先巫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
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元本建功帝
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爲辱身小寇
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體

晉書注卷一百

十

今成異身瞻江長歎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
敏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
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爲患水經淮水注曰中瀆水自廣
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
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邪乃至山陽矣至永和
中陳敏湖北口下注津湖經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
穿樊梁湖北口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
至夾邪與宣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
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溝更整馬
濬百里渡湖者也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練湖在丹
陽縣北一百二十步周迴四十里晉時陳敏爲亂據有
江東務修耕績令弟諸過馬林溪以溉雲陽以謂之練
塘溉田數百頃御覽六十六輿地志曰練塘陳敏所立
遇高陵水以溪爲後湖案史臣謂敏子弟凶暴然穿樊
梁以逕渡開練塘以溉田未嘗無利於民生也馬林溪
與高陵水當卽一水本傳載敏弟有和恢斌閔四人無

名之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
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為內應準
遣揚州刺史劉機宜遣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使弟利
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閔為歷陽太守戍
牛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利廣遣其屬
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利利頰頭視書康揮刀斬之
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為內應廣先勒
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率
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眾潰散
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為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

晉書注卷一百

十二

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如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
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
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襲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
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襲悉眾擊如戰于
涅陽襲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
是南安龐實馮翊嚴凝長安侯脫等懷帝紀作新平人龐實各帥
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自
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己也乃厚賂

晉書注卷一百

十三

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陵固請與之陵置諸左右
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為過失陵果不
容而杖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陵每諫之敦
常怒其異己及敦聞如為陵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
殺陵如詣陵因閑宴請劍舞為歡陵從之如於是舞刀
為戲漸漸來前陵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
前害陵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襲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
被甲游於水中始為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

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荆州荒梗
故牙門將胡亢聚眾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會竟陵太守
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會心不自安
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
會荆州賊王冲自號荆州刺史部眾亦盛屢遣兵抄亢
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會會勸令擊之亢以為然會白亢
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冲之兵亢遣精騎出
距冲城中空虛會因斬亢而并其眾自號南中郎將領
竟陵太守會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愍
帝遣第五猗為安南將軍荆州刺史周訪傳作征會迎南大將軍

晉書卷一百一十三

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
弢乘勝擊會有輕會之色水經沔水注曰沔水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
注云山上有故城太尉陶侃伐杜會所築也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爭
戰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會者未易可逼也侃不
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南經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羊祜鎮荆州時立
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七日時會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會
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
數百人會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既而致箋於
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遣崧書
曰杜會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

此人不死州土未宜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精
會為外援不從侃言會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
日不下而還晉書校文四日荀崧傳時以平南將軍鎮宛不在襄陽故周訪傳言會攻荀崧於宛
不剋即其事及王廙為荆州刺史會距之廙使將朱軌
趙誘擊會皆為會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剋
晉書校文四日會為王敦所憚自是一時梟雄然訪討會一戰即定漢沔不得謂屢戰不剋也訪潛遣
人緣山開道出會不意以襲之會眾潰其將馬儁蘇温
等執會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儁
皆乞會以復冤於是斬會而昌儁鬻其肉而噉之御覽四百八十一王隱晉書曰趙誘為杜會所害誘子允斬會食其肝肺

晉書附注卷一百一十四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為
符節令父瞻略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
李庠之亂晉書校文四日庠當作特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
禮之後為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
在荆湘間而為舊百姓之所侵苦竝懷怨恨會蜀賊李
驤殺縣令屯聚樂鄉眾數百人弢與應詹擊驤破之蜀
人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
刺史荀眺曰懷帝紀作荀眺流人皆欲反眺以為然欲盡誅流
人班等懼死聚眾以應疇時弢在湘中賊眾共推弢為

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
 眺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嚴佐率眾
 攻弢逆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弢敗於
 巴陵弢遂縱兵肆暴偽降於山簡簡以為廣漢太守眺
 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領州事因率眾討弢反
 為所敗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
 崔敷宜都太守杜鑿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
 軍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九
 南五里晉杜弢據湘州反陶侃討之因置此城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
 是請降帝不許弢乃遣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

晉書卷一百

五

州黨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
 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
 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
 其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
 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
 山公鎮夏口即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
 納吾於眾疑之中非高識立觀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
 沐浴於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
 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
 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殉名之徒將譏聞於

晉書卷一百

六

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
 而甘陶卒至晉書校文四曰甘陶謂甘卓陶侃傳
 漏甘名驟讀之幾不知甘陶為何人水陸
 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威則威矣然吾眾
 竊未以為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為本故能使諸侯歸之
 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
 於四海逼向義之夫以為叛逆之虜歟思善之眾以極
 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
 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西
 州人士卿相悉之耳宜當令抱枉於時不證於大府邪
 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
 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
 為國思靜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
 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吾得
 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為一
 匡於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閭闔埽
 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
 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沂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修
 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
 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遣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
 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汝嶽荷忠順之

怨衡湘無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
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願願十餘萬口亦勞瘁於警備
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湖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
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詹甚哀之乃啟呈弢
書并上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
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驥
為變樂鄉劫略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
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
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
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弢今

晉書注卷一百

七

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
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以錄
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圯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射鉤
之誅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匡之美
譽况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以為可遣大使宣
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
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宣
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巴東監軍弢受命
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
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

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晉書校文曰
陶逵為伏波將軍鄭攀則督護也擊真本二人真步走
事今遺陶名而以共官號屬之鄭誘外甚矣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眾散潰弢乃逃
遁不知所在案愍帝紀作建興三年弢敗走道死與此
互異通鑑晉紀考異亦云城潰弢投水死

王機

兄矩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
機美姿儀倣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眾擊破
之嘗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己亞遂與友善內
綜心膂外為牙爪尋用為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
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

晉書注卷一百

六

屬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為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
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
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眾迎機敦
遣參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
死邪幽不敢逼而歸郭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
反為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眾
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
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
御覽六百八十一引晉中興書作自可遣兵來取之機
今蓋可以與賊乎義不可得相與漸而止機自以冀州懼為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

殺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
自效機為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
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勳轉為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
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避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
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
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
為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為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
交阯太守機既為碩所距遂住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
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
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

晉書卷一百

九

溫邵劉沈等竝反尋而陶侃為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
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
溫邵劉沈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密招
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
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御覽六
百八十一
並為陶侃所殺
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為南平太
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
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荅稱天上京兆被使召
君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為成臯令
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為掾屬
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
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類聚三
十五御覽五百引晉中興書疑其妻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
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
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眾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類聚
三十五引晉中興書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噀聲遠

晉書卷一百

三

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
輕出既無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
眾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案御覽五百引晉
中興書作約甚悲
恥遂解職還家與本傳異及逖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
中代逖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眾約異母兄光
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
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
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
才不為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眾次壽
陽遂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

將軍使屯壽陽為北境藩扞御覽四百三十七蔡謨書祖約在壽春時賊據雍丘約遣路永將數百人夜殺入雍丘城戰并開臺擔裘踰城出還壽春永之勇如此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明帝願命又望開府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眾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謂為棄己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竝傾險好亂又讚成其事於是命逃子沛內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逃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剋京都矯詔以約為侍中

晉書注卷一百

三

太尉尚書令頌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禿元本委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為內應勒遣石聰來攻之約眾潰奔歷陽書鈔一百十八王隱晉書曰祖約為豫州胡騎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攻賊以繩繫鐵鉤撻魏書司挽城樓樓柱拔壞魏書司遣兄子渙攻桓宣于皖城魏書司日祖渙襲溢口欲以沮溫嶠之兵渙魏書司過皖攻誰國內史桓雲不剋乃還會毛寶援宣擊渙敗之趙盾復遣將軍甘苗從三焦上歷陽約懼而夜遁其將牽騰率眾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於石勒勒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莫不

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切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世說雅量篇注祖約別傳曰約本幽州冠族賓客田地世說雅量篇注祖約別傳曰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還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御覽八百八十一王隱晉書曰祖約為豫州刺史府中地忽赤如丹約竟敗見殺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伎妾班賜諸胡初逃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為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

晉書斟注卷一百

三

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為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蘇峻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世說方正篇注引王隱晉書作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於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強遣長史徐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世說方正篇注引王隱晉書作招合流舊三千餘家推峻為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東晉疆域志曰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案安集當是

時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為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眾恐必為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應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為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室初更除臨淮內史明帝紀作奮武將軍臨淮太守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都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為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眾赴京師頓於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

舊唐書卷一百

三

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剋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柵將戰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世說規箴篇曰蘇峻東征沈充請吏部郎陸邁與俱將至吳密勅左右令入閭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十餘年未久必將有亂若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為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世說方正篇注引王隱晉書作歷陽太守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眾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眾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眾

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己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為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魏書司馬叙傳曰阜陵令匡術樂安令任讓並為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峻謀主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書鈔一百三十九羊堅等三十國春秋曰

舊唐書卷一百

三

蘇峻之將與兵也新於鍾山廟許盡朱給之車及宏都鑿又禱於鍾山見神謂鑿曰蘇峻為逆人神所忿當與蔣子文等鋤之社稷不安及也今以願疏相示於是朝像移而願疏口郗鑒知辨峻之必亡焉峻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盪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世說方正篇注王隱晉書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盪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為亂而以討亮為名魏書司馬叙傳作乃使使約遣祖渙推崇祖約共討亮約大喜許柳率眾助峻魏書司馬叙傳作約命兄逃子沛國內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將兵會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

及振威將軍司馬流成帝紀作左將軍峻自率渙柳眾萬人乘

風濟自橫江次於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

山世說方正篇注引晉陽秋作峻率眾二萬濟自橫江

御覽七百六十八晉中興書曰蘇峻與祖渙許柳等

將萬餘人出橫江連船東渡時遇西風既濟半江中忽

更東風吹船還西岸峻意曰是天助我固將志也讀史

方輿紀要二十日覆舟山在江寧府北太

平門內舊志在府北七里形如覆舟因名

率眾因風放

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

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魏書司馬徽傳

日羣賊突掠百

士女皆以壞席苦草自部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

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

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廢元作之矯詔大赦惟庚

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為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

丹楊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

陽王羨為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羨息播亦復本官於

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

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成帝紀魏書司馬徽

傳張健均作張瑾

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參軍賈益計

遣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

峻遂遷天子於石頭世說容止篇注晉陽秋曰蘇峻自

屋為宮使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

城世說方正篇注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迷嶠等

既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眾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

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剋由是義眾沮衄人懷異

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

所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

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

捷嶠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

諸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餘杭而

大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

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

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

先薄作出戰

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

陣不得入將迴趨白木陂魏書司馬徽傳乃捨其眾

還六朝事跡引南徐州記曰迎擔湖西北有蘇峻湖本

名白石陂建康實錄曰陶侃督護李陽臨陣斬峻於白

石陂至今呼此陂為蘇峻湖在城北十五里

周回五里案白石陂即白木陂未知孰誤

牙門彭世

李干等投之以矛案陶侃傳作李陽部將彭世疑此傳

于其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

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

母墓剖棺焚尸案魏書司馬徽傳作復立峻弟逸求峻

屍弗獲乃發衍父母冢剖棺焚尸與此

帝諱也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

晉書卷一百

五

晉書卷一百

五

及弘微進攻慶亭壘督護李閔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帝紀作建威長史滕含斬首千級商率眾走延陵李閔與慶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亮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温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眾奔張健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為李湯所執案湯應作陽成帝紀斬於車騎府管商之降也餘眾竝歸張健健又疑弘微等不與己同盡殺之更以舟軍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可勝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

晉書注卷一百

三

大破之案允之本傳作建武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閔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鞍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眾箭盡乃斬之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八里八里晉成帝時李完圍韓晃於此山斬之山高四丈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溧陽縣西六里菱山又西四里日巖山案李完當為李閔健等遂降竝梟其首之誤巖山蓋即平陵山也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四十五恩叔父秦字敬遠師事錢唐引晉中興書奉下有事字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四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晉中興書祕術均作內

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四十五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秦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於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秦行鬱林太守南越亦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秦善言於孝武帝以秦知養生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為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秦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為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

晉書注卷一百

三

魏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秦求其祕術秦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秦為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眾聞秦死惑之魏書司馬敘傳作其兄子皆謂蠅蛇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魏書司馬敘傳害內史王凝之有眾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巨疋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御覽三百三十八鄭

緝之東陽記曰隆安中孫恩遣偏師攻東陽東陽岑山下民間嶺上有鼓鞀聲若數萬人咸破潰而山上鼓鞀亦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魏書司馬叡傳曰逼人士絕守令旬日之中眾數十萬魏書司馬叡傳作於是吳而應之

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盾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

令夏侯情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桓謹案謹當從安帝紀劉牢之傳及魏書

司馬叡義興太守魏儁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竝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魏書司馬叡傳號其黨

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

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魏書司馬叡傳處處蜂起朝廷

晉書注卷一百

无

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珍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

並轉鬪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

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

貨魏書司馬叡傳曰賊等禁令不行肆意殺戮士庶死者不可勝計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輒支

解之其虐如此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剖棺焚屍

以其頭為穢器賊既走邑屋焚毀郭郭之中時見人跡

有歸者相率聚於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

籠盛嬰兒投於水魏書司馬叡傳曰諸妖亂之家婦女

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魏書司馬叡

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

割下有 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差

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

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

之等遽於收斂魏書司馬叡傳作牢之將士爭取之不

高素等既至放肆抄暴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珍為

百姓咸怨毒失望焉

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魏書

叡傳曰吳興太守庾恆慮妖黨復發大行誅戮殺男破

女數千人孫恩復破高雅之於餘姚雅之還走山陰破

上虞進至刑浦刑下文復寇刑浦同珍遣參軍劉宣之

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珍朝廷大震遣冠

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宜朔將軍高雅之擊

之魏書司馬叡傳作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恩復還於

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

壘緣海備恩寰宇記九十一曰吳郡記云松江東海

縣東北百里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四曰袁松城在松江

府東三十五里東晉末袁山松築此以備孫恩俗諺山

松為崧也一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

復還于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

眾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

眾大敗狼狽赴船御覽三百五十七晉安帝紀曰劉裕

得還 尋又集眾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

時中外驚擾恩來漸近百姓懼尚之率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時拆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知尚之尚在建業復聞牢之不還不敢上東晉疆域志曰通鑑注新洲在京口西大江中按蔡謨傳領徐州刺史遣龍驤將軍徐元等守中洲當即新洲左近洲也按建康志以新洲為在上元縣北四十里似不若通鑑注之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晉末妖賊孫恩作命高祖規城遠近將勇士數十人會通賊至仍迎擊之賊眾數千高祖所將人多死而戰意方酣奮長刀所殺甚眾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恐為賊所殺乃輕騎赴之既而眾騎並至賊遂大崩高祖為流矢所傷通中宿而愈自後屢被重傷皆弗以為患軍中益加敬憚恩北走海鹽高祖追而擊之築城于海鹽故治恩知城弗可下乃進向滬瀆帝復棄城追之恩乘風浮海奄至丹徒帥眾數萬鼓噪登于蒜山居民皆荷擔而走高祖率

晉書注卷一百

三

所領奮擊大破之投獻赴水死者甚眾恩顛沛僅得還船雖被摧破猶恃眾力遂徑向京師朝廷震懼以高祖為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帥舟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感乃赴海自沈案帝本紀作辛景擊孫恩斬之世說德行篇注引安帝紀亦云辛景斬首送之與此異隋志有臨海太守辛德遠集四卷兩唐志均作辛景集四卷蓋名易妖黨及妓妾而字德遠唐修隋志故避名而書字耳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眾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珍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

盧循字于元子元作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諡之曾孫也魏志盧毓傳注諡別傳曰諡卒于胡胡雙眸四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弈碁之藝沙門慧遠有鑿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眾推循為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類聚十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免者數千而已循除諸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冢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

晉書注卷一百

三

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御覽二百八十續晉陽秋曰盧循為廣州州無麴每史得分餉未周循文武則不食也其仁如此又九百七十二引十三論推國春秋曰安帝元年盧循為廣州刺史循遣劉裕益智綜裕乃答以續命湯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恆以君為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眾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

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
山讀史方輿紀要八十八日書山在上猶縣西入十里
之高千餘丈橫互十餘里形如書櫃一名大章山王象
之云縣西介於江西湖廣東三路大章山延袤數百
里出巨木美材晉義熙中賊徐道覆使人伐材於南康
山中此即偽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
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
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
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
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眾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
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眾距之兵敗被害魏書
司馬劼傳曰殺江州循道道覆寇江陵未至為官軍所
刺史何無忌於石城

晉書注卷一百
三

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剋之江陵非所憂也
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舻千計書鈔一百三十八義
起居注日盧循作
入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初學記二十五蕭方等
三十國春秋日盧循寇京邑芙蓉艦千餘艘元和郡縣
圖志二十五日戰士十餘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
萬舟艦數百里連旗而下至江宜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
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
全之元本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
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
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柵浦以距之御覽三百三十
七晉起居注日
義熙六年築壘起城于柵浦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
石頭城施鹿角以御盧循

晉書注卷一〇〇

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御覽一百二十八
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委任奔走馳使徵公公至
下邳留船運糧重自帥精銳步歸孟和諸葛長民懼寇
之深也欲擁天子過江公弗聽和窮窘無餘圖飲藥而
卒羣賊大至公悉出精利公躬提幡鼓命軍眾齊力擊
之賊眾大敗追奔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
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
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蔡洲見成帝紀
注元和郡縣圖
志二十五日晉盧循作亂宋高祖登石頭以望循軍初
循引向新亭公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公曰此成
擒耳循俄而循大敗而走御覽九百三十七劉敬叔異苑
日盧循以義熙五年自廣州下泊船江西眾多疫死事
平之後人往蔡州見死人髮變而為鱗今上鎮西參軍
與府司馬張逝瞻湖際有一棺棺頭有鱗眾試令撥看
即是髮亦有復據尋陽裕先遣羣率追討自統大眾繼
未都化者

晉書注卷一百
晉

進又敗循於雷池循欲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御
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日循等還潯陽公更簡練三軍
將進攻討循圖志二十八日左里故城在都昌縣西南九
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八日左里故城在都昌縣西南九
十五里晉書日循等還潯陽公更簡練三軍
十和郡縣圖志二十八日左里故城在都昌縣西南九
紀要入十四日郡志縣西北八十里有左蠡山以臨彭
蠡湖東而名案城因左蠡得名裕命眾攻柵循眾雖死
故里理音與蠡近無定字也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
人還保廣州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日丙申大軍
至左里將戰公麾以進兵旂竿折遂沈於
水眾皆失色公自折笑日往年覆舟之戰亦幡竿折今
復然賊必破矣眾乃大悅即攻柵並進循兵雖死戰猶
弗能禁諸軍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御覽九百四十二嶺
表錄異日盧循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御覽九百四十二嶺
居唯食蠶蠟蠶為牆壁元和郡縣圖志三十四日盧
循故城在南海縣南六里循既為宋高祖所破聚其餘

三二九

黨還至番禺高祖遣建威將軍孫季高振武將軍沈田子力戰大破之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一曰盧循城在廣州府南十里遺址隱然往往有斷塼敗瓦裕先遣孫處南越志河南之洲狀如方壺乃循舊居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元和郡縣圖志三十四曰玉城一名故郡城在曲江縣南六里地勢險固晉義熙初盧循克廣州循將徐道覆移始興郡據此城柴道覆蓋據循乃襲合浦剋之進攻玉城以自固非始興舊治也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誦而敗之水經葉榆河注曰交州刺史杜慧度率水步晨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燒其船艦一時潰散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

晉書注卷一百

三五

之及其父叔同黨盡獲傳首京都水經葉榆河注曰循是斬之傳首京師慧度以斬循勳封龍編侯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父函七都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三日譙周將亡戒諸子曰吾後嗣當有黃頭黑齒幾亡吾族及周孫縱之生也頭黃齒黑案蜀志譙周傳字允南巴西南充國人三子熙賢同熙子秀無名獻之子且一作南充醜醜論一作西充國未知縱爲何人之子元和志當有縱少而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氏進兵東下暉有貳志因梁州人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

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爲主毛璩傳曰蜀人不樂於五城水口反逼縱爲主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晉末毛璩使縱領自徒七百人由涪水下討桓玄西人不樂遠征乃縱懼而不當走投於水暉引出而請之至逼縱爲主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洛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四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縣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眾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既死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眾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三既害毛璩自號成都王案本傳言明年遣使稱藩於姚開城納縱與此作遂屠益州者異興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爲名乞師於姚興且請桓謙爲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宜朔將軍臧喜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

晉書注卷一百

三五

勦恩等率眾二萬自江陵討縱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以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宋書后如傳臧質傳南史朱齡石臧喜傳臧喜均作嘉宋書朱齡石傳蘭陵作河間初謀元率僉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眾拔之授以麾下之半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臧喜裕妻弟也位出宋書曰公授以謀略其右又隸焉宋書臧質傳曰父熹字義和高祖遣朱齡石統大眾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以本號

劉建平巴東二郡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牛脾譙
小苟重兵塞打身熹至牛脾撫之戰敗退走追斬之小
苟即便奔散成都既平熹齡石次於白帝縱遣譙道福
遇疾義熙九年卒於牛脾平模即彭模去成都二百里
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詳穆帝紀注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屯平模夾岸連城
層樓重柵眾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
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
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
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
因其兇而攻之勢當必剋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
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

晉書卷一百 七

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
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
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
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
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
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於涪道福怒謂縱
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爲降虜豈可而
得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之
乃自縊案安帝紀義熙九年七月朱齡石克成都斬譙
縱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斬僞蜀焦縱
宋書朱齡石傳云縱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道福謂其
斬送而此傳獨云自縊或與馬耽同戮尸也

徒曰吾養爾等正爲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
王我尙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眾眾
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書朱齡
石傳作杜朱齡石徙馬耽於越得追殺之耽之徒也謂其徒曰
朱侯不送我京師滅眾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
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

晉書卷一百 七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函夏九州
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
詐懷姦命傳嘯侶伺閒候隙助停逆於平陽肆殘忍於
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
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
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
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
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
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
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
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贊曰中朝隳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
隙構茲多難荐食荆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慝約峻殘賊
窮凶極暴爲鬼爲蜮縱竊眠峨旋至顛踣

晉書斟注卷百一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一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消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
衣皮，餐羶飲漚，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
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
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
寒之野，候月覘風，視隙揚埃，乘閒騁暴，邊城不得緩帶。
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

晉書斟注卷百一

一

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
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山絕地，脈苞玄菟，款黃
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
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
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
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
為魏處戎夷，繕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般周之服。
統則憂諸弁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詭
日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
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

晉書斟注卷一百

晉書斟注卷一百

无

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劉長淮以北大抵棄之
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效尤
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
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
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
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
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
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
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
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秃髮烏孤據廉川

晉書注卷一

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立盛據敦煌稱
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
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
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
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
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
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
之禍首云

劉元海 周家祿校勘記日照總目
目下脫子和劉宣附目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苻姚諸酋皆先舉其所居郡縣而

後系之曰羯人或鮮卑人或氐人或羌人獨於劉元海
日新興匈奴人僅舉郡而無縣於例既不畫一旦因夷
傳言魏武分匈奴為五部左部居太原故茲氏縣北
居新興縣魏武分匈奴為五部左部居太原故茲氏縣北
居新興縣魏武分匈奴為五部左部居太原故茲氏縣北
茲氏人非新興人矣茲氏魏時改屬西河郡晉時西河
為國移治茲氏改茲氏曰隰城是元冒頓之後也名犯
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
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御覽一百十九
前趙錄曰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涪維世居北狄千有餘
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內侵燕岱控
弦四十萬漢祖患之始劉敬奉公主以妻之約為兄弟
故子孫遂冒姓劉氏金石錄曰偽漢司徒劉雄碑云
公諱雄字元英高皇帝之曾孫宣帝元孫值王莽篡竊
遠遁邊朔為外國所推遂號單于累葉相承家雲中因
以為桑梓焉雄劉元海弟也晉書載記元海冒姓劉氏
今此碑直云出自宣帝豈元海初起假此以惑眾乎

晉書注卷一

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輿鞮日逐王比自立為
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水經河水注三
石北山南流逕離石縣故城西注云史記秦昭王伐趙
取離石後漢西河郡治也孫潛校本日今永寧州寧鄉
臨縣二邑皆離石境讀史方輿紀要三 卽單于所徙庭
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
會羌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
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後漢書南匈奴
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夫羅立魏志武帝紀曰擊匈奴
於夫羅於內黃注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
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
夫羅遂將其眾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
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為寇又袁紹傳注九於扶羅死
州春秋曰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為用於扶羅死

弟呼尉泉立後漢書南匈奴傳曰於夫羅立七年死弟呼尉泉立魏志武帝紀曰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尉泉將其名王來朝以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以於扶羅

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

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水經河水注三日河

紀稱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關駟日蒲城在西北漢武帝置寰宇記四十八日蒲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元

郡縣圖志十三日大陵城漢大陵縣也在文水縣東北十里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

家于一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

於龍門寰宇記四十六日禹貢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注曰龍門山在河之西界魏風土記曰梁山北

晉書注卷百一

四

有龍門大禹所鑿通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十六國春秋左賢王劉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

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二角作一角軒鬣

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

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

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

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

子孫三世必大昌仿佛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御覽一百

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十三月作十五月元和郡縣圖志十四日秀容故城在宜芳縣南三十里劉元海

感神而生姿容秀美因以為名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鄰

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

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好學

前趙錄作幼而好學不捨晝夜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

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

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

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

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

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

事妙絕於眾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

無武絳灌無文二語似遂學武事當作文學武事為合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

魁偉魏書劉聰傳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

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曠

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

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

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

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

曰劉元海容儀機鑿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雖由

余曰礪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實如聖旨然

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

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

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眾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

晉書注卷百一

五

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憲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憲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一作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憲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聞因之而進深非吾願

晉書卷一百一

木

適足為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歔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為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文選晉紀總論注千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御覽一百六十三引十六國春秋曰晉惠帝以劉元海為離石將軍都尉水經汾水注曰汾水之右有左部城注云側臨汾水蓋劉淵為晉都尉所築也水經注圖說殘稿曰太平寰宇記左部明刑法禁城在孝義縣南二十五里案今縣治即未城

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後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元海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左賢王作右賢王案下文稱左賢王元海則劉宣為右賢王無疑當以十六國春秋為是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

晉書斟注卷一百一

七

翰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為皇太弟以元海為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眾餘十萬魏書劉聰傳餘作踰案當為是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魏書劉聰傳五部下穎曰五部之眾可

保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
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
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
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為殿下沒命投軀者哉
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
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
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
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眾靖以鎮之當為殿下以
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
悅拜元海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

晉書卷一百一十九

八

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
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
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
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
御覽五百十九引三國春秋曰前趙殷州刺史杜廣
初為劉景廢卒以馬肥良引為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
倦景因問之廣流涕申款有章條景執其手曰吾罪人
也久負賢者謂妻曰為女求夫三年不覺廢中有麒麟
於是妻之元和郡縣圖志十三日大干城在文水縣西
南十一里本劉元海築令兄延年鎮之胡語長兄為大
干因以 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為無
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
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

相魚肉此天下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
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
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
天不祥逆眾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
海曰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
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
眾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
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
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
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

晉書卷一百一十九

九

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于左國
城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
趙錄曰元熙元年遷於左國城 遠人歸附者數萬
永興元年元海乃為壇于南郊僭即漢王位御覽一百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在四
方未定可仰遵高祖初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聽
宇宙混一當更議之 下今日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
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
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
揚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
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
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

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
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闢
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頽天步艱難國統頽絕黃巾海沸
於九州羣鬪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
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十七史
二十五年所遙稱見三國志先主傳 冀石終有泰旋
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
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
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為
羣公所推紹脩三祖之業顧茲危閭戰惶靡厝但以大

晉書注卷一

十一

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羣議乃赦其境內年
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
宗神主而祭之越殺堂日記曰案五宗者文帝太宗武
也元帝號高宗成帝號統宗以議出王莽中興時已去
之也和安順桓四帝亦不有移恭敬元成四宗號董卓時因
蔡邕議四帝無功德亦去其號故元成四宗號董卓時因
武外亦止舉文武宣明高帝五帝功烈之盛所謂五宗無
可疑矣惟三祖則漢自高帝五帝功烈之盛所謂五宗無
稱祖者而王彌傳載元海謂彌之言稱昭烈為烈祖三
國時魏吳皆有祖宗之號魏則稱昭烈為烈祖三
王而為孝懷同出一時失載耳漢高祖所追尊與
帝而史記漢書皆於紀首即稱高祖以下亦俱作高祖
不知何故也劉元海自以承漢後此令首云昔我太祖
言高祖以下者史文耳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元和姓

前趙大司空雁門公呼延萇女為劉元海后 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崔游為
御史大夫劉宏為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騰使
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本傳作東瀛魏
十一年晉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親率萬騎救
騰斬魏將蔡母豚南走蒲子案載記不言此事疑史
臣鋪張元魏先世之功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
遂所在為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苻氏屯
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
討之次于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
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于
黎亭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二日黎亭在潞安府西南三十五里以就邸閣穀留其太

晉書注卷一

十二

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
以其前將軍劉景為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
并州刺史劉琨于版橋為琨所敗寰宇記四十一日介
云劉琨擊劉琨于此讀史舉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
正日案此事當在永嘉九年殷字長盛七歲喪其父哀毀逾禮會
王育進諫元海曰殷字長盛七歲喪其父哀毀逾禮會
祖母王氏盛冬思墓殷入澤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
中慟哭有堇生焉得斛餘 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
周而顛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
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
之眾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啟鴻基
剋殄彊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

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
 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酋
 大軍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悉署
 其官爵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東萊
 王彌起兵青徐遣使來降拜鎮東大將軍青州
 刺史東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
 鳳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永鳳元年
 秋七月鳳皇集于蒲子丞相劉宣等六十四人上尊
 號以其大將軍劉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尙書令劉歡樂
 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鴈
 門郡公元和姓纂三
 作呼延翼宗室以親疎為等悉封郡縣王異
 姓以勳謀為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脩之通鑑
 晉紀

晉書注卷一

三

考異曰晉春秋作鮮于脩之元和郡縣圖志十二作太
 史令宣于脩之讀史舉正曰秦姓譜有鮮于而無宣于
 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
 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剋洛陽蒲
 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
 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
 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水經汾水注六魏土地記
 曰永嘉三年劉淵徙平陽
 於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龍紐其文曰有
 新寶之印王莽所造也御覽八百四引趙書作高四寸
 二分案載記繫此事於二年蓋脫去三年字也袁宇記
 四十三日臨汾縣劉元海城晉永嘉之亂元海僭稱漢
 于此置都築平陽城晝夜興作不久則崩募能城者賞
 之先有韓媼者于野田見巨卵傍有嬰兒收養之字曰
 概見時已四歲聞元海築城不就乃白媼曰我能城之
 母其應募媼從之概見乃變為蛇令媼持灰隨後遺誌

焉謂媼曰憑灰築城可立竟如所言元海問其故概見
 遽化為蛇投入山穴露尾數寸使者斬之仍掘其穴忽
 有泉涌出激溜奔注與晉水合流東入于汾得者因增
 至今近泉出蛇皆無尾以為靈異因立祠焉得者因增
 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為己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水經
 注六魏土地記曰淵以為天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
 授改永鳳二年為河瑞元年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為之
 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
 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滔于
 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
 不設備弘農太守桓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
 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
 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于河南
 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
 將呼延顯其眾遂潰聰迴軍而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宣
 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
 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
 詢將軍丘光樓哀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
 斬之諸史攻異三日按懷帝紀永嘉三年九月東海王
 大破之東海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己也赴水而
 越傳不載此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己也赴水而
 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
 為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

晉書注卷一

三

脩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
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王
彌出自轅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
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為太傅劉聰為
大司徒劉延年為大司空劉洋為大司馬赦其境內立
其妻單氏為皇后子和為皇太子封子又為北海王元
海寢疾將為願託之計以歡樂為太宰洋為太傅延年
為太保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太保作
太宰晉書校文五日按時劉歡樂為太宰不應
一時有二太聰為大司馬大單于案魏書劉聰傳作拜
幸崔錄蓋誤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
言封楚王

晉書注卷一

十四

為大司徒元海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
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
春秋前趙錄曰淵薨于光
極殿十七史商榷五十二日淵生于魏嘉平中死于晉
永嘉四年約年六十讀史舉正曰案淵以永嘉二年僭
即皇帝位四年死則六年當為三案淵以永興元年僭
漢王位年號元熙永嘉二年僭皇帝位改元永鳳載記
蓋以其初僭元之偽諡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
年為始故云六年陵寰宇記四十三日劉元子
和立海寰宇記四十三日劉元子
和立劉和周家祿校勘記曰和記蒙上為文與聰子榮
石勒子弘記並同劉和目錄宜刪別照總目
作子和小字目附劉元海下
和字立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
氏春秋鄭氏易及為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

和嗣偽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願
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強兵於
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為寄坐耳
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為之所和即攸之甥也
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
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
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
帝鴻基為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
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

晉書注卷一

十五

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銳
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
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又密璿等使人斬
關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
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
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剋之晉略曰平陽諸門
皆用洛都門名銳等
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于光極西室元和郡縣圖志
十二日劉和墓
在臨汾縣南銳攸梟首通衢
三十三里
劉宣周家祿校勘記曰照總目及後蜀李庠北燕
馮素弗等傳之例劉宣宜作小字目附劉元
海子和下陳元達
至尹緯傳目並同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脩絜師事樂安孫炎魏志

傳曰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
為秘書監注曰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顏氏家
訓曰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援鴉堂
筆記曰唐書世系表云叔然父旃為吳主權之先祖鍾
之弟表多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嘆

不可信 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

閻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

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二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

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

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

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

晉書注卷一百一

志

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

荷尊重勳威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晉書注卷一百一

晉書注卷一百一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二

劉聰

子案 周家祿校勘 記曰下脫陳元達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

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

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御覽一百十

春秋前趙錄白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

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

晉書注卷一百一

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御覽一百十九

前趙錄兵法作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

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

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

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

異之也新興太守郭熙辟為主簿案元本作頤與魏書

熙字謨也辟為主簿舉良將入為驍騎別部司馬累遷

右部都尉魏書劉聰傳曰齊王固以為國中善於撫接

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閒王顒表為赤沙中郎將聰以

元海在鄴懼為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

中郎將

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
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羣臣勸
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父通鑑晉紀考異曰父與
十六國春秋作父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日父及羣公正以四海未
定禍難尙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祇從
今便欲遠遵魯隱待父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
年僭即皇帝位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
趙錄曰僭即帝位于光極前殿大赦
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
為帝太后父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
氏為皇后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
呼延氏淵母之從父妹有美色恭孝稱於宗
族淵后愛聰封其子粲為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
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曄高平
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眾四萬長驅入
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穎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
司空劉景為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為大司徒右光祿王
育為大司空御覽一百四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
曰嘉平二年立司空王育女為左昭儀
偽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悉焉單即父之母也父屢以
為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父之寵因
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為皇太后署
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

晉書卷一百一

二

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
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
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讀史方輿紀要
四十八日張方
壘在故洛城西七里晉齊王冏
將張方所築後遂為戍守之所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
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
王師敗于社門元本杜作杜讀史舉正曰案洛陽有社
門即清明門無社杜二門社杜蓋稅之
譌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
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通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
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
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
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
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
國春秋前趙錄作幽晉
帝于端門殺晉太子及
諸百官已下二十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十四日彌
屢山在高平縣西五里永嘉中晉道陵遷劉聰舉兵積
屍為髑髏山案高平在河東去洛水尚遠疑非一事
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
金石錄曰偽漢司徒劉雄碑後題嘉平五年歲在乙亥
二月六日建按宋苻公紀年通譜劉聰以晉懷帝永嘉
四年即僭位改元光興明年改元嘉平四年改元
則嘉平豈復更有五年蓋載記初不編年故於改元歲
月難考此碑當時所立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
不應差謬乃通譜誤也

晉書卷一百一

三

公遣其平西趙染安西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
長安粲曜率大眾繼之染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

之軍至于下邳模乃降梁梁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
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
鶯幸謚及北宮純等于平陽水經沁水注曰沁水又南
逕隋氏縣故城東注云劉
聰以詹事魯繇為冀州治此案魯繇為南陽
王之長史既降聰由詹事出為冀州刺史也聰以粲之
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
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
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
理無不報署劉曜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
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
勒等殺彌於己吾而弁其眾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

晉書注卷一百一

四

勒專善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
眾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氏羌皆送
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
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讀史舉正曰
案時同奔者
尙有馮翊太守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為平
索繼見通鑑
南將軍率眾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愍帝紀
傳均作京兆太守及麴特竺恢等亦率眾十萬會之曜
惟索繼傳作扶風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
戰于黃丘曜眾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賈疋傳
作甘泉杜人王
秃紀特等攻劉粲于新豐讀史舉正曰紀疑是麴粲還

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秦
王為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
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父固諫聰更訪之於太
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
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
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
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大劉后見列女傳御覽
春秋前趙錄曰劉氏殷小女字麗華以貴嬪立為皇后
殷二女四孫聰並納之自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又三
百八十引前趙錄李弘作李恆劉謂弘曰此女輩皆姿
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

晉書注卷一百一

五

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
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
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
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
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
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
引帝入譙謂帝曰卿為豫章王時初學記二十一蕭方
嘉六年劉聰引上入譙上謂曰卿朕嘗與王武子相造
為豫章王時案上謂當作謂上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
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

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初學記二十一引秋帝曰誤作聰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祿故為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為會稽國夫人遣其鎮北斬沖寇太原平北卜珣率眾繼之沖攻太原不剋而歸罪于珣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

晉書卷一百一

六

刑沖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沖御覽六百四十六引前趙錄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據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魏書劉聰傳作斬望都公斬陵坐温明微光二殿不成陵以營作遲晚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暮歸觀漁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音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墜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

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父子粲並與楓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虞今則陛下愿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已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

晉書卷一百一

七

赦彰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讀史方輿紀要在孟津縣北大河中渚也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晉書校文五日攻傅祗傳二孫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閹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

伐國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聰遺劉

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于武灌喬

敗績死之元和郡縣志十三日牟山一名看山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後魏書曰劉聰遣子粲

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

于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

王猗盧結為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

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眾數萬攻晉陽案

帝紀作利孫無日字衛雄見魏書衛操傳姬澹劉琨傳作箕澹石勒載記魏書衛操傳亦作姬澹琨收散

卒千餘為之鄉導猗盧率眾六萬至于狼猛水經汾水注曰洛陰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水又西逕狼猛縣故城南王莽之狼調也俗謂之狼馬

十六里史記曰始皇十五年大興兵至太原取狼猛是

也按城左右狹湖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馬湖舊唐

淵為城今餘壁猶存案狼猛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水經

猛即狼猛地理志亦作孟水注曰劉琨之為并州也劉淵遣劉聰引兵擊

之合戰於洞過即水也案洞過水正在汾東水經注

所言即指此役惟為劉聰時事非劉淵也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傳

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

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常

思效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

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曜入

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騎追之

戰于藍谷隋地理志晉陽有蒙山其山連互深遠或以

蒙山在晉陽縣西北十里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征

劉琨不克掠晉陽之人踰蒙山而歸即謂此也御覽四

十五郡國志曰又有象山前趙錄曰踰象山而歸象宇

致窮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四日蒙山在太原縣西北五里藍谷在太原縣西南

原縣西北五里藍谷在太原縣西南

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

之而還正旦聰譙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

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

劉琨者聰遂鳩帝而誅珉儁復以賜帝劉夫人為貴人

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為皇后案本書列

貴嬪左貴嬪聰將為劉氏起鸚儀樓於後庭元本樓作

則其姊也殿御覽四

百五十四引前趙錄作鳳儀殿晉書校文五日劉氏疏

亦言聞將為妾營殿則此樓字應從元本作殿是事在

聰麟嘉三年見御覽廷尉陳元達諫曰初學記二十四

十所引和苞趙記廷尉陳元達極諫案元達本傳云

徵為黃門郎不言為廷尉載記又稱御史大夫傳亦失

載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

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為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

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開虐視百姓如草莽故上天

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

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

居不重茵先皇后皇后元嬪服無綺縠重逆羣臣之請

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臣饗萬國矣昭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
來外珍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
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爲之父母固若
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鴟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
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所營尤實非宜臣
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
之殷尙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爲不朽之迹
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
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
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

晉書卷一百一

十

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覽
四百五十四引前趙錄一殿作二宮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
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臬東市使羣
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
逍遙園在西安府城西亦
漢時舊苑也水經注沅水合昆明池其枝津東北元達
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爲二一水東入逍遙園
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
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
游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
如主耳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卽以鎖繞樹左右曳之
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

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初學
記二

十四引和包漢趙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

堂時愍帝卽位于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

李景年等寇長安御覽三百五十一前趙錄曰李景年
字延祐前部人長平之戰劉聰馬中

矢幾爲晉軍所獲景年以馬授命趙染率眾赴之時大

都督麴允據黃白城水經渭水三注曰渭水又東南入
高陵縣逕黃白城西木曲梁宮也

休赫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黃白城在三原縣西南
二十里續晉書東漢興平二年李傕等作亂欲劫

車駕幸池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眾在外

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眾

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

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

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

諸軍營殺掠千餘人旦退屯逍遙園水經渭水注曰高
祖在關東令蕭何

成未央宮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臨渭

水尾達樊川頭高二丈尾漸下高五六尺土色赤而

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山

即其關不假築高出長安城御覽一百七十六趙書曰

趙染襲長安秦王業奔射鴈樓格戰麴允率眾襲曜連

至天明不拔案梁常從本書作染戰

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元和郡縣圖志二曰粟邑
故城在白水縣理西北二

十八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

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

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

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

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魏書

劉聰傳一猛獸作一虎案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此劉氏為小劉后惟載記不載大劉后之死故不知其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

旁俄而劉氏死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已丑劉氏卒又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

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為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

馬以上七公晉略曰丞相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馬然其時又有太宰河間王易太尉范隆是公位皆上公綠綬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

不止七也 軍上軍撫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

武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為之置左右司

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

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

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

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

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都周家祿校勘劉延年錄尚書記曰郡誤都

六條事劉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顛為太保馬景為

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劉曜為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

梁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

色長史魯微曰今司馬鄴君臣自相元作逼僭王畿雄

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

也困獸猶鬪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疆吾取之如

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蹏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

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

不用魯微之言以至於此何而見之於是斬微微臨刑

晉書卷一百一

三

晉書卷一百一

三

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御覽四百前趙錄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蹶潑不容尺鯁染之謂也曜遣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微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微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粲為

相國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通鑑晉紀考異曰十六國春秋建元元年在晉建興二年五行志中魏書劉聰傳均劉又惡之以訪其太師作聰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為太弟者蓋以安眾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為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為異也父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日月光小日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又謀反父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通鑑晉紀考異曰按志勸成都王穎起義兵諫穎攻

晉書注卷一百一
十四

長沙王又忠義敦篤始終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宮禁父不虧非勸人作亂者也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汝陽關公丘陷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眾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嶷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泉塢案當從水經洛水注作一合塢詳魏該傳注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皋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靳氏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為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鑿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為王師所敗曜日彼猶強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

晉書注卷一百一
十五

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為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兩血于東宮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饑甚去黃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臯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沈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御覽八百八十一引十中黃門陵修等史通正史篇作凌修案當從載記作陵御覽五百三十二引列異傳有大司馬河內陵裴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沈等

晉書卷一百一

六

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敘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宅宇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斬準合宗內外詔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父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

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已因讎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

晉書卷一百一

七

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願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獻歎流涕皮惔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詿偽故也皮惔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

畫一粲以為信然初斬準從妹為又孺子淫于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

晉書卷一百二

六

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沈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譙戲或三日不醒魏書劉聰傳三聰臨上秋閏通鑑晉紀注曰殿之西閣也誅其特進恭母

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史通正史篇曰前趙劉聰時領左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訛謗先帝聰怒而詩之史官篇曰偽漢嘉平初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尚書王珍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羣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間猶未宜露乞垂昊天之恩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

晉書卷一百二

九

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請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蟻王化之蠹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沈等乃虛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詔旨欺誣日月內詔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銜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

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珍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荅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責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尙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眾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珍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

晉書卷一百二

三

之志曹疑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沈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掃宮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恆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沈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宰劉易通鑑晉紀考異曰請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

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饑甚人相食噉羌首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礪石谷王師敗績讀史方輿紀要山在同官縣北魏收志銅官縣有石盤山礪石谷或卽石盤山也允奔靈武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疑規爲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卽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通鑑晉紀考異曰死惟三后耳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

晉書卷一百二

三

軍旅在外饑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上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晉書校文五曰上言石越率眾二萬屯於并州以撫懷叛者則此冀州當作并州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魏書劉聰傳武冠作武弁與豕並升俄而闕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誠懼之心譙羣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又容貌毀

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
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賧于曜帝
肉袒牽羊輿榷銜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為光祿大
夫懷安侯使彙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允自
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為丈夫時聰
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殞殮及蘇御覽三十六崔鴻十
六國春秋前趙錄曰
東平王劉約癸亥卒一指猶暖遂不殞殮至甲戌乃
蘇又一百九十九前趙錄曰麟嘉元年十二月大將軍東
平王約卒又六百十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漢大將軍
東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
誦孝經每誦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未嘗不反覆誦之聰大悅言見
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晉書注卷一百一

三

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
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
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
秋前趙錄三年作二年晉書
校文五日按約卒後見元海據錄在麟嘉
元年以聰死於麟嘉三年計之二年較合來後國中
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
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
春秋前趙錄作汝不遲不
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
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
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
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

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常相見
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御覽
一百
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
錄作及聰以戊辰歲薨與此玉弁葬焉時東宮鬼哭
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
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虵虹
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
微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
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歆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
三分乎月為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
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周家祿校勘記
日右釋三日並

晉書注卷一百一

三

照何以日月為胡王又曰太陰之變疑上三日並照是
三月之誤然帝紀三日並照事在愍帝建興二年康相
所陳即此事其非三漢既據中原麻命所屬紫宮之異
月可知未詳所誤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疑狼
顧東齊鮮卑之眾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
願陛下以東夏為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
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眾精盛若盡趙魏之
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疑率三齊之眾以繼之陛
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
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
武循海之事內為高帝圖楚之計無不剋矣聰覽之不

悅劉粲使王平謂劉父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
 衷甲以備之又以為信然令命宮臣衷甲以居粲馳遣
 告靳準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
 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沈等同聲曰臣等
 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沈準
 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
 自証與父同造逆謀聰謂沈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
 等忠於朕也當念為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
 是誅父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
 閹豎所怨也廢父為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眾萬
 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氏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
 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內大蝗平陽莫雍尤
 甚靳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没千餘家御覽
八百八十一引十六國春秋東宮災異門閤宮殿蕩然立
 粲為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
 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
 導行三驅之禮粲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
 李矩同逆相濟與兵聚眾者皆以子鄴為名不如除之
 以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
 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

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為固所
 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
 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前救
 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粲貝丘王翼光自
 厘城規之以告粲十六國疆域志曰洛陽縣有厘城御覽
三年太子營飛梯騰柵而入案趙固與趙固字形相近
 致粲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
 邪且聞上身在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
 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
 雅聞而馳還柵于壘外御覽三百三十六和苞漢趙記
通鑑胡注曰修武縣有陽樊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
 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眾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勳
 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
 千餘人聰所居齋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
 二十有一人御覽一百九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衷
于九月夜聲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平
 不絕數語陽西明門牡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
驥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
劉勳為大司徒中常侍王沈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
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

晉書卷一百一

三

晉書卷一百一

三

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
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
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
周文造舟妣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
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
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於淫色
縱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汗清廟況其家
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
象椽玉簪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
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德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

晉書卷一百一

三

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鑿等送市金紫
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鑿等臨刑王沈以
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鑿瞋目叱
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誅汝
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靳準梟聲獍形必爲國
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
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
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
粲曰吾寢疾惛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
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

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
徵劉曜爲丞相錄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爲太
宰劉驥爲大司馬劉顛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
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
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御
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癸亥葬于建始殿
元和郡縣圖志十二曰劉聰墓在臨汾縣西南十一里
在位九年僞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晉書卷一百一

三

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
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
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
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
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
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
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
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
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
閒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顛大

司馬濟南王驥周家祿校勘記曰景顯勳皆書姓何以驥獨不書姓驥上宜補劉字按本載記則驥常書姓明矣大司徒齊王劉劭等大傅朱紀太尉

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暹驥母弟也

粲荒耽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粲命

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

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

遇靳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

士執粲數而殺之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追諡靈帝劉氏男女

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

晉書注卷一百一

三

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

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

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為左光祿延

罵曰居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

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一怒字無

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

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

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為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

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

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

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矣然往日所以不

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

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

達為黃門郎案劉聰載記及初學記二十四引和包漢夫陳元達本傳趙記均稱延尉陳元達載記又稱御史大夫陳元達本傳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

早來豈為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顯

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閒此則

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

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

晉書注卷一百一

三

在位忠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

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

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

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

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

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

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

臣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冤之

晉書注卷一百一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三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

慧有奇度

魏書劉聰傳曰頗知書計志性不恆

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

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

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身長九尺

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

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眾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

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

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為神射

魏書劉聰傳曰鐵

劉曜魏書西曜試弩棚又一百七十八尤好兵書略皆

聞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

聰每日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

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

魏志劉聰傳曰亡

會赦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

山海經

為管子山元和郡縣圖志十一曰管涔山在靜樂縣北

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

一口元和郡縣圖志十四曰山神使二童子獻置前再

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

有銘曰元作神劍御除眾毒趙錄御上有服字曜遂服

之劍隨四時而變為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

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斯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

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

隆等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周家祿校勘

大興大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

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

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為犄角之勢斯準遣

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

亂大倫羣閹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

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

德格天地朕方宜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

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斯氏祭則寡人以朕此

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

曜母兄沈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

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推尙書令靳明為盟主遣

趙錄作左右車騎喬太王騰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

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

敗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

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

案列女傳作曜哀靳康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

女言免康一子與此異葬粟邑墓號陽陵偽諡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為

景皇帝曾祖父廣為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

帝徙都長安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起光世

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為皇后子熙為皇太

晉書注卷一百三

三

子封子襲為長樂王闡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齊王高魯

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

以水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牲尙黑旗幟尙玄冒頓配

天元海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

起兵於新平扶風聚眾數千附于南陽王保水經渭水

西南降隴城有松多川水經注釋曰一清秦松多胡名

也晉大興二年屠各胡松多起兵附晉王保據草壁劉

曜攻拔之松多奔隴城是也孫潛保以其將楊曼為雍

州刺史王連為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顛為新平太守周

庸為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氏羌多歸之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日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

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

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

行乃止勅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

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

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謀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

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

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眾

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

早晚無在遂盡眾背城而陣為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

奔于南氏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

晉書注卷一百三

四

保懼遷于桑城氏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

為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

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為征東大將

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

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愼等以洛陽降生岳乃

班師鎮于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

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

亦有兩腳著裙之形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惟無目鼻

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

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

千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御覽三
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游子遠幼姿貌聰亮好學
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
才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
也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
 巴歸善王句渠知為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
 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
 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
 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
 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
 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
 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于曜
 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
 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
 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
 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
 之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
 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
 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為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
 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眾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
 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晉書注卷一百三

五

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
 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
 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
 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
 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眾來距五戰敗之權渠
 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
 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
 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
 匹御覽三百三引十六國春秋作吾聞伊餘又其父
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強八百非敵
 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御覽三百三引十六
國春秋作西戎勁悍鋒
 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御覽三百三十
引十六國春秋
 作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
 此曹闕之勝也御覽三百三引十六國春秋晨大風
 無備夜誓眾蓐食秋作夜分誓眾秣馬蓐食
 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埽壁而出遲明覆之御
覽三百三引十六國春秋生擒伊餘悉俘其眾權渠大懼
 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啟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
 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
 中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為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
 附曜大悅譙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泣然流涕遂下書
 曰蓋衰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恆典是

晉書注卷一百三

六

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
追勳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
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綬等或識朕於童齒
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
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
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
恂大司空南郡公綬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
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
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暉之亡與
曹恂奔於劉綬綬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

善書卷一百三

七

歲餘飢窘變姓名各為縣卒岳為朝鮮令見而異之推
問所由暉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
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聞元作不
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
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兒子
卿猶吾子弟也勿為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烏獸投人
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暉遂從岳
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暉曰劉生姿宇神調命
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暉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暉立

大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
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
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
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為崇文祭酒
以游子遠為大司徒暉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
於瀉池御覽一百七十五趙書曰劉暉召構殿巧手三
千人發陽平等十郡車牛五千乘運土築建德
臺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
隋志霸史類和苞漢趙記十卷唐志作十二卷宋志止
一卷史通正史篇曰劉暉時平與子和苞撰漢趙記十
篇事止當年不終暉滅梓時篇 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
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

善書卷一百三

八

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
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
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
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
霄此則費萬鄴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
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為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
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舉過貴在能改終
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御覽一百
十九引十
六國春秋前趙錄 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黃金飾
四里作四十里 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

改肆顛項葬廣陽御覽一百一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誤作高陽水經洪水注曰洪水又北逕白祀山東歷廣陽里逕顛項冢西注云俗謂之殿王陵非也帝王世紀曰顛項葬東郡頓邱城南廣陽里大冢者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鋼三

泉周輪七里御覽一百一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輪作逾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閭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魑石椁孔子以為不如速朽

王孫保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

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興亡奢儉固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

日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

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之闇眇當今極

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

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

言勿有所諱省鄴水園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

井水竭構五梁罅西小衰困踟喪嗚呼嗚呼赤牛奮刺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

晉書注卷三十三 九

後受之於太廟書鈔一百三十一趙書曰劉曜於龍門河水得一玉璽文曰永融剋昌曜以為天賜劍璽齋九日而受之案此二事相類故附注之天賜劍璽即謂晉穆王獻劍與得此玉璽也大赦

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

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眾議然臣

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

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

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罅者歲之次

名作罅也言歲馭作罅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

國當喪亡赤牛奮刺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

也水經渭水注作此國滅之象其可賀乎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脩德

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荅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

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慨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

晉書注卷三十三 十一

督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氏羌仇池楊難敵率眾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氏羌多降於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勣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尙書郎王獠為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為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

晉書卷一百三

十一

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氏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為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華陽國志二曰左賢王劉曜破長安丞相平昌公上隴據天水茂搜數饋平昌公拜茂搜長子難敵征南將軍少子堅頭龍驤將軍案載記不言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征南將軍蓋有闕略以曜為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遣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何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

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為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眾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阡城拔之西州氏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眾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為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

晉書卷一百三

十三

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採哲之秋而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為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悅署武為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偽諡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關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云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故下云犯者皆死不然宗廟社稷之祭有國者主之又誰得而犯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子石

言於陝若言勿東者唯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
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忽呼之
聲盈于道路魏書劉聰傳曰營其父及妻二塚周回二
里迫督役徒繼以脂燭百姓嗥哭盈於道
路又更增九尺冢前石人有聲言慎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
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椁而已
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
每以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以
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鋼三
泉魏書劉聰傳上崇百尺積石為山增土為阜發掘古
冢以千百數御覽八百七十六引十六國春秋曰劉曜
葬其父母費用億計發掘古冢暴骸原野
哭聲盈衢大霖雨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
震曜父墓門屋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
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
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
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
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
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冢者盧得蘇曜葬
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
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太宣元年陳安攻曜征西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

晉書卷一百三十三

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問之懼馳歸上邽遇
於瓜田武以眾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
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
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
騎大至安眾大潰收騎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武督後
眾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御覽二百九
國春秋曰陳安奔隴城前趙將劉貢馳將追之石虎止
貢曰窮寇歸兵不可追也我士卒連勝皆已怠矣以騎
急之卒當致死之眾恐無萬全之利貢曰不然彼銳氣
盡矣眾心乖沮人懷苟免莫有鬪志我卒乘猛氣甚盛
皆一當十豈其衰沮之餘所能抗也貢躬先士卒戰輒
敗之遂圍安于隴城又四百六十五趙書曰劉曜討陳
安於隴城安下小將劉牙趙牢路松多堅成不下城內
得安死力案責與貢以形近致謫石虎唐人避諱改石
武與石季龍同名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注曰都野
澤水又東北逕馬城東城即休屠縣之故城也本匈奴
休屠王都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休屠城在大雨霖
涼州衛東十六國疆域志曰上邽有張春故壘大雨霖
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
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御覽七百六十七晉中
大週風吹劉曜太廟瓦垣外數十步其樂梁拱榭無離
者瓦亦不毀曜素服五日又八百七十六引十六國春
秋曰松柏眾木植已使其鎮軍劉襲太常梁胥等繕復
成林至是悉枯死之松柏眾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署其大司馬劉雅為
太宰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
仗百人入殿增班劔六十八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
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

晉書卷一百三十三

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眾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羅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類聚六十御覽三百五十四乘一赤馬俊快非常雙手持二刀近交則刀矛俱發輒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御覽七百四十四秋趙錄五六作六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七鞬服作兩鞬

晉書注卷一百三

十五

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通鑑晉紀作呼延清人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眾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雖小腹中寬書鈔一百二十一四引靈鬼志作頭小而狹腹中寬類聚十九引趙書隴上壯士作隴城健兒惟談在謠曰之上御覽四百六十五亦引作健兒軀幹作體幹又六十引靈鬼志作隴上健兒字陳安頭細而狹腸中寬又四百九十六引和苞漢趙記亦愛養將士同心肝驩父馬鐵環鞍御覽三百三作壯士鐵鑊鞍又四七尺大刀奮如湍御覽三百六十五引作驍驍馬鐵鑊鞍又四七尺大刀奮如湍御覽四百六十五引趙書丈八蛇矛左右盤書鈔一百二十一作七尺大刀配齊環

晉書注卷一百三

十六

予作大稍類聚六十御覽三百五十四引靈鬼志又作大梁御覽四百六十五引作三交失蛇矛棄我驍驍竄巖幽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迫者千萬騎悠悠我驍驍擊賊悲天大降交失蛇矛十騎俱湯九騎留奔我驍驍擊賊悲天大降兩迢者休阿阿嗚呼奈何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子何嗚呼阿阿奈子何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氏羌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戎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眾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

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氏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晉鈔一百六十崔鴻前趙錄曰劉曜遣將高九十尺冢前石人若胡元增永吳吳光顯平二陵有言慎聲胡元親聞之楊難敵以陳安既平內懷危懼奔于漢中華陽國志二曰時平昌公爲劉曜所破陳安主數歲劉曜自攻武都敵堅南奔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肩沒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肩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肩

晉書卷一百三

七

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肩字義孫美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鬚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勳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奈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旣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肩爲世子肩雖少離屯難流躓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明

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沖幼儒謹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羣下若以爲疑也固思

晉書卷一百三

六

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肩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尙沖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肩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

御遊聖軌因歔歔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
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諡前妻卜氏為元悼皇
后肩之母也卜泰肩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
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肩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
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
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肩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
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
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益句除
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
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為岳聲援岳

晉書注卷一百三十一 十九

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一日河濱
或在故勝州東南古榆林縣地
或曰古河濱成也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
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剋
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
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
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
色大言曰若賊氏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血為國家
鬼豈可為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
敵不中為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
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

荆司之眾自崧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剋之
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
入自成皋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師敗績岳中
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過絕內外岳眾飢甚
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
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念于八特
坂周家祿校勘記曰念即石聰當作聰讀史方輿紀要
四十八日八特坂在西安縣東水經注灤水經新安
縣東南東北流經函驪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
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
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氏羌三千餘人送于

晉書注卷一百三十一 二十

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
入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記曜
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馬劉均舉參軍
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
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歔具陳災變之
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
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
厯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肩為大
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于
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

豪桀爲之懼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
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
夫劉綬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
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視無子妾少養於
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體女芳有德
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僞諡獻烈皇后以劉昶
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
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體女芳爲皇后御覽一百四十一
二引十六國春
秋前趙錄曰劉皇后侍中體女年十三長七尺八寸手
垂過膝髮與身齊姿德才色邁於別后案體與體未知
孰是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署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

晉書卷一百三十三

三

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鐵
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
等固諫曜大怒鳩而殺之咸和三年夜夢三人金面丹
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且召公卿已下
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
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
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
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
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
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

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
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
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剋掠三千餘
戶而歸張駿聞曜軍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
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閼及枹罕護軍辛晏將
軍韓璞等晉書校文五日攻張駿傳是役駿所遣
將有武興太守辛嚴無枹罕護軍辛晏率眾
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眉率步騎四萬
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
千騎絕其運路眉濟師逼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眉追
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閼辛晏率眾數萬降于曜皆

晉書卷一百三十三

三

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眾四萬自軹關西入
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
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氏羌之
眾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御
覽
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衛關作潼關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二日衛關史誤作衛關季龍懼
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候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
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曜遂濟自
太陽攻石生于金墉地理志作大陽書鈔一百十三晉
中輿書曰劉曜進圍石生于金墉
城守百餘日御覽三百二十六引二石僞事曰劉曜射
領將士二十七萬眾大舉征勒勒養子生爲衛將軍領
三千人鎮洛金墉城曜攻生城不能下不覺勒軍卒至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黃

河津濟 決千金場以灌之曜不撫士眾專與嬖臣飲博

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

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眾已濟始議增榮陽成

杜黃馬關水經河水五注曰河水右逕黃馬阪北謂之

十七日黃馬關黃馬關又東逕旋門阪北讀史方輿紀要四

汜水縣西十五里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

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眾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

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魏書劉聰

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

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馬比出復

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搗花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

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

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送于勒所御覽六十八田融趙

戰曜飲醉乘大赤馬無故踟頓不可近於是退赤馬及

合陣敗走曜體素壯馬小不勝陷冰為石堪所擒也又

三百二十六引二石偽事曰天曉曜軍當攻金城勒軍

入正與曜軍相遇即交戰曜軍大破登時生擒曜身

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御覽三百

書曰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父以牛醫為業年十四五為

將軍王陽秣馬但書馬柳屋柱為詩頌不視馬事又二

百二十後趙錄曰光但書柱作詩頌左右以今日之事

白勒勒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為頌賜衣服

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

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

谷王闞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

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為翁飲勒

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

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

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為灰土石王仁厚

全宥至今而我殺石生負盟之甚十七史商榷五十二

文言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

俘三千餘落而歸曜怒遣劉岳追之及石他戰於河濱

敗之斬他若石生則鎮關中為石季龍所攻其部下殺

之於雞頭山事見後載記五石宏傳中其時去劉曜為

石勒所殺已甚久案周家祿校勘記今日之禍自其分

謂石生為石瞻之誤不及王氏為確御覽一百十

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九引十六國

春秋前趙錄熙作毗凡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

下文熙字亦均作毗毗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為勒所殺熙

及劉盾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尙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

尙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

盾不從怒其沮眾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魏書劉聰

毗率百官棄長安西走秦州案御覽引十六國春秋劉

熙作毗魏書亦作毗字熙與毗字形不類未知孰誤劉

厚劉策皆捐鎖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眾數

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眾以赴之

盾及劉遵率眾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

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盾盾

晉書卷一百三

三

晉書卷一百三

三

次于仲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曰仲橋城在醴泉縣東三十里胡氏曰鄭國渠經山下渠上有

橋謂之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

所敗死者五千餘人盾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

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偽太子熙南陽王劉盾并將相諸

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

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

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

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

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二十有六載

元海於永興元年僭漢王位年號元熙永嘉二年僭皇

帝位至咸和四年實二十六年劉聰僭號則在永嘉四

年史文誤以元海當之與元海載記自相抵牾若以元

海僭皇帝位為始則至咸和四年共二十二年皆非二

十七載也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

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

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于關

洛至于算強弱妙兵權愷與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

量也況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

之下是以策馬鴻濶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

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啟興王之略骨都論

晉書斟注 卷一〇三

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

地茲為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温乎雅度兼其舊俗則

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為夷狄之邦未辨

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

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亡立明篡嗣樹恩戎旅既總威

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

自乖弘遠貌之為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譽佞

人方轡並后載馳閣豎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遺豺

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

笏導渚粉忠貞於戎手聚指紳於京觀先王并賦乃眷

維桑舊都宮室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洒泪若乃上

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

干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

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

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

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

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

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弘在三

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

為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荒政民散可以危亡劉

晉書斟注 卷一〇三 三六七

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元在時艱用
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
稱子遠納忠高旌蹙偃和苞獻直鄧明罷觀而師之所
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
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
石氏之興歎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惟皇不範邇甸居穹丹朱罕嗣冒頓爭雄胡旌颯
月朔馬騰風埃塵淮浦虓呼河宮未央朝寂諺門且空
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晉書注卷一百三

三

晉書注卷一百三

晉書注卷一百四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四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魏書石勒傳作小字匄勒諸史攷
韻人名晉有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
督見石勒載記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魏書石勒傳一
五百七十五引十
六國春秋作翼仰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
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

晉書注卷一百四

二

陽倚嘯上東門東元木作都水經穀水注曰穀水逕建
春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一日上升門
晉曰建陽門晉書校文五日洛陽城凡十二門東面最
上者曰上東門見太平寰宇記所引晉書元本作上都
門疑王衍見而異之願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
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
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案曷朱上
當有周字不為
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魏書石勒傳
曰勒壯健有
膽略好騎射周曷朱
所居武鄉北原山下
元作草木皆
有鐵騎之象御覽四十五李穆叔趙記曰韓陽東北有
此山上草木皆為鐵騎之形又五十一王隱晉書石勒
傳曰初勒鄉里所居原上地中生石長類鐵之象
魏書石勒傳曰初勒鄉里所居原上地中生石長類鐵之象
志曰三曰故武鄉城石勒時築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

茂別傳世說識鑿篇注引勒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

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御覽九百九十一引石勒別傳

作此胡體奇貌異有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世說識鑿篇注

引勒別傳人唯郭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為信然並加

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御覽三百四十六日陶宏

耕得一刀銘日每問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袁宇記五

石氏昌篆書石勒曾於此聞鼓鞞聲山在武鄉縣東北六十里御覽

五百七十五引十六國春秋作鞞間鍾鐸之音或在

後懼以問翼翼案翼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

中并州飢亂周家祿校勘記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厲

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周家祿校勘記

之誤元海載記所謂五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

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

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餓不可守窮諸

胡飢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

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瀛當作

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

冀州兩胡一柳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毆

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

每為解請道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賣與荏平人師

權為奴御覽三百三十八石勒別傳曰石勒永康中流

引作師欣案勒與欣均為歡字之有一老父謂勒曰君

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

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

常聞鼓角之聲水經河水注五日又東北過荏平縣西

即斯邑也昔石勒之隸師權屯耕于勒以告諸奴

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恆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權

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權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

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備於武安臨水為遊軍

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

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

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翼保吳豫劉膺

桃豹遂明等八騎為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噎僕呼

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

八騎御覽九百六十九引三晉山險記曰山陽縣北有

黎圍通鑑晉紀注曰姓譜夔子之後以國為姓桃春秋

魯邑以邑為姓一日古高士左伯桃之後元和姓纂二

日桃豹字安步范陽人少時以磨勇射稱嘗攘臂大

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

也時類笑之豹罵言爾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

從起中原約為十八騎之雄事勒甚恭廣韻三燭日遂

又姓後趙錄有金紫光祿大夫廣平遂明水經河水注

名姓因稱墨字今遺址尚存讀史方輿紀要十六日鹿鳴城在滑縣東北俗謂之遙明墨明石勒騎將也城因以復東如赤龍驂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繪寶以賂汲

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

間王暉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讀史舉正曰案劉淵初稱王于穎離石左國城次年乃徙屯黎亭

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眾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書鈔一百六十崔鴻后魏僭錄曰初晉太始中謠曰宮中大馬化為驢

大石狎之不得舒又曰塗中有大石二丈許世說識鑿篇注引藩拜勒為前隊督勒別傳作左前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

藩斬之案晞本傳時已為征東大將軍領青州刺史傳亦無為濮陽太守事此為誤文南陽王模傳作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勒與桑亡潛苑中桑走蓋晞先為兗州後遷青州也

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以勒為前驅屢有戰

功魏書石勒傳曰汲桑以勒為伏夜牙門率眾署為埽人劫掠郡縣繫囚合軍以應之屯于平石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為前鋒都督魏書石勒

傳曰桑自號大將軍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

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越於樂陵越死之案當從懷帝紀及石越墓碣作前幽州刺史乞活田禮帥眾五萬

救越周家祿校勘記曰田禮當作田鄆據東海王越傳下同勒逆戰敗禮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

懼次於官渡為晞聲援桑勒為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眾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東海傳作丁劭十六國疆域志曰清淵縣有赤橋

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匄督馮突莫等擁眾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說匄督曰劉單于

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

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匄督等素無智略懼部眾之貳己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元海

署匄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周家祿校勘記曰上云馮突莫誤倒為莫

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匄督為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己也烏丸張伏利度

亦有眾二千壁于樂平原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偽獲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

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

晉書注卷一百四

四

晉書注卷一百四

五

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眾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為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眾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眾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通鑑晉紀黃秀作黃蕭白田作封田考異曰從十六國春秋及劉琨集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二曰白田原在潞安府西北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熙等七將率眾三萬寇魏郡頓巨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鄴潰和郁奔于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

晉書注卷一百四 六

水經濁漳水篇曰漳水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注云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為之基魏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平垣略盡春秋古地云蔡邱地名今鄴西三臺是也謂臺已平或更有見意所未詳中日銅雀臺高十丈有屋百一開臺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為賦王先謙水經注校本曰案李善文選魏都賦注云銅雀臺西有三臺中央銅雀臺高十丈有屋一百一開亦曰中臺南有金虎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開亦曰南臺北則冰井臺亦高八丈亦曰北臺有屋一百四十五開上有冰室室有數井藏冰及石墨又有粟窖及鹽窖等類紆其言三臺名義制度詳晰如此溫飛卿有金虎臺詩云碧草連金虎青苔蔽石麟初學記引陸翽鄴中記作金獸臺時避虎諱故作獸而劉遠文選注曰南有金鳳臺則誤也劉獻廷廣陽雜記曰方聲遠云汝鄴都三臺碑記銅雀已沒水中冰井尚餘其半金鳳上有真武閣乃獨存耳接齊文宣木紀天保九年八月改銅雀曰

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則金鳳銅雀一也何以碑記之訛若此唐人避諱故以虎為武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沖攻乞活赦亭田禮于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眾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乃引張賓為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為股肱夔安孔萇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遂明吳豫等為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卑段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懷帝紀作安北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眾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眾為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汝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熙攻脂圈苑市二壘陷之罷中流矢死勒并統其眾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鄆

晉書注卷一百四 七

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榮

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周家祿校勘記曰紀作建鄴按當作建鄴是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

于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

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

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御覽三百八十六

趙錄曰張彌字巨秦汝南人晉永嘉中與梁巨成武德

城石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

督時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笑曰降兒能爾

正是奇健救之案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

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

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

劉粲率眾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重門魏書石勒傳

才膺統步卒九萬率騎二萬魏書石勒傳會粲於大陽

大敗王師於澠池魏書石勒傳作大敗遂至洛川粲出

輟輟勒出成皋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

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晉書浚傳

王甲始凡兩見御覽八十七引前趙錄作王甲亦不作

甲二字形近不知誰誤王為晉車騎將軍亦見前趙錄

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魏書石勒傳作敗

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于

石門濟河魏書石勒傳作合于石門而濟南攻晉豫州

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剋讀史方輿紀要十五

日石門塞在任縣西北晉書地道記中邱縣

有石門塞紀勝云石門塞邢州之險要也攻襄城太

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疑等

起兵江淮間魏書石勒傳崔曠作崔廣害之作斬之

勒之來也懼遣眾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

眾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

車馬犒師結為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

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歷苑門周家祿校勘記曰王

脫據宛勒又屯於宛北攻之旬有二日而剋嚴疑率眾

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疑送于平陽盡并

其眾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

留刁膺守襄陽御覽三百九十二引趙書作刀膺又四

百九十九引作刁膺案刀為刁之譌

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

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逆擊滅

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為不可

魏書石勒傳作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為參軍都尉領記

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眾

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岷棄郡而走懷帝紀及朱

何傳均作楊張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案何曾

晉書注卷一百四十八

晉書注卷一百四十九

則陵公薨子劭嗣劭薨子岐嗣傳 廣陵公陳軫軫當作

不載岐之子孫疑襲為岐之子 帝紀 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眾降于勒勒

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

眾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眾推太尉王衍為主率眾

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為勒所敗

端死之衍軍大潰魏書石勒傳作勒 勒分騎圍而射之

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行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

周家祿校勘記曰 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周家祿校

誤 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敷等坐

之于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

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

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眾魏書石

殺王衍及襄陽 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

夜使人排牆填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暉聞越薨晉書

五日以東海王越傳攻之何倫乃右 奉越妃裴氏及越

衛將軍李暉則龍驤將軍也此誤

世子毗出自洛陽魏書石勒傳下有 勒逆毗於洧倉軍

復大潰水經洧水注曰洧水又東入洧倉城內俗以是

耳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七日洧倉城在許昌故城 執毗

東即洧水之邸閣也漢建安中棗祗建議屯田

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眾魏書石勒傳作執毗

并諸卿士 因率精騎三萬人自成皋關會劉曜王彌寇

皆殺之

洛陽洛陽既陷勒歸攻彌曜遂出轅轅案歸攻當從魏

功於文 屯于許昌劉聰著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

先是平陽人李洪有眾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

刺史勒進寇穀陽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獲

讚以為從事中郎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為

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魏書石勒傳作

大將軍幽州牧 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暉之說

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暉徵其將曹嶷於齊勒遊騎獲

暉得彌所與嶷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

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苟晞也彌惡之

偽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為

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

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元和

圖志十五作張賓說勒曰 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

觀王彌有青州之心

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

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已有元作已行元和郡

之踵其後也明公 獨無并州之思乎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為羽翼後

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制之懷

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為然勒時與陳午相攻于蓬關

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于勒勒未之許張賓

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
 午小豎何能為寇王彌人傑將為我害勒因迴軍擊瑞
 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
 于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
 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與公爭天
 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
 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讎于己
 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一日己吾
 城在甯陵縣西南三十里後
 漢置己吾縣屬陳留郡晉省縣而城猶存恐有專諸孫
 御覽四百五十三引晉書張嵩作孫嵩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眾啟聰稱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十三

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
 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
 苟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肅為前鋒都尉
 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陵周家祿校勘記曰
 葛陵據下文當作
 葛陵水經汝水注曰憶水又東南左迤為葛陵注云昔
 費長房投杖于波而龍變所在也又劾東海君子是波
 矣通鑑晉紀注皇覽曰汝南郡鄆陽縣有葛陵讀諸
 史方輿紀要三日葛陵在今汝寧府新蔡縣西北
 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
 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
 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
 自古名將未足為論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

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
 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
 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眾雖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
 黃巾橫逆元作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
 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
 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
 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蠹寇不足掃
 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
 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
 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十三

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
 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
 視兵書聞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
 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
 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選
 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
 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
 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眾大集壽春勒軍
 中飢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
 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

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勒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楊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

晉書卷一百四

十四

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米布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敗季龍于巨靈口御覽八百七十七引十六國春秋作匡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

震接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飢士眾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眾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水經河水注五日右瀆又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棘津亭南注徐廣曰棘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北有棘津城徐廣晉紀又言石勒自葛陂寇河北襲汲人向冰于枋頭濟自棘津在東郡河內之間田融以為即石濟南津也水經注釋曰一清案名勝志引水經注云清河又東北逕襄強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棘津津上有古臺者舊相傳呂望賣漿臺疑是清水篇之逸文又司馬彪郡國志云清河國廣川縣故屬信都非此城也今觀昭注較鄭氏為尤密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

晉書斟注卷一百四

十五

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眾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眾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元那縣圖志十五作攻之未易卒下案下舍之則能自潰文云舍之則能自潰自以作攻之為是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

元和郡縣圖志十五作宜及未至密廣運糧儲西稟平
規進據牢城案罕城疑為牢城之譌陽瑞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
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
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
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
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
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書鈔九十六異苑曰石勒為
左革在右胸機伍郭敬容時襄國有識曰力在
餘襄在或入口乃國字也勒後遂都襄國元和郡縣圖
志十五曰龍岡縣古邢國秦信都項羽更名曰襄國漢
因不改石勒僭號據之勒未立前襄國有識曰古在左
月在右讓亡言或入口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
識者以為胡有襄國也

襄國志卷二

六

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
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
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
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
事讀史舉正曰案營州不見冀州收進封本國上黨郡
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綸張
豺擁眾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通鑑晉紀注曰姓
公子偃字子游其後以為氏讀史方輿紀要十五日苑
鄉城在任縣東北十八里本漢南縣地後為開廢之
所謂之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

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礮等周家祿校勘記
下疾六眷也就疾音轉部眾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
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部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

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
造攻具勒願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眾我寡恐攻
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
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
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矣勒願謂張
賓孔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
旬送死北城其大眾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

襄國志卷二

七

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眾之悍末杯尤最其卒
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元和郡縣
作夫用兵當以己所便擊彼所不速鑿北壘為突門二
便今段末杯強悍且宜示之以弱圖志十五
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元和郡縣圖志十五出其不
意直衝末杯帳元和郡縣圖志十五出其不
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眾既奔餘自摧
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
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
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
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眾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

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眾屯于渚

陽元和郡縣圖志十五曰張城一名渚陽城在任縣西

陽南二十七里漢張縣也石勒傳晉將王浚遣石季龍

盟就六眷於渚陽謂此也讀史方輿紀要十五曰城在

澤清之陽故曰渚鄉王先謙水經注校本曰按全氏曰

漢志常山郡中邱縣蓬山長谷諸水所出諸水是渚水

之誤內邱有渚水亦名礪水張縣後省入任縣其地一

名曰渚陽城在渚水之陽晉書

段疾陸眷攻石勒屯渚陽即此

遣使求和送鎧馬金

銀并以末杯三弟為質而請末杯諸將并勸殺末杯

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為王浚

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

王浚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

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於劉聰於是

晉書卷一百四

六

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
皆就署將軍於是遣眾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
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
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
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
末杯為子署為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
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
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為主簿攻乞
活李偉于上白斬之愍帝紀王浚傳皆作李暉將坑其降卒見郭敬
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

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

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兖州刺史田徽讀

方輿紀要十五曰定陵墅在威縣

西北陵周三百二十步高六丈餘

烏丸薄盛執渤海太

守劉既率戶五千降于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

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為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

夫人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

美色有特寵后侍中閻中妹後部胡人也勒納之於胡

氏輔漢之風然嚴整貞婉容裕不妬忌過之也

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杯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

皆殺之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

厚加撫納司冀漸宜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

晉書卷一百四

九

署為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
窆山谷莫詳其所寰宇記五十九曰石勒母王既而備
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
吾將營建既一作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
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
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
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
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
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
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

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季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

晉書注卷一百

三

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為存亡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常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元作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

為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阼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矜如子也亦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備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

晉書注卷一百

三

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願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荅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塵尾勒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

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
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
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
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聚嵩田矯貪暴于內
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
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
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
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
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為信然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
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沈吟未發一作張賓進曰

晉書注卷一百
三

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
慮乎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
今皆離叛還為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
儉人皆蔬食眾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
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
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
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
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賤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
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一作未
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

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
張慮奉賤于劉琨陳己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
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
都效善將來今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
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
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
饗以待之勒晨至薊通鑑晉紀考異曰三十國春秋言
癸酉勒取幽州王午勒晨至薊按
劉琨表曰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案癸酉至王午凡
十日似壬午必非三月三日愍帝紀亦云癸酉陷幽州
是年正月朔為己巳則三月三日
亦非癸酉恐傳聞或有失實也叱門者開門疑有伏
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

晉書注卷一百
三

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
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
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
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
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為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
國市斬之御覽三百七十八後趙書曰王洛生石勒欲
挫其權豪洛生在獄自刺腹深五寸洛生肥
盛不陷中重以刀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
潰其腹出胃而死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
憲敦煌石室本晉紀曰晉人則程遐徐光朱表韓攬郭
憲敬石生劉敬舊族見用者河東裴憲穎川荀綽北地
傳暢京兆杜憲樂安任播清河崔淵大論凶功先賞葛
陂時人已死者皆加其孤寡賞一等御覽一百九十三
郡國志曰石勒每破一州必簡別衣冠號君子城泊資
平幽州擢荀綽等還襄國路經此後俗訛為箕子城

給車服數朱碩棗嵩田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襲斬市等于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尙書劉翰為宣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遵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援鶴堂筆記曰此時以銀貨物考劉聰以平幽州之勳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鉞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書

一人為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廩丘為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遂明要之敗嶠于潞城勒以幽冀漸平御覽九百五十六趙書曰從幽州大道潞花造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元無下贊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于勒案元戶字陳川以浚儀叛降于石勒據敦煌石室本晉紀則陳午死後其從父川大懼以浚儀叛是叛者陳川非陳午也且亦不得遂明攻甯黑于荏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稱為勒將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敦煌石室本晉紀作徙同冀豪右三千餘家以

其使人范龜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為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為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為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勔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樂陵續盡眾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十七史商榷五十二日下叛於勒未知即此人否十六國卷上黨內史王脊以并州疆域志曰章武國有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為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為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案地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書

理志無長樂郡當是矣平所改詳蔡豹傳注為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石季龍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遂明擊甯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眾萬餘于襄國邵續使文鴛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景亭讀史舉正曰案景亭疑是倉亭今范縣東北案上文昌亭或亦倉亭之譌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震字記四十九日五臺縣張公城十六國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張平碑案御覽一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啟送于襄國演即

1冊 27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啟田宅令儒
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
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
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坵城水經淇水注曰
淇水又東北注
水注之王先謙水經注校本日案全氏曰漢書地理志
上黨郡壺關縣下云沽水東至朝歌入淇此即沽縣所
以得名也有沽縣因有沽城魏書地形志樂平縣有沽
城是也有沽城因有沽臺晉書談以沽城為坵城而
注亦說沽臺為坵臺何超晉書音義從而實之賴有胡
梅瓘不錯今校正案地理志沽縣屬樂平郡蓋為太守
所治劉琨遣將軍姬澹率眾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為澹
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
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眾遠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美

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
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
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
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
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眾而
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
匹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
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還
一作孔萇追姬澹于桑乾勒遣兼左長史張敷獻捷于
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合趙領招合廣川平原勃

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河間邢嘏累徵不至亦聚眾
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為涇朔將
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十六國疆域志曰冀州凡領舊
郡十四新置郡二趙郡中丘鉅
鹿長樂國武邑建興平原國樂陵國勃海章武國河間
國高陽國博陵清河國中山國常山按石虎載記言冀
州八郡蓋不數鉅鹿等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捕
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
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并兗州流人數萬戶
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馮膺久
而不剋勒問計於張賓賓對曰馮膺等本非明公之深
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

晉書附注卷一百一十五
美

任之以冀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
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
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為易北都護振武將
軍高陽太守馬嚴士眾多李潛軍人回先為潛府長史
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眾離貳懼奔于幽州
泃水而死馮膺率眾降于勒回移居易涼案易涼疑是
易京之譌水
經易水注易京城在易城西
四五里詳石季龍載記注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
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位前
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
蠶七八日而臥四日蛻而飛彌互百草唯不食三豆及

麻井冀尤甚石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內史荀圖
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杯等會于固安將
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杯以閒之末杯既
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
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
還劉琨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
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恨志與郭默
攻掠河內汲郡段末杯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
為單于晉書校文五日截附真即劉琨王浚等傳之涉
復辰段匹磾傳言末杯害涉復辰自立為單于
與此互異又云末杯死弟牙死從祖
就陸眷之孫遠立亦無有名忽跋鄰者段匹磾自幽

善書注卷一百一

天

州攻末杯末杯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
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州匹
磾率其部眾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
敗之讀史方輿紀要十三日鹽山在鹽
山縣東南八十里地產鹽因名匹磾退保幽州
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嶷據
有青州既叛劉聰南粟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
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疑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
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
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
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

其子粲襲偽位其大將軍斬準殺粲于平陽勒命張敬
率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魏書石
勒傳作勒率眾
赴平陽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
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
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
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
于勒水經汾水注曰汾水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水經
注圖說殘稿曰魏書地形志平陽郡平陽二漢屬
河東晉屬真君六年併禽昌太和十一年復自魏以前
諸志並不言徙治案太平寰宇記劉元海築平陽城太
平御覽引和苞漢趙記石勒攻平陽小城是前趙築城
置都時已有改易故此言故城也在今臨汾縣西南御
覽三百三十六和苞漢趙記曰光初二年石勒召幽冀
之眾十餘萬人造攻軍飛梯攻平陽小城今上遺騎萬

善書注卷一百一

天

五千曳柴揚塵墮於山谷尋汾州向平陽內外擊之勒
師潰案和苞所記即指是役苞為劉氏之臣故云勒潰
載記據石氏之史故云雜戶降勒互相牴牾證之劉曜
載記亦云石勒怒甚增兵攻斬明敗明率平陽士女
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可知此戰確為巴帥及諸羌
石氏勝而劉氏敗也和苞之言殆非實錄
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
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
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
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
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
使相率誅斬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
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斬

明為盟主遣泰及卜立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

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

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

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脩獻捷于劉曜魏書石勒

左長史王脩主簿劉茂獻捷於曜案下文云遣王脩等

來及曜斬脩劉茂逃歸則此句誤脫劉茂無疑魏書不

也晉彭城內史周堅元帝紀作周撫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

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

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斬明率平陽之眾奔于劉曜

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魏書石勒傳下有使裴憲

石會脩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徒渾

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御覽三百八

國春秋前趙錄曰郭汜字子遊上郡人也父士為縣卒

隨巫而遇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亦有貴子

可相納之當與君門士納之生記長不滿七尺醜極時

當林訥無慧後為縣卒感憤游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

見而偉之曰此生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

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

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為王后世子為王太

子勒舍人曹平樂魏書石勒傳作王因使留仕於曜言

於曜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疆弱

謀待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脩宣之曜

大怒追汜等還魏書石勒傳斬脩于粟邑停太宰之授

劉茂逃歸言王脩死故案當從魏書石勒傳作死狀勒大怒誅平樂

三族魏書石勒傳作誅曹平樂父兄夷其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

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

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

使假手斬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故復

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

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

節邪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豈爾所呼耶於是置太醫尚方御

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

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

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

揚武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

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

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

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

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眾饑

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疑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

以河為斷桃豹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眾五

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

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

戰兢兢

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為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周家祿校勘記曰張屈六即十八騎中支屈六支張聲轉之誤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

晉書注卷一百四

三

興靜難濟時績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十六國疆域志曰河內郡領縣十野王州懷平皋隆慮獲嘉修武頓邱那領縣四頓邱繁陽陰安衛平原國領縣九平原高唐在平博平聊城安德西平般南清

河國領縣七清河武城釋幕貝丘靈鄒棗強鉅鹿國領縣四慶陶傳駕鉅鹿廣阿常山郡領縣八真定石邑井陘上曲陽蒲吾南行唐靈壽九門中山國領縣八信都魏昌新市安喜蒲陰望都唐北平長樂國領縣四信都下博扶柳經樂平郡領縣四上艾壽陽陽樂平廣平郡領縣十二廣平郡領縣四武安涉曲梁列人肥鄉臨水廣平縣斥漳平恩陽平郡領縣七館陶元城清淵發干東武陽陽平樂平章武郡領縣四東平文安章武東州勃海郡領縣十南皮東光浮陽饒安高城重合東安平上黨郡領縣八潞屯留壺關長子法氏高都銅鞮襄垣范陽郡領縣八潞屯留壺關長子法氏高都銅鞮襄縣四武邑武遂武強觀津燕國領縣五藺安次昌平軍都廣陽樂陵國領縣五厭次陽信潔沃新樂樂陵又日新與郡趙國二十四郡內有定襄郡無新興郡疑後所改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封內依舊改為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

晉書注卷一百四

三

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可以監之通鑑晉紀注曰晉未嘗置朔州此罷朔州未知誰所置也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僚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晉書注卷一百四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五

石勒下

子弘 周家祥校 勒記曰下脫張賓

太興二年勒偽稱趙王魏書石勒傳曰勒乃自稱大赦

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

各有差孤老無寡毅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

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

東西宮一作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徽並領經學

晉書附注卷一百五

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溶為史學祭

酒案敦煌石室本晉中壘支雄遊擊王陽並領門臣祭

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為門生御

六百五十八佛圖澄傳曰後趙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

佛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大慈於為心檀越

雖儀奉天法而貪吝未已游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見

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也晉略曰案劉琨長子羣字公

度父被害依段末極至石虎城遠主書司典胡人出內

西乃得之此劉羣當別是一人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

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

聽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

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為單于元輔都督禁

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勸教國子擊刺戰射

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史通正史篇曰

臣徐光宗歷傳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後趙石勒命其

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

刊削使勅功業不傳案再閱載記有尚書令徐機疑中

即修史之人此作程機或因程陰而誤作程機也

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

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

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

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

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為賞之先

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為差死事之孤賞加一

等庶足以慰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

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

十一皆下之續尋為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

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

丘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為龕前鋒

蔡豹傳作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已

王伏都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

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胡滑禹

日寰宇記鎮州真定縣蒲澤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河水

東逕常山城城北又東南為蒲澤又滋水下引水經云滋

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河又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

下引水經云滹沱河又東有白馬渠出焉又瀛州河間

縣大浦淀下引水經注云大浦淀下導陂溝競奔成注

滹沱此四條檢今本無之則似水經元有滹沱水篇宋

初尚存而後散逸溝
沱原委不可得詳惜哉
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沱
東至渤海原隰之閒皆如山積孔蕞攻陷文鴛十餘營
御覽八百七十七引十
六國春秋文鴛作文鴛
長不設備鴛夜擊之大敗而歸
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為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

子車旗禮樂備矣
書鈔一百二十
計侍即邵恭執麾不舉常侍
洪執儀不彈皆下理官不敬論
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
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為質納之時

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巨而
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崇仁里置
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
御覽七百五十
二後趙錄曰

於當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
制法令甚嚴諱胡
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
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
入府 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
類聚十九御覽三百
興書小執 夫人君為令尚望威行天下況宮闕之閒乎
法作門吏

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邪翥惶懼忘諱
御覽
九十一引晉中興書
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
作翥惶遽誤對忘諱
之而不可與語
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晉中興
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御覽四百九十七引勒笑曰胡
後趙錄作所謂互擲難與言小人所不能制勒笑曰胡

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
於岍北大破之
十六國疆域志曰井陘縣有井陘道劉
琨與猗盧會于陘北陘亦作岍勒使石

虎擊掘咄哪
於岍北即此
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
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為左執法郎孟卓為右執法
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
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
各一部
元作 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下令曰
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
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造從事中郎任注帥使工匠
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搆
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為二儀諧暢和氣
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四匹
御覽三百
六十一引

後趙書作勒賜乳
母穀帛以為休祥
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蕞討匹
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與觀出降
傳作著朝服持
節賓從出見 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為冠軍將軍
以其弟文鴛亞將衛麟為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
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
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
據譙
元帝紀及逖本
傳均作平北 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
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
患逃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
墓為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

後趙書作勒賜乳
母穀帛以為休祥
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蕞討匹
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與觀出降
傳作著朝服持
節賓從出見 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為冠軍將軍
以其弟文鴛亞將衛麟為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
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
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
據譙
元帝紀及逖本
傳均作平北 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
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
患逃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
墓為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

後趙書作勒賜乳
母穀帛以為休祥
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蕞討匹
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與觀出降
傳作著朝服持
節賓從出見 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為冠軍將軍
以其弟文鴛亞將衛麟為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
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
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
據譙
元帝紀及逖本
傳均作平北 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
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
患逃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
墓為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

甚悅遣參軍王愉使於勒贈以方物脩結和好勒厚賓

一作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荅

之自是充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奧坐營建

德殿井木斜縮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

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

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律志上

有新作有辛御覽十六五十一田融趙書曰劉曜築建

德殿取土城西南邨內得圓石其狀若水碓其銘曰律

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議者未之詳或以

為瑞參軍事續咸曰王莽時物也案御覽一百十二引

建德又作武德當是誤文劉曜乃是劉

典之誤績咸傳與為石勒理曹參軍

其時兵亂之後

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

元作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

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

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

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

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

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水經濁漳水注曰石氏又徙長

安洛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國

也祖逃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

之送首于祖逃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

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遣使報謝自是充豫閒壘壁叛

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

晉書注卷一百一十五

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

陽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御覽三百九十一晉中

近陽性剛復每歲與爭涇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又

四百九十六引石勒別傳作共相打撲魏地形志曰鄉

縣三臺嶺上有李陽村又有麻池即石勒與李陽爭涇

庶處元和郡縣圖志十三曰石勒涇麻池在榆社縣北

三十里即勒微時與李陽

所爭處今枯涸纔有處所

何以不來涇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宜營匹

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

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御

三百九十一晉中興書曰勒貴召陽引入言及平生酒

酣率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願復與人鬪耶孤

往數得卿尊拳卿亦數遺孤毒手因大笑賞令曰武鄉

賜甚厚即日拜陽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

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

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

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

三萬討鮮卑鬱粥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

烏丸悉降其眾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為世

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

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

降于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案劉隗傳曰隗攜妻子及

親信二百餘人奔於石勒

勒以為從事中郎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

於百尺樓自上擗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劊而食之坑龕

晉書注卷一百一十六

降卒三千晉兗州州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史商推五十二曰帝紀作兗州刺史鄒鑿自鄒山退守合肥鄒鑿傳亦云然此作劉遐疑誤周家祿校勘記曰劉遐為兗州當在鑿入為尙書令之後一時不得有二刺史劉遐當作鄒鑿案退本傳遺領彭城內史徐龕復反事平始為兗州刺史此時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與其役固尙為彭城內史也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充問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己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譜之曰張披與張賓為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閒己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為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鄒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元明帝紀及約本傳均作平西將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徵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闕闞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閒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羌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

降御覽一百六十齊記曰晉永嘉五年東萊平曹嶷為刺史所築城有大湖甚廣因之為固謂之廣固城側有五龍口元和郡縣圖志十日廣固城側有五龍口險阻難攻兵力疲弊河開人立文說裕綱曰昔趙攻曹嶷望風者以為灑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當必陷石季龍從之嶷請降後五日大雨震雷復開從舟釋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眾三萬季龍將盡殺嶷眾其青州刺史劉微曰今留微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微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微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州一本誤作司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御覽三百五十九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作郭誦案謂疑為誦之謬不剋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居貧衣服甚陋曰樊章武貧耶朝服何以壞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惡坦性疏謬對曰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坦汗流而不敢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羯賊乃爾暴掠耶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坦汗流而不敢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世說識鑿篇注御祭晉紀曰初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八

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御覽一百二十引聽者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讀史書作讀春秋史漢諸傳
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廊食其勒立六國後
識鑿篇此句下有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
刻印將授之一語

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
兵會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水石生攻
劉曜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剋壘壁十餘降掠五
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開百
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
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
桑最脩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穎俘

晉書注卷二五

九

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地理志新城有延壽關魏地形志陽翟有
康晉將軍郭誦追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
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
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
近郊主簿程頊諫曰御覽四百五十四趙書曰前石數出狩獵每至馳騁又入百三十二
石勒別傳曰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劉馬刺客離布
勒主簿程頊案頊與朗未知孰誤
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
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今古戒之勒勃然
曰吾餘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
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

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御覽四百五十四趙書曰
木馳馬觸之馬即死前石亦危殆體小不穩還宮歎曰
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吾之不善追之何及又入百三
十二引石勒別傳作賜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
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於勒石瞻攻陷晉兗

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明帝紀石瞻作石良檀斌作檀贊勒西夷
中郎將王騰一作勝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春
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
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季龍又攻王騰于并州殺之李
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眾
二千降于勒御覽三百五十九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石勒遣石虎率精騎五千掩李矩營生執

晉書注卷二五

十

矩外甥郭謂之弟元教元作書與謂說云去年東平曹
嶷西賓犍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勒與謂書餉塵尾馬
鞭說賓禮賢弟相同斷金往物為信矩所領
將士並欲歸勒矩知眾之去己乃率眾來歸於是盡有
司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
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
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
齋繪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
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
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
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
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

敢快快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御覽六百四十三後趙錄曰石季龍

國中書令徐光於襄國詔獄光在獄中注勒既將營鄴

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

勤效之重仗鄴為基雅無去意及脩構三臺遷其家室

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

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

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

聰攻壽春不剋遂寇遂道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

震濟岷太守劉閻將軍張閻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案

帝紀作夏侯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

晉書注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十七史商

日下文又言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數行

之中一事重出疏矣周家祿校勘記曰按兩文中間有

咸和三年改年太和文則敘在前者當刪案成帝紀作

南陽太守王國叛降於勒諸史拾遺謂南郡疑南陽之

也是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

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為

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

立秀孝試經之制在平令師權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

等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

立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類聚九十九

平民師權上黑兔令日按記應白兔為瑞此黑兔日祥

外檢典舊議者以為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為

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為瑞後黃龍見於成紀遂從土德

今大趙革命以水受金夫免陰獸元水色黑色見以表

應行以推之黑兔上應案上稱在平人於是大赦以咸

師權此作在平令豈以本縣人為令耶於是春秋云勒即

和三年改年曰太和通鑑晉紀考異曰晉春秋云勒即

和五年晉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

春秋誤也

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案上文已言王國

處復出據周家祿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眾又降

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濟淮陷

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戶劉曜

敗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

張進等皆降之御覽四百二十八引十六國春秋後趙

錄曰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為刺奸外部

都督糾舉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通鑑晉

紀注曰野王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後趙始置郡也襄

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

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

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

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

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

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剋師老卒殆以我

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書鈔一百十三晉中興書曰勒

初銳擊其衰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

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

對曰劉曜乘高俛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眾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塢先是流斯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斯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水經注五日河水自武德縣東至酸棗縣濮水東出焉又東北通謂之延津石勒之襲劉曜途出於此以河冰泮為

晉書注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神靈之助號是處為靈昌津御覽六十八異苑曰石勒伐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時河凍將合軍至而冰自泮舟楫無阻遂生擒曜謂是神靈之助元和郡縣圖志入曰延津即靈昌津也在靈昌縣東北二十二里寰宇記九日延津在靈河勒願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縣東北二十五里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誓之閉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書鈔一百十三晉中興書曰十二月勒因出晝夜兼行千里至洛陽水經洛水注曰洛水又北逕偃師城東東北歷鞏中逕鞏城西而鞏水注之司馬彪所謂鞏聚也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鞏谷水東入洛蕭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曰鞏城在鞏縣西南四十里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

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書鈔一百三十六王隱晉書曰石勒擊劉曜曜使人守城曜軍大潰石門勒所向城門使人著鐵屐履施釘登城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于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覩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

晉書注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謠言也季龍剋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勒御覽三百五十五趙書曰石虎等破劉曜於上邽獲馬勒二百匹赤鬪金銀步又弓韃三十具又六百八十二玉璽諸日王彌入洛陽執懷帝及傳國六璽詣劉曜後為石勒所并璽屬勒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此題今不復存勒為冉閔所滅此璽屬季龍進攻集木且羌于河閔閔敗璽存閔大將軍蔣幹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

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羣臣
因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
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
太子署其子宏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周家祿
校勘記
曰按斌季龍子當與
下季龍子遠等相次小子恢為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
公季龍為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
城王以季龍子遂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
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周家祿校勘記曰挺次
遂係季龍子而下文弘
記大書季龍諸
子無挺疑有誤署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
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為尚書署參軍事徐光
為中書令領祕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
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
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為水德旗幟尚立
牲牲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
事入坐及委丞郎齋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
須啟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
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臣固
請勒宜即尊號勒乃僭即皇帝位御覽一百二十引十
六國春秋前趙錄曰

九月僭即皇帝位書鈔一百四十四田
融趙書曰皇帝服袞冕御板輦者也
建平 寰宇記六十三引九州記石勒建
安二年案建安當是建平之誤 自襄國都臨漳

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
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
氏為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
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叔媛淑視子容華美人視
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勒荆州監軍郭敬志曰石趙時
荆揚一州或攻得一郡或得數縣又或時
得時失故于州郡下不言領郡縣若干南蠻校尉董
幼寇襄陽勒驛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
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
晝夜不絕偵謀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
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
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眾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
其百姓于河北城元無
城字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
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為羌所敗隴
右大擾氏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
羌有仇生乃賂擢與掎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
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
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勒

死事之孤選近羅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寘鄴善大宛使獻其方物御覽八百吳篤趙書曰石勒建白疊案他書未言有晉荆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吳篤趙書當是譌文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晉書校文五曰陶公志平中足據秦州送白獸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通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

晉書注卷二五

七

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藉田書鈔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九田融趙書曰書曰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郊親耕改服青繡袴褶也魏書石勒傳曰雖都襄國又營蜀梓潼建平漢固規模魏書石勒傳曰雖都襄國又營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

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尙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御覽一百六國春秋後趙錄成作申因賜成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荅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

晉書注卷二五

六

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魏書石勒傳曰雖都襄國又營蜀梓潼建平漢固魏書石勒傳曰雖都襄國又營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

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盾攻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雄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水經汾水注袁山松郡大如雞

晉書注卷一百一十五

九

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御覽入百七十六趙書曰前石時暴風雷雨霹靂震臺壞署婦人震死瘞之三日重霹靂出之新論曰太原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疾病急緩猶不敢犯為介子推故也書鈔一百四十三田融趙書曰石勒建武時斷寒食并州勒問徐光曰去年不禁寒食勒禁之又一百五起至年五月暴風霹靂雷雨雹大者如彈丸平地三尺潦起并州勒問徐光曰去年不禁寒食勒禁之又一百五起世人為其忌不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午時取之陰乾日太原舊俗云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煙爨又傳曰太原舊俗云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煙爨又

晉書注卷一百一十五

三

陸翽鄴中記曰并州俗冬至後百五日為介之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御覽八百五十八鄴中記曰并州之俗以冬至後百五日介子推斷火冷食作醴酪煮糗米或大麥作之又投大麥於其中酪搗杏子人煮作之亦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况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為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水經汾水注曰汾水西逕晉陽城南注云舊有介子推祠祠前有碑廟宇傾頹惟單碑獨存矣又曰綿水出界休縣之縣山北流逕石桐寺注云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山松郡國志曰縣上聚子推廟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山川元作川池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閒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

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愈一作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眾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為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脩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倚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論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類聚一百趙書曰石

勒十四年五月飛蝗穿地而生二十日化如蠶七八日作蟲四日則飛周徧河朔百草無遺唯不食三豆及麻此則後趙有廣阿縣未知何時復立也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焚或入昂星墮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御覽九趙錄曰石勒時忽有旋風下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遣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御覽一百二十引錄曰六月勒寢疾召中山王虎太子宏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七月薨于西閣又七百六十王隱晉書曰石勒時有謠云一杯食有兩匙石勒死人不不知又入百五趙書曰前石死謂大臣子弟六十人為挽即引錦一正晉書校文五曰據帝紀及天文志咸和二年至咸和八年七月放勒借即王位在元帝大興二年至咸和八年正合在位十五年之數作死於七年實誤讀史舉正日案魏書序紀烈帝五年勒死是年即晉咸和八年也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倚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御覽五百中記曰石勒陵在襄國城西南三十里名高陵不築牆不種樹立堂皇五開安攢圖勒大臣像又於堂皇東立重樓虎陵在鄴西北角凡此二陵皆偽葬元和郡縣志十五曰石勒墓在龍岡縣南十五里寰宇記四十四

日石勒陵高四十尺在陵川縣西南四十里天河南又
五十九日石勒冢在龍岡縣西南十五里號高平陵
按郡國志勒尸別在渠山葬之夜為十餘棺分道出埋
以或百姓案陵川在河東樂氏既于龍岡縣下有石勒
冢復于陵川縣下有石勒陵蓋即載記所偽謚明皇帝
云夜為十餘棺分道出埋以或百姓者也
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幼
春秋後趙錄作勒第三子

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淑誦律於續咸勒曰今

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

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為世子御覽二百四十八四百
四後趙錄曰張躍字世

淵清河東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偉其儀辯
拜世子衛軍長史勒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
之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偕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位立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

勒謂徐光曰大雅悖悖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

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

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

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

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

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

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

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

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

大雅冲幼宜任彊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

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

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為過懼也遐

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說

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

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

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

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

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

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曰主上向言如此元作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

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為家禍當為安國宜

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閒言於勒曰陛下廓

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

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為

不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

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為正

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

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

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

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遂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魏書石勒傳作大雅大懼自陳弱劣讓位于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和七年逼立之晉書校文五曰弘立於咸和八年七月云七年亦誤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魏書石勒傳曰誅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弘策拜季龍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邑總攝百揆季龍偽固讓入而元作受命乃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季龍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遂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魏書石勒命傳署作居

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己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魏書石勒傳曰劉氏謂其彭城王石堪曰丞相便相凌蹈恐國祚之滅不復久矣真可謂養虎自斃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眾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魏書石勒傳措籌作厝計臣請出奔兖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為盟主魏書石勒傳魏書石勒傳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桀逆作惡逆茂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兖州失期不剋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御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時石生鎮關中石朗日弘母程夫人右光祿還之妹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季龍留子遂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削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瑣部眾二萬為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周家祿校勘記曰文似前鋒敗績與下挺戰死季龍退奔文不相應敗績直作敗之謂前鋒戰敗挺也案上文季龍以石挺為前鋒而石生亦以郭權為前鋒此文前鋒乃郭權也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晉書校文五曰上信晉鎮

北將軍劉隗降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疑與此為一枕尸
 人前係虛爵此實官也魏林傳大解與魏記中枕尸
 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蒞坂
 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眾三千與
 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泐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
 漢志涇陽縣開頭山西貢涇水所出水經涇水注曰涇
 水導源安定朝那縣斧頭山秦始皇巡北地西出斧頭
 山即石山也蓋大隴之異名御覽四十四引十六國春
 秋曰石生不能守長安欲西上隴上卒散盡遂入雞頭
 山為追兵所害通鑑晉紀注括地志曰雞頭山在成州
 上祿縣東北二十里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雞頭山
 在平涼府西四十里崆峒山西亦曰斧頭山孔穎達曰
 斧頭山在高平西北百里杜佑曰斧頭山亦為牽屯
 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
 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
 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
 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
成帝紀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
作雍州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赦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
 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
 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
 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
 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倚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
 之句大奔于馬蘭山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曰馬蘭山
蘭山在同官縣東北五十里郭赦

等懸軍追北為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
 城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七曰三城在延安府東南志云
魏晉閒所置為戍守處魏收志偏城郡廣武縣有三
城是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赦石宏有怨言季龍幽
 之弘齋璽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
 有議何為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
 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為海陽王
 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願慚
 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官人慟哭
 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訓宮尋殺之周家
勅記曰按成帝紀咸和九年十一月石季龍弒石弘自
立為天王不應幽廢反在咸康元年宜作咸和九年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晉書校文五曰弘以咸和八年
一年此云在位二年蓋涉上文咸和七年弘立之誤文也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
 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
 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丘王帳下都
 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為劉元海輔漢將
 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
 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
 奇也後漸進規謀乃異之引為謀主元和郡縣志十
五日張賓石勒軍

師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僕同三司諡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元和郡縣志十五日張賓墓在兩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

乎因流涕彌日

晉書卷一百五

无

晉書卷一百五

晉書卷一百六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六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匄

邪魏書石勒傳父曰寇覓魏書石勒傳曰寇覓有七子虎第四勒父朱幼

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御覽三百八十六引石虎別傳作勒從弟案勒載記作周

者省文也朱此曰朱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

貴不可言御覽七百三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張秀字文伯羌渠部人也頗曉相法常謂石虎

曰明公之相非人臣之骨虎掩其口曰君勿妄言族吾父子

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魏書石勒傳此時年十七

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御覽一百

六國春秋後趙錄作謹游無紀度魏軍中以為毒患勒

書石勒傳作能左右射好以彈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

白王將殺之魏書石勒傳曰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王

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魏書石勒傳

爲復小忍弗却之年十八稍折節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年十八檢攝恭

謹嚴重愛士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御覽三

六石虎別傳曰好弓馬射獵迅健將佐親戚莫不敬憚

勒深嘉之魏書石勒傳作勒深拜征虜將軍爲娉將軍

郭榮妹為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
 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御覽三百七十一引二石
 略之妹為妻至相敬待無兒鄭復生男崔求養鄭不許
 一日卒病死鄭譏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牀於庭
 中大怒索弓箭射之虎不聽但言促還坐無預卿崔便去來未
 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坐無預卿崔便去來未
 至趙錄日射之虎腰而覆又三百八十八引十六國春秋
 前趙錄日射之虎腰而覆又三百八十八引十六國春秋
 家妓也中後趙石虎數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
 三百八十七趙書曰石虎聘崔氏為夫人無寵所愛鄭
 夫人有舍見小病謂崔誤與藥以告後石虎作威問之
 崔言外舍見小病謂崔誤與藥以告後石虎作威問之
 之一箭通中而死樂府詩集八十五曰櫻桃所為酷虐軍
 桃美麗擅寵宮掖樂府詩集八十五曰櫻桃所為酷虐軍
 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魏書石勒傳作
 已齊者因獵戲譖輒殺之御覽一百二前後所殺甚眾
 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方便作因事

晉書卷一百一

二

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匙有遺類御
 四百九十二晉中興書曰石虎有所平勒雖屢加責誘
 克不復料其善惡或盡坑斬使無子遺然御眾嚴而不
 而行意自若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
 煩魏書石勒傳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
 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為魏郡太
 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魏書石勒傳曰又封
 單于趙王位署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
 開府魏書石勒傳作以虎為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
 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為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
 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

深恨之私謂其子遂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
 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
 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
 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
 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
 季龍廢勒子弘成帝紀作咸和九羣臣已下勸其稱尊
 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
 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
 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成帝
 咸和九年 於是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通鑑晉紀考異
 十一月

晉書卷一百一

三

秋虎即位改元永熙陳鴻大統麻云石虎即位改建平
 五年為延興明年改建武案三十國晉春秋不記弘改
 元延熙虎之立實延熙元年也故誤云永熙弘既號延
 熙虎安肯稱永熙恐鴻說誤案延興又是延熙之誤蓋
 以弘之改元以慶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
 屬之季龍也以慶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
 空韓晞為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為尚書申
 鍾為侍中郎閻為光祿大夫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
 各有差立其子邃為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
 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慶陶之柳鄉
 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
 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
 營繕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使遠省可尚書奏
 營繕後趙錄作志荒內游外耽營繕

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鸛雀臺崩殺
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十六國疆域志曰襄國有觀
雀臺一作鸛石虎此時尚未
都鄴胡三省以倍於常度季龍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
而旋御覽一百六十九郡國志曰歷陽西有胡城即
王導築以禦石虎案茂弘築城當在季龍南寇之
後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
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
愆期等率荊州之眾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
飢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
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滔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
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遂遂有深寵

晉書注卷二頁

四

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
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
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
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
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
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
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書鈔一
百三十一
六王度二石偽治時事曰石虎晉咸
康二年遷都鄴宮照一大鏡不見頭澍雨周洽季龍大
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御覽七百七
十五引後趙
錄作指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
南車

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輅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
龍旂八旒朔望朝會即一作乘輅軒時羌蒲旬大猶保
節
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
以討之讀史舉正曰案佛圖澄傳勒愛子斌暴病死又
勒載記勒借號趙天王子斌封太原王然則斌
非虎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
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
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没于河水經河注四曰河
南即陝城其大城中
有小城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懸水百餘
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銅
翁仲所沒處又云石虎載經于此沈沒二物並存水
湧所未詳也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水之漲減恒與水
晉軍當至警不復出今惟見水異耳嗟有聲聲聞數
里案秦鑄金人十二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漢自阿

晉書注卷二頁

五

房徙之未央宮前漢晉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
虎取置鄴宮符堅又徙之長安毀二為錢其一未至而
符堅亂百姓推置陝北河中于是金狄滅又穀水注曰
渠水東逕司馬門南屏中舊有置銅翁仲處金狄
既淪故處亦覆惟壞石存焉水經注釋四曰一清按史
記索隱引謝承後漢書銅人翁仲符堅宮門前董
卓壞其十為錢餘二猶在石季龍徙之鄴符堅又徙之
長安而銷之也則銅人存者只二枚非三枚亦非百姓
推置河中誠如道元所云足以杜悠悠之口也張
珍
碎段三其數萬觀御覽五百七十五趙書曰將軍張
領鄴縣民丁萬人徙洛陽六鍾鍾九龍翁仲銅駝飛
廉鍾一没盟津中又七百六十九引後趙書作珍募浮
彌案下文有太子詹事張珍則彌當從趙書作珍募浮
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緁牛百頭鹿檻引之乃出造萬
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經輶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
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
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
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
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
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
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
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
坐以聞索頭郁鞠率眾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
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眾于冀青等六州時眾
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

舊唐書卷一百一

六

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于河
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使
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權豪
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
已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
名而無其實改直盪為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
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
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御覽一百一
中記曰自襄國至鄴二百里中四里輒立一宮宮有
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石虎下輦即止凡虎所起
內外大小殿臺觀行宮四十四所又卷七百拾遺記曰
石虎於太武殿前起樓高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珮

風至鏗鏘和鳴水經濁漳水注曰石氏于文昌殿處
造東西太武二殿于濟北穀城之山採文石為基一
下五百武直宿衛屈柱跌瓦悉鑄銅為之金漆圖焉
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為之基魏武所起中曰銅雀
臺高十丈有屋百一開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
樓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層
飛案此注謂大武殿造於鄴西載記則言於襄國起太
武殿疑有誤氏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

金錯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書鈔一百三十二
月縹大明光錦絮以房子綿一百二十斤白縑為裏冬
香帳帳之四角安金蓮花中懸金薄織成繞囊飾以口囊
受三升以盛香帳之四面上一十二香囊采色亦同但小
囊耳又曰春秋但施錦帳表以五色絲為袂帳帷夏用
單紗羅或綦文丹穀或穀文羅為單帳一百三十三又
日石虎御坐几悉漆雕畫以五色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

舊唐書卷一百一

七

庶之女以充之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
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御覽
十鄴中記曰石虎以宮人為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
文書又一百四十五陸翽鄴中記曰石虎征討所得美
女萬餘以為宮人簡其有才藝者為女尚書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
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御覽一百四
國春秋後趙錄作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
考外太史驗察虛實外侔書鈔一百十二石虎鄴中記曰虎正會殿前下大
掛也又曰虎正會殿前作樂有額上緣撞至鳥飛或倒
回右轉又以虎正會殿前作樂有額上緣撞至鳥飛或倒
衣妓兒作獨猴形走馬齒亦如之又曰虎正會殿前作樂
為猴騎御覽七百四十七鄴中記曰石虎有馬妓著朱
衣進賢冠立於馬上馬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

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御覽

八百七十一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閭

石勒造庭燎於樟末高十丈類聚八十趙書曰

下類聚八十引趙書作下盤季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

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

錄作五百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

作二十餘人考異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

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

南郊書鈔一百四十四石虎鄴中記曰虎南郊有金根蓋

數百乘御覽八百三十八晉起居注曰大赦殊死已下

咸康三年河北諸日多如土殺石虎

追尊祖芻邪為武皇帝父寇覓為太宗孝皇帝立其妻鄭

氏為天王皇后以子邃為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

公藩王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千五百餘

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

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

御覽六百八十二石勒別傳曰

山巖石間得元璽一方四寸厚二寸與璽

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虎以為瑞拜彊騎都尉

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

者水之精也王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

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

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

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

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

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過而獻之邃自總百揆之後

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

宮臣家御覽一百二十六國春秋後淫其妻妾妝

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

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變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

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

於季龍邃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御覽一

引十六國春秋後邃以事為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

趙錄作威怒遠度

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

月至再三邃甚恨

魏書石勒傳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

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

顏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

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

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

邃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怒殺其使季龍聞邃

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

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

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

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遂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
 遂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遂為庶人其夜殺遂及妻張
 氏并男女二十六人通鑑晉紀考異曰燕書文明紀云
 咸康四年四月石虎至燕城下會
 鄴使至太子遂在後恣酒入宮殺石主大恐狼狽引
 還又云初帳下吳胃使鄴還說四月浴佛日行像諸宮
 石太子遂騎出迎像往來馳騁無有儲君體王曰古者
 觀威儀以定禍福此子虎之副貳而輕佻無禮將不得
 其死然及石主東歸留遂監國荒敗內亂以致誅戮案
 載記殺遂事在三年燕書作四年考異亦謂十六國晉
 春秋殺遂在三年是燕書誤也惟石同埋於一棺之中
 虎至燕引還不見載記蓋有闕略

書經注卷一百一

十

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魏書石勒
 傳作立次
 子宣為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御覽一百四十五引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
 日石虎杜皇后名珠不知何許人平幽州在王浚妓中
 虎見而悅之因請於勒勒引見號曰才人以賜虎性恭
 惠柔婉寵幸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御覽三百七
 九引十六
 國春秋後趙錄作劉光弱冠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
 美姿儀案侯與劉未知孰誤
 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子楊游于鄆縣爰赤眉家頗
 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
 京兆樊經竺龍嚴謚謝樂子等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
 子楊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
 謚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
 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
 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遣遣從弟

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水經易水注曰易水
 又東逕易京南注云
 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後漢書公孫瓚傳注云前漢
 易縣屬涿郡公孫瓚失利棄京自固號曰易京其城三
 重周回六里水經注釋十四曰一清案續漢志曰屬河
 間瓚所保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歸義
 即易縣唐時更名季龍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
 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水經淇水篇曰淇水又
 東北過漂榆邑入於海
 注云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趙記
 云石勒使王述煮鹽於角飛即此城也魏土地記曰高
 城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咸煮海水藉鹽
 為業讀史方輿紀要十三曰漂榆津在鹽山縣東北百
 里案漂渝當從水經注作漂榆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
 仲為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通鑑晉
 紀十萬
 作七季龍眾次金臺水經易水注曰瀉水又分為二瀉
 萬其一水東出注金臺陂注云側陂

書經注卷一百一

十一

西北有鈞臺高丈餘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
 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加減北有小金臺讀史方輿
 紀要十二曰金臺在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鮪
 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龔等四十餘城並率
 眾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
 令支奔于密雲山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今永平府東北
 有令支故城又十一日密雲山在縣
 南十五里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謚司馬崔悅等封其府
 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
 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
 乞特真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
 司充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

乙回爲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
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
容就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眾
來會及軍至令支就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
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
城不剋以此眾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
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
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剋就遣子
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
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水經易水注曰趙建武四年石虎自遼西南達易京以京障至固令二萬人廢壞之今者城壁夷平其樓基尚存猶高一匹餘基上有井世名易京通典一百七十八曰公孫瓚築城名曰易京後石季龍征慕容儁回惡其固而毀之在今縣南十八里案此爲季龍伐慕容就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通典作傳誤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眾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曰營州西南有蹋頓城後漢末烏桓蹋頓嘗屯此因名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眾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

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
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
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
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
韜金鉦黃鉞鑾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
歸率眾戍長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
季龍大怒追廣至鄴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
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敵將
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就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
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就遣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眾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
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餽乃削秋
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
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
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奐爲庶人以其太子
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
將步騎七萬寇荆揚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七曰沔陰在隨州西南百里晉時置戍於此胡氏曰沔陰在沔水南或曰非也在沔水東耳將軍
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
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成帝紀作

張貉毛寶傳 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

據胡亭成帝紀作進圍石城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七日胡亭在德安府西北晉將軍黃冲

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周家祿校勘記

死之為是七萬戶作七千餘家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

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一作矩為御史中丞特親任

之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

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

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戎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

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

貫一同舊族隨才銓敘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

舊唐書卷一百六

十四

等不得為例以其撫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

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

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

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

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

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

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為恆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

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

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軌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

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

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讀史

紀要十七日樂安城在永平府東南石趙築城置鎮於

此胡氏日海陽縣西有樂安城水經注小濡水東逕樂

安亭北東南入海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

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

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為令僕

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眞以為失銓考

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眞光祿大夫金章紫綬

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

所慕容軌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軌載記亦作三萬

異引燕書作略燕范陽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賜

舊唐書卷一百六

十五

徵士辛謚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為起甲第先是

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

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

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

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

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

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荅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

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為太尉與

太子宣送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

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別駕馬說朝之季龍初大悅

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
為陛下之患者丹楊也區區河右焉能為有無今斬馬
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鄴君臣延其數
年之命矣勝之不為武弗剋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
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
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
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
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
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
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

晉書卷一百六

六

十餘萬人魏書石勒傳下文有又欲自又勅河南四州
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
卒讀史舉正曰案二語與上文義不合校諸州造甲者
五十餘萬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
七魏書石勒傳曰擾黎元民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
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丘人李弘因眾心之怨自言
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
家季龍畋獵無度御覽六百八十七蕭方等三十國春
秋曰季龍將獵輒冠金鏤之帽書鈔
一百二十九刺中記曰石虎獵著金鏤合歡袴晨出夜歸
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諫曰御覽七百六
十四引十六

國春秋作太子太保韋謏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
案謏本傳作太子太傅 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
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
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元鑒不可忽天
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御覽
七百六十四引十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
六國春秋騰作驥 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
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
屬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
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

晉書卷一百六

七

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
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
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
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
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
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
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為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雁
門討索頭郁鞠剋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
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魏書石勒傳作諸以斬論將
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魏

石勒傳鬻子上有率多二字 猶不能赴作而猶不足者 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

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

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

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

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

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

者一百七人時祇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

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鄰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

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為胡旬餘頭悉縮入肩

中魏書石勒傳曰太武殿成圖畫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書鈔一百三十二鄴中記曰石虎作金

齊書卷一百六

六

銀鈕屈膝屏風依以白縑高施則八尺下施則四尺或

施六尺從意所欲畫義士仙人禽獸之相讚皆三十二

言御覽三百六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後趙季龍大惡之

錄曰旬餘頭悉入肩中喉冠髮髯微出佛圖澄對之流涕

遠劉寔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

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

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

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沈湎好獵生殺除拜

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

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元作常侍盧諶崔約

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

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

遼之子蘭降于季龍讀史舉正曰案通鑑作遼弟為是獻駿馬萬匹季

龍以平西張伏都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

三萬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

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

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

案熊後官中書監見丹閣載記韓恆傳稱祕書監清河聶熊蓋其後又仕於慕容氏也列于學官

燕公石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

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

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

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

齊書卷一百六

五

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

元初季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于馬道

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

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

宜行也季龍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為

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

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

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

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

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

功役數萬士眾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期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昂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為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期且猜之日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荅楷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皝載記曰季龍又使石成進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水經濡水注曰盧龍東越青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

晉書卷一百一

三

凡城東北出極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城則黜五百里讀史方輿紀要三曰凡城在故營州西南農為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類聚九十月記曰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里陽記曰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里類聚九十月記曰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里於安金鳳皇二頭石虎將衰一頭飛入漳河今曰清朗見於水中一頭以鐵釘釘足今存御覽一百八十三石虎於中記曰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丈六尺反宇向陽下開二門又安大銅鳳於其巔舉頭一丈六尺門窗戶朱柱白壁未到鄴城七八里遙望此門水經濁漳水注曰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廣武門西曰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高三丈五尺石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鑄天北城上有齊斗樓超百步一樓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城上有齊斗樓超百步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其全盛之連天十餘刻乃時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若亭巍若仙居

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管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宜上庸漢固巴徵

晉書卷一百一

三

梓潼五郡降于季龍晉書校文五曰攷李壽載記無降案巴徵不見於志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沈璧于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水經河水注五日越建武中建浮橋於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沈璧於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匠而還御覽七十一崔鴻十六國春秋曰虎遣散騎常侍崔收沈璧中流告誠又三百五十四鄴城故事曰紫陌浮橋在城西北五里案鄴中記云趙王虎時於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此濟置紫陌宮不復啟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

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
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遂往以聞政致敗殷鑒
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匙不及禍周有子頹之
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
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
患目疾何方療之御覽六百四十五趙書曰臨元侯崔
珍患目痛問約約字道恭與太子詹事孫珍朝會
用何方治為佳約素狎珍戲之曰湖中則愈珍曰目何
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趙書作止可溺中 珍
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
子珍有寵于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三

側目季龍子義陽公鑒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
後趙錄曰鑒字太朗虎第三子
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
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
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
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
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御覽一
百二十一
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
乃造獵車千乘魏書石勒傳曰造司虞中郎將賈霸
乃造獵車千乘
東平岡山造獵車千乘御覽八百三十二鄴中記曰石
虎少好騎游獵後體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二十人擔
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安輦關林若
射鳥獸直有所向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矣

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御
八百三十一引十六國春秋
後趙錄作格虎車四千乘立三級行樓二層于其上
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
察其中禽獸魏書石勒傳
監察作監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
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
獸論死者百餘家魏書石勒傳作
論民死者相繼海岱河濟閒人無宜
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御覽一百二十
後趙錄作發
司豫荆兗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
官二十四等魏書石勒傳
女官作內官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
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三

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
旨務於美淑魏書石勒傳作有
希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御
六百八十八鄴中記曰石虎征討
所得婦女美色萬餘選為侍中百姓妻有美色豪勢
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
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
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
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閒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緩懷
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遂明因侍切諫季
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
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

金銀鏤帶御覽一百七十九引輿地志一千作二千織
 袴褶又六百九十六引中記作熟錦又六百八十七引
 六引中記作熟錦又六百八十七引
 虎女騎皆手握雌黃宛轉角弓又一百二十五
 十九引中記作熟錦又六百八十七引
 書鈔一百十七引中記作熟錦又六百八十七引
 記作脚皆著五采鞋中記作熟錦又六百八十七引
 名閱馬臺亦名戲馬臺中記作熟錦又六百八十七引
 涼馬臺在城西漳水之南約坎為臺御覽三百
 日趙王虎造涼馬臺常於此臺簡練騎卒虎牙宿衛
 雲騰黑狗騎五千人每月朔晦閱馬於此臺乃於漳水
 之南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乃登臺射箭一發五千
 騎一騎時走從漳水之南齊走於臺下隊督已下皆
 班賚虎又射一箭其五千人騎皆以漆稍從事故以黑狗為
 騎流散撥促若數萬人騎皆以漆稍從事故以黑狗為
 號水經濁漳水注曰漳水自西門豹祠北逕閱馬臺西
 注云其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每講武於其下升觀以
 望之虎自臺上放鳴箭之矢以為軍騎出入之觀上安
 箭案閱馬臺當即戲馬觀記載異名非兩地也

晉書注卷一百六

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十五陸翽中記曰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有詔書五
 色紙著鳳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個
 轉鳳皇飛下鳳以木作道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
 之五色漆畫脚皆用金
 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
 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
 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
 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間自此而絕軌之囚也
 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
 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
 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

國鄴宮足康帝宇
 行其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
 亡恆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
 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
 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
 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
 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眾
 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疆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
 二京作役焉

晉書注卷一百六

晉書注卷一百六

晉書附注卷一百七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七

石季龍下

子世 遵 鑿 周家 承校勘記曰下脫冉閱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藉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

蠶于近郊周家承校勘記曰按以下季龍遣將伐重華

降張冲克武街執胡宣及重華遣謝艾擊敗

庶秋事穆帝紀皆在永和二年御覽三十四石虎別傳

日命婦先蠶近郊書鈔一百四趙書曰皇后出乘路輦

羽車金華輦又石虎中記曰石虎皇后出乘路輦輦

武王路輦又日或朱漆中記曰純雲母代紗內外四望

皆通徹御覽一百九十六石虎中記曰鄴城西三里

桑梓苑有宮臨漳水凡此諸宮皆夫人侍婢及並有苑

圍養獐鹿雉兔虎數遊宴其中及九百五十五鄴中記

日出桑梓苑中盡種桑三月三日及蠶時虎皇后宮人數

千出桑游戲其下水經濁漳水注曰漳水又對趙氏臨

漳宮注云宮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

及始蠶之月虎帥皇后及夫人採桑于此今地有遺桑

墟無尺雉矣案虎建武十三年正遂如襄國謁勒墓以

晉穆帝永和三年此事繁年不誤

中書監石宣為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麻

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隍開氏

-6 77 33 473" data-label="Text">

羌十餘萬落與張璠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

太守張冲又以郡降石宣麻秋尋次曲柳通鑑晉紀注

池嶺劉宣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宣戰

-2 77 29 473" data-label="Text">

于沙阜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宣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

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

龍又以孫伏都為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

濟河且城長最通鑑晉紀注曰長最在金城重華大懼

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竝貪而無

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

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

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壩上有趙簡子墓至是

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

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

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御覽五十三隋圖經曰歷陵

縣西十里有石子壩寶山也

面高大有如豕如視子世謂之視子豕是趙簡子豕也石

虎令人發之初得炭深一丈得連木板厚八尺次得

流泉水水色清冷非常以牛皮囊作絞車以汲之

月而水無極乃上築城繞之氣成樓閣元和郡縣圖志

十五日趙簡子墓在邯鄲縣西南十又使掘秦始皇冢

二里案清冷當從隋圖經作清冷

取銅柱鑄以為器御覽五百五十九潘岳關中記曰秦

七里今在陰蓋界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十萬人積年

之功也又五百六十續述征記曰秦始皇冢在驪山古

之驪或國今之豐所也其山下陰多黃金其陽多美玉謂

藍田是也故貪而葬焉并天下徒七十餘萬人穿池洞

三泉而致椁宮觀奇器珍怪諸物藏之令一匠人作機

-16 519 43 911" data-label="Text">

弩人有近穴飄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金銀為

鳥鶴機關轉相輪終而復始上具畫天文以人魚膏為

燈度久不滅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眾恐工匠知

之殺工匠於藏中因閉羨門復土樹草以像山墳高五

十餘丈周迴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東城發之後

牧羊兒亡羊羊入藏中持火燔其宮觀東城發之後

-2 519 29 911" data-label="Text">

日火延九十日不能滅後賊遂取其銅史記秦始皇本

紀正義括地志曰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水經渭水注曰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家壙于麗戎之
 山斬山鑿石下鋼三泉以桐為槨旁行周迴三十餘里
 上畫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銀為四嶺百川五嶽具地
 理之勢墳高五丈周迴五里餘鑿鑿之
 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其下時沙門吳進
 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書鈔一百三十九引羊堅等晉
 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于是使尙書張羣
 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
 于鄴北廣長數十里下文華林苑均作華林園御覽八
 百七十七鄴中記曰虎以五月發
 五百里內萬人營華林苑又九百六十四鄴中記曰石
 虎有華林園種果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蟇車四搏掘
 根而去一文深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又九百六
 十七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又九百六
 十八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椀蓋其味不酸
 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椀蓋其味不酸

書鈔一百三十九引羊堅等三十國春秋季龍下有納
 之二字張羣誤作張郡十六萬作六十萬人十萬乘作
 十一萬乘築華林苑作築城數十里作五里御覽三十
 七引十六國春秋亦作張郡長牆作長墟數十里亦作
 五里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
 日華林苑在故鄴城之北

天文錯亂蒼生凋瘵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龍
 大怒日膳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起
 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水經灤水注曰如渾
 水分爲二水一水一水又
 運道先宮東注云宮之東次下有兩石柱是石虎鄴城
 東門石橋柱也按柱勒趙建武中造以其石作工妙徒
 之于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御覽三十四石虎別傳日
 凍死又八百七十八鄴中記曰至八月雨雪大寒行旅
 三尺作者凍死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虎
 誅起部尙書朱揚州送黃鶴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
 軌以塞天災

晉書卷一百七

里泛之于玄武池燉煌石室殘本修文殿御覽田融趙
 書曰石虎建武十三年揚州獻黃鶴
 雜五頸長一丈鳴聲聞十餘里養之於池注云謹案虎
 實逆賊王化不通豈有貢其鳥物者乎此獻有妄或攝
 垂小民假稱珍怪取媚於虎耳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
 案此注當是撰御覽諸人之言
 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
 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歷死者百餘人命石
 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
 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周家祿校勘記曰
 十有下脫二字 出自金明門
 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
 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
 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
 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火星羅光燭如晝
 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
 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
 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
 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有
 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
 子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
 惡韜寵魏書石勒傳曰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素
 公韜遜日省可尙書奏事宣惡韜伴己 是行
 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
 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

晉書斟注卷一百七

河陝敗之水經河水篇二曰大河又東逕赤岸北注云

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

四十丈水經圖說殘稿曰當在今

河州東北大夏洮河二口之間

護軍李逵率眾七千降于季龍自河已南氏羌皆降石

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

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悲甚謂所幸楊

杯牟成日魏書石勒傳作謂嬖人楊柯牟

成等曰案杯與柯未知孰誤

韜凶豎勃逆

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

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

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

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為七道

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御覽八百七十七引

趙書七道作七枚魚

鱗下有

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願謂左右曰

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

譙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御覽七百六十五鄭中

記曰八月社日韜登東

明觀游暮還酣宴作妓罷讀史方輿紀要

四十九日東明觀在故鄴城東石虎所立

愀然長歎

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令必

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然流涕左右莫不獻

歎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彌猴

梯而入殺韜御覽七百六十五引鄭中記作宣遣力士

鉅鹿楊林等十餘人夜緣梯入韜第斫殺

之案楊林為

置其刀箭而去且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

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

蕭牆之內御覽七百六十五引

蕭牆之內

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

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

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

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

召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危懼宣不虞己之見

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秦晉無建興郡

蓋為石趙所置

水經淇水注引田融曰趙

武帝十二年立建興郡

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

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

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

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

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

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

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

庫以鐵環穿其領而鑊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

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魏書石勒

傳作取害

韜刀杖舐其上血號

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

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

稚劉霸魏書石勒傳

郝稚作郝雅

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

積郝稚以繩貫其領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

書書注卷二百七

五

書書注卷二百七

六

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魏書石勒傳季龍從

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

道中殺其妻子九人魏書石勒傳作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小子年數歲

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

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

人莫不為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

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高僧傳十作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

輾裂肢解洿其東宮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

戍涼州通鑑晉紀注曰趙未得涼州置涼州於金城謫使戍涼州之邊也先是散騎常

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

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為庶人貴

嬪柳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

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者少女于華林園季龍

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道竝有武

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

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

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

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

立儲官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

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

晉書注卷一百七

七

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一作穢惡故生凶

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

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

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日天下業

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

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為皇太子

劉氏為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徽謂之日煩

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

為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

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宜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

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

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送

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風俗通曰鹿車窄小裁容一鹿

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眾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

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

征東大將軍率眾攻陷下辨案御覽二百九十九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下辨作

劉宜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開城戍無不摧陷斬

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

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

晉書注卷一百七

八

向崩潰成卒皆隨之比至長安眾已十萬其樂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續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續東掠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續于滎陽東大敗之斬續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沛郡始平人馬助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昂月及

晉書卷一百七

九

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遵字大祗虎第九子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通鑑晉紀注曰劉聰置十大將軍鎮衛其一也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告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弟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荅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

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丙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四月薨于金華殿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立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周家藤校勘記曰按穆帝紀季龍死

晉書卷一百七

十

在永和五年咸康元年至永和五年正十五歲若廢帝太和五年則季龍死久矣於是世即僞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為己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季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宣及武衛王鸞並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李城續漢志平泉縣有李城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今懷慶府溫縣治即故李城說遵

日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悞惑爲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
道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眾至于李城道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道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冲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道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道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道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道命執之於是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水經洹水注徐廣晉紀曰石遵自李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道僞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卽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爲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爲太妃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作廢太

晉書卷一百七

十一

后劉氏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通鑑晉紀考異曰爲昭儀立三十三日案四月己巳至五月庚寅凡二十二日于是李農歸請罪道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其妻張氏爲皇后以石斌子衍爲皇太子石鑒爲侍中御覽一百二十後趙錄作大司馬石冲爲太保石苞爲大司馬石琨爲大將軍石閔爲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孟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太半光徹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御覽十四歷代記曰石遵襲位於鄴暴風盪照天金石皆消爲火魏書石勒傳曰遵立七日大雨風雷震晝昏火水俱下延及宮門府庫至于閭闔門血周遍鄴城石冲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盧北沐堅戍幽州帥眾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眾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弒自尊爲罪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鉉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

晉書斟注卷一百七

十三

葬季龍號其墓為顯原陵御覽五百五十六鄴中記曰便亂其封域故未有名或云尋被掘元和郡縣圖志十

五日石季龍墓在滏陽縣西南十四里水經注曰

虎葬東明觀下御覽四百五十九車類秦書曰求虎殯

所在東明觀下掘得之案東明觀在鄴城與西北角之

說相近與滏陽相去尚遠三說未知孰是豈亦如

石勒之虛葬耶鄴中記云陵未有名則失攷也 偽證

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

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逵次于

下邳遵以李農為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魏書司

作領萬哀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遠聞之懼遂焚壽春積

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眾攻鄴左長

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

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

馬勳勳於是率眾赴之壁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

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秀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

令長擁三十餘壁有眾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

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

以討勳為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勳又為朗所距釋懸鉤

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李城也謂

石閔日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

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為都督總

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

晉書卷一百七 十三

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己之恩遵

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眾咸怨矣而又納

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

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鑿等入議于其

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

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鑿出遣宦者楊瓌馳以

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

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御覽一百二十引十

使將軍蘇亥周成帥甲士三十八人執于遵時方與婦

人彈碁通鑑晉紀注蘇亥與蘇彥未詳孰是遵時方與婦

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局

形四積而中高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時一書生

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撒碁劉貢父詩云漢皇初厭整

勳勞侍臣始作彈碁戲彈碁蓋始於漢也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

鑿當立遵曰我尙如是汝等立鑿復能幾時乃殺之于

琨華殿書鈔一百三十二鄴中記曰太武殿西有崑華

殿閣上通支不壁輒開大窗皆絳紗幌案崑常

琨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

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鑿乃僭位大赦殊死

已下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並錄

尚書事郎闔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

中盧諶為中書監鑿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

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魏書石勒傳作胡禁

張才孫伏都等

晉書卷一百七 十四

中擾亂鑿恐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鑿遣石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鑿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案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李農作閔農是也臣嚴率衛士謹先啟知鑿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

晉書注卷一百七

十五

率眾攻閔農不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御覽三百七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伏都有營力善尺積攻石閔不剋爲閔所殺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魏書石勒傳作積屍如上流血成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尙書王簡少府王鬱帥眾數千守鑿于御龍觀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御龍觀在鄴城中與三臺相近懸食給之令城內日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也班令內

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御覽三百七十四晉中興數萬人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魏書石勒傳曰閔知胡人不爲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已用乃閉鄴城四門盡殺諸胡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溢死者半魏書石勒傳作晉人貌似胡者亦多溢死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宣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沈屯滏口張賀度據石瀆魏地志曰滏口在武安縣東南二十里即滏口太行第四陁也石瀆堰在故鄴城東魏武引

晉書注卷一百七

十六

漳水入鄴城又東建義段勤據黎陽宜南楊羣屯桑壁出爲石竇堰是也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通鑑晉紀作潁頭苻洪據枋頭眾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率眾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眾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鑿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殺之誅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季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

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
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
晉
日按虎諸子遂宣為虎所殺為宣所殺挺為郭權所
殺斌為劉后所殺世沖為道所殺道鑒為冉閔所殺苞
為斌所殺祗為劉顯所殺連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
混止十二人其一史失之

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

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

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晉書校文五日攷勒僭立於

龍卒後一年合計石氏二主四子凡三十一年不得云

二乃盡滅亦不得謂滅於永和五年此數語外誤待甚

當云始勒以元帝大興二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三十一

年以穆帝永和六年滅方合統編訛始勒稱

晉書卷一百一十七

冉閔周家祿校勘記曰閔記蒙上為文宜照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

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元和姓纂七日石趙錄云石季

龍將染閔魏郡內黃人或作冉

氏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

十二命季龍子之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

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

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

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脩成侯御覽

二十引十六國春秋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龍之

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
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鑒其司徒
申鍾司空郎閔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
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

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

議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議

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號大衛易姓李氏又曰號稱

趙李之議其後蓋未改為大衛易姓李氏也追尊其

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

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以李農為太宰領太尉

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縣公封其子胤明裕

皆為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屯

結皆不從石祗聞鑒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夷據州

郡擁兵者皆應之通鑑晉紀注曰六夷胡閔遣使臨江

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

也朝廷不荅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

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

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

案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

作相國汝陰王蓋以宗室而封汝陰也

率眾十萬伐

鄆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

段勤與劉國新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魏地志曰魏郡昌樂縣有昌城

史方輿紀要十六日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

魏地志曰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

臨黃縣有黃城水經河水注五日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

度等大敗亭津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

十里魏土地記曰津在武陽縣東北死者二萬八千追

斬斬豚于陰安鄉讀史方輿紀要十六日陰安城在清

一名頓邱古城蓋盡俘其眾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

以頓邱嘗治此也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

晉書卷一百一十七

九

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為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

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盾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

降胡一千配為麾下光祿大夫韋謏啟諫甚切閔覽之

大怒誅謏及其子孫晉書校文五日韋謏傳閔誅謏並

舉之詞非閔攻襄國百餘日為土山地道元和郡縣圖

蓋實事山在龍岡縣東百五十步昔冉閔築室反耕祗大懼去

攻石祗於襄國為土山地道於此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御覽

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日遣太尉張果會石琨自

乞師于慕容儁中軍張春請救于姚弋仲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入于至自瀋頭

傷遣將軍悅紹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

萬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作勁卒十三萬閔遣車騎胡陸距襄于

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黃丘水經濁漳水注衡水自堂

出逕縣故城西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讀

史方輿紀要十四日自益晉縣胡盧河東北流經南宮

縣北又東流至此入衡水縣界亦謂之長蘆水今冀州

西二里有長蘆溝蓋即漳水支流也魏地志曰鄴縣

有黃丘讀史方輿紀要十二日黃邱在東鹿皆為敵所

敗士卒略盡陸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

衛將軍王泰諫日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疆救雲集欲

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

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

為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日太白經昂當殺

胡王一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日吾戰決矣敢

諫者斬於是盡眾出戰姚襄悅紹石琨等三面攻之祗

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御

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日餘降胡栗特康等執冉盾及左僕

射劉琦等送于祗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史通

篇日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案徐機當即此人車騎胡陸侍中李緝

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

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饑人相

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

無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

晉書卷一百一十七

三

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其能達者
 十有三二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
 解之贈韋諶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眾七萬攻鄴時閔
 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
 艾勸閔親郊以安眾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
 光宮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明光宮在臨漳縣北石趙所建也去鄴二十三里閔
 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志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
 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
 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眾而
 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
 請降求殺祗為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
 將奔關中閔怒誅秦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及其太宰
 趙鹿等十餘人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張舉等祗炳皆作劉顯殺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保虎之庶子也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宣奔于柏
 人閔命焚祗首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啟以鄆城歸順
 穆帝紀閔作石祗劉顯復率眾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
 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穆帝紀及謝尚傳皆作張遇符健載荆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
 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
 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宣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于慕

晉書卷一百七

三

容儻時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
 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眾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
 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
 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宣以棗強降于閔收其
 餘眾擊顯敗之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作敗顯于常山追奔及于
 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為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
 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
 路率眾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儻已剋幽薊略地
 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元和郡縣志十七日慕容恪與冉閔遇於魏昌郡魏昌縣魏文帝改日魏昌閔大將軍董
 閔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
 之以益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
 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儻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
 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元和郡縣志十五曰廉頗於廉臺十戰皆敗恪乃以鐵鑱連馬簡善射鮮卑勇
 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日朱龍日行千
 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鈎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
 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眾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
 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恪所擒及董閔張溫等送
 之于薊儻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

晉書卷一百七

三

一 丹 齊 參 日 五 二 八 反 文 句

閱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而獸心尙欲篡逆我一時
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僞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
虜號廟遣慕容評率眾圍鄴劉盆及弟崇帥胡騎三千
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季龍
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尙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
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
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沈
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請之日且
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
馳白天子耳天子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

晉書注卷一百七

三

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
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御覽十五燕書烈祖後紀曰元璽六年蔣幹遣侍中繆嵩
大千詹事劉猗傳國璽請求救猗負引行數百里
行璽始得去案書鈔引晉中興書晉陽秋皆言戴施獻
璽事本書謝尙傳亦言戴施使何融入鄴請得璽與此
載記所言微異而燕書則云蔣幹遣劉猗齎璽請晉求
救以天壽不得進易行璽始得去與謝尙傳及載記又
大不同也元璽祇五年無六年冉閔借號永興三年以
爲燕之元璽元年也六年當作元年繆嵩爲繆嵩之請
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絕而
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御覽一百二十一
引十六國春秋前
燕錄曰僞封冉智爲海濱侯太尉申鍾司空條攸廣韻
魏書慕容廆傳作閔太子廆日後趙錄冉閔司空條攸姓苑云安定人案水經禹貢
山水澤地所在注引王隱晉書魏嘉平中有武威太守

條茂與條攸當是一族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熙中書令李垣
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尙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
郎肅自殺僞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遶陘山山左右七里
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僞遣使者
祀之諡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
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入居
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亾之隙而莫不嘯羣
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
黨季子鑿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

晉書注卷一百七

三

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蠃徒乘閒煽禍虔劉我都邑剪
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沈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
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
運籌賈勇奇謀閒發猛氣橫飛遠噬魏武則風情慷慨
近荅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魯
戮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
魏杖奇材而竊徵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褻瓊裘襲冠帶
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
古之爲國曷以加諸雖日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
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間焉季

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對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離隙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薦臻歟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荆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晉書注卷一百七

三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晦三精狡焉石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惡剝邑屠城始自羣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日時英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恨其由禍盈

晉書注卷一百七

晉書注卷一百八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八

慕容廆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裴嶷高瞻

慕容廆字弈洛瓌

通典一百九十六日本名若洛廆

昌黎棘城鮮卑人也

寰宇記七十一曰棘城即額項之墟也在柳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昔高辛氏游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曰紫蒙城在柳城西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北紫蒙川

晉書注卷一百

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

因以為號魏豆盧思碑曰燕文明帝號之後朝鮮微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國漢有四城素為一侯保

城縣東南通典一百七十八曰鮮卑山在柳城縣東南

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又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

里未詳孰是曉讀書齋雜錄曰後漢書鮮卑傳亦同是

秦漢之際始有鮮卑之稱矣今攻晉語叔向謂趙文子

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菴設望表與

鮮卑守燎故不與盟韋昭注鮮卑東夷國按鮮卑一會

本作鮮卑則周初已有鮮卑之稱不始於秦漢也

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書鈔一百二十九

慕容廆十二世祖也忽一夕著金銀襪乘白馬金銀

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御覽三百五十六六九十九

一引作慕容廆之十一世祖鮮卑神之推為君長魏書

慕容廆傳部下有落字案書鈔引作十二世祖為十一

世祖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

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魏書慕容廆曰祖木延從母邱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作加號左大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都督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通鑑晉紀考異引范亨燕書書武宣紀曰廆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卯時往謁之華甚嘆異御覽四百七十八范亨燕書曰高祖少有大度雄略傑出晉安北將軍張華鎮衛總御諸部高祖童冠往見華甚異之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

晉書卷一百一十七

二

服簪幘遺廆書鈔一百二十七引范亨燕書結殷勤而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通鑑晉紀考異引范亨燕書武宣紀曰廆年十五父單于涉歸卒大康四年也耐通鑑將謀殺廆廆亡潛以避禍御覽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廆亡潛于遼東徐郁家又七百九前燕書曰高祖廆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後國人殺耐迎廆立之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大康五年國人殺耐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讀史方輿紀要三曰鮮卑宇文氏廆將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眾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于肥如廆眾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眾東伐扶餘四夷傳作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夫餘下同

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沈將迎立依慮之子為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廆謀於其眾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疆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鮮卑都督廆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慙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讀史方輿紀要三曰鮮卑段氏國於遼西今支與慕容氏接境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為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

三

大康十年廆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寰宇記七十一曰徒河城東北有山曰青山在那東北九十里丁謙魏書外朝陽府北或指為老哈河誤也又新五代史四裔附錄地理攷證曰徒河之名始見漢書地理志遼西郡有徒河縣魏書作徒河又稱託護真水隋書作吐統臣水唐書作土護臣水遼史則作土河以余攷之均即水經注之濫真水今大凌河北源圖爾根河也蒙古游牧記土默特右翼旗東北二十里有波羅溫都爾山波羅青也溫都爾根河東是徒河即圖爾根河廆以大棘城即帝顛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大棘城所教以農桑法制同于上國永宣中燕謂紫蒙之邑也

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北史列傳無大字通鑑考異曰按燕書紀傳謂之素怒延

鹿親擊敗之素延怒率眾十萬圍棘城眾咸懼人無距

志鹿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

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胃馳出擊之素延

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鹿自稱鮮卑大單

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

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讎實欲因而為亂通鑑晉紀作

津注云二部也案通鑑多喜字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

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

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鹿子翰言於鹿曰求諸

晉書卷一百一

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

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

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

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

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

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

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

以得志於諸侯鹿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

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十六國疆域志曰遼

東國領縣十三襄平次居就樂就安市西安平新昌力城平郭險濱和陽武

次西樂案本志下文鹿封昌黎遼東二國公故雖置郡

仍稱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案當從魏書慕容廆

制而誤以鹿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

于鹿不受魏書慕容廆傳作鹿建興中愍帝遣使拜鹿

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鹿假

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

單于昌黎公鹿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鹿曰今兩

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

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眾稱兵未遵道化者蓋

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為疆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

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鹿善之乃遣其長史

晉書卷一百一

王濟浮海勸進御覽四百六十二燕書曰晉室大亂高

攸錯士人失望襁負歸公者動有萬數今王氏敗沒而

福宿見尾箕其兆可見也今晉室雖衰人心未變宜遣

貢使江東亦有所尊然後仗義聲以掃不庭可以有辭

於天下高祖深納焉案高翔之說慕容廆與載記上文

魯昌之言高翔殊未允故附注之慕容載記有立

魯昌而棄高翔疑與高翔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

前命授鹿將軍單于鹿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

陷鹿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鹿乃

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

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十六國疆域志曰平

州冀陽郡領縣二平剛初城成周郡統縣無考營丘郡領

於是推舉賢才委

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楊耽為謀主北海
逢羨元和姓纂一曰燕慕容以北海龐美為股廣平游
遂北平西方度通鑑晉紀注曰何氏姓苑少昊金天氏
前燕慕容廆以西方武為股肱案度渤海封抽西河宋
疑譌作虎而唐人避諱又作武也
夷河東裴開詳裴嶷為股肱渤海封奕元和姓纂一曰
仁孫釋晉侍中裴生性峻性生奕唐宰相世系表十一
下曰封氏出自姜姓夏后氏之世封父列為諸侯至周
失國子孫為齊大夫遂居渤海縣裔孫裴生桓桓四
世孫仁仁孫釋釋子俊俊子亦燕太守裴生桓桓四
是平原宋該類聚八十五燕書曰宋該字宜宏為右長
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僂頓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疋
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誤作宋諺又四百九十二
引燕書誤作章該字宜恆為左長史又八百二十引燕
書作宋該字宜孔御覽六百五十一前燕錄曰遼東內

晉書卷一百一

六

史宋該舉韓偏為孝廉慕容號今日夫孝廉者道德沈
敏貢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之罪至王威臨討憑城
醜詈此則悖逆之甚者也奈何舉之剖符於朝何所取
信該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所進虧亂王典可免官
禁錮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儻任居樞要會
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
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御覽一百二十
秋前燕錄舊德作宿德該通作洽通又四百四前燕錄
日劉讚字彥真平原人也經學博通為世純儒真清非
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其世子號率國
事之案讚與讚未知孰誤晃當作孰
胄束脩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
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慧讀史方輿紀要
遼東郡同治襄平今遼東都自以為南州士望意存懷
司城北七十里故城是也

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慈意廆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
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讀史方輿紀要三曰高
都今朝鮮王京東北有九都城鮮卑段氏國於遼西
今支與慕容氏接壤鮮卑宇文氏國於遼西紫蒙川在
西柳城太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慈虛說邀一時
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
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
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慈譎而覆
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
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
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眾曰崔慈昨有使至於是

晉書卷一百一

七

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魏
序紀作遜昵延北史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
宇文莫槐列傳同
為盡眾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銳士配號推鋒於前翰
領精騎為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
自恃其眾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
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眾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
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眾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
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慈懼廆之仇已也使兄子
燾偽賀廆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
教我耳廆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

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燕懼首服虜乃遣燕歸說
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
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眾徙燕及高瞻等于棘城
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眾擊敗之裴嶷至
自建鄴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
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
車騎將軍平州牧元帝紀幽州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
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
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虜遣毖襲之入
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

晉書注卷二頁

八

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魏書宇文莫槐傳亦作乞得龜通鑑
晉紀攻異引燕書 虜遣毖距之以裴嶷為右部都督率
索頭為右翼通鑑辨誤引蕭子顯曰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為索頭命其少子仁自
平郭趣伯林為左翼北史作柏林讀史方輿紀要三十
遼東郡後漢因之 攻乞得龜剋之悉虜其眾乘勝拔其
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
虜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
受虜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
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
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

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
穀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
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
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
假勢吳楚大晉啟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
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
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
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崔汜
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
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

晉書注卷二頁

九

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為
巨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
大夫厲己戒眾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
威黃池況今吳士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
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
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
之眾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
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馮顧陸距魏
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
魏朝肝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僑匿智藏其勇略邪將

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疆眾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偽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庖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勦力盡心悉五州之眾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庖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庖使者遭風沒海其後庖更寫前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嶠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疆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

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庖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庖雖率義眾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庖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庖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庖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庖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爲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綬素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

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鹿卒御覽一百二十一引日八年夏五月薨於文德殿葬於青山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史於僭偽之主皆書死惟慕容鹿姚弋仲二人書卒以其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為晉臣也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策贈大將軍前燕錄大將軍上有車騎二字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及僭號偽諡武宣皇帝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日號為燕王追諡武宣王僭稱尊追諡武宣帝廟號高祖

裴嶷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榮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為立菟太守嶷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三

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唐宰相世系表十一上日東眷裴出自茂第三子輯生穎司隸校尉生武字文應晉大將軍立菟太守永嘉末避地平州二子開湛開字景舒仕慕容氏太常卿祭酒案世系表但言穎生武無嶷名是否同父弟兄無可攷然本傳云父昶司隸校尉與表言穎司隸校尉歷官相合而名不同則既達遼西嶷似為武之胞弟恐昶穎二字必有一誤也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鹿時諸流寓之士見鹿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為羣士啟行鹿甚悅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鹿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眾軍無號令眾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鹿從之遂陷寇營鹿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

以鹿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鹿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為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試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為厚幸願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為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還鹿後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為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三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脩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為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為何如眾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恆乃依崔慈隨慈如遼東慈之與三國謀伐鹿也瞻固諫以為不可慈不從及慈奔敗瞻隨眾降于鹿鹿

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庖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
日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
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
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俾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
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
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
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
疾篤廩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廩除之瞻
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九

慕容皝

周家祿校勘記曰
下脫慕容翰陽裕

慕容皝字元眞廐第三子也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
國春秋前燕錄作第二子

小字萬年魏書慕容廐傳廐死子元眞代立元眞名犯
恭宗廟諱諸史攷異十日案恭宗名晃元眞名皝凡音
同而偏旁異者不諱如顯祖名弘而姚泓不諱是也龍
據宇文莫槐傳元眞本名晃故避諱後俗寫改作皝龍
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尙經學善天文覽
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
錄作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才藝 廐爲遼東公立爲世

子建武初拜爲冠軍將軍左賢王

案御覽一百二十一
引十六國春秋前燕

錄作晉建武元年拜振武將軍
永昌初拜左賢王與此互異

封望平侯 志曰望平漢

舊率眾征討累有功太始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

廐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

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於外皝率騎討

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

通鑑晉
紀注曰

榆陰城蓋在大榆河之陰
安晉城在威德城東南

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

才素爲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廐皝亦

不平之及廐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

舉兵廢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

漢志

險瀆屬遼東郡注應劭曰朝鮮王滿都也依水險故曰
險瀆十六國疆域志曰險瀆漢舊縣後漢省未知何時
所復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七曰險瀆城在廣寧衛東南
案孰遣使遇仁於險瀆蓋即漢縣之故城也未必其時
復置此縣洪仁知事發殺孰使東歸平郭孰遣其弟建
武幼司馬佟燾等討之仁盡眾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

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孰東夷校尉封

抽護軍乙逸通鑑晉紀注曰姓譜商湯字天乙支孫以為氏遼東相韓矯立苑

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

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

為之援咸和九年孰遣其司馬封奔攻鮮卑木堤于白

狼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曰白狼城在營州西南漢縣屬右北平後漢省揚威淑虞攻烏丸

悉羅侯於平州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讀史方輿紀要

十八日乙連城在營州西南二百里東晉初段遼遂寇

段國之東境胡氏曰乙連城在曲水之西通典一

徒河孰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百九十一

六作鬱蘭案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孰

遣孟遠慕容汗及封奔等救之孰戒汗曰賊眾氣銳難

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

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為前鋒而進封奔止之汗不從為

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為飛梯地道圍守二旬

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

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間丘幸等持節拜孰鎮軍大將軍

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鹿

故事孰自征遼東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

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

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十六國疆

縣屬遼東國咸康初遣封奔襲宇文別部涉奔于大獲而還

涉奔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孰將乘海討仁羣下

咸諫以海道危阻御覽六十引十六國春秋海道作凌道宜從陸路孰曰

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

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剋之乎吾計

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

孰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孰

所擒殺仁而還類聚入初學記七御覽六十八王隱晉

郭遠假陛下天地之威將士竭命精誠咸靈海為冰若

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及問諸故老初無海水

冰凍立藉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

李詠夜襲武興遇雨引還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曰武興

相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眾數萬屯于曲水亭將

攻柳城通鑑晉紀注曰回水據載記當在好城西北好

城縣有回水一作曲水王先謙水經注校本曰案陽田

河朱趙本作曲趙釋曰一清案直隸赤城縣水今謂之

陽田河又曰樣田河則曲乃田之誤方輿紀要樣田本

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胡三省曰回水載記

作曲水水經注陽樂水出上谷且居縣東北流逕女郿

縣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曲水又謂之滹水從塞外來西北
逕禦夷鎮城又東北逕孤山南又東南水流同曲謂之
曲水鎮又據載記曲水當在好城北胡氏所引乃兩曲
水一為陽樂河今宜化府龍門縣之龍門河也一為濡
水今濡河兩地懸殊非可混而為一彼曲水云云濡水
又東南水同曲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今胡氏乃誤
禦夷鎮也此水在禦夷鎮之東北三百里今胡氏乃誤
為曲河鎮耳且此曲水史云柳城西則當在灤州東北
界去上谷絕遠引陽樂水之陽曲河當之尤謬回曲田
三字易至混淆而此水今有樣田之名則固不可以曲
水實宇文歸入寇安晉為蘭聲援號以步騎五萬擊之
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奔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
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重
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奔率騎潛于馬兜
山諸道十六國疆域志曰龍城縣有馬兜山俄而遼騎果至奔夾擊大敗

晉書卷一百九

四

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
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奔攻宇文別部
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
日知錄三十一曰昌黎有五晉書載記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眾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素弗為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攻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援乙連饑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興國通鑑晉紀注曰城蓋慕容氏所築與號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眾封奔等以號任重位輕宜稱燕王號於是咸康三年僭即王

位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十月僭即燕王位於文德殿赦其境內以封
奔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陽騫王寓李洪杜羣宋該
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御覽九百十鴻為慕容晃黃門郎甚寵愛之願下生黃鬚三根長寸餘乃遣出宮看鸞鳴案張鴻當即張泓蓋傳寫致謬
並為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
蹕以其妻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太子皆如魏武晉文
輔政故事號以段遼屢為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
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眾而至號率諸軍攻遼令
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
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

晉書斟注卷一百九

五

令支怒號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
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
餘左右勸號降號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
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
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
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眾迎遼恪伏精
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水經注釋十四曰一清案通鑑晉紀成帝咸康四年燕王號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于密雲山大敗麻秋于三藏口蓋三藏水所會之口也在今古北口塞外讀史方輿紀要謂密雲縣東北武列水亦曰三藏川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
遼及其部眾以歸帝又遣使進號為征北大將軍幽州

收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號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號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號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般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

晉書注卷一百九 六

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尊嗜何辭而起案詩小雅尊沓背增釋文云本又作嗜玉篇云尊沓或作嗜蓋三家詩異文也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尙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鑿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荅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

晉書注卷一百九 七

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為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雖為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豈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尙欲并吞彊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號稱燕王其年號伐高句麗王劍乞盟而還隋書四夷傳劍明年劍遣其世子朝於號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遊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號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號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號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

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

於是率騎二萬出螭螭塞讀史方輿紀要十日螭螭或曰即居庸音轉光緒順天府

志曰昌平州北八里為舊城又西北長驅至于薊城進

十里為龍虎臺又六里為居庸關

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水經易水注曰易水東流屈逕長城西又東南流過武遂縣南新城

縣北俗謂是水為武遂津史記燕世家正義應劭曰高陽在高河之陽因名讀史方輿紀要十二日高陽城在

陽東二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

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為龍城魏書慕容廆傳

一百七十五范亨燕書曰秋七月丁卯營新殿叔比頭

翻七十四枚叙批叙批叙批叙批叙批叙批叙批叙批叙

詔關言狀以是日到詔曰經始崇殿叙叙叙叙叙叙叙

築具出人神允協之應也叙叙叙叙叙叙叙叙叙叙叙

九十二燕書日立門闕宮殿廟園籍田後遂改為龍城

晉書 卷一百九

縣水經大遼水注曰燕慕容號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

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為龍城日知錄三十

一曰史言慕容號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

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

十里龍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

西南六十里漢末為烏桓所據曹操滅之歷魏晉為慕

容氏父子所據隋置縣屬遼西郡唐置營州元省入昌

黎為靜安社其說與史不同今府西二十里全無遺跡

而靜安社則嘉靖三十一一年立為堡然皆非柳城之舊

也按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

守捉城又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營州柳城郡下

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

平郡七百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東至柳城郡七百里

郡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城

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

郭希作拜號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

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號遷都龍城

通鑑晉紀作八年御覽九百五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

燕錄曰初晃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

風吹拔之後數年社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率

桑及鹿通于晉于晉求種江南平川之桑悉由吳來率

勁卒四萬人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

為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眾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

麗王釗謂號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

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

乘勝遂入九都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七日木底城在金

州衛東胡氏曰此高麗之南道也又三

晉書注卷二百九

十八日九都城在朝鮮王京東北梁書夷貊傳地理攷

證曰九都山名在今平安道熙川縣北境攷東藩紀要

其國山上王始都於此迨其子東川王時為魏將母邱

儉所破移都平壤越五傳至故國原王復遷九都又四

傳至王球仍移平壤魏書外國傳地理攷曰九都遠

志作桓都東藩紀要云在宣川縣南蘇國沿革史作

在宣遠郡劍山南陝唐書高麗傳南蘇今順川縣地

水經注卷九十八明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陞

欽蓋燕師分道一由价川進為南道一由劍單馬而遁

盜邊東北進為北道木底當在九都山南

號掘釗父利墓載其尸魏書外國傳作乙弗利廣韻五

案利即乙弗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

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號魏書慕容廆傳

復設備號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

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眾號躬巡郡縣勸課農桑

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為

前鋒歸使其騎將涉奔于盡眾距翰號馳遣謂翰曰奔

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

盡在於此今若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奔于徒有虛

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奔于

盡俘其眾歸遠遁漠北號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

餘落於昌黎改涉奔于城為威德城讀史方輿紀要十

州東北晉初遠西鮮卑字入日威德城在營

文涉夜干之南羅城也 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

晉書注卷二百九

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案宛中當從通典四公收

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

分入私號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

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

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何也高

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

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

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

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

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

渾伐號諸將請戰號不許渾以號為憚之荒酒縱獵不

於元真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國相莫淺

後稱臣

於元真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國相莫淺

渾伐號諸將請戰號不許渾以號為憚之荒酒縱獵不

於元真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國相莫淺

渾伐號諸將請戰號不許渾以號為憚之荒酒縱獵不

於元真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國相莫淺

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

適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餐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通典四不至於七人作不至於八持官牛田作將官牛田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洫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早則決溝爲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

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竝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

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僞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號乃令日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

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
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法肅
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
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
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
洫慨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
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
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
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
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

晉書注卷一百九

十四

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
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平無言
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
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通典一百七十八見于作
關于讀史方輿紀要十 號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餘
八日龍山在管州東 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通典一百七十八日柳城
也嬉翔作嬉戲寰宇記七十一日扶黎故城在 解角而
柳城縣東南其地帶龍山即慕容祭龍之所 去號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
于山上水經大遼水 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
注寺作祠 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

劣號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
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恪攻
高句麗南蘇剋之通鑑晉紀注曰南蘇城在南陝之東
金州衛治高麗所置案韓國沿革史謂南蘇即 置戍而
南陝與胡注異高麗好太王碑亦作南蘇城 還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剋之
周家祿校勘記曰三年上脫年號按之當為永和也案
號於僭王位時已封其世子儁為太子此文當作太子
不當仍稱 虜其王及部眾五萬餘口以還號親臨東庠
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
租罷成周冀陽營三等郡以勃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
為宜集縣廣平魏郡人為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

晉書注卷一百九

十五

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號嘗敗于西部將濟河見一
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號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
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菟馳射之馬倒被
傷御覽八百三十二引異苑作明晨復 乃說所見輦而
還宮引儁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御覽
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引太子儁屬以後事
謂日今中原未平方須經建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
勇兼濟力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九月薨于承乾
殿冬十月葬龍山陵曰龍平晉書校文五曰號於成帝
咸和八年即位至永和四 時年五十二儁僭號追諡文
明皇帝御覽一百一十五 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諡
御覽一百七十四七百六十二引燕書稱昭成帝營 新殿似號初諡或為昭成然無左證不敢臆斷也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邕廐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援臂工射膂力過人廐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為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

晉書卷一百九

六

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眾追毖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晉書校文五曰御覽北齊周引前燕錄作誓不殺汝詳語意崔錄似得其真又及通鑑作恨恨不欲殺汝注恨恨相戀之情與誓字語意正合此語温公必有所本疑恨不殺汝四字即恨恨不欲殺汝一語之譌脫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鏃追騎乃散既至毖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毖討宇文

歸臨陣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

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毖素忌之遂賜

死焉通鑑晉紀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永和二年九月

至永和二年九月已踰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

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

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

原未靖翰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

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

死

陽裕

晉書卷一百九

七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熒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

此况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大

一無李通

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蔭後况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孰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孰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為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

晉書註卷一百九

十九

平太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為軍人所執將詣孰孰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孰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孰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孰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孰

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晉書註卷一百九

晉書註卷一百九

十九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十

慕容儁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韓恆李產產子績

慕容儁字宣英

御覽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儁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

異之第二子也初廐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

原既而生儁廐曰此兒骨相不恆吾家得之矣及長身

長八尺二寸

御覽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二寸作一寸

姿貌魁偉博觀

圖書有文武幹畧

御覽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善屬文雅長辭賦 號為

晉書斟注卷百十

一

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八年以儁為

安北將軍十一年進

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號死

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

晉書校文五曰穆帝紀永和四年九月丙申慕容號死子儁嗣

僞位號傳亦言死於永和四

年此云五年當為四之謬 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

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儁將圖兼井之計

魏書慕容廆傳曰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為進取之計

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

容評為輔弼將軍陽鶩為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都

督建鋒將軍

通鑑晉紀注曰輔弼輔義二將軍號一時劍置建鋒將軍亦劍置也 簡精卒

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沈拜儁為使持

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

帝穆

紀作幽

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廐號故事

明年儁率三軍南伐

元和郡縣圖志三日三河縣本石趙臨洺縣地又曰臨渠晉永和六

平兵糧與其主儁會于臨渠

出自盧龍次于無終魏書

廐傳作鑿山除道入自盧龍水經濡水注曰濡水又東

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陁東

至清陘盧龍之險峻坂折故有九紉之名矣燕景昭

元璽二年遣將軍步澤治盧龍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

軌刻石嶺上以記事功其銘尚存通典一百

七十八日盧龍塞在平州城西北二百里 石季龍幽

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儁攻陷其城斬

他因而都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

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焯聘於儁儁

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

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焯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

狼烏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馭麻能無祥

乎且用兵殺伐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

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眾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

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

功格皇天勳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

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為

己象壞而不成柰何言有天命焯曰誅胡之日在鄴者

畧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

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眾或改作萬端以神

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於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倘既銳信舉言又欣于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焯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僞殺之僞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

晉書卷一百一

三

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白回僞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堅於陣御覽七百四十四燕書曰賈堅字世固鬱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日能中之乎堅日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老正可中之格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摩腹背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格日復能中乎堅日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六十餘矣觀者咸服其妙通鑑晉紀考異日燕書賈堅傳烈祖問堅年對以受新命始及三載烈祖悅其言拜樂陵太守案堅拜樂陵當在被擒之後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僞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僞其後復叛僞

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奕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釋幕僞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派水案即下文之派河水經注釋十一日一清按水經本有派水篇今失亡矣寰宇記定州安喜縣名為天井淀初學記引水經注云定州派水北流逕大核山大核疑是派水之源見說文派水出雁門後人成夫山東北入海派水之源見說文派水出雁門後人成夫僅有定州一語較之他篇脫失尤甚讀史方輿紀要閔十四日派水在定州南舊由新樂縣流入州界今涸威名素振眾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

晉書卷一百一

四

君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剋也及戰敗之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日戰于魏昌廉臺閔師大敗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魏書慕容廆傳日大破冉閔於魏昌廉臺擒之斬於龍城恪屯軍滹沱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僞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鷓巢于僞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僞謂羣僚日是何祥也咸稱鷓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

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僞覽之大悅既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羣臣勸僞稱尊號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曰輔國奕等二百一十人勸稱尊僞答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厯數之錄宜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覲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奔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剋鄴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僞欲神其事業言厯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

晉書卷一百一十

五

即皇帝位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大赦錄曰十一月僭即皇帝位于正陽前殿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奔為太尉慕容恪為侍中陽鶩為尚書令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張希為尚書右僕射宋活為中書監韓恆為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廆為高祖武宣皇帝號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僞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僞之應也改司州為中州十六國疆域志曰中州凡得漢舊郡二魏郡三晉郡一新置郡二共入置司隸校郡魏郡貴鄉黎陽汲郡廣平陽平河內平陽

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屨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立僞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孤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敘立其妻可足渾氏為皇后元和姓纂六曰可足渾疑並與可朱渾同隨音世子暉為皇太子晉宣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僞常山人李嶺聚眾數千反于普壁壘僞遣慕容恪率眾討降之初冉閔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

晉書卷一百一十

六

追及于野王元和姓纂十日昌黎悅綰鮮卑人清泉侯悉降其眾姚襄以梁國降于僞晉書載文五日襄以慕容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晉書日十州皆遙領慕容彊為前鋒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僞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僞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令內外戒嚴苻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嵩以郡歸僞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瓮晉書日建興郡未詳所在各以郡叛歸于僞初僞車騎大將

軍范陽公劉邃屯據薊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
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僞
以釗爲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
王如故僞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
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
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
宮體此爲儀魏晉因循制不納焉今皇儲過謙準同百
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
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
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縣微於

晉書注卷十

七

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
子齋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
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
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
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
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繡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遂
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
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
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溼不得納舄而以衮襪
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

晉書注卷十

八

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倂蹤虞夏諸所施行宜
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僞曰其劔舄不趨事下太常
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
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
眾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
非僞正位僞造慕容恪慕容廆討之恪既濟河龕弟熙
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眾旅旣盛
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
守熙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
馬無反如其敗也邊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熙
固請行龕怒斬之率眾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
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眾恪進圍廣固諸
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
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疆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
以速大利如其我疆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
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
黨眾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
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
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眾自有事已來
卒不獲寘吾每思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

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
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
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
之憚虜疆遷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剋
廣固以龕為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荀留
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而歸備太子暉死偽諡獻懷升
平元年復立次子暉為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
御覽二十九引崔鴻前燕錄作壽光造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
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于塞北大破之唐書
外國傳曰勅勒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其後訛
為鐵勒唐之鐵勒十五種是也丁謙唐書突厥傳地理

晉書卷百十

九

攷證曰突厥為鮮卑人種漢丁零國又稱高車丁零而
丁零別名狄歷一名勅勒轉為鐵勒突厥亦狄歷勅勒
鐵勒之轉音也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
廐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躡
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踞齧人莫能近躡曰此馬見
異先朝孤常杖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
季龍尋退躡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備
比之於鮑氏聽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鑄勒其傍
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太平廣記四百三
十五廣古今五行
記曰慕容廆初有赭白馬常自乘之既為石虎所圍力
弱分將危陷棄眾將逃以此馬奔而韜之馬見鞍輹蹄
鬣不得近乃止俄而鄴使至石虎國有難虎旋歸至是
時馬年四十九歲矣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

前燕錄曰至於器物車室皆著銘讚以為勸戒元和郡
縣補志三引郡國志曰薊城南九里東西七里開七
門慕容廆都此鑄銅為馬因名銅馬門今大廳前石函
長二尺高一丈歷代不敢開銘曰秦建二年造銅虎符
建年號恐有謬文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二萬五
千降于僞拜寘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

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僞造慕容恪距戰王師
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晉書校文五
日謝萬時為
西中郎將北中郎將則郝曇也傳脫郝名而以其官加
之萬疏矣又攷帝紀萬喪師事在升平三年七月荀羨
山莊之敗則在二年十二月今先敘列萬恪進兵入寇
事而美敗遠次於下文敘事先後倒置

晉書卷百十

十

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
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
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
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坑
師沈卒往往而然孤孫熒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
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羸博之
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敘罔
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琅
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
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

由免於平城之圍邳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關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僞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鹿廟范陽燕郡構黝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僞河間李黑聚眾千餘攻略州郡殺棗彊令衛顏僞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御覽二十九引崔鴻前燕錄作壽光三年常山寺大

晉書卷百十

十一

樹根下得璧七十二圭七十又一百光色精奇有異常二十一引作璧二十七圭亦七十三玉僞以為嶽神之命遣其尙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僞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結援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僞拜寧南將軍河內太守又上黨馮鸞自稱太守附于張平平屢言之僞以平故赦其罪以為京兆太守護鸞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為鼎峙之勢僞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

晉書卷百十

十三

領軍慕容根討鸞御覽七百四十四燕書曰慕容根善射嘗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太祖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募求射之一發而中元和姓慕容八日鮮卑慕容氏音訛為慕容氏案載記凡作均同慕容者司空陽鸞討昌撫軍慕容臧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尙書右僕射悅綰為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僞僞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眾三千奔于平陽鸞奔于野王歷走滎陽昌奔邵陵悉降其眾僞于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為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僞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為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莊拔之斬僞太山太守賈堅僞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羨師敗績復陷山莊僞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為濟北王冲為中山王讎羣臣於蒲池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蒲池在故鄴城外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願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

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陞亡以來孤鬚髮中白始知二
主有以而然卿等言陞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
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
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
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備曰卿
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
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沈毅好斷理詣無
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
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
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

晉書卷一百一十

三

八也備泣曰卿雖衰耆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
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
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
嶷聖敬日躋而入德闕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
竹所以爲損耳備願謂暉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
戰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備
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
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元
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御覽一百二十一引
陽作臂又五百四十九車類秦書曰初慕容暉在襄居
石虎宮夢虎齧其臂募人求虎殞所在女子李勉誦經

難告暉在東明觀下掘得之屍僵不毀暉裸而罵之曰
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元
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御覽一百二十一引
陽作臂又五百四十九車類秦書曰初慕容暉在襄居
石虎宮夢虎齧其臂募人求虎殞所在女子李勉誦經
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
固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備遣慕容評傅
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嶠蕭館屯于新柵又遣督護徐
涉勒等皆降俄而備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慨然覽御
秋前燕錄作吾患慢頓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
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
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
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備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
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宜不能輔少主乎備曰
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
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
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備死時年四

晉書卷一百一十

四

十二在位十一年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作四年正月僞堯於應福前殿年五十三晉書此文五日僞立於永和四年至平四於四年正月薨年五十三正與殿本攷證所云一本僞諡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僞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恆

韓恆字景山灌津人也御覽六百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韓景山安平灌津人案地理志上安平郡下作父默以學行顯名恆少能屬觀津此灌字為觀之譌

晉書注卷十

五

文御覽六百十六引前燕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日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御覽六百十六前燕

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虜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虜納之命羣僚博議咸以為宜如該議恆駁曰自羣胡乘閒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忠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宣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

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為臣之義也虜不平之出為新昌令黜為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僞為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僞僭位將定五行次眾論紛紜恆時疾在龍城僞召恆以決之恆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為水德既而恆至言於僞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為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僞初雖難改後終從恆議僞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恆言乃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傅東宮從太子暉入朝僞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晉書注卷十

六

李產 子續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李邕雲麾將軍李秀碑曰姓苗前燕太子太保武陵元公產產子續續濟北郡守抗後魏北營州刺史固安侯崇崇子儼遼東太守因家焉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眾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閒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

受人之祿當同其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
我何眾潰始詣軍請降僞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
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
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
馬爲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僂倪歸死
實非誠款僞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
用之歷位尙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
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僞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
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案據李秀碑產封武陵謂子
績日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

晉書附注卷百十

七

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案據

李秀碑作產子績此績字爲續之誤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
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
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
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
咸思效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寔雖身膏草野猶甘爲之
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
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
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僞之南

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恆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
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
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眾望恆
乃止午恐績終爲恆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僞責其背親
後至績荅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旣官身所
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
也僞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
慕容恪欲以績爲尙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
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
績遂憂死

晉書附注卷百十

六

晉書附注卷百十

晉書斟注卷百十一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十一

慕容暉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慕容恪陽鶩皇甫真

慕容暉字景茂雋第三子也案雋當作雋初封中山王

尋立為太子及雋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贊朝政慕

晉書斟注卷百十一

輿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

燕錄作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兖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

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為護

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暉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

慕輿根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

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

慮揚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

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

為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

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

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柰何便有

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

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

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

衛慕輿于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

暉曰太宰太傅將謀為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

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

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

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

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雋所署益南將軍

晉書斟注卷百十一

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為前將軍冀州刺史

雋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暉使慕容恪等率眾五萬討

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

曾不敢闖兵中路展其蟻蝮之心此則士卒攝魂敗亡

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

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

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

御覽三百八十八引十六國春秋平作圖圖作圍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疆援

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

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閒而離之事

淹勢窮其覺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爲兵不血刃
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
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哀帝紀
及天文
志下記野王護南奔于晉悉降其眾尋復叛歸于暉
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眾據河陰顏北襲勅勒大
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
于野王暉遣其室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
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
桓溫援之興益初暉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
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幽冀暉豫州刺史孫
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暉納之遣其太宰司馬
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爲之聲援尋而陳祐
率眾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于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
揚威將軍沈勁海西公紀
作揚武以其左中郎將慕容筑爲假
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爲都督荆揚洛
徐兗豫雍益梁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
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境內多水旱御覽十一崔鴻春
秋前燕錄曰建熙
七年五月慕容暉下書曰朕以寡德莅政多違亢陽三
時光陰錯緒農植之辰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徹樂太
官以菜食常供祭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
暉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

晉書注卷十一

三

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陰陽下
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輟弱任重夕惕唯憂
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
傅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殃負
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勳聖猶近則二
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
可久點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
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
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
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
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
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
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暉曰朕以不天早傾
乾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魯衛翼
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
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
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氐江
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宜六合豈宜虛己謙沖以
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疎獨善之小以成公且復袞之
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暉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佐

晉書注卷十一

四

命者則以功成爲效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
 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
 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
 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
 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
 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
 宜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侷蹤周漢不宜崇飾常
 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暉鍾律郎郭欽
 奏議以暉承石季龍水爲木德暉從之太和元年暉遣
 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
 陷兖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暉政不在
 已魏書慕容廆傳曰暉政無綱紀時人知其將滅有慕容
 神降於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慕
 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暉兄
 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疆吳未賓二寇並懷進
 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
 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
 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埽平闕隴周家祿校
 勘記曰闕
 闕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
 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
 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

纂註卷十一

五

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
 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昧利忘憂以
 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
 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暉暉遣其南中郎將趙盤
 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
 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雒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
 歸苻堅將苻謗據陝降于暉苻堅載記
 謗作庚時有圖書云燕
 馬當飲渭水堅恐暉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
 陰暉羣下議欲遣兵救謗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
 又受苻堅閒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
 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
 可閉關息旅保宜疆場足矣暉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
 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
 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旣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
 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仄僭據關隴
 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
 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
 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
 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鑿我之師也宜
 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趣

纂註卷十一

六

蒲坂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馭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爲
 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卽侯微功必賞此
 則鬱傑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屯隴
 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
 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瞻覽表大悅將
 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諛知評暉之無遠略恐救師
 弗至乃賤於慕容垂皇甫眞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
 爲燕忠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
 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眞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
 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
 猛乎眞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暉僕射悅縮
 言於暉曰太宰政尙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
 者可以寬臨眾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
 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
 令以清四海暉納之縮既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十餘
 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縮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
 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眞率眾五萬伐暉前兗州刺史孫
 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立攻胡陸執暉寔東慕容忠暉
 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東晉疆域志曰黃墟厲師大
 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

晉書注卷十一 七

破暉將傅顏于林渚溫軍大振次于枋頭暉懼謀奔和
 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
 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眾五
 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
 池率眾二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觀隙
 有兼弁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
 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
 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
 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讀史方輿
 日東澗在睢州東慕容德伏兵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
 東澗中與慕容垂夾擊溫處也

溫班師邀擊於譙溫眾又敗死者萬計垂旣有大功威
 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
 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爭
 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于
 苻堅先是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類聚二十二
 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尙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
 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
 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
 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
 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
 所欲聞何以見問琛還言於評曰秦
 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
 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

晉書注卷十一 八

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曄評不以為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為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姦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為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曄召評

晉書卷之九

九

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曄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眾伐曄攻慕容苻于金墉曄遣慕容臧率眾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通鑑晉紀注曰石門在滎陽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通鑑晉紀注曰新樂亦當在滎陽界桓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曄曄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

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魏書司馬敬傳日真病死輔立其嫡子瑾為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瑾弟四五人皆領兵曄假瑾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瑾弟泓等皆郡守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四品將軍朱輔亦如之

晉書卷之十

十

下切齒焉其尙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閒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情為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賅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為賊盜風積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尙能任道捐情肅諧偽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姦寇哉鄰之有善眾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

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恆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帖之觀子弟懷孔爾之願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恆憲故周公戒成王以嗇財爲本漢文以阜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

晉書卷十一

十一

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襁褓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尙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積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

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輟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衍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虞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闕閭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暉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安率眾伐暉猛攻壺關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今安路安府治卽故壺關縣安攻晉陽暉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一百

晉書卷十一

十三

暉憂懼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眾何如大師既出猛等能戰不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討敵能關當以筭取之若冀敵不關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眾雖少戰士倍我眾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暉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閒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鄴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暉遣兵

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為憂
 柰何不務撫養勤勞專以聚斂為心乎府藏之珍貨朕
 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
 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為先也評
 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
 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眾十萬會猛攻暉先是
 慕容桓以眾萬餘屯于沙亭為評等後繼杜氏左傳定七年注曰元
 城縣東南有沙亭讀史方輿紀要十六日沙亭在大
 名府東晉地道記元城縣南有瑣陽城蓋即沙亭矣
 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
 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通鑑晉紀作徐蔚注云扶餘王子率扶餘高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三

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暉與
 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暉于高陽御覽
 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作暉與太傅評左衛將
 軍孟高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遣郭慶帥騎五千追之
 及暉于高陽御覽四百十七燕書曰孟高字宏義長壯
 有雄姿慕容暉即位左遷衛將軍出遊難將向龍都禁
 衛四散惟高及殿中將艾郎等十餘騎將巨武執暉
 從行達福祿逢賊高獨力戰射殺之案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前燕錄作巨虎此避唐
 將縛之諱改武高僧傳佛圖澄傳作暉為堅大將郭神
 虎所執暉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
 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堅詰其奔狀暉曰狐死
 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
 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

弁其眾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川郭慶遣將軍朱嶷
 擊桓執而送之御覽四百八十二後燕錄曰秦滅燕慕
 容桓阻兵遼東為秦所殺子鳳泣血不
 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
 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堅徙暉及其
 王公已下弁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暉新興侯御覽
 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侯上有郡字署為尙書堅征壽春以暉為平
 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
 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發
 為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偽謚幽皇帝始
 廐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十一年
 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廐凡八十五年周家祿按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四

廐始以太康十年徙居青山永嘉之初自稱大單于建
 武初元帝承制拜廐昌黎公讓不受及即尊位重申前
 命固讓公爵直至裴嶷獻三國之捷朝廷始遣使拜廐
 遼東郡公事在太興四年安得武帝太康六年已稱公
 耶武帝太康六年當作元帝太興四年太興四年至太
 和五年凡五十年案暉以升平四年嗣偽位至太和五
 年在位僅十一年二字衍御覽
 一百二十二引晉書無二字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孰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沈深有大度
 母高氏無寵孰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
 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孰始異焉乃授
 之以兵數從孰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
 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孰使恪與雋案雋當作雋俱伐

夫餘雋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孰將終謂雋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雋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雋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慕容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眾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

晉書注卷十一

十五

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眾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關之計言終而死

陽鶩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鹿官至東夷校尉御覽四百三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鶩少清尉鶩母李氏博學有母儀慕容鶩常升堂拜敬鶩少清素好學器識沈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鹿甚奇之鶩即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孰臨終謂鶩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雋之將圖中原也鶩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暉既嗣偽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荅不許鶩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

晉書注卷十一

十六

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斂財御覽四百三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性尤清儉好施無倦位為台保爵封郡公常乘弊車瘠牛卒財無餘

皇甫真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小字目附慕容暉下說具上劉宣篇目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鹿拜為遼東國侍郎孰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瘁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上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雋僭位入為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御覽二百四十六范亭燕書曰

皇甫真從輔國恪討擒冉閔即南園拔鄴石氏舊都城內珍玩寶貨充溢真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斂圖籍真上疏曰臣輒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匹牛四十頭以助軍資

受顧託慕輿根將謀為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

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

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

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

九年之閒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

江湘勒銘劍閣况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

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為冠軍將軍別部

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徵

舊唐書十一

七

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并欲

觀審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

轂苻堅載記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

為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

言于真曰辯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

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

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暉請窮詰之暉

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

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

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

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

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御覽五百四十二燕書

見侍中王猛來真等望馬首拜之日鄴城人守秦主初入

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

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為奉車都尉數歲而

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閼諸華聲教莫之

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

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

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日邊豪釁迹姦圖寔

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

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

地騁其蝥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啟

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

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

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

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恆暗符

天表沈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

宗主祭于冲年庾亮竊政于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

宗主祭于冲年庾亮竊政于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

宗主祭于冲年庾亮竊政于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

舊唐書十一

六

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騫則烏丸卷甲
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
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曾不改伯齊桓績宣九
合位止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微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
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景首
圖中原燕士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
而拔堅城氣讐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
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
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
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
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
遺黎企艱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立恭卽
世虐媼亂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
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
備以攜離之眾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軻
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
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蠡茲雜奕世彌昌角端掩
月步搖翻霜乘危媚起怙險鳴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

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晉書注卷百十一

晉書附注卷百十二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十二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類聚八十二秦記曰苻洪之先居武都家生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為氏焉蒲長五丈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御覽三百六十一引三十國春秋曰其母姜氏因寢

晉書附注卷百十二

產洪驚好施多權略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驍武倅而寤春秋前秦錄好施作好學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御覽一百二十一引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散千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金招延僞傑戎晉祿負奔之魏書苻健傳曰年十二而父劉光蒲突遂推洪為盟主死為部帥羣氏推以為盟主

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通鑑晉紀考異秋洪降劉曜在大興元年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劉聰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氏

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魏書苻健傳曰劉曜拜洪為宜西將軍率義侯徒之高陸進為氏王案載記於劉聰劉曜所拜將軍刺史略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陽公氏王均未詳載

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

秦錄曰拜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趙建平四年石生起兵于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

雍州刺史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

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為龍驤將

軍流人都督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

胡虎拜洪護氏校尉進爵為侯徙秦雍州民羌處于枋

十餘萬戶于關東遷洪龍驤將軍流民都督

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

功進封平西郡公魏書苻健傳曰遷光其部下賜爵關

烈將軍稍遷冠軍軍大將軍進封西平公

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

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

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

怨之乃遣使降晉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進封本國略陽郡後石

公魏書苻健傳曰討平梁犢進位車騎大將軍

鑿殺遵所在兵起洪有眾十餘萬魏書苻健傳曰冉閔

憑洪為主眾之亂秦雍徙民西歸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

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御

據關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眾五萬來伐洪洪逆擊敗

之於是安定梁楞等並關西民望說洪曰今胡運已終

中原喪亂明公神武自天必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

四海洪亦以讖文有艸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

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

文曰孤率眾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雋可指辰而

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

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

獲之案石季龍載記作麻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說洪

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鳩洪將并其眾世子

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

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

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魏書苻健傳曰關中周漢舊

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偽

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龍而孕之御覽

晉書注卷十三

三

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生之夜洪夢族

會氏王蒲健謂之曰是兒與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

名黑字世建後避石虎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

外祖張罽之名故改焉魏書苻健傳曰石虎深愛之

甚為石季龍父子所親愛魏書苻健傳曰石虎深愛之

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

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

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

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魏書苻健傳作健密圖關中類

引晉中興書密作陰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祗官繕宮

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類聚入十五引晉中示無西意

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眾西行御覽四百八十

後十餘日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

入潼關魏書苻健傳作遣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苻健

傳作揚武將軍菁率眾七千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晉中興

書誤作青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軹關在濟源縣西

北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

泉無相見也魏書苻健傳事若作若事不及御

死有如河既濟焚橋自統大眾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

張先要健於潼關魏書苻健傳將張先作健逆擊破之

健雖戰勝猶修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

晉書注卷十三

四

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眾來距健筮

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

而大吉孰大焉魏書苻健傳此句下有諸君是時眾星

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

水經渭水注曰渭水又東逕都城北注云故蕃邑闕

駟曰蕃在鄠西然則今嶽城是矣俗名之赤城水苻健

有赤水長安志未水在渭南縣南一十五里遣雄略

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周家祿校勘記曰地理

盤又作陰磐陰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健引兵至長安魏書苻

兵前秦錄作三輔壁悉降就水歷竹園北水經注

長驅洪奔司竹水經渭水注曰就水歷竹園北水經注

陵字按名勝志引作歷竹園元和郡縣志司竹園在整

匡縣東十五里史記渭川干畝竹漢書王莽傳霍鴻負

倚芒竹亦謂之鄂杜竹林有司竹都尉即此地也讀健
史方輿紀要五十三引隋圖經作在整屋東十二里健
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脩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

賈玄碩等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

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潛使諷玄碩

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

建元皇始魏書苻健傳曰號稽宗廟社稷置百官于長

安初學記六裴景仁苻書曰苻健至長安賈玄碩立妻

強氏為天王皇后子萇為天王皇太子弟雄為丞相御覽

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子萇為皇

太子親為平原公生為淮南公弟雄丞相東海公都督

舊唐書卷十二

五

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

騎三萬人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御覽四百一十一秦記

刺史司馬勳入秦川獲其尚書趙琨然而棄其尸現子

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俄有羣鳥悲鳴從山而來

向山而得父尸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御覽

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丞相雄等固請宜依

漢晉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沖同趙之初號健從之

僭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寰宇記二十五日戴延之西征

記云苻秦築宮于長安東城中有太極殿殿上有金井

焉諸公進為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為其

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為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

琚斬其首水經沮水注曰鄭渠上承涇水于中山西

日宜秋城在涇陽縣西北晉書校文五曰司馬勳傳杜

洪說勳除琚勳乃偽請琚於坐殺之據其言則琚無殺

洪事且琚死亦不由於健然攷御覽五十所引前秦錄
亦有健攻張琚於宜秋語與此所言合疑勳傳有訛此
乃實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眾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

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

上晉書校文五曰據尚傳時為安西將軍其進號鎮西

探報此處不王師收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太

半遂虜遇及其眾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

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

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脩連兵伐雄重華傳征

宋脩作宗愨雄與菁率眾擊敗之獲弘脩送長安初張

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為昭儀每於眾中謂

舊唐書卷十二

六

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

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

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

起霸城眾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

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

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貲盈積矣

十年溫率眾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

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

菁等眾五萬距溫于堯柳城愁思堆案桓溫傳作健又

萬屯堯柳與此小異堯柳即溫轉戰而前次于霸上萇

堯柳堆溫傳作堯為堯之譌

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為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于白鹿原御覽五十七潘岳關中記曰鹿出此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健聞溫

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眾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為萇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

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于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水經渭水注曰長安北出西頭第三門本

名杜門亦曰利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脩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

晉書注卷十二

七

御覽三百七十七祖沖之述異記曰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五丈語百姓張靖曰苻

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

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

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書鈔一百三十六秦記曰霖雨河渭溢蒲坂津監寇登于河中

得一隻履長七尺三寸稱屐五指長尺餘指文深一寸左右通五孔御覽六百九十八引三寸作二寸稱屐作

稱履指文深七寸寰宇記二十八日蒲津關因蒲坂又以記作文深七寸寰宇記二十八日蒲津關因蒲坂又以

因以為名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救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艸無遺魏書苻健傳作關中大饑蝗蟲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艸皆盡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

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

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為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為太子健寢疾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六月健寢疾

引太師魚尊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隨等屬以後事受遺輔政菁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為死迴攻東掖門健

聞變升端門陳兵眾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乙酉薨於太極前殿年四十九葬原陵

晉書校文五日穆帝紀健卒于永和十一年距永和七年健僭號時凡五年此云四年誤至其卒年與前秦錄相較差十年未

知誰為實錄在位四年偽諡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日高祖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晉書注卷十二

八

苻生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苻雄王墮

生字長生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苻生字長生總目健與洪健並列與和榮附元海聰記者不同

第三子也幼而無賴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暴昏酒無賴御覽三百六十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為

兒童時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魏書苻健傳均作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

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日性耐刀槊魏書苻健傳作不堪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日

可不如此勒也洪懼蹠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

成自當脩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
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温
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塞旗斬將者前後十數甚既死
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為太子魏書符健傳曰初健之長子死
生母強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之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
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穆帝紀生嗣位在永和十一年六月御覽一百
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大赦改年羣臣尊其母強氏為皇太后立妻梁氏為皇后御覽一百二十一
秦錄曰后梁安之女孫以呂婆樓為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
苻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謏為鎮東大將

晉書注卷十三

九

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温
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
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偽中書監胡
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日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
入于東井大角為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
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脩德以禳之惠
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日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
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
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御覽一百二十一
秋前秦錄作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

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兒
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每
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
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
置左右魏書符健傳曰在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
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立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
汝欲得也乃誅立石御覽三百四十七四百九十二引
晉中興書符健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墜以應日
蝕之災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嬖
應之生曰惟有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生從之誅司空王隨案隨與墜形近致謗饗羣臣
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

晉書注卷十三

十

牢典勸魏書符健傳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
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
冠蓬頭僵仆生以為樂生聞張祚見殺立親幼沖命其
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
臧立親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
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為而
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
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
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
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

來有何怪乎。璿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筭無方，鑿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眾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寶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璿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

晉書注卷三

十一

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璿曰：秦若兵強，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疆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璿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

域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崑函五郡之眾？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盜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璿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洿先叛

晉書注卷三

十三

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璿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尙父者，則太師錄尙書事廣甯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強識，探蹟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

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御覽四百七十七車雅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為之語曰不為權異富宜作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注苻堅載記作強注御覽四百七十四引前秦錄

亦作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為文宗則尚書右

僕射董榮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謙御覽四百九十五伯言博學有雋才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二房未若二梁瓊文綺章案梁熙見苻

堅載記上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元和姓

隋七代孫晉生武威太守因居安定始家焉子羌苻秦并州牧左僕射立忠將軍彭越安

書

三

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

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

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

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眾數萬狼

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

君公圖之瓘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

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

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瑾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

之至乃言於立觀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

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眾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

張哲于裴氏堡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一曰裴氏堡在垣曲縣東南晉永嘉末居人裴氏築堡自

守處也後因晉將軍劉度等率眾四千攻青州刺史袁

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羌距燕飛

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

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眾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

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為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剋

之殺苻產盡坑其眾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

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為深害不如誘

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

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

書

四

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

發三輔人營渭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曰中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故長安城北

本名橫橋雍錄中渭橋在今咸陽東南二十二里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

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

顛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

者殺之剗而出其心魏書苻健傳左光祿大夫強平諫

曰魏書苻健傳作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

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

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

之嫌含山嶽之過致敬宗社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

三春之澤則姦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祗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偽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譙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為言平即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既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魏書苻健傳曰虎狼大暴從潼關來書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至于長安魏書苻健傳作自其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生立一年元年秋至于二年

書對注卷十二

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魏書苻健傳兇羣臣奏請禳災生日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為非禮不從魏書苻健傳作逼令為淫固執弗從生怒殺之又譙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為譏其目鑿延目出然後斬之魏書苻健傳曰至晝夜食棗多無他疾生曰日病使太醫程延診脈延曰陛下食棗多無他疾生曰嘻汝非聖人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嘗從輿上搜便溺者

謂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日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眾二萬七千進據黃洛案鄧太尉祠碑曰川定陽五郡領屠各上郡大施黑羌白羌高涼西羌盧水白虜支胡粟特口水雜戶七十夷類十二種所言諸羌種類較此為詳十六國疆域志曰徧檢諸地志皆不言黃洛所在黃洛之名僅見於此今考言進據黃洛則地應近長安宋敏求志云藍田有黃墟堡在縣北三十里墟洛音近疑即黃洛案方輿紀要五十一云黃洛堡在三原縣東北是在長安之北如宋敏求生遣苻黃眉所云在藍田縣則在長安之南未知孰是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温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很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御覽三百一十一平原引十六國春秋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眾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眾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

書對注卷十三

十六

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
風俗通曰宋桓公子目夷字子孫以王父字為氏
元和姓纂二曰苻秦有魚遵魏書苻健傳作誅太師魚
遵父子一十八人御覽一百二十一
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誤作魚遵
時又謠曰百里望
空城鬱鬱何青青暗兒不知法
魏書苻健傳作暗人仰
不知法法是苻法也

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祿大夫牛
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日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
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
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誠之曰酋帥大臣
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偽位殘虐滋甚耽廼於酒
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
魏書
苻健

晉書卷三十一 七

傳曰其臣朝謁漏盡請見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
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姦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
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日媚于我也引而斬
魏書苻健傳曰因醉問左右曰吾統天下已來汝等
何所聞乎或對曰聖明宰世子有百姓罰必有罪賞
必有功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
怨生日汝媚我也引而斬之
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
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
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剝牛羊驢馬
活爛雞豚鵝三五為羣
魏書苻健傳作活爛雞豚鵝
數十為羣御覽一百二十
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又作三五千案儀禮有司微
釋文曰燔一本作爛禮記禮器注曰爛沈肉於湯也是
燔與燔
古通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

之以為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
者悉以疾告歸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
錄曰朝士奔逃草野皆曰從虎口出
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
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
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剝胎拉腸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

令康權言于生日
通鑑晉紀注姓譜曰康
衛康叔之後亦西胡姓昨夜三月並
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沈陰不
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
之生怒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
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

晉書卷三十一 六

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
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注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
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
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眾繼至引生置於別
室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堅眾
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引生置別室
廢
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
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
晉書校文五曰帝紀生嗣位
在永和十一年被弒在升平
元年凡在位三年此云二年蓋誤以偽謚厲王
生即位在和和十二年故也非實錄
御覽一
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
日謚厲王封子熾為越侯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
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為佐命元勳御覽三百六十
四前秦錄日以
功拜龍驤將軍征伐皆有殊績案健載記但權倖人主
言以雄為車騎大將軍不言拜龍驤從略
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御覽一百二
十一引十六
國春秋前秦錄曰皇始四年丞相東海
王雄卒贈相國進封魏王諡敬武王 健哭之歐血曰
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
苻洪征梁犢以墮為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
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

晉書注卷百十二

九

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
疾惡御覽一百二十八引十六國
春秋前秦錄剛峻作剛復 雅好直言疾董榮強
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
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
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
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晉書注卷百十二

晉書注卷百十三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十三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魏書苻健傳
日雄第二子祖洪從
石季龍徙鄴家於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
西門豹祠御覽三百六十引車類
漳水注曰漳水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注云
祠東側有碑隱起為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
中所修也魏文帝述征賦曰羨西門之嘉迹忽遙聯其
靈宇寰宇記五十五曰隋圖
經云豹祠在鄴縣東南七里 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

晉書注卷百十三

十二月而生堅焉

御覽三百六十車類秦書日夜夢有
若有龍蛇感已遂懷孕而生堅

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

王咸陽御覽三百六十九三百七十一車類秦書日苻
堅生肩背有赤色隱起狀如篆文付臣為苻氏

又日堅背文曰艸臂垂過膝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
國春秋前秦錄日姿貌魁

傑臂垂 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御覽一百二
十二引十六

過膝國春秋前秦錄日洪奇而愛之因而謂健日此兒頭大
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世說鑿鑿篇注車類秦

書日肩頭堅小字也肩與堅同音蓋無定字也類聚十
七御覽三百六十四秦記日苻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

頭堅腹軟字 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
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日此兒姿貌瓌偉

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

異之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趙右須秦書曰石虎司隸校尉高平徐統世說識鑿篇注車

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

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

也御覽三百八十二車頰秦書曰左右曰此兒狀貌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符郎骨相不恆後

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

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

欣而許之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

以為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

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御覽二百三十

符堅與符健西入關堅時年十二未有軍號健夢有天

神遣使者朱衣赤冠拜堅為龍驤將軍後加此官以應

舊唐書卷三

二

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

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合他人取之願君王行

湯武之事以順天人心堅深然之納為謀主生既殘

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弑生以偽位讓其兄

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魏書符健傳作堅及母苟氏並

慮眾心未服難居大位羣僚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

僭稱大秦天王類聚九十八車頰作秦書曰符堅立

誅生佞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

承興追諡父雄為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為皇太后妻苟

氏為皇后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

舊唐書卷三

三

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

相東從祖侯為太尉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

從兄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平陽公雙河

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李威

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強汪為領軍

將軍仇騰為尚書領選席寶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

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

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

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

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眾心懼終為變

至此遣殺之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

日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之意

也堅性仁友與法訣于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

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於是修廢職繼絕

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

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

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眾討之以其建節將軍

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眾拒戰

為羌所敗論史方輿紀要四十日銅壁成在太原縣西

築壘壁自守南汾水上胡氏日河汾間有銅川其民遇亂

因日銅壁獲其養子蚝送之御覽三百八十六前秦

錄日張蚝本姓弓上黨

泫氏人也膂力過人能御曳牛走張平愛而子之姪於

平妾知而責之蚝慙割陰以自誓遂為閹人堅甚寵之

常侍左右終為名將所在有殊功世稱鄧羌張蚝萬人敵也

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

罪署為右將軍御覽八百八十五續搜神記日代郡張

一狗名日飛鷲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行行聲如

平常未經年果為鮮卑所逐敗走降苻堅未幾便死

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

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日美哉山河之固婁

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日臣聞

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眾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

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

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

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御覽一百二十一

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日堅大悅至韓原

觀晉魏顛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

賜為父後

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

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

紉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

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

有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眾辱猛日吾輩與先帝共興

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

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日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

而已世大怒日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

處于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日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

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日吾欲以楊壁尚主壁

何如人也世勃然日楊壁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安

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日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

是為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

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于西廡諸氏紛紜競陳

猛短堅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日陛下

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

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日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

下無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御覽一百二十二

秦錄緒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

作禘引十六國春秋前

上帝親耕藉田其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為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為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為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于是酣飲極權命羣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為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御覽一百一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八月堅下書曰咸陽內史猛聲彰出納所在著績有卧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絲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

晉書卷十三

六

橫為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羗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為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于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

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眾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奕于率眾數萬又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匈奴為患其與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于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郡縣為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鳳皇集於東闕御覽四百六十五前秦錄曰苻堅時鳳皇集於東闕歌之曰鳳皇于飛其羽翼翼翼淵武聖后贊齡萬億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

晉書卷十三

七

露堂御覽九百四十四引前秦書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引廣古今五行記露上有甘字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御覽九百四十四引前秦書作禁中無屬耳之垣案載記之理當作之垣事何從泄也於是赦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御覽九百四十四引前秦書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引廣古今五行記作衣青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

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遭受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
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勸勵號
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修闢帑藏充盈典章
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
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
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勑違庶幾周孔微
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
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艸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
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
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于祀漢之二武焉足

晉書卷十三

八

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屠各張罔聚
眾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尙書鄧羌爲建
節將軍率眾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鄒盆等皆
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引之爲國
二卿黃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
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爲藩國列卿傷
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
檢引掇等爲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
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商阜隸婦女不
得服之犯者棄市興寧三年堅又改元爲建元慕容暉

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於崤澗堅懼其入
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叡海西公紀左賢
王衛辰舉兵叛率眾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於馬
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叡堅率中外精銳
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爲前鋒都督叡
遣弟活距戰于同官川安大敗之斯活并四千餘級叡
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於長安進擊烏延斬之
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讀史方輿紀要三曰木根山在今榆林衛西北又六
十一日胡氏曰木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御覽
根山在五原縣西驄馬城即銀川城也苻秦建元元年
六十四年者舊傳曰驄馬城即銀川城也苻秦建元元年
自驄馬城巡撫夷狄御覽結輿地廣記曰苻秦有驄馬

晉書卷十三

九

城土俗呼驄馬爲乞銀因號以衛辰爲夏陽公案鄧太尉祠碑
乞伏谷通典即今銀川郡屬有夏陽君在職云云夏陽
屬馮翊苻秦於此置縣以統其眾叡尋死分其部落
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略川侯讀史方輿
七曰貳城在中部縣西北苻秦時貳縣城也胡氏曰貳
縣城當在杏城西北平涼東南案鄧太尉祠碑云統和
宣戎洛川定陽五部洛川即駱川也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
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
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使
王猛楊安等率眾二萬寇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
戶而還羌叡叛堅自稱益州刺史張天錫傳叡亦
作叡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王

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斂岐於略陽張

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剋之地

理志張軌時晉興郡統大夏縣張駿時天錫將掌據又

河州有大夏郡惟何時置郡無可攷張天錫將掌據又

敗儼諸軍於蔡谷征東將軍張天錫與相常據為使持節

谷在河州西乞伏乾儼懼遣兄子純謝罪於堅張天錫

歸載記作奴葵谷純仍請救尋而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讀史方輿紀

白馬城在成縣西南本白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眾

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使王撫守侯和水經河

日洮水又東逕洪和山南又東逕迷和城北注洮水在四

山中羌名也水經圖說殘稿曰魏書地形志洪河郡屬

河州元和郡縣志貞觀四年洮州自洮陽城移治故洪

和城八年復舊美相縣西至州七十五里貞觀移州縣

亦隨徙是洪和在洮陽東七十餘里也今為洮州廳治

方輿紀要魏鄧艾敗姜維于侯和涼張駿置侯和屯護

軍苻秦王猛討叛羌使別將守侯和魏太和十五年吐

谷渾修泥和城置戍魏攻拔之侯和洪和泥和迷和即

一城也音轉耳案邵姜衡守白石讀史方輿紀要六十

羌疑是鄧羌之譌白石城在狄道縣西北

二百八十里有白石山在其東因名猛與楊安救枹罕

及天錫將楊遜戰于枹罕東猛不利邵羌擒斂岐於白

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服

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

-12 100 24 483" data-label="Text">

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為平西將軍

晉書卷十三

十

雙誤為一人不知載記苻雙苻庾固並

舉也惟慕容皝載記作苻護即苻庾

苻武據安定並

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受

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

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

為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王鑿宜朔呂光等率中外

精銳以討之左衛苻雅左禁寶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

雙武乘勝至於榆眉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今鳳翔府隴

州汧陽縣東三十里有隴廩故城

案隴廩鑿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乘安定隨雙奔

上邽鑿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為憚

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眾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

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

盡眾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於蒲坂鑿等攻上

邽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

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鑿等攻陷陝城克之送庾於

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皝次於枹

頭皝眾屢敗遣使乞師於堅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

常侍樂嵩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皝連橫乃遣

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皝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

州刺史鄧羌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

奔於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

晉書卷十三

十一

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
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
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
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
師既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
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
猛與建威梁成鄧羌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為冠軍將
軍以為鄉導攻暉洛州刺史慕容筑於洛陽晉書校文五日當從
暉載記作金墉蓋時筑守金墉也暉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
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榮

晉書注卷十三

十三

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羌鎮金墉猛振旅
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率步
騎六萬伐暉堅親送猛於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
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捷雷
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眾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救運
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
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靈稟陛
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鑿軫冒犯霜露臣雖不
武望剋不淹時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
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執暉上黨太守慕容

越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會
楊安攻晉陽為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
大呼斬關猛安遂入晉陽執暉并州刺史慕容莊暉遣
其太傅慕容評率眾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
進屯於潞川御覽三百三十四引十六國春秋作率兵
十萬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二曰潞城縣西
三十里為交漳村絳水自長治縣西北流經此而合於
濁漳交流而東故名自此而東凡一百八十里而入河
南林縣界亦謂之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
游擊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閒道出評營後御覽三百
三十四引
十六國春秋 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暉懼遣使
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水經濁
漳水注

晉書注卷十三

十三

燕書曰王猛與慕容評相遇于潞川評障鋼山泉鬻水
與軍入絹匹水二石類聚入車類秦書曰王猛攻鄴慕
容評距猛而恆賣水與軍人眾思為亂猛因得破之御
覽三百三十四引十六國春秋曰評性貪鄙障固山泉
賣樵鬻水積錢絹如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眾曰
上陵三軍莫有鬪志御覽三百三十四引十六國春秋渭原作潞原案上文云
評不致進屯於潞川無西至渭原之理當以作潞原為
是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二引作涇源謂即襄
垣縣西北涇水之源又引杜佑以為潞源景略受
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
退也願勦力行問以報恩願御覽三百三十四引十六
國春秋恩願作恩願受
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勇奮破釜
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眾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
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

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舉旗斬將殺傷甚眾及日中評眾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泣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日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眾也猛曰

晉書注卷十三

十四

臣每覽亞夫之事嘗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為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鑿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類聚八十八晉書曰苻堅平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案此條未著何家之書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於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暉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為使持

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譙諸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羣臣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徙於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

晉書注卷十三

十五

為大司馬桓温所圍遣使請救於堅堅遣王鑿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鑿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水經肥水注曰水寺西即船官坊蒼兕都水是營是作湖北對八公山山無樹木惟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折節下士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獲金于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即以八公為目寰宇記一百二十九日八公山一名肥陵山在壽春縣北四里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一曰八公山在壽州東北五里淝水之北淮水之南相傳漢淮南王安與八公學僊於此因名亦謂之北山桓温遣諸將夜襲鑿蚝敗之鑿蚝屯慎城初仇池氏楊世以地降於堅堅署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

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

驍武得眾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

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晉略曰胡氏注通鑑疑楊安為

仇池公楊國之子北魏書國子安進圍益雅等次于

復國升平四年卒此別一楊安也通鑑晉紀注曰驚峽晉梁州刺

驚陝纂率眾五萬距雅在仇池北亦名塞峽

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於陝中為雅等

所敗水經泗水注曰泗水又東逕西樂城北注云城在

通益州山多羣獠諸葛亮築以防遏梁州刺史纂收眾奔

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眾降於雅纂將楊他遣

子碩密降於雅請為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

之長安以楊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晉書校文五曰楊統當從

御覽所引前秦錄作王統蓋楊統時已為姪楊纂

所殺宋書氏胡傳魏書仇池氏傳可證此因上文有楊

統字致相涉而譌十六國疆域志曰南秦州加楊安都

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

千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誇威河右

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

悅即署天錫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

吐谷渾碎奚周家祿校勘記曰碎奚誤碎奚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

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濕川侯堅嘗

晉書注卷十三

六

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

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

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為百姓父母蒼

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

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於

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温

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

閒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

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

於父者其桓温之謂乎堅以境內早課百姓區種懼歲

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太官後宮減常度三等百寮之秩

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

皆禁元作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御覽二百三十六

秦錄曰建元七年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以碩學耆儒

尤精二禮堅以通為禮記祭酒居于東序祥為儀禮祭

酒處于西序堅每月朔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

旦率百僚親臨講論

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

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

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

取給於途工商買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

楊槐類聚十九引車類作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

晉書注卷十三

七

集誨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恆星皆見又有赤星見於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為丞相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元和郡縣圖志十七日苻融在阜城縣東北二十四里秦苻秦冀州牧坐鎮鄴中惟阜城為冀州東南境苻融築壘當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在是時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霸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問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

晉書注卷十三

六

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燕之分野而掃東井東井秦之分災深禍大暉父兄弟亡虜也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宜除渠帥以孟皇秦若旦誅鮮卑不夕滅慕容暉者臣請就妖言更之戮堅不納案張猛即張孟猶狼猛之作狼孟也更以暉為尚書垂為京兆尹沖為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廡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

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史

晉書注卷十三

九

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讀史方輿紀要五十西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為前鋒寇蜀魏書司馬叡傳作苻堅遣苻雅率將王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人自劍閣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形乘勝陷漢中魏書司馬叡傳曰秦州刺史楊纂請救於梁州刺史楊亮亮遣參軍卜靖赴之敗走朱彤至梁州亮望風奔散十六國疆域志曰興道縣有青谷成固有西樂城水經注蜀諸葛亮所築梁州刺史楊亮以即險之固保而居之徐成又攻二劍剋之楊安進據梓潼寰宇記八十四曰大劍山亦曰梁山又有小劍山在其西三十里故曰此為大劍崔鴻十六國春秋苻堅使楊安伐蜀徐

成破二劍是也其山東連沙鼻
西接綿州凡二百三十一里
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

周虓降于彤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

于縣竹晉書校文五曰虓傳時以西夷校尉領梓潼大

武見仲守降於場安非朱彤仲孫為振武將軍亦非揚

孫傳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於南

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叩苻夜郎等皆歸

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

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十六國疆域志曰益州領漢郡一

興魏郡三晉郡一漢中魏姚萇為益州刺史領西蠻校

尉十六國疆域志曰益州領漢郡三蜀漢郡一巴郡巴

載記云益州刺史屯墊江又云退屯五城是苻秦以

梁州所屬三巴及廣漢郡別置州遙取益州之名耳王

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

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

率眾三萬據墊江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育乃自

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首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

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羌與楊

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縣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

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縣

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於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

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

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

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

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

士樂陵王勸為國子祭酒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

以徵士樂陵王忻為國子祭酒春秋前秦錄曰十一年正月

純博之精莫如忻也終于太子少傅案王勸王忻必有

誤一及王猛卒御覽三百七十四前秦錄曰苻堅堅置聽

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

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御覽三百五十九前秦錄曰苻

明陰陽兵法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閣

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荀萇左

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

伐張天錫於姑臧張天錫傳作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

圖志四十日文車澤在姑臧縣東三十里前秦苻堅遣

將軍荀萇毛盛伐北涼造機械衝車於此故名案天錫

傳作毛當乃毛盛之謬太元元年為秦建元十二年

前涼太清十五年元和志作北涼亦為前涼之誤

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

親餞萇等於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

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眾以繼之

閻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

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案張天錫傳作龍驤俄而梁熙

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粲於河會城陷之十六國

日金城郡有清石津胡三省云五代志有青巖山意清

石津在青巖山之下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日河會城在

蘭州西水經注湟河至允吾與大河會河會城蓋在二河之會也 苟萇濟白石城津與
 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非退還清塞
 水經河水二注曰河水又東逕石城南謂之石城津注
 引關關日在金城西又曰逆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
 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楊非亭北又曰湟水左
 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水經注圖說殘稿日諸水並當
 近今礪伯縣治又曰苟萇濟白石城津即此津也當在
 今莊浪廳南接皋蘭縣界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日石城
 津在涼州西境即河州之積石渡又六十三日清塞城
 在涼州東境縮城在莊浪衛東南或云與蘭州故廣
 武城相近楊非亭在莊浪衛東載記楊非天錫又遣將
 在支陽西北三百餘里或謂為陽妃谷
 軍掌據率眾三萬與馬建陣於洪池唐志曰涼州有洪池府又姑臧有二
 嶺南日洪池嶺西日刪丹嶺讀史方輿紀要六 苟萇遣
 十三日洪池嶺在涼州衛東涼州之大山也
 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

晉書卷之三十三

三

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逼急攻
 據建建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伯萇進軍入
 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為前鋒率勁勇
 五萬與萇等戰於赤岸水經河水二注曰河水自左南而東逕赤岸北亦謂河夾岸秦
 州記云枹罕有河夾岸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日赤岸
 戌在涼州衛南胡氏日赤岸在枹罕按自清塞至姑臧
 皆在百里內外枹罕去姑臧遠矣 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萇
 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萇釋縛
 焚櫬送之於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為持節西中
 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
 戶於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

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宜鄉二百戶號歸
 義侯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日拜比部尚書遷右僕射初萇等將征天
 錫堅為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州又遣
 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
 十萬討代王涉翼健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周家
 勸記日即苻生載記之范俱難也宜率步騎二十萬東
 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於涉翼健庭翼健戰敗遁於
 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
 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健荒俗未參仁義令
 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魏書昭成子孫列傳作行

晉書卷之三十三

三

唐公苻洛御覽四百三十六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日苻
 洛雄勇多力猛氣絕人坐制奔牛射洞犁耳苻堅深憚
 之故常為邊守讀史舉正日案諸事與魏書北史皆不
 合什翼健為庶長子寔君所執其事自確記不知何所
 據散其部落於漢鄯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
 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終
 令朝獻出入行來為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健問
 日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
 也翼健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為國家用
 對日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艸而已何堪為將
 又問好學否對日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為堅善其
 荅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

及豪望富室僅隸三萬人御覽七十五引十六國春開秋豪望富室作豪強富民

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

成百姓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為父後者賜

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

戶牛酒大酺三日御覽八車類秦書曰苻堅時有黃雲五色時以為瑞賜民酺五日案車氏

所言不見本書載記以賜酺事同附注於此造其尙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

暉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書鈔一百二十六車類秦書曰苟萇圍襄陽作飛雲

車以攻城使楊安將樊鄧之眾為前鋒屯騎校尉石

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

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

晉書卷之三

三

師次河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為虞

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

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

以眾五萬屯於江陵晉車騎將軍桓冲擁眾七萬為序

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

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遂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

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

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

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揚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

寇魏興攻太守吉挹於西城水經泗水篇曰又東過西城縣南注云依山為城

周二里在峻山上梁州督護吉挹所治苻堅遣晉將軍

偏軍韋鍾伐挹挹固守二年不能下無援遂陷毛武生率眾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於淮南先是梁

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綉綵賜諸國王於是

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

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

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

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

以為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

苻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

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

晉書卷之三

三

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郎

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

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

萇諫曰今以十倍之眾積粟如山但掠徙荆楚之人內

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

為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眾咸疑懼莫

知所為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

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

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

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

為戮首不於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眾助不等使苻融
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眾以繼中軍融
熙並上言以為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晉兗州刺史
謝玄率眾數萬次于泗水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
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為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
成為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
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械給之彭超圍
彭城也置輜重於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
高衡率眾萬餘聲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遂率彭城之
眾奔於謝玄超留其治中徐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

晉書注卷十三

三

難既陷淮陰通鑑晉紀注南北對境圖曰淮陰縣距淮
五十步北對清河河口十里進可以窺山東
內則蔽沿江晉宋以為重鎮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
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
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御覽四百四十四前秦錄
曰姜宇字子居天水冀人
也少孤貧為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
寸聰惠美風儀每夜專讀書睡則縣頭于屋梁達旦而
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弗聽不識乃置酒引宇令
女潛觀之宇曰觀宇之姿才豈復為人牧羊也遂妻之
宇後歷位京兆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於
南縣案南字下
當有脫字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
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
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瑑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

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
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
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
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玄率眾三萬次于白馬塘
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玄戰於塘西玄大敗之斬顏
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與俱
難超戰按俱難本作范俱難
自紀傳作句難本記作俱難茲又單舉
難字幾疑其人姓名俱難宜加補正超等又敗退保
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十六國疆域志
曰盱眙有石梁難超
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
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十六國疆域志
曰淮陰有淮橋又與難等合戰

晉書注卷十三

三

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
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為庶
人堅以毛當為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平
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十六國疆域志曰兗州領漢
郡二晉郡一高平國東平國
濟北通鑑注秦南兗州鎮湖陸案載記兗州上脫一南字王顯為平吳校尉揚州刺
史戍下邳十六國疆域志曰揚州
領漢郡二下邳淮南賞堂邑之功也又以
苻洛為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
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
陽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
深忌之故常為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

志怒謀於眾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沈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顏安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平陽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眾以圖秦

晉書卷十三

三

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眾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福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荊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苻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徑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眾會洛次於中山有眾十萬衝等與洛戰

於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於長安呂光追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爲將軍徙洛於涼州徵苻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尙書事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嶼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梁謙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

晉書卷十三

三

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水經渭水注車類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四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為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魯龜太卜佐高魯夢容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于秦魯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為謝玄破於淮肥自益新城浮圖中案高虜當即高魯以音近而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

書解注卷十三

三

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致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晒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鄴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於寶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御覽三百六十三車類秦書曰苻堅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為之題曰謂胡人為側鼻東夷為廣面關類北狄為匡脚面南蠻為雁蹄方方以類名也又七百八十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國王樓寒遣使衛頭一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又曰苻堅時新羅國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又八百三十八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新羅王遣使貢

其方物在百濟東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又九百二十四秦書曰苻堅時西域獻翠鳥四頭雄雌各二籠盛之月餘並死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史通正史篇曰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等事怒而焚之滅其本從著作郎董道追錄舊語十不存一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永興十年李威之事慚怒乃焚其書董道雖更書時事然十不存一案趙淵與史通作道異荆州刺史都貴造其司馬閻改泉董道與史通作道異荆州刺史都貴造其司馬閻振晉書校文五曰殿本攷異云一本作郝貴又作梁成虞傳則作梁武七年紀則作郝貴桓沖傳則作郝貴桓石司馬閻振孝武帝紀及桓沖桓石虔傳俱作襄陽太守

書解注卷十三

三

閻中兵參軍吳仲等率眾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於激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萬七千

晉書斟注卷百十四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十四

苻堅下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王猛苻融苻朗

太元七年堅饗羣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

晉書斟注卷百十四

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宜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過姦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為司徒融固辭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御覽七百五十六車頻秦書曰苻堅初堅即建元十八年新平縣民耕地獲玉器偽位新平王彫御覽一百六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彫作雕又七百五十六引車頻秦書作金彫

陳說圖識堅大悅以彫為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案識

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案圖識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識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為左道惑眾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顛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顛頊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於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

晉書斟注卷百十四

應之湛又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為天王二為王后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一作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於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為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苻朗為使持節都督青徐

充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竇鄴善王休密馱朝於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竇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為永制竇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堅於是驍騎呂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羣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通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舖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

晉書卷十四

三

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輓啟額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王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御覽二百五十九九引前秦錄作朝無昏政之臣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為句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二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眾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為無道天下患

晉書卷十四

四

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眾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眾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為閭劣以累捷之威

晉書注卷十四

五

擊垂亡之寇何不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為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斤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高僧傳五日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足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

陽惟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高僧傳五作宜可參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高僧傳五作輿輦之榮未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游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疑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高僧傳五作陛下應天御世有中土而制四海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栖無為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為勞身於馳騎口倦於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高僧傳五作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歸東南區區地卑氣厲昔舜禹游而不返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非愚心所同也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高僧傳五足下有治字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僧傳五作將天心明大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運所在耳

晉書注卷十四

六

運所在耳

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為濟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鑿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高僧傳五作先幸洛陽枕威馳紙檄於丹楊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蓄銳可也高僧傳五作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苻融及尙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鑿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周家祿校勘記曰按苻融封爵稱平陽者二且上平陽當以平陽為正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戮也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於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使

晉書卷十四 七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宣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寶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為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為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為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勦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徒江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剋之何為無功吾

晉書卷十四 八

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於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

晉書注卷十四

九

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冲率眾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晉書校文五日孝武帝紀作郭洽不作郭銓郭銓亦見毛璩傳恐帝紀反誤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

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為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屢寇王境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戒嚴速修戎備發州民則十丁遣一兵居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朕將登會稽復禹績伐國存君義同三王又三百二十二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屢窺王境朕將巡狩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良家子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一體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

晉書注卷十四

十

期剋捷之日以帝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高傳五作以晉帝為桓冲為侍中竝立第以待之世說識僕射謝安為侍中鑿篇注車頻秦書曰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故今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魏書司馬叡傳作可速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世說識鑿篇注車頻秦書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眾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

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鄖城害晉將軍王太乙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眾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水經淮水注曰洛澗上承死馬塘水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一曰洛水在懷遠縣南七十里其地有洛河鎮上流自定遠流入至此注於淮亦謂之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碭石為融所逼水經淮水注洛澗春北右合肥水又北逕山峽中謂之碭石元和郡縣圖志七曰下蔡縣碭石城晉孝武太元八年間苻堅入寇乃遣龍驤將軍胡彬將水軍五千援壽春既陷退保碭石亦此城也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一曰碭石城在壽州

晉書注卷十四

十一

西北二十五里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眾軍倚禽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入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艸木皆類人形水經肥水注曰昔在晉世謝玄北禦苻堅所入公山及置陣于肥水之濱堅望山上草木咸為人狀此即堅戰敗處非入公山之靈有助蓋

苻氏將亡顧謂融曰此亦勃敵也何謂少乎憚然有懼之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艸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尙書朱序說石等以眾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眾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眾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於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謝琰出為輔國將軍以精卒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軍領入千人距氏破賊有勳焉案琰傳以爲輔國將軍與何書均言入千人似較載記爲得實蚝乃退列陣逼

晉書注卷十四

十一

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卻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御覽三百九晉中興萬向壽春謂融曰晉人若知朕來便一時還南固守長江雖百萬之眾無所用之今祕吾來令彼不知彼願江東在此必當戰若其潰敗求守長江不復可得則吾事濟矣乃祕不言堅自來於是以小將旌列屯肥北晉征虜將軍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並阻水南一時涉渡肥水融曰及吳未成列擊之必克也堅曰不然我長於步彼便於水今捨步入水是以所短擊其所長非良策矣可須彼過水一時擊之

彼既背水進退無術乃可盡殺然後船舫渡江直指會稽觀禹朝萬國之處不亦樂乎列陣以待晉軍既濟戰于肥北堅被重鎗三軍潰亂堅馳還長安寰宇記一百二十九日青岡高一百步在壽春縣西一十三里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一曰青飢甚人有進壺殮豚脾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縣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觀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為惠妄受不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願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

晉書卷一百十四

十三

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魏書苻健傳作淮北初諺言曰元喜不從項堅出今日敢言吾在壽春者拔其舌識南國魏書秦州刺史苻堅將兵南征駐于此諸邱故名秦邱邱側有故城名曰秦丹城亦名秦王城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郟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眾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御覽一百一十六國春秋前秦錄魏書苻健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

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為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於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於河南孝武帝紀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眾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羣盜眾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為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眾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城御覽九百七十三車頻秦書曰慕容垂圍鄴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眾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元和中四日苻秦錄強永強帛並略陽人魏書慕容暉傳為泓作堅遣將軍張永步騎五千擊之案張為強之謠為泓所敗泓眾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

晉書卷一百十四

十四

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為亂不暇近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眾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為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魏書慕容廆傳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姚萇為司馬討泓於華澤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華澤誤作華陽讀史方輿紀要西胡氏曰華陰之澤也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眾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眾泓聞其至也懼率眾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

晉書注卷百十四

十五

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過也叡弗從戰於華澤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華澤又作華陰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軍魏書慕容廆傳作棄其步眾泓眾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魏書慕容廆傳家兄皇帝作乘輿竝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鉅鹿公輕鯁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

日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柰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為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喻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

晉書注卷百十四

十六

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次於趙氏塢十六國疆域志曰馮翊郡銅官護軍有趙氏隄使護軍楊璧游騎二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眾數千保據潁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

萬決堰竇衝率眾敗其軍於鶴雀渠

十六國疆域志曰北地郡有鶴雀渠

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長眾危懼人有渴死者俄而降

雨於長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

長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

長又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

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

自相署置

魏書慕容鹿傳作置百官

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

大營

十六國疆域志北地郡有楊渠川

率眾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

擊之為萇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

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於長安

晉書卷一百十四

十七

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眾來赴難堅聞

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戍驪

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

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開公苻琳為

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沖乃令婦人乘牛

馬一字多為眾揭

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眾晨攻暉營於鄭西暉出距

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

御覽三十七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沖乃令婦人各將

一囊盛塵皆令騎牛服交衣執持長槊於陳後沖晨

攻暉兵刃交接昌言班隊何在於是奔競而進皆毀囊

揚塵埃霧連天莫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苻琳

率眾三萬擊沖於灞上為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

遂據阿房城

魏書慕容鹿傳遂作進

初堅之滅燕沖姊為清河公

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

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

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

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

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

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

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

魏書慕容鹿傳作乃蒔梧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

皇之至御覽九百五十

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賊入

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

周家祿校勘記曰石

民誤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於下

晉書卷一百十四

十八

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立前鋒張願追遷及於

碭山轉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

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為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

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鄆城

奔於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於河南斬其東

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鄆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

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斯大言責冲曰

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為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

奴苦復欲取爾見代

類聚三十五引前秦錄厥作厄

堅遣使送錦袍一

領遣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閒卿遠來艸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冲命詹事荅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周家祿校勘記曰陽平當作平使白虜敢至於此苻不在鄴糧竭馬無艸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

書注卷十四

十九

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突於中山以為己援垂遣將軍張崇要與獲之於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蚝騰以眾寡不赴不進退路窮乃謀於羣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不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碣磬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謝立傳作顏雄劉襲次於河北不遣將軍桑據距之為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剋之不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達請救於謝立不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達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

日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磬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為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宜濟為功況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不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達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為任於晉周家祿校勘記曰分房未詳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於到獸山袁宇記二十九日倒獸山

書注卷十四

二十

一名玄象山在渭南縣東南五十里晉書校文五曰倒誘到麟麟改嘉傳同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靜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魏書慕容廆傳作術士王嘉曰盧作遽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魏書慕容廆傳曰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眾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魏書慕容廆傳作謀欲伏兵請堅殺之令其豪帥悉

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魏書慕容

吾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

突賢與其妹別妹為左將軍寶衝小妻周家祿校勘

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

首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

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遠既至朝廷果欲徵不

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不款誠無貳并宣楊膺之意乃

遣劉牢之等率眾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飢人

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

房改年更始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常為冲軍所圍周家

晉書卷十四

三

勸記曰常當作嘗類聚九御覽六十九異苑曰苻堅為

慕容冲所襲堅馳騎馬墮而落湖追兵幾及計無由出

馬即踰湖而授焉堅援之得登岸而走

左中郎將鄧綬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

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

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長樂等蒙獸皮奮矛

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

將軍賜爵關內侯冲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眾夜襲長

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寶衝前禁將軍李辯等

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堅尋敗冲於城

周家祿校勘記

諸將請乘勝入城堅

懼為冲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

參軍徐義宦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

讓戮之牢之以不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暉屢為冲所

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眾屢為白虜小兒所摧

何用生為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

軍馮翊趙敖為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

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爭麥戰於驪山為冲

所敗池死之魏書慕容廆傳作承力戰有功

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

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魏書慕容廆傳

晉書卷十四

三

敗冲右僕射慕容

定果勇善戰冲深憚之遂穿馬埒以

自固

魏書慕容廆傳此句

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

鄴城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

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不

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

輔將降之案苻秦廣武將軍碑文有

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

馮翊護軍苟輔始即此人

郡人遼西太守馮

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悅

於是憑城固守甚為土山地道輔亦為之或戰山峯甚眾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甚將入覺之引眾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甚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眾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為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甚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為尚書郎案唐宰相世系表崔氏魏司空林會孫悅前趙司徒左長史關內侯三子液潛蓋蓋悅由左長史出為新平相表不著液之名乃闕也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怒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首望深以為慙故相率距甚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三

以立忠義時有羣鳥數萬翔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闕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冲率眾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為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為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為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為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

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蚍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眾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為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為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為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妖形歔歔流涕悲不自勝眾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為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眾眾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貳每夜有人周城大呼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三

曰楊定健見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元和郡縣圖志二曰五將山在岐山縣西山在醴泉縣北二十里一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名馮山或謂之五將山御覽四十四引十六國書符健傳作太子永道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以避元魏諱故舉其字告其太子宏曰魏案總戎政勿與賊爭利朕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冲於城西為冲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

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魏書苻健傳出奔百寮逃散慕

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

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

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

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為謠曰魏書慕容

中諺長鞞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御覽三百五

日錄復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魏書慕容廆傳作西

作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

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

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高僧

晉書卷十四

傳一引作趙正云正字文業官至武威太尉法苑珠林

引亦作趙正御覽九百二十三引晉書舊父作鼠父爾

雅釋鳥鳴伯勞也郭注曰伯勞似鷦鷯而大飛不能翺

翔疎翅上下而已廣雅曰伯勞一曰博勞一名伯趙御

覽九百二十三引兵書曰軍卒見伯勞鳴軍前後賊來

圍吾軍伯勞鳴軍中軍分散有所配屬御覽五百七十

七前秦錄曰苻堅末年好色寵幸鮮卑有趙整者援琴

歌曰昔聞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亂使

濁又曰北園有棗樹希葉垂重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

陰外雖多棘刺內實有赤心

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眾奔散獨

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

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魏書苻健傳曰俄

夫人張氏與少女寶錦送詣姚萇萇囚之將害焉堅自

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

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

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

為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

賊柰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

縊堅於新平佛寺中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

為莊烈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竝自殺是歲

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於下辨

壁距之乃奔武都氏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於江

州世說輕詆篇注續晉陽秋曰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立

晉書卷十四

篡位以宏為涼州刺史魏書苻健義熙初以謀叛被誅

世說輕詆篇注續晉陽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

秋曰立敗寇湘中伏誅苻堅疑此詔為誤字堅聞而惡

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案五行志中苻詔作堅聞而惡

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

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

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元

郡縣圖志三曰苻堅墓在新平縣東咸應謠言矣丕僭

號偽追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舂為

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

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御覽四十一

晉曰忽至深山中此人語且在樹下當先啟導須臾猛

進見一公踞胡牀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

大司馬公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酬畚

直遣人送猛出山案寰宇記二十九引晉書作與華陰

神遇未知出於何家之猛瓌姿偉博學好兵書謹重

書與本傳作嵩高山異

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

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

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

功曹遁而不應遂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

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

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御覽九百五十一引續晉

作摸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

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

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

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酬

之温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

諮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

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

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

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

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

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

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監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

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

宰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

謹為明君掬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

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

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

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

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

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

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

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

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

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

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

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

近

近

近

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元和郡縣圖志十七曰冀州牧符堅用王猛為冀州牧鎮冀州案本傳下文云遣其侍中梁謙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蓋猛雖為冀州牧而於鄴中遙領非真鎮冀州也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僂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徒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謙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擬卿為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五

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敘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味寵政替身亾斯則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引之臣何庸狷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為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亾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兵疆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嘗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五

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亾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

晉書注卷百十四

三

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案猛子休河東太守休子鎮惡宋左將軍青州刺史龍陽侯鎮惡子靈福右軍諮議參軍靈福子述祖述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字記二十九日王猛冢在華陰縣東北諡曰武侯朝野巷八十里唐貞觀十年致祭禁樵牧

哭三日

苻融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小字目附苻堅下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

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合譽彌高為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立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為堅所委任後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

晉書注卷百十四

三

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周家祿校勘記曰離為馬誤倒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

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溼溼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木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竝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

晉書卷百十四

三

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屆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為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為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書鈔一百五十九羊堅等三十國春秋曰秦將苻融攻王擢敗之擢單馬奔京初有童謠曰十斗二升沙誰為謂王擢屬家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

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亾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繩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厯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眾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詔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詔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晉書卷百十四

三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世說排引裴景仁秦書宏達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作宏放爽邁作爽悟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為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周家祿校勸記曰淮陰謝玄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明傳作淮陰為是

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御覽二百二十四晉中興書望風歸化既嘉此誠亦簡其才日烈宗詔日苻朗深識逆順可員外散騎常侍并賜給之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

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

騎長史王忱江東之僑秀聞而詣之世說排調篇注引

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高僧

過之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辨不逮而姿貌

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或有言曰汰是安公

弟子者非也世說文學篇注安法師傳曰法汰者體器

弘簡道情真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

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世說排調篇注引裴景仁

一人面狗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于弟世說

心者是邪世說排調篇注引裴景仁

篇注引裴景仁秦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

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竝机褥壺席世

排調篇注引裴景仁秦書作朗常與朝士宴時

賢並用唾壺御覽三百八十七引秦記机作机朗每事

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

坐者以為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書鈔一百四十六御

記作苻朗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

甚別味世說排調篇注引裴景仁極江左精簡食訖問曰

設盛饌仁秦書盛饌作精饌極江左精簡食訖問曰

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書鈔一百

覽八百四十九引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

秦記小生作少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恆半露檢之皆驗

世說排調篇注引裴景仁秦書

作問之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世說排調篇注書鈔一

亦驗書鈔肉人不信記而試之無豪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

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世說排調篇注裴景仁秦

而殺之世後衆譏王忱將為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

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過一生中

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

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楛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

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書鈔一百一苻子云朗

苻子而趨日夫千金利劍剖割之所存焉苻子之書大

道之所居焉史通模擬篇曰苻朗比跡於莊周嚴可均

鐵橋漫稿苻子敘日道家祖黃老蓋三皇之道也變而

為列禦寇莊周則楊朱之為我也又變而為房中術而

金丹而符籙而齋醮每降逾下于是秦漢已來未有著

書象鬻子莞子老子文子者其象列子莊子僅有苻朗

隋唐志苻子三十卷宋不著錄路史徵引皆取諸類書

非有舊本流傳余從類書寫出八十一事省并復重得

五十事定著一卷三復其言具有亦老莊之流也

名理本傳稱老莊之流非過許也

晉書斟注卷百十四

世說排調篇注

書鈔

秦記

世說排調篇注

引裴景仁秦書

世說排調篇注

晉書斟注卷百十五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十五

苻丕

苻丕字永叔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魏書苻健傳永叔均作永叔案叔與敘形

近致誘疑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當作敘

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

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魏書苻健傳曰健以為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

鎮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

晉書斟注卷百十五

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

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頻為垂將平規等所敗御覽

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會平州刺史乃苻冲帥幽并之眾擊慕容垂頻為垂將帶方等所敗

遣昌黎太守宋做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眾三萬進屯

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

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

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

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

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安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

國春秋前秦錄置百官以張蚝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

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

隸校尉陽平郡公苻冲為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

平王俱石子為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為尚書右僕射濟

陽公王亮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為侍中徐

義為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

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

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于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

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

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

晉書斟注卷百十五

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

口水險之要十六國疆域志曰衛縣有郭口津水經注

郭口一名谷口胡三省云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

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

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為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

也熙弗從美水令健為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

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

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己今呂

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

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

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于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攝眾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壁集四州之眾掃凶逆於諸夏宣帝室于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盾為鷹揚將軍率眾五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盾及光戰于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為光所殺堅尚書令魏

晉書注卷十五

三

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亮為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為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為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為征西將軍幽州牧周家祿校勘記曰幽州不當為征西案下文云征北苻謨知高邑侯苻亮為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亮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晉略曰定先為高蓋所禽後走還隴西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

晉書注卷十五

四

丕大悅以定為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為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卽事栢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為封豕于關東泓冲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為前軍師司空張蚝為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勦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麟攻王亮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眾應麟亮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

之君也起眾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為吾吏親尋干戈競為戎首為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可取卿一切之功益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充及固安侯苻鑒並為麟所殺不復以王永為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為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

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日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為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興既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為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為左丞相苻纂為大司馬張蚝為太尉王騰為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為司空苻沖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為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為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煙毀發丘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為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

守壘主鄉豪或勦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眾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眾五千據彭池水經渭水二注曰鄧水又北流西北注與彭池合水出鄧池西而北流入于鄧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彭水在西安府西北二十里亦曰彭池晉太元十一年苻秦將鄧景帥眾據彭池以擊後秦時竇衝據茲川與景相首尾是也又五十七引胡氏曰此彭池當作與竇衝為首尾擊長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奔于牽鄯善王胡員吒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戰

于孫丘谷大敗之元和郡縣圖志四作沒奔於讀史方與紀要三日沒奔干在高平今平涼

府鎮原縣境又五十八日 杲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

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

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

發反為入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眾將青為諸軍決之

眾以為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

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

濟艱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

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

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

晉書注卷十五

七

貳己者眾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帥御覽一百二十二引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推登為使持節督隴右雍州魏書苻健傳作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征

羌諸軍事撫軍大將軍 遣使于丕請命不以登為征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

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

成壺關率眾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容

丕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

遣王丕及苻纂攻之魏書苻健傳曰丕弗許怒曰丕乃我之馬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承

凶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 以俱石子為前鋒都督

與慕容丕戰于襄陵王丕大敗丕及石子皆死之初苻

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不猜而忌之及丕之

敗懼為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

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寔長樂王壽送于京

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于苻宏徐義為慕容丕所獲械

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

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為洛陽令

苻纂及弟師奴率不餘眾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

偽諡不為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丕乃進據

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不在位二年而敗

苻登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索泮徐嵩

晉書注卷十五

八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苻登字

書曰苻登承固族會孫案虞永興遜隋諱凡堅字均作

承固載記下文云維會孫皇帝臣登則登實堅之族會

孫也此蓋脫去會字前秦錄及魏書以為 父做健之世

為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為苻生所殺堅即

偽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

上邽以為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

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御

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初拜殿中將 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

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魏書苻健

中起兵奔 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為司馬常在營部登度

量不羣好為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于時將為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政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為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遊與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眾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苻丕載記稱毛興為諸羌所殺何絲臨終付登後事一卷之中自相抵牾如此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既代衛平遂專

晉書卷十五

統征伐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是時日太平二年與姚萇戰於胡奴坂大破之是時歲旱眾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眾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為苻登所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丕尙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為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為主眾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疆豺狼梟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

師暫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為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魏書苻健傳曰登僭稱尊號於隴固死登自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立綱社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為啟主而後行繕甲纂兵魏書苻健傳纂兵作治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眾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

晉書卷十五

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為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鏗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御覽三百五十六車頻秦書曰皆刻兇蓋作死休字示士以必死為度故戰所每戰以長稍鉤刃為方圓大陣魏書苻健傳向無前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眾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曰胡空堡而在邠州西南其西又有徐嵩堡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眾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

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為皇后弟懿為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貳縣虜帥彭沛殺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眾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寶衝為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為大將軍益州牧楊壁為司空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七日鄜城本漢鄜縣苻秦時置敷城縣亦謂之敷陸寶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為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日瓦亭山在秦安縣東北二百里所謂西瓦亭也太子賢日安定烏氏縣有瓦亭故關杜佑萇攻彭沛殺堡陷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七日彭沛殺堡在中部縣西北彭沛殺苻秦時盧水胡也立堡於貳縣附于苻登縣案上文即作貳縣虜帥彭沛殺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慎率眾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和寧堡在三原縣北或云

和寧在嶺北杏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慎絕之皆為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殺悉坑戎士登率眾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饑收甚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為皇太子弁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御覽四百八十七秦書日苻登率號動地萇心惡之與其眾議亦哭相應魏書苻健傳下文即接呼日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爾決何為枉害無幸萇懼而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不應數語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日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巨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周家祿校勘記日苻生載記不遂而沒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為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日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為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為陛下立神象可歸休于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既而升樓謂萇日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

晉書注卷十五

十一

晉書注卷十五

十一

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
何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
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寶
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營
即姚萇載記及繁川諸堡通鑑晉紀注曰皆剋之萇連
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
于安丘通鑑晉紀注曰大界當在安定新平之間魏書
地形志曰陰衆有安邱城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一
八日安邱城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
涼剋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一平涼故城在今平涼
平涼城即苻以尙書苻碩原為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
秦所置故城

晉書注卷十五

三

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
戰于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鴛泉堡姚
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盞宗度詐為內應遣使
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為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
計略善御人必為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
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
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
微此公朕幾為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
齊益男奔登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五日新羅堡在郿縣
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東晉太元十五年姚萇攻秦扶風太守
時扶風郡蓋寄治於此登將軍路柴強武等並以眾降
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剋而退登將
軍魏禡飛攻姚當成于杏城姚萇載記作當城御覽三
城為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
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
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盾而可坐視豺狼
忍害君父裸口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
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
銜蓼之辛何以論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
厯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
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

晉書注卷十五

四

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眾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眾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為平東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為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為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為將軍質眾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温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牟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曲牟在杜縣東北范氏堡在渭北苟曜有眾一萬據逆方堡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曲牟在杜縣東北范氏堡在渭北校文五日當從姚萇載記作逆萬堡古書萬作万遂為方御覽十三引十六國春秋亦作逆萬堡可證

書法卷十五

十五

頭原蓋在龍首山之南麓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眾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為萇所敗據路承堡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日路承堡在涇州西是時南路承人姓名喪亂時創築此堡因以為名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為崇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為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眾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

熙隆別攻登營登罷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為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史記秦本紀正義括地志曰野人鳴在岐州雍縣東北二十里案野人盜馬食因名焉寰宇記三十日天與縣本秦雍縣野人鳴在縣南一百衝請救于姚萇萇遣其八十步野人堡當即野人鳴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眾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

書法卷十五

十六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日姚奴堡在胡空堡東又有帛蒲堡姚奴帛蒲皆屠各姓名築堡於此案姚奴即姚奴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十六國疆域志日池陽有六陌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一日廢橋在今西安府興平縣西北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眾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為緯所敗其夜眾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眾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眾入馬毛山寰宇記一百五十一日馬毛山在平涼縣西南苻登敗奔于馬毛山即此十六國疆域志日馬毛山誤後魏書亦言赫連定之敗據馬毛嶺也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日馬毛山在固原州西南四十里本馬毛山胡氏日馬毛山為平涼之險要興率眾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

乾歸周家祿校書記曰下崇定皆死定即登所造質子汝陰王也宗當作定案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前秦錄崇奔于楊定帥眾二萬攻乾歸為乾歸所敗崇定皆死是定為楊定載記漏書楊定不詳始末周氏以宗當非也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為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偽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為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御覽一百二十二引十為乾歸所逐崇定皆死與崇帥眾二始健以穆帝永和萬攻乾歸為乾歸所敗崇定皆死之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

晉書卷十五

七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為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為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厯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述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為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案符不載記稱建威西郡太守索泮蓋於為西郡時由中壘而晉建威將軍也本傳失載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符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既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

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菱有雋才仕張天錫為執法中郎允從右監符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

晉書卷十五

六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符堅時舉賢良為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墾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為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為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于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為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地豕之墟紫宸遷電鼉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噍烏之靡定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蔓毒未逞狠心健既承家克隆

凶緒率思歸之眾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飢但肆毒于刑殘會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洛陽伽藍記二曰隱士趙逸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為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案街之引隱士趙逸之言謂是晉武時入晉朝舊事多所記錄郭璞嘗為吾送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其言荒誕恐不足信惟以其為六朝人之言故采之以備異說然與載記所言苻生淫暴諸事判若兩人似未為實錄也 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剋剪姦回纂承偽厯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

晉書注卷百十五

緯軍國苻融以懿威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諫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已夸世復諫遠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

凶渠候隙狡寇伺閒步搖啟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于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眾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健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虐敗不旋踵永固頑祥肇自龍驤垂旒負展竊帝圖王忠生縱敵難起矜疆丕登僭假淪胥以亡

晉書注卷百十五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十六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

十六國疆域志曰大般注槃經音義諸書無載字惟趙書

有人姓姚名毅今考姚毅即姚弋仲是也字當作毅誤作毅耳讀史方輿紀要三日赤亭在今鞏昌府東五里

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為羌酋其

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

州為楊虛侯馬武所敗後漢書明帝紀事在中徙出塞元二年十一月楊作揚

晉書斟注卷百十六

虞九世孫遷邠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

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邠立孫柯迴為魏

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魏書姚萇傳曰祖柯迴助魏將紇姜維於香中

以功假綏戎校尉迴生弋仲少英毅十六國春秋後秦錄

日弋仲少而聰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眾皆畏而親

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縲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

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

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

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

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滂先叛宜徙隴

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啟勒以弋仲行

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勒勒

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

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

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於

關東弋仲率部眾數萬遷于清河魏書姚萇傳曰隴石

元和郡縣圖志十七曰秦強縣本漢舊縣屬清河郡縣

外城即姚弋仲之故壘也十六國疆域志曰廣川縣有

溝頭有姚弋仲壘水經注清河過廣川縣東水側有羌

壘姚氏之故居也案此溝頭與朱伺傳之溝口異此溝

字疑當作攝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

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

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

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

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

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

龍寵姬之弟也曾授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

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

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

弋仲率其部眾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

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

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御覽八百四十八引後趙錄作國家有賊召我擊之

官當見我門方略以破城而食我來覓食耶我不知上存叻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日見死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大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嶺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嶺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

晉書卷一百六

三

冉閔之亂弋仲率眾討閔次於混橋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混橋在故東北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為尙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為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

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御覽一百二十三秦錄江淮作江北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為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為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通鑑晉紀王禮葬姚弋仲於孤磐注云孤磐在天水冀縣界襄僭位追諡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周家解校勘記曰當作姚襄字景國說見苻生苻登載記下姚襄載記同例亦宜補姓

晉書卷一百六

四

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眾愛敬之咸請為嗣弋仲弗許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作仲以襄非長不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為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案穆帝紀永和七年十一月以七仲子襄為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於碣磈津水經河水注五述征記曰碣磈名也其城臨水西南崩于河唐書地理志碣磈城即漢東郡在平縣故城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一曰碣磈城在長清縣西北沈約以太宋書作碣磈今讀曰碣磈盧縣北一里有碣磈津

原王亮為長史天水尹赤為司馬略陽伏子成為左部

帥南安斂岐為右部帥略陽王黑邨為前部帥強白為

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為參軍御覽二百四十九

薛讚使桓溫溫以胡戲讚讚曰在北日狐在南日貉何

所問也案讚與讚為傳寫之譌通鑑晉紀注日姓諸權

木額項之後楚武王使關緡尹權因以為氏韓愈權德

輿墓碑日殷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開國也周衰

入楚為南至榮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愿戰於麻田

馬中流矢死境胡氏日榮洛間有豆田麻田各因時所

種而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於譙城魏書姚萇傳日七

名之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於譙城仲死子襄代屯於

譙遣五弟為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

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

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

中軍將軍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請弟頻遣

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

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眾浩愈惡之

乃使將軍劉啟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水經睢水注日

日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

焉獨上謂之蠡臺亦日升臺續述征記日退道似蠡故

謂之蠡臺非也按關子稱宋景公登虎園之臺援弓東

面而射之然則蠡臺即是虎園臺也讀史方輿紀要五

十日蠡臺在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日姚平

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日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

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日姚君縱放小人盜竊

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日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

自強終為難保校兵練眾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

耳浩日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

會聞關中有變浩率眾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

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魏

姚襄傳日慕容儁以襄為豫州刺史丹

陽公進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軍于浩遣劉啟王彬

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

流人眾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

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敦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

降于襄案穆帝紀作郭敦執陳留內史劉仕

朝廷大震以

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部眾皆

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

攻外黃為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

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

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日公英略蓋天下士眾思效力

命不可損威勞眾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日

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

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日天將不欲

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

伐襄戰於伊水北為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

晉書卷六十五

晉書卷六十六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曰北山即其夜百姓棄妻子隨
 北邨也北邨山在河南府北十里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
 喪數矣眾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
 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
 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與地
 十八曰太平州有晉楊府君墓碑名亮弘農人桓溫破
 姚襄亮杖策來歸後為雍州刺史卒今有碑二一在泊
 山一在河開碑陰各有巴蜀故吏姓名溫問襄於亮亮
 五百人大守楊俊惜其斷裂移置郡學日神明器宇孫策之儔
 日神明器宇孫策之儔御覽四百四十六引秦記作答
 策之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
 進屯杏城水經河水曰注曰河水西逕北屈縣故城南
 城即夷吾所奔邑也元和郡縣圖志十二曰

晉書卷百十六

七

吉昌縣本漢北屈縣地屬河東郡姚襄城在縣西五十
 二里本姚襄所築其城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之險
 周齊交爭之地又曰杏城鎮本上郡雕陰縣地杏城
 杏城鎮又曰劉石杏城鎮於今坊州西七里置杏城
 鎮通典云姚襄始置鎮於今坊州西七里置杏城
 陰之地暨晉陷於戎羯不置州郡於今坊州中部界
 杏城鎮又曰杏城漢將韓胡伐杏木為柵以抗北狄十
 六國疆域志曰地形志澄城縣有杏城按杜佑曰杏城
 在坊州西當是別一杏城今考姚襄自北屈進屯杏城
 北屈屬河東與今澄城隔岸又姚襄曰雷惡地智略非
 常若得杏城李潤而據之云云杏城與李潤連言李潤
 在馮翊東則杏城在坊州中部與洛川一縣屬道縣界今考澄
 城在東中部在西中部僅隔洛川一縣屬道縣界今考澄
 姚秦時所立苻氏時杏城與鄧太尉祠碑有北掘令北掘即北屈
 也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
 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

飛拒戰蘭敗為飛所執襄率眾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羌
 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眾更思後
 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
 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為堅所
 殺魏書姚襄傳作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
 生以公禮葬之襄僭號追諡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為東
 城侯

姚萇

晉書卷百十六

八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
 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
 洛陽也夢萇服衮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旦謂將佐
 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恆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
 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
 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萇
 率諸弟降於苻生苻堅以萇為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
 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益幽兗三州
 刺史復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魏書姚襄傳
 邑五為堅將累有大功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
 百戶為堅將累有大功秋曰洛州之戰累有殊功遷左
 衛將軍授初萇隨揚安伐蜀寰宇記八十四曰濟順王
 幽州刺史初萇隨揚安伐蜀本張惡子晉人戰死而
 存郡國志云惡子昔至長安見姚襄謂曰却後九年君
 當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當見尋至建元十二年隨

揚安南伐未至七曲山迷路游騎賈君忽見一鹿馳逐至廟門鹿自死追騎共割之有頃甚至悟曰此是張君為我談主客之禮烹食而去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苻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

苻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魏書姚萇傳不祥作不滅惟陛下察之堅默然

堅既敗於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魏書姚萇傳作起兵華澤堅遣子劼討之以萇為司馬為泓所敗劼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作萇遣參軍姜協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十六國疆域志曰始平有馬牧

羊牧萇奔渭北遂如馬牧與大閭自杜郵至羊牧按長安志與平縣東南二十里有馬牧澤澤距杜郵僅三十里疑羊牧亦在其地否或馬牧之謬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和姓纂五亦作牛雙通志誤作牛雙狄廣元和姓纂十日漢博士狄山子孫代居天水姚秦錄將軍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為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

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亾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九

入百九十二後秦記曰狄伯奇少曾游獵得豹見其文采炳煥遂自感歎始學書藝案狄伯奇疑即狄伯支之諱元和姓纂十日姚秦錄狄伯支官至中書令樂平侯案文為支之諱 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為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為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

裴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為帥廣韻四十二若日黨又姓黨從廣韻作黨耐虎與刪必一族也苻秦鄧太尉碑有三人字亦作黨時慕容冲與苻堅相攻眾甚盛萇將西上恐冲退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為質於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祥等數千戶于敷陸至是降於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

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萇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下莊得二之義也堅窺朔將軍

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二縣元本二作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眾降萇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讀史紀要五十三日九農山在醴泉縣東北六十里山之北謂之嶺北晉以後新平北地安定諸郡皆謂嶺北地

時苻堅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司隸

時苻堅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司隸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

時苻堅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司隸

校尉權翼尙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
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於萇萇遣驍騎將軍吳
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作萇自故縣如新平

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冲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眾
五萬來伐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

拜散騎常侍冲既率眾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
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麟有眾數千堡據馬嵬讀

方輿紀要五十三日馬嵬城在興平縣西二
十五里舊志云在咸陽西去長安百餘里 奴遣弟多

攻麟萇伐麟破之麟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
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孝武帝紀作太元十一年寶字記二十八日

同州夏陽縣有姚武壁姚萇僭號于此蓋以武功立國
名姚武壁水經注釋三日案名勝志引注云河水又逕

劉仲城又逕姚武壁南今木無姚武壁蓋有脫失矣案
萇建都雖在長安或即位在夏陽軍中故因其武功而

稱爲姚武壁也史文稱僭位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
長安蓋據其建都之地而言

秦改長安曰常安案遼東太守呂憲墓表云葬于常安正作常字立妻虵氏爲
皇后廣韻九麻後秦錄曰姚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

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魏承
稱木行者蓋以前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徒安定五
趙爲一代當水德也

千餘戶于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魏書
傳作以其太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苻不載記作平
子興鎮長安

鮮卑沒奕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

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
因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誥進日案元和姓纂六

犖食采苦成因氏焉潛夫論云苦成城名在
監營爲池東北此作古成疑是苦城之謬 臣州人殷

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
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

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尙書郎
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十六

國疆域志曰秦州統舊郡二增置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
郡二天水略陽隴東廣武

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
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

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
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

赴救尙書令姚弋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
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日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

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
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於渥源讀史方輿紀要五

真定縣東北漢志置泥陽有泥水出郁郅北蠻中城蓋
近水上流而名也晉太元十二年姚萇攻苻師奴于敷

陸軍於泥源是也案此 師奴率眾來距大戰敗之盡俘
作渥源爲泥源之謬 其眾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
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

晉書卷一百六

十一

晉書卷一百六

十三

一萬 27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 反文內

率眾降萇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

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為登所敗

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寰宇記三十一日齊

名將也屯軍棗壘在永壽縣西難故城齊難即姚興

其南西北三面一如南幽之險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

單冠威彌姐婆觸元和姓纂二作冠軍龍驤趙惡地鎮

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竝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

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為大營大營之

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

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

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

晉書注卷十六

三

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徇難將為誰乎曜曰臣

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萇遣之事發為登所

殺萇以暹為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

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尙書

令姚弋守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

登駭亂欲擊之周家祿校勘記萇曰登眾雖亂怒氣猶

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

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

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為中大夫歲賜牛

酒尹緯姚晃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

時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

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

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

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

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

狹眾寡不足為憂苻登藉烏合大羊偷存假息料其智

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

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

未為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

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

晉書注卷十六

古

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

萇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眾降萇拜為鎮東

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

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

地理志姚祉載記均作李潤讀史方輿紀要三曰李潤

在同州東北又五十四作李潤鎮引括地志亦作潤曉

讀書齊雜錄曰陝西圖經李潤鎮在大荔縣西北而無

里數今攷北史魏安定王休傳子變除華州刺史州時

居李潤堡變請移馮翊古城案馮翊郡舊治高陵此云

古城蓋即高陵故城在今縣西南者也北史又云馮翊

東有李潤鎮是李潤在馮翊之東臨晉之西北不出百

里自李潤鎮更西北則洛川縣界矣李潤前秦時與杏

城已並為重鎮圖經二云始於後秦亦非也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

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

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御覽二百九十三引十六國春秋作董咸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眾不滿二千褐飛惡地眾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眾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眾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

晉書卷百十六

十五

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眾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為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

駕馭羣雄包羅雋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鴛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眾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登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登子

晉書卷百十六

十六

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羣下諫之萇曰槌既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為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于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御覽四百四十六引秦記作若值魏武王尋破此賊陛下將軍太過案此軍之誤長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

過滕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眾與天下爭衡望塵

而進御覽四百四十六引前無橫陣二也温古知今御覽

四百四十六引秦講論道藝駕馭英雄御覽四百四十六引秦記作駕

御羣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眾履險若夷上下咸允御覽

四百四十六引秦記作總領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

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元無片耳羣臣咸

稱萬歲莖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

優劣隨才擢敘苻登驃騎將軍沒奔于率戶六千降拜

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莖寢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

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

晉書注卷百十六 十七

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

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

召興至莖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

昔在秦朝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

害令人喪氣莖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

其家無所豫苻登與竇衡相持莖議擊之尹緯言於莖

曰太子純厚之稱著于遐邇將領英略未為遠近所知

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闕之原莖從之戒

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

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問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

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莖策使興還鎮長安莖下書除妖

誘之言及赦前一無赦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

之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降

于莖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

趙睦以佛嵩為鎮東將軍莖如長安至於新支堡十六

域志曰扶風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御覽

郡有新支堡引述異記天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莖懼走入宮宮人迎

莖刺鬼誤中莖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

瘡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莖遂狂言或稱

臣莖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

晉書注卷百十六 十八

尉姚弋尙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尙書狄伯支等

入受遺輔政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

莖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莖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

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

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太元十八年死御覽一百

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諡武昭

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

春秋後秦錄作元陵寰宇記

二十六日後秦二主塚在高陵

縣東一十三里即姚莖姚興也

晉書注卷百十六

晉書斟注卷百十七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十七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長之長子也。苻堅時為太子舍人。長之在

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葺，立為皇太子。御覽八百二

姚葺試諸子，謂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技藝勝

者，吾以與之。諸子皆素好馬，欲於父前試之。惟略不動

葺以爲賢，故越葺長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

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勛等講論經籍，不以兵

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葺死，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

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宗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

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强。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

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

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

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

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率眾伐

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

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眾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

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將

將出戰，輿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

爲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

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烏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

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眾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

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

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

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

平涼。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此事已見苻登載記。當云苻登奔平涼，率其餘眾入馬毛

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眾歸

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戶于長安，分大營戶為四置，四軍

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為盟主。所在擾

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

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率戶二千奔

秦州，竇衝走。汧川、汧川氏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

眾降于興，封征虜。緒為晉王，征西碩德為隴西王。御覽

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日封弟崇為齊公，顯為常山公。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

難、楊佛嵩等並為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

貳城為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薛

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

孫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眾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微乳爲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眾三萬圍上邽通鑑晉紀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干城干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旣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

晉書注卷十七

三

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彊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于蒲坂興母地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旣葬卽吉興尙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旣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旣葬卽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

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三交城詳赫連勃勃載記注趣金城崇列營倚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乏絕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眾奔于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泫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地氏殺興十六國疆域志曰後秦并州旣移燕泫氏屬上黨郡會育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

晉書注卷十七

四

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眾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於興十六國疆域志曰華山郡蓋東晉時分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柏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氏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方輿攬勝曰方山在武都郡東西四十里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五日方山原在隴州西南二百里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戶于漢中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

見禮吳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
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滔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
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
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
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御覽六百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涼州胡辯者河西大儒
也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
多赴之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脩己厲身往
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
侍郎古成誥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
正參管機密誥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

晉書注卷十七

五

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藉之為人案藉為人籍之誤居母喪彈琴
飲酒誦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
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誥興遣將鎮東楊佛高攻陷
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人
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魏書姚萇傳曰興去皇帝之號降稱
王天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
趙孚公元作公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皇
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
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喻方當廓靖江吳告成
中岳豈宜過垂冲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

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况朕寡昧安可以
處之哉乃遣孚告于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諸史攷異十日
魏書崔光傳馮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馮經緯
既廣多有遺謬至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馮以為改
在天王號年洪始晉沙門法顯傳法顯以宏始二年歲在
己亥至天竺天興元年戊戌二年己亥則亦以宏始改
元在天興元年推梁高僧傳鳩摩羅什以偽秦宏始十
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賜孤獨鰥寡粟
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
彭皆以贖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既陷自淮漢已
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
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兆韋華晉書

晉書注卷十七

六

校文五日殿本政證云華安帝紀作禮今按下文尚有
兼司徒韋華右僕射韋華語則恐帝紀反誤攷張忠傳
及前秦載記苻堅時有黃門郎韋華當即其人蓋秦譙
沒歸姚氏耳魏書姚萇傳曰興去皇帝之號降稱
郡夏侯軌始平龐胤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興
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
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
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
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
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
朝舊臣姚驢禮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為五等
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

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眾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與常臨諮議堂聽斷疑獄于時號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與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

晉書卷百十七

七

眾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以下徧於卒伍興之西也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十六國疆域志曰河州凡統郡十六國疆域志曰金城武始南安歸義侯復以其部眾配之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替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

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奕于于棄其部眾率數千騎與赫運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

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于城西餘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羣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窳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

晉書卷百十七

八

勁卒爲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奕于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及尙書令姚晃御覽四百七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太尉文成公姚顯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明發文武兼才爲令錄十餘年無疵政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虛傳受待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處與賢士談論政事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眾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眾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秃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立盛據敦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趨廣武逕蒼松至隆城下隆遣弟輔國超龍曠逸等率眾拒碩德碩德大破之生擒超傳檣

蒙遜李嵩等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
 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書姚萇傳曰興遣其弟義陽
 公平率眾四萬侵平陽攻乾壁
 六十餘日壁中眾少失井乃陷之元和郡縣志十二
 日後秦王姚興遣弟義陽公平字子奇與征虜將軍秋
 伯支等步騎四萬伐魏攻平陽陷之讀史方輿紀要四
 十一日乾壁非一地方輿紀要又曰柴壁城在平陽府西
 南六十里汾水上舊為戍守處胡氏曰柴壁在汾東天
 渡蓋汾津之名在汾水西岸今太平縣
 子奇壘與此接界或以為即柴壁云 魏軍大至攻平
 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魏書姚萇傳曰太
 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為南北
 浮橋乘西岸築圍太祖以步騎三萬餘人渡蒙坑南四
 十里逆擊興與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太祖軍卒至時碩
 興眾怖擾南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時碩
 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為持久之計

晉書注卷十七

九

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
 士悅之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
 伯支等十將四萬餘人皆為魏所擒魏書姚萇傳曰於
 是平糧盡窘急夜
 率眾將突西南而出與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為平接援
 太祖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橋絕寒水口平引不
 得出窮迫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
 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十餘人隨平投水太祖令泗水
 鈞捕無得免者平眾三萬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與尚書
 右僕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
 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與從子伯禽已下四
 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與遠來赴救目觀其窮力不能
 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元和郡縣志十二
 日奇軍在太平縣東三十里今按此壘西臨汾水壘
 側尚有柴村子奇投汾水即此處也案載記上文唐方
 即唐小方姚良國即姚梁國立節雷星即建忠將軍雷
 星下文康官即唐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
 官均提傳寫之謬

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徙河西
 豪右萬餘戶于長安魏書姚萇傳曰興還長安有雀數
 萬頭關于與廟毛羽折落多有死
 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關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
 又與殿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殿屋走入
 宮一入于市 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宣朔將軍劉壽冠軍
 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與
 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
 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
 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
 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
 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為他人驅除

晉書注卷十七

十

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
 悅以虔之為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自
 效改授假節宣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其昭儀張氏為
 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謀悖璞質達裕國兒皆為公遣其
 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為副拜禿髮儁檀車騎將
 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
 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眾二萬西屯金
 城建節王松念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念至魏安為
 儁檀弟文真所圍眾潰執松念送于儁檀儁檀大怒送
 松念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書錄馬嵬戰時

將吏盡擢敘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後秦錄挺作延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後秦錄雲作靈一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荆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人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傳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詒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

晉書卷七

十一

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牆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劼成姚壽都等率眾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劼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眾楊壽等懼率眾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興如道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宏明集十一高僧傳六引姚興致鳩摩羅什僧著書廣宏明集二十一引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姚興通三世論詔鳩摩羅什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與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寂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高僧傳六曰僧弟于後游青司秦陽陽晉河間郎中退之元子為弘覺法師重興下書曰僧若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即為悅眾法欽慧斌其掌僧錄給車與吏力若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厚給又日遠公有德行又卷七日道恒藍田人游刃佛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又卷七日道恒藍田人游刃佛理多所通達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即往修造什大嘉之時恒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次僧敘魏郡長樂人少樂出家依投僧賢法師為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游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表成羣偽司徒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興問嵩歡公何如嵩答實難衛之松柏與勅見之公卿皆集興大賞悅勅給俸卹吏力人與什所翻經教並參正又日僧肇等兼通三藏名振關輔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辨負氣推轂後羅什入及姚興命僧肇等入道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及姚興命僧肇等入道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外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呈什什讀之稱善晉書校文五日僧遷僧寂僧肇曇順俱見梁沙門慧皎高僧傳

晉書卷七

十一

而僧略道坦道樹無其名攷鳩摩羅什傳彌伽維摩詰
與使沙門僧若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徽僧肇等
八百人詔受什旨云云乃知僧略道樹道坦實僧若道
標道恒之謬皆形近致謬也僧若為姚興國內僧主高
僧傳中有專傳標與恒同什譯經亦具更出大品羅什
道恒傳中均可互證載記字形之誤

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
義高僧傳六日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眾心愜快莫不欣贊續出諸經并諸論三

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元無道字

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

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十六國疆域志日常安有永貴里載記云興起

晉書卷十七

三

恆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

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

其將斂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立衛將軍

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

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參軍

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
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為不可興日天下
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
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晉宋二志俱不言有舞姚碩
陰郡當是姚興所立此四郡為寶土餘皆僑郡也姚碩

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
人為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
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陷

城固地理志徒漢中流人郭陶等二千餘家於關中興

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
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

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
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曆言於興曰戊

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
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

晉書卷十七

十四

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

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於

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於秦州

興送之及雍乃還禿髮儁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

興以為忠於己乃署儁檀為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

尚還長安十六國疆域志曰涼州凡統郡可考者八涼西平武威武興張掖昌松番禾敦煌高昌涼
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
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
接銜膳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
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士資狄若儁檀才望應代臣豈

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買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尙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毋寡今陛下布政玉門流化西域柰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獺狁忠誠華族棄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爲聖朝肝食之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尙又遣使喻僇檀會僇檀已至姑臧普以狀先告人僇檀懼脅遣王尙遂入姑臧尙旣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

晉書注卷十七

五

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尙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鶚以之翱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尙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眾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

旣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萋斐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暫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養居本家不在尙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眾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取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泗淚且尙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于旣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

晉書注卷十七

六

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僞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旣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爾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與曰有表理王尙文義甚佳當王尙研思耳文祖曰尙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尙明矣與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與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四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

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宜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敵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為尚書

晉書附注卷百十八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十八

姚興下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尹緯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與梁州別駕呂營通鑑晉紀作呂瑩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

楊盛盛遣軍臨澧口水經河水注曰河水東逕白馬戍南澧水入焉注云澧水北發武都氏中南逕張魯城東又南過陽平關西而南入于河謂之澧口有澧口城郡國縣道記梁州西縣本名白馬城又謂之澧口城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六曰澧羌州陽平關城西帶澧水南而河川城側二水之交亦曰澧口

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東晉疆域志曰沔陽有武興城水經注稱郡國縣道記劉蜀置武興督于漢中沔陽縣元和郡縣圖志云先主以地當衝要置武興督守此築城甚固周圍五百許步楊盛復通於晉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慕容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濟陽王疑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奕于收其眾以叛先是魏主拓跋圭送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儁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儁沮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

阻河以叛蜀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

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斂成

祿校勘記曰常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僭檀

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

僭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相攻擊

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勃勃退保

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討

勃勃僭檀猶豫未為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

山澤之人皆為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剋也弼不從進拔

昌松長驅至姑臧僭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

晉書注卷百十八

二

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二萬為諸軍節度

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眾而還僭檀

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為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

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斂曼嵬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又作斂曼

高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于嶺北欲回師

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鳩殺伯支時王師

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于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

州刺史王敏率眾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

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為大都督

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

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冲謀逆以其弟中

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斂成泣謂興曰冲凶險

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願早為之所興曰冲何

能為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冲

死葬以庶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

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

裕興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

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為建

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為平南將軍兖州刺史賜以甲

第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斂曼嵬鎮

晉書注卷百十八

三

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

步軍輕如嵬營眾咸惶懼羣臣固以為不可興弗納尚

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楊越次而進曰

韋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

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

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

自潰嵬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

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兵以繼之文宗與莫

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

守貳城興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

興請大舉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眾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眾救之水經河水注曰河水又逕平魯城南注云城魯宗之所築也故城得厥名矣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乘輕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以為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

纂註卷六

四

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姦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且而召滿聰進位二等御覽一百八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且而召聰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有嘉焉於是進位二等乞伏乾歸以眾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纂眾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陽勃勃載記作羅

提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避勃勃內徙興處佛于湟山澤十六國疆域志曰西郡有湟山熾雲於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崖堡破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日清水縣西有白崖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眾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日壽渠川在鎮原縣北初胡氏曰壽渠川在安定西北安定今涇州也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姦詐好閒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為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

纂註卷六

五

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僣擅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略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恆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為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為太尉

頌隴西內史綬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
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
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
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姚詳
時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七日大蘇堡在中部縣南姚秦時戍守處也勃勃要之眾散爲勃勃所
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
安定嶺北二鎮事穎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
興曰劉裕敢懷姦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
以散其眾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闕吾疆場苟有姦心
其在子孫乎召其尙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
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
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
舉大眾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
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
於平涼作壽豕每將妻妾入豕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
廿二史劄記曰此於興有何關係而拉雜及之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
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
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
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

晉書注卷十八

六

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仇池公楊盛叛侵
擾祁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楊伯壽統
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鶩陝鎮西
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陝十六國疆域志曰南安郡有羊頭陝案嵩爲興弟廣宏明集二十一引姚興與弟安成侯嵩述佛義書答嵩難述佛義書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
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
隴口十六國疆域志曰清水有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念言于嵩曰先皇
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
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揚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
今以趙琨之眾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
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眾與琨相持伯壽畏
慄弗進琨眾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
陳松念之言興善之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
羣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
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
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
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
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眾旅既多遇賊必敗今
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
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

晉書注卷十八

七

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弋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萇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為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羣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叛興遣後將軍斂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斂成為羌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眾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閒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姦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

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滅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妖賊李弘反于貳原貳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興與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興疾篤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為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于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斂曼嵬並典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正是孤徇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徇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為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眾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謐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朝其羣臣征虜劉羌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柰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作諸子交惡含恥朝顏愧于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闕之禍全天性之恩

興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尙書令以將軍公就第魏書姚萇傳曰興復以弼爲中還鎮懿恢及弟謚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于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

晉書注卷十八

十

姚洸姚宣姚謚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柰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是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姦積年謀禍有歲傾詔羣登爲之畫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文王

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興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

晉書注卷十八

十一

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會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之毀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不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不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

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疆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於三樹遣弼及斂曼崑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為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益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益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眾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井平涼太守姚興都為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

十三

于龍尾堡大破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五曰龍尾坡在岐山縣東二十里舊有龍尾堡擒建送於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聞建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關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為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為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既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物可以崇禮不宜

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為患遂遣之揚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掎宦宦乃率眾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誥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為社稷之憂除臣而國豈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崑於詒議堂密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

十三

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慮其為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平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羣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修仁虛己以荅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羣臣于太極前殿沙門賀僧勸泣不能自勝眾咸怪焉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士數人預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姦臣

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禍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益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尙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杖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錄尙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斂曼鬼收弼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

十四

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鬼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於諮議堂遣斂曼鬼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案魏書姚和都之字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眾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師興引紹及讚

梁喜尹昭斂曼鬼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作丁未薨于前廢年五十三晉書校文五日安帝紀誤以興死在義熙十一年在位二十二年僞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寰宇記二十六日後秦二主塚在高陵縣東一十三里即姚萇姚興也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御覽三百七十七引裴景仁素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動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

十五

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妖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御覽三百七十七引裴景仁秦書作驚而問曰卿於朕世何所緯曰尙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

以為不可長不從緯屢眾中辱鏗鏗心不平之甚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長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長曰卿實不及胡為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長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長默然乃出鏗為北地太守長死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疎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滂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為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謚曰忠成侯

晉書對注卷百十八

晉書對注卷百十八

六

晉書對注卷百十九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十九

姚泓

姚泓字元子

御覽三百六十二引秦記作後帝泓字元時

興之長子也孝友

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艸君等參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

晉書對注卷百十九

一

御覽四百四後秦錄曰泓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自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牀下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眾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

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日皇太子寔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於色姚紹每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為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既死祕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為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安帝紀作十一年

晉書注卷十九

二

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諮議堂既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利于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日趙氏塢在同官縣北近安公谷同官水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眾既發宣參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彊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

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二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論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

晉書注卷十九

三

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貳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義姚成都於匈奴堡晉紀注曰匈奴堡在平陽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一日匈奴堡舊志在平陽府西北七十里匈奴種人嘗保聚於此因名姚秦推匈奴曹弘為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於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十六國日南安郡有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水經河水注曰籍水入籍水籍水東北入上邽縣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日竹嶺在秦州西南二百里胡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氏曰上邽西南有南山竹嶺

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為盛所敗嵩
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周家祿校勘
記日退還上

脫盛字 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

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為不

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

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為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

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勃勃載
記作姚

平都宋無音注本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

勃勃殘忍之罪不為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既剋陰

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定

晉書注卷十九

四

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眾距恢恢單

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為儼所殺鎮西姚謔

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

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萬繼之

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卑數千

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馬鞍坂敗之讀史
方輿

紀要五十八日馬鞍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

倦入寇長蛇平陽氏苟渴聚眾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

鎮遠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為渴所敗姚謔討渴擒之泓

使輔國斂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

散關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

狼建義蛇玄距却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

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

肥攻漆丘項城東晉疆域志曰梁
國蒙縣有漆丘將軍沈林子自汴入

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

以項城降道濟十六國疆域志曰按此
則徐州刺史鎮項城也王師遂入潁口

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

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

君柰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

紹聞王師之至還長安言于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

晉書注卷十九

五

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

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

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

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為嶺北所

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棄

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兵

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

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

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

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

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

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

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城皋周家祿校

作成皋征南姚洸魏書姚萇傳作時鎮洛陽馳使請救

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

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

為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

眾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

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

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

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於道濟主簿閻恢楊虔

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

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戡鞏

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

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

耳會陽城及城皋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

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眾

寡而敗水經洛水注曰洛水東逕偃師縣南又東逕柏

谷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石關在偃師縣西二十五里胡

氏曰偃師西山有漢廣野君廟食其廟東有二石關秦

姚洸鎮洛陽遣石無諱戍鞏無諱至石關奔還或作石關

誤也柏谷陽在偃師縣東南十五里寰宇記四日柏谷

所守為趙王所破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驚鑿冒

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

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王師

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

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懿嶮薄魏書姚萇傳作

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

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

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己私惠懿左常

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陝

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寔賴梁王今

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

同累卯正是諸侯勤王之日毅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

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

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

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

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

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勅者當明其

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

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虵玄屯陝津武衛姚

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

給鎮人孟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為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為蛇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眾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

晉書卷九十九

八

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眾圍懿紹入於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姚恢魏書姚萇傳作泓從弟齊公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為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眾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友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謚為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

翼度屯于灃西扶風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恢勇苟和時為立節將軍守忠不貳泓召而謂之曰眾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恥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率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孟朔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

晉書卷九十九

九

牆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眾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眾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于蠡吾城水經洛水篇曰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注云故龜池縣治南對金門塢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蠡城在澠池縣西四十里宋白曰澠池舊理蠡城曹魏賈逵為澠池令治此姚秦以宏農太守成焉今為蠡城縣案蠡吾縣屬冀州高陽國蠡城在司州澠池縣

一五 反文十

此誤衍一吾字宋書王鎮惡傳止作參城也毛德祖傳作黎城眾潰德祖使騎追獲之

既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

通鑑晉紀注曰襄邑堡在河北郡建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攻

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為泓宜東姚成都所敗泓

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

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

正簡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固辭弗許於是

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

并州刺史尹昭為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

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剋攻之傷

眾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阻形勝之地

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剋潼

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

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

傅弘之率眾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

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

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剋遂以大眾逼之道濟率王敬沈

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

寰宇記二十九日定城郭緣生

述征記云或云段熲所造未詳夾道各一城城下有泥

泉水出焉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日定城在華陰縣東

十紹留姚鸞守險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

午寶霸入自洛谷眾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疆距

珍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珍戰于潼關南為珍

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日前活本在望

外今死宜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

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

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

眾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

欲分軍逕據閩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

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為然其將

胡翼度日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

胡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叛

通鑑晉紀注曰蒲坂河北之閩謂之

河紹分道置諸軍為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

武衛姚鸞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六日大路即三略路

紹遣胡翼度據東原與大原相為唇齒皆據險以絕餉

道也十六國疆域志曰華陰有姚鸞屯一統志又有姚

氏屯在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

御覽三百五十七子簡其軍中精銳朱

遠等銜枚夜襲鸞營鸞眾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

姚讚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

城為王師所敗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日香城在朝邑

北蒲津時泓遣姚誡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於河東聞

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

晉書注卷十九

十

晉書注卷十九

十一

曲遂屯蒲坂姚讚為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
史姚洽及姚墨蠡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一日九原山在絳州西北二十里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

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眾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
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眾八千

要洽于河上洽戰死眾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
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太平廣記三

行記曰後秦姚泓義熙十三年遣叔父大將軍紹帥眾
攻函谷關尉人為紹炊飯氣蒸汗溜輒成血腥甚如此
積日紹心惡之令勿復炊乞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

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
進據河內魏書官氏志日獻帝命叔父之弟日旃旃後改為叔孫氏游擊將軍王

洛生屯于河東為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
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

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初學記七孫嚴宋書日高祖北伐沈田子入武關屯青泥

姚泓反率大眾數萬奄至青泥關家孫書作數萬與木書異泓躬將大眾繼發裕為

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
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昂于河北以攻

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
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十六國疆域志日臨晉有秋社鎮東姚璞

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眾

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
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為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

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
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水經渭水注日

橋水南出馬嶺山水經注刊誤日石橋水有二皆出馬
嶺山道元而敘其源流一流逕鄭城西為西石橋水一

流逕鄭城東為東石橋水郭緣生云鄭城東西十四里
谷有石梁者是也方輿紀要云劉裕伐秦王鎮惡自河

入渭秦將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
霸上還屯石橋以爲之援此西石橋也唐中和初昭義

帥高潯合河中兵討黃巢敗于石橋潯奔河中此東
石橋也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日石橋水在華州西十

里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
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

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尙書龐統屯兵宮中姚
洗屯于灃西尙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

渭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

者日西渭橋通高陵路者日東渭橋在長安城北者日
中渭橋程大昌日灞水合渭之地有東渭橋劉裕伐秦

王鎮惡自河入渭姚泓使姚丕守渭橋既而鎮惡
至渭橋大破丕軍遂入長安平朔門即東渭橋也胡翼

度屯石積水經渭水注日石橋水南出馬嶺山積石據
馬嶺山在華州西南百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鎮
里其相接者為石積山

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
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讚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
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尙書右丞孫玄等皆

舊唐書卷九十九

三

舊唐書卷九十九

三

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

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眾皆以

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眾奔

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御覽一百二十

三引十六國春秋後讚軍不得入眾皆驚散泓計無所

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御覽一百二十三引

十一作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御覽一百二十六

國春秋前秦錄作謂泓曰陛下今願自裁決泓撫然不

荅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

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

晉書卷十九

十四

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

藏盈積口口數千人公先收其彝器渾儀土圭之屬獻

於京師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諸將執姚泓歸之有司

斬于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內艸木皆焦死

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

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案太元九年為甲申義熙十

萇以太元九年始僭稱秦王若以太元十一年僭皇帝

位時為始則正三十二年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

春秋後秦錄作歲在丙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窳戎馬

交馳而不息晦重氛于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

凶旅寔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闢

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

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遷踐迷

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亡之會嘯命羣豪

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益東

北在茲姦略寔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荐棘

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幸也子略剋推勅

敵荷成先構虛襟蒞道側席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

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

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

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

晉書卷十九

十五

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

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

恩於介士飄崇詭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為之時肆無

為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

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況乎偽境日侵寔堪永貴之

役備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

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懷之質屬傾覆之餘內難方殷外

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

軼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寔英果萇惟姦桀興始崇

構泓遂摧滅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晉書斟注卷百十九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二十

李特 李流

李庠周家祿校勘記曰據前趙載記和榮之例李流宜作小字日附李特據前秦載記符健存生之例李流目錄宜在本記之前自此以下目錄皆總冠篇首其記文蒙上為文者篇首亦皆作大字目錄與列傳及五胡載記之例微不同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華陽國志九日

李特字元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寶民後漢書注引代本日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

三十一引世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本作稟君

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性巴氏當作姓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

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

君御覽三十七世本日與樊氏暉氏相氏鄭氏凡五姓後漢書作樊氏暉氏相氏鄭氏廣韻三十二皓日暉

又姓本出武落鍾離山黑穴中者見蜀錄寰宇記一百七十八亦作相案畢即皋字因畢而誤從覃又誤作暉

相則為相字之誤古今姓氏書辨證世本日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

能中者奉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雕以為君

畫之而浮水中御覽三十七引世日若其船浮存者以本雕下有杖字

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

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作羣飛蔽日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柰

晉書注卷百二十

二

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水經夷水注作方二丈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夷水注曰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為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鹽水即夷水也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案魏書李雄傳四十巴人呼賦為賓因謂之賓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募賓人平定三秦既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華陽國志一日閩中有渝水賓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剽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

謂之日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漢末張魯居漢中以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

鬼道教百姓賓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

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華陽國志序曰宕渠古

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五百年外其地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雄之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

有識者皆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車巴魏武帝剋

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將軍遷於略

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華陽國志九曰魏武定漢中會

隴右諸郡及三輔宏農所在號為巴人案載記不書虎名蓋避唐諱惟李雄記則改虎為武特父慕

為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

晉書注卷百二十

三

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御覽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氏齊萬年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劍閣魏書李雄傳曰特兄弟率流民數萬家就入漢川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水經漾水注豈非庸才耶作豈不奴才也同夷者閭式趙肅李遠任回等案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同夷作同移閭式作閭或注云音郁是夷為移之謠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書鈔王隱晉書曰李苾字升平剛簡毅口羣禮命為功曹除吏部令史苾用法平整也華陽國志十一日李毅弟苾

字叔平修身砥礪名行為歷城令遷權為太守案升平當作叔平苾為功曹令史歷城令當在為侍御史之前其後又出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為表日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

下荆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

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

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廞惠帝

紀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六國春秋蜀錄均作耿騰

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眾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

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為爪牙故特等聚眾

專為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為流人剛剽而蜀人

晉書注卷三十一

四

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

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華陽

國志八引滕密上表曰流民剛愎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饒宜移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又曰倉庫虛竭無以應鋒鏑之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憂案華陽志所引滕表較載

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滕滕

率眾入州廞遣眾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廞自稱大

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

上官惇案華陽國志八作上官晶惟下文則上官晶上官惇二人並列扶風李攀始平

費佗氏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

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為

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廞惡其齊整欲

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言於廞曰華陽國志八作武陽

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

庠握疆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

授人竊以為不可願將軍圖之廞斂容曰卿言正當吾

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

見廞廞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廞意旨再拜進曰今中

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

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定在於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

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

晉書注卷三十一

五

廞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

大逆不道廞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通鑑晉紀作子

姪十餘人考異日從華陽國志廞慮特等為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

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為督

將以安其眾牙門將許弁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

執不許弁怒於廞閣下手刃殺淑粲左右又殺弁華陽國志

入作桑卽亦殺弁二子皆廞腹心也特兄弟既以怨廞引兵歸縣

竹廞恐朝廷討己遣長吏費遠周家祿校勘記曰史誤吏健為太守

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縣竹之石亭特密

收合得七千餘人華陽國志八作次縣竹以費遠為繼前軍宿石亭特等相合得七百餘人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七 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

日石亭水在縣竹縣東 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厥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為李苾

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厥獨與妻子乘小船走

至廣都為下人朱竺所殺華陽國志八曰長特至成都

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厥長史袁洽華陽國志

夷護軍姜發及尼相都令袁洽及厥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

詣洛陽陳厥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為平

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

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

人入蜀華陽國志八曰初梁州刺史羅尚聞厥反表厥

晉書注卷二十一

六一

敗亡可計日而侯惠帝因拜尚平西將軍假節領護西

夷校尉益州刺史給衛節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上

庸都尉義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遷梓潼太守樂

陵徐儉為蜀郡揚烈將軍隴西辛冉為廣漢太守羅尚

又表請牙門將王敦兵七千餘人入蜀案涼州當從羅

尚傳及華陽志作梁州惟志作義部千五百人義下疑

脫歆 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貢寶物

尚甚悅以驥為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竹

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盜賊急宜梟除可

因會斬之尚不納華陽國志八曰王敦說尚曰特等隴

之辛冉本趙王倫所用非資次召當 冉先與特有舊因

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

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

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華

國志八曰御史馮該張昌攝秦雍州從事督移還流民

徙者萬餘家而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即至蜀因

謂特曰中國 特以為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華陽國志

亂不足還 云我死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著識云廣漢城北有

大賊曰流日特攻難得歲在元宮自相剋又惠帝之世

蜀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魏書李雄傳日童謠又日有客有客來侵

至是而應焉魏書李雄傳日童謠又日有客有客來侵

門陌其朝廷以討趙厥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

氣欲索 流為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

晉書注卷二十一

七

特協同討厥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

召又欲以滅厥為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眾咸怨之

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

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

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

梁益為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又

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特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

登流人無以為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

以處流人華陽國志八曰九月遣軍軍移冉求自寬冉

大怒遣人分勝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

悉取以歸與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閭趙楊

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華陽國志八作能送六

官及氏叟梁寶符陳董費等首百匹華陽國志一曰臨

江縣有嚴甘文楊杜為大姓閭中縣大姓有三狐五馬

蒲趙任黃嚴安漢縣大姓陳范間趙卷二日南鄭縣大
姓李鄭趙氏浩縣大姓楊杜李成都縣大姓有柳杜張
趙郭楊氏卷三日什仿縣楊氏為大姓鄭縣大姓王李
氏武陽縣有七楊五李諸姓南安縣大族楊費資中縣
王董張趙為四族漢安 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驛馬
縣入族張季李趙輩

屬鞬同聲雲集旬月閒眾過二萬流亦聚眾數千特乃
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詣羅尙求申

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揜流人歎曰無寇而城雉
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

乃辭尙還縣竹華陽國志八日遣天水閻式累詣尙求
弛領校權停至秋並進貨賂於尙該許

之及秋又求至冬辛冉李苾以爲不可必欲移之式爲
別駕杜說說逼移利害苾亦欲寬逆民一年辛冉李苾
以爲不可尙從之苾致秀才尙謂式日子且以吾意告
板出還家知計謀不行故也

晉書卷三十一 八

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日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

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眾怒難犯恐爲禍不

淺尙日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日尙

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尙威刑不立冉等各擁疆

兵一旦爲變亦非尙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苾相

與謀日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

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

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

三萬襲特營羅尙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

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眾

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眾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

示尙冉尙謂將佐日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

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

郡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

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

請依梁統奉寶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

其弟流行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

冉眾出戰特每破之尙遣李苾及費遠率眾救冉憚特

不敢進冉智力既窘出奔江陽華陽國志八日辛冉遣
護軍曾元攻之爲特所

殺尙督護田佐牙門劉並助冉復敗進圍廣漢尙復遣
健爲太守李苾長史費遠助冉不能克冉託罪於縣竹

晉書卷三十一 九

令南郡收苞斬之而貴圖走德陽讀史舉正日江陽通
鑑作德陽爲是德陽屬廣漢特攻冉于廣漢就近出奔

耳 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尙於成都閻式

遺尙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華陽國志八日尙書
檄告論閻式答日辛

冉傾巧杜景狂發曾元小豎田佐血氣不治李叔平才

經廊廟無將帥之氣計贏之羌謂可長爾式前爲節下

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柔梓執不願之但往初至

隨穀庸質一室五分復值雨潦乞須冬熟而不見聽必

窮鹿抵虎但恐繩之太過逆民不肯延頸受刃其憂在

後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九月盡集十月坐進道令

叔平長遷支分勢解事漸及己所謂不寤曲突遠薪而
有焦爛 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益益土尙覽書知特
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宜二州於是特自稱
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寶融在河

西故事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華陽國志九日特長

兄輔字元政弟驤字元龍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長

子始為武威將軍次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御覽二百六引十六國春秋李雄錄日雄異母兄始

軍伯敬為太保華陽國志九日李特長子蕩字仲平好

學有容觀少子雄字仲平李含為西夷校尉合子國離任

僞案長子乃次子之諺周家祿校勘記日

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陀等為將帥周家祿校勘記日

後有任臧上官惇楊衰楊珪王達麴歆等為爪牙華陽

費他入楊衰下多李遠李博夕斌嚴裡上官琦李濤王懷等

為僚屬元和姓纂十日後漢巴中渠帥夕氏蜀志

為謀主何巨趙肅為腹心華陽國志八作閻式

貪殘為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

下文云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已在博通其眾降蕩

之後與華陽志互異惠帝紀顯遺街博擊特繫於太安

元年五月此在太安元年之前亦先後各異張微張微

以形近致誤徵字建興張翼之子見華陽志壽良傳及

三百四引十六國春秋又誤作張微南夷校尉李

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

特命蕩雄襲博特攻擊張龜龜眾大敗蕩又與博接戰

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

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華陽國

尚遣督護巴西張龜督四十牙門軍繁城博方遣參軍

蒙紹誘特降尚博書日昔年得李流駿降心款款由

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博

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舉郡降附街博才兼文武

征西大將軍河間王深器之初為陰平太守為從事巴

郡毛扶所免怨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自不供給

寇尚未至聞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自不供給

梁州治中表之博以是得罪晉乃更用許雄為梁州刺

史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三日掌夫山在臨津縣西南六

十里李特遣將李盪自掌夫山要博博為伏兵所圍即

此山案襄珍襄班以形近致誤李期為梁州刺史

進攻葭萌通鑑場難敵兄弟為劉曜所殺奔葭萌晉書載

鎮葭萌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奕眾至數萬年

勢夜出成都東門與晉壽堅走至晉壽送降文於溫按漢

葭萌縣蜀先主改晉壽晉武帝又改漢壽為晉壽今

考李特據蜀後當又改晉壽為葭萌故蜀錄及載記等

自特至壽皆言葭萌至勢時始改言晉壽明勢降晉後

從晉人所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

通其眾盡降於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

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案通鑑晉紀考

異引修文殿御

覽云太安二年特赦改年建初元年三十國晉春秋云太安二年正月特備位改年均與此異惠帝紀太安元年五月特自號大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將軍而不書改年

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眾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眾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眾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御覽三百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傷殘作傷滅智勇俱竭宜因其

舊唐書卷二十一

十三

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眾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騫碩爲德陽太守華陽國志八騫碩作騫碩書校文五日李流載記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臧等則碩乃守德陽之將非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驥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尙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七里毗橋河以此名尙遣軍挑戰驥等破之尙又遣數千人出戰驥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尙遣將張興僞降於驥以觀虛實時驥軍不過二千人與夜歸白尙尙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驥營李攀逆

戰死驥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并力迴攻尙軍尙軍亂敗還者十一二華陽國志八作尙晉梁州刺史許雄遣

軍攻特特陷破之華陽國志八日梁州刺史許雄遣軍劉沈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遣叟兵助尙軍數挫特勢日盛進擊破尙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華陽國志八日二年春正月朔特攻尙水上軍特從益底渡黨徒從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儉逼降特以李瑾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尙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尙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邨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華陽國志八日流軍江西之檢上蜀民收質任無得分散猛銳流亦諫之特怒日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緣疑動而劫害不止益州從事

舊唐書卷二十一

十三

任明說尙曰羅尙傳作兵曹從事任銳華陽國志八陽國志八作從事蜀郡任叙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眾在諸邨堡驕怠無備華陽國志八是天亡之也可告諸邨密剋期日華陽國志八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尙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華陽國志八日尙從之從絕出欲使宣言告諸邨期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日在彼楊水欲先詣特降容觀虛實明日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邨諸邨悉聽命還報尙尙許如期出軍諸邨亦許一時赴會華陽國志八日欲還報尙如期二年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尙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尙遣大眾奄襲特營連戰二日

眾少不敵特軍大敗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

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尙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

餘里尙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

尸傳首洛陽華陽國志八日追及於繁之官桑斬特及

勝但施遊軍征濫傳兄輔輔遠等李流斂餘眾還赤祖尙乘

特首洛陽焚其屍 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諡特

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周家祿校勘記曰據後班期

雲之例宜作流字玄通蒙上為文體例方一晉書校文

五日華陽國志言特兄弟五人長輔次特次庠次流次

特第三弟亦誤常璩身仕李氏所言自可據信 少好

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為東羌

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眾也

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為廞所殺流從特安慰

流人破常俊於縣竹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

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為鎮東將軍居東營

號為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銳眾與羅尙相持特之陷成

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邨堡流言於

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

州郡大姓子弟以為質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

銳嚴為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

之義特不納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

雄收遺眾還赤祖華陽國志八日李雄以李離為梓潼

七日赤祖鎮在縣竹縣東北太守眾還赤祖讀史方輿紀要六十

胡氏曰赤祖地在縣竹東 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

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于墊

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臧等

退屯涪陵縣羅尙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汜黃旬

何冲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眾星

散追至成都尙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羣倚矛被傷死

華陽國志八日三月尙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汜等軍繁

城而縣竹降涪陵民藥紳杜阿應尙向又遣督護常深

軍毗橋為流驤禦蕩雄攻紳深破驤殺李攀弟恭鈞傷

為主騫碩左汜黃旬逼攻特驤北營營中氏羌因符成

魏伯石定叛應汜間攻蕩雄蕩母羅振甲略陳伯手刃

羅騫碩傷目壯氣益烈又時成伯戰於汜間攻其外

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流破深蕩雄破紳還適與汜

聞會大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尙蕩策馬追退軍為

叟長矛所椿死羅雄祕不發喪以 流以特蕩並死而岱

安眾心案黃旬當為黃間之誘 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

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

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

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二年迭為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

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

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

尙軍尙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

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

略士眾飢困華陽國志八曰雄乃說六郡人士激以尚
富貴之秋得以破阜阜軍死者甚眾而病亡荆州軍
退轉攻向流懸其短軍事在雄破數尚備軍保太
城五月李流降於孫阜遣子為質不可乃舉兵與李離
襲阜阜軍敗績宋岱病卒墊江州軍退雄逼攻尚保太
城中六月雄從帛羊積波攻殺汶山太守陳國顯
可也李雄入郫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逆南
城秋七月朔雄入郫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逆南
入東下野無煙火鹵掠無處亦尋飢餓讀史舉正日謀
襲孫阜軍下即云攻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
羅尚軍前後不相蒙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
山華陽國志九曰范賢名長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一
日支字元涪陵丹人蜀典曰李鼎祚周易集解三
十家有蜀才顏之推云即范長生李昉漢之書曰長生
自稱蜀才蒞林伐山云長生先事漢昭烈帝至特時一
百三十餘年方與勝覽云范寂字無為劉先主時栖止
青城山中以修煉為事先主徵之不起就封為道遙公
得長生久視之道劉禪易其宅為長生觀仙傳言寂得
久視之術年百餘歲蜀人奉為仙稱曰長生是長生即

舊唐書卷三十一

寂也通鑑晉紀注曰青城山在汶山郡都安縣今在永
 康軍青城縣北三十二里杜光庭青城山記曰岷山連
 峰岷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向參軍涪陵徐舉求為
 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舉怨
 之求使江西遂降於流華陽國志八作與怨之求使江
 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
 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與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
 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御覽
 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
 秋蜀錄識斷作識量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
 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為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
 華陽國志八曰諸將其立雄為王讀史舉正日案雄借
 九月流病死號成都王在永興元

年此時尚稱益州牧也雄僭號追謚流秦文王御覽一百二十三
錄曰子李庠字立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
 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
 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
 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
 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鴛以洛陽方亂
 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
 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
 乏大收眾心至蜀趙廩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

舊唐書卷三十一

謂所親曰李立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
 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
 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為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
 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
 流涕時年五十五

晉書附注卷百二十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二十一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華陽國志九曰李特少子雄母羅氏夢雙

虹自門升天初學記二引華陽國志自門作自地今本則作門一虹中斷既而

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

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

御覽三百九十八引李蜀書雜記蜀作常言子若成人必有先亡者有大貴者蕩竟前死雄身

晉書附注卷二十一

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

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

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為人主御覽三百六十三

三蜀李書曰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為貴人位過三公

不疑也有劉化者道術士也大康中每語鄉里曰李仲儁有大貴之表終為人主也華陽國志九曰雄少時幸

再相當貴劉化言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異終為人主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烈氣聞人多歸之

特起兵於蜀承制以雄為前將軍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

以雄鎮梓潼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收都於

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華陽國志八曰尚數攻

日李驥與雄以飢餓孤危日鬪爭相咎驥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來我為內應可得也尚以為然大與金寶

泰日今事故未立効後取不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規伺
尚從之泰要發火遣魏伯諸軍攻郫驥使道設伏以長
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放兵擊之大破
尚軍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日已得郫城矣入少
城尚乃覺李驥攻犍為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
保大城

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剋成
都華陽國志八曰驥別攻犍為斷尚運道獲太守武陵
不恢口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曰卿
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抹冀君不能免也卿宜早去渙曰
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閏十二月尚糧運
不繼而被攻急夜退由牛鞞水東下留牙門張羅特城
資應雄得成都案華陽志作張羅特載記蓋脫去張字
于時雄軍飢甚乃率眾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蜀人
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

晉書附注卷二十一

求道養志十六國疆域志曰漢原有青城山按西山也欲

迎立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

日推步大元五行大會甲子祚鍾於李非吾節也魏書李雄傳曰范長生頗有術數雄篤信之雄乃深

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於李國李離兄弟國

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

都王華陽國志九曰永興元年冬十月楊赦其境內建

元為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驥為太傅兄始

為太保折衝李離為太尉建威李雲為司徒翊軍李瑁

為司空材官李國為太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華陽國志

為僕射發為侍中珪為尚書洪為益州刺史徐與鎮南王達軍師具置百官蜀志二主妃子傳注孫盛蜀世譜

日永孫立奔對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
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立於成都也案劉玄封爵不見載
記附注 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王父
於此

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

詣成都雄迎之於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御覽

二一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長生請雄對 長生勸雄

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太武魏書

傳作號大成改年為晏平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

春秋蜀錄曰國號大成案雄建元建興改元晏平無太

武年號載記脫去晏平又誤以大成為太武作為年無

號不知其為國號也魏書 齊陽國志九曰追諡世父輔

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華陽國志 齊陽國志九曰追諡世父輔

流秦文王兄蕩 母羅氏為太后加范長生為天地太師

廣漢壯文公

封西山侯華陽國志 九曰尊為天地太師魏書 齊陽國志九曰追諡世父輔

皆入賢家魏書李雄傳作拜長生為天地太師領丞相

西山王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范長

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為丞相長 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

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

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

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為國制法勳元作 尚仍

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

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

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今國業初建凡百未

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

宜立制度以為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雲等率眾二萬

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

中人于蜀魏志 張既傳曰既子緝注云緝孫殷晉永興

尉李離伐漢中殺緡魏志 趙雲傳曰雲子龍

流民鄧定等漢中郡丞宣定遣兵圍之氏求救於李雄

帥牙門武隆漢中郡丞宣定遣兵圍之氏求救於李雄

夏五月雄遣李離李雲李瑣李鳳入漢中謀定杜孟治

聞離至命燕釋圍保州城初燕攻定定眾飢俄降送

金一器與燕燕納之居七日氏至定還冬辰勢俄降送

之不聽孟治言離至先攻摩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

懼戰將百騎走離等大破州軍牙門蔡松退告孟治曰

州軍已破賊眾不可待也孟治曰有東南之逼必不分宿

日賊來雖眾客氣不可待也孟治曰有東南之逼必不分宿

兵於外不遇重迎拔定氏耳孟治曰不然雄稱帝王縱

橫天下以遺重眾必取漢中雖有牢城士民破膽不可

與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大桑谷民數

千家車數千兩一夜行才數十里而梓潼荆子穀有以

父與孟治有隙合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棄子走荆

子獲之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毋建荷檐杖日吾

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 先是南土頻歲

賊也餓死谷中積十餘日離等引還

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宜

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

於成都華陽國志 十一曰李毅字允剛廣漢郫人也為

內侯除隴西護軍徙繁令遷雲南太守濟臨薨上表後

州以毅為刺史加龍驤將軍封成都縣侯夷遂大反破

治所雲南郡也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兼張金苟等殺離及

閻式以梓潼歸于羅尚華陽國志八曰三年冬天水割

李離降尚雄大傅驤李雲李璜攻義為所破殺雲璜雄

從弟也為尚所誅李雲李璜攻義為所破殺雲璜雄

母子於尚尚造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

斬之分其室華陽國志九曰梁州先以為雄所破不

率眾攻奮不剋守而譙登在涪平西參軍向奮屯安漢

之宜福張羅屯平無逼雄將張寶弟全在旬琦中雄

遣寶反為奸許以代離寶素凶勇先殺人而後奔梓潼

密結心腹會羅尚遣使慰勞琦琦等出時李國鎮巴西

送其使寶從後閉城門琦等奔巴西華陽國志八曰四年

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天水文石殺雄太宰

李國以巴西降尚梓潼李國以巴西降尚梓潼

西還屬案石為碩之脫文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

潼陷之華陽國志九曰雄得梓潼會羅尚卒巴郡亂李

拜寶太尉雄自攻奮奮走

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進乘勝進軍討文碩

害之御覽三百二十引三十六字國春秋曰蜀王李

雄攻譙登於涪城無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燠

鼠食之一無叛者華陽國志九曰永嘉五年

春驤獲登遣李始督李鳳攻巴西殺文碩雄大悅赦

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言多

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

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

難未弭吾欲固諫元作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為何如

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

曠故釋綬經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

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

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

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

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已故也願

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疆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

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

皆假復除虛己愛人授用皆得其才類聚九十一蜀李

成婚雖三年白鳥赤足來朝帝以問范賢賢曰烏有反

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果關中流民請降華陽國

志九曰是後扶風鄧芝楊虎等各率流民前後數千家

入蜀以鳳為征北梁州任回鎮南南夷孟州李恭征東

南蠻荆州皆大將軍校尉刺史雄驤勤郵百姓於內鳳

驤回恭招流民於外稱有功漢嘉夷王冲遣子入質頃

之朱提審昭率民歸降建寧嚴叟險委誠其餘附者

日月而至雄乃虛己受人寬和政役遠至邇安年豐穀

登乃興文教立學官其賦民男丁一歲穀三斛女丁一

斛五斗疾病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絲不過數兩事少

役稀民多富實至乃閭門不閉路無拾遺獄無滯囚刑

不濫及但為國威儀無則官無秩祿職署委積班序無

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貨賄公行懲勸不明行軍無號

令用兵無部伍其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

以虜獲為先益州遂定偽立其妻任氏為皇后氏王楊

故網紀莫稱難敵兄弟為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

安又附之遣李驤征越嶲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

攻益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眾距戰驤軍不利

華陽國志九曰大興二年夏進伐益州大敗於螻蝦還

十六國疆域志曰會無縣有小會周家祿校勘記曰姚

岳遜傳作姚崇成帝紀別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瀘

晉書卷二十一

五

晉書卷二十一

六

水士眾多死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雅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為不法雅請討之雄遣中領軍玲及將軍樂次費他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辯征東李壽督玲弟玠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玲雅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玲雅死者數千人玲雅雄兄蕩之子也華陽國志二雄至晉壽遣子為質又厚賂雄兄晉壽守將雅曜不獲敵堅壁重鎗敵引還武都待險驕慢攻走雅曜平太守羅演演雅勇也雅忿志白兄舍與雅求征之雄使舍雅將數千人攻之時敵妻死葬於陰平舍雅徑至下辨入武街城以深入無繼盡為氏使所破敵又卷九日李雅蕩第二子玲蕩之元子有名望志尚雅欲傳以後嗣甚

舊唐書卷二十一 七

痛惜之案合為玲之脫文雄兄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晉壽守將雅當從載記作兄子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為太子御覽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錄曰班雄兄雄有子十餘人蕩第四子雄妻任氏無子養班為子華陽國志九作雄自庶子十五人御覽三百六十二華陽國志九作雄自庶子十五人御覽三百六十二蜀李書曰賈夷字景叔梓潼人也太始初內移河東少仕晉臺為倉部令史懷帝時為安富令中原喪亂玉衡七年歸國武帝素聞夷名重之皇子雅生因名賈夷案雄諸子中惟期嗣位霸保並不病而死華陽國志九云雄以子越為車騎可致者與雅共五人其餘不見載記上文有蕩之子名雅與雅字字形羣臣咸欲立雅所生相近然非雄子恐未必即此人也

雄日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不祚所歸

恢懿明睿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為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華陽國志九曰雄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兆基子止侯爵國志恥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為知人吾將彌縫國志之恥以繼宣公之美案吳子宋宣數語李驥王達進諫之言也而李雄則以孫仲謀諸語告之載記脫漏未竟立班華陽國志九曰永昌元年冬立班為太子驥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華陽國志九張駿使參軍傅穎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吾過治中張溇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吾過

舊唐書卷二十一 八

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將埽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覲情在閭室華陽國志九作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周家祿校勘記日嘗當作常 侵逼琅邪以為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十七史商榷五十二曰雄死在咸和八年下是成帝時何云與晉穆帝分天下穆字誤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

中從事張涪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涪曰案此

見張駿傳洪筠軒諸史攷異三謂其重出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自

稱帝一方涪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

恥解眾人之倒懸張駿傳作雪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

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

邪張駿傳雄有慚色日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

郡避難此地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

晉於中夏張駿傳中亦當率眾輔之涪還通表京師天

子嘉之時李驥死以其子壽為大將軍西夷校尉華陽

九日咸和三年驥死追贈相國諡曰漢獻王壽以喪還

拜珪征北梁州代壽以班行推軍將軍修晉壽軍屯五

年拜壽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尚書總統如驥督征南費黑征東任

砮攻陷巴東華陽國志九太守楊謙退保建平成帝紀

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雄

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印攀為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

木落分宜州之援宜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華

國志九日七年秋壽南征宜州以費黑為司馬與邵攀

等為前軍由南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越嶲入冬十

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宜州刺史尹奉遣

建宜太守霍彪大姓舉深等助炳時壽已圍城欲逆拒

之黑日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齊糧不多宜令人入

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緣拒之彪等皆入城城久不

下壽欲急攻之黑諫曰南嶺道險俗好反亂宜必待

其詐勇已困但當日南制之全軍取勝以求有餘涪

之物何足汲汲也壽必欲戰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

晉書卷三十一 九

舉州委質遷奉於蜀壽領宜州南夷初平威禁甚肅後

轉凌掠民蜀志呂凱傳注蜀世譜曰呂祥後為晉南夷

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李雄破宜州諸呂不肯

降舉郡固守王抗等亦守正節案印攀當從華陽志作

邵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宜州夷以班為撫軍咸

和八年雄生傷於頭六日死晉書校文五日成帝紀及

年六月此誤前一年下李班傳言九年十月越殺班於

宮在位一年云云亦誤據國志班於九年六月甲子薨

位十月癸亥見殺相去僅四月餘載記既誤以雄死在

八年故有在位一年之文也通鑑書雄卒於九年六月

丁卯亦不從載記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魏書

晉書卷三十一 十

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華陽國志九日冬十二月

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苻成文隗既降復叛

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

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

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

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縣數兩事少役稀

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

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

衰諫曰通鑑晉紀作尚書令楊陛下為天下主當網羅

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御覽八百十一引蜀李雄遜辭

書作何得以官賣金耶

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
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酌也雄即捨之雄無事
小出衰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
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
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為國無威儀官
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
兵無部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
為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華陽國志九曰班蕩第四子少見養於雄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為
太子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

晉書卷二十一

十一

引名士王叔及隴西董融天水文藝等以為賓友每謂
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
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
莫逮也為性汎愛動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
班常戒厲之華陽國志九曰進止周旋勤於咨問但性輕躁失在田獵案常璩所言與載記異
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
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
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
侍側御覽四百十二引晉中興書雄少數攻戰多被傷
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為吮膿

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
偽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
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
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玘勸
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
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
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
班因夜哭越殺班于殯宮御覽八百七十七蜀李書曰哀帝即位有白氣二道帶天
望氣者言宮中有伏兵果為邛都公所害也又九百七
十一廣五行記曰後蜀李雄玉衡十二年扶風人韓豹
為太史令華陽國志九作韓豹華陽國志九曰冬十月
癸亥期越殺班於臨次并殺班仲兄領軍都弟珣奔晉

晉書卷二十一

十三

期偽諡班曰戾太子壽追諡曰哀皇帝子幽顯為期所
殺班兄弟五人皆兵死四人無後御覽一百二十三引
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於是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
矯太后令罪狀諡戾太子
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華陽國志九曰少弱攻學問有容觀
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為建威將軍華陽國志九作
為安東將軍 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眾多者不至
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
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
養華陽國志九曰母冉又多才藝乃讓位于期于是僭
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恆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

弟玘于涪玘棄城降晉華陽國志九曰玘在晉歷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於山陽戰死

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閻氏為皇后以其術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

尚書令王瓌為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

則信任尚書令景騫華陽國志九曰咸熙麟作元年秋以司隸景騫為尚書令征南費黑

為司隸班舅尚書姚華田褒衰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

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

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于是綱維紊矣乃誣其

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華陽國志九曰忌從子載多才藝託

壽聖注卷二十一

他事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

誅之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華陽國志九曰

以仲兄霸為中領軍鎮南弟保鎮西夷校尉汝山太

守從兄始征東代越皆大將軍而霸保皆暴病死於是

大臣自疑骨肉不相親而期志皆云期鳩殺之於是大

益廣忽慢父時公卿政刑失錯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于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

犬交期多所誅夷華陽國志九曰舅羅演與漢王相天

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安北李攸

死壽架言期藥之耳非實事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

越及景騫田褒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十六

國疆域志曰成都都有市橋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

所伺其動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

率步騎一萬自涪向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興晉陽

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為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

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元作門期遣侍

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

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

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

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御覽九百

五行記曰雄卒子期立以豹為太傅猶領侯職豹嘗言

壽聖注卷二十一

於期曰臣今老志在田園欲植胡桃願賜其種期不悟

俄而李壽自涪率眾南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

為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

在位三年晉書校文五日咸康紀期立於咸康九年十

五年此傳以期死屬之三年固誤謂在位三年亦駁文

也國志言期被殺歸魏魏云常璩親見此事當必無誤

謂為自縊亦非實錄又國志言期諡曰幽公及葬賜鸞

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為壽所殺華陽國志九曰

餘人詠李始等殺兄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

於李氏諸子華陽國志九曰有幹局愛雄奇其才御覽

二十三引十六國春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

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為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驥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宜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封建益王魏書李雄傳曰封建益王雄死受遺輔政華陽國志九日事雄疾病侍疾左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為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珣屯涪每應期朝觀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華陽國志九日期之殺班也不致始怒說期取壽憚李珣在北欲藉壽討之故不許壽既受漢封北伐珣告以去就利害假道故珣得由巴順水東下吳壽雖代珣鎮涪終當入朝觀常自危嫌輒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方外寇警壽又見

壽書注卷二十一

五

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疆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華陽國志九作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向之言而惡之十六國疆域志曰汶山即山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動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華陽國志九曰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剋之華陽國志九曰陰病還死道中乃陽言越藥殺之又詐造妹婿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羣下羣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攻成都子勢為開門內應遂獲期越

諫其宗族十餘人案羅桓與羅恒形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于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偽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漢興魏書李雄傳曰改年為漢興又改號曰漢以董皎為相國羅恒馬當為股肱李奕任調李閔為爪牙解思明為謀主華陽國志九日以恆為尚書令思明為廣漢太守任調鎮北知梁州韜有批東莒校

壽書注卷二十一

六

尉壽書注卷二十一李奕鎮西西夷校尉更以安車束帛聘龔壯代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參佐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驥為獻帝母荀氏為太后元和姓纂苑云荀氏立妻閭氏為皇后世子勢為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華陽國志九日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要徙乾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糗糧以其尚

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沂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眾寡吳會險遠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吳會作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議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疆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眾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柯水經漾水注曰李壽之時獠自牂柯北入所在諸郡布滿山谷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叵從鄴還盛稱季龍威強宮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魏書李雄傳鎮二字壽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未充盈魏書李雄傳乃徙傍郡戶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脩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譙殿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禮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

晉書卷二十一 七

諂誅之魏書李雄傳左僕射上有尙書二字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四月壽寢疾常見李期爲祟八月薨年四十晉書校文五年帝紀壽僭立於咸康四年卒於建元元年計在位六年國志所紀年月與帝紀同御覽一百二十三引蜀錄亦言壽死於漢興六年偽諡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克闢國千里雄旣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爲賢相及卽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驥爲漢始祖廟特雄爲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己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嶺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魏書李雄傳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己勝之也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閭氏無子驥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

晉書卷二十一 六

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入異之壽死
 勢嗣偽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為太后妻
 李氏為皇后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
 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叡等以為景武昌業
 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
 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弗許
 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
 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魏書李雄傳遣其太保李奕
 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華陽國志九日
 國之亡以我數夷其三族貶廣為臨邛侯廣自殺思
 人在也今其殆矣

晉書注卷二十一

九

明有計謀彊諍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
 及諫諍者李奕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奕者眾
 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眾乃
 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
 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
 禁制大為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
 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魏書李雄傳作勢既驕吝荒於
 奕女為后耽於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
 險魏書李雄傳作境土滅削累年荒儉性多忌害誅殘
 大臣刑獄濫加魏書李雄傳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

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魏書李雄傳此句下有
 無所納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魏書李雄
 三句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
 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馬生
 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北一
 壯又有驢無皮毛飲食數日而死江南雨血地生毛江
 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菜
 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李漢家春米米自日
 中跳出斂舉箕中乃加董皎太師以名位優之魏書李
 又跳出寫置簞中乃加董皎太師以名位優之魏書李
 乃加相國董實欲與分災告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
 皎大都督舊唐書地理志日青衣水出廬山微外東北
 溫次青衣流至武陽而合於江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一
 日青衣水在青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咎堅等數
 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水經江水注日江水東南過
 神縣東五里健為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

晉書注卷二十一

三

西南來合注之通鑑晉紀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
 注日所謂合水當是此地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咎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
 碕渡向犍為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二日鴛鴦而溫從山陽
 出江南元和郡縣志三十三日瀘州戰國時巴子國
 江陽符二縣之地案江陽即今之州城是也晉穆帝遣
 安西將軍桓溫將萬人伐李仁軍次江陽亦謂此地
 案江陽即在汝江之南惟載記上文云遣李福
 與咎堅等數千人與元和志云萬人者少異咎堅到
 犍為方知與溫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讀史方輿紀
 沙頭津在彭山縣北十六國疆域志日武陽有沙頭津
 按武陽縣有皂里水李膺益州記皂里江津之所名日
 江津沙頭津及堅至溫已造成都之十里陌咎堅眾自
 疑亦近此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眾惶懼無復固志

華陽國志九日勢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

悉眾出戰於笮橋史通外篇曰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

勢降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祕閣改為蜀李書顏

氏家訓書證篇曰蜀李書一名漢之書四庫全書華陽國志提要曰璩蓋亦譙周之流也勢以問侍

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

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胥堅走至晉壽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曰走九百里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温曰偽

嘉宣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

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閭弱復統

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

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燬軍鼓

晉書卷二十一

三

伏惟大晉大綱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

投草野卽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

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與

櫬面縛軍門温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

族十餘人于建康案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蜀錄作叔父福與本書桓温傳同

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案太平廣記三百六

人張氏化爲大斑理她食勢寵姬未幾勢爲桓温所在

殺是李勢降後不得其死未能如張天錫之令終也

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

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華陽國志九日李氏

十七年正僭號四十二年案惠帝紀李特於永宣元年

反於蜀至永和三年凡四十七年當從常璩爲是御覽

百二十三引蜀錄亦同惟僭號始於光熙元年至永和

三年凡四十二年二誤作三此云太安元年及四十六

年皆誤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

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燬深自古況乎巴濮雜種

厥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

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

侯之無斷騁馬屬韃同聲雲集殲殄蜀漢薦食巴梁沃

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爨蓋上失其道覆敗之

至於斯仲倚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椎鋒累載周家祿校

字當作推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

推推古通

晉書卷二十一

三

賦而綏獎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實孫權之亞也

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雄閭

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疆兵於

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燬便

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

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

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

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宵

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

劉禪不亦優乎

賈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龍野戰羣龍李特窺
覺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繼軌
德之不修險亦難恃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一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二十二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誤作洛陽人

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

樓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父婆樓字廣平佐命苻堅官至太尉

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御覽三百八十五涼州記

日光以石氏建武四年生夜有光輝舉舍異之因名日光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

里為戰陣之法傳類咸推為主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涼州記與諸兄弟於里

巷闕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涼州記與諸兄弟於里羣童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涼州記曰呂光連

結豪賢好施待士又三百八十五涼州不樂讀書唯好

記曰割土處中部分五鄉黨皆時所宗鷹馬及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沈毅

凝重寬簡有大量御覽三百七十七引涼州記喜怒不

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惟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

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

作民夷憚愛遷鷹揚將軍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以功賜爵關

內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

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苟與所敗光

與王鑿討之鑿欲速戰光曰與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與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為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與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鑿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慕容暉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為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聚眾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

晉書注卷二十二

二

之拜驃騎將軍周家祿校勘記曰苻堅載記及鳩摩羅什傳皆作驃騎呂光按其時有驃騎張亦作魏書呂光傳驃騎魏書呂光傳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魏書呂光傳作率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山海經大荒西經曰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

流沙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北尚書所謂流沙者也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立威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周家祿校勘記曰按四夷傳焉耆國王降光名熙龜茲王帛純距光四夷傳及鳩摩羅什傳皆作帛純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御覽三百六十九引段起文字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日光日巨霸

晉書注卷二十二

三

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御覽三百三十六後涼錄曰將軍賈而復上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猶胡猶弟訥龍侯將廋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温宿尉須等國王三百九引十六國春秋尉須作尉頭此作尉須合七十誤讀史方輿紀要三曰猶胡諸國皆在龜茲西

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以
 革索為籍策馬擲人多有中者眾甚憚之諸將咸欲每
 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眾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
 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鑠之法魏書呂光
傳接陣作
 結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
 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御
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城有三重廣輪
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帛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
 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
 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
 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諸國

晉書卷三十三 四

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撫
 盜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
 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
 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
 軍西域校尉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
後涼錄此句下有封順鄉侯四字道絕不
 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
 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周家祿校勘記曰按羅什語見藝
術傳案本書西戎傳但云光進軍
討平龜茲並無始獲羅什及勸其東還之語且傳稱西
戎非西夷蓋亦襲用王臧諸家舊史而失於檢照也
 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眾咸請還光從之以駝二
 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

駿馬萬餘匹魏書呂光傳二萬作二千御覽八百九十
五引十六國春秋曰呂光討西域平上疏
曰入其國天驥龍麟腹腹丹髦萬計盈
廣雖伯益更生喬賜復出不能辨也而苻堅高昌太
守楊翰郡苻堅載記徙東海公陽於高昌當是苻堅所
立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

晉書卷三十三 五

至高昌翰以郡迎降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五曰高梧谷
在土魯番西北或曰高梧交河之
勇也案苻丕載記作高梧初光聞翰之說惡之又聞苻
此作高桐當為高梧之譌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
 機鑿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
 未同宜在速進進而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
 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肩與振威姚皓別
 駕衛翰率眾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
 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為前鋒
 擊盾大敗之盾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
 是四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
 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
六國春秋後涼錄曰苻
丕以光為車騎大將軍涼州
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
牧領護西域大都督酒泉公表杜進為輔國將軍武威
薄人也魏書呂光傳
傾薄作淺薄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
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
 遠近頗以此離貳魏書呂光傳作於是
遠近失望人心離貳光尋擢祐為監

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

據鶴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

飛又擊敗祐眾祐奔據興城水經河水注關關曰允吾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四曰廢興城在故龍支城東前城

涼所置城也胡氏曰興城在允吾之西南白土之東扇

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

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為

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秃髮思

復韃思復韃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

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指次陷昌松郡指次續漢志作指

日呂光都於姑蘇改昌松為東張掖郡十六國疆域志

日昌松郡魏安縣當係呂氏初與郡同建又曰胡三省

云魏安縣在武威昌松界蓋曹魏所光遣其將杜進討

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

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

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莽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

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暕祁連都尉嚴純地理

志上曰建康郡張駿及聞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

王穆率眾三萬及思復韃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

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

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

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悅賜金

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

俱城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四曰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大

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

光至是始聞苻堅為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

臨于城南偽諡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

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自

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

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

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

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宣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

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為輔國將

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十六國疆域志曰按

載記云既居都尹則後涼以武威太守兼涼都尹也案

下文纂以楊桓為涼都尹乃以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

兼任蓋其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與石聰至自關中

光日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

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譙羣寮酒酣寰宇記一

引十六國春秋云呂光太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

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日商鞅之法至

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日明

公受天眷命寰宇記一百五十二引十六國春秋作大

王受天明命此句上有秦用苛法祿祚不

永吳起任酷政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柰何
 取滅會稽數語 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
 明公哉袁字記一百五十二引十 光改容謝之於是下
 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吳與張掖太守彭晃謀
 叛光遣師討吳晃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
 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
 必乘虛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
 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
 共相辱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
 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

晉書卷三十二

八

倉卒取之為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
 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顛斬關納光
 於是誅彭晃王穆以其黨索嘏為敦煌太守既而忌其
 威名率眾攻嘏允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
 光將攻之眾咸以為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
 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
 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路中眾散穆單騎奔驛馬驛
 馬令郭文斬首送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
 為己瑞類聚九十八涼州記曰呂光時 以孝武太元十
 四年僭即三河王位書鈔一百三十一一段龜龍涼州記

玉璽博三寸長四寸面看無文字向日置百官自丞郎
 視之在腹中有三十四字言光當王云已下涼錄此句下有猶攝州縣事五字 救其境內年
 號麟嘉年燉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後涼錄呂光麟慶元
 知慶嘉二字孰誤 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

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
 匹勤于三巖山大破之讀史舉正曰案下呂超及隆殺

日緯超俱兄弟之子又他謂緯曰吾老矣而超告他呼
 為叔父夫隆為光弟實之子超乃隆弟使他為光子則
 超為從兄弟不應稱叔父而是時光設甫三年他亦不
 應言老并以超為兄弟之子尋前後文義當為光弟非
 也立妻石氏為王妃子紹為世子譙其羣臣于內苑新
 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為敬公會祖為恭公祖為宣

晉書卷三十二

九

公父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
 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為始祖永為不遷之廟光從之
 是歲張掖督郵傳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國疆域志曰按兩漢張掖有氏池縣晉書武帝紀泰始
 三年四月張掖太守焦勝上言氏池大神谷口有元石
 一所白晝成文是晉初有氏池縣本未嘗省地理志失載也丘池即氏池之誤 投諸空井曜見
 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
 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
 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
 于天梯山十六國疆域志曰 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

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姚興載記作西

羌都尉孫時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及其弟

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強弩寶苟安帝紀作寶苟御覽七百六十五引後涼

錄亦作苟禿髮烏孤載記則作苟討乞伏乾歸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

師濟河為乾歸所敗寶死之武賁呂纂強弩寶苟率步

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盤夷大敗而歸志曰盤夷縣

當是後涼所立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揚武楊軌建忠沮渠

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案類聚一百引涼記涼王呂光麟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為

西蓋尚奚念大懼于白土津累石為堤以水自

在為建忠之前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

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枹罕十六國疆域志曰白土縣有石堤奚念

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

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

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都元作羣議以

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

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

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

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年龍飛御覽

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五龍見于浩臺羣臣咸賀立世子紹為太子諸

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段

業等五人為尚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乾歸載記光下

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錦會

稽豈合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此元

之機勿過今也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

長最使呂纂率楊軌寶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

眾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昺率騎五千邀之乾歸

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

武下峽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二曰陽武下峽在靖遠衛東北胡氏曰陽武下峽在昌平西河水所經也

與秦州刺史沒弈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

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

太守衛韃韃瞑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為降虜也

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

也乃縱反間稱乾歸眾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

進延司馬耿稚諫曰御覽二百八十六引十六國春秋

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

之雖葭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鬪况乾歸而可望

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為姦計而今宜部陣

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

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于

枹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

太守沮渠麴粥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今西寧衛南白土

河郡蓋呂氏所置國經三河郡治十六國疆域志曰三

光殺中田護軍馬遂攻陷臨松郡地理志上曰臨屯兵

金山大為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為將軍守晉昌

聞蒙遜起兵逃奔貴虜扇動諸夷眾至數千進攻福祿

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涇呂纂敗蒙

遜于忽谷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忽谷在山丹衛東

胡氏曰葱谷在刪丹縣境內是也案此作忽

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涇戰敗澄

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

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

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

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

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

外救不至郡人高遠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

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卽墨宜思高算轉禍

為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

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

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為業聲勢戰于

合離纂師大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合離山在

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合黎山也水經

注釋四十一曰一清案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嶺山在張

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誤行都

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衛北四十里迤邐至鎮夷所出石

硤口三百里一作合離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

業戰于合離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光散

水合故因山為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即弱水也

騎常侍太常郭磨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

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旦

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

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氣乞機周家祿校勘記曰郭

作王乞基機基同音通用氣古為

乞今為乞一字誤分當去其一 部眾最彊二苑之人

多其故眾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為主則二苑之眾盡我

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為然夜燒光洪範門二

苑之眾皆附之詳為內應事發光誅之磨遂據東苑以

通鑑晉紀注曰始 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

叛咸有東西苑城 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

阻眾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

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

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明善天文起兵

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

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為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

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

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

難乎呂宗若敗吾為引演矣統懼至番禾遂奔郭磨磨

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

五千赴難十六國疆域志曰西安郡當屬後涼所置胡三省以為業置西安郡於張掖東境誤也

與纂共擊磨軍破之遂入于姑臧磨之叛也得光孫入

人于東苑御覽四百九十二涼州記曰王孫及軍敗志八人年幼悉隨乳母先在東苑

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眾皆掩目

不忍視之磨悠然自若御覽四百九十二引涼州記作磨意氣條然磨推後

將軍楊軌為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御覽四百九十四段龜龍梁記龍飛二年太常磨反磨以

箋書招誘楊軌推為盟主軌性直不慮磨之傾危西河太守程華諫軌曰將軍之與呂主可謂臭味是也呂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尋蛇尾非將軍之高算也

纂擊磨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磨勢漸衰光遺楊

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磨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

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為磨屠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

之操鑒察成敗遠伴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

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

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磨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

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算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

姓離叛勳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

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

武步涼州吞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

晉書卷三十一

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荅率步騎二萬

北赴郭磨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

成敗磨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為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

之軌謀於眾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強我弱

養獸不討將為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磨聞軌

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歸楊軌聞磨走南奔廉川

通鑑晉紀注曰廉川在隴中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

皇帝以呂纂為太尉呂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

恐將不濟三寇闕闕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

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為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

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

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

未宜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

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太平廣記

三百二十一述異記曰呂光承康元年有鬼叫於都街

日兄弟相滅百姓弊微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

子紹代立五日紹庶兄纂殺紹自立時年六十三在位

李兆洛紀元編曰承康不知何時改十年偽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纂母趙淑媛

又七百五十四引秦記纂作續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

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為務及堅亂西奔上邽轉至

晉書斟注卷三十一

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

涼錄曰光臨薨執手戒之曰汝性嚴武深為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承業勿聽讒言呂紹祕

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

之日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

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

纂不許之及紹嗣偽位呂超言於紹曰高僧傳二鳩摩

保有子名超御覽七百五十四引秦記超誤作越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

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

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

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益家國縱其圖我我視

晉書卷二十二 十六

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

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尙

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寔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

人稱知機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

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

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

遣尙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

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

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

苑之眾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

眾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

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

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

兵距戰于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眾素憚纂悉

皆潰散纂入白青角門升于謙光殿通鑑晉紀注曰青

角門蓋涼州中城門也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

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眾心不順是以違先

帝遺勅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閒

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

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為咸寧諡

晉書卷二十二 十七

紹為隱王以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

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尙書事改封番禾

郡公十六國疆域志曰按此則後涼時已有番禾郡元和

和志北涼沮渠蒙遜立番禾郡蓋誤翻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

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

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

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

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

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

呂光傳作以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

以爲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
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
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眾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
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
弘眾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
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
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
遁魏書呂光傳作太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魏書
傳驚疑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
無棠棣之義宜考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

晉書注卷三十三

辱士女豈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
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
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
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
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爲皇后以楊氏父桓爲散
騎常侍尙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
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眾必參之天人苟非
其時聖賢所不爲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
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
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爲患將來願

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度浩壺河爲鹿孤弟
停植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
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抄都下
宜且迴師以爲後圖纂曰虜無大志間朕西征正可自
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停植
寇姑臧乃還卽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書鈔一百十一
日呂纂咸安二年時胡人發張駿冢初學記十六引蕭
方等三十國春秋作涼州人胡安據盜發涼州人張駿
墓又十五引發涼州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籠十九引後涼
州人作發涼州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籠十九引後涼
錄籠作籠又七百引涼州記作白琉璃棹白玉樽御覽
珠薄簾又作真珠簾箔雲母屏風琉璃棹白玉樽御覽
六十一引涼州記曰赤玉簫御覽五百八十一引紫玉
得白玉樽受三升涼州記作紫玉簫

晉書注卷三十三

筓珊瑚鞭書鈔一百二十六引涼州馬腦鍾類聚八十
百八引涼州記鍾下有檻字御覽三百五十八引三十
國春秋馬腦鍾下有黃金勒三字又七百六十一引涼
州記腦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
使弔祭駿并繕修其墓道士句摩羅者婆言於纂曰潛
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
答天戒纂納之耆婆卽羅什之別名也廿二史攷異二
相近然下文又稱鳩摩羅什一篇之中名氏互異亦一
病也六朝稱僧爲道人此道士當爲道人之誤鳩摩羅
士云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
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
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

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恆宴安游盤之樂沈湎樽酒之閒魏書呂光傳曰纂昏虐任情遊田無度耽荒酒色不以寇讐為慮竊為陛下危之糟巨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閒周家祿校勘記曰殿玩文義常當為嘗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柰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

晉書注卷二十二

三

之危銜厯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頓首下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有日字有日字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劔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劔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

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偽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眾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恆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況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

晉書注卷二十二

三

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而為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圍之為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為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頤頤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滅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共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

胡奴斫人頭高僧傳二羅什傳此句下有超小字胡奴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二語

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安帝紀纂被殺在隆安五年

隆既篡位偽諡纂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未拜北部

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

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

僭即天王位安帝紀作隆安五年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為神瑞

大赦改元為神鼎追尊父寶為文皇帝母衛氏為皇太

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

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翫然人不自固魏

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

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

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

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

靈之沈溺布微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為功不難遣妻子

為質碩德遂率眾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

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

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

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

有羣雀闕于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

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

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

時艱秦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

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

謀臣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復諫自專社稷

為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

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

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

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

曰應龍以屈伸為靈大人以知機為美今連兵積歲資

儲內盡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餬口之寄假使張陳韓

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

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

降碩德表隆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涼錄作秦遣楊臚

桓敦拜隆征北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牧建康

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閭松

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

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

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遠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

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

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

踊貴魏書呂光傳曰河西之民不得農植穀價湧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

死者十餘萬口魏書呂光傳作餓死者千餘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

姓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

盡坑之於是積屍盈于衢路魏書呂光傳下有尸秃髮絕者十之九焉一旬禿髮

傳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

百多齋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

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

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

嗣不滅迭相篡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

於此獻欷慟泣酸感興軍隆率騎一萬隨難東遷至長

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公如故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

下有尚書二字超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敘之其後

隆坐與子弼謀反為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

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

年滅晉書校文五日以安帝紀及後涼錄三河王在十

四年滅在元興二年此傳年數俱錯後涼錄言光以乙酉歲據涼州

九年自是實錄通鑑注引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語繫於涼城後承載記之誤失之不改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

明委質偽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賑遐征鐵騎如雲

出玉門而長驚瑯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夷阪承

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承固運銷羣雄競起班

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結六戎潛窺雁鼎并吞五郡

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為固自謂克昌霸

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眾叛暝目甫爾毀發

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起兇狡職為亂階永基庸

庸面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果葉隗囂干紀靡終身

世而光棄茲勝躅遵彼覆車數十年開終致殘滅向使

矯邪歸正革偽為忠鳴檄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

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廢段業豈得肆其姦

蒙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

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

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寓診聚三秦呂氏伺

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晉書對注卷百二十二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二十三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小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小

字阿六敦母蘭淑儀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元本四寸作

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亦作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

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偽故偽不能平之以滅宇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三

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

將鄧恆率眾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成徒河與

恆相持恆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遊因獵墜馬折齒御覽

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因墜馬傷前二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皝

外以慕容皝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識記之文乃去

夬以垂為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偽曰時來

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偽以新遭大喪不

許慕與根言於偽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偽

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魏書慕容廆傳曰年十三為

平中原垂為前鋒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

義先代常典今方元作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

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偽從之及偽僭稱尊號封垂吳王

魏書慕容廆傳曰及僭尊號拜黃門郎出為安東冀州牧封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

禁將軍錄留臺事魏書慕容廆傳此句大收東北之和

元作又為征南將軍魏書慕容廆傳作歷位荆兗二州

牧有聲於梁楚之南再為司隸偽王公已下莫不累述

時慕容暉嗣偽位慕容恪為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

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

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

于枋頭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魏書

慕容廆傳均作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

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己與

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

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

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

都侯案通鑑晉紀作賓徒侯賓徒昌黎食華陰之五百

戶王猛伐洛御覽四百七十八後燕錄曰王猛伐洛陽

山之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為信垂以佩刀遺之引全為參軍猛乃令人詭傳

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全信之乃奔暉猛

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

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

懷首丘書不云乎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
 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
 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
 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
 迤邐棲伏艱亦至矣天啟嘉會靈命暨遷此乃鴻漸之
 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
 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
 胄以成爲山之功柰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
 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
 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十餘騎奔

垂世寶言於垂曰家

三

垂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十餘作千餘 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

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錄當隆中興之業
 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
 亂德凶眾土崩可謂乾啟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
 其會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
 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
 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
 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
 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
 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

有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
 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祈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
 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
 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
 宜失也若釋數萬之眾授干將之柄是卻天時而待後
 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
 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
 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麻
 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

垂世寶言於垂曰家

四

元多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

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
 根等因讎擄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擄蒲有神豈
 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
 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
 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魏書慕容廆傳至澠池作
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垂至澠池言於堅曰王師
不利北境之民或因此輕動臣請奉詔輯蓋朔裔且龍
鄴舊都陵廟所在乞過 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
 展拜以申罔極堅許之 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爲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
 而至列土千城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列地百里 未可以滿

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

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陵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

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忽社稷臣見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

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眾三千送垂御覽四百引類

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不

先在鄴及垂至不館之于鄴西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

涼馬臺結草筏而渡至安陽修六國春秋後燕錄曰自

於長樂公不垂至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

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眾謀逼洛陽孝武帝紀

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故肆凶勃于母之軍殆難

晉書卷二十三

五

為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

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

所受惟請舊田園不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

率氏騎一千為垂之副不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

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

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

城拜廟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

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

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

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眾散親

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

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

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不不從越退而告

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

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募遠近眾至三

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

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

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為盟主垂距之曰

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

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

晉書卷二十三

六

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為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

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

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

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眾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

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

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

上作誣非孤心也謀于眾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

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

下眾咸以為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

于石門讀史方輿紀要三石門在鄭州河陰縣西二十里初垂之發鄴中子農

及兄子楷紹元和姓纂八日弟子宙為符丕所留及誅

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

奔列人楷紹奔辟陽眾咸應之魏地形志曰信都有辟

四日辟陽城在冀州西三十五里亦曰辟農西招庫辱

官偉于上黨元和姓纂八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眾

數萬赴之眾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為農所敗斬越

于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

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

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

封河南王翟檀為柱國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為車騎大

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王眾至二十餘

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眾會垂立子寶

為燕王太子封功臣為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符丕乃

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變與勤王

誠義邁蹤前列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

之功為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

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

公使盡眾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

何故聞於機運不以鄰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

願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

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

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

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

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

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

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

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

德邁于唐衛居陝東之任為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

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

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

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

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

閒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于符堅

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

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為列將爵忝通侯誓在勦

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冲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

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

將飲馬桂州懸旌闔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

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

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丕外失眾心內

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
丕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獎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
飛龍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
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
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
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
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
眾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眾赴難以禮發遣而不固
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
虞而石越傾鄴城之眾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

晉書注卷二十三

九

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
臣國舊都應卽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
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不
以天時人事而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
屢交恆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
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
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
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
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
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
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
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
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
相付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
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眾誇擬非常周武之事
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
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
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
之朕之麻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

晉書注卷二十三

十

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
攻拔鄴鄗不固守中城垂墜而圍之御覽九百五十三
王隱晉書曰慕容
垂攻苻不在鄴糧竭馬無草但削松木而食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
城以置輜重讀史方輿紀要十五日
新興城在肥鄉縣東南擁漳水以灌之魏
慕容廆傳作乃引漳水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
尙書令垂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
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
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
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今日
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

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

事洩垂誅之魏書慕容廆傳作丁零翟斌怨垂斌兄子

真率其部眾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為內外之勢

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

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為真所敗真遂屯于承

營讀史方輿紀要十四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

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

路讀史方輿紀要十四日新城在藁進以謝秦主疇昔

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

農進攻翟嵩于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

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

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眾數萬

迎之羣僚聞慕容暉為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

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眾救苻丕至

鄴垂逆戰敗績初學記二十五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

謝作請救乃遣謝玄青銅鏡黃金婉轉繩等以為之信

案牢之為玄參軍眾救不故不以物遺安也元和郡

縣圖志十六引十六國春秋曰晉劉牢之救苻丕慕容

垂率師至枋頭以拒之知晉軍盛乃退周家祿校勘記

日按孝武紀皆云王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

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元和郡縣圖志十五曰黃塘

將軍劉牢之救苻丕追慕容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

垂大軍於黃塘泉即此陂也

德及隆引兵要之於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

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讀史方輿紀要十

行唐縣北縣舊治此城塚記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

翟氏自立為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為主真

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

景率眾救之為高句驪所敗遼東立菟遂沒建節將軍

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勅其將

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

戰為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

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

眾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魏書慕容廆傳奔并州下有

垂以兄子魯陽王和為南中

郎將鎮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

遼東立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水經澧水注曰

造北中郎將始築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後燕因其

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城興復宮觀今府榭

猶傳羣僚勸即尊號具典儀脩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

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內魏書慕容廆傳曰盡改元

日建興史通正史篇曰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

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置百官繕宗廟社稷

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

立寶為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

張崇中山尹封衡為吏部尚書十六國疆域志曰中山

尹領縣八元和志慕容

垂建都中山慕容德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
仍置中山尹

校尉撫軍慕容麟為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

蘭氏為文昭皇后遷號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

董謚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

以至公為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

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

日寰宇記垂都中山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十六國疆

復移冀州牧于信都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

陽統舊郡五燕郡漁陽范禍福定等悉降

御覽一百九十八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苻定苻紹等降慕容垂下書封紹

等為侯以酬秦王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

之惠且擬三恪

翟遼以楷為前鋒都督遼之部眾皆燕趙人也咸曰太

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

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為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

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

氏為皇后

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

而婉惠有節操嘗謂妹季妃曰我終不能為庸人之妻

季妃曰妹亦不為庸人之婦隣人聞而笑之內黃人張

定善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興當由二女儀深異

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儀子倫謂儀曰張定何知而拒

求者儀曰吾女輩志行不凡故且躊躇以擇良配垂稱

燕王垂納元妃為繼室遂有殊寵范陽王德亦聘季妃

姊妹俱為垂德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

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

晉書注卷二十三

三

時慕容暉及諸宗室為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

太守賀耕聚眾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

慕容農傳作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

遼西王農陽門大道之東為隔城其尚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

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

求榮進至乃身冒纒經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

昧利于其閒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

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

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

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

斯服禮垂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

走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于南岸距守

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為吾

今為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

十六國疆域志日黎陽有西津為牛皮

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眾備黎陽

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驃

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眾

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趨白鹿山

讀史紀要四十九日白鹿山在輝

縣西北五十里與太行連接農追擊盡擒其眾釗單騎

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

晉書注卷二十三

十四

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
容永未有繫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
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魏書慕容廆傳曰垂

新安言於垂曰昔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
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
謂人曰必眾既并終不能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
不敢言又曰垂弟同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征垂曰司徒
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元和郡縣圖
志十五曰長子漢舊縣慕容永僭號於此稱西燕案魏
書既引新安之言其後又有議征長子之事蓋兩且吾
次議征新安阻之于前而慕容德贊之於後也

發步騎七萬遣其丹楊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
于晉陽魏書慕容廆傳作永弟武鄉永遣其將刁雲慕
容鍾率眾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

晉書慕容廆傳作永弟武鄉

五

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
之魏書慕容廆傳作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軼關垂進師

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魏書慕容廆傳曰入自天井關

鎮東將軍王次多於壺壁地形志曰襄垣郡刈陵縣漢
晉之路縣也亦有壺壁水經濁漳水注曰潞縣北對故壺
壁漳水逕其南注云本潞子所立世名之爲壺壁案壺
壁當從魏書及水經注作壺壁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九
曰天井關亦曰太行關在澤州南四十五里太行山頂
南北要衝也漢志注上黨三關一曰天井關關南有天
井泉三所其深不測因名又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
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
翼慕容國伏于兵于深淵與永大戰垂引軍僞退永追

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魏

慕容廆傳曰永遣其從兄大尉大逸豆歸救次多等垂
將平規擊破之水經濁漳水注曰慕容垂伐慕容永於
長子軍次潞川奉精兵拒戰阻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
河自固垂陣壺壁一戰破之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爲

內應垂進軍入城魏書慕容廆傳永奔北門爲前驅所
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
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
寶悉獲之魏書慕容廆傳作及服御於是品物具矣使

魏書慕容廆傳作及服御

六

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
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
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眾八萬伐魏慕

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
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水經河水
水又東逕參合縣南北俗謂之倉鶴陸道出其中亦謂
之參合口注燕書曰太子寶自河西還師參合三軍奔
潰卽是處也又灤水注引燕書曰建興十年慕容垂自
河西還軍敗於參合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四曰參合城
在大同府東百里丁謙魏書外國傳補地理攷忽有大
證曰參合陂卽今大同府北邊牆外之奇爾泊忽有大
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魏書慕容廆傳
兵亦欲南渡中流大風本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
起漂寶船數十艘泊南岸御覽八百七十六引十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
暴迅六國春秋暴迅作暴逆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
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

殿以禦非常麟以墨猛言為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

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

騎奔免士眾還者十一二紹死之魏書慕容廆傳曰於

言皆欲為變太祖紀曰生擒其陳留王紹魯陽公倭奴

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北地王世子鍾葵安定王世

子羊兒以下文武將吏數千人水經灤初寶至幽州所

水注十三范亨燕書曰死者六萬人魏書慕容廆傳

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為大凶魏書慕容廆傳

魏書前稱太史令靳安後固勸寶還寶怒不從魏書慕容

乃稱為占工是失檢處固勸寶還寶怒不從魏書慕容

日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對曰今天變人事咎徵已集

速去可免寶逾大怒安退而告人曰今皆將死於他鄉

尸骸委於草野為烏鳥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屢言

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狂於參合之役有陵

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

率大眾出參合鑿山開道次于獵嶺讀史方輿紀要四

山東遣寶與農出天門讀史方輿紀要十日天門征北

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

之收其眾三萬餘人而還通鑑晉紀注曰青嶺蓋即廣

道也讀史方輿紀要十日青嶺即恆嶺又四十四日平

城廢縣在大同府東五里案青山即青嶺也魏書太祖

紀慕容廆傳敘魏燕戰事有陳留公度度泥為傳寫之

此魏書太祖紀亦云度邀擊失利死之與本書同垂

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帛祭之禮死者父兄

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

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水經灤水注

年垂眾北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帛之禮死者父兄

皆號泣六軍哀慟因而寢疾焉與過平城北四十里疾

篤案與載記作三十里小異魏書慕容廆傳如山作如

丘父兄下有子弟二字軍中皆慟作遂皆噪哭聲震山

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

者奔告魏日垂病已亡輿屍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

為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

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

十三年晉書校文五日垂於太元八年稱燕王至太元

志作遺令日方今禍難尙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

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彊寇伺隙祕勿發喪至

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偽諡成武皇帝御覽一

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武成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晉書料注卷百二十三

晉書料注卷百二十三

晉書料注卷百二十三

晉書料注卷百二十三

晉書料注卷百二十三

晉書料注卷百二十三

晉書料注卷百二十三

晉書料注卷百二十三

晉書料注卷百二十三

晉書料注卷百二十三

晉書註卷百二十四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二十四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宜補馮跋大字曰馮素弗小字目說

具跋 篇目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

魏書慕容廆傳曰小字庫勾御覽一百二十五

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日元璽四年生于信都

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為陵江將軍

晉書註卷百二十四

一

及為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

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為克

保家業甚賢之魏書慕容廆傳曰垂妻段氏謂垂曰寶

主處難則非濟世之才今託之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

遠西高陽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

常有輕寶之心恐必難作此自家事 垂死其年寶嗣偽

位大赦境內改元為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為太師

左光祿大夫段崇為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違垂遺令

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

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

以寶豕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

略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錄禮遇一

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

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威望

臨死願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御覽

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濮 意不在會寶庶長

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

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魏書太祖高

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

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魏書慕容廆

會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羸弱不慧魏伐并州驃

晉書註卷百二十四

二

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陽司馬慕與嵩閉門距之農

率騎數千奔歸中山魏書太祖紀曰遼西王農大懼將

魏書所言乃慕容農 行及潞川為魏追軍所及餘騎盡

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于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

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

勢彌盛殆難為敵宜度險距之中書令哇魏書慕容

遣麟逼其母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繼守大統今竟

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

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

后諫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寶

中書令哇遂執意抗言實從而止案哇哇以字形相近

致謗王應麟姓氏急就篇注云燕哇哇是宋本作哇也

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齋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

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無
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尙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
之勅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
資強寇且動眾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
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
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剋
進據博陵魯口十六國疆域志曰地形志饒陽縣諸將
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內難乃盡眾出距
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津十六國疆域
志曰魏書作
柏肆北史亦同圖經曰晉末所築讀史方輿紀要十四
日柏肆城在藁城縣北三十里永嘉之亂置陽于此日
晉書注卷百二十四
三
柏肆隋開皇十六年置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
柏肆縣案津爲肆之譌
銳乃遣征北隆夜襲魏師敗績而還魏書太祖紀曰寶
級擒其將軍高長等四千餘人寶尙書閔亮祕
書監崔暹太常孫沂殿中侍御史孟輔等並降魏軍方
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
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二萬奔還
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于道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
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圍其夜尙
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
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
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弒寶精以義距之

麟怒殺精案唐宰相世系表四下豆盧氏下曰慕容鹿
弟西平王運生尙書令臨澤敬侯制
麟王精降後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以爲氏二子
勝表以精降後魏與載記不合蓋精爲麟所殺故得
王精之後表云麟元子麟被殺後勝乃降魏事實顯
歸魏賜姓豆盧氏可知精被殺後勝乃降魏事實顯
世系表誤以勝爲精也勞格讀書雜識又據慕容廆
謂北地王爲慕容鍾非慕容精與北史周書唐宰相表
均異未詳孰是竊疑凡慕容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
氏降魏者均改姓豆盧也
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眾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
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
招集丁零軍眾甚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
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
晉書注卷百二十四
四
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
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眾三千助
守中山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日會一
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
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
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百
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
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
許眾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元和姓
鮮卑人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

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去手
 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益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
 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為
 變事富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侮
 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眾宜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
 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隱忍今
 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逆
 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害諸
 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聞
 之彌懼奔于廣都黃榆谷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日黃榆谷在營州西南二百五十里

晉書卷二十四

五

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
 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
 使左衛慕輿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眾於是勒兵攻
 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眾追之遣使請誅左右
 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
 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眾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
 圍而入為慕容詳所殺案魏書太祖紀慕容鹿傳慕容詳均作慕容普隣詳字也
 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
 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
 卿餓死者數十人麟率丁零之眾入中山斬詳及其親

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
 師戰於義臺讀史方輿紀要十四日新市城在真定府西北四十里義臺在新樂縣西南三十五里括地志云本名野臺趙武靈王十七年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即此後更為義臺魏收志新市縣有義臺城李延壽曰義臺塢名也十六國疆域志曰元和志作儀臺在今新樂縣西南十三里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為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輿騰進曰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慕容輿作慕容案據元和姓纂云慕輿即慕容慕輿騰為恪次子見慕容垂載記今眾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

晉書卷二十四

六

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慕
 輿騰為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為中軍寶為後軍步騎三
 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未赤眉因眾軍之憚役也殺
 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通鑑辨誤曰史昭釋文曰長上人名余謂衛兵更番迭上長上者宿衛官名異於眾兵之迭上者也唐武散階有懷化執戟長上歸德執戟長上此則長上為官名之明證也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眾咸憚征幸亂投
 杖奔之魏書慕容鹿傳作眾憚征逃潰御覽一百二騰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投伏奔走
 眾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
 攻城農為蘭汗所誘潛出赴賊為速骨所殺御覽一百二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尚書蘭汗殺速骨等十餘人案載記言殺慕容農而不言殺速骨與崔鴻互有詳略

眾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與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製造使迎寶及于薊城魏書慕容廆傳作汗遣使誘迎寶寶殺之寶欲還

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御覽一百一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寶至薊薊中聞慕容德稱制懼

遺民固請留之寶不從南至黎陽城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懼而退乃還龍城次于廣都魏書慕容廆傳作聞德稱制退

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眾皆響會剋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

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

晉書卷二十四

七

日具申款誠忠節無差寶於是命發汗引寶入于外郎

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

單于昌黎王魏書慕容廆傳曰號年青龍盛僭位偽諡寶惠愍皇帝

廟號烈宗號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

桑及鹿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廆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秦建元十年

生于少沈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

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

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眾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

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為段木延所殺盛

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

忌之際愚則為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

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閒行東

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御覽二百四十九引後燕錄盛

日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

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

身相授御覽七百四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授作投案當以作投為是盜乃豎箭盛

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

永誅僞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

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

晉書卷二十四

八

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

寶即偽位進爵為王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領北中郎鎮薊進爵為

王魏書慕容廆傳曰進爵為王拜征寶自龍城南伐盛

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為速骨所獲

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

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為蘭汗所殺魏書慕容廆傳曰蘭

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眾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很淫荒事汗無禮盛因聞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眾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眾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眾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

書聖注卷二十四

九

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偽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魏書慕容廆傳李旱作李早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為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牆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眾皆踴躍進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張真襲誅之於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平諸王降爵為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眾于建安將討

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日橫溝在龍城西南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周家勸記曰當云盛於是僭即尊位大赦殊死已下御覽一百二十八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東陽公慕容根等九十八人上尊號盛不許根等又請盛許之丙子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建平元年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尊寶后段氏為皇太后全妃丁氏為獻莊皇后謚太子策為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為長樂有犯罪者十日

書聖注卷二十四

十

一自決之無撻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絲首集于端門類聚九十九御覽八身作素質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為白雀園類聚九十九百二十四燕書曰夏四月以異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御覽八顧謂羣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如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闖關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羣情緝穆經略外敷闕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羣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勳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

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尙書陽珍祕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珍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曰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以驗武

晉書注卷二十四

十一

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于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閒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啟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

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越綬堂日記曰案以周公辟爲致法此始於東晉僞孔傳若鄭康成尙書注固謂辟爲避以居東爲屏居東都鳴鴞之詩爲救己之官屬即王肅尙書注故與鄭違亦祇以居東爲案論其事詩毛氏傳亦僅言甯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未嘗顯言誅戮而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稱救亂者即救成王多行誅殺之亂故

晉書注卷二十四

十二

鄭箋卽木序前而申言之許君說文引作我之不辨訓辨爲治亦非致法誅戮之謂然則以辟爲法以居東爲征東自枚賾以前並無此說隋志言北土尙書惟用鄭注江南兼行枚氏乃慕容盛在晉安帝隆安初而所言如此則知當日幽鄭間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已行行僞孔傳者矣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疎不問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己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救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

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謂伊尹之勳有高周且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閒未應便成賢后如

晉書卷二十四

十三

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柰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讎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遼西太守李昉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

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阜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阜旋師昉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阜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阜候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昉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阜還也羣臣莫知其故阜既斬昉盛謂羣臣曰前以追阜還者正為此耳昉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掠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

晉書卷二十四

十四

皆曰非所及也李阜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勅曰阜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眾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早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庶民天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眾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讀史方輿紀要三日新城在今遼東金州衛西南蘇即今金州衛治十六國疆

域志曰新城南蘇二城本屬高句驪方輿勝覽即今金州衛治圖經稱十六國春秋盛伐高句驪開境七百里徙七千餘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戶而還

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為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讎其羣臣于新昌殿

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

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

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奧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右將軍通鑑晉紀殿中作殿上事覺誅之死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梅侯段璣與子興讚子泰等因

眾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動搖作阻動魏書慕容廆傳盛聞變率左右出戰眾皆披潰

俄而有一賊從間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

在位三年偽諡昭武皇帝案類聚九十九御覽八百二十四引燕書愍帝時異爵事與載記上文相同疑盛必先諡愍帝後又改墓號興平

陵廟號中宗盛幼而驕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閭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芥之嫌莫

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

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于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一名長生燕元二年生于常山垂之

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為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為遼東

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為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遷僕射從征高

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魏書慕容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廆傳作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案寶為垂之四子盛為寶之長子丁氏為盛伯考獻莊太子全之

妃熙為垂之少子丞于丁氏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上淫曰丞於嫂亦上淫也魏書慕容廆傳迎

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魏書慕容廆傳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即尊

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

燕臺為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熙丞于丁氏故為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與兄子七兵

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

門距熙日知錄三十一日漢右北平郡縣十六其三
 石城郡考之通鑑及晉載記得二事慕容寶宿廣都黃
 榆谷清河王會勒兵攻寶寶帥輕騎馳二百里晡時至
 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都去龍城二百里而
 石城在其中間也慕容熙敗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尙
 方兵於後作亂注云高和木為石城令時以大喪會於
 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魏書地形志廣興下云有
 雞鳴山石城大柳城此即漢之三城矣魏太平真君八
 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
 祠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
 徑石城縣故城南北屈徑曰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又東
 北入廣成縣廣成即廣都城燕之石城在廣都之東熙
 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熙
 率騎馳返和眾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
 于八部耆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
 六國春秋後燕錄曰熙
 引見州郡耆舊于東宮問以民所疾苦大築龍騰苑初
 司隸部民劉瓚對問稱旨拜帶方太守

記引元和郡縣圖志曰慕容熙光
 始三年于縣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
 萬人起景雲山于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書鈔
 六十高閣燕志曰慕容口於苑內起山基闊數百步高
 數丈初學記引作景雲臺御覽一百九十六引十六國
 春秋後燕錄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
 又作景靈山鑿天河引水入宮書鈔一百六十高閣燕志
 曰鑿渠引水激入宮中又為其
 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書鈔一百六十高閣燕志
 曰穿曲光海清涼池皆磧
 以致石令苻
 昭儀居之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
 游於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
 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為
 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偽

書鈔注卷百二十四

七

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並美而豔好微
 行游譙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
 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温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念其妄
 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温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
 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水經遼水注
 曰大遼水東
 南過房縣西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北
 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十六國疆域志曰石城縣
 有白鹿山海陽縣有滄海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曰青陰
 在龍城西南四百餘里亦曰青嶺即慕容熙游畋處又
 自開平至營
 州之道也士卒為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
 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
 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刻平寇城朕當與后乘
 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
 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鄰之鳳陽門作弘光門馮
 載記作
 洪光門累級三層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眾盛將還苻
 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
 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盡殺寶諸子魏書
 慕容
 子改年為建始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為鎮東
 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為鎮西將軍幽州
 刺史鎮令支尙書劉木為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
 如為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士於北門士與穀
 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

書鈔注卷百二十四

六

嘗季夏思凍魚膾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仲後燕錄魏書慕容廆傳膾均作膾

冬須生地黃皆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御覽二十一引三十

國春秋作不得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躡躡若喪

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

氣絕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魏書慕容廆傳氣絕均作絕息久而乃蘇大

斂既訖復啟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宮

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

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慕容隆

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為苻氏之殉

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襪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

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

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尙書八坐之象熙曰

善為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為不祥其右僕射韋

璆等並懼為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微平陵元

統志曰微平陵在興中州西三十里慕容熙與苻氏葬處即八角墓熙被髮徒跣步從苻

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

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案馮跋載記作中衛

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亦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

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入結盟推慕

容雲為主發尙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

國春秋後燕錄二十二作三十一閉門拒守上有分屯四門入宮授甲二語中黃門趙洛生

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

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

于林中為人所執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殞城北時

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偽諡昭文皇帝

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

安帝義熙二年滅安帝紀熙被殺在義熙三年初童謠曰一束藁兩

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然則

禾艸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

也熙竟為雲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周家祿校勘記曰宜去慕容字寶之養子也祖父和高

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沈

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奇其志度

而友之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

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

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

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

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

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

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

絕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爲身也
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疆之雲遂即天王
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
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
人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
錄曰慕容歸爲遼東公立燕之宗祀士卒賜穀帛
有差熙之羣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
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
班桃仁懷劔執紙而入稱有所啟拔劔擊雲雲以几距
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偽諡惠懿皇帝

晉書對注卷百二十四

三

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桀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
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竝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
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
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
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
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
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啟斬飛龍而遐舉踰石門
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
叩囊餘奇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祕策招七郡於黎陽返

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儼斯備夫以
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
殊二霸眾微一旅倚拔而傾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
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信苻氏之
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
內憤勃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
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讐賊罪己而遜高危翩翩然濁
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輿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
於匡牀立妻之姿見奇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
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蕞壤宗祀

晉書對注卷百二十四

三

夷滅爲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
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豪傑掃燕夷魏釗屠永滅
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寶心生亂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
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道

晉書對注卷百二十四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二十五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乞伏國仁

宋書武帝紀下大且渠傳水經河水二注隴均作乞佛案乞佛即乞伏譯音相近也

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

晉書辭注卷百二十五

一

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眾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作拓鄰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眾稍盛魏書乞伏國仁傳曰并兼諸部部眾漸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眾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結作詰徙于牽屯牽屯山即雞頭山見石勒載記結權

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灌于大

非川收眾三萬餘落利那死弟那涅立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那涅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

水經河水二注曰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又曰苑川水地為龍馬之沃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

西秦即乞佛所都也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九日苑川在今五泉縣水經注圖說殘稿曰與地廣記稱苑川城乞伏國仁據此後日子城縣是也當近今金縣治

讀史方輿紀要三日苑川城在今靖虜衛西南大破之

降其眾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涅為師傅委以

國政斯引烏涅為左輔將軍元和姓纂二日西秦錄記乞伏氏與期引氏自漠北

出陰山孫星衍洪瑩案云載記乞伏之先與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出陰山無期引氏又以斯引烏涅為左輔

將軍當以斯引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為右輔將軍鎮至

為正期引誤也

晉書辭注卷百二十五

二

便川叱盧那胡為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俾大

寒立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作延子那泥子俾大寒立案既云延子又云那泥子恐有誤文太

與大往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無孤山水經河

往五見日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東北逕麥田山西谷注

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水經注圖說殘稿曰俾大

寒自苑川遷于麥田無孤山即此在今靖遠縣東大寒

北孫潛水經注校本曰麥田故城在靖遠縣北大寒

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作秦皇始中遷于

度堅山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二日度堅山在靖遠衛西

胡氏云度堅山在苑川之西十六國疆域志曰秦與郡

有度尋為苻堅將王統所襲部眾叛降于統御覽一百二十七引

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秦將王統來伐繁率騎二萬拒

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部民五萬餘落悉降于統

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眾劍騎未交而本

根已敗見眾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眾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為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與壽春之役徵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積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積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借八州疆宇既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

晉書卷三十五

三

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眾至十餘萬及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眾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觀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

十六國疆域志曰按國仁所置十二郡除涇川為梁益二州治所南安郡為東秦州治所餘蓋皆屬秦州廣武一郡前涼後秦並屬秦州故亦錄焉凡統前涼郡一

甘松匡朋白馬廣武西安三郡河州凡統舊郡一前涼增置郡二新置郡一金城東金城永晉大夏魏州郡十二郡無廣武西安蓋其後所置建元日建義以其將乙旃音涅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魏官氏志內入諸房氏通鑑晉紀誤作屋引獨孤匹蹄為左輔元和姓纂其先本姓劉氏後魏代北三十六部有伏留屯為部大人居雲中和平中以貴人子弟鎮武川因家焉案乞伏時已有獨孤氏尚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在北魏和柔之前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涇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魏書乞伏國仁傳十二郡誤作十一郡居之作都之周家錄校勘記日武城宜作武成見張重華傳十六國疆域志日按前涼分西平金城二郡地置安故郡國仁所置當即仍張

晉書卷三十五

四

氏之舊地形志晉分隴西置武始郡國仁當亦仍晉之舊天水漢舊郡國仁重置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天水略陽晉舊郡武始則張駿所置漢陽即天水郡國仁析而二之苑川在天水勇士縣諸史攷異三日按地理志張駿分武始武城為河州張駿傳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置武衛石門候河涇川甘松五屯護軍據此則涇川甘松皆郡也錢氏未舉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二日勇士城在靖遠衛西南二百里後魏廢亦日健士城顏師古日隋初避太子諱也案勇士漢縣地理志屬天水郡上文云勇士川蓋即其地以築城也鮮卑匹蘭率眾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元姓纂八日西秦錄有僕射祕宜通鑑晉紀注日前漢書功臣表有戴侯祕彭時祕氏為南安豪族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日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越縵堂日記日錢氏攷異謂乞伏父子生長西徼未習儒書而國仁傳載其言日先人有奪人之心乾歸傳載其言日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又日孤違寒叔以至於此皆文人緣飾失其本真予案自唐以前人尚華藻紀

載修飾大率如是載記中若此等者不勝枚舉如禿髮
烏孤鮮卑醜族沮渠蒙遜盧水胡龔當嘗知有書史而
謂楊桓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謂宗敬曰卿魯子敬之
漢祖因於平城以婁敬為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為
戮卿策同二子又乾歸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
於官渡陸伯言推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其子
熾磐有曰此虜裔矯矯所謂有豕白蹄其臣翟瑄之言曰
昔項羽斬慶子以帝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乞伏曇達
之言曰昔伯珪憑險卒有憾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
族之誅後梁呂超亦出氏種而其對姚興之問宗敬有
日敏在西土方魏之陳徐晉之潘陸琳現出於昆領明
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
東夷之擯士其對呂隆有日應龍以屈伸為靈大人以
知機為美又曰孫權屈身於魏誰周勃主出宜抑威餌
降動稱古今屬辭典雅出於增造不問可知宜抑威餌
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眾五

晉書卷二十五 五

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
率眾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
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
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
等三部於六泉寰宇記一百五十一日六泉在襄武縣
境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日六泉在鎮
原縣西北胡氏曰高平鮮卑沒奕于東胡金熙連兵來
六泉在高平境內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二日
高平鮮卑在廢勇士縣東北
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
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沒奕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
眾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
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

擁眾叛保率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
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
叱黎于平襄大破之十六國疆域志曰平襄屬略陽郡獲其子詰歸弟
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
位四年偽諡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沈雅有度量御覽一百二十
七引十六國春

秋西秦錄度國仁之死也其羣臣咸以國仁子公府冲
量作度略

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
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為王后以出連

乞都為丞相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鎮南將軍

南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

于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

金城王南羌獨如率眾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

各擁五千餘落據率屯山為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

其眾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

卑豆留鞬叱豆渾及南巨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

地跋並率眾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

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

東奔隴山既而擁眾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

苻登將沒奕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為質請討鮮卑大兜

晉書卷二十五 六

國乾歸乃與沒奕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

堡乾歸攻陷之通鑑晉紀注云安陽城在唐秦州隴城

要五十九日鳴蟬遂還金城為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

雀峽退屯青岸十六國疆域志曰金城寶進追乾歸乾

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

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

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

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為姚興所逼遣使請兵

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為梁王

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璠率騎二萬救

之會登為興所殺乃還師氏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

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眾窮兵逞欲兵猶火也

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

州牧乞伏軻通鑑晉紀作軻彈十六國疆域志曰涼

晉興秦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

州於平川軻彈詰歸引眾而退翟璠奮劔諫曰吾王以

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震秦梁聲

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闕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

益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柰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敗

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益楚廿二史攷異

晉書注卷二十五 七

晉書注卷二十五 八

子者卿子冠軍也史記徐廣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

注卿一作慶古書慶與卿通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眾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

先敢自益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眾而進大敗

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

元十七年赦其境內殊死以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

令左長史邊蒞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射

翟璠為吏部尚書翟勅為主客尚書杜宣為兵部尚書

王松壽為民部尚書樊謙為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為侍

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

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

之邊蒞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

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

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眾諸將莫有及之

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

北韋虔為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為司馬至大寒嶺讀史

紀要五十九日大寒嶺在秦益州恃勝自矜不為部陣

州西胡氏曰嶺在上邽縣西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今日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

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

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耽毒竊為將軍危

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眾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
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
眾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
為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乾
歸妻以宗女呂光率眾十萬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
衛莫者殺弒元和姓纂十日西秦錄有衛將軍莫者殺
弒西安太守莫者幼春尚書郎中莫者阿
胡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
罕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滔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
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
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勅一作勃

晉書注卷二十五

九

為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
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
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立德於
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眾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
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
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
志眾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
呂延為前鋒乾歸泣謂眾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
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
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眾軍自退乃縱反閒稱秦

王乾歸眾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為乾歸所
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
支陽鷓武允吾三城水經河水注二日湟水又東逕枝
陽縣十六國疆域志曰通鑑注張
寔分支陽屬廣武郡鷓武當在支陽允吾二縣之間水
經注圖說殘稿曰二漢志屬金城郡晉廢前涼復置後
魏廢當在今莊浪縣南案支陽即枝陽讀史方輿紀要
六十日允吾城在蘭州西北二百里漢縣應劭曰允吾
靖遠衛西胡氏日或謂為鷓武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
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通鑑晉紀作慕容允注云慕容允
書載記作慕容允蓋亦乞伏氏
載記誤也案如胡注所云冠軍翟琨率騎二萬伐吐谷
宋本晉書作允並不作允冠軍翟琨率騎二萬伐吐谷
渾視罷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日度
周川舊志云在臨洮塞外
龍澗視罷道堡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

晉書注卷二十五

十

為質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
南景門崩魏書乞伏國仁
傳作南門自壞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
碩德率眾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讀史方輿紀要五十
九日南安隘在秦安
縣南胡氏曰南安
隘在隴城縣界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
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推勅敵
乘機藉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
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怠而擊之存亡
之機在斯一舉卿等勦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
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柏
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于侯辰谷水經渭水注伯
陽水出伯陽谷

屈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川注云蓋李耳西入往
 逕所由故山原畎谷往往播其名焉讀史方輿紀要五
 十九日相陽谷在清水縣西水經注伯陽水後謂為柏
 陽胡氏曰侯辰谷與柏陽相近後魏柏陽縣亦因以名
 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
 軍相失為興追騎所逼入于外軍且而交戰為興所敗
 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
 為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年踰一
 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眾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
 堡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
 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幽人歸懷立德
 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况臣等義深父子
 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
 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興復有期德之建何為
 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
 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秃髮利鹿孤遣弟偃檀迎乾歸處
 之於晉興晉略曰此小晉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
 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通鑑晉紀注曰捫天嶺在東南允吾
 允吾允吾乾歸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
 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唇齒之援
 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
 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為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

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
 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
 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
 歸還鎮苑川盡以部眾配之乾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為
 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為偏裨元
 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
 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
 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
 帛于皮氏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
 而還尋復率眾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既而苑
 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
 歸終為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為主客尙書以熾磐
 為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
為西夷校尉監撫其眾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
 諸部二萬七千築城于嶧岷山以據之御覽一百二十
秋西秦錄嶧岷山在五泉縣南一百四十里西秦乞伏乾歸
名熱薄汗山在五泉縣南一百四十里西秦乞伏乾歸
 太子熾磐招集諸部二萬七千築城于康狼山以據之
 即此山也寰宇記一百五十一曰嶧岷山亦名可狼山
 在五泉縣南一百四十里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一曰嶧
 岷山在蘭州南一百七十里案下文又作嶧岷山
 磬攻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
 眾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秦州記曰乞

佛虜乾歸未移袍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
衙馬屎羣移而度洮麗二水悉止袍罕自是二年而乾
焉歸徙留熾磐鎮之乾歸收眾三萬遷于度堅山羣下勸

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厯雖廢
必興圖錄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眾非不多也魏武運

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新烏散
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斯

始一作泰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眾三萬足可以疆理秦

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鶴望豈宜固守謙沖

不以社稷為本願時即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義熙

三年僭稱秦王安帝紀作義熙五年七月僭稱西秦王
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

晉書注卷二十五

十三

錄曰太初七年十二月自稱秦王案乾歸太初七年為
晉太元十九年在義熙三年前十三年與本紀載均

異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遣

熾磐討論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眾出降署為尚書

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剋姚興金城郡

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為東金城太守十六國疆域志曰
疑是時後秦西秦

並有金城郡故乾歸攻克姚興金城後遂以為東金城也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

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苑川袍罕姚興
力未能西討恐更為邊害遣使署乾歸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
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于

與遣熾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得
檀師濟河敗得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

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憬于永洛城十六
國疆

域志曰清水有伯陽堡水經渭水一注曰略陽川水又
西南得水洛口水源東導隴山西逕水洛亭西南流積

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水洛城在靜宜州西南百里范
仲淹曰朝那之西秦亭之東為水洛城鄭戩曰水洛城

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路案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
載記作永洛為水洛之謠

餘戶于譚郊通鑑晉紀注曰譚郊在治城西北讀史乾
方輿紀要三曰譚郊城在今河州西北

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於袍罕師次于奴葵谷
十六國疆域志曰
袍罕有奴葵谷利髮棄其部眾南奔乾歸遣其將公

晉書注卷二十五

十四

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于赤水讀史方輿紀
要六十曰赤

水城在今河州南水經注亦曰臨洮東城晉書校文五
日此即吐谷渾傳之樹洛干也譯固無定字然此傳作

阿若干下熾磐傳即作大破降之乾歸敗于五谿御覽
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谿下有山有梟集于其
字寰宇記一百五十一曰襄武有五谿聚

手甚惡之六年為兄子公府所弑安帝紀作義
熙八年五月并其諸

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

武木奕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嶮嶺南山并其四

子輟之於譚郊葬乾歸于袍罕偽諡武元王御覽一百
十六國春秋西秦
錄曰廟號高祖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

乾歸為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周家祿校勘記曰南平當作西平興以為振忠將軍與晉太守

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眾鎮苑川及乾歸返

政復立熾磐為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與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

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

六年熾磐襲偽位魏書乞伏國仁傳曰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晉書校文五曰安帝紀熾

磐襲偽位在義熙八年據下熾磐在位七年而宋受禪

之文當以帝紀為實錄義熙八年至元熙二年正合七年之數也上乾歸傳言於義熙三年稱王六年被弒較

帝紀亦差二年疑不可據信錄御覽一百二十七引

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勅為相國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

日以尚書令翟勅為相魏書校文五曰安帝紀熾磐立於義熙八年其滅

國案勅與勅形近致為魏景為御史大夫段暉為中尉

弟延祚為禁中錄事樊謙為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

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

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

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水經河水二注曰河水又東逕澆河故城北有二城

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黃史方輿獲其將紀要二曰澆河城在今西甯衛西百二十里

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案呼那烏提虜疑即蒙遜載記之卑和烏啼二虜

又遣其鎮東翼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

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曰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白石城在清水縣西

小成呂奴迦等叛周家祿校勘記曰顯親漢縣晉名顯新當照地理志保白坑曇

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險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

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粵爾與人戮力勉之眾咸拔劍大呼於是進

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

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

川大破之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曰泣勤川在洮州衛南俘獲甚眾熾磐率諸

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

之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掘作

屈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曰長柳川在洮州衛南前後

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作二萬三千僭立

十年晉書校文五曰安帝紀熾磐立於義熙八年其滅僭

立乃義熙二字之有雲五色起於南山熾磐以為己瑞

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

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僭植西征乙弗投劍而起

日可以行矣北史吐谷渾列傳曰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有屈海海周迴千餘里眾有萬落風

俗與吐谷渾同通鑑晉紀注曰乙弗亦鮮卑族居西海北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五曰乙弗勿敵舊在吐谷渾北

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

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健度率騎

五千追僭植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

僭植遂降署為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僭植文武依才

晉書校文五 十五

晉書校文五 十六

銓擢之熾磐既兼傳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

氏為王后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禿髮作吐蕃案禿髮與吐蕃蓋一音之轉也

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

左衛匹逵為河湟太守元本匹逵作四達周家祿校勘記曰河湟蒙遜載記作湟河為

是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

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讀史方輿紀要二曰赤水今鞏昌府東五里赤亭水是也

十六國疆域志曰水經注赤水城亦曰臨洮東城按地

形志臨洮縣有赤水不注置立疑西秦時即有此縣

熾磐攻強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眾攻石泉以救之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曰石泉城在河州西北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

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問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

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

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

進屯大和破黃石大羌二戎徙五千餘戶于枹罕令其

安東木奕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

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

山而死水經河水二注作阿豺通鑑晉紀作阿柴御覽三百四十九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白蘭王

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延折

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眾則難推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

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往歲曇達東

征姚艾敗走今木奕于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

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曇達為左丞相其子

元基為右丞相麴景為尚書令翟紹為左僕射遣曇達

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

降于熾磐案烏地延當即魏書之慕利延宋書夷貊傳之慕延也署為建義將軍

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

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

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為邊患稅其

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

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

率眾迎之艾叔父儁言于眾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

安土事之何為從涼主西遷眾咸以為然相率逐艾推

儁為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為侍中中書監征南

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

于弱水南大破之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弱水城在甘肅鎮西南三百里或云在西寧衛

境覓地率眾六千降于熾磐署為弱水護軍遣其左衛

匹逵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強川大破之利和單騎

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強川羌三萬

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為太子

宋書夷貊傳慕末作茂蔓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

丙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

宋氏受禪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上云義熙六年冀偽位

元熙二年宋始受禪然則宋未受禪之前在位已十年矣

當作以宋元嘉四年死秋西秦錄曰建宏九年盤瘕疾

願命太子慕末乃薨于外寢六月子慕末嗣偽位在位

三年為赫連定所殺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

位改年為承宏赫連定遺其北平公章代率眾一萬攻

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末乃術壁出降送於上邽及宗

族五百餘人悉為赫連定所誅魏書乞伏國仁傳作改

年永洪案慕末在位自戊辰至辛未實為四年當從十

六國春秋西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

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案當從十六國春秋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殺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遘孽

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難以義

服伺我阨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

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

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

斷俘視羆之眾威策遐舉便欲誓汧隴之餘卒窺嶠函

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剪勅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

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氛於外難幸以計

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機

而動牢籠僞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首臨戎

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偽業覽其遺跡盜亦有道

乎

馮跋

馮素弗 周家祿校勘記曰是篇宜移按第二十四慕容載記後按馮跋承慕容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

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

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為將軍

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 魏書馮跋傳曰永為垂所

黎遂同夷俗十六國疆域志曰龍城有長谷 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

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 魏書馮跋傳曰母弟素弗次不次洪 不脩行業

惟跋恭慎勤於家產 魏書馮跋傳勤於家產作勤稼穡 父母器之所居

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

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

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

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

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

之熙怒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 魏書馮跋傳曰後慕容

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案如魏書所言跋於熙僭位後

尚兩次拜官後坐事始逃亡此云於即位時已欲誅跋

所紀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

互異 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 魏書馮跋傳作

既而熙政殘虐人

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魏書馮跋傳二十二人作二十三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為主雲署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魏書馮跋傳於封武邑公跋讎羣僚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御覽三百七十五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御覽一百二十

晉書卷二十五

三

七引十六國春秋北燕錄李桑作李垂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於是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眾推跋為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恆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勳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即國曰燕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北燕錄曰借即天王位今日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徙齊號即號燕國宋書夷貊傳曰馮跋自立為主自號燕王以其治黃龍城故謂之黃龍國曰知錄三十一曰昌黎有五馮跋之世有昌黎尹當去龍城不遠晉書校文五曰帝紀跋借

立在義熙五年太元二十年乃慕容垂稱帝時相距十餘年矣四字顯誤當據帝紀更正末云跋立十一年是歲元熙元年以年計之其魏書馮跋傳曰置百官赦其境內建元曰太平馮跋號年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皇帝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承為太子署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

晉書卷二十五

三

兄萬泥為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通鑑晉紀作幽冀域志曰幽州冀州統郡二遼西建德平州統郡六昌黎尹遼東樂浪帶方元菟冀陽務銀提為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為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承宜公郭生為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為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十六國疆域志曰并州統郡可考者二姚昭右北平石城青州統郡二營丘成周為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為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為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為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益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為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為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

立雲廟於葑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十六國疆域志曰龍城有

非初跋之立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為

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羸獷

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

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

騎二萬討之弘遣使喻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

翼而起羣公以天命所鍾人望攸係推逼主上光踐寶

位御覽三百三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光踐作先踐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柰

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為閔伯過貴能改善莫

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劔怒曰大

晉書卷二十五

三

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興謂

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

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

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眾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

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為大司馬改封

遼西公馮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曰自

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

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

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

寶而逃貨至巨萬行貨于馬弗勤弗勤以訓為方略令

十六國疆域志曰既而矢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

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

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拔自寒微未

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彝倫未敘弗勤拔自寒微未

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汗辱朝士可東市考

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跋路絕蝶蠕勇斛律廿二史攷異

蝶蠕即柔然也魏書作蠕蠕宋齊梁書皆作芮芮周書作茹茹北史有蠕蠕傳而諸書册有作茹茹者蓋譯音無

定遣使求跋女偽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羣下

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

如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干

晉書卷二十五

三

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

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蝶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

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

巡行郡國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振穀帛有差孝悌力

田閭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

温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敘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

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為祖父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

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

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尙書紀達為之條制每遣守

宰必親見東堂問為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

於是朝野競勸焉先是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甚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讀史方輿紀要十七日臨渝城在撫寧縣東北跋許漢縣屬右北平郡後漢因之晉省縣而城如故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爲衛尉封城陽伯睹爲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宜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

晉書注卷二十五

三五

貳之陵傲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尙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是時并竭三日而復其尙書令孫護里有大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尙筮之尙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爲大禍將勃亂失眾以至敗亡明公位極豕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脩尙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劔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尙書事以慰之護自二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酖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宜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麗跋迎致

晉書注卷二十五

三五

之至龍城以為左僕射常山公竦竦斛律為其弟大但

所逐魏書北史列傳盡室奔跋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

以客禮跋納其女為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

十一高閻燕志曰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

司奏右部王荀妻產妖傍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

於社大雨普洽案太平十五年為宋廢帝景平元年載

記下文言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此後事入于宋

是三月不雨事尚在宋未入宋之前當為元

熙元年御覽引十五年乃十一年之謬 斛律上書請

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

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為難況數千里

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眾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勅勤

唐漢陽縣令于孝顯碑云勅勤率領案勅勤他書

往往作勅勤獨此碑可為確證猶唐時關特勅勤之勅

唐書亦誤為特勅周家祿校勅記不知 國人必欣而來

勅勤誤作勅勤反以勸為勸文非也 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

至黑山殺斛律而還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一日黑山在

之殺狐山胡氏曰黑 中受降城正北稍東八十里亦謂

山在振武北塞外 晉青州刺史申承遣使浮海來聘

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竦竦大但遣使獻馬三千

匹羊萬口有赤氣四塞 魏書馮跋傳曰和龍城太史令

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 廿二史攷異

燕與魏為敵國其臣子必多指斥之詞而北燕太史令

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 魏書馮跋傳曰違義致忿取

誠宜還前使脩和結盟 魏書馮跋傳跋曰吾當思之尋

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

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

魏以有備引還 魏書馮跋傳曰太宗詔征東大將軍長

克而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鶴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

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

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

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

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

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

立後為魏所伐東奔高句麗居二年高句麗殺之 魏書

傳曰跋有疾其長子承先死立次子翼為世子 馮跋

跋委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日主上疾將移

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惟中給事胡

福獨得出入跋疾甚福乃言於跋弟文通勸兵而入跋

驚怖而死文通所殺翼勸兵出戰不利遂跋有男百

餘人悉為文通所殺翼勸兵出戰不利遂跋有男百

秋云馮跋弟弘為亂而跋驚死弘葬之長谷即十六國春

記弘葬所也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跋之

弟弘葬所也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十六國春秋跋之

山公遷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跋薨備即天位大興

元年正月大赦改年六年五月宏奉和龍見戶東徙焚

燒宮殿魏使徵宏于句麗後二年為句麗所殺偽諡

容氏祖明秦雍二州刺史父熙云云是道鑿即文通或
馮氏入元魏後以犯諱之故私改其名爲道鑿以證法
證之其爲明父無疑魏書外戚傳云文明太后臨朝追
贈明燕宣王則弘之追證昭文當同是在是時惟御覽引
昭文作昭成當據碑以訂其誤又在城文宣王文輝太
妃馮氏墓誌亦稱會祖東燕昭文帝文宣太妃亦熙之
女更可證其諱爲昭文也史家以馮氏始跋以孝武太
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晉書校文五
曰跋立於義

熙五年故云至弘二世凡二十八載若作太元二十年
則三十九年矣上有跋立十一年爲元熙元年語果立
於太元二十年當爲二十三年何止十一年乎
相隔數十字自相矛盾如此疑係傳刻錯誤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
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
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五 五

容熙尙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尙書郎高
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
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
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
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
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
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己率
下百僚憚之初爲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十六國疆
域志曰攷
晉書地理志高雲以幽冀二州收鎮肥如并州刺史鎮
白狼惟青州不言治處今素弗云鎮營丘疑此時素弗
爲青州刺史營丘即青州 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
治處史文簡略偶不詳耳

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
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問侍中陽哲
曰秦趙勳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挑豹孫
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
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
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歸未窺道德
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
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
以寬厚爲眾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五 三

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
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
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驍武乾歸勇悍矯矯熾磐臨機能斷孰謂獯
虜亦懷沈算文起常才憑時叛換威竊大寶爲我多難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五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二十六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俛檀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元和姓纂十日禿髮與後魏同出聖武帝詰汾長子其部眾徙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胡掖

晉書斟注卷二十六

十一

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御覽六十一引三十國春秋曰禿髮烏孤七世祖壽闐之在孕也母夢一老父被髮左衽乘白馬謂曰爾夫雖西移終當東歸至京必生貴男長為人主言終胎動而寤後因寢生壽闐被中因以禿髮為號壽闐為名魏書禿髮烏孤傳曰其俗為被覆之義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按禿髮之先與元魏同出禿髮即拓跋之轉無二義也古讀輕唇音如重唇故赫赫佛佛即勃勃髮從友得聲與跋音正相近魏伯起書尊魏而抑涼故別而二之晉史亦承其說按高僧傳十一禿髮作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倫髮倫與禿譯音相近無定字也元姓纂十日六世孫樹機能立案當為詰汾之六世孫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魏書禿髮烏孤傳曰咸寧中又斬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魏書禿髮烏孤傳曰咸寧中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又斬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盱食後為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

魏書禿髮烏孤傳曰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眾稍盛烏孤即思復鞬之子也元和姓纂三

復鞬娶胡掖氏生烏孤案胡掖氏與壽闐之母同姓及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御覽

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涼錄作養民務農循結鄰好呂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

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

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眾咸曰吾士眾不少何故屬人

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

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致死于我者大小不敵後雖

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乃

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

廉川堡以都之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二部在禿髮部之西廉川城在今西寧衛西南百二十里

晉書斟注卷二十六

二

十六國疆域志曰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

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為不樂者將非

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

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

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廬陵契汗萬里

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既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

耳其將持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眾以討其罪烏孤從

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

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

孤

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
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
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
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下主留
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
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
剋金城光遣將軍寶荷來伐戰於街亭大敗之安帝紀
寶荷
水經河水注二曰逆水東南流逕街亭城南水經注圖
說殘稿曰烏孤敗呂光將于街亭即此太平寰宇記言
允街故城在昌松縣東南臨麗水即逆水與地廣記
亦言在昌松縣東南疑即此街亭城非允街故城也當在
今平番縣西北讀史方輿紀要六
十三日街亭城在莊浪街東南

晉書注卷二十六

三

三郡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四曰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
當即故澆河城也水經注圖說殘稿曰後漢書趙充國
傳夜引兵至落都即樂都也後涼有樂都太守田瑤則
郡即呂氏所置南涼秃髮烏孤後涼有樂都太守田瑤則
郡縣志南涼秃髮烏孤後涼有樂都太守田瑤則
云有二城東西南角倚東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太平寰
宇記廓州至鄯州一百八十里達化縣西三十里澆河
城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則城在今西寧縣西南近今貴
德廳治十六國疆域志曰按後魏張猛龍碑祖與宗偽
涼時饒河黃河二郡太守今考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
黃宜作湟饒宜作澆碑字誤也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
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
後三歲徙於樂都署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
鎮安夷魏書秃髮烏孤傳曰置車騎將軍已下案載記
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傳檀為車騎大將軍則
當云驃騎將軍已下傳檀為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
也安夷詳地理志

平以楊軌為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
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魏承明郭黃郭奮史嵩
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史
史官篇曰南涼主烏孤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郭韶為國紀祭酒撰錄時事金樹薛翹案
蘇翹蘇與薛必有一誤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
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
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
至十餘晉略曰其時稱王者涼及西秦凡四此言十餘
蓋統休官振疊吐谷渾乙弗折振諸部而言
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
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

晉書注卷二十六

四

日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僑生才非經世權臣
擅命制不由己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鄰好許以
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閭二
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
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亶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
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
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
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
遂陰有吞并之志段業為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
懼燒氏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

十六國疆域志曰按南涼郡縣次第亦無可攷除武威西平樂都三郡曾經建都餘先後亦如後涼之例涼州八統舊郡十三增置郡一護軍一武威西平樂都武興晉興昌松番禾金城西郡晉昌三河湟河澆河廣武郡川護追傳檀入錄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御覽

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涼錄作因酒走馬馬倒傷脇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思甚願謂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偽諡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偽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徙居於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於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啟運功高先世宜為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日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日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屑己為是紹兄為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漢口既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呂纂來伐使傳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讀史方輿紀要六十

舊唐書卷二十六 五

四日三堆在故浩靈縣南三軍擾懼傳檀下馬據胡牀胡氏曰三堆在浩靈河南乃貫甲交戰破纂軍而坐士眾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魏書秃髮烏孤傳作

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傳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傳檀置酒於朱明門上鳴鍾鼓以饗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為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十六國疆域志曰按十三

州記又云處之於允吾小晉興城當有所據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

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於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為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於長寧麒麟游於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

舊唐書卷二十六 六

鑄勿喻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宜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筭以糜之如其敵疆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

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傳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恥爲叛臣以見明主傳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於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尙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闕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暲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爲先惟以徙

晉書注卷三十六

七

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立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尙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問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鯁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翬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

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傳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剋之傳檀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埽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剪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蔑爾敢距天命戮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傳檀大

晉書注卷三十六

八

悅釋其縛待之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歸案麗地理志之驪軒縣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聖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傳檀義而許之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議之尙書左丞婆衍喻曰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十人南涼尙書左丞婆衍喻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艸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傳檀曰喻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

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

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僊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

而蒙遜已退僊檀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讀史方輿紀要

六十三日諸野澤在涼州衛東北三百里一名都野澤亦曰休屠澤又名涼澤段冢其地與涼澤蓋相近利

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

成先王之志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涼錄

在位三年而死晉書校文五曰安帝紀利鹿孤於隆安

四年非三年觀下文僊檀以元興元年三月卒凡

年僊號涼王語則帝紀固信史也葬於西平之東南

僊檀曰康王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涼錄曰葬西平陵弟僊檀嗣

僊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僊檀明識幹

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僊檀及

利鹿孤卽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

年僊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

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追騎所執利

鹿孤命殺之僊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

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加

周家祿校勘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

磐又奔允街僊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僊檀車騎將

軍廣武公僊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眾迎呂隆

于姑臧僊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

晉書注卷二十六

九

尙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涅河太守入為

尙書郎見僊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陵

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

敞兄弟託君至是僊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

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

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

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張堪之孤叔向

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僊檀曰卿魯子

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僊檀以姚興之盛又密

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尙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尙聘于

興興謂尙曰車騎投誠獻款為國藩屏擅與兵眾輒造

大城為臣之道固若是乎尙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

之制也所以安人衛眾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

勅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為國家重門之

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僊檀遣其將

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僊

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僊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

次于氏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還

方輿紀要六十三日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署

赤泉在廢氏池縣北

僊檀為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

晉書注卷二十六

十

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僂檀率步騎
三萬次于五澗水經河水注五澗水出姑臧城東西北
流注馬城河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日
五澗在涼興涼州刺史王尙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尙
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十六國疆域志曰
姑臧有涼風門
宗敞以別駕送尙還長安僂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
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
以忠於殿下僂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
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
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
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班
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
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僂檀
大悅賜做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
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曷聘于姚興興謂曷曰車騎
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曷曰車騎積德河西少
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
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
從得之曷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狼者實由車騎兄弟
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
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

晉書卷二十六

十一

王尙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
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
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
僂檀譙羣僚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
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
春秋南涼錄作前昌松太守
孟禕張文王築城苑繕宗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
濟河漙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眾軍敗於
酒泉身死于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
離銜璧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
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御覽一百二十
六引十六國春
秋南涼錄十有二主作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僂
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僂檀雖受制于姚興然車服
禮章一如王者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涼
錄曰八月以鎮南大將軍文支鎮姑臧
檀遷于樂都雖受制于秦車服禮制一如王者十一月遷于姑臧以宗敞爲太府主簿
錄記室事僂檀僞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
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諸史攷異三曰按地理
志永寧中張軌於姑臧
西北置武興郡番禾縣名至此立爲郡東張掖仍復爲
昌松郡秃髮烏孤載記降光樂郡湟河三郡則漢
河湟河亦郡名案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四云漢番禾縣北
涼渠渠蒙遜立爲番禾郡是番禾置郡不始於僂檀洪
氏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
蒙遜入西陝蒙遜率眾來距戰于均石爲蒙遜所敗通鑑

晉書卷二十六

十一

晉紀注曰均石在張掖縣之東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傳
 三日均石皮在甘肅鎮東晉時為張掖西郡分界處
 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陷之
 其後倭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為勃勃所敗將佐
 死者十餘人倭檀與數騎奔南山通鑑晉紀注曰枝陽
 倉松之境元和郡縣圖志四曰百井成在長澤縣南八
 十里勃勃與秃髮倭檀戰處魏書秃髮烏孤傳作以數
 千騎奔南山幾為追騎所得倭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
 百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
 率其屬三百人叛倭檀於北城推梁貴為盟主貴閉門
 不應一夜眾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眾曰主上
 陽武之敗蓋恃眾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

晉書注卷二十六

十三

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
 悔將無及眾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
 追斬之軍諮祭酒梁哀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倭
 檀悉誅之姚興以倭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
 遣其尙書郎韋宗來觀釁倭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
 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
 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
 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
 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
 偉人由余日禪豈足為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

雖殘弊之後風化未積倭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
 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眾尙能破之吾以天下之
 兵何足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
 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倭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
 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倭檀匹也雖以天威臨
 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斂成等率步騎
 三萬來伐魏書秃髮烏孤傳作姚弼又使其將姚顯為弼
 等後繼遺倭檀書云遣尙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
 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倭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
 眾至漢口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漢口城在莊浪衛
 西南地形志漢口縣屬昌松郡謂之昌松漢

晉書注卷二十六

十四

險要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
 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為涼
 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
 宋鍾王娥等密為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倭檀欲誅其
 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疆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
 踧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倭檀從之殺五千餘
 人以婦女為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斂成縱兵
 虜掠魏書秃髮烏孤傳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
 十將通鑑晉紀注曰何承天姓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
 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倭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

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
茲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傳檀引師而歸傳檀於是僭即涼王位赦其境
內改年為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廣韻十下云虜後姓南涼禿髮傳檀立其妻折掘氏世子武臺為皇后按屈為掘之省文虜語本無定字
為太子按通鑑晉紀屢作虎臺蓋亦唐人避諱改武錄尚書事左長史趙晁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為太尉鎮軍
敬歸為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
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傳檀將親率眾伐蒙遜趙晁及
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唯修德責躬可以寧
吉傳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眾
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為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傳檀曰吾以輕騎五
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眾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

晉書卷二十六

五

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傳檀怒鎮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既而蒙遜率眾來距戰於窮泉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傳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為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為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為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為功袁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為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傳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也而不
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
傳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為質歸至胡坑逃還通鑑晉紀注曰胡坑在姑臧西讀涼州他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眾八千餘戶而歸右衛
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通鑑晉紀注曰石驢山在姑臧郡界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一傳檀懼為蒙遜所滅又慮奇三日石驢山在涼州衛西通鑑晉紀注曰按此又自留鎮剋嶺南乃遷于樂都姑臧遷樂都傳檀第二遷也
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傳檀始出城焦諶王侯等閉門作難通鑑晉紀作魏安人侯諶等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諶推焦

晉書卷二十六

六

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諡為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
 軍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
 威來伐僭檀遣其安北段苟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左
 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
 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謂僭檀曰若以寵子為質
 我當還師僭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
 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為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
 周為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眾來伐僭檀遣其
 太子武臺距之為洛干所敗僭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
 軍孟愷諫曰水經河水注曰河水自西平郡東流逕
 河郡故城北又東逕石城南又東逕邯川

晉書卷三十一 七

城南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九曰麻州漢獻帝中分金城
 置西平郡麻州管縣三米川縣本前涼張天錫於此置
 邯川成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四曰邯川城在廢麻州東
 南禿髮僭檀時所置邯川護軍也杜佑曰後漢和帝時
 侯霸置東西邯川屯田五部邯川水名也劉昫曰麻州化隆
 縣東即古邯川地案僭檀所置邯川護軍蓋仍張氏置
 舊之蒙遜初并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
 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藿掠五千餘戶讀史方輿紀
 苕藿成在永昌衛西舊志其將屈右進曰御覽三百二
 云在漢張掖郡番禾縣界其將屈右進曰十六引十六
 國春秋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
 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眾習戰若輕
 軍卒至出吾慮表御覽三百二十六引十大敵外逼徙
 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周家祿校勘記曰上

字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
 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
 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
 風雨蒙遜軍大至僭檀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僭檀
 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蒙遜乃歸久之遣安西紇勃
 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邯川護軍孟
 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悞諫不郵政事僭檀謂
 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
 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僭檀乃召文支既到讓之
 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隕

晉書卷三十一 末

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
 卿之謂也聞卿唯酒是耽荒廢庶事吾年已老卿復若
 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衛章等
 謀殺孟愷南啟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
 何罪而殺之吾寧違眾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
 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
 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
 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剋而還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
 徙五千餘戶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僭檀以太尉俱延為
 質蒙遜乃引還僭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

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
今遠征雖剋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喻
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
於苞桑惟陛下圖之俾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眾謂其
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
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微眾
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
失墜俾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
餘萬熾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
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晉

晉書注卷二十六

九

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武臺曰小賊蕞爾旦
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武臺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豪
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
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
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
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潰安西樊尼
自西平奔告俾檀俾檀謂眾曰今樂都為熾磐所陷男
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藉
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歸熾磐
便為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眾

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魏書禿髮烏孤傳逃返作離散苟亦不還於

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
郎陰利鹿在焉俾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
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
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矧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
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
所寄吾眾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
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
窺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俾檀謂利鹿
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

晉書注卷二十六

三

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
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勒
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俾
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
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俾檀至西
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
皆降于熾磐俾檀將尉賢政固守浩豐不下御覽四百十八引南
涼錄作振武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間
孤城獨守何所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家藩屏
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

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
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
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
政政曰汝為國儲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
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而聞傳檀至左南乃降
熾磐以傳檀為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為熾磐所
鳩左右勸傳檀解藥傳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
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偽諡景王武臺後亦為熾磐所殺
傳檀少子保周臘於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
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

晉書注卷二十六

三

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
案魏封保周諸人為王公是破羌亦人名惟上文獵於
破羌俱延則破羌似為地名殊不可解恐有脫文魏書
秃髮烏孤傳云傳檀少子賀源賀傳云賀傳檀之子賜
爵西平侯進號西平公世祖命為源氏賜名賀封爵正
同源賀殆即破羌之改名也又御覽五百八十七六百
二均引十六國春秋涼錄有傳檀子歸又六百引南
涼錄作禮蓋即一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傳檀
人或誤歸為禮也
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引十六國春秋南
涼錄曰自烏孤太初元年歲在丁酉至檀薨之歲甲寅
十有八歲按隆安元年丁酉至義熙十年甲寅實十八
年也崔氏不誤載記誤多一年
史臣曰秃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
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銷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

孤納苻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嵩之言建學
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弘抑此之
謂傳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筭無遺策取
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
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
蚩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宋虜好戰致災於華
贊曰秃髮弟兄擅雄羣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傳檀傑
出騰駕時英窮兵黷武喪國殞聲

晉書注卷二十六

三

晉書注卷百二十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

寢而生德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

天子公孫夫人方娠夢日入臍中獨喜而不敢言晉成

康二年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寢而起號曰此兒易生

似鄭莊公長必有名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御覽七百

大德遂以德為名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御覽七百

六國春秋趙錄作年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御

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御

七百三十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額上有日月兩角

足下有偃月重文太史公黃祖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

當先為人臣然後為人君但恐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

下官入地不見殿下昇天耳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

藝慕容雋之僭立也封為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

及暉嗣位改封范陽王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

范陽稍遷魏尹十六國疆域志曰中州魏郡元和志云

王稍遷魏尹慕容暉都鄴其魏郡並理於鄴中也

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

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暉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

有遠略暉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

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

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

坐免職後遇暉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為張掖太守數歲

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

張夫人相失慕容暉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暉曰昔楚莊

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

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柰何將

衛之也暉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暉曰昔

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

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乃

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

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御覽一百二十六

引十六國春秋南

燕錄作為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眾十萬垂議討

核尉拜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眾十萬垂議討

之羣臣咸以為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

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為

燕臣也今永既建偽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從橫逐鹿

不息宜先除之以一眾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

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

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一人同心

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

委德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寶既

垂臨薨謂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寶既

嗣位以德為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

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
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
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諱進
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
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
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
擊也彼眾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
動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郭未脩敵來無備三
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
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眾旅多斃師老

晉書卷二十七

三

覺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
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
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問而興
師不至眾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
皆樂為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
建率眾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
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
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
隨藻隋志霸史類王景暉南燕錄六卷注云偽燕中書
郎記慕容德事舊唐志入編年類誤作王景暉初
學記六引作南燕書史通正史篇曰南燕有趙郡王景
暉嘗事德超撰二燕起居注起亡事於馮氏官至中書

令乃撰南燕錄六卷案景暉初從其舅高魯送玉璽一
在後秦因送玉璽而事南燕其終又事北燕送玉璽一
紐并圖識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
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
海鼎沸中山積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
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
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
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為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
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
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
軍未至擁眾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

晉書卷二十七

四

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
返人不樂徒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
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
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
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
沒魏軍垂至眾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
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攻黎陽津為天橋
津水經河水注五日河水又東右逕滑臺城北注城有
因以名焉又曰昔慕容玄明自鄴率眾南徙滑臺既無
舟楫將保黎陽昏而流澌冰合于夜中濟訖日而冰泮
燕民謂是處為天橋津御覽六十八南燕錄曰慕容德
正月渡黎陽津流澌冰合鄴令韓軌言於德曰昔光武

渡呼迤冰漸自合今大王濟河天橋自成德乃大悅又
一百二十六引作戶四萬三千元和郡縣圖志八日黎
陽津一名白馬津在白馬縣北三十里鹿鳴城之西南
陽慕容德為魏軍所逼率戶四萬餘徙於鹿鳴達黎陽
津昏而冰合是夜濟河訖旦而魏師至冰亦及至滑臺
尋泮德悅以為神助因改黎陽為天橋津及至滑臺
魏書慕容廆傳日寶既東走羣祭勸德稱尊號德不從
皇始二年既拔中山太祖遣衛王儀攻鄴德率戶四萬
南走滑臺元和郡縣圖志八日慕容德 景星見于尾箕
自鄴南徙滑臺僭號南燕都於胙城

晉書卷二十七

五

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御覽
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日趙王麟等九十八人
上言今中土傾陷龍都蕭條趙魏遺黎鶴企皇澤伏願
仰承俯順以安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日今假
順來議且依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奏詔而已改永康
三年為 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為司空
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
丁通為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
慕容麟以為己瑞及此潛謀為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
賀賴盧率眾附之 廣韻三十八箇日南燕錄 至是慕容
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
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
白狀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日寶自
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于河西遣中黃門
趙思告北地王鍾日上去二月得丞相表即日自前征
段連骨作逆于乙連今失據來此呼丞相奉迎鍾馳使
白狀 德謂其下日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
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繫眾望今天方悔
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

卿等以為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日夫爭奪之世非
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陸下若蹈匹婦之仁
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
日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
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寶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
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日寶遣思之後
錄作寶遣思之後見採樵者知德稱帝懼而北奔護至
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日昔關
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
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 周家祿校
勘記日微

晉書卷二十七

六

徵德固留之思怒日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
難寶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
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
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閻
巨羨宜朔將軍鄧啟方率眾二萬來伐師次管城 安帝
紀作
鄧啟魏地志日 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
榮陽京有管城 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斬
瓌初苻登既為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 御覽
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 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
作登弟廣率所部三千來降 堡 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日水經注吹臺方
堡

百許步晉世喪亂乞活憑居制前故基遂成二層上基猶方四十五步高一尺餘世謂之乞活臺又謂之繁臺城按晉書慕容德處符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于乞活堡當即此

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眾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眾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

晉書注卷二十七

七

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為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眾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疆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為基本慕容鍾慕與護封廷韓諄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慕容處傳元和郡縣圖志十均作尚書潘聰御覽一百六引南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燕錄誤作潘聰大魏西接疆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

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為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魏書慕容處傳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

尺寸之功廣固者曹疑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魏書慕容處傳作宜取據沙門朗公素知古侯德因訪其所適水經濟水注曰濟水又東北右會玉水水導源太山朗公

晉書注卷二十七

八

谷舊名現瑞溪在云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于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秦書云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游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現瑞山大起殿舍連樓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即此谷也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於是遣牙門蘇撫問沙門朗公元和郡縣圖志十日神通寺在歷城縣東七十里朗曰敬覽三策現瑞山中苻秦時沙門竺僧朗隱居也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埽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魏慕容處傳曰引師克薛城徐兗之民盡附存問高年軍之以其南海王法為兖州刺史鎮梁父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

渾魏書慕容廆傳作司馬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

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

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

潘聰鎮莒城魏書慕容廆傳作以潘聰為徐州刺史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

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啟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

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

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

逆賊辟間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

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

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

晉書卷二十七

九

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

七州之眾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

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況以萬

乘之師埽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

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

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

以此眾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

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疑跋扈見擒於後

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

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

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

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

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魏書慕容廆傳曰辟閭渾遣司馬崔謨率千餘人攻

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謨屯柳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

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魏書慕容廆傳曰渾懼擄

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曰渾參軍張瑛常與渾

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

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

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

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為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

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

晉書卷二十七

十

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為建平

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鮮卑慕容德僭號於青

州晉書校文五日安帝紀德僭帝位在隆安三年南燕

錄十卷昭二言德建平元年歲在己亥蓋即隆安三年

也下起傳云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歸魏上推

至隆安三年正合十一年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

成焉進慕容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

慕輿護為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造

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為皇后案段氏

光錄大夫儀之女見慕容垂載記注建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

士門二百人為太學生後因譏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

朕雖寡薄恭己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

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節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光在長安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先在長安按德兄納超之父為苻堅廣武太守家於張掖故弘云若不奉太后動止遣平原人杜弘便即西如張掖謂至納所也光字誤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

晉書卷二十七

二

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御覽五百六十伏琛齊地記曰臨淄小城北門外東北二百餘步有晏嬰冢水經淄水注曰齊城北門外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通鑑地理通釋引括地志曰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水經注臨淄縣城中有邱淄水出其前經其右故有營邱之名元和郡縣圖志曰晏嬰墓在臨淄縣東北三里顧謂左右曰禮里貞觀十五年詔十五步並禁樵蘇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

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唐志地理類記二卷水經濟水注元和郡縣圖志河南道有晏謨齊地及寰宇記並引之御覽四十二引作晏謀誤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風通義曰城陽景王薨自瑯琊青州六郡及勃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水經淄水注曰齊城內有故景王祠即朱虛侯章廟燕庶老于申池左傳文十八年杜注曰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右有池疑是水經淄水注曰系水東北流直申門西為申池注云昔齊懿公游申池那歌閭職二人害公于竹中今池無復髮然水側尚有小竹木以時遺生也左思齊都賦注申池在海濱齊藪也高士奇春秋地名攷略曰案襄十八年晉伐齊焚申

晉書卷二十七

三

池之竹木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面第一門左思齊都賦注申池在海濱齊藪蓋誤晉書慕容德謀庶老于申池左太冲云昭華池也韓詩外傳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涿聚主鳥而亡之郡國志謂之左右池即系水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水經注曰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注云牛山即牛山也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者也元和郡縣圖志十日社山在臨淄縣北二十里一名恩公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魏書食崔亮言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鎮史方輿紀要三十五日商山在臨淄縣西八十里一名鐵山崔珍述征賦涉淄水過桓都登鐵山望齊密是也十六國疆域志曰商山即鐵山以山產鐵就此立治故名置鹽官于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

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

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一作黃珍率眾攻端門殿中

師侯赤眉開門應之周家祿校勘記中黃門孫進扶德

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

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

標榆谷案標榆當從水經淇水注作標榆上文云置鹽

官于烏常澤度其地均在勃海郡內也石季龍

載記又誤魏師敗績其尙書韓諱上疏曰初學記十一

張詮南燕書

日慕容德以右僕射嵩為左僕射尙書韓諱為右僕射

時嵩諱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諱弟軌為

東中郎將嵩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升殿

方謝帝顧曰躍二龍於長衢馳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

御覽二百一十一引南二寇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為豺狼

燕書韓諱誤作韓諱

之藪揚越為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為丘墟四祖園陵

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

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

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

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萌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

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

經措于秦越今羣凶僭逆寔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

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為

雪恥討寇之資退為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

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

燠燒公避課役擅為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

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萌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

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

遇商鞅之刑悅縮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

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為使

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尙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

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

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尙書魯遂曰齊魯固

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消于鄒田之徒蔭修

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

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

積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荅曰武王封比

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

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

妖賊王始聚眾于太山御覽三百九十一引十六國春秋

秋南燕錄曰建平四年妖賊王

始聚眾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

東將軍弟征西將軍御覽三百九十一引十六國春秋

南燕錄曰父固為太上皇兄林為

為征西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

兄弟所在御覽三百九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

將刑焉市人皆罵之日何為妖妄自貽族滅

父兄今始荅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

並何在

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御覽三百九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南

燕錄作其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

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鋸築之仰

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御覽三百九十一引十六

國春秋南燕錄曰德聞而笑謂左右時桓立將行築逆

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

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

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

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

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

晉書注卷二十七

五

晉國內難七載于茲桓立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

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

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

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

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

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艸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眾

踰十萬可以西并疆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室

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桀復起梟除桓立布

惟新之化遐邇既宜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

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

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

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眾復

夏配天况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眾教之以軍旅訓

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為日久矣但

欲先定中原埽除逋孽然後宣布清風經理九服飲馬

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

詳議之咸以桓立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

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互

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

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

晉書注卷二十七

六

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

等頓首荅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

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立敗德以慕容

鎮為前鋒慕容鍾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

期將發而德寢疾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

燕錄曰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

尚書右丞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為

御史中丞封永熙侯水經淄水注曰女水導川東北流

甚有神焉注云燕建平六年魏書慕容廆傳曰兄子超請所女

立明惡之寢疾而亡魏書慕容廆傳曰兄子超請所女

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

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

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

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御覽一百二十六引

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戊午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百寮驚越德亦不安還宮疾甚呼

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執超手曰若得至晚更見公卿顧託以汝死無所恨舉目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今日召董中

書造詔立超開日領之大赦境內子為父後者人爵

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薨于顯

安宮晉書校文五日以安帝紀及南燕錄攷時年七十

乃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

燕錄曰葬于東陽陵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晉書校文五

帝在位六年致安帝紀德於元興三年偽諡獻武皇帝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七 十七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七

晉書斟注 卷一二八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八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二十八

慕容超周家祿校勘記曰下宜補慕容鍾封孚子目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御覽四百六十四引張銓南燕書曰

慕容納沈靜深苻堅破鄴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

遠外納內敏錄曰與母公孫太妃就弟德家于張掖德之

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

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

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御覽五百十二引德之故吏也

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

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

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

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

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為

汝納其女以荅厚惠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

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

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

諺云妍皮不裹癢骨安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八 十一

六三三

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濟陰人宗正謙善

其姿貌超乃內斷于心不告母妻辭母請霸上乃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

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鬚帶九圍精彩秀

發容止可觀御覽一百一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德甚加南燕錄曰姿器魁傑有類於德

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

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為嗣故為超起第於

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

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為太子及德死

以義熙元年僭嗣偽位晉書校文五曰當從大赦境內帝紀作元興三年

晉書注卷二十八

二

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為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

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都督徐充揚南兖四

州諸軍事十六國疆域志曰按揚南兖載記及南燕錄等並無可考疑亦遙領慕容鎮加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為太尉勳仲為司空元和姓纂

十日鞠譚世居平原南燕有司空鞠仲中書侍郎鞠潘注案姓纂與鞠為二姓據此則鞠仲不當作鞠

聰為左光祿大夫封嵩為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

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

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

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遣鎮方外今鍾

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

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閒言孚

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

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邁初超自長安行至梁

父慕容法時為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

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

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

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

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

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

晉書注卷二十八

三

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

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御覽六百四十五南燕錄曰慕容

封嵩數遣黃門令年裝語吾云帝非太后所生依如故

宜勒兵廢帝立鍾為主超命執嵩斬之嵩請其母別超

日汝尚知有母何意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

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

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宋書廬陵王

宏鮮卑人也為慕容超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高祖封

伐廣固歸降案此作奔魏與宋書作歸降高祖迥異封

融又集羣盜襲石塞城石塞城在長清縣西南 殺鎮

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

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疑奔梁父範并其眾攻梁父剋

之疑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剋青州鍾殺其
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
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
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
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
本旣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
咎繇作士刑之不可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
兵革尙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
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
脩定尙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

晉書注卷二十八

四

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
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
乖度今犯罪彌多死者稍眾肉刑之于化也濟育旣廣
懲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
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
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孔子曰
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
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
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懲刑罰失
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

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
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
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
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旣先
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
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
上囚楚高祖不迥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
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
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尙書張華曰若侵掠吳邊
必成鄰怨此旣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

晉書注卷二十八

五

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
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
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
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
和所謂屈于一人之下申于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
尙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
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
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
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
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

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沖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
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魏
魏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
為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于
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霽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為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
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
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
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
延譽者也範承閒選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

齊書卷二十八

六

妻還之慕容疑自梁父奔于姚興言于興曰燕王稱藩
本非推德權為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
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
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于超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
員外散騎常侍韋宗還聘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
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于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
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亾樂師歸周
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
帝王為道不同權譎之理會于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
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

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
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
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
之于是還超母妻御覽一百二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南
燕錄曰超大悅遣征虜公孫五樓率
騎三千迎于境上超親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為穆皇帝
率六宮迎于馬耳關
立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祀南郊將登
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圍丘之側俄而不
知所在魏書慕容廆傳曰超南郊柴燎燭起而煙不出
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亾乎
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
問其太史令成公綏晉書校文五曰此與文苑
傳之成公綏另為一人對曰陛

齊書卷二十八

七

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
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
天齊水湧史記封禪書曰秦始皇東游海上禮祠名山
大川及八神八神者一日天主祠天齊天齊山
淵水居臨淄南郊山下者水經淄水注曰淄水又東逕
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
齊淵五泉並出南北三百步廣十步水在齊八祠中齊
之為名起于此矣地理風俗記曰齊所以為齊者即天
齊淵名也其水北流注于淄水寔字記
十八日天齊池在臨淄縣東十五里 井水溢女水竭
御覽五十九述征記曰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
世治則女水流世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彌載及
宋武北征而激洪流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又曰
東有女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又曰
燕太上年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澗水不冰水經淄
慕容超惡之燕祚遂淪河濟凍合而澗水不冰水經淄
有澗水之名亦謂之時澗水時水東北入淄水澗水又

東北合濁水濁水東北流逕廣超正旦朝羣臣于東陽
固城西濁水亦或通名爲澠水
殿聞樂作歎音侑不備悔送伎于姚興遂議入寇其領
軍韓諱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
上智報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燬不
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于是
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
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
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
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積爲武衛興樂公五
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
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
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
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
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荅自是百僚杜口莫
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詣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
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
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
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御覽三百二十六引
三十國春秋曰丁亥
中軍劉裕悉眾攻燕眾咸諫曰今往必
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必吉孰大焉超引見羣臣于
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

晉書卷二十八

八

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元和郡縣圖志
十一伍維之從
征記曰大峴去牛城八十里直度山二十五里峴坂峻
山在沂水縣北九十里宋高祖北伐慕容超大將公孫
五樓說超曰吳兵輕銳難與爭鋒宜斷大峴使不得入
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五曰大峴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
山在臨朐縣東南一名被車峴
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
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
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
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
曰京都殷盛戶口眾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
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
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于平
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魏書慕容廆傳作但令
度峴我以鐵騎踐之賀
賴廬苦諫不從南史宋武帝紀作
廣甯王賀刺廬退謂五樓曰上不用
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魏書慕容廆傳作
太尉桂林王鎮曰若如聖旨
必須平原用馬爲之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
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魏書慕容廆傳
作自貽窘逼昔成安君
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嶮卒
擒于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魏書慕容
廆傳曰守
作拒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芟
苗守嶮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

晉書卷二十八

九

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御覽三百十續帝王世紀曰晉師度峴慕容超使拒之聞晉兵盛自將四萬繼之及晉人戰于臨朐燕兵大敗元和郡縣志十一曰宋高祖兵遂得入初是役也或曰彼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返高祖曰鮮卑性貪且愛其穀必將引我兵一入大峴吾何患焉及師過大峴高祖喜曰天贊我也遂大破之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東晉疆域志曰臨朐有巨茂水圖經臨朐有五樓度水劉裕伐南燕時公孫五樓據此以拒裕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

晉書注卷二十八

十

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水經巨洋水注曰又逕臨朐縣故城東注云城上下沿水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眾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救慕容鎮魏書慕容廆傳作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違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于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

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為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二國連橫勢成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于是遣範與王薄一作蒲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為攻具者城乃可得耳

晉書注卷二十八

十一

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南史宋武帝紀作張綱自長安反太山太守申宣執送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為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為藩臣以大峴為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為散騎常侍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

一萬... 冊... 卷... 第... 頁...

周家祿校勘記曰玩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

文義乃是方之誤

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與追強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

乎會得裕書遂降于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

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亾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

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贊

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

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

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強左右勸超誅

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諄盡忠無貳故不

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魏書慕容廆傳曰廣固鬼夜哭

有流星長十餘丈隕于廣固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于城上殺

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

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諄諫曰陛下遭百六

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

目謝之其尙書合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于獄于

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閒人玄

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元和郡

十望風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水經澠水注曰濁水東北

流逕廣固城西注云城在廣固縣西北四里四週絕澗

阻水深隍水側山際有五龍口元和郡縣圖志十日義

熙五年宋武帝征慕容超於廣固也城側有五龍口險

阻難攻兵力疲弊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五日治嶺山在

晉書卷二十八

十三

廣固城西南山麓有五龍口東石季龍從之而疑請降

晉疆域志曰益都縣有五龍口

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水經澠水注曰石

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

攻段龕十旬不拔塞口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

今舊基猶在可塞之水經澠水注作今舊

是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尙書悅壽

言于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為虐戰士疴病日就凋隕守

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麻運有終堯

舜降位轉禍為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全宗廟

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益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

於是張綱為裕造衝車御覽三百三十六宋先朝故事曰慕容超大將垣遵踰城歸順

高祖使道等治攻城撞車御覽三百三十六

築長圍高三丈外三重壘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御覽三百三十六

六引蕭方等二十國御覽三百三十六

春秋作被以牛皮御覽三百三十六

并用又為飛樓懸梯木幔之屬御覽三百三十六

作飛御覽三百三十六

橋御覽三百三十六

日超單馬奔入城八月將封融自河北奔晉師使招誘

城內超怒縛其母懸諸城上融曰姜維有言良田百頃

不如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眾御覽三百三十六

入徐爰宋書曰公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

抗表北討屠廣固

十騎出人為裕軍所執御覽三百三十六

約口萬餘馬二千匹其城隍元和裕數之以不降之

郡縣圖志十日超遂出奔為晉所擒

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御覽三百三十六

晉書卷二十八

十三

三十六引三十國春秋蕭方等曰美哉其言也言送建
必已親終不忘孝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乎送建
康市斬之宋書高祖紀曰義熙六年二月屠廣固送超
京師斬于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
僭立三年說詳德入廣固條 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
義熙六年滅魏書崔光傳曰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
義熙六年若以於廣固鴻又以事在元年案永興二年當
為元年誤矣

慕容鍾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小字目附慕容超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于色機
神秀發言論清辯至于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
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為佐命元勳

晉書注卷二十八 十四

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己因勸超誅之鍾遂謀
反事敗奔于姚興與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封孚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小字目附慕容超

封孚字處道渤海蓀人也祖俊振威將軍元和姓纂一曰封俊始居蓀五代孫仁仁孫釋父放慕容暉之世吏部尚書孚幼

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實僭位累遷吏部尚書案苻堅載記慕容垂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及蘭汗之篡南

奔辟閭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
平青州不以為慶喜于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

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

權嬖多違舊章軌憲日積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
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于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
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
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
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
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
節君存邊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椒蠆之雄姿韞從橫
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
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

晉書注卷二十八 十五

讜言而勵己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
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
而勳戚離先緒俄積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啟大峴
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為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為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偽
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露露

晉書注卷百二十八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九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二十九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

晉書校文五曰李涼傳及宋書皆作且渠蓋讀且為

子余切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沮渠川在甘肅鎮東南或曰即盧水也

沮渠遂以官為氏焉

宋書氏胡傳曰蒙遜高祖暉仲歸會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暉復延

封狄地王父

法弘襲爵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魏書沮渠蒙遜

諸胡所雄傑有英略御覽八百三十三引三十國春秋歸一語雄傑有英略日蒙遜少牧羊卧息田畔有沙門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九

以手摩其頭日爾後當王

此土不久苦焉言終而滅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

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父羅仇麴粥

宋書氏胡傳作叔父羅仇

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于兄羅仇日主上

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

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

溝瀆豈若勒眾向西平出茗菴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

也羅仇日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

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

萬餘人蒙遜哭謂眾日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寶

融保宜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

時之志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

父有恨黃泉眾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遂

域志日中田護軍胡三省云蓋呂光置考苻堅時沮渠

法宏已為中田護軍則護軍蓋前秦所立胡注誤也

臨松令并祥以盟一旬之閒眾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

兄男成

魏書沮渠蒙遜傳作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

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

二年為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

張掖屬呂光

此特假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

攻西郡眾咸疑之蒙遜日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

日卿言是也遂遣之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

以歸于是王德以晉昌孟敏以敦煌降業

晉書校文五渠傳德焚城將部曲投晉昌太守唐瑤蒙遜追德至沙

頭虜其妻子部落而歸據其言則德並未降且是時德

非晉昌守其不能以晉業封蒙遜臨池侯

十六國疆域

昌降亦可以理信也

蓋呂氏所置疑臨池郡有臨池縣也

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日歸師勿過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

以為後圖業日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眾追之為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日孤不能用于房之言以至于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日西安城在甘肅

及羅什傳皆言纂敗於合黎與此正反蒙遜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

之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為尙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呂

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于秃髮烏孤烏孤遣其

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

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

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

恃虜騎之強有窺覲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

不戰則有大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

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業憚蒙遜雄武微欲

遣之魏書沮渠蒙遜傳作忌乃以蒙遜從叔益生為酒

晉書卷百二十九

三

泉太守蒙遜為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雋爽有逸

氣武略過人御覽三百七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

日馬權兄為涼將恭毋胡所殺權後殺胡業以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蒙

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于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

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

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

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我所

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

蒙遜既為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為西安太守業亦以蒙

遜有大志懼為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

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魏書沮渠

欲激怒其眾乃密誣告男成叛逆十六國疆域志曰

丹有蘭門山一統志在縣西南七十里林經注蘭門山

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

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

臣剋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

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

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眾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見屠

害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

以初奉之者以之為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

晉書卷百二十九

四

可安枕卧觀使百姓離于塗炭男成素有恩信眾皆憤

泣而從之比至氐池眾逾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眾附

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十六國疆域志曰

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于內至是謝而赦之使與

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豐孫言于業曰西平諸

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很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

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豐孫言既不從

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

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

此業曰孤單飄一己為貴門所推可見勾餘命投身嶺

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為杜進記室從征塞表備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覡微祥故為姦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遜為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安帝紀作北涼州牧十六國疆域志曰涼州凡統舊郡四前涼增置郡九後涼增置郡一新置郡二共郡十六張掖西安臨松金山高昌祁連金城廣武樂都臨池救其境內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為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挈為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為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為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騰謝正禮為左右

晉書注卷二十九

五

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呂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呂隆既降于興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玄盛諸史攷異三日案李昂傳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為涼興郡此作涼寧因避姚興而改類聚二崔鴻北涼錄曰先酒泉有銅鉤出言虜犯者大雨雪沮渠蒙遜遣工取之得銅萬斤案此事當在酒泉未叛之前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日涼寧乃遣建忠挈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于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挈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挈私于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離桑梓受制于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潛

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散蕩羣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尸不粒食可獨省百條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時梁中庸為西郡太守西奔李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怪之乃盡歸其妻孥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邕之美況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問讜言以自鏡哉內外羣僚其各搜揚賢雋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遣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將齊難率眾四萬迎呂隆

晉書注卷二十九

六

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晉書校文五日宋書大且渠傳隆說難伐蒙遜蒙遜懼遣弟為質獻寶貨於難乃止與此異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綱紀百姓乎皆令自殺蒙遜襲狄洛磬于番禾不剋元和郡縣圖志曰北涼沮渠蒙遜立為番禾遷其五百餘戶而還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御覽一百二十四引作秦遣鴻臚梁斐拜遜鎮西大將軍開府侯同三司沙州牧西海公十六國疆域志曰沙州凡統舊郡三曠輔西郡建康時興亦拜禿髮儁檀為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儁檀上公之位而身為侯者

何也構對曰僇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即敘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勳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于蒙遜曰辛酉金也地動于金金動刻木大

晉書卷二十九

七

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為右長史寵踰功舊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弟成都為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為西郡太守麴粥子也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于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木連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張披上書曰十六國疆域志日考平陽郡有永安縣與北涼相去較遠恐非或疑即永平之誤異枝同幹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時所致豈吾薄德

之所能感也蒙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僇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僇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僇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僇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僇檀南奔樂都魏安人焦助據姑臧自立宋書氏胡傳魏安作武威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剋而宵之宋書氏胡傳宵之作殺之饗文武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挈為

晉書卷二十九

八

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十六國疆域志日秦州凡統郡四武平西平昌松番禾旬餘而挈死又以從祖益子為鎮京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俄而蒙遜遷于姑臧以義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日十一月僭即河西王位于謙光殿大赦境內改元立始置官僚魏書沮渠蒙遜傳作置百官丞郎以下如呂光為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越綬堂魏書劉昉傳云沮渠蒙遜令昉專管注記築陸沈館於西苑躬往禮焉此事晉書載記及十六國春秋皆失采立其子政德為世子宋書氏胡傳作正德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政德政德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僇檀來伐蒙遜敗之于若厚塢讀史方輿紀要六十四日若厚塢在西寧衛北十六國疆域志日接塢當近在臨澤僇檀

涅河太守文支據涅川護軍成宜侯率眾降之署文支
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為成宜侯為振威將軍
涅川太守十六國疆域志曰涅川郡蓋蒙遜分涅河郡所置以殿中將軍王建

為涅河太守蒙遜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
經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

狡虜僞檀鴟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

城之禍害深獫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啟處身

疲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僞檀猶未授首僞檀弟

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為臣妾自西平已

南連城繼順惟僞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既落命豈久

晉書卷一百一十九

九

全五緯之會已應清一之期無餘方散馬金山黎元永

逸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蒙遜西如苕菴遣冠軍伏恩

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通鑑晉紀注曰烏

縣金山之西案水經河水二注曰涅水又東南逕卑和

羌海北注曰有盤池關關曰縣西有卑和羌海卑和即

卑和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閩人王懷祖擊

蒙遜傷足魏書沮渠蒙遜傳擊作斫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

遜母車氏疾篤蒙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

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剝之運會拯遺黎之

荼蓼上望掃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

彌增將刑獄枉濫眾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羣望

不絜神所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

殊死已下俄而車氏死蒙遜遣其將運糧于涅河自率

眾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以運糧不繼自廣武如涅河

度浩暨熾磐遣將乞伏離尼寅距蒙遜蒙遜擊斬之熾

磐又遣將王衡折斐翹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水經

二注曰涅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左合宜春水又東勒

且換水注之涅水有勒且之名疑即此號也案後漢書

耿恭傳作勒姐注云姐音紫勒且即勒姐讀

史方輿紀要六十四日勒姐嶺在西寧衛東蒙遜且戰

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翹景奔還蒙遜以弟

漢平為折衝將軍涅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

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黃迅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

晉書卷一百一十九

十

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于南裔蒼生没于醜虜陛下累

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

才非時傳謬為河右遺黎推為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

寵雖歷夷嶮執義不同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

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

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為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

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劍而起眾無一

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車攻之詠陛下據全楚之地擁

荆揚之銳而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

軫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為晉右翼前驅熾磐率眾

三萬襲漢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
 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
 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說
 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眾寡
 不敵為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
 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
 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為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
 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為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
 之稱然頗以愛財為失蒙遜西祀金山讀史方輿紀要
六十三日金山
在永昌衛
北二里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捷而還

晉書卷二十九

十一

蒙遜西至苻藿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
 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率眾迎降遂循海而
 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石神圖十六國疆域
志曰福祿縣
有鹽池書鈔一百六十崔鴻北涼錄曰沮渠蒙遜永安
三年大風震電於電所得石冊云河西三十年破帶山
石寺名在姑臧南案石冊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
與神圖事相類故附注之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
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歸蒙遜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
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為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
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
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
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魏書沮渠
蒙遜傳作

按書言事于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
魏書沮渠蒙遜
傳研研作妍妍遂殺之其峻暴如是魏書沮渠蒙遜傳
日性姪忍於刑戮
略無風禮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
 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
 久守關中蒙遜為李士業敗于解支淵復收散卒欲戰
 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漢宜
 旋師以為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其羣下上書曰
 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
 官者以匪躬為務受任者以忘身為效自皇綱初震戎
 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
 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今
 黜陟絕于皇朝駁議寢于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
 無勸競之心苟為度日之事豈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
 今皇化日隆遐邇盛泰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
 僚振肅太守令張衍言于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
 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
 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
 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容以順天心計
 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亶而地盤于帳前蒙遜笑曰

晉書卷二十九

十一

蒙遜西至苻藿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
 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率眾迎降遂循海而
 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石神圖十六國疆域
志曰福祿縣
有鹽池書鈔一百六十崔鴻北涼錄曰沮渠蒙遜永安
三年大風震電於電所得石冊云河西三十年破帶山
石寺名在姑臧南案石冊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
與神圖事相類故附注之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
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歸蒙遜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
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為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
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
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
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魏書沮渠
蒙遜傳作

丹黃卷之三 2 反文內

前一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

攻具而遲次于川巖十六國疆域志曰永平縣有川巖聞李士業徵兵

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問吾迴軍不敢前也

兵事尙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疊將進軍黃谷士業聞

而大悅進入都瀆澗十六國疆域志曰永平縣有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

敗士業于壞城土業傳作懷城十六國疆域志曰福祿縣有壞城遂進剋酒泉

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魏書沮渠蒙遜傳曰蒙遜克

神肅中遣尙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後蒙遜

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戎諸軍事太傅行征以子

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蒙遜又改稱義和元年

茂虔為酒泉太守御覽八百八十一引十六國春秋作茂乾士業舊臣皆隨

才擢敘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周家祿校勘記曰五年誤

作元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

死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遜寢疾

號太祖太平廣記一百十九還冤記曰沮渠蒙遜時沙

門雲摩越者博達多識為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

拜蒙遜為涼王乃求曇摩越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當日中

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當日中

見蒙遜因以疾而死時年六十六在偽位三十三年子茂

虔立魏書沮渠蒙遜傳曰第三子牧健統任自稱河西

中都督涼州刺史河西諸軍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諸軍車騎將軍開府

主又改授牧健征西大將軍王如故牧健與故臣民交

通謀反詔司徒崔浩賜牧健死葬以王禮諡曰哀王公

主薨詔與合葬公主無男有女裝母爵為武威公主蒙

都謀逆至京師付其兄弟扼而殺之御覽一百二十四

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作改年永和立子封璽為世子

六年為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隄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

仇弼之冤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澗南

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

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贊曰光猜人傑業忌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兇心既

逞偽績攸宣挺茲姦數馳競當年

晉書注卷百二十九

十四

晉書注卷百二十九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三十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

宋書武帝紀上王鎮惡傳均作佛

過千里劉虎傳曰衛辰第三子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字屈子注云一作屈子案勃勃與佛何奴右賢王去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

十一

王去卑之孫北魏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虎之北
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號猛死子副崙來
奔代焉虎一與晉路孤始附於國自以眾落稍多舉
兵外叛平文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
歸附劉聰案唐人避諱故改虎為武左賢王上文作右
賢王史記趙世家曰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漢
志樓煩縣屬雁門郡讀史方輿紀要四十日樓煩城在
靜樂縣南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
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魏書劉虎傳曰
平文逆擊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初虎又寇西河部
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死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一日肆
盧川在榆祖豹子部遺使歸順務桓一名豹子招集
種落復為諸部之雄石季龍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
王丁零單于魏書劉虎傳曰潛通石虎虎拜為平北將

叛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闕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為

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魏書劉虎傳曰悉

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後遣子朝獻昭成以女

妻衛辰衛辰潛通苻堅許之堅掠其民五十餘口為奴

內地春來秋去堅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兵伐堅

其建節將軍堅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兵伐堅

公統其部將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堅帝討衛辰

大破之收其部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堅帝討衛辰

兵破之昭成未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堅帝討衛辰

分國民為二部自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堅帝討衛辰

庫仁堅後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

慕容永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

牧居朔方姚萇亦遣使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

諸軍事大將軍姚萇亦遣使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

方與紀要六十一日代來城在北河西今榆林鎮北亦謂之悅

津當在胡原郡宜梁九原二郡間及堅國亂遂有朔方

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俟

提距戰為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剋代來執辰殺之

劉虎傳曰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提寇南其眾入九

萬太祖軍五六千人為其所圍太祖大破之於鐵岐山

南直力提單騎而走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入

其國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

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提盡其眾衛辰家屬將軍

誅其部下所殺先之河水赤如血衛辰家屬將軍

案載日辰遣子右地代率騎二萬距戰明是兩人崔鴻

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
國破家亡歸命于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
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為魏所責弗從阿利潛
遣勁勇募勃勃于路送于姚興高平公沒奕于魏書劉
高平公破多魏書劉奕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臂帶
羅沒奕于魏書劉奕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臂帶
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
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于勳舊興弟魏書
言于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魏書
劉虎傳親近作親魏書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
育寵遇作寵之魏書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
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為安

晉書注卷三

三

遣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
夷及衛辰部眾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魏書劉虎傳
于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三萬配魏書
之以候邊隙地形志曰偏城郡廣武縣有三城姚邕固
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
御眾殘貪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
止頃之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
部鮮卑水經河水一注曰衰水又東南逕三交城城在
赫連勃勃每敗于三交洙蓮池又曰靈州洙蓮池
昇五年秋九月築此城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三交城在
榆林衛故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
魏書蠕蠕傳作社獻馬八千匹于姚興濟河至大城案
崙通典通鑑同

漢郡國志大城縣屬朔方郡匈奴傳永平六年鄧鴻追
擊逢侯於大城塞通鑑晉紀注曰魏晉省此大城即漢
縣故勃勃留之召其眾三萬餘人偽獵高平川襲殺沒
奕于而并其眾水經河水注二曰高平川水出高平大
五十八日高平城漢置縣于此括地志晉省高平劉曜
復置為朔州治所苻秦又置牧官都尉於其地姚秦時
沒奕于所據眾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
赦其境內建元曰龍昇晉書校文五曰二年帝紀作三
引勃勃初號龍昇元年在丁未至定被擒歲在辛未
凡二十五載今改義熙三年歲正在丁未定失國於魏
神熙五年是為辛未歲與夏錄二十五之數適合此云
義熙二年蓋誤前一年傳未言勃勃至定凡二十六載
而亡亦多一年皆緣載記以三年為二署置百官自以
年故致此誤帝紀與夏錄同當可依據

晉書注卷三

四

丞相代公次兄力侯提為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為御
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
為尚書令叱以鞬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為征
北將軍尚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于
等三部破之晉書校文五曰據魏書薛于傳于當作干
千因形降眾萬數干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
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于勃勃曰陛
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
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
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眾旅未多姚

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于是侵掠嶺北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九嶷諸山以北曰嶺北九嶷山在今陝西醴泉縣西北六十嶺北諸城門不盡敢與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于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于秃髮儁檀儁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于支陽

晉書注卷三十三

五

陽即枝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儁檀率眾追之其將焦朗謂儁檀曰勃勃天姿雄鷲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二曰溫圍水在宣夏中衛西而其下流入於黃河胡氏曰溫圍水東北即萬斛堆水經注釋曰全氏曰按胡三省曰秃髮儁檀之拒赫連其臣焦朗勸令從溫圍水北渡疑因媼圍縣得名訛媼為溫也前此晉馬隆討涼州鮮卑渡溫水則省文也後此拓跋伐沮渠李順謂自溫圍水至姑臧則又訛圍為圍矣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儁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眾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

士眾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眾氣銳宜在速追儁檀曰吾追討決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于陽武下陝御覽三百十四引十六國春秋下陝鑿陵埋車以塞路儁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眾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為京觀號髑髏臺御覽一百七十七引十六國春秋夏錄作殺眾數萬案魏書劉虎傳髑髏臺屬於破義真之後與此異蓋勃勃兩築京觀故史臣所紀互有還于嶺北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青石嶺在涇州西北七十里宋白曰涇州西北九十里有臨涇城其界有青石嶺亦曰青石原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眾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返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一曰木城在故夏州東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勃于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又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依力川在平涼府西王力川氏曰依力川在平涼故城東南又東流入于涇河今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俟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偽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

晉書注卷三十三

六

胡三千餘戶于勅奇堡案御覽三百八十六引十六國春秋秦錄作姚興將軍王奚仲此蓋脫去仲字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勅奇堡在平涼府西北十六國疆域志曰朝那有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眾多為所傷于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御覽三百八十六仲驍悍有膂力去其弓稍持短兵出堡與赫連勃勃戰眾多傷勃勃乃羈縻圍之斷其水路堡民執奚仲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為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于黃石固彌姐豪地于我羅城皆拔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百泉城在平涼府西北八十里本姚秦時之黃石固赫連夏置長城護軍於此我羅堡在黃石之東十六國疆域志曰朝那有黃石固圖經姚秦時所置又有我羅城徙七千餘家于

晉書注卷三十一 七

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遣其尚書金纂姚興載記率騎一萬攻平涼姚興來救纂為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于定陽剋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七曰定陽城在洛水之陽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為軍賞拜廣都為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十六國疆域志曰清水城舊屬略陽郡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于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奔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眾詳至勃勃數而斬之其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

嵩戰于青石北原敗之降其眾四萬五千獲戎馬二萬匹進攻姚興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祿勳徙其三千餘戶于貳城十六國疆域志曰貳城舊屬平涼郡胡三省云即貳縣城也在杏城西北平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涼東南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暉常與漢魏為敵國中世不競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為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于漢皇聖略邁于魏祖而不于天啟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乃赦其境內改元為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水經河水注

晉書注卷三十一 八

昇七年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水經河水注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元和郡縣圖志曰夏州下曰於朔水之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即今州理是也名曰統萬城又曰無定河一名朔水一名奢延水源出縣南百步赫連勃勃於此水之北無定河即奢延水也古今異名耳御覽一百九十二引六國春秋夏錄曰勃勃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國可以統萬為名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今榆林衛西北二百里故夏州城即統萬城十六國疆域志曰按宋李燾長編太宗時以夏州深

在沙漢木奸雄竊據之地欲墮其城遷民於銀綏問幸
相呂蒙正對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為患若遂
廢毀萬世之利也始化五年四月乙酉詔黎夏州故城
是統萬至北宋時始毀又曰按北史僭偽傳黑水去城
二十餘里蒙古游牧記六曰道光二十五年榆林府知
府徐松檄懷遠縣知縣何丙動確查夏統萬城故址丙
出邊塞又西渡磨紙筆隨步定西向從縣城外之固水西渡
地勢遷而高曼陀二里許至舊相傳之白土城細加相
度在懷遠城正西九十七里黑水河在無定河東距縣
城五十里與所謂城在無水之南者不合惟去白土城
北五十里其地有漳泥河東入無定河之下流疑漳泥河為
古黑水其地有土城周圍三里許進二道城又西數十
行二道許進頭道城又西半里許進二道城又西數十
武進三道城頭道城又西半里許進二道城又西數十
隅鐘樓東隅鼓樓西隅樓僅存其址堅築三道城內南面西
丈無級可乘鐘樓尚堪登眺約十餘丈白土城高五六
籠頂式大層插椽孔穴歷歷可數尚有三四孔餘松栝
圍飛欄入層插椽孔穴歷歷可數尚有三四孔餘松栝
半撥問椽之長出者悉為韃韃獠升拔而薪之矣南面

晉書注卷百三十九

列土墩七堅硬如石似係臺樓之基北頭有白土坡似
係宮殿之基北城東西兩角亦有土墩當即俗所謂轉
角樓者內城東面西面不及一里南北約一里有餘土人云
每朔望味爽時空中輒現城闕之形城南無定河自西
南來斜絡城南轉抱東城而東北流丙動徧訊土人僉
稱此城之外懷遠草池別無故城其址查縣西八十里
無定河之北黑水之南亦并無堪建都會地勢疑此即
所謂故統萬城也案載記是年已改元鳳翔不得云龍
昇七年也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魏書劉虎傳作
阿利二字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
御覽七百六十四引王隱晉書作錐入一寸即殺作者
若不入即殺行錐者而并築之錐入一寸即殺作者
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元和郡縣志四曰其城土
色白而牢固有九堞樓峻險非力可攻魏書劉虎傳錐
入一寸作鐵勃勃以為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
錐刺入一寸勃勃以為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
之器精銳尤甚造五兵器銳精利既成呈之工匠必

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鐵匠魏書
傳此句下有凡殺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
工匠數千人七字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
夏龍雀水經河水注三環作銀御覽三百四十六陶宏
有龍雀環兼金鏤作一龍形長三尺銘其背曰古之利
九寸劉裕破長安得此刀後入梁銘其背曰古之利
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
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為大鼓飛廉翁
仲銅駝龍獸之屬水經河水注三皆以黃金飾之列于
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于是議
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
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
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眾力因人喪難匹夫猶
恥為之而況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其
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奴氏音殊中國
故從母氏為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
或以因生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
係天為子是為微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
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
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
堪伐人立其妻梁氏為王后子瓚為太子封子延陽平
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

晉書注卷百四十

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

又攻姚興將姚逵于杏城二旬剋之執逵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于沮渠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秦爾羣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願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勦力一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

晉書注卷三十一

十一

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勃勃聞姚泓將姚嵩與氏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姚泓載記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今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有陰密城又殺興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晉書姚文五曰長安爲姚氏都城當云奔歸不應云奔于興載記言恢棄安定奔新平此長安疑新平之譌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戶五萬據安定降于勃勃以儼爲侍中韜爲尙書留

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謔于雍城謔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魏書劉虎傳自固作拒裕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剋

之及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魏書劉虎傳發軫作去後拾芥作拾遺不足復勞吾士馬于是秣馬厲

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于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

晉書注卷三十一

十三

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遣統萬裕留子義眞鎮長安而還勃勃問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于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

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峭陁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瑣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瑣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眾逆戰不利而退屯劉迴堡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劉迴堡在興平縣東南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于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

齊書注卷三十三

七

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瑣夜襲長安不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于灊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寰宇記三十七日聖人道在保安軍城東七里從蕃部末移家族來經軍界一百五里入敷政縣界即赫連勃勃起自夏臺入長安時平山谷開此道土人瑣率眾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呼為聖人道元和郡縣志四日吳兒城在龍泉縣西北四馬而遁十里初赫連勃勃破劉裕子義真於長安遂虜其人築此城以買德獲晉宜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居之號吳兒城勃恩義真司馬毛脩之于青泥積人頭以為京觀元和郡縣志六日赫連氏京觀俗號平吳臺在閩鄉縣西二十里赫連勃勃使太原公昌攻劉裕將朱齡石於潼關

克之築臺以表武功案載記下文言赫連昌于潼關執朱齡石王敬送于長安與買德青泥之獲蓋分道禦敵同時克捷上文固云昌屯潼關買德南斷青泥也青泥即曉柳屬藍田在潼關之南其築京觀則均聚于潼關之東閩鄉之西以其地當于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孔道且有曹公故壘耳

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于潼關之曹公故壘剋之水經河水注四郭縣生記曰漢末之亂魏武征東原上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曹公壘在閩鄉縣西二十里執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羣臣乃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

齊書注卷三十三

十四

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尙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于是為壇于灊上僭即皇帝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昌武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晉書校文五日德祖歷官未及并州以其傳攷之時德祖為河東太守德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柰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我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

置吾何地遂殺之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
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爲
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
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
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于長安置南臺魏書
劉虎傳作以以瑣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尙書事勃
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于是赦其境內又改元曰眞興
刻石都南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
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鍾厄運我皇
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
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沈溺鴻績侔
于天地神功邁于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
終光啟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
徽猷冠于立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
王桀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絕于中天神轡輟于促
路然純曜未渝慶縣萬祀龍飛漠南風峙朔北長轡遠
馭則西覃崑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緬滄海之表爰始
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于嶠函五德革運于伊洛
秦雍成篡弒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
常尊于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于下故能控弦之眾百

晉書注卷三十一

十五

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
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懸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
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踵有尊上之扞
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關已來未始間也
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枝于
千葉重光于萬祀履寒霜而踰繁蒙重氛而彌耀者哉
于是立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
運仰協時來俯順時望御覽三百二十二引蕭方等三
十國春秋作仰協時來俯從民
望案唐人避民字改作龍升北京則義風蓋于九區鳳
翔天域則威聲格于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御覽三百
二十二引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羣凶嶽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
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
三世之資喪魂于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
納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
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御覽三百二十
十國春秋作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啟經
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
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陽隱曰吳霸祭
雲石郭天池周綿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以
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迺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

晉書注卷三十一

十六

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閭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御覽一百七十八郡志曰夏州朔方郡赫連勃勃借號築土起真珠樓冲天臺又一百八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起冲天臺于南山欲登之望長安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閩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為重威之式有闕前王守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于鄧林採繡石于恆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于露寢之南起別殿于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立棟

晉書卷三十一

七

鏤楸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号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啟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温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隨珠絳以金鏡雖曦望互升于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于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故善日者不能為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刀利之神宮尙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于詩人閩宮有恤而頌聲是作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啟建軌一文昌舊章唯始成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聞其耳

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俾皇風振于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立穹帝錫立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葉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立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

晉書卷三十一

六

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蕝風闕飛軒雲垂温室嵯峨層城參差楹彤虬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其祕書監胡義周之辭也越綬堂日記曰魏書胡方回傳云為赫連屈為其父義周所作案北史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本傳亦以為方回所作 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寰宇記三十七城東門曰鳳陽本有三門 追尊其高祖訓兒曰元皇帝夷人多向東故東向開 案魏書劉虎傳虎父詒升爰一名訓兒此作訓兒為訓兒之誤水經河水注三有詒升袁河詒升袁即詒升爰

此河蓋以晉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衛辰人得名也

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元和郡縣志三曰偽夏

太后城在洛交縣西三十六里赫連勃勃開劉裕滅姚

於此築城以居案劉裕滅姚事在義熙十三年未幾召

義真東歸勃勃遂入長安明年勃勃借即皇帝位改元

昌武又明年改元真興於此追尊其高曾祖父為皇帝

帝苻氏為桓文太后蓋此二年中苻氏已先死矣勃勃

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

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魏書劉虎笑

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踴

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

御覽十三異苑曰佛佛虜因虐暴忍常自言國名佛佛

則是佛中之佛破震而死既葬而後就冢中霹靂其柩

引身出外題背四字表其凶逆之國也又五百五十五

引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葬勃勃于城西十五里起行宮

模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珠璣葬訖焚之殺駿馬數十

疋寰宇記四十三日赫連勃勃墓在趙城縣東三十五

里霍山最高峯上十六國疆域志曰案元和志勃勃墓

在朔方與崔鴻等書合今樂史於舊永安縣載勃勃墓

疑誤但勃勃此時以并州鎮蒲坂則永安或當在夏境

勃勃於此置疑冢亦未可知元和郡縣圖志四夏州朔

方縣下曰故白城一名契吳城在縣北一百二十五里

契吳山在縣北七十里十六國春秋曰赫連勃勃北游

立此城以立勃勃之廟勃勃墓在縣西二十五里又曰

契吳山在縣北七十里十六國春秋曰赫連勃勃北游

多矣自馬領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子昌嗣偽位

尋為魏所擒魏書劉虎傳曰議廢長子瑣瑣自長安起

屈子以為太子屈子死昌偕立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子

之第三子改年永光世祖問屈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

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昌奔上邽

遂克其城後侍御史安頡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

至京師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弟定平涼遂

會稽公封為秦王坐謀反伏誅弟定平涼遂

為魏所滅魏書劉虎傳曰昌弟定小字直獝屈子之弟

改年勝光登陰槃山望其本國屈子之弟

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定遣

將寇麟城始平公隗歸討破之定又東擊歸世祖襲平

涼定救平涼詔武衛將軍王谷擊之眾潰定遁走西保

上邽神鹿四年為吐谷渾慕瑣所襲擒定送京師伏誅

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

開肆慝控弦鳴鎗據有朔方遂乃法立象以開宮擬神

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闢

闢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視之而醉心宋

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

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踴然

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涪維遠裔名王之餘嘯羣龍漢乘毀侵漁爰創宮

宇易彼瓊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終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終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終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終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終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終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終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終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終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終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終

晉書斟注卷百三十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乾隆癸卯開雕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

經訓堂藏板

晉太康三年地志王隱晉書地道志後叙

靈巖山館叢書大類有三小學家一地理家二諸子家三地理自三輔黃圖至宋敏求長安志凡若干種先生以亮吉龐知湛濁稍別廣輪每成志地之書輒預校讐之役開逢執徐歲壯月所校太康志地道志二卷刊成授簡賓筵命書後序謹按太康三年者晉平吳後第二年也日南之地甫入輿圖建業之宮裁為郡治于是潘岳著關中之記犖虞成畿服之經王範上交廣之書徐氏作都城之錄唐李善注文選稱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是知州郡之外又志八荒風土之餘兼詳異俗拓地萬里成于二紀劉石未興揚益既滅令甲之所載典午之最盛云厥後

賈耽之述四夷樂史之詳百國蓋灌輿于此與王隱以作史之才著承家之美時則五馬渡江纔逾三王羣龍戰野已沒八州而史氏區區欲按伊洛之圖舉秦函之界雖寰中百縣曾隸方輿而海外十洲同夫飄渺撫劍及伊吾之北而塞裳阻天限之江者焉今觀所述姑臧穀遠辨方語之譌大夏令支補職方之闕采聲罔實或見謂于酈元縮籍陳圖庶亟登于劉氏矣以此編摩推其紹述則仲遠一記既導美于太康彥季全編殊有功于處叔飲水知源撫柯求葉亦沈約魏收之祖也

昭代右文坤輿日闢

皇帝復撰靈河之紀著灤水之源輿書歸于乙部盧牟資

夫

宸斷魏乎大哉莫以尚矣先生才為命世學既專家每集
一編期乎匝月煥綠字赤文之采補蘭臺石室之藏茫乎
莫測興望若之驚疑者勿言守闕如之義亮吉不敏遂不
辭而序之云爾元月朔日門生陽湖洪亮吉書于中隆僊
館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卷一并序

兵部郎中參議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兼管雲貴總督兼理

欽賜 尚書學士

晉書地理志二卷案新舊唐書為房元齡等二十人所撰
今核其書大要以晉武帝太始太康中為定自惠帝時已
略焉至東晉則尤略蓋唐初諸儒于地理之學非所研究
故顏師古注前漢書以京兆南陵為今寧國府南陵縣章
懷太子注後漢書以九江當塗為今太平府當塗縣案之
樂史太平寰宇記漢南陵縣故城在萬年縣東南二十四
里白鹿原上當塗縣故城在鍾離縣西一百七十里皆無
緣至江左二人蓋誤以東晉僑縣為漢舊縣也此類尚多
非可詳矣夫晉世冊籍可據者如太康地志无康定戶籍
世起居注等見于沈約宋書撰晉書者王隱虞預臧榮緒
謝靈運干寶諸家其王隱晉書地道記及不著姓氏晉書
地理志與晉地記見于鄭道元水經注類皆按采廣博十
倍今書他如郡國縣道記聖賢冢地記黃義仲關關皆有
十三州記以迄杜預京相璠之注經徐廣之注史皆引近
世州郡以證古名多可採擇姑即一二言之沈約稱晉起
居注太康四年立南郡監利縣鄭道元稱杜預克江南罷
華容縣置江安縣以華容之南郡為南郡太康元年改為
南平郡若以太康之前為據則南郡不宜有監利也以太
康之後為據則南郡不宜有華容也而今志則兩縣並
載樂史稱王隱晉書云魏末克蜀分廣漢巴涪陵以北七

郡爲梁州郡道元沈約從之而今志云梁州晉太康三年始置郡道元稱闕嗣十三州記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部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沈約亦同而今志亦以爲太康中始置外若樂史稱盛宏之荆州記晉荆州領三十郡又稱舊晉書晉荆州領十九郡皆與今志不同是唐初修晉書不特不旁考諸書卽王隱地道之編沈約州郡之志亦近而不采殊可怪矣然使能以武帝時郡縣爲定而盡錄太康地志所有勒成一書雖非典午之全編亦可悉金行之首運未爲失也今又不然考今志巴東郡無漢豐縣建寧郡無冷邱縣而沈志云太康地志皆有之是縣省設不同一也今志青州無北海郡而沈志卽墨下

晉書地理志序

密二縣下並云太康地志屬北海今志吳置寧浦郡而沈志稱太康地志武帝太康七年始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張勃吳錄亦是郡廢置不同二也又今志云太康三年罷平州寧州而本紀及他書皆云太康三年罷二州刺史入奏事未嘗廢刺史是州罷立不同三也以鹵莽之羣材承史志之重寄而又不資校衆籍證引他書固宜其紀傳所列既與志殊志之前所列又與後殊也夫晉世版輿上承三國之瓜分下值南朝之僑置建罷沿革所係非輕蓋馬彪撰郡國既不詳安順以後沈約志州郡又難究徐克以西使諸賢能據貞觀見存之圖籍述太康混一之山川可採旣多用功亦易而今之撰錄若此則唐初諸賢

不究地理學之過也沅官事之暇嗜博觀史籍間以所見校正此志譌漏凡數百條又采他地理書可以補正闕失者皆錄入焉分爲五卷升元注作大字則從劉昭補注郡國志舊例也時乾隆四十六年歲在辛丑孟冬月十五日

地理上

總叙

司州

兗州

豫州

冀州

幽州

平州

并州

雍州

涼州

秦州

梁州

益州

寧州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爲元首則記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允昌基畫野無聞其歸一揆黃

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峰振響風山訪道存諸
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譽順天行義東踰嶧木
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
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為九州虞舜登庸厥
功彌徧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劍并部
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
山者也夏功在于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
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
方掌天下之士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
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
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新補正卷一

四

始皇初并天下懲忒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
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
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
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也於是興
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
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紫西帶皆臨大海漢
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
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
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中山渤海廣漢涿
郡合二十三也三內史者河上渭南中地也地理志曰高

祖增二十六武帝改河上渭南中地以為京兆馮翊扶風
是為三輔也文增厥九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西膠東河
開廬江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漢初置廣平國今考諸侯王表文帝所置有城陽淄川
濟南膠西膠東衡山濟北無廣平此地理志文帝所置有城陽淄川
文帝所置郡國九有濟北無廣平此地理志文帝所置有城陽淄川
誤又漢書地理志文帝增六未如何據景如其四濟北濟
陰山陽北海也漢初置北海國文帝增六未如何據景如其四濟北濟
帝四年復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是濟北國文帝始置今
濟南國景帝中六年置有濟北王是濟北國文帝始置今
置有北海凡置郡國七此言四漢書地理志東平國下注
六亦未宣改濟北曰東平漢初置東平國文帝始置今
東平國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為東
平國則宣帝蓋改濟東國為東平非濟北也此誤武帝
開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

新補正卷一

五

珠崖儋耳九郡平西南夷置牂柯越雋沈黎汶山犍為益
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合十七郡拓土分疆
又增十四宏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畱安定天水元菟
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漢初置張掖郡武帝增二十
陵本江都國係景帝時置故家數耳當以漢志為正昭帝
又按武帝元封三年開朝鮮置臨屯真番北志不錄昭帝
少事又增其一金城也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
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宋本無一帝元封元年
平開越虛秦閩中郡地天漢四年并沉黎郡于蜀昭帝始
元五年罷珠崖郡凡帝地節三年并汶山郡于蜀昭帝始
三年罷臨邛郡凡帝地節三年并汶山郡于蜀昭帝始
秦桂林志安得分為五郡又漢志曰前印秦郡志於平
凡郡國一百三為正于秦去閩中桂林象郡于漢省沉黎
汶山儋耳珠崖又濟北王勃傳武帝時國人秦山郡共去
八郡正一百三通典謂漢新置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百三
誤玉海又謂所除八郡中自臨屯真番亦誤蓋志于武帝

增置郡國內本不... 益荆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交趾朔方二刺史合十... 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 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 廣陽後漢書武帝紀建武十三年省并西京十三國... 泗水廣平屬魏郡... 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 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 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 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

隴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 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 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 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 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 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

郡則除平蜀漢始置蜀平入魏魏後復入晉耳志于此
言魏武所置平陰平郡下又言秦始中置元郡通典
置陰平郡亦帶方公孫度置郡魏樂陵魏州曹魏屬
由後漢之帶方公孫度置郡魏樂陵魏州曹魏屬
國此志樂陵國章武又按此志章武國下南鄉音改
襄陽臨江郡此志荆州下又云魏武分江以南所
者七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漁陽廬江而文帝置七朝

歌元按朝歌晉武帝改為汲郡非晉始陽平初按魏志
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郡為廣平郡據此則廣平亦文帝
復此志不言者或以前漢本有廣平郡非始於文帝
弋陽魏興沅水縣之故城魏文帝改西魏郡魏興郡
六新魏興沅水縣之故城魏文帝改西魏郡魏興郡
縣又立故志荆州下又云晉武帝平吳分南陽立義
陽郡通典魏分南陽立義陽郡晉武帝平吳分南陽立

及少帝增二明上庸也少平陽也得漢郡者五十四焉
通典有郡獨先主於漢建安之閒初置郡九巴東巴西
國六十八獨先主於漢建安之閒初置郡九巴東巴西
沈約稱譙周曰建安六年劉璋分巴東巴西為巴東
郡以墊江為巴西郡魏志建安二十年分巴西為巴
郡先主初置也蜀志章武元年劉璋分巴西為巴東
非先主初置也蜀志章武元年劉璋分巴西為巴東
陽元按本經注建安十八年劉璋分巴西為巴東
復置非始也蜀志章武元年劉璋分巴西為巴東
巴郡為治後主增二雲南興古廣漢郡蜀平後始省水
陵郡建寧三年分益州置建寧郡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主
故此志建寧郡下亦云蜀置也

大皇帝初置郡五梓潼魏氏春秋建安二十四年吳分
改新郡為新安臨賀武昌珠崖新安廬陵南部
建安建平合浦北部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興邵
建安建平合浦北部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興邵

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吳興東陽桂林榮陽
志吳分零陵置以郡宜都後復直都復屬吳非略所置也
在營水之南故名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
亦云劉備置立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
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國二十有二榮陽上洛
頓邱臨淮此志于郡下注云漢置東莞又云魏黃初中立
襄城汝陰此志于郡下注云漢置東莞又云魏黃初中立

義陽魏置已見前毗陵宣城南康晉安寧浦始平略陽
前義陽魏置已見前毗陵宣城南康晉安寧浦始平略陽
廣新野隨郡魏置已見前毗陵宣城南康晉安寧浦始平略陽
廢至咸寧三年復置耳廣甯昌黎魏置此志昌黎郡下
北海為長廣郡後起青徐間郡縣廢難制故又分東萊
知意漢末因黃中起青徐間郡縣廢難制故又分東萊
太康地志長廣郡今考沈志云晉長廣郡初立於咸寧三年而
延縣屬長廣郡今考沈志云晉長廣郡初立於咸寧三年而

沈按略陽本魏所置廣魏樂平南平改名不得云增置志
泰始中改名非增置志樂平南平改名不得云增置志
誤又攷武帝所置有榮陽上洛頓邱臨淮東莞襄城汝陰
長廣廣甯毗陵宣城南康晉安寧浦始平樂平外又有克
州之濮陽高平冀州之章武高陽梁州之新都凡二十一
郡若略陽南平係改舊名非增置通典言晉平吳後增置
清耳又水經注謂漢立樂平郡治亦恐誤省司隸置

交廣州郡國一百七十三有六縣千一百有九仍吳所
置二十五內榮陽郡正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有建寧
郡亦蜀所置仍魏所置二十一有按今考地理志仍魏所
改名略陽郡公孫度置後屬魏魏興南郡晉改為順
陽郡略陽郡外又有廣平郡亦文帝時所置復於十七
上庸平陽外又有廣平郡亦文帝時所置復於十七
西平新平則漢所置樂平章武則晉泰始中始立陰平又

屬蜀郡不得云魏此仍漢舊九十三沈按今考地理志
志言仍魏二十一殊故仍漢舊郡自河南
至終其九十五此言九十三誤內濟陽本漢濟陰改范
陽本漢涿郡改人巴郡巴西郡蜀屬漢置今亦歸蜀先主
所立置一十二以爲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士若乃敦龐
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
環楛矢夷裘風駕南暈表祝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遠弗
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披裁其宏敞嶠函判其都
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汜咸陽宛然秦漢晉濱河
西同知堯禹于茲新邑宅是鎬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
史官弗之書也昔庖犧氏生於成紀而爲天子都於陳神
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於壽邱而都於涿鹿少
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邱高
辛卽號建都於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
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華而不墜
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峴嶢山而鐫勒覽會
城以爲甌時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塗
馭寓瓜分鼎立世祖武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先
王桑梓罄宇來歸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中州盡
棄永嘉南度綸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昔大禹觀於澗河而受絲字寰瀛之內可得而言也天有
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維地有四瀆八紘之外名爲八極
地不足東南天不足西北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
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

數自下亦如之昔黃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
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史臣按凡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
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所謂南北爲經東西
爲緯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
也或因生得姓因功命土和酉燕齊在乎茲域昔黃帝旁
行天下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則周易所謂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者也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爲鄰三鄰
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
師焉夏后氏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
聲教窮豎亥所步莫不率俾會羣臣于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於是九州之內作爲五服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百
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
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侯服
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
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
里蠻二百里流訖于四海弼成五服五服至于五千里夏
德中微遇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不失舊物自孔甲之後以
至于桀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
七矣成湯敗桀于焦還鼎於亳伊摯仲虺之徒大明憲典
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
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
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

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班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師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武王歸豐監於二代設爵惟五分土惟三封同姓五十餘國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封於齊表東海者也凡一千八百國布列於五千里內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大司徒以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

書地理志新補正卷一

救五國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小司徒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胥以令貢賦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為縣四縣為都遺人則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侯有館館有積遂人則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畿田限也自王城以外面五千里為界有分限者九也于時治致太平政稱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蓋周之盛者也其衰也則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彊吞弱而眾暴寡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魯邾鄭宋紀衛西虢莒齊陳杞蔡邢邠晉薛許鄆秦曹楚隨黃梁虞鄭小邾徐燕郟麋舒庸邾萊吳越有窮三苗瓜州有虞東莒共宿申夷向南燕滕凡戴息郟芮魏淳于穀巴州蓼羅賴牟葛譚蕭遂滑權鄆霍耿江冀莒道相

書地理志新補正卷一

之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旱
 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環廬種桑柘菜茹有畦瓜瓠果
 畝植於疆場雞豕狗豕無失其時閭有序鄉有庠序以明
 教庠以行禮司馬之法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令
 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
 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井
 四爲邑邑四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
 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卒七十二人是謂乘車之制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
 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園圃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
 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謂諸侯之大者也
 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
 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天
 子稱萬乘之主焉

齊書地理志新補正卷一

秦始皇既得志於天下訪周之敗以爲處士衡議諸侯尋
 戈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焉

漢興創艾亾秦孤立而敗於是割裂封疆立爵二等功臣
 侯者百有餘也于時民惟秦項戶口彫弊大侯不過萬家
 小者五六百戶而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古者有分土而無
 分民若乃大者跨州連郡小則十有餘城以戶口爲差降

略封疆之遠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起鴈門以東盡遼陽
 爲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
 以注奄有龜象爲梁楚東帶江湖溥會稽爲荆吳北界淮
 潁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疑爲長沙諸侯比境周
 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
 以西至巴蜀北至雲中西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
 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武帝
 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
 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
 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
 燕代雖有舊名皆亾南北邊矣自文景與民休息至平帝
 元始二年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
 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其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
 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
 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縣大率方百里民
 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齊書地理志新補正卷一

光武中興不踰前制東海王疆以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
 兼食魯郡二十九縣其餘稱爲寵錫者兼一郡而已至桓
 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
 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戶口之滋殖者也

獻帝建安元年拜曹操爲鎮東將軍費亭侯

魏文帝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

為侯公侯之庶子為亭伯

劉備章武元年亦以郡國封建諸王或遙採嘉名不由檢
土地所出其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

孫權赤烏五年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其戶五十二萬
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萬

晉文帝為晉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

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
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

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里次國

伯邑千戶地方五十五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里
次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

里

武帝泰始元年封諸王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

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

人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

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為大國五千戶以上為

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國太康元年平吳大凡戶二百四

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

六十三而江左諸國並三分食一元帝渡江太興元年始

制九分食一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卷一終

靈巖山館刊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卷二

秦州按禹貢豫州之地及漢武帝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

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北得

冀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宏農河南二郡郡凡

七位望降于牧伯銀印青綬及光武都洛陽司隸所部與

前漢不異魏氏受禪即都漢宮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

宏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晉仍居魏都乃以三

輔還屬雍州分河南立滎陽分雍州之京兆立上洛廢東

郡立頓邱遂定名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按十三州志

校尉掌焉故曰司州通典晉分置司州京師之州司隸

領郡十一理洛陽今考州領郡十二州統郡一十二縣

一百戶四十七萬五千七百

河南郡漢置統縣十二統縣亦十二未知道何據戶一

十一萬四千四百置尹統縣亦十二未知道何據

洛陽置尉五部三市統縣亦十二未知道何據

太平寰宇記金市在臨商觀西兒為金城南馬市在大

東舊置丞焉又鄭元注水經云馬市即橋康為司馬昭所

處東東西七里南北九里統縣亦十二未知道何據

舍晉魏之代凡有一萬一千二百一十九門自承嘉之亂

劉曜入洛元帝渡江官署里闕鞠為茂草考此條從太平

東陽統縣亦十二未知道何據東有建春統縣亦十二未知道何據

春東陽統縣亦十二未知道何據東有建春統縣亦十二未知道何據

門東陽統縣亦十二未知道何據東有建春統縣亦十二未知道何據

然飛去莫知所在光武使平昌宣陽統縣亦十二未知道何據

改曰... 陽門... 建陽四門... 西有廣陽... 陽城... 陽翟... 陽翟... 陽翟... 陽翟...

榮陽郡秦始二年置統縣八戶三萬四千... 京鄭大叔段所居... 密故周... 幾內... 卷有博浪長沙張... 良擊秦始皇處... 地道在陽武縣東南... 浪沙在陽武縣東南... 此云在陽武縣東南... 范陵... 中牟六國時趙獻侯都... 開封宋蓬池在東北或曰蓬澤... 宏農郡漢置統縣六戶一萬四千... 宏農本函谷關漢武帝遷於新安縣... 名湖 陝故虢國周分陝東西二相主之 宜陽 龍池... 華陰華山在縣南... 上洛郡秦始二年分京兆南部置統縣三戶萬七千... 上洛曉關在縣西北... 秦相衛商鞅邑... 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所出... 平陽郡故屬河東魏分立統縣十二戶四萬二千... 平陽舊堯都侯國... 以蒲子 楊故楊侯國... 瑞氏韓魏... 芮氏為諸侯以端氏封晉君也 永安故霍伯國霍山在... 蒲子 狐謙 襄陵公國相 絳邑晉武公自曲沃

從此 渡澤折城山在西南 臨汾公國相 北屈壺口

山在東南有南屈故稱北 皮氏故耿國

河東郡秦置統縣九戶四萬二千五百

安邑舊舜都 開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 垣王

屋山在東北沅水所出 汾陽公相國 大陽吳山在西

周武王封西周太伯後於此 猗氏古猗頓城 沅按猗氏

沅按猗氏 解有鹽池 蒲坂有歷山舜所耕也 沅按猗氏

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 沅按十六國春秋劉元

沅按十六國春秋劉元 海省汾陰入蒲坂縣汾

汲郡秦始二年置統縣六戶三萬七千 沅按汲郡本名朝

沅按汲郡本名朝 汲有銅關 朝歌紂所都 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 林

慮 獲嘉故汲新中鄉漢武帝行過時獲呂嘉首因改名

修武晉所改南陽秦改名修武

河內郡漢置統縣九戶五萬二千

野王太行山在西北 沅按太平寰宇記 州故晉邑 懷

平阜那侯自襄國徙此 河陽 沁水 軹故周原邑

山陽 温故國也蘇忿生封

廣平郡魏置統縣十五戶三萬五千二百

廣平 邯鄲秦置為郡 易陽 武安 沅按太平寰宇記

沅按太平寰宇記 襄國故邢侯國都 南

和 任 沅按太平寰宇記後趙石氏于此 曲梁 尉人

沅按太平寰宇記後趙石氏于此 尉人

肥鄉 沅按太平寰宇記魏黃初二年分邯鄲等二縣立

臨水 廣年侯相 斥漳 平恩

陽平郡魏置統縣七戶五萬一千

元城漢元后生邑 沅按元和郡縣志元城魏武侯公子元

沅按元和郡縣志元城魏武侯公子元 注似 館陶 清泉 發干 東武陽 陽平 沅按地志

沅按地志 併樂 樂平

魏郡漢置統縣八戶四萬七百

鄴魏武受封居此 沅按晉書建興三年遷 長樂 沅按太

沅按太 魏 斥邱 安陽 沅按太平寰宇記秦昭

沅按太平寰宇記秦昭 蕩陰 內黃黃池在西 黎

陽故黎侯國

頓邱郡秦始二年置統縣四戶六千三百

頓邱 繁陽 陰安 衛

永嘉之後司州淪沒劉聰以洛陽為荊州及石勒復以

為司州石季龍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宏農滎陽兗州之

陳留東燕為洛州元帝渡江亦僑置司州於徐非本所也

後以宏農人流寓尋陽者僑立為宏農郡又以河東人南

寓者於漢武陵郡孱陵縣界上明地僑立河東郡統安邑

開喜永安臨汾宏農譙松滋大城 沅按沈志作廣 八縣並

寄居焉永和五年桓温入洛復置河南郡屬司州

兗州按禹貢濟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河東

曰兗州春秋元命包云五星流為兗州兗瑞也信也又云

蓋取兗水以名焉漢武帝置十三州以舊名為兗州自此不改沈按沈約宋志兗州魏晉治陳邱州統郡國八縣五十六戶八萬三千三百

陳留國漢置統縣十戶三萬沈按沈志晉亂郡廢至成帝延康三年復立魏武帝封沈按魏武帝木

小黃 浚儀有洪溝漢高祖項羽欲分處 封邱 酸棗 烏巢地在東南 濟陽 長垣故匡城孔子所厄也 雍

邱故杞國 尉氏 襄邑 外黃沈按郡國志陳留郡又晉屬陳留後罷此志不錄或以此然地形志云後漢亦云晉屬陳留後罷今志又有襄邑縣未知何故

濮陽國故屬東郡晉初分東郡置統縣四戶二萬一千沈志濮陽王允後改封淮南此還為東郡杜預左傳莊十三年注東郡濮陽城襄二十四年注東郡白馬縣蓋在允徙

封之後又隱五年杜預注今東郡燕縣按晉地理志無燕縣或尚沿後漢時舊名耳成公綏傳東郡白馬人魏後傳東郡東阿人沈志又云趙王倫篡位廢

太孫為濮陽王王壽廢郡名遂不改 濮陽古昆吾國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既而投此水公國

相 廩邱公國相有羊角城 白馬有瓠子堤 鄆城公國相

濟陽郡漢置統縣九戶七千六百沈按兩漢皆為濟陰郡通典至晉始改為濟陽

定陶漢高帝封彭越為梁王都此 乘氏故侯國 句陽

離狐沈按地理志宛句 已氏 成武有楚邱亭

單父故侯國 城陽舜所漁堯冢在西沈按元和縣志今考沈志云太康地理志無當屬晉 惠帝分陳留為濟陽國時所復也

高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統縣七戶三千八百 昌邑侯相有甲父亭 鉅野魯獲麟所 方與 金鄉

陸湖 高平侯國 南平陽侯國有漆亭 任城國漢置統縣三戶一千七百

任城古任國沈按任城縣晉亦屬任城江左省郡為縣 亢父 樊 東平國漢置統縣七戶六千四百

須昌 壽張有蚩尤祠 范 無鹽 富城 東平陸 剛平沈按地理志漢剛縣晉曰剛平與此志同

濟北國漢置統縣五戶三千五百沈按地理志肥城縣後漢屬濟北晉罷 盧扁鵲所生縣西有石門 臨邑 東阿沈按元和郡縣志太康後省

穀城有烏下聚 蛇邱有下灌亭 泰山郡漢置統縣十一戶九千三百

奉高西南有明臺 博有龜山 贏 南武城 梁父侯國有菟裘聚 山在在東北 新泰故曰平陽沈按

康地志舊名平陽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表改為新泰屬泰山郡晉惠帝割屬東安郡地形志云新泰魏置

武陽有嶺史城 萊蕪有原山沈按元和郡縣志及太平書地理志泰山有南武城無南原城此尚沿漢舊名耳

東牟故牟國 鉅平有陽關亭 惠帝之末兗州闕境淪沒石勒後石季龍改陳留郡為建

昌郡沈按陶侃傳子瞻歷廣陵屬洛州是時遺黎南渡元帝僑置兗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邳鑿為刺史寄居廣陵置

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後改為南兗州或還江南或居

叶哈或居山陽後始割地為境常居廣陵南與京口對岸
咸康四年於北譙界立陳雷郡安帝分廣陵郡之建陵臨
江如阜寧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屬南兗州

豫州按禹貢為荆河之地周禮河南曰豫州豫者舒也言
粟中河之氣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包云鉤鈐星別為豫
州地界西自華山東至于淮北自濟南界荆山秦兼天下
以為三川河東南陽潁川碭泗水薛七郡漢改三川為河
南郡武帝置十三州豫州舊名不改以河南河東二郡屬
司隸又以南陽屬荆州先是改泗水曰沛郡改碭郡曰梁
改薛曰魯分梁沛立汝南郡分潁川立淮陽郡後漢章帝
改淮陽曰陳郡魏武分沛立譙郡魏文分汝南立弋陽郡

及武帝受命又分潁川立襄城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陳
郡於梁國沈按宋志豫州魏治汝南州統郡國十縣八十
五戶十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六

潁川郡秦置統縣九戶一萬八千三百沈按宋志晉惠帝
承康元年復立西

許昌漢獻帝都許魏禪徙都洛陽許宮室武庫存焉改為
許昌長社潁陰臨潁公國相郟邵陵公國相

馬陵公國相新汲長平沈按太平寰宇記長葛縣
俗亦呼為長平城今按未

汝南郡漢置統縣十五戶一萬一千五百

新息南安陽沈按地形志安成侯相慎陽北宜

春朗陵陽安故江國有江亭上蔡平輿故沈子
國有沈亭定潁潁陽沈按沈志作罷陽縣地形志
漢志皆作罷陽音同古字通南頓汝陽吳房

故房子國西平故柏國有龍泉水可用淬刀劍

襄城郡秦始二年置統縣七戶一萬八千沈按沈志晉成
帝咸康二年省

襄城侯相有西不羹城繁昌魏文受禪於此邾定
陵侯相父城侯相昆陽公國相舞陽宣帝始封此

邑汝陰郡魏置郡後廢秦始二年復置統縣八戶八千五百

汝陰故胡子國慎故楚邑原鹿固始銅陽沈按
地形

相褒信沈按沈志晉成帝咸康二年
宋侯

梁國漢置統縣十二戶一萬三千

睢陽春秋時宋都蒙虞下邑有礪山山有文石

寧陵故葛伯國穀熟沈按太平寰宇記穀熟魏
文帝時廢蓋至晉復立陳沈按

沛國漢置統縣九戶五千九百十六

相 沛漢高祖所起處 豈 竺邑 符離 杼秋 汶

誰郡

魏置統縣七戶一千

誰 城父 鄧 山桑 龍亢 斬 鍾

魯郡漢置統縣七戶七千五百

魯曲阜之地魯侯伯禽所居 汶陽 卞 鄒有繹山

番故小邾之國 薛奚仲所封 公邱 沅按晉書賈充傳 咸寧三年以沛國

益魯國

弋陽郡魏置統縣七戶一萬六千七百 沅按沈志晉惠帝 又分弋陽為西陽

國陶侃傳為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是西陽國又會 屬州州陳顯傳以西陽太守蔣孫代之庾亮傳西陽太守

樊峻廣顯傳為西陽太守按西陽王秉威和初降為弋陽 縣王恭國廢後西陽復為郡耳疑此郡自惠帝置後本未

官廢地理 志失載也

西陽故莒子國 軟 斬春 沅按元和郡縣志孝武帝改 曰斬陽太平寰宇記稱太康

地記云改屬弋陽郡惠帝時屬 邾 西陵 期思 弋

陽 安豐郡魏置統縣五戶一千二百

安風 雩婁 安豐侯相 蓼 沅按元和郡縣志 蓼東晉以後省 松滋

侯相 惠帝分汝陰立新蔡分梁國立陳郡 沅按沈志云郡初併

則事在永康二年後與此志言惠帝分立陳郡及地形志 同合且須隱三年左傳注即云陳國陳縣陳顯傳亦云陳

國苦人皆治後漢舊名也袁悅之分汝南立南頓永嘉之 亂豫州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以春穀縣僑立襄城郡及繁

昌縣成帝乃僑立豫州于江淮之間居蕪湖時淮南入北 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舊當塗縣流人渡江 僑立為縣并淮南廬江安豐並屬豫州寧康元年移鎮姑 孰孝武改斬春縣為斬陽因新蔡人於漢九江王黥布舊 城置南新蔡郡屬南豫州又於漢廬江郡南部置晉熙郡 冀州校禹貢周禮並為河內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 春秋元命包云昂畢散為冀州分為趙國其地有險有易 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彊荒則冀豐舜以冀州南北 闕大分衛以西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周人因焉及漢武 置十三州以其地依舊名為冀州歷後漢至晉不改 沅按 晉冀州州統郡國十三縣八十二戶三十二萬六千

趙國漢置統縣九戶四萬一千

房子 沅按太平寰宇記稱晉書地理 元氏 平棘 高邑

公國相 中邱 沅按元和郡縣志晉于此立中邱郡 平鄉 下曲陽故鼓

人 沅按十六國春秋石季龍建武 平鄉 下曲陽故鼓

于國 沅按杜預略十二年左傳注云鉅鹿下曲陽 鄆

鉅鹿國秦置統縣二戶一萬四千 沅按元和郡縣志 鉅鹿縣晉省

慶陶 沅按太平寰宇記魏鉅鹿

安平國漢置統縣八戶二萬一千 沅按晉書太康五年改

以封南宮王承為武邑王惠帝時承薨無後省還長樂 信都 沅按水經注晉太康五年改信都為長樂

都徙理冀州至季龍州徙于鄆慕容儁平冉閔冀州又徙 理于信都慕容儁慕容暉州又徙理于鄆慕容暉慕容垂據中

理于信都慕容儁慕容暉慕容垂據中

山復移冀 下博 武邑 沉按太平寰宇記晉太康十年於此置武邑郡率秀傳武邑觀 武遂 沉按郡國縣道記觀津侯相扶柳廣宗 侯國 經

平原國漢置統縣九戶三萬一千

平原 高唐 茌平 博平 沉按元和郡縣志漢屬東郡晉移屬聊城亦同 聊

城 安德 西平昌 般 高

樂陵國漢置統縣五戶三萬三千

厭次 沉按太平寰宇記晉樂陵國理此 陽信 澤沃 新樂 樂陵有

都尉居

勃海郡漢置統縣十戶四萬

南皮 東光 浮陽 饒安 高城 重合 東安陵 沉按

太平寰宇記晉所置東安陵縣即漢安陵縣舊理 修 沉按元和郡縣志本 廣

川侯相 阜城 沉按晉書地理志

章武國泰始元年置統縣四戶一萬三千

東平舒 文安 章武 東州

河間國漢置統縣六戶二萬七千

樂城侯國 沉按本漢書經桓帝改 武垣 鄭侯相 易

城 中水 成平

高陽國泰始元年置統縣四戶七千

博陸 高陽 北新城侯相 蠡吾

博陵國漢置統縣四戶一萬 沉按水經注漢桓帝置漢末

安平 饒陽 南深澤 安國 沉按安平晉泰始中復為郡

清河國漢置統縣六戶二萬二千 沉按太平寰宇記永嘉 魏昌 新市

中山國漢置統縣八戶三萬二千

盧奴 沉按十六國春秋後燕慕容垂郡 魏昌 新市

安喜 蒲陰 沉按本漢安國縣之地魏志后如 望都

唐 北平

常山郡漢置統縣八戶二萬四千

眞定 石邑 井陘 上曲陽恒山在縣西北有坂號飛

狐口 蒲吾 南行唐 靈壽 九門侯相

惠帝之後冀州淪沒於石勒勒以太興二年僭號於襄國

稱趙後為慕容儁所滅慕容氏又為苻堅所滅孝武太元

八年堅敗其地入慕容垂垂僭號於中山是為後燕後燕

卒滅於魏

幽州按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北

曰幽州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國言北方

太陰故以幽冥為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與六國

俱稱王及秦滅燕以為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

漢高祖分上谷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幽州依舊名不改

其後開東邊置元菟樂浪等郡亦皆屬焉元鳳元年改燕

曰廣陽郡幽州所部凡九郡至晉不改 沉按通典幽州

州統郡國七縣三十四戶五萬九千二十

范陽國漢置涿郡魏文帝更名范陽郡武帝置國封宣帝弟子綏為王統縣八戶一萬一千

涿 良鄉 方城 長鄉 漢後漢省晉復置為長鄉 道

故安 范陽 容城侯相

燕國漢置孝昭改為廣陽郡 又分燕置涿郡及廣陽國後漢為涿廣陽二郡地魏更名范陽郡晉為燕范陽二國後據此則燕國晉所復置非漢之舊矣此注云復置微誤 統

縣十戶二萬九千

薊 安次侯相 昌平 軍都有關 廣陽 潞 安國

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 泉州侯相 雍奴 狐奴

北平郡秦置統縣四戶五千 元按太平寰宇記晉改右北平曰北平

徐無 土垠 俊靡 無終

上谷郡秦置郡在谷之上頭故因名焉統縣二戶四千七十

沮陽 居庸

廣甯郡故屬上谷太康中置郡都尉居統縣三戶三千九百五十 元按一本五

下洛 潘 涿鹿

代郡秦置統縣四戶三千四百

代 廣昌 元按廣昌後漢屬中山國魏封樂進為廣昌侯印此後廢晉又屬代郡 平舒

富城

遼西郡秦置統縣三戶二千八百 元按十六國春秋馮弘太興元年省遼西郡

膠樂 肥如 海陽

惠帝之後幽州沒於石勒 元按太平寰宇記石勒置魏郡石氏敗燕慕容儁都之僭為燕所滅及穆帝永和五年慕容儁僭號於薊是為前燕七年儁移都於鄴儁死子暉為苻堅所滅堅敗地復入慕容垂是為後燕垂死寶遷於和龍

平州按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為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

龍

昌黎元菟帶方樂浪五郡為平州後還合為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咸寧二年 元按晉書本紀十在泰始十年

月分昌黎遼東元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 元按衛表平州又晉書本紀太康三年秋八月罷平州刺史三年一奏事 統縣二十六戶一萬六千一百

昌黎郡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置郡統縣二戶八百 元按一本九百

昌黎 賓徒

遼東國秦立為郡漢光武以遼東等屬青州後還幽州統縣八戶五千四百

襄平東夷校尉所居 汶 居就 樂就 安平 西安

平 新昌 力城

樂浪郡漢置統縣六戶三千七百

樂浪郡漢置統縣六戶三千七百

朝鮮周封箕子地 屯有 渾彌 遂城秦築長城之所

起 鐵方 馴望

元菟郡漢置統縣三戶五千二百

高句麗 望平 高顯

帶方郡公孫度置統縣七戶四千九百

帶方 列口 南新 長岑 提奚 含資 海冥

平州初置以慕容廆為刺史遂屬永嘉之亂廆為衆所推

及其孫儁移都于薊其後慕容垂子寶又遷于和龍自幽

州至於廬溥鎮以南地入于魏慕容熙以幽州刺史鎮令

支青州刺史鎮新城并州刺史鎮凡城營州刺史鎮宿軍

冀州刺史鎮肥如高雲以幽薊二州牧鎮肥如并州刺史

鎮白狼後為馮跋所篡跋僭號於和龍是為後燕卒滅於

魏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卷三

秦郡秦置前都督巡撫西秦等處地勢險要秦郡 鈔陽 景 景 景 景

并州校禹貢蓋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

北曰并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云營室流為并州分

為衛國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山為稱而云并者蓋

以其在兩谷之間也漢武帝置十三州并州依舊名不改

統上黨太原雲中上郡鴈門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

郡又別置朔方刺史後漢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入并州靈

帝末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並流徙

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

興郡後又分上黨立樂平郡魏黃初元年復置并州自陘

嶺以北並一作 棄之至晉因而不改 沅按通典并 并州統

郡國六縣四十五戶五萬九千三百 沅按兩漢志皆有處

太原國秦置統縣十三戶一萬四千 沅按兩漢志皆有處

晉陽侯相 沅按太平寰宇記晉陽舊城 陽曲 榆次

于離 孟 狼孟 陽邑 大陵 祁 平陶 京陵

中都 鄆

上黨郡秦置統縣十戶一萬三千 沅按元和郡縣志漢倚

潞 屯留 壺關 長子 沅按上六國春秋慕容垂所滅

泜氏 高都 銅鞮 沅按元和郡縣志晉於此置

武鄉 沅按二縣舊 襄垣 武鄉

武鄉 沅按二縣舊 襄垣 武鄉

武鄉 沅按二縣舊 襄垣 武鄉

西河... 戶六千三百... 國晉惠帝時為劉元海

離石... 元按前趙記今離石在國單于所徙處是也晉惠帝

介休... 元按晉省後遠為介休地道記

樂平郡秦始中置統縣五戶四千三百

沾... 上艾... 壽陽... 元按水經注引晉太康地記樂平郡有

樂平... 廣武... 淳... 漢末荒廢晉初又置

潞陶... 平城... 元按元和

現表封... 後人... 繁峙... 元按漢末

原平... 馬邑... 元按元和

新興郡魏置統縣五戶九千

九原... 太原... 定襄... 元按元和

雲中... 廣牧... 晉昌... 元按元和

惠帝改新興為晉昌郡及永興元年劉元海僭號于平陽

稱漢於是并州之地皆為元海所有元海乃以雍州刺史

鎮平陽幽州刺史鎮離石及劉聰攻陷洛陽置左右司隸

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人單于

左右輔各主六夷又置股衛東梁西河陽北竟五州以懷

安新附劉曜徙都長安其平陽以東地入石勒勒平朔方

又置朔州自惠懷之閒離石縣荒廢勒於其處置永石郡

又別置武鄉郡及苻堅姚興赫連勃勃并州並徙置河東

又姚興以河東為并冀二州云

雍州按禹貢黑水西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

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

雍闕也周禮西曰雍州蓋并禹梁州之地周自武王克殷

都於鄆鎬雍州為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鄆之地賜

秦襄公則為秦地累世都之至始皇遂平六國秦滅漢又

都之及武帝置十三州其地以西偏為涼州其餘並屬司

隸不統於州後漢光武都洛陽關中復置雍州後罷復置

司隸校尉統三輔如舊獻帝時又置雍州自三輔距西域

皆屬焉魏文帝即位分西河為涼州分隴右為秦州改京

兆尹為太守馮翊扶風各除左右仍以三輔屬司隸晉初

於長安置雍州... 統郡國七... 元按杜軫傳為池

京兆郡漢置統縣九戶四萬

長安... 杜陵... 霸城... 藍田... 高陸... 萬年... 故櫟陽縣

新豐... 陰般... 鄭周桓王弟鄭桓公邑

馮翊郡漢置名左馮翊統縣八戶七千七百

元按馮翊郡... 有雲陽縣元

和... 臨晉... 更名有河水祠... 臨晉水故名

郡縣志晉武帝... 下邳秦武公伐邾戎置有上邳故加下

重泉 頻陽秦厲公置在頻水之陽

故城北封官川 粟邑 蓮芍 邠陽

夏陽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梁山在西北

扶風郡漢武帝以為主爵都尉太初中更名右扶風統縣

六戶二萬三千 元初郡縣志扶風蓋屋縣後漢省晉武帝

時復立今考晉扶風無蓋屋縣蓋屋縣後漢省晉武帝

又廢地形志又云蓋屋好時皆晉罷後復

池陽漢惠帝置有截薛山 邠成國渠首受渭

元康中復置好時縣又云邠夷并 雍侯相有五時太昊

省郡縣晉太康中于此置隴關縣

黃帝以下祠三百三所 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

太平寰宇記汧 陳倉 汧按太平寰宇記縣晉末廢

縣承嘉後廢 姚秦時于縣界置苑川縣

陽岐山在西北周太王所邑 道記曰杜陽縣晉省又云隴

糜縣 晉省

安定郡漢置統縣七戶五千五百

鳳陰密西川六縣無都盧縣與此異又有安定涇陽撫

夷祖居爰得三水高平七縣地形志後漢晉罷後復

臨涇 朝那 烏氏 都盧 鶉觚 陰密殷時密國

西川

北地郡秦置統縣二戶二千六百

泥陽 富平 泥按太平寰宇記晉移富平縣于懷德城長

始平郡秦始三年置統縣五戶一萬八千

文帝改為始平晉武改置始平國太原寰宇記

又謂魏黃初元年改為始平國因原以建名

槐里秦曰廢邱漢高帝更名有黃山宮 始平

郡 始平 武功太一山在東古文以為終南 鄂古國

夏啓所伐 崩城 元按輿地記別城縣故陳倉之故鄉聚

郡 始平 漆漆水在西 汾邑

新平郡漢置統縣二戶二千七百

秦時改漆取郡名為新 漆漆水在西 汾邑

惠帝即位改扶風國為秦國徙都建興之後雍州沒於劉

聰及劉曜徙都長安改號曰趙以秦涼二州牧鎮上邽朔

州牧鎮高平幽州刺史鎮北地并州牧鎮蒲坂石勒尅長

安復置雍州石氏既敗苻堅僭據關中又都長安是為前

秦於是乃於雍州置司隸校尉以豫州刺史鎮許昌秦州

刺史鎮上邽荆州刺史鎮豐陽洛州刺史鎮宜陽并州刺

史鎮蒲坂苻堅時分司隸為雍州分京兆為咸陽郡洛州

刺史鎮陝城滅燕之後分幽州置平州鎮龍城幽州刺史

鎮薊城河州刺史鎮枹罕并州刺史鎮晉陽豫州刺史鎮

洛陽兗州刺史鎮倉垣雍州刺史鎮蒲坂於是移洛州居

豐陽以許昌置東豫州以荆州刺史鎮襄陽徐州刺史鎮

彭城既而姚萇滅苻氏是為後秦及萇子興尅洛陽以并

冀二州牧鎮蒲坂豫州牧鎮洛陽兗州刺史鎮倉垣分司

隸領北五郡置雍州刺史鎮安定及姚泓為劉裕所滅其地尋入赫連勃勃勃勃僭號于統萬是為夏置幽州牧於大城又平劉義真於長安遣子瑁鎮焉號曰白臺以朔州牧鎮三城秦州刺史鎮杏城雍州刺史鎮陰密并州刺史鎮蒲坂梁州牧鎮安定北秦州刺史鎮武功豫州牧鎮李閭荆州刺史鎮陝其州郡之名並不可知也然自元帝渡江所置州亦皆遙領初以魏該為雍州刺史鎮鄠城尋省僑立始平郡寄居武當城有秦國流人至江南改堂邑為秦郡僑立尉氏縣屬焉康帝時庾翼為荊州刺史遷鎮襄陽其後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南七郡沈按沈志云徐志雍州有北洛北京北義陽三郡北洛晉孝武立領上洛北商鄠陽平北扶陽五縣北京北領北藍田霸城山北三縣並云景平中立義陽云晉安帝立領平氏襄陽二縣鄠陽陽平北扶陽並云安帝立餘縣不注置立今並無此並屬襄陽襄陽故屬荊州

涼州按禹貢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為狄秦興美陽甘泉宮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又使休屠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二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漢改周之雍州為涼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閒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為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於是乃別以為雍州末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關右以為雍州魏時復分以為

涼州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至晉不改沈按通典

金城郡漢置統縣五戶二千

榆中 允街 金城 白土沈按太平寰宇記前涼張駿八年改為永固縣 浩

西平郡漢置統縣四戶四千沈按通典永嘉後秃髮烏丸初稱西平王其弟利鹿孤復

西都 臨羌 長寧 安夷

武威郡漢置統縣七戶五千九百沈按郡國志武威郡有鶉陰陰密二縣晉罷後

姑臧沈按王隱晉書此城匈奴所築舊名蓋城後人語為姑臧城 宣威 揖次

倉松沈按十六國春秋後涼呂光麟嘉四年以郭廢言識改為昌松兼于此立東張掖郡 顯美

驪軒 番禾沈按呂光載紀番禾太守呂超則番禾後又升作郡亮長傳植載紀亦言武興番禾武威

張掖郡漢置統縣三戶三千七百沈按呂光載記張掖所屬有耶池縣

永平沈按元和郡縣志本漢縣得縣晉改名 臨澤漢昭武縣避景帝諱改也 屋蘭漢因屋蘭名焉

西郡漢置統縣五戶一千九百

日勒 刪丹沈按太平寰宇記晉分刪丹立蘭池萬歲仙提三縣 仙提 萬歲

蘭池一云蘭絕池

酒泉郡漢置統縣九戶四千四百

福祿 會水 安彌 驛馬 樂涪 表氏 延壽 一玉

門 沙頭

敦煌郡漢置統縣十二戶六千三百元後太平寰宇記存

餘戶于敦煌又從中州人置廣夏郡千六國春

昭王遂以商人置會稽郡以中州人置廣夏郡千六國春

烏浮首昌之宜禾三縣涼州郡

安 龍勒 陽關 效殺 廣至 宜禾 宜

西海郡故屬張掖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

統縣一戶二千五百

居延澤在東南尚書所謂流沙也

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宜安深泉廣至等

五縣分酒泉之沙頭縣又別立會稽新鄉凡八縣為晉昌

郡永寧中張軌為涼州刺史鎮武威上表請合秦雍流移

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統武興大城烏支襄武晏然新

鄯平狄司監等縣又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

固臨津臨鄯廣昌大夏遂興罕唐左南等縣是時中原淪

沒元帝徙居江左軌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是為前涼及

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楊一作二縣又立永登縣合三縣

立廣武郡張茂分武鄉金城西平安故為定州張駿分武

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合十一

郡為涼州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為河

州敦煌晉昌西域都護張茂以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

營為沙州張駿假涼州都督攝三州元按元和郡縣志晉

高昌郡 張祚又以敦煌郡為商州永興中置漢陽縣以

守牧地張元靚改為祁連郡張天錫又別置臨松郡元按

蒙遜載記斬呂光臨松天錫降於苻氏其地尋為呂光所

據呂光都於姑臧後以郭磨言議改昌松為東張掖郡及

呂隆降於姚興其地三分武昭王為西涼建號於敦煌禿

髮烏孤為南涼建號於樂都沮渠蒙遜為北涼建號於張

掖面分據河西五郡

秦州按禹貢本雍州之域魏始分隴右置焉刺史領護羌

校尉中閒暫廢及秦始五年又以雍州隴西五郡及涼州

之金城梁州之陰平合七郡置秦州鎮冀城太康三年罷

秦州并雍州七年復立鎮上郡元按宋志秦州統郡六縣

二十四戶三萬二千一百

隴西郡秦置統縣四戶三千元按通典前涼張寔置廣武

郡又分置武始郡西秦乞伏

國仁都苑川南涼禿髮烏孤都廣武皆

襄武 首陽鳥鼠山在東 臨洮 狄道元按元和郡縣

縣地形志晉分隴西

南安郡漢置統縣三戶四千三百

源道 新興 中陶

天水郡漢武置孝明改為漢陽晉復為天水統縣六戶八

千五百

上邽 冀秦州故居 始昌 新陽 顯新漢顯親縣

成紀

略陽郡本名廣魏泰始中更名焉統縣四戶九千三百二

十

臨渭 平襄 略陽 清水 沅按地形志後漢罷晉復屬又云戎邑縣諸隴城阿陽四

武都郡漢置統縣五戶三千 沅按太平寰宇記愍帝末劉

後有氏家茂授勇健為羣氏所推王于武都之地自茂其

之元孫盛立乃分諸氏羌為立轄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

不置郡縣又云晉武帝時氏豪楊定擁眾仇池稱藩于晉

求有上族漢舊縣後自晉武帝太康三年又立

今有晉書地理志不載此縣蓋武帝後復廢

下辯 河池 沅按華陽國志 沮 武都 故道 沅按太

陰平郡泰始中置統縣二戶三千

陰平 沅按元和郡縣志永嘉 平廣 沅按元和郡縣志晉

末地陷李雄縣遂廢

惠帝分隴西之狄道臨洮河關又立洮陽遂平武街始興

第五真仇六縣合九縣置狄道郡屬秦州張駿分屬涼州

又以狄道縣立武始郡 沅按十六國春秋張駿十八年又

取縣西大江左分梁為秦寄居梁州 沅按何承天志晉孝

夏水為名 又立氏池為北秦州

梁州校禹貢華陽黑水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梁者

言西方金剛之氣疆梁故因名焉周禮職方氏以梁并雍

漢不立州名以其地為益州及獻帝初平六年以臨江縣

屬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為巴東郡分巴郡墊江

置巴西郡劉備據蜀又分廣漢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

縣改葭萌曰漢壽又立漢德縣以為梓潼郡割巴郡之宕

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郡泰始

三年分益州立梁州於漢中改漢壽為晉壽又分廣漢置

新都郡 沅按通典晉 梁州統郡八縣三十八戶七萬六千

三百

漢中郡秦置統縣八戶一萬五千 沅按沈志漢獻帝二十

部為漢中疑是此前改漢中曰漢寧也昔地記云孝武太

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表立又疑是李氏所省李氏平後

便立梁州稱王隱晉書云魏末克蜀分廣漢巴西涪陵以

七郡為梁州理漢中之沔陽歷晉太康中州又移理漢中

郡領縣八後李特據蜀漢中又陷及桓溫平蜀梁州刺史

復理漢中郡縣今襄城

是也東晉末又移理城固

南鄭 沅按沈志云何志晉 蒲池 褒中 沅按太平寰宇

梁州刺史理此 沔陽 成固 沅按元和郡縣志晉于

仍改為苞中縣 沔陽 成固 沅按元和郡縣志晉于

也 西鄉 沅按沈志蜀先主分城固立 黃金 興道 沅

通典蜀分城固立興勢

梓潼郡蜀置統縣八戶一萬二百 沅按晉太康地志劉氏

梓潼郡又有漢德新興二縣徐云新興義熙

九年立漢德新興二縣徐云新興義熙

梓潼 涪城 沅按太平寰宇記晉武于僑置西充國益昌

梓潼 涪城 元和郡縣志晉武于僑置西充國益昌

武連 萬安 沅按太平寰宇記晉武于僑置西充國益昌

縣 漢德 晉壽 沅按沈志云晉起梓潼之漢壽曰晉壽 劔閣

白水

廣漢郡漢置統縣三戶三萬一千 沅按一本作

五千一百

廣漢沈按太平寰宇記德陽沈按太平寰宇記穆帝

寧都沈按太平寰宇記五城沈按太平寰宇記遂

新都郡秦始二年置統縣四戶二萬四千五百

雜什方 絲竹 新都

涪陵郡蜀置統縣五戶四千二百沈按太平寰宇記稱晉

涪陵 漢平 漢葭 萬寧

巴郡秦置統縣四戶三千三百

江州 墊江 臨江 枳沈按太平寰宇記桓溫定蜀別

巴西郡蜀置統縣九戶一萬二千沈按周巴記建安六

上為巴西郡據此則巴西郡劉璋

時分置徐志以為晉武帝時立非

閬中 郡于閬中更析置晉安縣 西充國沈按太平寰宇

城荒 蒼溪 岐嶺 南充國 漢昌沈按樂史稱四夷

時有羣獠十餘萬從南越入蜀漢間散居山谷因斯

渠 安漢 平州

巴東郡漢置統縣三戶六千五百

魚腹 胸臆沈按太平寰宇記建安二十一年蜀先

浦

太康六年九月罷新都郡并廣漢郡惠帝復分巴西置宕

渠郡統宕渠漢昌宣漢三縣沈按水經注巴水出晉昌郡

太康中立治漢中是晉昌郡大康中并以此新城魏興上庸

合口沈按太平寰宇記州等而梁州郡縣沒于李特永嘉中又分

屬郡及桓溫平蜀之後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領長樂安

平郡及桓溫平蜀之後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領長樂安

晉延壽安樂宣漢寧都新興吉陽東關永安十縣又置益

昌晉興二縣屬巴西郡於德陽界東南置遂寧郡沈按遂

寧郡巴興等縣皆移 又於晉壽置劔閣縣屬梁州後孝武

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沈按沈志晉地記孝武太元

壽白水郤歡興安四縣梓潼郡徙居梓潼罷劔閣縣又別

置南漢中郡沈按沈志晉地記孝武太元 分巴西梓潼為

金山郡及安帝時又立新巴汶陽二郡沈按沈志新巴有

縣俱晉 又有北新巴華陽南陰平北陰平四郡沈按晉太

陰平故廣漢屬國都尉有平武令蜀 其後又立巴渠懷安

宋熙白水上洛北上洛南宕渠懷漢新興安康等十郡

益州按禹貢及舜十二牧俱為梁州之域周合梁於雍則

又為雍州之地春秋元命包云參伐流為益州益之為言

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為名焉

始秦惠王滅蜀置郡以張若為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

蜀郡之名不改漢初有漢中巴蜀高祖六年分蜀置廣漢

凡為四郡武帝開西南夷更置犍為牂柯越巂益州四郡

凡八郡遂置益州統焉益州蓋始此也及後漢明帝以新

附置永昌郡安帝又以諸道置蜀廣漢犍為三郡屬國都

尉及靈帝又以汶江靈陵廣柔三縣立汶山郡獻帝初平

元年劉璋分巴郡立永寧郡建安六年改永寧為巴東以巴郡為巴西又立涪陵郡二十一年劉備分巴郡立涪陵郡蜀章武元年又改涪陵為巴東郡巴西郡為巴郡又分廣漢立梓潼郡分犍為立江陽郡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以犍為屬國為朱提郡劉禪建興二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廣漢屬國為陰平郡分建寧永昌立雲南郡分建寧牂柯立興古郡分廣漢立東廣漢郡魏景元中蜀平省東廣漢郡及武帝泰始二年分益州置涼州以漢中屬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寧州益州理成都益州統郡八縣四十四戶十四萬九千三百

蜀郡秦置統縣六戶五萬沅按沈志晉武帝太康中改曰成都國後復舊

成都 廣都 繁沅按晉太康地記江原 臨邛沅按太平

犍為郡漢置統縣五戶一萬沅按沈志晉安帝義熙十年立治官縣

武陽沅按太平寰宇記晉永和十年置西陽郡周地圖云

資中 牛鞞沅按晉太康地志漢武

汶山郡漢置統縣八戶一萬六千沅按晉太康地志漢武

汶山 升遷 都安 廣陽沅按漢汶江縣晉改為廣陽

汶山 升遷 都安 廣陽沅按漢汶江縣晉改為廣陽

平康 蠶陵 廣柔

漢嘉郡蜀置統縣四戶一萬三千沅按沈志晉江左

漢嘉 徙陽 嚴道沅按樂史稱李膺記晉永嘉旄牛

江陽郡蜀置統縣三戶三千一百沅按沈志晉孝武于

江陽沅按元和郡縣志符沅按元和郡縣志漢安

朱提郡蜀置統縣五戶五萬二千六百沅按一本

朱提 南廣沅按水經注劉禪延康中即縣立南廣郡今

朱提沅按南廣郡廢蓋慶宋志言晉武帝分益州經

朱提沅按南廣郡廢蓋慶宋志言晉武帝分益州經

朱提沅按南廣郡廢蓋慶宋志言晉武帝分益州經

越雋郡漢置統縣五戶五萬三千四百

會無 邛都 卑水 定笮 臺登

牂柯郡漢置統縣八戶一千二百

萬壽沅按沈志且蘭沅按太康地指談 夜郎 毋

劔 井渠 僜 平夷

惠帝之後李特僭號於蜀稱漢益州郡縣皆没于特李特

又分漢嘉蜀二郡立沅黎漢原二郡是時益州郡縣雖没

李氏江左並遙置之桓溫滅蜀其地復為晉有省漢原沉

黎而立南陰平晉原寧蜀始寧四郡焉沅按李雄分蜀為

咸安二年益州復没於苻氏太和八年復為晉有隆安二

年又立晉熙遂寧晉寧三郡云沅按沈志晉安帝立始康

年又立晉熙遂寧晉寧三郡云沅按沈志晉安帝立始康

年又立晉熙遂寧晉寧三郡云沅按沈志晉安帝立始康

新城設晉陽二縣 寧州於漢魏為益州之域泰始七

年武帝以益州地廣分益州之建寧與古雲南交州之永

昌合四郡為寧州沈按通典晉寧州理雲南統縣四十五戶八萬三千

雲南郡蜀置統縣九戶九千二百沈按沈志晉成帝

雲平沈按沈志晉武雲南 檇林 青蛉 姑復 邪

龍 樛榆 遂久 永寧

與古郡蜀置統縣十一戶六千二百沈按沈志晉懷帝永

避分與古之東立西平郡何承天志所領西平溫江都陽

晉後義成五縣但晉成帝立沈約云此五縣應與郡俱立

律高 句町 宛溫 漏臥 母投沈按沈志漢舊縣劉

泰始五年 賁古 滕休 鐸封 漢興 進乘 都篤

復為母投沈按沈志晉起於注太康二

年置興古之郡唐縣疑是

建寧郡蜀置統縣十七戶二萬九千沈按沈志晉武帝復

同並漢舊縣晉武帝咸寧五年省京

帝復立又江左復立萬安新興二縣

味 昆澤 存晚 新定 談棗沈按沈志漢舊縣屬并

母單 同順 漏江 牧麻 穀昌 連然 秦臧

雙栢 俞元沈按沈志晉武帝咸寧元年分俞元修

雲 冷邱 滇池

永昌郡漢置統縣八戶三萬八千沈按沈志晉懷帝永嘉

永昌沈按沈志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

成帝復分河陽立西河郡並立成昌建安二縣

不韋 永壽 比蘇 雍鄉 南涪 檇唐 哀牢 博

南

太康三年武帝又廢寧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護之太

安二年惠帝復置寧州又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為益州

郡沈按沈志晉成帝復分建寧立建都郡永嘉二年改益

州郡曰晉寧分牂柯立平夷夜郎二郡沈按沈志晉懷帝

史王遜分牂柯朱提建寧立平夷夜郎二郡沈按沈志晉懷帝

桓溫諱改平蠻十三州志分牂柯置夜郎郡兼置夜郎郡

是時其地再為李特所有其後李壽分寧州與古永昌雲

南朱提越檇河陽六郡為漢州咸康四年分牂柯夜郎朱

提越檇四郡置安州八年又罷并寧州以越檇還屬益州

省永昌郡焉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卷三

山館刊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卷四

蘇侍中奏院右前都史張懷慶等處地科晉書地理志新補正

地理下

青州

徐州

荊州

揚州

交州

廣州

青州樓禹貢為海岱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舜以青

州越海又分為營州則遼東本為青州矣周禮正東曰青

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包云虛

危流為青州漢武帝置十三州因舊名歷後漢至晉不改

志江左偏立治廣陵州統郡國六縣三十七戶五萬三

千

齊國秦置郡漢以為國景帝以為北海郡統縣五戶一萬

四千

臨淄

西安有棘里亭 東安平女水出東北

廣饒 昌國樂毅所封

濟南郡漢置統縣五戶五千

注濟南有於陵縣魏書地形志臨淄城晉屬濟南沈志平陵

縣漢全晉並口東平陵太平廣記永嘉末濟南自東平

或云魏平蜀

徙其家於濟河北故改為濟眠郡

志無此郡名未之詳

平壽古國寒泥封此

膠東侯國

即墨有天山祠

祝阿

樂安國漢置統縣八戶一萬一千

高苑

臨濟有崇尤祠

博昌有薄姑祠

利益侯相

蓼城侯國

壽光古斟灌氏所封國

東朝陽

城陽郡漢置屬北海自魏至晉分北海而立焉郡統縣十

戶一萬二千

葛故莒子國

姑幕古薄姑氏國

淳于故淳于公國

東武

高密漢改為都

壯武 黔陬 平昌 昌安

當利侯國 盧鄉 曲城 黃有萊山松林來君祠

愷侯國有百支來王祠 沈按太平寰宇記年平晉屬東萊國地形志晉能後復

長廣郡咸寧三年置統縣三戶四千五百 沈按地形志二漢學東萊後罷

晉惠帝復後屬長廣太平寰宇記晉無昌陽縣又稱碩野王曰晉惠帝元康八年復立昌陽縣屬長廣郡

不其侯國 長廣 挺

惠帝元康十年又置平昌郡 沈按安德陳太后傳父廣為平昌太守 又分城

陽之黔陬壯武淳于昌安高密平昌營陵安邱大劇臨朐

十一縣為高密國自永嘉喪亂 沈按晉書本紀永嘉元年東萊人王彌反東萊太守

歷仇長廣太守宋龍並遷書是承嘉時又有東萊未知何時所立也 青州淪沒石氏東萊人

曹凝為刺史造廣固城 沈按齊地記曹凝五年東萊曹為固謂之廣固城初南燕慕容德議所都尚書潘聰曰青

齊沃壤號曰東萊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廣固者曹凝之所營山川峻阻為帝 後為石季龍所滅季龍末遼西段龕自

王之都德從之 號齊王據青州慕容恪滅趙趙青州苻氏平燕盡有其地

及苻氏敗後刺史苻朗以州降朝廷置幽州以別駕辟閭

渾為刺史鎮廣固隆安四年為慕容德所滅遂都之是為

南燕復改為青州德以并州牧鎮陰平幽州刺史鎮發干

徐州刺史鎮莒城青州刺史鎮東萊兗州刺史鎮梁父慕

容超移青州於東萊郡後為劉裕所滅留長史羊穆之為

青州刺史築東陽城而居之自元帝渡江於廣陵僑置青

州至是始置北青州鎮東陽城以僑立州為南青州而後

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

徐州按禹貢海岱及淮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於周

入青州之域春秋元命包云天氏流為徐州蓋取舒緩之

義或云因徐邱以立名秦兼天下以置泗水薛琅邪三郡

楚漢之際分置東陽郡漢又分置東海郡改泗水為沛改

薛為魯分沛置楚國以東陽屬吳國景帝改吳為江都武

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改江都為廣陵及置十三州以其

地為徐州統楚國及東海琅邪臨淮廣陵四郡宣帝改楚

為彭城郡後漢改為彭城國以沛郡之廣戚縣來屬改臨

淮為下邳國及太康元年復分下邳屬縣在淮南者置臨

淮郡分琅邪置東莞郡 沈按通典晉州凡領郡國七縣六

十一戶八萬一千二十一

彭城國漢以為郡統縣七戶四千一百二十一

彭城故殷伯大彭國 沈按元和郡縣志彭城州理城東晉封劉裕為宋公都此 留張

良所封 廣戚 傅陽 武原 呂 梧

下邳國漢置為臨淮郡統縣七戶七千五百 沈按通典東

郡遷 下邳葛嶧山在西首古嶧陽也韓信為楚王都之 沈按太

記晉太康元年自徐城移下邳 凌 沈按凌後漢屬廣陵

國理此封安平王子晃為王 凌 太平寰宇記云太康

地志屬下邳晉武帝以南有廣陵 良城侯相 睢陵

故曰北陵又云凌縣永嘉後省 夏邱 取慮 僮

東海郡漢置統縣十二戶一萬一千一百

鄭故鄉子國 祝其羽山在縣之西 胸 襄賁 利城

贛榆 沈按沈志縣屬省晉太 厚邱 蘭陵 承 昌

慮 合鄉 戚

琅邪國秦置郡統縣九戶二萬九千五百元帝于郡

城置發千皮以而軍鎮之自永嘉之後琅邪郡下初冠成帝丁卯陽

開陽侯相 臨沂 陽都 緡 卽邱 華 費魯季氏

邑 東安 蒙陰山在西南元按地志營陵安

東莞郡太康中置統縣八戶一萬元按沈志咸寧三年復

東莞故魯邾邑 朱虛 營陵尚父呂望所封 安邱故

莒渠邱父封邑 蓋 臨胸有海水祠 劇 廣元按太

記東武縣晉屬東莞郡按今地志不載或咸寧三年省郡

時縣并廢後復立遂不置東武縣也又云晉太康十年

割莒縣入東莞郡惠 帝自東莞移理營陵

廣陵郡漢置統縣八戶八千八百元按通典東晉末以廣

州刺史昔領于此又晉安帝置六合縣沈志

海陵縣三國時廢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淮陰 射陽 陵 亦太康二年復立今按志無此縣蓋後

省復 與 海陽有江海會祠 廣陵 鹽瀆元按通典晉

城 淮浦 江都有江水祠元按沈志三國時廢太康六

臨淮郡漢置章帝以合下邳太康元年復立統縣十戶一

萬 盱眙元按太平寰宇記晉義熙中又置盱眙郡 東陽

盱眙 又云置于今盱眙縣東一里臺子山上

高山 資其 潘旌 高郵元按沈志縣三國 淮陵元

晉書蘇峻傳除淮陵 司吾 下相 徐元按元和郡縣

內史則淮陵又作國 志晉太康三年

復置屬

太康十年以青州城陽郡之莒姑幕諸東武四縣屬東莞

元康元年分東海置蘭陵郡元按太平寰宇記分東海之

蘭陵郡 七年又分東莞置東安郡元按沈志晉惠帝分臨

淮置淮陵郡元按沈志惠帝永安元年以淮陵

置堂邑郡元按沈志晉安帝改堂邑為秦郡王 永嘉之亂

臨淮淮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

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元按沈志晉安帝于

琅邪國人隨帝過江者遂置懷德縣及琅邪郡以統之元

沈志成帝咸康元年和嶺領郡鎮江東之蒲州金城上

求訓丹陽之江東縣境立郡又分江東縣地立臨沂縣是

時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帝

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割吳郡之海虞北境立郟朐利城

祝其厚邱西隰襄賁七縣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東海南

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

郡屬南徐州又置頓邱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元按

南沛郡晉 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

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初或居

江南或居江北或以兗州領州都鑿都督青兗二州諸軍

事兗州刺史加領徐州刺史鎮廣陵蘇峻平後自廣陵還

鎮京口又於漢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元按沈志漢九江

此地也屬南徐州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穆帝時移

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為北徐州淮

南但為徐州統彭城沛下邳蘭陵東莞東安琅邪淮陽陽

5 反文小

平濟陰北濟陰十一郡以時昭立時昭郡沈按沈志晉安
縣統考城直濟陽城三縣又分廣陵界置海陵山陽二郡
沈按沈志海陵郡領建陵臨江如皋海蒲濰五縣俱晉
安帝立山陽郡領山陽臨城東城左鄉四縣臨城漢舊縣
三國時省晉武帝太康二年復立後又以幽冀合徐州青
州并合兗州

荆州按禹貢荆及衡陽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
正南曰荆州春秋元命包云軫星散為荆州荆強也言其
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
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荆山六國時其地為楚及秦
取楚鄢郢為南郡又取巫中地為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
南陽郡滅楚之後分黔中為長沙郡漢高祖分長沙為桂

陽郡改黔中為武陵郡分南郡為江夏郡武帝又分長沙
為零陵郡及置十三州因舊名為荆州統南郡南陽零陵
桂陽武陵長沙江夏七郡沈按後漢書劉表傳荆州八郡
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按章陵不知何時始置惟魏志
趙儼傳太和征荆州以儼領章陵太守疑郡屬建安時所
立又江夏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荆州之地分
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又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

西立臨江郡及敗於赤壁南郡以南屬吳吳後遂與蜀分
荆州於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為蜀江夏桂陽長沙三郡
為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為魏而荆州之名南北雙立蜀
分南郡立宜都郡劉備沒後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
地悉復屬吳魏文帝以漢中遺黎立魏興新城二郡明帝

分新城立上庸郡孫權分江夏立武昌郡又分蒼梧立臨
賀郡分長沙立衡陽湘東二郡沈按吳志在孫亮太平
二年此云指分置設孫
休分武陵立天門郡分宜都立建平郡孫皓分零陵立始
安郡分桂陽立始興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長沙立安

成郡荆州統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門長沙零陵桂
陽衡陽湘東邵陵臨賀始興始安十五郡共南陽江夏襄
陽南鄉魏興新城上庸七郡屬魏之荆州及武帝平吳分
南郡為南平郡分南陽立義陽郡改南鄉為順陽郡又以
始興始安臨賀三郡屬廣州以揚州之安成郡來屬沈按
荆州刺史理襄陽南平吳復理南陵羊祜杜預繼領荆州
或鎮襄陽或鎮江陵王敦為刺史理武昌桓溫以永和元
年督荆州鎮夏口八年還江陵始營城府此後嘗以江陵
為州理沈志陶侃前治沔陽後治武昌王廙治江陵庾亮

治武昌庾翼進襄陽復還夏口桓溫治江陵州統郡二十
桓冲治上明王說還江陵此後遂治江陵
二縣一百六十七戶三十五萬七千五百四十八
江夏郡漢置統縣七戶二萬四千
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沈按通典晉後復置安
陸因割安陸東界為臨陽縣沈志吳立石陽縣晉起
縣注太康元年改曰曲陽明帝太始六年并安陸雲
杜故雲子國 曲陵 平春 郟 竟陵章山在東北古

之內方山沈按太平寰宇記竟陵晉武帝改為長壽南
新市
南郡漢置統縣十二戶五萬五千沈按沈志晉武帝太康
元年改曰新郡尋復故
江陵故楚都 編有雲夢官 當陽 華容沈按沈志晉
武帝太康元
復立 郡故都子國 枝江故羅國 旌陽 州陵楚

樓人州侯所邑 監利 沅按荆州圖南郡大 松滋 沅按

流地志 沅按 石首 沅按

襄陽郡魏置統縣八戶二萬二千七百

宜城故郢也 中廬 臨沮荆山在東北 沅按太平寰宇

高安縣郢仲產南雍州記晉平吳荆臨沮之北鄉 卽

襄陽侯相 山都 鄧城 鄧

南陽國秦置郡統縣十四戶二萬四千四百

宛 西鄂侯相 雒 魯陽公國相 準 沅陽公國相

沅按沈志晉孝武改名魯陽水經注縣故南陽典農治

後以為沅陽郡省郡復縣通晉簡文諱更名雲陽焉

博望公國相 堵陽 葉侯相有長城山號曰方城 舞

陰公國相 比陽公國相 涅陽 冠軍 鄧

順陽郡太康中置統縣八戶二萬一百 沅按魏分南陽立

今名此注云太康中置漢沈志晉成

鄧 順陽 南鄉 丹水 沅按太平寰宇

陰 沅按太平寰宇記陰城縣經云晉咸寧中 筑陽 沅

水經注晉分筑 析 沅按太平寰宇記

義陽郡太康中置統縣十二戶一萬九千 沅按元和郡縣

年分義陽郡置隨郡太平寰宇記晉武帝太始元年割南

陽之東郡復置義陽郡封安平獻王季次子望為義陽王

在南郡者立南義陽于南郡郭下

新野侯相 穰 鄧故鄧侯國 蔡陽 隨故隨國 沅按

注武帝太康 安昌 棘陽 厥西 沅按今本誤作二

中立為郡 義陽 沅按沈志縣旋省平陽立 平林

沅按水經注永和五年 朝陽

新成郡魏置統縣四戶一萬五千二百 沅按水經注沮水

北印高安縣界郡治錫城縣居郡下

城故新城之邑義熙初分新城立

房陵 沅按太康地 綏陽 沅按後魏立為神歸一

昌魏 沅鄉

魏興郡魏置統縣六戶一萬二千 沅按太平寰宇記郡魏

二年移理錫縣三年始改理平陽至元

康中又移理錫縣永嘉後又移理西城

晉興 沅按沈志魏立日平陽 安 沅按沈志漢安陽縣

西城 沅按沈志晉武帝太康五年改為郡 沅按沈志

年復立屬魏興五 長利 洵陽 沅按沈志晉武帝

年改長利為錫 上庸郡魏置統縣六戶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八 沅按沈志

初二年分新城之庸武陵北至為上庸郡景初元年又

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高上庸為郡疑是太和後省景

初又立也又引晉地記武帝太康元

年改上庸之庸昌為庸昌二年省

上庸侯相 安富 北巫 沅按何承天志晉武帝立沈志

何說 武陵 沅按太康地 上康 沅按太平寰宇記晉于

非 沅按後魏移還上庸又于平利道吉陽 微陽 沅按建

廉水為名尋又改為吉陽縣周地圖記曰

始縣晉武 建平郡吳晉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合統縣八戶一萬三

千二百 沅按吳志孫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領信陵北井

泰昌 信陵 興山 沅按太平寰宇記吳孫

巫 北井 泰昌 信陵 興山 沅按太平寰宇記吳孫

之北界立沈志信陵 建始 沅按興地志太康元年分

沙渠亦疑吳所立 建始 沅按興地志太康元年分

大昌縣沈志太康 神歸故楚子國 沙渠

宜都郡吳置統縣三戶八十七百沈志法言吳置

夷陵 夷道 俱山沈志法言吳置

南平郡吳置以為南郡太康元年改曰南平統縣四戶七

千沈志法言南平

作唐 房陵 南安沈志法言武帝分江安立水經注

江安

武陵郡漢置統縣十戶一萬四千

臨沅 龍陽沈志何承 漢壽沈志吳改名 沅陵

黟陽 西陽 鐔城沈志吳置

沅南 遷陵 舞陽

天門郡吳置統縣五戶三千一百

零陽 淩中沈志吳置 充沈志吳置 臨澧 澧陽沈志

長沙郡漢置統縣十戶三萬三千

臨湘 攸 下雋 醴陵 劉陽 建寧沈志吳置 巴陵沈志吳置

吳昌 羅 蒲沂沈志吳置 衡陽郡吳置故屬長沙統縣九戶二萬一千

衡陽郡吳置故屬長沙統縣九戶二萬一千

湘鄉 重安 湘南 湘西 烝陽 衡山沈志吳置

連道 新康沈志吳置 益陽

湘東郡吳置故屬長沙統縣七戶一萬九千五百

酃 茶陵 臨烝 利陽沈志吳置

陰山沈志吳置 新平 新寧沈志吳置

零陵郡吳置統縣十一戶二萬五千一百沈志吳置

泉陵有香茅云古貢之以縮酒 邠陽沈志吳置 零陵

營浦 洮陽 永昌沈志吳置 觀陽沈志吳置 營道 春

陽 冷道 應陽東界有鼻墟云象封所沈志吳置

邵陵郡吳置統縣六戶一萬二千

邵陵 都梁沈志吳置 夫夷 建

興沈志吳置 邵陽沈志吳置 高平沈志吳置

桂陽郡漢置統縣六戶一萬一千三百沈志吳置

郴項羽封義帝之邑 耒陽 便沈志吳置 臨武

晉寧沈志吳置 南平

武昌郡吳置統縣七戶一萬四千八百沈志吳置

武昌故東鄂也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此 柴桑有湓口

關 陽新 沙羨有夏口對沔口有津沈志吳置

沙陽 鄂有新興馬頭鐵官 官陵

安成郡吳置統縣七戶三千

平都沈志吳置 宜春沈志吳置

晉書後趙郡太 新諭 永新 安復 萍鄉 廣興

惠帝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立江州以新城魏興上庸三

郡屬梁州又分義陽立隨郡沈按陶稱傳廣亮以稱號分

南陽立新野郡沈按盛宏之州江夏立竟陵郡懷帝

又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

臨賀九郡置湘州時蜀亂又割南郡之華容州陵監利三

縣別立豐都合四縣置成都郡為成都王頊國居華容縣

愍帝建興中併還南郡亦併豐都為監利元帝渡江又僑

立新興南河東二郡沈按沈志南河東太守晉成帝咸康

此則南河東成帝時沈按沈志南河東太守晉成帝咸康

始立此云元帝時沈按沈志南河東太守晉成帝咸康

江左分零陵立桓元傳封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為義

陽郡又以廣州之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

州之巴東合五郡來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

六郡屬湘州桓温又分南郡立武寧郡沈按桓元傳移沮

南立武寧郡沈志同太平寰宇記晉安帝隆安五年刺史

桓元立武寧郡于故編縣沈志武寧郡有樂鄉令長林

男相俱晉安帝立核此志言桓温遣武寧郡安帝又

僑立南義陽東義陽長寧三郡沈按沈志長寧義熙十三

年省湘州置沈按沈志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

入荆州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卷四終

靈巖山館刊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卷五

揚州校禹貢淮海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南

曰揚州春秋元命包云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以為江

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於古則

荒服之國戰國時其地為楚分秦始皇并天下以置鄣會

稽九江三郡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其地漢改九江

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十一年

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劉濞為吳王二國盡得揚州

之地文帝十六年分淮南立廬江衡山二郡景帝四年封

皇子非為江都王并得鄣會稽郡而不得豫章武帝改江

都曰廣陵封皇子胥為王而以屬徐州元封二年改都曰

丹陽改淮南復為九江後漢順帝分會稽立吳郡揚州統

會稽丹陽吳豫章九江廬江六郡省六安并廬江郡獻帝

興平中孫策分豫章立廬陵郡孫權又分豫章立都陽郡

分丹陽立新都郡孫亮又分豫章立臨川郡分會稽立臨

海郡孫休又分會稽立建安郡孫皓分會稽立東陽郡分

吳立吳興郡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分廬江立廬陵

南部都尉揚州統丹陽吳會稽吳興新都東陽臨海建安

豫章都陽臨川安成廬陵南部十四郡江西廬江九江之

地自合肥之北至壽春悉屬魏及晉平吳以安成屬荆州

分丹陽之宣城宛陵陽安吳郡沈按沈志寧國懷安石城臨

城春穀十一縣立宣城郡宛陵改新都曰新安郡改廬陵南部為南康郡分建安立晉安郡又分丹陽立毗陵郡沈按應云分吳郡立揚州合統郡十八沈按通典揚州魏毗陵郡此云丹陽郡揚州遂為王畿 縣一百七十三戶三十一萬一千四百

丹陽郡漢置統縣十一戶五萬一千五百沈按元帝太興元年改為尹又

晉書帝紀太興三年以琅邪郡人

建鄴本秣陵孫氏改為建業武帝平吳以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為建鄴改業為鄴沈按建康國經西晉太康元年平吳分地為二邑自後因愍帝即位遷許改為建康江寧太康二年分建鄴置沈按沈志太康元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今考太康志云元帝過江始置江寧未如何據

丹陽丹陽山多赤柳在西也 于湖沈按沈志晉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立

太平寰宇記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縣流 蕪湖 永世

人過江在於湖者倚立當塗縣屬淮南郡沈按沈志吳分深陽為永平縣太康元年改今名又稱董覽吳地志晉分永世立平陵縣考今志無此縣沈約云疑所立深陽深水所出沈按吳省太康元年復立江乘沈按吳省為

武帝太康 句容有茅山 湖熟沈按吳省太康元年復立秣陵沈按

沈志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都也晉安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門場恭帝元熙元年省揚州府禁防參軍縣移治

宣城郡太康二年置沈按當從沈志統縣十一戶二萬三千五百沈按元和郡縣志東晉或理

宛陵侯相彭澤聚在西南 宣城 陵陽淮水出東北入

江仙人陵陽子明所居沈按晉書成帝杜皇后諱安吳

沈按水經注晉太 臨城沈按沈石城沈按水經注晉

東元年分宛陵立

涇 春穀孝武改春為陽沈按太平寰宇記春穀縣

廣德沈按何承天志漢傳縣沈志二漢志並無

寧國沈按元和郡縣志後漢末分宛陵南郡置而沈志

知誰 懷安沈按沈

淮南郡秦置九江郡漢以為淮南國漢武帝置為九江郡

武帝改為淮南郡統縣十六戶三萬三千四百沈按太平

東晉豫州亦鎮于此

壽春 成德 下蔡 義城沈按恒宣傳陶侃以宣淮南

州之義城新野二郡太守及廣興等傳皆云

西陽沈按

平阿有塗山 歷陽沈按

全椒 阜

陵漢明帝時淪為麻湖 鍾離故州來邑沈按元和郡縣

東郡縣流人入鍾離者于此置縣縣太平寰宇記晉立

鍾離郡又云晉太元二年謝元為兗州刺史以為馬頭城

合肥 遼適沈按沈志晉作遼適樂史又

陰陵 當塗古塗山國沈按太平寰宇記三國時

為名 東城 烏江沈按太平寰宇記晉太康六年于歷

年元帝置龍亢縣今

廬江郡漢置統縣十戶四千二百沈按太平寰宇記鍾

更移於舒又稱宋書州郡志曰晉安帝後于

舊皖縣城置寧都仍分廬江郡置晉熙郡

陽泉 舒故國有桐鄉 潛天柱山在南有祠 皖沈按

又云晉安帝于此立新治縣屬晉熙郡亦為大雷戍

尋陽 居巢築死于此沈按太平寰宇記吳魏戰爭臨

湖襄安 龍舒 六故六國

毗陵郡吳分會借無錫已西為屯田置典農校尉太康二

年省校尉為毗陵郡統縣七戶一萬二千

滿于毗陵承嘉五年後徙治丹徒義熙九年復還晉陵太平

又置南沙縣

丹徒故朱方 沉按太平寰宇記吳嘉禾三年改丹徒 曲阿

故雲陽 沉按武進志武進縣故曰雲陽

志太康二年分丹徒武進縣

改丹徒為武進縣

五州縣東 延陵 沉按武進志武進縣故曰延陵

但改縣為音陵 既陽 沉按武進志武進縣故曰既陽

置太康二年 無錫有磨山春申君祠 沉按武進志武進縣故曰無錫

吳郡漢置統縣十一戶二萬五千 沉按一本作

吳故國具區在西 嘉興 沉按吳志黃龍四年由拳縣

改今 海鹽 沉按武進志武進縣故曰海鹽

鹽官 錢唐武林山武林水所出 富陽 沉按吳志

康帝太元中避 桐廬 沉按武進志武進縣故曰桐廬

疑是太康末立尋復省也 建德 壽昌 沉按吳志

晉武帝咸和九年又立 海虞 沉按武進志武進縣故曰海虞

但吳分富春縣地吳分立新昌晉太康元年改為壽昌

妻 吳興郡吳置統縣十一戶二萬四千

烏程 臨安 沉按太平寰宇記吳析富春置新城縣晉太

武康故防風氏國 沉按沈志吳分烏程餘杭

五年分烏程為武康縣

潛有潛水 沉按吳志武康縣故曰潛水

城之陽漢并長城縣之北鄉為義興郡則晉初有陽羨縣

不載未如何故

會稽郡秦置統縣十戶三萬 沉按晉于此

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塚 上虞有仇亭舜避丹朱於

此地 餘姚有句餘山在南 句章 鄞有鮎崎亭 沉按

郡縣志晉穆帝永和三年分會 鄞 始寧 沉按吳志

建四年分上虞南鄉立何承天 鄞 永興 沉按吳志

志漢末分上虞立續漢志無 諸暨

東陽郡吳置統縣九戶一萬二千

長山有赤松子廟 永康 沉按東陽志赤烏八

吳寧 沉按沈志吳 太末 沉按太平寰宇記

注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元和郡縣

志分太康元年云以安農有新安縣遂改此為信安

安 沉按沈志吳 定陽 沉按沈志吳 遂昌 沉按吳志

康元年更平昌太 新安郡吳置統縣六戶五千 沉按沈志漢建安十三年孫

太康元年 始新 沉按沈志吳分歙立元和郡縣志晉

新定縣今名 黟 歙 海寧 沉按沈志吳

後復改今名 黎陽 沉按沈志吳

遂安 沉按吳

臨海郡吳置統縣八戶一萬八千

章安 沈按元初郡縣志 臨海 沈按沈志吳 始豐 沈按

永寧 沈按沈志晉孝武康寧三年

寧海 沈按沈志晉安樂縣今考此

安固 沈按沈志吳立曰

橫陽 沈按沈志晉武帝

松陽 沈按沈志吳立曰

安陽 沈按沈志吳立曰

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帝五年以立閩越王及武帝滅

之徙其人名為東冶又更名東城後漢改為侯官都尉及

吳置建安郡統縣七戶四千三百 沈按太平寰宇記晉廢

安郡東 晉又立

建安 吳興 東平 建陽 沈按太平寰宇記漢本名

將樂 沈按太平寰宇記稱建安記云晉隆 邵武 沈按元

志吳略武寧元年改為邵武太平 延平 沈按沈志晉武帝

平吳改 為延平

晉安郡太康三年置統縣八戶四千三百 沈按元和郡縣

南朝以封子弟為王太平寰宇記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

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晉安郡今考沈志及晉地理志皆

郡則非東晉始立可知樂史蓋誤

原豐 沈按沈志太康三年 新羅 宛平 同安 侯官

羅江 晉安 沈按沈志武帝改今名 温麻 沈按沈志太康

屯立元和郡縣志本漢 治縣地晉分立温麻縣

豫章郡漢置統縣十六戶三萬五千

南昌 海昏 新淦 建成 望蔡 沈按顧野王輿地志

蔡縣以汝南上蔡人分徙于此孫吳又置陽樂宜豐二縣

太康元年以上蔡人思本土改為望蔡又改陽樂為康樂

永修 建昌 吳平 沈按沈志漢靈帝中平立曰漢

彭澤 艾 康樂 沈按沈志晉安樂縣今考此

臨川郡吳置統縣十戶八千五百 沈按太平寰宇記吳太

臨汝 西豐 沈按沈志晉武帝

東興 南豐 永成 宜黃 安浦 西寧

新建 鄱陽郡吳置統縣八戶六千一百 沈按沈志孫權分豫章

徙治吳 丙故城

廣晉 沈按吳立曰廣昌 鄱陽 樂安 餘汗 沈按太平

鄱陽郡漢置統縣十戶一萬二千二百 沈按晉地理志太康

廬陵郡吳置統縣十戶一萬二千二百 沈按晉地理志太康

西昌 高昌 石陽 巴邱 南野 東昌 遂興 吉

陽 興平 沈按沈志西昌高昌東昌遂興吉陽巴邱

豐 沈按漢志豫章無陽城縣疑亦吳所立

南康郡太康三年置統縣五戶一千二百元按元和郡縣志本吳廬陵南

部都尉晉武帝太康三年罷都尉立為南康郡至宋和五年移理

贛元按元和郡縣志南康郡先治零都永和五年移理贛

縣因名零都平固元按志吳立曰平陽南康元

為贛野立南安縣晉改為南康揭揚晉太康五年以西康揭

野立南安縣晉改為南康揭揚晉太康五年以西康揭

日楊都太康元年改名此志疑脫南野寧都二縣

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尤難於

是割揚州之豫章郡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

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興元年

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分淮

南之烏江歷陽二縣置歷陽郡又以周玘創義討石冰割

吳興之陽羨并長城縣之北鄉置義鄉國山臨津并陽羨

四縣又分丹陽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凡六縣立義興郡

以表玘之功並屬揚州又以毗陵郡封東海王世子毗避

毗諱改為晉陵懷帝永嘉元年又以豫章之彭澤縣屬尋

陽郡愍帝立避帝諱改建鄴為建康元帝渡江建都揚州

元按沈志晉元帝初割吳郡海虞縣之北境為東海郡立

都移治京口等改丹陽太守為尹江州又置新蔡郡尋

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尋又省九江縣入尋陽是時司

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皆淪沒江南所得但有揚荆

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而已明

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統永寧安固松陽橫陽等

四縣而揚州統丹陽吳郡吳興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

義興晉陵十一郡自中原亂離遺黎南渡並僑置牧司在

廣陵丹徒南城非舊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

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

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又於尋陽僑置松滋

郡遙隸揚州咸康四年僑置魏郡廣川高陽堂邑等諸郡

并所統縣並寄居京邑改陵陽為廣陵孝武寧康二年又

分永嘉郡之永寧縣置樂成縣是時上黨百姓南渡僑立

上黨郡為四縣寄居燕湖尋又省上黨郡為縣又罷襄城

郡為繁昌縣並以屬淮南安帝義熙八年省尋陽縣入柴

桑縣柴桑仍為郡後又省上甲縣入彭澤縣舊江州督荆

州之竟陵郡及何無忌為刺史表以竟陵去州遼遠去江

陵三百里荆州所立綏安郡人戶入境欲資此郡助江濱

戍防以竟陵郡還荆州又司州之宏農揚州之松滋二郡

寄在尋陽人戶雜居並宜建督安帝從之後又省松滋郡

為松滋縣宏農郡為宏農縣並屬尋陽郡

交州按禹貢揚州之域是為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略定揚

越以謫戍卒五十萬人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

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後使任囂趙他攻越略取陸梁

地遂定南越以為桂林南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

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漢初以嶺南三郡

及長沙豫章封吳芮為長沙王十一年以南武侯織為南

海王陸賈使還拜趙他為南越王割長沙之南三郡以封之武帝元鼎六年討平呂嘉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阯七郡蓋秦時三郡之地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阯刺史以督之昭帝元始五年罷儋耳并珠崖元帝初三年又罷珠崖郡後漢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順帝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為州朝議不許改拜敞為交阯刺史桓帝分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涼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阯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詔以邊州使持節郡給鼓吹以重城鎮加以九錫六佉之舞吳黃武五年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廣州交阯日南九真合浦四郡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值亂不得入呂岱擊平之復還并交部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復以前三郡立廣州及孫皓又立新昌武平九德三郡蜀以李恢為建寧太守遙領交州刺史晉平蜀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遙領交州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平吳後省珠崖入合浦沅按通典交州理龍編交州統郡七縣五十三戶二萬五千六百

合浦 南平 蕩昌沅按晉武帝分合浦立 徐開 壽質 珠官

沅按沈志吳立又云吳又立朱盧縣

交阯郡漢置統縣十四戶一萬二千沅按水經注晉太康中交阯徙理龍編

龍編 苟備 望海 羸陵 西于 武寧 朱焉 曲

易 交興沅按疑即吳所立吳興縣晉改今名 北帶 稽徐 安定 南定 海平沅按沈志武寧南定海平三縣俱吳立

新昌郡吳置統縣六戶三千

廉冷婦人徵側為主處馬援平之 嘉寧沅按吳分縣立 吳

定沅按沈志吳立 封山 臨西 西道

武平郡吳置統縣七戶三千沅按一本作五千

武寧 武興 進山 根寧 安武 扶安 封溪

九真郡漢置統縣七戶三千

胥浦 移風沅按太平寰宇記晉分立高安縣移風漢名居風吳改今名沈志晉武帝立軍安寧夷二縣太康地 湛梧沅按晉武帝分移風立沈志作梓梧 建初 常樂沅按沈志

扶樂 松原沅按晉武帝分建初立

九德郡吳置周時越常氏地統縣八無戶

九德沅按沈志 咸驩 南陵沅按沈志晉武帝立又有西安縣亦晉武帝立此志不載

陽遂沅按吳曰陽成太康二年更名 扶苓 曲胥 浦陽沅按沈志分陽遠立

都陵沅按沈志分九德立

日南郡秦置象郡漢武帝改名焉統縣五戶六百沅按沈志吳省

太康三年復立又有壽冷無勞二縣壽冷晉武帝太康十年分西卷立無勞晉武帝分比景立

象林自此南有四國其人皆云漢人子孫今有銅柱亦是漢置此為界貢金供稅也 盧容象郡所居 朱吾 西

卷 比景

廣州按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他所據之地及漢武帝以其地為交阯郡至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

高粱四郡立為廣州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
沈按吳志中自永安七年此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
云六年吳志沈亦作七年領之孫皓分鬱林桂林郡及太康中吳平遂以荊州始
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沈按通典廣合統郡十縣六十八
戶四萬三千一百二十

南海郡秦置統縣六戶九千五百
沈按續漢志南海郡有增城縣則縣
番禹四會 增城沈按後漢時置太平寰宇記以為吳黃武
中所立博羅沈按沈志漢舊縣二漢皆作博羅武帝太康
者非博羅沈按沈志博羅縣武帝太康
年于此置龍川沈按太平寰宇記晉武帝太康
縣屬東莞郡龍川沈按武帝太康
此志平夷沈按沈志晉武帝太康
不載平夷沈按武帝太康

臨賀郡吳置統縣六戶二千五百
沈按太平寰宇記晉永
嘉三年析置開建縣興

臨賀 謝沐 馮乘 封陽
沈按太平寰宇記晉永
嘉三年析置開建縣興

安 沅 太康元年改今名 富川
沈按元和郡縣志

始安郡吳置統縣七戶六千
始安 始陽 平樂
沈按太平寰宇記晉永
嘉三年析置開建縣荔浦 常安 熙平

永豐
沈按沈志平樂熙平永豐俱吳立

始興郡吳置統縣七戶五千
曲江 桂陽 始興
沈按沈志吳立含涯 滇陽 中宿 陽

山 蒼梧郡漢置統縣十二戶七千七百

廣信 端溪
沈按晉分高要
沈按水經注稱晉書地理

夏通海徙 建陵
沈按沈志吳立又云晉新寧
沈按太

改曰 猛陵
沈按元和郡縣志晉都羅
沈按沈志吳立又云晉太康七年以蒼梧
不載或後省至武城
沈按沈志吳立鬱林郡秦置桂郡漢武帝更名統縣九戶六千
沈按沈志
吳立曰建始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又
晉武帝太康六年立安遠縣屬鬱林

布山 柯林 新邑 晉平
沈按沈志上始建 鬱平
沈按元和郡縣志吳立曰領方
沈按漢舊縣吳改曰臨
陰平太康元年改今名安廣
沈按沈志吳立太康元年改今名

桂林郡吳置統縣八戶二千
沈按沈志吳孫皓鳳皇三年
徒所潭中 武豐
沈按太平寰宇記太
康元年分置長安縣粟平 羊平
沈按沈

帝太康元年立桂 龍剛 夾陽
沈按晉武帝太康
元年分龍剛立武

城 軍騰 高涼郡吳置統縣三戶二千
沈按沈志吳分合浦立治思
平不知何時所徙吳又立高
熙郡太康中

安寧 高涼 思平
沈按太平寰宇記晉分置思

地志有此云 晉立蓋誤 高興郡吳置統縣五戶一千二百二十
廣化 海安
沈按沈志吳曰海化平 黃陽 西平

寧浦郡吳置統縣五戶一千二百二十
沈按廣州記建安

林立治平山縣吳錄孫休永寧三年分合浦立合浦北部
合浦屬國都尉立偏安諸地志吳所置郡無寧浦當是孫

合浦屬國都尉立偏安諸地志吳所置郡無寧浦當是孫

休時立合浦北部尉至太康中始改立作郡耳此注及廣

州志

不足
寧浦沈志晉太康地記本名連道沈志晉武

合浦北郡晉武帝元康元年更名吳安 昌平 平山

武帝後省高興郡懷帝永嘉元年又以臨賀始興始安三

郡凡二十縣為湘州元帝分鬱林立晉興郡沈志晉

年分 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沈志晉何承天志故司監

州記晉成帝咸和以始興臨賀三郡還屬荆州穆帝分蒼

梧立晉康新寧永平三郡沈志晉穆帝永和七年分

年分恭帝初郡國有出郡康郡治元康初郡國治龍鄉永

平郡立元和郡縣志晉太康初郡國治龍鄉永

郡俱立元和郡縣志晉太康初郡國治龍鄉永

志晉康郡不屬恭帝初郡國治龍鄉永

康四年置則與晉地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安帝分東官

理志穆帝置與侯考

立義安郡沈志晉安帝義熙九年分東官立何承天

縣何志 恭帝分南海立新會郡沈志晉恭帝元

後序

秋颯先生著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五卷采鄺元沈約司馬

貞張守節李善所稱述書凡二十餘種益以魏王泰杜祐

李吉甫樂史宋敏求諸書事涉典午者即綴錄之又隨事

正其闕失才數百條自是晉史地志始為完書非僅劉昭

注郡國志第矜該博已也歷史地理惟班固最稱詳核自

高惠建置以迄新莽改稱靡不畢登用芟殊說至司馬彪

著郡國志則先詳後略承初而降事乃闕如及唐人修晉

書其志與地蓋欲據西晉一統之日然亦當以惠帝永康

承興為斷而今之州縣登降僅及太康又與太康地志低
悟者十復得五則前後失據之甚者焉益信先生補正是
書為不可少也先生官事之暇于地理尤所究心既成此
書又以黃義仲闕囑十三州記晉太康地志魏王泰括地
志等散失已久更從諸書綴出之弟其先後証其闕失彙
為若干卷行將鈔本以廣其傳亮吉從先生久又舟輪所
周殆半區宇每興焉眺覽方冊必俱資于見聞藉証今昔
曰先生此書遂續為東晉區宇十六國區宇二志於實土
尚置星離豆剖者庶不至理亂絲而紊行將乞先生序之
可附是書以傳也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三月十八
日後學洪亮吉書于西安使院之曉華齋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卷五